# 四庫禁燬書叢刊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 四庫禁燬書叢刊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 集部第一七六册目次

喙鳴文集二十一卷詩集十八卷 〔明〕沈一貫撰 明刻本……一
北征小草十二卷 〔明〕張泰階撰 明崇禎刻本……五九九

# 喙鳴文集二十一卷詩集十八卷

〔明〕沈一貫撰

明刻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天津圖書館藏

# 沈文恭公集序

脩辭與經世不同途而同歸六經多三代之文語語經世而辭脩其中無意於文而文生焉故曰三代無文人六經無文法非無也人無之而非文文無之而非法也世降而有文人有文人則有文法然左馬班之徒猶能以其文載理亂故其文亦羽翼六經垂萬世而弗朽紀執此以証吾師沈文恭公而確然信之紀方髫書讀師戊辰南宮試牘巳出師之門而遊木天喜讀師館閣諸課以爲博洽典則皆盛世之音鑿鑿可施諸政迨師沒十餘年集始盡行伏而誦之驚怖其言洵河漢而無極而向之試牘館閣諸課皆師井中天何耶之乎窺師也夫師以三十年文學侍從之臣十年執政事乾綱獨攬之主此十年間所稱三公三孤唯師一身如晨星獨朗得君專矣而又若不易得行乎國政久矣而又若不易行師之心方且朝乾夕惕無一息不在天下國家則其口之所

宣亦無一語不屬天下國家庸詎
知所謂辭而脩之師之所謂文亦
誠無意而生故其思所抽如雲霞
蒸湧格所布如河嶽莫列辭所摛
如萬水百卉之呈敷猷榮皆天地
間自然之文章故其序事暢而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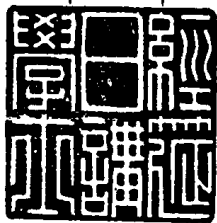
其論議辯而大其紀載該而覈其
上下數千百年以至我
國朝之典故靡不周知而悉舉通
今博古今代無雙總之以經國學
術措爲華國詞章蓋庶幾三代之
文人而符合六經之文法其于左

班馬之徒曷嘗如脩辭者之屑屑
焉規而模之而求以自肖而自畫
也憶昔立師門時聞之師曰
國家之文凡三變
明興之樸雅成弘以來之高華慶
曆間日求奇麗而日就浮靡椎輪



化爲大輅大輅化爲雕車古道畧
盡不可爲法今讀其文乃知師力
起文章之衰風卽如其力挽世運
而反古吾師伐在吾世何可磨滅
宰相尊行其道師之若不易行者
在政不在道道行卽政行文者載

道之器固將歷萬世而師不朽而何止行其道於今日之政文章可以觀事業故日不同途而同軌後之讀師文者無徒作他人紙上空言觀雖謂吾師操兩科而遊孔氏之門可翊師立德又進乎文章政事而上之

門生張邦紀頓首拜譔

公生于嘉靖丁酉

## 喙鳴文集卷一目録

贈序

壽南充陳相公暨配王夫人序
南充陳相公七袠序
大司空萬安朱公新渠成序 代殷師作
宮保太宰海豐楊公七袠序
大司徒石埭畢公七十序
宮保銅梁張公入掌本兵序
大司馬霸州王公致政序 代楊太宰作
曹近陽督學四川序
余少參遷貴州憲副序
周郡侯序
李同知序
葉節推序
蔡肖無序
寧波同知种方塘序 少時代人作
郡侯張原正入朝三年序
劉汝立參政江西序



## 喙鳴文集卷一

四明 沈一貫肩吾

贈序

### 壽南充陳相公暨配王夫人序

南充相公在隆慶時以舊學承弼 天子爲少傅自一貫出門下所睹見者蓋三上封事其十旹乘輿 天子秘弗傳世莫聞焉他皆宗廟生靈久長之計下郡國郡國賴其便已乞致仕歸疏數上 天子不得已第聽之送都門者以爲疏廣復生而一貫於時蓋竊歎之也夫服金紫馳駟玉仕宦將相富貴故鄉世人以爲熹非大人之節也採芝茹苓細萬物遺人倫豈不亦亢潔哉已致身爲臣分與此絶又非所宜逃也令名終始皭然弗瑕士大夫顧之而非大臣之操也大臣位鼎足爲 天子兆民倚毗豈其計一時之利而明指自免此爲美談不已虧乎且古稱功成名遂身退而翁去時尚陳說章章謂 天子公卿尊官厚禄第憑藉寵靈優游歲月而已曠職甚雖老宜乞身而不宜無[illegible]

以報 陛下也冀 天子憶臨別語感動之而思
憂患弊屢致意焉此亦戀闕惘時欲竭忠力以舉
功名之一效也嘉遯云乎哉然竟辭 主上不謂
其恝加爵益祿給傳護行款情優禮君臣之間天
下莫窺其際近古寡儔矣翁去之二年而 今皇
帝御極上 尊號兩宮推恩在廷於是公子編修
陛上書願推父職高於子得進一階之義而賜臣
父前致仕時所加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之誥 天
子曰徽請固宜給之自三代祖妣及夫人與偕是



歲也王夫人年六袠矣而翁壽加夫人二編修君
謂父母並存沐浴恩澤益喜將以夫人初度上之
一貫賀編修君曰昔漢宣帝時韋賢以先帝師爲
丞相老病乞骸骨賢有子玄成修其業故史臣載
曰丞相致仕自賢始有宋歐陽公以觀文殿學士
太子少師致仕于發郊恩特加太尉此皆以明德
繼體後先相輝映焉傳之後世爲美談自子拜恩
而使明之考典章者有所稱述而父師之聲益光
是增其壽不獨年者也國家典章弗著與功臣世
家賢大夫之業弗述史氏羞之吾志其事以貽後
世子亦務述玄成無墜我師相之聲

南充陳相公七袠序

凡今脩佐觴之詞者效祝而已爲長者先生壽其
言尤選患進濫不可以徵信如爲鉅公拾之患有
所忽遺也進濫乎哉若小子一貫之爲師相陳翁
則盈于德而詘于辭始隆慶戊辰一貫奉公車對
翁實居中秉樞機既與三十三人者讀書禁中日
稟承學爲門下士闇劣不能觀翁大較得一二焉



翁以鞠躬履方爲臣以篤忠敬率人不佩韋弦而
性行淑均蓋有道君子也然苦懲肝膽而憂四方
上摩亥闕下劘貴近納溝撻市喻豈遠乎又毅然
社稷任臣也然通塞若水變化若龍敞屣三旌而
不顧塵坌萬鍾而不取自二疏青門以來天下高
其節體醎酸之性以無味爲御也于是乎天下以
爲累德無行不受一名然翁大臣也大臣者審權
國是甄量世材計社稷之危固于幾眇不形之先
而謹調節之不著其庸嘉隆間於易爲革鼎之際

翁與二三元老夙宵其閒國史不能悉而書然起
墜脩佚當積習之後能去其太甚而已不能無縱
舍翁常言今政寬而士弛猷未遠也老成人見之
矣天下之名翁者謂翁始拜也且拜且疏十事可
以方姚陝州二年再疏四事去之歲又疏六事所
謂韋孟辭國不忘本朝申伯雖外乃心王室者也
而不知此非所以觀翁藉令翁而盡用所欲爲搖
舌散墨鬱爲雲雨何言之暇乎今雖言不能狀其
所欲言者百一而其至者不可載于言其易而叢



委不可舉于書郁郁焉有餘心乎其精者具在啟
沃之篇然吐口納耳精意灌輸意有感動皇極而
左右不能窺其微者效不可睹矣雖有他言可無
奏已猶有言焉忠臣庶幾之心哉一貫以爲古之
賢者常有不畢之功與不畢之言壤材文木不有
斷不可以爲棟梁求棟梁者不有截不可以爲室
故世之生賢必有餘國家之用賢必有餘賢者之
用於天下必有餘餘必有所用天下之族而譚者
稱渭濱八十介休九十曰猶望陳翁也翁子曰修
撰君在 今皇帝帷幄父子以經術事兩朝稱濟
美而翁日夜念修撰君曰來會初度於是修撰君
請告 天子曰少傅 先皇帝股肱臣自潘作輔
國有黃髮邦家之休於是出精鏐文幣持詔書即
賜且賜修撰君而又令守土吏存問以明尊寵舊
德之意於是有異數者三令甲大臣致仕非九十
不存問而翁以七十雖存問 天子無特賜而翁
特賜廷臣非六載不歸省而修撰始來再期且給
傳嚮吾讀書禁中者聚而謀曰 天子有命吾門



下士庸無以觴洒令小子一貫次言而獻之因修
撰君

大司空萬安朱公新渠成序 代殿師作

國家仰河利漕河亦數病漕嘉靖閒決漕者八而
乙丑尤甚漕自沛國北者引山東諸泉南者浮於
河逆於徐呂二洪顧南土高河漸北而徙或出新
集或出龐家屯至是新集淤龐家屯亦淤而水從
華山入飛雲橋蕩靡沛邑湛昭陽湖渠始大壞不
可漕 先皇帝以爲憂咨在廷臣誰可乂者僉謂

朱公公往率四部中丞繡衣都水使者按行之舟出木末汎汎隨息上下彌漫不可辨安得所謂故渠疏之也或言宜治上流如新集䕶家屯者令水有所分渠可復治上流須發卒五十萬費亦百五十萬即具矣不能操舟沒而治也河性悍土善隤曠日之所鑿一朝淤之野無青草方喁喁告而久頓大衆不解以幾不可期之功非策日者百萬粟膠淮不進獨恃　天子威靈道昭陽湖以達耳潦水盡後胡陵之陸可盪乎念治胡陵又非十二萬



人不可如畫脂鏤氷費日損功終爲河伯除道矣公習於故事召問父老興時所謂盛中丞渠者安在而往視之盛中丞渠從南陽東抵夏村又東南與留城故渠會竟一百四十一里而所未就者獨四十里厥土燥剛度河不能決而道復徑可漕惟鮎魚薛沙諸泉頗侵之殺其勢則無憂發十萬人治之易耳且萬世之利也乃上疏言而或以爲不便　天子遣使者按視令遂成之公乃授水工畫竟成新渠然後隄馬家橋以遏河流之入沛者使盡入於秦溝瀹舊渠起留城迄境山五十三里疏支河以殺薛沙二水之勢者九十六里建閘置壩厚隄密樹十月而告成功　天子嘉之拜太子太保而是時公亦考三載績矣始乃舍畚鍤修禮樂都水六使者持觴而壽殷子曰余聞先民謂黃河北徙國家之福也丘文莊以爲不然其說曰國家漕渠本不俟河而河性不常一日復去乃更病渠今其言信矣夫盛中丞之績信偉然不就于當時而待司空自司空成渠壹擯河不用曷嘗一日患



涸哉故曰不俟河獨如嚮之人按求故道虖靡庚豸漫漶支離涓滴亾補江南之輸豈太倉有也治天下亦如是而已衆人取平萬物以生淑淑淵淵君子故不可測哉

宮保太宰海豐楊公七袠序

昔臯陶稱翕受敷施九德咸事大臣將搜述索耦以事　主上非魁然大則翕受之途塞何以載采采而材諸位崇岡巨巘所謂長育蕃茂而無貲量者廓衍閎也四瀆發源而注海不自爲宗而宗歸

壖彼無激流游波碕碕之聲無服引實注沾沾之
慈而泱莽無垠矣嶽瀆之象三公有味哉余嘗貴
正乃覩楊翁而貴大大奚貴哉既已曰大凡清廉
力勇才捷能智文質剛直一切取節之名皆棄不
論譬論馬則百體具論百體無全馬夫正尚矣而
人之貴正人者未有不取節也拾其小捐其大則
人役而非役人惡稱大人若太宰楊翁可謂大矣
事親孝取予廉雖倉卒遇人必以禮所至有頌聲
去則思居塞上用兵屢上功而不處為九卿以誠



長者齟齬于時譴　天子躬大政起田間一歲歷
司空司徒統百官休休茲益著不佞幸承末光聞
覩甚饒急數之有三大一曰以大忠事一人　天
子于方體勳蹈華而德施不于天下非臣之尤誰尤
也君心者天地樞細其務保持而鎮靜之指在當
道志仁之論矣一曰以大度集群材槐楠咸遂溲
渤咸愛聞人善則喜不忍聞人不善疑不敢傳護
人才若自護其目不忍風塵之少傷也一曰以大
公率百僚於物無傷而昵親知莫敢干以私故昔

之用人也若射覆而今之用人也如懸的射覆者
人不能知而宵人魅物既以知之矣懸的者懸於
九達之衢昭昭乎若白日之麗青天與衆見者也
大人之效如此翁居雖曾間鄒魯之於學固天性
哉翁嘗言人毋有四心一私心二偏心三自用心
四息易心有一則病或謂翁忠厚太過翁曰忠厚
無過哉患不及耳翁嘗言君子務自修毋多望人
亦無多悳人翁嘗言道在平操不平之行者去道
遠翁嘗言君子務顧盻人務提衡人吾視天下無



不善之感於前也翁嘗言吾未嘗跡人之所為為
者自為未嘗耳人之所言言者自言此不佞之所
會於心者繇斯而談翁以大行其正者也吾故曰
大人也是年春翁七十請老　上不許五月初度
曹君子使不佞祝嘻大人何祝乃酌而稱曰願翁
御飛龍登太清均平斗杓制御權衡酌元氣於毫
釐流顥澤於寰瀛翁曰善余不佞敢不盡力請再
辭再酌而稱曰傾翁手六轡範馳驅空駃輪約奔
蹄纖阿泰豆後乘前驅示我周行平行不嶇翁曰

善今執御者端又借二三君子之助僕敢不力請再辭三酌而稱曰願翁治輿安嚴神明中夜而興盟於昊清夫心如結轡如懸旌如熾火如凝氷俯仰再天地之外少盪而蓋輿傾可不慎與且夫貴日月者常明貴岡陵者常生貴松柏者常茂貴百川者常行願翁儀畢公之勤物懋衛武之交儆舉則思永年之計行必念高山之景無以鄧林輕槎蘗無以江河小蟻漏無以千里易跬步無以六翮藐乎鷇故曰戰戰栗栗日慎一日淑人君子其儀如一小子不譓敢告司律翁拜手再起曰吾子不余耄而箴我敢忘大惠於是乎謂之善頌善禱書焉



大司徒石埭畢公七十序

令甲大臣七十則引年有詔彊留之復就列盖年以七十為斷迺精神耗息不以年故年或不及而聽去或及之不聽去惟　上所財予　皇帝十四載大司農畢公請年　上曰公端清毖恪神王于壯夫國計倚辦胡可早自解去其勉陪朕盖　上之眷禮耆碩如此始公嘉靖甲辰魁南宮則稱鴻儒癸丑之役以刑曹郎被徵校春秋得天下知名士多其尤著者同州馬太保肥鄉張大司馬丹陽姜大司寇天台吳少宰崐山顧少司馬皆大雅不群之士其後督學兩浙所羅滋多遽不能數數今在京師者則會稽朱少宗伯及不佞一貫輩如干人此如干人者咸肩隨吳少宰鴈行負墻而稱弟子以五月五日先生初度相與戒羔鴈牢醴為壽莫適受簡諸弟子雜置辭而一貫牽連書於左方



一生曰夫先生天壽之矣其容溫然其顏頩然其身脩然渾然其無稜而介然其無倪盖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矣一生曰不然子徒既先生之文未既其實先生行方而性直志高而意誠身僊僊乎而介然堅觚貴育無全鋒雖休休為大而講參揆畫九九不棼又如淮陰之益辦也蟋蟀念居羔羊檢身與進士言必稱先王罔以暱言攺厥常居則憂國慮時忠敬誠信可以金石繳矣大農筦錢穀佐縣官之急往心計之臣多方豐其入實引海水灌

漏巵不廣出也紅朽相比弟為國家滋侈慆耳無益哉善夫先生之為奏曰臣起農家勤不如儉賚予有節無益不作雖寡入猶寬然餘也惟人亦然有澂煩肥脂而中道夭者有癯瘠不任而延歷壽者其蓋臣之石言哉太倉故蠹叢也先生盡刻去使東簡水旱牘至輒議蠲賑以溝隍感　聖心先生之德如此明神之持不亦宜乎一生曰然夫錢穀雖靡屑而於民最近流仁暢慈則朝發而夕暨操急播厲亦逢至而機軼非思入毫芒之間而意



常在閭閻愁歎之中又不難違拂批逆與左右爭錙銖誰能辦者國家大司徒往獨夏忠靖郭忠襄年恭定近稱梁端肅無踰四公先生之節類年與梁天下望先生之攄臯享祺謂當在夏郭間也一生曰無稱夏郭昔成周有四世元臣年百歲而上者非先生之先與克勤小物正色率下罔不祇師言襲周公之事保釐東郊成周賴之先生將復其世何言夏郭先生之言曰鏡無心猶以照昏權無嘗亦以用磷而況於人乎故雖於吾輩弟子行俯僂求箴規不勸先生百歲則於國家亦天地無極請年未有日也

薊遼保定總鎮宮保大司馬銅梁張公入掌本兵序

今年秋大司馬王公致仕詔群臣議代者僉曰張公先是御史言諸邊鎮不宜數易　上韙之迺張公實總督薊遼保定軍　上重公遷更求其可者群心咸儀公再推擇　上亦竟召公夫邊鎮之重於他吏薊遼之重於他邊視大司馬之重於鎮正



等　天子重薊遼則曰毋踰公重本兵則又曰毋踰公公何以得此於　上哉天之生才不數而成之不偶均為政而斯人獨遭湢測崎傾紛綸危地而後始發其俶儻瑰瑋之才以見耀於當年若有意乎厎厲彫琢之者蓋天與人交贊也張公具文武上略自令滑則靖劇盗之變備兵皖則靖亂卒之變鎮上谷則靖强虜索賞之變鎮浙則再討民與兵之變所至皆預發難待之而談笑以挈之安迺為薊遼功尤爛然遼孤懸斗辟其人沉鷙忠勇

為國家出死力若薊我守下地持之若捧玉執盈惟恐摇之我附虜久虜更挾以邀我急則功有緒不忍棄緩則示弱啟侮短長時出輕重同得厥不易哉公於遼則振神慮畢籌筭鼓諸将之氣而時繼其乏絶於薊則蒐戎設械息民完疆飄忽威武以讋奪虜氣故自甲至於乙才二年所而遼師執鹵獲醜二千三百有奇薊再擒質夷大嬖只㨗免等十輩奪長昂董狐狸二酋賞叩關乞哀乃復之以全帛摶黍弄雛于掌股群胡囓臂搢不敢背成



經營之烈近罕儷矣夫大司馬於職方無所不問而尤急胡附胡則天下猶附四支故曰無踰公大氏上軍伐謀余觀公生平所為赫然烈者無不以謀勝未見其發而先至收功於萬全無僥一時之倖也公嘗曰虜惡能驕我實驕虜我誠伺其釁而抗之事成虜在吾握不成吾以全師制一虜亦無患頃虜小入輒請出師勦之軍氣百倍然公非提空聲而虛喝之實恃吾有以伐之者而後伐之故論薊遼國家實以遼堅薊論九邊治九邊當如治遼而後遼始不孤直指奏 上令以八事閲公則畫兩彀弓弩蹳跔鬭戰之士貲糧山峙關障壁立索敵而思一試其奇公軍若此大司馬不亦宜乎抑余甚善乎梅尉之言尉言孝武時衆賢聚于本朝而淮南沮謀方今布衣乃窺國家之隙見間而起此輕量大臣亡所畏忌國家之權輕而匹夫與上爭衡也公来大臣胡不重衆賢胡不聚于朝而何匹夫之敢辟倪於其間不佞日望焉

## 大司馬霸州王公致政序 代楊太宰作



余同年霸州人王公仕三十禩而為度支度支弊孔多公務為勤日督諸曹郎治簿書不中程不休以其間為 主上陳天下大計其其宜施行者指在節用彊兵設未然之畫云今年以公為大司馬公益自發舒幾身行其言而會意有所不可遂力疏歸業駕已二三大夫追思之余嘗讀賈子書論官人六等談大臣之概歎以為國有若人庶幾重乎而乃今見公蓋屬者域内恬熙大小臣工斤斤稟度見謂太平之路晏如矣乃先生獨焦心蒿目

慷慨憤積務信其諤諤之情而毋恤乎觥觥之視紳弁士以此嚴先生將為藥石乎大臣難矣談何容易令夫批疑剸劇轂運機旋循之無端叩之不竭此謀臣之所以智輸也投煩置亂左應右支意運神營還至立效此才臣之所以能豎也皆世之所謂難也若夫端操足以範物異采足以銷萌正笏垂紳愕呂人國難乃甚已是惟大臣故曰使謀臣畫之而使大臣鎮之使能臣營之而使大臣安之始公之拜大司馬也或曰王公何如余謂王公



在事將令債帥之風不禁而消戰士之氣不鼓而倍居無何信然凡爪牙之旅于戎者罔敢嬉糗粮芻稗之供必時靡侵削其毫毛無不飽于伍而騰于槽觿之置驛馳使不胦筐篚脩歲時之問于游閭者徘徊國門不敢進毋所謂端操異采足以範物而銷萌者歟漢公卿之賢不乏乃史所稱有大臣風者申屠嘉耳武帝素不快于汲黯至論社稷臣則曰惟黯為近于是乎鄧通扶服乞死而淮南懾然寢其謀夫漢相即貴倨何繇法天子之弄臣一右內史耳而力乃鉏兇鏟萌愈于六師彼其素剛直敢諫尊或冒乘輿而難或決城社衆或忤忌諱而隱或摘幽逖孤立行一意金石當開而況於人乎彼有所以豫禁其釁而陰抑其驕者故尺符呼之不得不來口未譙呵而肅於天狼之孤也故曰猛獸在山藜藿為之不採大臣重矣王公歸余安能無槩哉或曰若是則霜霰是雨露非矣日者不霜霰乎曷為解調之哉余應之曰予以一雨露為足以竟天地之大也是不知春夏秋冬四時行



也且雨露之日而微雷霆天地之惠不幾於殫乎社稷之重也海宇之大也胡可以令王公翩翩往也

## 曹近陽督學四川序

在尚書郎稱治貞亮頎犖者推曹公公新安人用禮起家進士庚辰春官求為禮宗而家弟一中謬辱門下癸未蜀人以督學告　天子問天官大宗伯御史大夫僉以曹郎對於是家弟為不佞言曹公往有日也以不佞曾望見曹公明之言蓋不佞

聞客之私為語矣曰夫縣官器任賢哉昔左大冲賦蜀都云江漢炳靈世載其英則長卿子雲氏稱首矣長卿子雲何如人哉不曰子虛託上林侈惟寂寞自投閣乎有如其然行誼之謂何　聖天子廣布功令重督學使者指安在乎大夫士第習公之文乎將毋謂文人也而已矣第習公奉職理官謂公枚先生嚴夫子之徒止矣公用經術署文事則彬彬者矣至策行砥躬要以真質獨勝不欲樹頹矜色遊於蹠蹻之塗又何文之彬彬而行之嶽



嶽也夫以狶韋氏之民觀今之世其孰能不波故畫楮非黼而有衣者黼刻木非驥而有駕者驥士而楮木何國而蔑有儻西蜀閭巷少年萬之一乎其有之則釋曹公誰可故舉丁子褎施長卿而佐掌邦計業未遑辨授章張王武諸君子以皐比使儼然臨之吾知其無當于南面何者躬修未白而無至之技單也以不佞而觀曹公者豈不瓖然通材士哉當公在郎舍按齮齕慎關出不喜小小治辦然吏不敢侵牟毛髮而公府嚴之如神明使造巴蜀也揚馬何足道哉彼且因其材可大大可小小拔之非驟抑之非淹較若持衡此其風釆文雅譬之布侯中侯布鵠中鵠置七札貫札百步而置楊葉穿楊葉此通材之喻也弟曰唯唯則以不佞言觴公於是公西矣沈子曰從廬江文翁為蜀郡選張叔等詣京師受博士業且減少府用度買刀布遺博士數歲蜀生學京師者埒齊魯今曹公所教士豈非文翁所招下縣及補孝弟力田子弟之遺乎向諸生受業猶詣京師今青青者衿不離鄉



井而得曹公之教此其奮起震爽䀢漢時當孰多蓋班生曰至今巴蜀好文雅皆文翁之化他日不譚文翁而譚曹公必蜀人士矣

## 余少叅遷貴州憲副序

先生於吾浙分藩寧紹台三郡三載矣先生於吾郡侯游公居同里進同榜又官同業日以益親以其故先生報政成余師司成公為游公颺言無何而今命至司成公謂小子一貫曰汝亦昌言小子敢諾小子知先生孰與游公而代游公言尸祝事

神不如主人而尸祝載言則余小子宜可余聞先
生之始釋褐也從天官卿學為政至必先去必後
陪卿江山毛公之端清也獨器先生以為勤勤則
無留事無苟成請署為已邑故先生未之官而蚤
有聞江山之政最召為南御史御史不温席而入
楚為僉此其故難言之矣而先生之聲益高自楚
移浙又三年而有今遷由覲記以來藩大夫魚貫
並進不一再年近或日月更而先生官簿居右三
副銓人之書而真遷又隨牒之遠方數銓資者殊



為先生薄先生不薄也驛至欣然卷圖書揭擔囊
去若游客素士不持一物游公馳使送之遠矣不
可跡矣僕嘗亟見先生望其門輿臺肅給緇請路
絕然單詞片牘曾不鳥踵而旋閭履其庭樵柅姦
冒簿領無留合要則勝者負者具欵無憾蓋無置
怨德於其間不擾而已法者所以道民入善之方
非矯民性也俗吏不知上指馮陵橋虔持便文陳
曲械以為建瓴之術盡是而不知民心之剛有橫
分無革從也憂天下者寧獨夷獠哉剽輕之虞往

往興於禮義詩書之國東野之御竭而必奔故吏
不可逆當從民也不幸有爭吏不能兩從而從之
以公傳置不煩而定鑽鑿可加而不悔由此則異
類皆赤子不由此同衾為遠貴州大荒裔雖入版
圖二百餘年而桀驁若性一動輒稱亂搖之若發
機而安之難於揉曲矢檠弓也貪宴婧樂綺瑋
者皆苦其往以先生之道行之奚而不可盤錯知
利銅柱勳名豈異人任哉先生有族子曰中宇君
給事陪京好危言免而家居蓋余氏世有人也余



又習先生封君翁之賢也曩宿蘊殖抗青雲之節
都授子弟咸秩不偷先生仕四方常居中斤斤廉
其所為故先生益飭躬輶輜騑騑懸兩旌而西封
君豈復能俱其歸老余村以綱紀後人毋憂先生
游公曰凡太史所以談余先生者非貌言雖於旌
軋之志未或旌焉亦足以獻且太史試為我論先
生不薄貴州何以也沈子曰余聞貴州風物語曰
天不襲晴山不襲平即晴也浪湊溺鬱亭午始見
日輒收之山則巉未兢指天繚繞無紀絡叢箐怪

虺毒霧淫潦其人云此不為患雖患猶淺若有雲五色纖穠妖金麗碧陝輸可翫則異物所蒸其中人也深毋貪其快余嘗識其言以為可喻以是知先生不薄貴州也游公覼然

## 贈周郡侯序

革野周公守吾郡三年将上計於天官會明年郡國朝京師公於是以十月戒徒其寮李大夫數輩過余言周公入計也今天下親民吏亦艱哉将上附於天子則下違於民将下比於民則上違於天子比詔書數下罔亦稍客而吾二三子自詭無以佐使君使君寧有當於上心哉太史度使君往司功謂何一貫從北方来郡縣多言新令不便大懼德意不宣而海内之不蒙休澤也因諸大夫解之曰諺有之蟻知漿馬識途諸大夫無為使君念使君遂矣夫天子所為屢壓詔條者凡以飭廢跡湮而已非有責於職守之外為苛也高皇帝建官分職垣以外各分而星布之事為之條而物為之軌繩墨井然溝畦爛然每拜官則受簿於主書吏撫良鋤頑平刑省究均徭善征舒用誅貪吏誠蹈軌循迹視已事而謹修之則所謂奉法循理亦可以為治矣自時厥後俗習莽鹵姦冒多途而典章浸於陳牘盖吏道始壞也皇帝神聖憑軒而問四方責偷以勤釐蠧以完不得不稍嚴而夙習因循耳目非是則見以為難嗟夫古何以稱為臣不易哉獨如嚮之為政也竊若禄怠若事又從而利若有易哉臣矣且諸大夫亦觀今日所鈎責豈嘗有踰於受簿之外者乎賦不加錙銖刑不踰三尺謹守畫一與天下共盖責之如簿焉止矣今使君於簿何若自余歸寧寧士民交口賢使君持大不苛小征調均持身廉民持詞而訴者立斷無贅聚聽其自息者十八九鍰蔵常虛士蜎輿起百姓樂業田里恬和盜賊屏息此數者皆化條所授而使君諸大夫之績也余見郡國吏往往覩影不察形或務為苛細将干上賞吏蒙顯誅而吾使君所操寬不格上嚴不傷下其應上之求若九方皋之買良不必牡驪昔黃龍神雀之間吏皆用嚴

而潁川獨以德化起蓋善奉詔書惠元元者宜莫如吾使君往矣於司功乎何有　天子脩甲戌故事考治狀異等者詔大官賜食内帑賜金天官載勳以待華要尊榮之選使君豈後它郡國哉余故以黃霸贈使君使君有弟給事金馬門其持余言往語當合矣

## 贈李同知序

環數百里之地為郡有征入庸調之役吏民官吏之奉古所謂五等邦君庸異是哉春秋雖江黃滕



薛大夫皆著而後世有土之吏謝之則何也弘普之代難以露功分束之守難以抗事舉肘見掣動唇觸諱雖勢之所止亦人之所短也惟獨朗之士時為天下樞筦而無難事李侯吾裨侯也凡職統則繁分則簡統則專分則制故裨侯權輕而聲不聞侯雖裨與真無異往者定海嘗闕令矣則以侯攝慈谿劇於定海三又以侯攝鄞倍于慈谿又以侯攝郡之劇視邑五又以侯攝在事三歲而篆不去手綬不去帶故真侯無以加也乳母之於子勞也子母相習故子不啼而母不勞使鄰人之母抱鄰人之子必蹙而號侯徧腹我諸邑而皆安其慈以其去我為憂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侯其有焉余嘗謂治者稱道往古談　高皇帝約束比試事問其職與守輒悖所聞要之時勢既往古不可復即復古終無益若軍政其一也軍隸於諸衛所伍耗屯亡諸衛所溺其職矣即令伍實具在屯入崇於丘山授之戈庸愈於今之募卒乎有不能也不能而猶然清屯勾伍之使相望於道委賦餘之



民於介冑之壑苟守令甲為文而已裨侯之職專於清戎清戎無益於國而病於民侯有道矣尺籍惟信勾稽惟謹如茂有徵也勿苛責焉故曰有道人恒言楚材楚俗耿介多廉獨醒大夫之操未亡也有道侯之里來者言其牽蕙為門緝蒳為房衷然泌水之居而侯在官常衷布衣官舍鎖二平頭給薪水而已孔子曰天下有道盜其先變乎荀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侯之格盜也用是法是故民誦其仁而服其廉臧孫紇所謂在上者洒濯其心

可明徵也而後可以治人其以是夫故吾謂侯知大體於是侯報三年政矣而部使者交口籍甚鄞侯朱君始至謂余曰吾不敢忘李侯吾欲攬而自鏡焉諸邑侯聞之曰侯獨非我成乎誰敢忘之於是為之牽組其事以為吏師

## 贈葉節推序

為臣均也而有異觀察之臣奉詔條從事古所謂恒急於其賦親人之臣下比於民惟恐傷之古所為恒急於其民為親人之臣均也而又有異嫗煦



翼覆依於仁民以為慈慈則易為頌持尺棰引繩墨使乚敢狎傲為非僻民以為威威則難為親郡之有推此所謂親人之臣而持尺棰引繩墨以威其民者也又非徒然凡觀察之臣患不能躬履籍屬周知遠邇登耗之數與庶官賢不賢功罪之差則率寄之節推以為常節推雖職獄於庶務無所不問列州郡無所不至假攝傍察視職自倍斯未易然余嘗謂地有所頗性有所塞一乖一宜難以兩得惟才者為之沛乎有餘器則膠局則隅不涉轇轕之途不中肯綮之會而稱才曰我有以經大起鄞吾不信也歲戊寅正月吾郡推葉侯書滿矣侯于寧纔兩歲所而曰滿者始侯為承天一歲以母艱去而為今官於例得併書承天之政余不詳詳其知者侯再署鄞慈谿兩邑符兩邑皆巖邑多豪遁賦囂訟至不可問當侯而決滯如流歲入不煩而具使者行部侯常載後乘訊咨鈎稽畢智竭忠淛以東鹺課軍資漫漶數十年矣侯治一月而犂然有章立除其積逋者而法其餘者侯有心計



其量功計庸具有法臨訟合要片言而折數獲大奸置之辟顧心念煢苦雖囚必親視舍食為之掃除脩治而覆露之故囚雖死猶曰侯仁法不瘝恩故民服其法而懷其仁為理似理為令似令為監司委似監司天下才非邪令甲郡縣吏非列剡不得入為省臺非滿歲不得列剡而部使者非代去奏亦不得剡侯前為承天既不滿歲乃滿歲已坐使者譴去皆不置剡郡大夫游公謂余曰若葉君者奇士而遼不上聞奈何吾欲張之余曰奚患弗

不聞楚莊王之鳥乎三年不飛不鳴是惟無飛無鳴飛且鳴驚人而翀天往矣

贈蔡肖無序

同安蔡侯守我郡五年　天子下璽書俾侯往綏貴竹侯辭日郡父老率子弟計復借一塞碹距關不得啟余詛諸父老戀侯若此篤也縣侯周君謂余曰鄞於郡為輔縣屬則師帥義則父子今不佞居四年矣事必白白則愫相得桴鼓相應答玉錯相成心腹腎腸相照又唇齒相迭用也不佞悁悁



甚于父老余聞而嘉之凡官易為民則難為吏易為吏則難為民民苦于上之求徵發多則病戒呼多則疾闇令息教懸鞭而不用委賦而不收則厭耳吏然乎哉吏則有部符臺檄軍國之供官吏師儒以及胥史臺輿之費鰥寡孤獨之養兵荒水旱之備賓客祭祀之需交責於身而辦於民訟則有勝有負兩質於庭安能收雷寢電一物不用民然乎哉故采風聽謠大都民之所善吏之所訾也吏之所登民之所去也民與吏不相辭久矣今周侯與民均不忘蔡侯也何居誠也有令而民忘其徵有役而民忘其勞與無令無役同無令無役難矣必自無求始無求者若表之於景不可以曲赴也民之所黙喻也吏與民兩得之也此可觀蔡侯周侯曰少宰既知之矣而道路有言領有以請也敢問貴竹余曰民薄貴竹哉往代之理者名為治人實則懷安擅欲長滔蕩自便之心故内京師外郡國易輔近難徼遠秉權衡者亦昂抑其間今　天子不然堂基大荒臣妾兆庶東賓嵎谷之墟西旅



崦嵫之域窮日出入悉歸昭融所以登岨峿於夷行耀旨昧乎闓爽甚盛意也且監司天子之命吏也譬猶臂焉西貴東浙天子之疆土也譬猶體焉疾痛疴癢惟心是向手足臂指惟心是使蔡侯為寧五年為天子效一臂之力脩其左偏乃復脩其右偏右偏者貴竹是已地陋而險不能轉轂民皆呰窳媮生鮮蓋藏之實又治雜夷夷安與安夷動與動是天下疴癢地也蔡侯之靜海波也何憂乎谿蠻　天子之顧貴竹也豈遠蔡侯周侯曰少宰

知衙又新從朝廷來請布聞之以鮮人顧雖訢䕨躍崇壺簞纍㓜秣啟蔡侯之行



## 贈寧波同知种方塘序 少時代人作

种大夫方塘公冀州人也官寧波者十載矣始公以永州推稍遷浙江市舶司提舉提舉以綏循番夷為職而番夷貢道故在寧波故种大夫亦官寧波种大夫之為提舉也凡考績上計書者再而得令官盖寧波人士大夫習知公長者日夜望以溢我而部使者上狀天官輒署為之從民望也至是為同知者又三載冝遷而公忽忽不樂謝老不視事於是邦人士大夫相與勉留之益閉門謝不可行有日人士大夫謀曰公不留何以贈其去嗟嗟何以贈其去自公之為我郡也斗粟寸楮不以私其入苞苴不敢出於途何以贈之無以則以言顧余因君之去嗟君之不遇云盖余讀史至張季馮公則喟然廢書而歎夫馮公者為文帝著頗牧之事至謂令雖得之弗能用曰法太詳耳使馮公而睹令也則何言哉宰法者毛比櫛皴罔有疏逖而吏更骫骳乾沒於其間巧謬衆而直道之輔希也奸市廣而潔廉之操隱也文具飾而惻隱之實亡也斯三者非有淫吏競夫弗至矣余以馮公之言徵張季之行令天下雖有張季得之弗能用矣天下之為張季者雖欲衒鬻於世弗能售矣夫張季之為漢庭論列者至戇也不忍一人之命而敢批人主之逆鱗至危也好東陽絳灌之事質言不回至無慧也假令張季不死持此道不廢以游于今之世可謂大愚然君子顧為此不為彼自好篤而世味不入其府也种大夫治吾郡盖十年往矣而操官如一日為人恭敬寡文無他腸擇言而發之然不能濡忍見邪僻之夫臨事利害必要之理事有不可者視欺一小弱竪子如欺明神即尊官豪貴人奪之十反不能禁也持獄乍急纍纍焉呼號而過其前遽憏憏不顉見之矣而況不義而奪民糈如枇糠粃也以故歷官二紀而常貧此觀者所共記睹其事也至於解綬投纓若棄錙銖是种大夫之不問貧也凡為仕者以為尊官而已弗得尊

官利其羨貲為子孫而已而大夫兩薄之此其中豈汶汶泯泯者哉且其戇如張季持法如張季質言不回如張季然張季雲蒸霧會以勳名顯於漢庭而种大夫獨湛沒下僚縶千里之足于一塗今且老矣時乎時乎吾將捨汝且即汝乎即弗得尊官弗得厚祿又不以功名顯當世獨抱持矩矱不欲一試其功吾將結知於層岩巖穴者流乎此非篤信好脩強忍不回之君子曷能哉借使种大夫能稍自裁抑刓方破觚前數者皆其有也而終不



以此易彼此謂种大夫而已矣客聞余言論曰太甚所為徵言者以盬其行也今聞之令人無歡余以為不然种大夫方自賞其歸聞余言知更喜彼望故國舊都者終不憐黯然離別之色矣

贈郡侯張原正入朝三年序

數年來關內外山東西河南北荐饑民吠榆白石前年及江東以迨于吾浙咸大風雨拔木偃稼於是海內稱有秋者獨楚楚又獨西數郡糴不時至今年春米價翔湧斗白金二錢野鮮遺莩道殣在望訛言朋興民卒夜驚兵在于海上擅蒲嬴之利以當庚癸民雖欲移就不可得或聚挺嘯萑公索米於烟火之家亂攘用起我郡侯姑蘇張公在事貶食省用已責緩刑出積勸分復糜粥以待畫疆里而授稾則復布法謹令以威盜竊而解群不逞之衆則復出帑錢借糴比郡招徠海客之販者民以不恇閔閔焉方枵腹而傒登乃夏五月煬旱害於禾人益狼顧侯脩其政而加惻焉謀之山川百神熏而得甘澍以起枯槁之甲民始有穫顧早熟



所以救死耳卒歲惟有秋而秋七月復旱水泉竭禱之天轉高而青土焦石然九扈拊心自分活無期矣侯曰吾安能覥首于此殹哉旦旦露暴夜則與河漢炯然有老人謁見曰我宅于慈谿吾能為雨言已不見衆詫以為神侯於是匍匐而拜慈谿之潭得神物以歸詰朝大雨三日而浹農於是乎出民始更生蓋是年自正月至於八月侯未始一日憩也居無何又議三歲朝有數千里之役焉前年我實災當事者以海內方祲請蠲者萬計而此

郡尚有獲可弗聞故不沾一澤而不謂蓋蔵卑鮮至於此今雖稍熟哉然亂不能鍾則以其私報所嘗活已者未置鐮而室已虛長老言不三熟不足以補今敗譬大病已必數載復而苟遽謂吾已脫於鬼籍也豈其然哉民可念矣雖有仁人君子非親見人哀號叫呼之狀即憏不深曩余在闕下亦佐司農言今吾凜凜若坐圍城中幸無事耳毛不可一日去于皮魚不可一日離于澤括而上供非無民亦無國水火可復蹈哉侯仁人也背孤城三戰妖厲而三勝之雖握常算抑思之將不心悸幸入見 天子矣其所以一一口具求休息而補助之者宜何今吾率父老送侯也以侯面 天子明年侯從京師来 天子又以侯面民赤子號慈母慈母曰吾且拾糖啖汝故輟號暫耳侯來其所以一一口德意而補助我者宜何裨侯龍侯以寮友之誼重侯之行謁不佞言以導之龍侯之勤吾民與侯同凡不佞之所言龍侯之所欲言也顧侯推是意言 上大跂冀焉



## 贈劉汝立叅政江西序

安慶劉公之監海上兵也以司諫至其陟司諫由縣令公一再試令始為歸善後山陰也山陰越劇邑多豪難治與吾封壤接公来視師直其故封若以函牛之鼎熟鶏劃犀之劍割螘也若驅王良造父于熟路無煩前茅直往也劉公監吾郡且三歲所而余從謁歸亦三歲所狎其老謀馴其壯事常欲有所著以示後人而數以病廢劉公以海上功叅政于江西郡張侯謁余言曰自余事劉公而日益進劉公之政慮而後出鮮反汗之憂操憲秉執使人之妄也消靡所紛華寄士游客不敢望其門所治兵練而整莫譁于都然而仁濊澤潤藹乎可親若陽和之無不煊也殆所謂數器畢舉全德乎哉今劉公去此而西也余惽無所師矣先生豈靳一言乎劉公素姪余而余莊劉公公固天人哉夫天人者非一郡人也天下財賦命脉本繫于南江浙在南猶口之有輔車體之有枝幹也數歲来西自巴濮東底于海方六七千里離旱疫之灾而江

浙當其交部使者蜚章以告且數十輩大司農雖
時有所賞賑而司馬司寇日胸馬干鍼之是虞夫
決策于廟堂而行于郡國非一日矣雖微亂形慮
可不兢兢乎昔者周王宅程遭天之大荒作大匡
以詔牧其方三州之侯咸率而又以其閒作大小
明武使民畏威而和衷說在翼書可鏡也江以西
人脩其學而尊其名好口談其于當世或寡公駕
而西豈其躬圭爵之任習衿裾之事而從豎儒游
哉無亦繞而從政修周程之典旁匡於其衆乎參
政於嘉靖間猶貳其長而無顓守今悉有分監夫
上二其長而下長其所監即方牧也古之人有不
領為孤卿領得郡國自效者公往矣余仲在南昌
語當合若啟先王之遺訓省其典圖序其法軌因
天地之灾觀其民饑飽勞逸而參成之以鳩其居
以衷其志無煩明武即古皋稷卨夔之駕庸遠乎
必煩武也余浙有兩文成劉以番陽王以寧藩皆
左班也而用江西顯公儻有意乎雖然使公函奇
而不耀民之福也是烏足云猶有皋稷卨夔在也



張侯覼然于余之言特以爵劉公劉公受爵而行
曰吾固欲順牧率詔以匡大荒



蒙鳩文集卷一終

喙鳴文集卷二目錄


贈序

唐見甫節推擢司勳序

再贈唐司勳序

三贈唐司勳序

黎别駕考績序

定海汪爾通明府考績序

郡侯張原正考績序

再贈張侯考績序





張侯副蜀臬序

郡侯吳季騊入覲序

定海時汝健明府最三年序

開府浙江常中丞序

華邑侯考績序

良鄉令王君膺奬序

薊州黄判官序

陳表兄赴鄭西簿序

萬汝唯舍人考績序

陸鴻臚序

送杜伯理序

送沈幼真序

趙氏節孝序

壽目峰先生序

張太僕序

贈序

四明　沈一貫肩吾　著

## 贈唐見甫節推擢司勳序

始安唐君丙戌選人也余為少宰望見之脩雅有度亭亭鸑鷟表蓋不任其恭桑之討頷煦温而生殖之借理吾郡君未嘗有所考立獨亭疑務及舉典憲從事不以嗟呵窮究為名篤于自然又時引經義緣飾之身坐于强圉而縱韋于惸稚子奏當之成監使者謂老吏弗若即它旁郡或簿責無狀失當直指移屬于君于是浙東西輶跡之所暨如日馬歷三歲所方報績于考功而鄣来以司勳徵甚矣天官之急得賢又私急賢于其曹也今世為理若今者不五載不能為諫官臺御史而此獨先期又含香諸郎之右柄作人之事天官之求其屬與制選者之求其僚也豈異余鄉之求其理我國家之敍吉職也各材其長不必周踐而級歷之獨天官之屬有異自始為司勳政十二遷而為銓大



夫蓋諸曹以事銓部以人人者本而事者末人未易知也又均調其所自產方求一人以充廣氣類而博耳目曹十有四人遍五方之桀人以十有四人徵天下千萬桀人故天下無留良亦無竊吹使官于是者悉知其職靡所漏遺勞無所瀆其牒黜無所舞其智朝夕而游焉倪有諮仰有諷寧惟君子小人白黑蒼黃雖剛柔燥濕銖兩重輕若遍内人之腹而提其肺肝于是根潔滌汙斧朽鋤瑕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御者之自操乎也劉劭等官人之法要以平淡為主譬之匠焉平者圓方崇庳之始也譬之庖焉淡者鹹酸辛苦之始也平淡誠難矣唐君持獄平無難乎天下我

## 再贈唐司勳序

夫天官以藻鑑人倫為業百司之一職也而古稱均四海不泰重乎均難言矣銖稱之兩殆而不得均兩適之銖爽而不得均均出乎關石之和操關石宜何如也且不覩夫五質之勝體乎疏暢者給于釋結端平者容于因任拯時淪而昭灑之疏暢

者勝徒疏不畜獨暢不審將可與汎序而未可與研幾含精之穆保德之靈而後天則著論比協故以味呈味者任幹之材以無味和味者任材之材也以無味任材以材任天下何施而不均故持衡有人國家之福也唐侯東髮媚詞舉桂林一人捷南宮意甚人宜鑠然耀鍇著采莫可獨逎而顧未可以目相者恂恂德心淵乎其近道也理吾郡智刃遊于餘而民不寃茂年而懷黃髮耆齒之略也夫材不肖之有級也與法比何異管九流而平序



之不當如是哉自十年以來偽名偽實秉權勢以轢人蕩陵恣睢任其所欲予奪者天官之職溺矣曹起而救之掘鼠捕狐既已逬逐快意而猶秉之不免池魚之殃主者懼僨轅亟引其轡是矣然逆追奔者心更内相譏而詛之抉瑕摘疊掩其素志此又昂抑之過也賴夫㽂諧者端稍傳和安輯之耳而言者尚鑽皮洗垢以詆讕為名高孔子曰中庸不可能也詎不信哉漢東京之季黨事大起賢者多見染逮唐之衰至歎去河北賊易朝中黨難

先王之道無偏無陂平平蕩蕩安黨之能興僨驕而不可降者惟人心彼有以服其心故也唐侯行矣無以司勳少無以孤立寡政將逮巳惟孤立乃能正衆而同人心借曰未信操今之所理我者往足矣為天下何以異治一郡官萬品何以異于得群情不窺牖見天道矣我張侯之師其僚以布惠敷澤于我東海也油油然誠信孚于豚魚豪莫敢奸而吏無所隱此于氣味達合道義相責望不獨提衡勳業而已觀其所為索余言重橐裝之意匪



欲搖筆端姑快色愉心也余誠好盡乃復犯前盖緇衣之好結于内抑所謂庇之如棟恒憂撓而莫予覆也烏乎惜言

## 三贈唐司勳序

唐侯遷司勳行余有贈言者再矣乃大將軍幕中安子輩復請無麥丘老人之智而三言之可乎夫唐侯職治獄者也今遷又銓計之事也與兵皆無預而幕中不釋然于其行豈報其嘗德我邪抑冀其來之澤歟節推雖治獄載使者後車行郡國于

事無所不問兵尤其大者宜其素有撫循恩澤于若輩也事雖小亦可以觀侯余得而汎論焉夫兵刑之大者也唐虞之世禮樂二而兵刑一皐陶為士師而憂蠻夷寇宄也其在天官所統尤大兵亦其一職唐侯深于律請以律談夫公侯之襲廕也軍職之選用也夫非盡吏律歟今貂蟬者流恥與介胄伍嘗云我勲爵非軍職引吏部襲封為證非也貂蟬實武功爵乃襲封繇吏部吏部不獨文故也文官不許封公侯矣受封者非武功而誰乃知



吏部本無武事者也故元豐帝謂三代兩漢無文武之別律本於唐唐宜亦然故有三銓分品秩掌選事而元豐祖之以文武兩銓歸吏部左右曹意有謂矣今制天官推督撫會九卿科道五府官司馬推五府及鎮總亦然比年天官推督撫既不及五府而司馬會官亦頗有改易冢宰弗得盡聞何以稱統均焉　高皇帝三致意於功令盖深遠云而豈一以兵事付司馬乎所為廢丞相進冢宰之意安在哉夫兵民雖分相維相制之權胡可廢也然則選用軍職不當遂屬兵律乎在外中丞部使者無所不問節推從行亦無所不問而顧以天官不周知六部事貶損莫甚今進退武夫非吾事進退制武夫者吾事也海内兢兢惟兵政是虞銓曹將誰諉哉唐侯行矣得吾說而存之所以簡良黜衰銷萌制變正紀定物靖疆息民之道宜何如備澤將無外寧獨諸幕中之賜也

## 贈黎别駕考績序

海上之郡我為太盖日域諸夷出入之道亭燧銅



鐎往往碁置島嶼間自壬子來諸衛所不足禦益募兵以威之庚廥林立漕旁郡粟以充邇民力益竭且遘洊祲而嗷嗷者時挾烽警之重以恐當事可不謂大棘焉我黎侯直治粟者也人且謂霹靂手從事趨辦快意矣而侯雅醖藉深沉知大體謂吾民藜莧不飽吾顧復咨嗟之恨不能腹而忍迫之納于隍乎且吏于催徵非惰也譬之畚井時其涓涓而甃罍之竭矣論者徒恐脫巾之虞而不憂土崩之禍所謂見千里不見目睫稱智乎哉朝夕

拮据馬與其長躬析籌而算粟若算珠玉然謂士
卒苟無饑而已以待有秋、一兩一雪輒外以號乎
兵內以號乎民曰幸矣天不棄吾赤子也活有日
矣俾居者樂輸于官而行者無譁于伍也其用心
如此夫皮毛之傳也脣齒之衛也將苛鷙非勢收
責為政乎既不可將籍馬而責之馳空拳而責之
鬬乎又不可若為其兩芘之也軍法曰千里餽糧
士有饑色猶餽之也將使之枵腹而戰鼠雀之肉
足食乎余嘗覽漢循吏傳若黃霸無赫赫之譽而

天子至賜車蓋黃金下詔褒獎霸之政雖雞豚穀
馬米塩煩碎罔不精加某所大木某亭猪子皆章
章口具為倉卒用若老督之理家宿吏之耨田無
遺策也嚬笑斂袴可以代金纏竹頭木屑可以當
梧梓美言可以市拊循可以比挾纊存乎其人而
已於是二三見大夫張公滋滋大旱霖也龍公擊
水醫也而侯與令司勳斟酌元氣剸剸揚靈者也
鹹酸相和而民飫其賜宜哉侯與司勳皆八桂産
而冲情淵抱亦相若毋亦都嶠勾漏之秀與 上

注意太平而精流于部屋既徵我司勳持水鑑往
矣侯之績適成我知其無憂九閽矣

## 贈定海汪爾通明府考績序

善夫眉山公之言也曰非用兵決勝之難而養兵
不用難夫兵者聚天下不義之徒授之以不仁之
器而教之以殺人之事天下有事則不義之徒為
義用不仁之器為仁用而殺人所以安人及夫盜
賊既殄四隅既靜彼其畜智而無所洩懷技而無
所施于是不仁不義殺人之事憤積而四發譬虎

豹終日檻則跳梁大吽以發其怒蝮蝎不螫則噬
嚙草木以致其毒毋不有聖人固無以善其後也近
世涼州趙中丞知兵人也其言曰自漢唐之世未
有屯大衆而不戰者王恢首尾馬邑三月耳猶坐
費無所得孝文三將軍兵月餘而解其餘久屯大
衆者必征討久屯大衆而不用以至于自困宋其
萬世之殷鑒乎余每誦兩公言輒髮淅淅然上立
蓋余亦嘗有二言其一曰養兵畜衆所以為盜也
異日者獨患盜耳今置盜弗患而移其患于兵曹

起而伍譁則司馬恒挐挐然防之其一曰張官置吏所以為民也異日者獨患民耳今置民不患而移其患于官曹起而黨譁則太宰恒挐挐然防之嗟夫本末衡決循此道不改寧知其攸濟哉定海之為邑也不能中上太宰嘗易之以科貢來比使者言非進士不可於是以進士來而來者又未能席於是吾汪侯以諸暨才調矣夫一定海耳往以科貢有餘今進士歷歷焉豈非宿大兵重地哉汪侯未來則定海難汪侯既來則定海易然則難在



定海而易在汪侯也顧天下安得盡如汪侯者來乎且考績矣能久不徵擢獨為吾定海乎此吾所為國家憂不細者也古稱將相和則士豫附夫為天下者若是乎吾心以為國則文武吏如一體乎吾心以為人則兵民皆赤子安所置低昂其間而貽當事之憂若汪侯其人矣惟汪侯之善不止此歲大旱則露禱自責有龍雩之應大侵民并日而食則勸分出積簡獄已責通海市之船招四方粟潤于鄰境戢鷹鸇之翼揚鸞鳳之聲身師帥之嚴兼父母之適飲冰食檗以倡諸僚諸僚化之而室人不能謫皆其大者然循吏之所同也如嚮者定海之所獨也余故表而出之以著汪侯且覬當事者有以釋國家之憂也

## 贈郡侯張原正考績序

沈子曰劬哉張公之為政也何稱三年九載弗與易焉天降禍脊衆以螟螽颶旱雨雹之災妻我公焦勞以夜視嚮之人勞逸不可以算戊子前余亦大有年一不稔而民輒咩號洶洶幾揭竿起夫何



憊之疾也比己丑再沴吏三吳江淮荊湘閒赤地萬里人枕籍死而我晏然忘饑今穀日出價日減市有京坻之廒又何其宜憊而不憊也於是乎計然詘而白圭子贛窮矣吾聞之善生者天時不能使之困地利不能使之瘠操短長之策而造化入其數殆公之謂乎負海波之利而憂民之不養哉昔管氏用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不戰而正諸侯伊尹善通移決塞高下疾徐之策故湯以七十里有餘在壤數澤農之國故不勝山農之國也澤

農淤沃畝一鍾穀多而不愛轉徙之所集無棄餘之藏山農之國瘠磽寡收畝不能石而愛之若珍轉徙必待贏馬車輿負輓之勞費不償費故多荒非至凶厚利不出今之時山農之時也括蒼永嘉天台之間有十年之積而大海可汎也金刀吾之所不恡穀粟彼所有餘以不恡待有餘始猶紹而通之久則估自至價自下而又時其泄越筦鑰予澤吏之口貴則畜令而留之賤則靡令而通之於是大豪富家又不得侮奪吾民而國中之積併出



鉅惟朝夕是賴即春以奉耕夏以奉耘耒耜器械種饟之費畢取贍于茲公之活我顧不鉅且厚哉管子曰以室廡籍謂之毀成以六畜籍謂之止生以田畝籍謂之禁耕以正人籍謂之離情以正戶籍謂之養贏而或者語公以履畝察戶勸分出墆為事公曰是徒慴吾衆而益之病不可則公之意念深公既務權脩矣而復為之脩津梁便關廛察市官計委量輸之以財而復為之通魚鹽出鹽鹵利陂溝勉稼穡導之以利而復為之脩水政濆溝渠戒火備其綆缶納之以寧而復為之恭百神敬雩禱徧山川發祥氣予之以和而復為之緩征歛理刑罰恤鰥寡弔禍喪澤之以恩而又為之明紀法肅政刑厚庠校敦禮信匡之以義如鳥之覆子無聲無形而惟見其成富在趣時不在歲司羽鳩政在自成不在鷹鸇摯擊公之謂也余謂公似子産子産衆人之母也而不以禮法假人凜乎不可犯鄭自莊公之後無歲不被兵而子産輯之以禮強宗大族弗順而子産定之以正不獨其養民惠



使民義也我　章皇帝為臣鑒以訓在位子産稱首若子産者顧不偉然名世君子哉余以是期公千百歲之業矣

## 再贈張侯考績序

吳郡張公守我三年郡士民願以里謳巷吟聞之闕下而不佞既載筆已而鎮海諸將士亦乞文不佞笑謂君曹之禮亦唯閫之以兮焉取吾毛穎效之超距之暇以其力善事主帥足矣何與吾龔黃理有應者曰固也吾儔直以戎圖請自吾儔從事

于軍惟左鞭弭右槖鞬介而揖大帥節下毋他事
時時泛艅皇索鯨鯢大海中波濤靜無所得則解
韘收纓郊射以嬉蒼頭軍亦偃馬臥而貰酒取從
軍行度以越聲樂矣以為盡國家威德紛綸赫煜
於東南際天之壤乎哉曩歲之餞小民實蠢焉積
其呶呶之聲以聞伏戎于莽吾儔不憂警熛而憂
揭竿誰實勞來安集之也大庚小叅公私廩廩以
乳民則裹腕巾以哺士則裹佩犢委曲調劑剖半
菽之積與士民共之誰實綱紀之也吾無馳羽無

譁伍而吾儔得有其彫甲鈍戈朽譙鹿落校聯不
絕使無夷于草萊而吾儔得有其居壘采薇出車
之章交于耳哀勞之聲徹于骨髓零溓青雲以覆
蔭塗浧使無夷于下隸而吾儔得以有其比耦惟
是湛濊濛涌旁達中外者則田畯紅女能孺慕而
途咏之其保大定功無乏兵圖而鳩其民則吾儔
辱執事之顏行寔衣被焉而懼載筆者未之遑及
也吾敢枚焉而已乎毋亦令守在關塞者丐其餘
豈其搢紳士獨承明德也不佞曰余守史局時好

方言常珥筆從計偕問之輶軒使者未嘗不歎夫
人傑之生與其土宜地方并衍而交流也漢時惟
齊冠帶天下三服官與煮海之利饒故齊稱十二
而山以東往往以相業聞今天地文明之氣蜿蟺
于三江之湄而士生其間又厚取而博収之以弘
其身其居者用土地之膏以澤其心而高其志文
亦稍勝焉其出為鉅工宏士握乾綱振坤紘鵲起
而龍翥身任天下之重者比比也夫三江之湄非
今所稱山以東乎漢法治郡高等者入為九卿至

宰相其得人無如地節五鳳其人則無如次公弱
翁弱翁沾沾真宣帝臣次公之才信于治郡而詘
于為相亦稱其為漢循良也今縣官以異等求天
下士虛八座以待而公皇皇乎鴻施鉅伐發三吴
之精英凌弱翁轢次公所張設蓋廣以遠諸將軍
之德公也僅以其戎圖也毋亦以其蠡游于大浸
之中哉

贈張侯副蜀臬序

漢之人以儒術緣飾吏治知吏治乎哉今之人言

我國家尚吏知國尚乎哉往代之登士也雜以
地或以詞甚以訾起故有假儒之重為名高若緣
襲領采黃質集異物而成稱緣飾也宜今之仕無
弗儒也曷有不誦法孔子是勇于奮擊而不難以
衿脩節制者也雖驍獷不可使者無逞其豪矣雖
游閒輕佼戰戰交手而從事矣竭精畢智于六經
之言尚恐不中程而緣飾哉可以博一吏乎藉令
國家以儒求之而以吏望之是明收而明棄之吾
是知 高皇帝意不然也然猶謂國家尚吏也則



自儒之歡始歡儒者常以慈惠弗忍為事一語文
比法守見謂之申韓一語錢穀貨賄見謂之管商
一語委圖奇中見謂之蘇秦縱橫寧弛毋詆寧濡
毋奮寧含疾保瑕毋抓垢剔瘍寧優優養名毋赫
赫見功故紀綱日廢于上而不察風俗日靡于下
而不問吏然乎哉亦非儒之所宜有也儒之不通
為儒而詆吏非儒比受事則患儒之不適盡去而
師吏本末衡決首尾乖剌不達國體而更號國家
之尚吏也謬矣張侯言國之大衡不可一日借人

也為惠于法之內則虎變為狗而上下共為政無
所不分而無所不畏權坐而見奪矣何以令民為
威于法之外則爪牙用事民重足立若伏鷙若乳
虎威亦褻而不行所稱吏難者不在是邪張公之
來行法不避於是民始知朝廷尊期而政成則覲
上下輯睦無煩乃公重為也時有所縱舍曰皆吾
人也安得瞯氏豪而浄人薺斧哉然人猶凜凜神
明之盜賊不興訴者必以情奉令承教惟恐後之
顧金錢關說者噤不行如領振裔如臂使指罔敢



嘗試以干上然後曩之積靡顧化故曰法者民之
隄防也隄防潰而有停水否矣其再朝京師也積
五載所矣民固知張公當遷不來猶娟娟望之庶
復借一日乎否亦藩我臬我以波潤我乎而驛來
以蜀臬行民用憮然其僚黎侯安侯張侯詣沈子
沈子曰夫海上頃有島夷耗動搖民心誠得貞幹
吏塡撫之甚幸衆儀張公而公不來也主銓者豈
謂蜀險哉虜闚其北境獠囂其南末而地僻遠吏
喙尤無忌微公孰可使者何則公儒吏也儒吏之

為人國也知大體譬之射挽強決拾審固而後發譬之御不範馳驅不行非偷一切取辦而已肯任其縱廢陵夷不為國事事矧手控縱自我哉聞昔有一地而寛嚴異者包希仁歐陽永叔之治開封是已一人而寛嚴異者柳諭蒙之治京兆河南是已一人一地而寛嚴異者張復之之治蜀是已吾知張公之為張復之後也若乃大銜之不可借雖時寛時嚴終不易也張公曩對大廷主者嘗進讀于上前此固犖犖儒者吏於何有於是二侯以余為知言而張侯又蜀人也喜其得天請書而貽之



## 贈寧波郡侯吳季騶入覲序

制郡邑長吏三載入覲于 天子大計其所屬於是吾郡季騶吳侯率厥職往余告歸里中而郡父老就余徵言謂郡侯于余有一日雅以異等遴吾率踰歲而績大著大其聲而明揚之宜莫先無以守玄為解余曰吾宜言夫古牧伯以三尺綱紀其封內若布帛之有幅有弗龤譬斯牖有弗鞹鞹斯懐宣上之德而周吾之澤命之曰循良也吾比與侯論易而契蘇長公之說長公說安土敦乎仁曰濟天下者必待于積使物各安其土而後厚之以仁如因耕因鑿而食之衣之然後愛可廣一手一足安能無窮侯以為知言夫綱紀者亦百姓之土而操植綱紀亦長吏之積也綱紀定而後衆心安下吏乃有遵循而上始得布其仁是故我與人與吏得交相愛也愛豈不多吾觀侯為人闓達而脩理遇事感槩酌機緩急而斷之無屑屑之細迹務循循之至舉是人吏之周也郡總邑之成邑治則



郡事完矣以余所睹五邑士安于庠農力于田而商旅熙穰于市誰非侯安土耶蓋侯守法如其官守官如其身語無漫貌無詭而民見威清白自表不以市廛之入費民鏹而民見廉豈無因革損益盡與時宜之無滋弊孔而民見達古所稱循良曷加焉聲之入人也不踰數武升高而揚徹于數里所托殊也郡之臨于邑也即無法不行乎然非德音孔昭式化必不捷余以知侯所托高余又以知侯之屬所托高故自侯在事天宇加朗土脉加豐

而民物殷阜以是報　天子稱上最何忝哉二三子囅然笑顧謂天曹當大擢侯吾儕安得久侯夫既徼天幸以有侯矣安所無餘波無暇遠引如建浮鄒公三遷不出吾鄉已事可徵也吾將采游童之歡謡第列士之嘉誦紀侯他日若今日鉶軔也何紀焉

定海時汝健明府最三年序

百里之難自古以固然雖然按已視成循曹襲署章程布矣條貫具矣徐與民信守之三年而會其



成猶易也若夫歷涉多方東西靡常寄治于行幕容與條秩試輒收奇我未之前聞善藝者必有恒器舍其器而操人之器輪扁猶兀兀焉弦不習不成聲事理然也且一令也而衝緩疲樂劇易豐儉異若懸宇操一術而施之是膠指南之車而求通于南北也如時侯之為政不然時侯書三年績也合其為確山長興諸暨與今定海四邑者而成牘牘繁而不勝舉其所承事諸使者不知幾人而一辭以為賢語大凡曰脩潔曰精勤曰斂練曰端詳指事而稱曰抑豪強曰剪蠹孽曰節財用曰去煩苛曰䘏困窮曰肅胥史而約之則曰實心實政任怨任勞云時侯之成進士癸未也到於今蓋九年所矣而甫一考蓋銓者已三目而三優之矣與時侯同時者多去為顯官知侯深矣此庸牘而後賢哉海內惟中土易理確山之政亦猶行古之道也長興天下財賦藪徵輸兢兢焉繭絲易保障難而侯亦上上豈催科之獨工蓋民爭負擔驅牛車而來稅何乏之有諸暨居萬山中山中人樸鄙而此



獨不訟牒時集斯亦未可卧而治也至于定海而後信令難是我孱邑也而有千乘之賦鋒鏑敵鎩十于發禬鬪爭獄訟百于穮蓘右彼非所以安此不右彼亦非所以安此長得一心人推轂而御之而後可以無憂斯意又在簿書筐篋戶口農桑外哉因俗而善應偶世而增奇取天下事盤錯于胸中纔而出之棼如而不竭其孰能與于此世徒議久任謂久任則吏民安政俗比而奸不生使盡得如時侯者用之何必久任若渴者之飲大川汋而

悅矣

開府浙江常中丞序

余謂世㝵當有奇功異勳自夫守一局一官之節抱咫尺之行苟免一時之文責者委時而養安則賢者始擅其稱士于天地皆分內而未嘗有奇也目視而耳聽手持而足行職也卒有蜂蠆手足耳目不期會而相搏拊一家亦然尊卑內外秩然火在其突則叫呼奔走四出而捄之不為失序忠藎之仕天下亦如此處經守恒人能肩之可曰非吾



事若痌心而憂𡾰指而危猶泄泄然以越局辭是父子夫婦坐視其災而耳目手足恐其身之螫也朔方之變群不逞鶩然頸大吏授甲登陴犄虜而內圖談者尚曰徐徐使天下武夫悍卒生心匹元之轍不遠否則若晚唐諸鎮獨士卒為政耳　天子赫然鮮佩劍授閫外于是天下曉然知天之意無赦而猶莫堅決何哉積無事之餘苟一旦僥天功養安偷生之態牢而效身報主之義微也當是時上書奮而自效者獨分陝葉公奮而助以戈者獨我常公於是　朝廷命李都督梅御史師師會葉公朱公於靈州我常公遣楊叅将以三千甲赴之圍既合激水灌其城城圯遂大入賊窘相屠就縛而後　上釋宵旰之憂露布來我浙士大夫嘉常公之功余獨嘉其忠方遣兵時人謂常公不謀浙而謀天下余謂安天下何有于浙往四十年前浙于天下稱脆島夷來所至無不鮋藉乃徵兵于天下天下兵亦復鮋藉而後浙兵奮島夷殲其後譚尚書戚都督受命防薊曰我思用浙兵而浙兵



以勝聞今討朔方以浙兵防遼及天津以浙兵防淮又以浙兵於是浙兵銳然莫强而齊之技擊魏之武卒秦之銳士下矣夫天下勝兵所在也尚誰之敢窺此常公之張吾軍也項羽起會稽以八千猶江東也句踐入吳與齊晋諸侯會于徐州致貢于周則浙兵夫兵何常在所振之善謀者謀之于堂上而折衝于樽俎之間余鄉先生陳公大章舊公僚也謂余曰始吾嘗謂常公偉丈夫今果然余曰忠矣不偉何待

## 贈華邑侯考績序

侯吾邑者于古稱王臨川計臨川時不能如今劇蓋是時人文未盡開士大夫之青紫而游者鮮也甲兵不試民無供億轉輸之勞上無催徵敲朴之繁也彈琴而頌聲作矣說者謂臨川于鄞試青苗焉有如試青苗于今之鄞而耳目之者不曰令與民市乎即文法古今亦懸寓矣余嘗讀劉穆之傳謂穆之目覽詞訟手答牋書耳行聽受口並酬應不相參涉悉皆贍舉夫世固無若人也有之亦未



奇也惟所酬應咸中竅不失人無後言而始奇不知穆之能一一竅否也雖在王朝六卿分職而治合六職之事而萃之一躬者其令乎而況當其劇邑吏從旁而睨人持牒而求日不知幾非明鏡必疲於照矣非勁衡亦殆於稱矣若我華公之治鄞也可異焉其敏練于錢穀老會不如其停審于訟獄老胥不如其明燭于情變老吏不如而其持平守清澹如流水繇爽塏暨湫湄自高門逮賤旅咸秩得宜不疑滯于物即老吏宿達閱天下之義理多者弗如夫前三物猶吏事也辨固難矣而加之以清平知化委蛇委蛇此其中之可受也不可以吏事槩矣夫臨淵揆水淺深難察慭習者鏡其波而度其瀋尺鱗神鯢之蟠不必沒而辨也臨川之名滿天地而明者獨見其微則預于鄞揆之將無其好異見奇素與人情違邪我既有華侯矣臨川何足頷與詰余者曰夫朱紫月旦何容易哉予何躋侯于臨川曰吾以事實之披簿書決訴牒按章舉事不足以見侯余所異于侯者登耗十年之户



口裁量十年之版籍稽勾十年之田賦擾几集議翰不再染而無後言此儻所謂無宿諾者耶豈若臨川日夜苦其民而與天下之士大夫鬭乎且侯三年既若此矣積茲以往力彌閎智彌拓故非尺度權衡之所料也

## 良鄉令王君膺奬序

仕莫難於令尤難於畿輔令國家繇發無鉅小旦夕徵畿輔邑邑多中貴人勢家不可問四夷之貢使邊庭之將戍往來如織四方軒車觀上國者跡

交于其庭旦夕飭厨傳不少休為令如此可不謂大韙乎然使土富物厚即一切倚辦猶易而良鄉蕞爾小邑重以繇故其民日竄於他境田汙萊不治令徒以空印操民上而當前數物者取盈故智計内困嘉聲外銷無完去矣雖然非難也設敲朴以御之忍呼號之聲而快已之所欲為民雖貧豈盡頳尾不任哉夫令若此誠易而君子以為非令也其有所不忍哉良鄉劉生客于余數言王侯余曰邑徵曰昭陵之後大司空徵徒乘侯負畚鍤以



從者一歲民爭經營焉績最大司空才之移大中丞受上賞行部繡衣使者出必道良鄉入又過之必曰若令才獎以數十言書上考余曰民謂侯何客曰夫民何知一錢之不輸一日之不役然後憮耳然異日者之政館客多留上官責對簿而事益勞民益困侯來則館無留賓庭無嘖言官無廢事而民亦無病力此侯功邪遇合邪將令　天子善治於上而百司飭厲莫敢奸吾民邪余以是重侯侯獲獎而民歡忭如其已得之吾言張其事此重獎也侯掖人也掖有宿公者嘗為我郡理篤厚廉明民不忘至於今頃余待同朝比部稱平念其母投簪以去此可謂卓行君子矣夫掖多賢哉

薊州黄判官序

吾鄭黄氏之世自佽飛始佽飛者梁乾寧中為佽飛都副兵馬守明州有保障功歿而祠于鄉者三裔孫南山先生以理學著其後為西川兵憲公又後為太守公守谿者太守公子也少有聲黌序間以貲為太學生萬曆改元授薊州判官將行問政



於沈子沈子曰黄君知古者置民牧何哉夫牧者德惠和訓彊幹勞民姦宄於是乎平訟獄於是乎清雖簿書糾勞不敢言勞粒粟絲帛不敢言私此置牧也黄君又知今之政何如哉　天子雖冲年精厲於上百司奉令行法有過無不及海内循良銓曹收之不勝鴻序魚貫恒有滯憂何者多故也一羅文法棄之若芥比聞官薊州有兩人者其一人在事頗久其一人尚新兩人者無他過獨以私騎驛馬為廉者所得比部持文論免所知有力者

救之萬方終不得昏靡匍匐以歸黄君不聞哉黄君祖父皆聞人讀聖人書雖不恐之以害歆之以利吾知必忠孝不茍焉嘗世俗之所希也蒯去都朝發而夕至吾屬耳矣鄉人飲黄君于郊曰珠璣盈櫝不如夜光在握醍醐滿腹不若箴砭在目彼史氏之言善言也請書之

## 贈陳表兄赴鄖西簿序

余少而讀子虛雲夢之事詼詭幻譎至不能名舉令人跂而望之若化城之難登也及覽屈子離騷



其聲悲以長又憐賢人志士之心恫恫乎有餘思矣士行遊四方孰非事焉特事未定耳借以屈子之時遊雲夢之渚觸目皆戾何以寄賞心焉安得任虛舟之適而抵是哉表兄陳長君授鄖西簿過余余未論簿卑且快長君之有是往也贈詩卒章云枳棘鄖西棲亦穩木蘭洲畔放歌迴誠豔之云夫騷人哀怨戚違君而遐投違士曠懷歡與物而随往凡所遇者皆非我也而横生歡戚於其間則以我遇而未嘗與非我者遇或者顧謂物令人喜物令人悲不亦淺乎是以君子遊世尊之王公不以榮卑之疏布不為節不得已而起為吏寧下無上寧卑無尊職近而易稱事淺而可全禄薄而無禍地間而不喧故優游暇豫而無患苦于人間也彼三閭大夫何足頷歟能大者享厚奉功高者處危憂有常職而賜于上曰會計當而已矣牛羊遂而已矣簿書期會吾無失焉聽民之自治勿擾之而已矣而無失吾常此之謂不以物攖神吾將寄吾神與君俱往夫或曰彼鄖居山溪中楚蜀之會



與雲夢相去數十百里子乃是稱非歟余矍然曰非哉余繆矣余繆矣雖然吾以神往雖數萬里可也子謂我曰陳長君以治人往子不教之以奇策要務嘸嘸論其他如畫鸞鳳而命之翀天越八指途而剌剌道齊鑾正橛導修塗行之事也然長君世家子襲組帶之遺勞學朝野之故典吏事熟矣故吾以所聞誦之也

## 萬汝唯舍人考績序

夫學者莫不有口行乃無徵也發篋探藏取百家

書讀之閎肆辨博譬巨海之出珎奇大嶽之産貞幹鱗鱗具矣用以譚道術辨國體何莫無口雖然末也今天下各以其術揣摩大氐陽附聖哲而陰去之急則河奔浪覆詭辭以服人口直為名高取世資耳用之終亾效誦讀若此雖窮年何賴焉余以為性術異變統于中庸小辨破道巧言亂德學者發憤往籍師模弘範以究當世之用其必有沉潛之思寧靜之力而庶乎夫沉潛之思者何也楊子雲曰神心恍惚經緯萬方天地神明而不測者



也心之潛也猶將測之况於事倫乎人心静虚動躁則實實則道無所居神明惡之索之愈急而去之愈遠故曰待沉潛者夫寧靜之力者何也夫學者患弗能知知之患弗能行盛氣疾走亦弗能行故非寧静無以致遠彼其氣安而神王張弛適而迹不留也嗟夫世誠得是人而論之故枯竹之字可覆勒於鼎彝柱下之丈亦並叅于庠上吾同年萬汝唯之為中書舍人也三年矣書其績於牒以報司功曾不能掩尺楮蓋舍人掌綸封之事侍從出入職大省宜無可書雖其所謂學成而好脩者淳淳淵淵非吾二三兄弟無稱焉君質行君子也居省中輒手一編屈首受業若為經生時恂恂未嘗舍一言操志謹潔約其躬如嚴姆之衛閨姝而不敢慊其所欲為此吾所謂行有徵而不以口有深潛之思與寧静之力以成其學者舍人勉乎哉無何而　天子拜為御史夫御史艱也言論風旨無所傳聞則為愧有傳聞而無當則尤愧棋置谷受綺分鱗次虛已以待之養全才而出之不在其



口在其躬也萬君勉乎哉

## 贈陸鴻臚序

金陵陸氏其先我鄞遷也由鄞而峴山由峴山而金陵盖　高皇帝徙郡國豪傑實京師峴山陸以貲徙今三陸鼎趾閭人蟬聯於當世矣曰肖龍者為太學生幾年蔚有譽於公卿今年秋始赴銓以我司成公書來曰陸君待除例當為北鴻臚然陸君不願為北鴻臚惟余心亦儀其南也盖陸君雅好游士大夫不厭其數来去之輒思故司成公居

南而頒其南顧陸君北則都人士之與游者又頒其北也既陸君謁而南於是都人士歎其去沈子曰夫歎陸君者不以陸君可游哉吾亦歎陸君今士大夫重內而輕外南都雖　高皇帝都仕者猶外之也今陸君獨請雖其墳墓親戚不釋之故乎抑紛華之好澹矣鴻臚掌禮儀之辨別四方君長朝覲之等而日盤辟　天子之側一跬一語少愆於度白簡隨其後今任職者歲常奪祿之半此猶競競者也留都異是獨歲時上食　高廟謁園陵



而已日晏起飽食馳車馬過貴人鞠躬後言無失職已難易豈不百哉而仕者顧右北也嗟夫余安知南之不為右而北之右邪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地之道變盈而流謙自天地不能兩春並燠常就陰息機而佐其發生萬物嬗化曷有寧極沈子曰余嘗至金陵覽觀吳晉以來之故慨然歌唐作者之詞欷噓不已夫其荒原野草感歎悲歌而不知後五百年之為　高皇帝豐鎬也夾道朱樓御溝垂楊絃歌大雅之聲戶巷不絕雖二陸復起不能咏況唐人哉於戲盛矣宜陸君不能一日去此也

送杜伯理序

夫士含秀蘊靈攬三才之粹居則範鄉黨出則效百職乃今之士壞矣夫民壞法刑之所及士壞則逃其口而匿其身以為禮即不我收耳刑如予何斯國家之大妖也余行游四方大抵山谷之俗龐近野之俗鄙都市之俗狡矣下邑之俗利中都之俗巧大都之俗詐矣邑愈大俗愈薄此猶民也恕



而靡喜而鮮情可知法可行也壞俗者莫甚于士尤莫甚于上都之士上都之士戴峨冠躡鮮履翱翔揖讓逡巡容與誦說先王比於鄒魯而中實不然赴利如湍奔避難如鼠竄倚衣冠以侮齊民齊民莫敢問哆譸張以誤儕疇儕疇莫敢詰而且連朋呼類猬引蠅逐足以奪人之氣星言夙駕把臂捩腕足以結人之知詭辭柔氣稱託比類足以屈人之辨甘味美玩投間抵隙足以溺人之智奇禍惡聲陽按陰阱足以恐人之心轉相師法日甚日

益俗以大壞法以大格曾是而可以弗禁乎余嘗以為禁之不難誠簡海內鞠躬君子為之師不言而自諭不威而自懲潜奪其非而亟反其習而略先幾者以為迂務亦不足圖也覩膴仕者以為庸功不足建也今日之士不為他日之大夫乎而聽其傲戾恣睢不以一語相加仕而後繩之不亦晚乎戊辰成進士余甲在三當除郡縣吏與豐城杜伯理觀大宗伯政嘗願請為學博苟得行其道即婆娑卑秩可矣會試館弗果於是乎伯理有味於余之言請教揚州余嘗游揚州云大江之南五湖之間其人輕心其賢者瀾達多奇節其不肖者好窮大屨隋皇之敗德若吾前所陳者皆有也君何以教之我出自東門負郭而俎豆者董生也董生奏策武帝明天人之際極質文之變一相江都而驕主為之改容今君辭榮就閒恬然不欲見奇於當世意念深矣教誨多士孰與相驕王難吾知江都士之有蛾術也已

送沈幼真序

一貫與其同年友三十人受學於詞林無何幼真病告幼真曰天不假日於人也學邪憂吾身不學邪愁吾神吾不得與諸子卒學天也一貫曰凡學為我而已子處是非師友所能益子去是非師友所能損子無患去矣且子之學非馳車驟輿爭先致途引强負重角能見功也病何害學無患病矣夫學索之愈勤愈不獲獲之不必勤求之愈遠愈不至至之不必遠殫神敝力而恨不及者斯夸父之喻也舉目見日何近非日而逐日於日豈為得



日凡今命學云者藍其文辭多其記誦考往代之憲章極熙朝之法戒無收並采資用代匱如是而已無益也不惟無益且加損于不見蠶乎縱橫文理三眠三起就物成形巧莫踰矣吐絲自縛迄盡而止承以文筐浴以蘭湯制命婦人之手繭成矣而蠶則亡美盡而質化功在而身畢所與共溫煖者非蛹氏之族也以斯方之奚不返其性命之常而招招然觀耳目我彼向之所謂巧者不既大愚乎道惡乎在神惡乎存命惡乎入治惡乎出六氣

惡乎和群動惡乎生雕文鏤章衹增重於簡策駈勲驟績僅垂耀於旂常採榮樹名獨被焜於骸骨聚徒集友第發喧於堂皇善學者有以學學非外也慮吾内之不修非慮外之不至也夫子與浮雲之歎顔氏享屢空之樂夫屢空為樂何物非樂富貴浮雲何物非雲萬物盡空也盡浮雲也吾生亦空浮雲也知空則我大而物小故惟顔氏之子可以行可以藏而他不與焉吾子方將披塵霧覩大虚究其耳目含其聰明游於冲和之場放于獨往



之境吾以子學今始也安知病之不為去病奚患也又曰凡吾所為幼真患者盡吾患也吾雖未之及也言則至矣惜乎吾不能除其患而為幼真患也

趙氏節孝序

史一貫曰余觀趙母之事而歎晋下宫之功也大司馬根公志府事載趙母及婦節孝然尚未竟余請得而論之余髫時與趙氏子參曾游當過趙先生儼然邮事焉趙先生客童子童子何敢當趙先生禮恭如此久之趙子舉一子客曰趙宗人今鼎立余問客何以言乃始知趙宗獨先生父子今及孫而三他無人也由是言之方母居嫠趙宗母子筦筦耳危哉危哉夫嬰杵臼存趙孤雖艱危猶男子也今母之存趙孤也而一婦肩之家貧不能給茹荼攻苦終不以故下堂娩死者又能教其子孫令致青雲之上鬼復血食此與下宫之功何異故世之論節者厥品殊亦不可無辨家世彈聯子姓玉立貲財可以自衛而保有令名婦人之智也感



伉儷之好之死靡佗婦人之仁也畏譏憂讒奉身至沒婦人之忍也命也何言婦人之決也力持門户不待男子婦人之徒也計宗祏百年絶于一旦迍邅抂厄存絶繼亾若趙母者婦人之勛也雖攬貞履義殊塗同歸而事有難易不可槩論嗟嗟趙母可不謂賢哉假令課節而殿最行焉母當為稱首然趙氏婦又宜其姑以孝聞有是姑有是婦天所啟以報母者豈毫髮爽哉乃趙子舉于鄉而趙先生以貢上天官麟鳳代出為世所知婦姑雖死

名為茲益彰大令　天子甚嘉操節諸郡國採摭
幽仄以名聞輒下禮官議所以旌異之甚厚若趙
氏婦姑觀風者胡可不採也

壽目峰先生序

目峰先生者趙氏仕為懷寧縣學官到官自免歸
有子舉進士讀中秘書給事中今年先生歲七十
太學博士周君輩以年家子將遣人上觴而給事
君以直諫謫高安且過家寧先生矣沈一貫曰夫
人情何涯哉以好者勝恒人好榮觀取尊顯則樂
已志士矜名名及之則樂不則戚君子脩義義安
則與安義危則與危甚與殉義必往亦猶小人之於
利也趨之雖蹈水火不顧誠焦爛濡溺而快然樂
已初給事中屢上疏言事以為言之則心乃暢悅
不則鬱鬱憑人何暇論得罪既得罪又以為命安
所之微坐法則鬱鬱　忍人且有陰陽之患豈兩無
失哉或曰彼給事者將無貽其親憂乎應之曰彼
給事者乃服親教者也其親聞之方將忭手謂余
乃今有子奚其憂先生之為人也齋坐而矩行揆



而後言有道君子也身不得其志而親見於其子
豈以拱璧易一忠孝令名耶哉故曰先生樂也初
給事見逐一貫職在史官不可令其事遺逸嘗編
摩今末　今皇帝聖睿好學時游精於筆札嘗大
署文華講讀殿云學二帝三王治天下大經大法
他署尚多萬曆二年署書賜群臣自輔臣六曹之
長大中丞講幄臣皆遍書大盈尺皆四字或兩字
成文文如其官蓋異數也趙給事中參魯竊念
天子富春秋好學如此三五何足道顧古者稱天
子罝公卿輔弼之臣臣等職在弼違　陛下豈以
小臣不足辱既敢昧死請蓋意在規箴云章上不
報會趙給事復諫祠碧霞之神滋不悅中人申信
者居守南京也橫其黨掊剋恣甚給事中王頤有
事禁中中人挾私忿撡箠逐之事聞闕下信稱病
免還薄罰其黨而已趙給事抗疏謂此曹亂政不
一大懲創則朝廷不清且信既以罪徵不宜復入
侍左右中人見其疏大懼環泣于　上搆給事
上不得已且令給事之高安頃且召之人言給事

之左自乞書始或曰不然夫既以怒中人矣禍必
有發昔劉泊為文皇帝輔太子留守定州至簡注
也泊請得按大臣不法者自行誅文皇帝曰臣不
密則失身卿慎戒哉後竟以此得罪初文皇帝賜
群臣飛白書泊至登御床爭之雖翰墨雅好於人
臣小心翼翼之義亦少疎矣讒言孔多豈曰無階
嗟夫以文皇帝之納諫賓賢而不免也危言亦不
難哉余按内籍見衣食縣官者萬二千七百人此
皆馮城社詭神奸以血食元元者外廷安可問大



吏拱手如小臣何幸 天子神聖操紀法凜凜不
爾何無漢唐二季之憂趙氏有宋苗裔而先生之
宗五服之親蓋鮮先生生而孤母夫人誓節撫之
以有立先生長而娶孫夫人以孝聞一貫異日嘗
為節孝序紀之而先生之篤學礪行一貫尤少而
服膺以為難今給事君大節又如此芝有為芳醴
有為香源本之所漸遠哉夫世人黄鮐項領不少
獨操槩可永代如先生父子豈不希覯是故余之
所為先生壽者不以七袠以此

張太僕序

使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溝池可以供漁釣杯酌
可以合賓友談老氏之玄言彈南風之雅操則無
羨于帝王之門斯仲氏之志也余心希之雖然請
更其辭可乎使有逖主貧家淑輔推轂妙譽升騰
儁僚同服仰接飛龍之雲俯蔭游鳳之林植根芳
苑布英明廷匠閭闔而獨攜酌大斗而樂豈躑躅
皇塗游戲泰階業勳名於竹素參遐躅於夔契此
辛野之所投耜而渭濱之由罷緡也若夫時儉而



撥易事違而道詘操計倪良平之籌幕中黄育獲
之材折衝疆場威稜夷裔雷震虎步炎炳海沃揞
金書于天府貽談士之口實斯亦丈夫之快矣豈
羨赴枯槁之淵娛泉石之細哉夫弁介無常遭時
設義靈結偉立必有所發不碩之為勳業即華之
為文章不流之為利澤即永之為壽命是知神僊
迺豪俠之尤名碩即嘉遯之最紛綸異跡諒同一
揆互引典文輒自高賞未始遁於大觀之致也不
然呂叟入秦及關而歎梁生適越登岳長謠彼將

超意遠覽遐舉極蹈之務為而惡能無槩又況其他乎會稽張公懷奇頴之略登承明之版歷中外十有餘載倦而請急投老鑑湖經營別業題曰鏡波之館自為文記之余睹而異焉辛未春令子魁天下明年歲滿六袠公所造楚中士十數輩感驥群之異盼嘉龍門之共躡星嶽非遠岡陵可頌於是焉命余以文遙上觴焉余謂尚子婚嫁要五嶽之往文成胙土踐穀城之信致至則返是曰復命矧夫側翅天宇肆口世味既邅迴而不試宜連蜷以自適休哉鏡波之作魚鳥為鄰擊空漪以濯



天歌正音而瀟灑斯所謂遼氏可卷而范子遺烏兎之累者也始公蜚聲中翰歷官儀曹陵厲霄漢雲龍變矣既而握文衡於全楚多士育其菁莪揚武績于兎方夷猶屈于千羽無試不奇非曰奉法循理而已也鬱而不竟憂則違之然令子講會風雲縱轡詞苑斯家駒之千里池鳳之一毛可不謂能世其官者乎天祚明德不於其身於其子孫而其報人也不報其人報其人之天公方將跨天池友造化湌湯谷飲西海與道周始游年無窮而令子挾風霜依日月異時者襄潤絲綸拯龕區宇以償公之所未足而出其有餘未艾也然則弁介之節斯兩之矣若是雖與喬松等年自然齊光邈無儔而獨立表維嶽以稱尊可也庸有涯哉

# 啄鳴文集卷三目録

贈序


座主崔春洲先生序
少司馬范東明八十序
湖廣大參致政孫槐溪八袠序
楊封翁六十序
憲副沈霓川六十序
封太史友蘭韓翁七十序
邵平伯越湖翁序
族父稷丘公序
封主政伯父稷丘公九十序
封主政叔父影泉公八十序
叔父句章公七十序
岳母張太夫人七十壽序
西涯少府暨夫人吾姊壽序
林封公八十序
屠長卿儀曹五十序
句餘史太孺人七十序





都門周節母序
朱少欽母葉太六人六十序
朱親母劉氏七十序
汪表兄武城七十序
長潭姊王太孺人八十序
封侍御徐翁八十序
洪妗計太孺人序
博士章少陽暨吾妹氏壽序

## 贈序

四明 沈一貫肩吾 著

### 座主崔春洲先生序

一貫始以嘉靖辛酉舉於鄉迺十四年所吾九十人第春官不能二之一不第而試有司者十餘人而俛首六籍要後捷者可二十八離會可念哉于時主者薊州崔先生薊州去京師二百里而先生又數四方之轍居里中聲相聞也先生自浙成命



于 天子則罹大事無何以非罪廢當隨牒而先生僶仰不欲來盧生者前為順義令往來薊州界中秦生罷公車留學冀方先生遺其子壻受毛氏詩兩生媢先生近跡能道之也先生居里中口絕于當世之言門絕于非時之交北土閒曠易生僕僮力作妝園池之利供祭祀賓客堇堇矣薊俗喜聲伎而先生屏居芬華無所于其躬里叟村更不知侍御 天子耳目臣貴倨也或勸之仕乎先生謝曰生平抱質無些不能為貴人容而獨介介自將夫猶故吾也而天下方皮相夜光足自照耳於是先生生六十諸門下士謀馳使者奉幣將事無遑置言後一日諸子族飲沈生前執觶曰夫吾二三子之歡於此也先生則然先生比耦序屬而材之位稱兄弟以勸之故無間焉非素有以相知結也鹿鳴之觴先生矢天而質之曰必無二心先生其非同之謂其謂我二三兄弟服官聯以義事君師以信而內相睦以親也凡樹人克則功不克則其尤疇昔之樹先生實為政乃今克弗克職吾與



若先生惡能無情惟吾二三兄弟自詭效功師保臨之無弗克于位則先生之樹人功矣因有歡心先生之矚諸子數年之積也一貫私計愚以為誠得善辭者往以二三兄弟之意敬謁下執事待罪蒼龍之關若負擔於四方罔不夙暮如臨于深淵而兢兢之為無忘夙誨敬再拜上千百歲觴先生念深必喜而見使者知諸子振厲澡刷用當世如此必盡一觴此所謂燠煦之不必酒醴焜煌之不必文錦亦二三兄弟之慊無憾也盧生曰子之言

情又焉用辭吾以子辭往一貫讓于二三兄弟且偏辭之弗輯安用聞於長者居頃之竟以沈生之言往先生懸弧以其月日為讓故後期

少司馬范東明八十序

今皇帝十有三載而吾范司馬八十壽於是距翁成進士幾一甲子歸田亦餘二紀矣翁數歷中外為國家勞臣父而復有其林泉之樂髮鬢無恙步履翛然也故頌美者皆舉為介而一貫則從館局考世宗朝事悉翁異時居鎮所興革業已刪次



而千秋之第言林泉嘉隆間吾郡人稱三司馬謂翁與東沙張公竹墟屠公也張公自留京罷樞莞歸屠公龕定西南夷而以事廢皆投閒嘯咏不復與食肉者謀逮翁而曷是焉其間上下宇宙振揚風雅意欲躋兩京六代而上之而遠近士歸之如水今三司馬詩文並行於世張取弘富不下數千篇屠取專詣寄興焉而止而翁當兩公間爪分之也豈存禮先生博極群籍尤精法書而性與俗忤人避之雖藏獲無復存往往賴三司馬舉火輒盡輒復輸直為三公臨池耳已庀其後事綜遺文付剞劂始知彙蓋為豐先生聚不朽也其憐才而篤於誼若此比兩司馬之社寒士獨籍翁翁益購天下奇書藏之而復取不經見者副墨以廣同好於是四方又爭受范司馬嘉惠翁之內外族望翁翁悉割田給之視貧富為差何減翁家文正而不欲以義名曰吾敢儷先君子乎今稱壽在支屬者十一遠近士十九具以寵被之故翁既豐於書矣是焉知無二酉二室之藏宛委之金弢玉版與嵇生



所不及窺者以禪翁之引年蓋先以三司馬比蹤洛社而殿以一司馬舜黎天隱其永以表我東海也在一貫早承不遺猥見翦拂既辱姻婭之末而一貫父亦八十有三與翁比屋居翁儻以餐和之緒出而相扶偕之萬齡斯又不肖之願翁得無意乎哉

湖廣大參致政孫槐溪八袠序

不佞十二歲時學舉子未知名於時西川孫翁治吾郡暇日語塾師以童子來吾校若斅學於是不

佞與十餘曹望郡大夫守也翁衆中獨指不佞手跡兩題而試之童子何知顧謂非碌碌子而驚卒就之則不佞所被奬識始矣無何海上倭起天官使翁治兵復數年而高揖謝事以老視不佞之佩鐫佩韘既突而弁稱楚楚邑諸生觴西亭之舟而執手言别予尚如是予老宜矣又十年而不佞官翰林翁之壻陳生與蜀計偕致翁手書無恙又二十年為今萬曆丙戌而陳生復來言翁年八十尚健飯與社中子賦詩以嬉翁自老于三十年前而



天不老翁於三十年後夫邪人邪蜀中多古丈夫信哉不佞嘗憶翁之政簡肅府中無事所平亭取片語立決亦不盡三尺老胥宿猾之牘有類目攝之叩首乞死胥不能見民終日苦饑比使者行部無廢格干越舞胃之誅吏緩帶以游靡弗淌歲上計者郡多豪翁之日無豪多盜翁之日無盜户符里籍皆在其腹雖室中蔵章章道不爽下勾牒輒口占其人居其坊第幾家治其業貌若其者云云神明如此翁外肅而中慈至今譚治吾郡者鮮兩而不為赫赫為慈母為嚴師不主一名去之日民祈肖而祀之不許然伏臘蒸嘗盡尸祝翁也翁雖不遠其施而今福履無算天從歌舞信哉陳生又為余言翁之于鄉也杖履葛巾狎重巖壑或留息散步縱軀委命憂樂不關其心愛憎不棲其情蓋翁子亦克任箕裘學詩敦禮善能用譽而承志也翁雖屈伸龍蠖哉而勅勅自修非禮不動創痏謝愆者匿不敢見太丘之里德醇備矣時俗雅化莫識本始先民風流僅僅存於耇耋之口絶端放跡



謨詢嗌喔令後生小子無所取法孰有皓然純白出有用處有教如翁者哉不佞雖萬里外而長服風聲故著斯篇為翁千百歲壽使後之人有聞

## 楊封翁六十序

往歲巴郡楊以德治吾鄞　天子葵之擢給事黄門其父母並逮禄養而封翁始六衮也黄門之門人二十餘曹率而謁余謂不佞不憶黄門異日之鄞事邪余為之談鄞事因以感諸君子夫黄門仁人也其政傴拊而煦休剖兩造之牘解紛而已束

矢鈞金無徵馬間怒而抶亦不至七其催科之政尤足為世程鄞之先令以他事數去署攝無常疇民徭賦不時入逋愈多徵愈急百姓愈益苦公至悉鉤檢所宜徵者總括而析為之限多至十餘限所需金錢不過十一所造公庭之期不過月一及其期雖風雨寒暑勞瘁紛披亦不爽於民里正之至於公庭稀而不爽期也雖蔞家不費一錢無論公吏矣又得以其暇督于民民習知里正期不爽可奉則又相與積錢以輸之非其期則民不輸而



里正亦無所侵隱於其間民與里正皆不告憊令亦不揉朴而賦集數年之逋漸而盡償大都如此其條畫之密不佞卒不能舉此非所謂催科之撫字者耶蘇以時者黃門內姻常為不佞言揚之世與黃門之為諸生時事大都比翁于太丘而黃門叔度云黃門亦為不佞言僕無狀不敢以毛摯為治弟奉家大人教惟恐抎之不佞於是知楊翁翁恥身不以儒顯遇逢掖甚謹竟就黃門黃門之令也退食上謁必問所為當其意始為之舉餐好浮屠令無擊鮮有饋生鱗者遣衙人放之衙人曰此放之果能生之乎翁曰吾放之人焉殺之弟生出吾門喜矣黃門公雖天性隱厚亦傚翁教哉昔漢史稱于公陰德獨治獄一事舉獄事他事可知余於翁亦然語曰積水成澤積善成慶翁積於家慶宜及其身黃門積於官慶亦宜及其親詩不云乎俾爾單厚何福不除二三子其賦此詩也以侑翁觴不佞且賦甘棠為黃門祝也

副憲沈霓川六十序



沈之先文王子孫國於汾散於晉楚之間隱侯稱始卒輿近也乃几軒太史所自名不忘祖矣縣六代來江左稱望族皆平輿後厥今條匾派別同里閈不相宗獨無昏姻之義耳或曰疏或曰草昧初避法相坐同枝自析云官翰林者永樂時有華亭學士度度弟修撰粲弘治時有長洲侍講燾嘉靖時有山陽祭酒坤二百年來僅僅此四人而度兄弟猶用書起自不佞濫竽而所身事者則有歸德新城平湖吳江檇李宣城六君子為先後暨不佞

而七豈金鸑固鳴哉無寧翰林今有位布列趾相
錯如繡盛矣樵李者几軒太史其尊君為霓川翁
起家己未進士初為司空尚書郎神爽清晤為時
譽所歸遷儀曹郎久之出叅巴蜀副闗中所至輒
辦騷尋三事會太史舉進士讀中秘書即軒渠東
向笑曰吾兒乃從天下長者游邪嗟夫善作不如
善息遂解綬歸士大夫居里中者非營營於良畊
綺舍則流連卮觴鳴瑟跕屣以自快而翁獨蹈繩
履檢門不加闢也席大父累世之業籌不加贏也



持此道為人倫師而已無忤於人而人亦無忤於
翁里中稱素宗若翁所謂善息者非邪稱人之大
期百歲而夜之所遺者半其間可開口笑者纔五
十年宜極當年之樂以娛其神此可不謂達生之
言哉然未究生生之旨何也生而不休明而不止
天地且不能而況人乎天地之道歲以六時生之
而以六時息之故常生日以六時明之而以六時
息之故常明世之人晝用之不足而繼之以夜晝
夜用則侵其所息多日侵一時六日而侵一日之
息矣由六日而積之六十年而侵十年之息矣窮
晝之所為已憊矣比夜而其所侵又不無十百千
萬於晝之所為者麯糵之傷牀笫之戕損精損年
背存趨亾而方自謂窮當年之樂可不謂之大愚
静者不然日以其所息侵其所不息而至於無不
息故與天地久可也何者息之義為止為生止息
則主息矣且天地之資人貴也有數焉静者終其
身未嘗費故千百年而未嘗亾一日之資如其費
則旦夕而亾千百年之資故語有之曰一尺之棰



日取其半萬世不竭此言何謂也夜息之而晝用
之操陰陽之柄而不極其施故無竭也而況德之
有進於是者乎且夫善息者無遑而不息息其德
可以永姓氏光彝鼎矣息其福可以合符挈及子
孫矣霓川翁甫六十而息則過之息於其身又將
裕其子孫何窮也不佞幸以同沈之義自託而太
史校南宮有所得二十四人者來乞余言以赴翁
初度之辰輒發吾狂

封太史友蘭韓翁七十序

蓋一貫登籍而與韓存良游東觀也存良尊人曰友蘭翁更七甲矣存良所進士廿餘輩謁余言倡之者余同郡王君王君故游吳中嘗望見翁鶴骨鸞趾停停風雲直上蓋已被封命而傴僂滋益恭翁其修宋考父曾恭士之業邪吳州澤國陸事寡而水事衆以舟為車檝為馬卧而行千里也而翁蹻踔伉健陟嵫崒若平衍亙百里用瞬息包山洞庭之跡日交而却蓋謝杖直徃徑渡少壯者後之翁既質有其壽而享榮履泰基禮柄謙又如彼百歲何言夫吳越之間姑蘇一大都會百貨鱗輯華貊窮侈而吳中士大夫自昔喜畜秘書奇畫尊罍鼎彝舟鬲甗盉之富及其弦誦之盛仕宦之彩又甲於四方故吳人多奇觀存良登蓬萊閱星辰又嘗奉 天子命專對朝鮮日出之國異模怪符嵬目盪耳亦歷歷籍記上翁乎翁亦為存良一解顧歎希有乎借令存良能致四域之珍與九譯王會之形獻之庭豈若存良今所進瑰瑋豪雋如天球弘璧梗楠豫章足以棟廟堂陪鼎呂者一旦翁意



積悃南踞上翁千百歲壽以此方彼為觀孰大吾意翁雖游騰古今之際覽奇聞見之外必為存良一笑歎希有也於是王君以余言雖漫而甚情余又莊語曰徃予過存良問翁翁素樸自喜不額覩當世達官曰凡官者秉珪曳組廝輿自尊使人踉蹌走匿而已若此而官人可官也何稱楨幹哉凡官以所官者則將竭日畢暮焦勞憂職之不暇而曾是誇輿馬之榮然翁身輿馬之榮優游里巷不問其職亦不辭亦謂存良能官抑能為其親官而有以受之也雖存良進諸君子偃然師之亦謂諸君子能官抑能為存良官而有以受之也夫知翁之論官者而後知翁今日之觴樂也於是諸君子聳然意立曰異哉非壽翁安所聞古稱悳老乞言有以夫

## 邵年伯越湖翁序

蓋古以豪傑命世者其道慱大而彭闊巍無所不超廣無所不包若淼若鋭而無所不宜收其廉隅茫其畔津蹈於大方而使群物犂然自內於其中

各盡其材效其珍而不知故其量善容人之歸如流水而鬼神百祉隨之而往吾觀世之大凡衆人之所培積者天亦隨而福之則天道符人事不惛者也介者不然清其中則狹若瀨激而石鳴狂怒以瀉魚避之而深逝木避之而行生而獨以嶅然邏立為聲于巖谷間盖天地之道土養萬物萬物胥之而土逾饒石不受物物亦無以澤乎石獨探奇恢㐫之士與之依依而無益於樵漁耕樹揭掲戴鑚有眺而往耳管子曰餽食者不肥吾嘗味其



言可喩道焉古者列國邑皆有世家今無開封然扶輿山川鍾碩於其家者往往而存姚江之稱邵氏古也累組簪籍金閨者吏僕未能數而余所善獨世忠不知余之寡獨出門而得世忠邪不知世忠善交能容衰録管蒯而不遺余之不肖邪豈余之有當抑世忠所謂豪傑命世苞宇宙納山海者也故余以為世忠克為社稷舉大物者也世忠大人曰越湖翁仕至二千石河潤十城百姓父戴之皆俎豆於學社間舉丈夫子八人而遂者五人三人者且烝烝以文學名盖嘗一再登堂而拜之渟泊壇曼溥暢怡蕩應機立斷噲然無底滯之憂有道者也大圭登廟百俎具軆天馬出閑衆驚皆失此非夫大者有適而小者不足邪彼駟與璧豈不世有而世用之即與凡品等矣貴焉至峴崙之藏渥洼之産乃迥乎殊余盖瞠然自顧失也邵丈人貴富矣多男子矣壽且八十往矣封人三稱具是矣而世有嘸丈人慱聚嗇施於勳庸未有萬一分傳稱明德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其在世忠夫



故余以為世忠克為社稷舉大物者也誕翁之日以十月十二日余小子不遠百里宜以時上觴而涉冬亦小恌矣然世忠方奉璽書按問淮揚吏民疾苦比得代過門而寧其親余小子壽翁以侍御君故緩

族父稷丘公序

稷丘公盖儻易然者學學不就就積著積著亦不贏弟妹子女衆多以婚嫁累以産居貧煕如也事後母王夫人甚適教仲子九疇能文章稱當世顯

士鄉有相雠者多就平公居閒能入窾竅權喜憎人率謝伏今年七十矣筋力強操作不暫休子弟勸請不為應其言曰人生自愛不用力焉用生為夫力猶水竭當更來也荷鋤戴笠出中林之間日問黍稷之事勞亦為適自號稷丘子敘曰吾外史公賛公云爾一貫父於公為弟少五年母又四年春秋高家貧不能具甘毳歲往教授吳楚間易錢糈以為資六月仲之京師一貫往送之金山共衾累夕仲言公今七月晦滿七十歲矣而已不得奉



天倫上觴為壽獨且萬里去柰何為子因欷歔對泣共傷居窮無以戀庭幃也夫人子不遠游而吾若汝屢狎傳遷去違膝下溫凊歷澗勞不償咎縱親寬其罰如人心何輒又共悲吾汝左提右挈襁短褐長取千金於世如取諸寄何乃食貧以勞其親諺曰一日眄睢三日餓一日優伊三日肥吾寧處彼不處此故元亮絕塵穿結自喜而室無萊婦猶稱苦心儒仲靜已敗絮不辭鬔髮歷齒乃慙兒子以彼俯字且曰恩深何況逼喜懼之崇年而慙烏烏之無報故吾不能以灌園鬻坏安諸親也已復相與自賀孝如虞舜窘於親賢如孝已不見察吾汝謝中庸之行而覆燾垂慈小罰不見笞大罰不聞詈貧不憚茹實勞必身執率閭黨願得之以為父而人子過深罪大曲庇無間此人道之至樂無得而仰塞焉何以自立仲曰子歸視吾親當為一觶顛夫實不中聲空言與鱉皆非所以獻長者也夫公無町畦者即與之言無町畦凡人各賢其所悅而悅其所快手足耳目所營取者有限而游



心淫思所冀倖也無底以有限酬無底故堯禹不能除其憂蹻跖不能滿其樂也故不可冀倖不如已稷丘古仙人之稱代既綿曖其術靡記焉安而意之將無營而自酬者乎榮啟期年百歲鹿裘帶索而歌拾遺穗于田以為且三樂夫亦稷丘之類也今吾稷丘公野處而神王庸知不為古稷丘也若是則人子之憂非所聞于稷丘公矣

封主政伯父稷丘公九十序

伯父七十時冀仲方食窮一貫觴之以文稱披裘

拾穗歌且謠之風以為歡又二十載仲戍進士奉簡書為豫章師伯父從而官酌麻姑之醴攬洪厓之丘賓客貴人膝席而家昆弟子姓遥致祝其冬伯父御而歸一貫省大人在告克造以請節骨矯奮如鶴不減昔時異人𢦏世榮吾家三封君稱三壽伯父比部主政今九十大人三命太史左中允太子賓客少宰學士今八十有五叔父屯田主政今七十有九番番華髮相映飈如神仙中人士大夫往往私問小子君家有秘方奇術握造化之算多不然何取盈如券僕謝亡有弗得其所為有也



然靜夜攬衣思亦有之三父者之初貧或并日倠舉火胼胝作勞能風雨肌體然乎𢦏五蔵氷雪同體性也世味寡澹無柔冶之惑因循為用過而弗留惜精葆神無薛越也辭困即亨為饜道易若衛子荆也餘糧餞衣帝以為澤而僕僕勤其神不衰此庸作愍隷之為橋煬其和而搖蕩其性情轉徙無鄉寄命于太歲未有能逈立獨抱挺于六氣之中者矣故富貴而不可享物用精所輔養服習之效焉可誣也富貴而可吾見人之舉一冀二歲無除日自若不足更甚于寠人富貴非生理也貧賤而可無衣無褐無壽類矣貧賤而不可則顙上一瓢迎風枝之搖搖猶惡為煩而棄之東流此夫患貧賤之不甚耳貧賤又烏不可也我三父之為養生主非以車上僤彼其傴僂循墻之操巳先細民不忮不求何用不臧人之壽也天命巳使生者也有壽命有遭命有隨命隨命者隨行為命滔天則司命舉其過用以弊之書曰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躭樂是從罔或克壽此之謂也慰



瞀湛屯生火甚多月固不勝火也三父者外不飭驚愚之容內不寄慚漏之心小而勤行老而休焉所謂金石在我不受變于天也世人陰符揣摩不比一君而沾一命此從容偃仰自恣而軒冕加之世人鑽股爨柴皮傅口塍曾不行一寸此不言而默成之世人噓吸偃仰行氣斷穀燒石服諸草木鳩久視之方然尚不至此相羊逍遥乎人間不棄神州而宅蓬瀛不越一跡而造太虛詩曰不戢不

難受福不那彼交匪傲萬福來求此之謂也夫召公畢公所謂壽者勤勞王家不敢介自逸且曰無以老耋而舍我必規我我三父為善于家皆有終身之功日考而習戒備畢矣昏誠訓曰汝必乃情帝室無曠貴尸禄乃為鼎鍾之養是謂代父報天子小子一貫用勤膺不敢忘吾昆弟尚敬勉哉是日也三父在會小子聆緒論備載之以彰盛美孰與嚮披裘拾穗歌且謠之風多也且書以貽龔仲並勗之焉



封主政叔叔父影泉公八十序

叔父影泉公誕于正德己巳之閏九是歲登八袠小姪一貫奉大人若昆弟旅而上觴大人曰小子賛爵哉夫鄉黨無容也何宜言之設抑上稱烈祖之淵源暨我二大人所訓迪素語都而聯之以貽永永昆弟子姓可乎夫引年歷紀身之壽也綿世澤庇子孫不拔不脫烝嘗萬禩家之壽也人莫不顧其身壽又莫不顧其家壽身壽昏曷而家壽昏之子孫微子孫善繩耶者耇誰稱無窮哉夫敦龐純固之澤深則孝仁忠敬於是焉出而翔翔濟濟禮讓文物舉焉而炳其章譬土衍水深故物産茂而枝葉扶蘇也沈自宋元來厥有序于朝雖中落然世篤其祜詩書不絕聲我王父貞夷粹温人稱為佛子過吾廬者曲躬合手強大不敢有其伉顔而弱者慕誦以為皈盛德如此我大人暨兩叔父咸服膺忠信履道無不及犬節烺烺在日月間乙巳之變蕩子匿人錢繯其二人人皆奇貨毛椽而魚肉我明我必譬毛可以免魚肉之患而餂其利



親戚猷計狡奸者又從旁脇之而我二大人咸指天不欺難發不肖子何譬毛之有此非所謂皦然不昧其志者乎犬人敦簡長厚我叔父明亮敏慱雖所操稟不同要之天道天與天潛通福求自己不從倖來鴻龐之氣鬱積旁礴而流溢于無窮湛凝其既往而明發其將至吾子姓亦知其食福地乎夫福何難之有徒以質心直往不加田却心口無二語人已無二謀功非我功罪非我罪勞謙譽折務以愛利為念則天地在我慶流福臻術豈多

乎我鄭亦仕國也誇閥閱者遠近無慮數十若兄弟以大耋齊封稱三壽者前此未有我大人三命滋益恭叔父亦傴僂循墻誰敢余侮繼自今以往頞大人壽益高者惟我後之人務修孝友謹信以適大人心務修孝友謹信以適大人心者質心無二若大人之所為若大人之所為則若天之所為延歷歟大于是凡人所仗者曰老成所責望于少年者亦曰老成儀刑老成人而猶有軫轄區霾吾不信也而况歛祉延壽既章章如是矣譬之厦屋



既基既墉既閈閎之亦越藩飾而靜涓之無艱勩哉是惟我後之人故曰門高則自驕族盛則多忌實蓺懿行人未必信纖瑕微累十手爭指修之謹之是以歡大人如其凡則有馬伏波顏之推柳直清楊大年范曾國司馬温國程朱三夫子編摹具在毋以進孰置于口耳之三寸惟沈氏無疆之休語奏二大人謂小子言質是善壽我歡然盡一觴爰命署之比于韋氏詩

## 叔父句章公七十序

夫藪澤有人國社之瑞奚獨于家而稱盛事古者處士有弓旌之招苟藻濯志行少異於等倫輒手拂巾褐翹足而待命是祿處也微弓旌將牆面而已乎今士非制科不進乃有卓踪絶志肩遷董冀卿雲遠謝鵬騫而獨與山澤娛御六藝之珍篤游道德之平林無望于君相無誹于朋友饜滿腹安容膝而快然金榮玉闔不加以彼其才聲華于廊肆之間車耳何論而空老落落若斯也且無東方之論北山之誚此出古處士遠甚鳳皇之棲也雖



林壑不怨矣何則鳳皇者人瑞之而非瑞于人也必瑞于人而莫之瑞則怨鳳德如是我處士有瑞人之心故有畔牢愁之文孟襄陽之違而曰不才主棄猶無怨懟豈若吾前所云之為鳳皇故曰國社之瑞也天下有斯人天下瑞矣而又出于吾之宗以吾宗瑞天下余小子何能無怍手叔父句章公生而有異手揮數千言不盈杯酒間初屈首為博士家而意出層霄如萬里騶騄縶轅下也當是時柄衡者方以薦的籠我求其進成規退成矩而

公才若此文質䟽内衆不知吾之異采公曰非我事也土苴棄矣獨以神游千古夢寐秦漢以來大雅而榔榆唯諾洋洋乎五際三始之初當世文學之士彬彬從此起公布衣倡之力鉅哉晚近是末師非往古而以粃糠相進獨公游神摩情聲妙天下𩐋龍虎備弦次鬱為一家負氣骯髒不能下貴人而鞠躬于屠市酒人之間奬借片善如已有之即骨肉肺腑不過後進依以揚聲此吾所謂鳳德哉董子之故在晉有虞先生喜高尚遯世旁綜慱



採煥乎其志林矣宋則大隱先生楊適醇厚介特與王先生致杜先生醇並為後進師峙𡵨于衡泌焉入元則戴師初學慱文雅振萎薾骫骳之氣而稱東南大家亦近代𡡅鍾哉有偉大邦嗣紫芝之絕響者代僅若斯而明興其吾叔父哉收涎紫青東指醇醲以遺逸為名銜以圖誌為功伐山川自記其系續氷雪自矜其操履蟬蛻于瀟湘周南卬㸚夜郎衡山冉溪之外而與蓬壺三山往來此與昔處士所操殆遠故曰國社之瑞也丁亥歲公满七袠其臘之十九則始弧辰也大人與昆弟子姓旅觴于公之堂諸子在四方者咸集惟箕仲晳學江右而仲父稷丘公亦來會觀者嘖嘖謂太史應有德星之占公矯健踰少年方抱子女天之所以厚公晚者未涯將溟海之木鐸獨中林之德星也

## 岳母張太夫人七十壽序

一貫自童子游于庠人羡之爭媒焉家大人以仲未婚而先不肖恐人之薄仲也不許已連訟于秋闈誰知其荃蘅而媒者亦怠我婦翁張公者倜儻



人也舉元女日者謂當貴必求其儷一日太母祝謂婦翁曰吾昨夢神龍矯矯具黃金五色而乘吾危何也未脫口而蹇修言余翁撫掌入白阿母嘉祥應矣謀之中表楊建昌建昌曰是髫而慧即不第不失為賢士於是翁不再議而諾夫翁雖隱于酤也然豪其里閈負氣不少屈而相人于塵埃中不惜以愛女歸歸之日親戚兄弟咸笑之而傲然不顧可不謂豪哉卑其之微于天也而藉手報翁有如懷瑾握瑜若梁伯鸞傭舂于吳市中吾又知

翁不悔何以明其然盖異時業曰此不失為賢士也而吾女乃今與德曜齊幸矣嗟夫是翁之厚余哉今不待矣而吾媪尚存此與翁親見之何異吾又私計之當是時必媪無異言而翁能諾有如萬分一毫毛不然而能歡然箕帚我也媪亦賢矣不寧維是自翁逝而吾媪又以仲媛妻全學甫以季媛妻秦行之學甫者前學士少司空全公長子慷慨立大節行之者舉進士歷韶州府倅不幸不見其成成亦當名世于是郡中號善嫁者必曰是翁



是媪云媪之孀也年四十有六今七十矣茹氷嚙檗長子及孫蔚然立門戶視翁之日有加此又健不必鬚眉而豪不必冠履也嗟夫巴寡婦清獨以財自衛猶附青雲媪不以富亦自衛三嫁皆良宜嘖嘖哉顧不肖學淺于子長無能文之以行遠敬以庚寅嘉平之二日偕學甫率三媛若出如千人羅拜于堂下上千百歲觴

西涯少府暨夫人吾姊壽序

文者華也從華君子之耻也文之目多而槩有二一曰頌美盛德賛成功其辭嘗腴洋洋乎使人醉心焉然而浮于實一曰雅叙情懷指事實不離于宗信今而傳後詞人之所難今之為序者失其本矣為頌而已為達官大人頌益多而遠于雅余少慎言文必以情頃頗為俗移然汗未嘗不淫淫下或悔而削某今為吾姊叙壽意在于頌然敢忘事實哉余兄弟五人而女兄弟復二人余居正中長兄弟時母氏方食貧無他媵侍獨以其身嫗喣更辛苦持内事而吾姊次居二雖笄總之年能分母



氏劬勞盖三之一櫛我浴我饘我粥我衣垢濯我不類穀我猶記嫁時吾為姈泣姊去無以撫循翼覆令母獨勞也自十八歸西涯少府少府方從事筆札筐篋間游京師十餘年吾姊養其父母及其二弟娶婦成立六親上下競宜之不媿為閻氏婦閻氏以太宰顯方興盛其鄉冠盖相接樓閣相望乃今有滄桑之感焉而少府猶能亢宗居官有聲于梁鄭間歸田為鄉閭師口無擇言身無擇行率三子耕且讀長其孫枝嫁娶名家守朴存質而不

鶩于華可不謂賢與夫從太宰數至于少府等級懸于山澤而太宰之鄉猶以少府名修身謹行情質不變之由也余家世以情質傳而余大人之行不媿天地政以無他謬巧故余兄弟姊妹奉教唯謹而少府每從余父言娓娓不能休蓋肖我哉今年余姊六十矣而少府加二吾父方兒視之不宜遽言壽從其矯矯少壯堅強論亦不宜遽言壽吾獨以手足之誼敘之以示聞之世世子孫令毋忘今之情質也



林封公八十序

懷雲先生侍御林志甫父也用志甫貴稱封公者十餘年今八袠長余二十四年余長志甫一年而余未二十則先生輒引余為執友余亦與志甫為執友方是時先生抗顏為人師負墻執經稱弟子去成名者不知幾矣而先生之為人嚴引禮自重獨挹降于余小子分日而課藝蓋數年焉余時獨恂恂不敢先耳而先生每目為少年老成不知先生何所取于余哉當是時凡余所與為執友者盡長余者也年少者余不敢與之友也而諸先生顧肯與余友余所以有聞者咸諸先生長余力哉既余與志甫相期于天路間尤昵曩時而先生之問不乏蚤歲里閈相次晚而卜居里閈又相次雖余簡出而先生之儀在目聲在耳也先生之得今壽有說矣養生家言熊經鳥申吐故納新黃婆姹女木公金母先生以為邪弗進二氏所謂逃虗逆空守一致靜圓通寂照澹泊無為先生以為異弗進獨覩其取予時言笑節養生如此則謂天寔畀先



生而已抑孰知其所以然劉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必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故重于來者亦重于去其得之難者其失之亦不易若此乎君子貴自重哉法言曰人者取四重去四輕言重則有法行重則有德貌重則有威好重則有觀反此則憂則辜則辱則淫若先生可謂能自重矣師道自尊無所媟慢敬孫獨而慎隱微其內視也專其筋骸也會其精神也肅夫容貌人之符采也符采正故德性治德性治故壽

命長故先生之窮也無尺寸之封而縉紳尊之不待稱封公然後尊詩云敬爾威儀維民之則又曰靖恭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汝夫俯仰有宗聲氣有章動靜有常禮義有方如此而不及于堅貞固厚福壽康祺豈天也哉或問楊子曰何為衆人曰富貴生夫貪生之與貪富貴皆衆人也徒生而不以善聞非君子之所貴也生生以禮義而為萬夫望吾今乃見先生纍先生幸以老成目余余嘗惴惴恐負先生乃如先生真老成人也矣



因表先生而自勗焉

## 屠長卿儀曹五十序

夫物必有至得一至焉可不朽故稱得難耳靈稟自然非人力哉明興海内久無事英人傑士以其扶輿無所洩之氣畢于文章體率十年一變後趾踵前趾有輕心詎惟劉宋李何吾知楊馬晁董當駸駸避賢者路矣若長卿者非仗青萍干将先登一鋭帥哉長卿體性與文淵浸漬有匀即充于流輩所憂憂者更蕭蕭為快常與友人飲歡一夕賦詩百首傳者詫為神物故今宫商奔命風雲從指盛矣盛矣盖陳思七步青蓮斗酒陳琳鷹揚士衡患多腐毫閉戶方斯蔑如要之皓首吾不知與數子誰上下此亦所謂天然異稟非仰鑚者所庶幾而猥欲操刀代割一當鋭師胡可得也長卿仕弗稱意一為令再入為郎無奈人齮齕何長卿即辭不能自通余譬之曰絳灌害能乘忌側目在古則有蘭陵匊布莊周縻履在古則有豈不以天之生人也畀之一至斯已破慳割愛索群瑰而懷之矣



必曰畢羅于我躬則造化立窮而人亦詬造化鄙故養愚以福而厚窮以智均也長卿性孝弟娛其太夫人也常舞斑弄雛家庭之間愉愉有共被心雖貧依以舉火者日在門好玄復好禪近以緯真自命翛然去來之間不以勢利挂心賓客千里往往歸赴之時搜室中葴為具不則出半菽分食之咸以為飽豈其中有通于造化之所為若古至人者哉余既久閉關復倚廬不能覿鄰一人而意往來于長卿誠不知長卿何以縶余心古今豪雋數

百年數百里始一覩而余生得之于長卿宜嚮之
若球璜琳瑯不能釋也顧余性偏喜介介獨居而
長卿通達汎愛人善奬倫類則又余之不可强者
雖文亦然大抵拙於辭而不能多也而長卿亦不
余陋甚矣長卿之通達而善奬哉汪長文張孺愿
十餘輩雅與長卿為文字飲來徵余曰為我序長
卿長卿今五十余無以辭戲應曰此必長卿自序
而可曩長卿壽太夫人八十自序必里中人無能
獲長卿心者余安能貌長卿雖然為我謂長卿曰



士得所以不朽者一日萬年長卿能更活五十則
有延三萬六千萬年也是其取于造化也抑大侈
矣長卿自愛

句餘史太孺人七十序

太孺人者太史史汝和母也史為越世家著於鄞
其遷句餘則文靖公皆八行太師出也句餘與鄞
相去纔百里余為諸生時即習汝和已而共館職
讎編摩記注之事雅心相憐歲庚辰汝和校南宮
所選士二十人而余弟一中幸當於品藻以為不
悖顓門冠所舉既轂校士役受詔使楚禮成而謁
歸壽其太孺人於家夫太孺人温儀紆步被告身
織文縻絲羅子孫於前太史與其伯氏奉杖輿薦
瑶觴烹鯨割鱔綴舞於庭豈不稱盛際哉余弟與
同門友涂君輩造余乞言将馳一介往余因言曰
昔田生謂齊宣王曰非君之土地無以處吾親非
君之祿無以養吾親非君之爵無以尊吾親凡事
君以為親也夫記稱大道隱人各親其親則以為
小康今私其君之有以為親榮不為臣則不子哉



且上養養志椎牛之不逮鷄豚也審矣而世俗豔
慕於顯貴以為孝必顯貴以為孝則蓬累之夫将
不伸眉於白華南陔之篇矣雖然此語信辨要非
情論人情處明盛之際討莫不節束百行澡雪明
心靳以立身而顯親然仕者不逮養養者不逮仕
是以曾輿三釜季路百里雖大賢不無嘅於心薔
廡之於人甚哉今太孺人有子為天子貴臣子孫
駢榮洗爵序進聚驩一堂太孺人樂則子心樂周
磬感汝墳之舉毛子動捧檄之懷何以加此然余

嘗聞太孺人賢母云太孺人父爲叅政石峰管公有令範於壼門既笄而事舜涇先生先生方治儒有聲黌校間蹭不得信太孺人拮据終朝滫瀡其奉政公而內安先生率子婦爲儉勤不衰故遂成太史君子謂史氏不可量將復八行之世矣八行之事毋也至孝吾里人今能言之世世朱第皆神錫秘祉之餘今汝和方結忠紫闈必復其世太孺人坐而享之萬有千歲可也

## 都門周節母序



周節母岳太夫人春秋高今元夕復始帨之旦盖七十周矣有子曰鳳鳴孫曰道隆道昌道光道隆爲諸生有聲時承問余節母之歸周公也爲繼室周公初室陸節母之事周公也五年舉女三年舉子又六年而觭年尚二十餘輒毀自誓拮据以養舅姑無何舅卒獨與姑處家無留儲冬或斧冰以盥人憐之者諷夫人獨不能少與時運乎輒誓曰吾嘗謂里婦非婦吾志有在矣曁子鳳鳴稍長娶婦子婦皆能孝子復生子騃騃大周氏太夫人喟然曰吾始頷豈至今哉子若孫舉觴以佐歡請余曰頷先生張之夫太夫人稱未亡人者四十餘年而至於今居大都修穰麗夭之中戢閭閾不利之日守節無田承事本宗終撫子孫綿祚開福無妄之報於斯靡爽余戊辰入都至今亦十六年耳目令故悼感非一而況此四十餘年計太夫人四十餘年正　肅皇帝中道治豐物衍人人意得豈知有嚮隅而獨泣如太夫人者乎異時有容城楊夫人刺血推心上書闕下頷以身代司馬郎之死有



會稽沈夫人與其未笄妾辟纑刺紋活幽圄郎數年之命皆不負其夫而享賢婦之名屬近有翟所婦絕粒從殯稱雙節以表著其宅里彼夫褕翟焜燿山河肖貌赫其寫盛而德不覆享朝爲艷娱暮爲宮婢踉蹌徒跣儌憐乞怙聲隨人車亦不我顧道路掩口身名俱廢亦纍纍可指也誰謂天道幽遠承睫而已若夫曇陽本末余得而言不謂此生親見雙成飛瓊之來夫人之事洞朗無貳孽由緣作福以善起雖極之九霄之外慱之萬宇之內昭

曠晰白豈戴盆坐井者所足與議乎要之保貞孤則禧福備陳悟寵感則跋躓立見豈有兩天道哉太夫人躬楊沈二夫人之行而幸緩翟两婦之死安知他日不與曇陽後先此在純白眞覺默成異觧殆非俗慮所能知也於是道隆繪西王母之圖以祝盖世以大母稱王母以西王母象太夫人盖寓言云而余謂安知世無西王母又安知太夫人不為百千西王母之一母夫履道之身固不免於世患而明於憂患與故故道可得而有太夫人盖



周之西王母也

朱少欽母葉太夫人六十序

在戊辰遂進士者四百人業秘書者三十人因留為史者半加一合首甲而十九前此未有也十九年於茲而此十九人者尚十八人籍金閨在外不失藩大吏於是談者盛戊辰館中此豈獨其時命氣數適然哉夫亦我二三兄弟勅躬履常無所指視於人間以永終譽海内耳目豈少也吾二三兄弟者無形骸爾汝家事必通今年八月四日少欽母太夫人壽六旬太夫人在越少欽將馳入上觴吾兄弟謀所以佐少欽觴者曰子宜言一貫於少欽有符之符者三並家浙以東舉辛酉於鄉今同戊辰入詞林雖編摩講讀受職改官之期二十餘年于茲盡同又他兄弟所無也烏敢辭夫子母難言矣天性也亦有人焉有能有不能不能者至賦大隧而後見或遂抱蔓不惜豈非能者天不能者人歟乃有異體而情篤始緣母名而眞母不是過雖人實天性也太夫人之為少欽母也少欽甫四



歲少欽兄比部君亦十歲終長兩子與其子均慈泰州公雖舉于鄉猶課授自給雖歷彭澤與泰州兩官蕭然也太夫人始佐讀中佐官末佐隱終不懟兒女子少欽端定雅飭盖庭闈之教多夙夜在公非仁義不敢前陳懷讜吐亮可謂已竭即貳尚書未有見而跡其所不為知其所為有一介無予取之操有憂四海之心持此以往天下可也太夫人可謂有子矣聞昔之有道者假於異類托於同體宇宙大圜之内靡非喘息呼吸所關曳紳戴屣

之夫烏可不講於是以保赤子而家天下傳曰孝事君弟事長慈使衆何也未有和平淳厚歡然交通於家人父子之間而不能及天下者也又未有恣睢抵牾爭雄競桀而能怡聲氣於敦牟卮匜之間稱孝弟慈者也太夫人不學而臻其致少欽學而益其性吾於斯徵世德焉居無何少欽被命為吉士師少欽為吉士師太夫人之教澤又廣此誰非太夫人遺體也

## 朱親母劉氏七袠序



今制婦人揞節不嫁者年二十五以下至五十守臣以聞旌表其門閭　此聖人所以厚人倫美教化之大端也顧限年若彼豈謂海內影矣旌之不勝旌取其尤者示之的歟夫限以內固有易者或家藉溫厚門閥足資以財自衛卒全其名是已惟是窮巷蓬蒿俯仰無類一汲必躬一爨必親朝米夕薪子哭女啼此非宇宙畸人之尤耶詎直匚匹耦已也而年有限制有所不及惜夫此其心寧有冀于外來獨天性內篤敢有二事求仁得仁抑又何怨故惟天下窮幽嫠子之心足以愧士君子之好名爭榮而咕于利者吾嫂氏曰朱朱之母曰劉劉夫人十八而嫁北溪君三十四而寡風雨来弔雀鼠不入其門而夫人抱一女四子凡前吾所云艱難事者備茹之矣誰則憐之即憐之而有所遺而夫人固引義辭不受謂未亡人度終無以報稱不敢受於其一女四子者長之教之婚之嫁之本之一鍼鋒所辦嗟嗟夫人大受辛矣哉又積三十有七載而為萬曆二十年躋七旬于其時則子且



生孫駪駪滿前子皆任事矽功稱閭里閭人而孫亦受詩書習舉子矣朱氏之世在嘉靖間有諱圭者取鄉進士則北溪從兄也迺夫人之完節苦行延其如綫之緒如此吾知其子孫必有紹隆家學振奮頭角以播夫人之幽潛者哉蓋人之報人也以名而天之報人也以實夫人之旌雖格于功令而冥漠之表常以有餘補不足必且鶴髮鮐齒為耄為期覿覿高車駟馬之在門矣秋孟既望余兄一經以子壻上觴而命余序之蓋實録云

汪表兄武成七十壽序

我先祖生姑氏三人長者嫁汪丈生子一曰周字武成而自號為思南予蓋傷父早世不逮養識孝思云今年七十往矣以二月五日初度之辰内外兄弟為之舉觴而索余言夫予之欲言久矣予伯姑之苦節起家也予思南之幹蠱用譽也皆不可無傳以示後之人而予未暇遑也不於此乎言之奚俟焉姑予姑十七而嫁三十一而舉子卜居甬東隨喪其舅與姑四十而寡方是時骨肉伶仃獨與其十歲孤俱而業顧日滋易曰富家大吉順在



位也吾姑以之吾祖之有疑莫決也必曰吾就吾女謀之也吾父吾叔父之有疑莫決也必曰吾就吾姊謀之也吾伯姑坐闈中而域外在其睫端惜其蚤謝謝之日以兒少未更事為恨未瞑也吾思南之善繼也不夙則暮憂憂乎無暇休焉而後立汪氏中衰之門夫立身于今之世難矣仰則以為亢而厲俯則且乘之謂孱易侮見貧則人笑之不為兄弟朋友親戚之數見富而又且乘之弱求[illegible]忮术百方空其囊不已也惟君為能善俯善仰而又篤於行義人人稱為誠長者今雖老聽于子孫而操節無改夫布衣處士之行若君者吾見亦罕矣天之壽之天不為無意吾姑不死矣夫世人徒言富貧壽夭之為天而不知福善禍淫之謂天今有儉勤兀兀而終窶且貧者乎富由人也天烏能貧之今有畜養善攝而中道夭者乎壽由人也天烏能夭之若君之殖家與身也皆自為之也天特不奪其常非能益之也吾颺言之一以表思南一以勗思南子孫知廼祖若父之勤行如此也



長潭姊王太孺人八十壽序

余母家洪也洪翁起布衣與媪日夜操作較子母錢有富稱為人忠信重然諾誠壹强力忍詬尤可稱者越俗苦婚嫁生女輒不舉而翁媪獨育五女其好生篤人倫如此所生五女者長適徐次葉次劉次宣吾母其最少者徐氏世居罌湖中力耕稱上農蓋所稱惇龐淳固之民而吾姊及丈皆高壽生一女二子女嫁長潭王氏蓋余内外兄弟二十

有四人而王氏姊其最長者也往十五年前余為
先太淑人行地而過姊氏見其家廬井有次彝倫
有叙有山林陂園竹木薑朮耕牧之利雖萬山中
而行暢肥饒大溪出其前可筏可舟四子皆彬彬
孝弟有禮讓士君子之風能勞苦挾桑泝于四方
余留一宿而去余今再告還而姊年八十聞其視
聽不減于姓益多則思一再覲姊而徐氏兄來言
曰姊甚頎之也必與兄若弟偕夫姊老矣吾中表
落落如晨星而長潭又不易往其為我還報姊吾



兄弟當以元旦後一日謁先太淑人隴從芝溪踰
大嶺抵姊所十里而已期以是日觴吾姊姊其勅
子孫灑掃庭除採葵摘蕨鑱黃泥之筍煮新黄之
酒以俟我姊好佛毋用鷄豚蚌蛤魚蝋之屬亦廣
放生之義為姊千百歲祝云

## 封侍御徐翁八十序

始一貫舉于鄉為嘉靖辛酉時則同邑十一人具
慶者半乃三十年來而稱壽父者獨一貫與徐侍
御耳一貫父今年八十有九侍御父懷雙翁今八
月十有七日當翁懸弧辰士大夫爭持酒幣賀而
屬一貫脩酌者之辭昔華封人之祝尭曰多男子
夫多男子不在箕疇五福數內而持以祝何哉天
之昌人國家也不在其身必在其子孫而子孫未
皆才必多之然後可术虎豹猶然况於人乎徐翁
于兄弟中為季生時前有五兄雖其父母亦謂翁
多也顧諸兄莫顯而顯徐者翁封人之貴多有以
哉翁又有六子而所顯者以長公又安知其次與
季不翩翩猶翁也常觀士大夫世家厥初無不寬



然長者翁習舉子屢不售去而教子晩稱素封其
騶從簡易自如人有急傾身為之不以有無在此
為解接後輩纚纚道前人法語大氏醇德人也壽
不亦宜乎世之言養生者謂得神藥而服之行氣
不懈朝夕導引宣動榮衛使無閼塞雖未還丹亦
可不老然金匱緑囊黄素之術世旣希有醫多承
方略養虚聲求糈利無足信而羽士方客朝秦暮
燕語言難了所挾金石莫辨其從來且多酷烈偏
至之劑人腸胃綿脆豈能嬰劇縱有仙術不可施

于人世而況假謬誇誑以誤人者也吾四明本窮海侁質之鄉人亦如之頃自洛伽再興海舶通行四方迂恠之士往來歙習遂謂永年之術有出于尋常食御之外以余家大人例之安用服食安取奇秘不服食不奇秘此家大人所為壽獨慎攝起居節量饑飽不謀知之不及不任力之不能人勇于為吾勇于不為此有異于人者吾意徐翁之養生猶是也何其性行操持大綱不殊我諸君子其以余言質翁翁必暢然指南同歸于大年矣



## 洪姈計太孺人序

小子一貫湛浮金馬門發家書言洪姈計太孺人明年壽八十表兄雙泉君曁嫂氏俞亦皆六十昆弟以家大人命為侑者之辭小子生髮未乾褓抱往來外氏不識外王父獨識吾外王母呻呼牀笫則吾姈左右掖持哺食瀚洒中帬厠牏稱孝婦維時洪盛門也吾舅靜峰公椎牛釃漿浮艅艎於大海漁魚入襏襫百具舉鍤成雨課耕耕入官以閭右徵胥餉餉入所居室右郡左邑家內外勑勑不聞言以貲高于里而長吏知名莫敢有私吾舅氏非凢萌我吾姈夙必先興夜必後罷意欲而物至目求而需得衣以裹韔弓以膠弸斯人不易得我舅氏既沒吾雙泉君以掾起家自致縉紳丞豐城曳裾諸王之門晚而家居修孝弟之事敦善不怠顧吾仲表襟泉兄之畸也非不偉然丈夫而不逢嘉年觸而報困以壓孟氏心鶺鴒在原喋嘈囬翔蓋日永祖考烝嘗之念而戚手足痌瘝之憂廼仲亦感戀友于欣然忘貧和氣鍾凝洪其復曩襄之



隆某旦夕何有小子于是而重今昔之感小子毋與姈生平甚愛而不待姈為一悲慟幾絕今小子念姈猶吾母而身數千里外不行一觴感一也嬉戲盤盂棗栗間比耳而今以楓楸求王母椒糈求舅自姈之髮十見閏所吾不知大化遷代竟何物感二也衰盛之運往復之際感三也顧小子力微不能為外氏重而獨虛言為歡可以溫然解顏盡一觴我因私語昆季具白姈松栢以後彫稱貞金玉以不毀稱賓人年八十謂非希絕難睹稱盛鉅

之事不可毋其專精毋外慮重珍玉體又私語雙泉君曰吾從先太君閨外王父之行甚孰淳德厚氣英英宜未泯舅氏亦然蓋視君之孝友穆穆哉兄嫂皆六十乃舉一子斯天錫也頟益修德蹈信敦孝履友福將安往斯吾洪無疆之休哉

博士章少陽暨吾妹氏壽序

章氏為吾鄞望族不獨以世系以人品余猶憶少時與一陽先生交也齒相讓道相成失又相規也於今彌五十餘載而厥衷可覆厥行可宗蓋余寔



嚴事先生而先生雅負人倫鑒一似有當以公輔器余謂不獨以文章顯由今想之其朗洞何如哉故有先生之品宜其有後是在余妹氏之壻少陽君矣君先生季子也性穎敏九歲屬文數千言立下余以為似先生於是以女弟許字而無奈數奇竟以諸生老余惜其不偶謂博士冠頗宜而君故一再卻曰吾有子吾之日自在此亦可想見其人矣歲丁未嘉平月為君始壽以有子之喪其子弗克稱觴今庚戌仲秋余妹氏亦六旬老於是二子

載道至道以偕壽稱觴屬余為祝夫人子於親禮無諛言矧壽而後觴質有之矣安事諛章之先世多陰行善又無從諛也詩有之無念爾祖聿修厥德二子亦知王父之德乎哉伉爽夷易貌不羡乎情而言不溢乎行蓋長者也夫長者禔躬貽燕必遠是有爾父取王父之德而麗諸脩勤而行之垂老不懈小子心儀亦已久矣夫人不難于壽而難于享爾父毋享有壽者也二子用享者也以壽乎以德乎必以德矣享德之繇曷念爾祖余之有今



日亦爾祖所知也況于爾父二子禀于天者特而藉于祖者全誦詩說禮修身集吉為麟為鳳為章氏聞孫此之謂能用享何論爾父母體加充神加王算益加綿即爾王父之德且加廓矣勉乎哉於是二子俯首而前曰曩丁未不得遽觴吾父居恒怏怏毋氏戒之曰徒觴無益也能為爾祖之孫而後能為爾父之子以是為觴孰大今聞舅氏之言愈知觴矣敢不佩服

喙鳴文集卷四目録

書序

重刻周禮序

聖門通紀序

老子通序

莊子通序

天一閣集序

余文敏公文集序

官梧藁序



顧職方詩序

會試録序

休寧范氏族譜序

醫綂序

國典記餘序

陳善集序

題跋

題歷代名賢確論後

題樗齋随筆後

書紹興十八年同年小録後

題屠長卿荒政考後

恭題　欽賜御書責難陳善四大字後

跋自樂先生沈學士卷

題汪長文養生主草書後

題大人手抄白氏長慶集後

題大人手抄南華經注䟽後

題七觀齋帖二首



喙鳴文集卷四目録終

四明　沈一貫肩吾　著

## 書序

### 重刻周禮序　館課

夫周禮非周公作之也周公因唐虞夏商之制踵其弊而加防憂其亂而增察怦怦焉不得已而以天下為事也故蚤夜而思之待旦而行之大而井田學校封建肉刑之制銜而祭祀朝覲冠昏喪紀師田行役之詳委而車粧圭璧畫繪刮摩摶埴之



法登魚取龍擉鼈之數高者範玄昊下者入黃壚巨者包嶽滄纖者析無垠極矣夫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夫惟監二代而後周禮作焉如有周公之才之美而當唐虞夏商之際周禮無作也夫周禮者周公計吾之衰必為春秋為戰國而豫為之隄者也今觀其書所以窒橫虞於杯水梏強梗於童牛者靡不周至卒有幽厲威赧不可亡齊晉秦楚不可霸六國不可鬪秦皇不可吞外鑰而內楗左支而右吾庸主守之可以萬世陵夷不守

竟契前憂然猶合為十二峙為七國蜿蜒綿亘歷八百而始遷則周禮之功也秦得天下之難而不見周失之之不易取先王之制而灰燼之故周禮不存而秦亦亡然亦勢矣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忠修志質任事文則具故周禮衰而繁縟勝繁縟勝而縱橫興禮樂不得不亡論者咎漢去古未遠不能復周禮余竊非之漢安得用周禮方當破觚為圓網漏于吞舟之魚而後天下蒙更生之福向使屑屑焉取天下而周之垂三統之序駭萬姓之



觀雖周公不能何者救文之弊莫若忠周禮非漢所宜用也繼漢而王者周禮可行矣而不行雖然安知其不行六典肇于唐沿于宋彌講彌具至我
高皇帝而攟聖神立典制革丞相陞六卿錢穀甲兵之權犬牙相入雖大奸惡亡敢誰何　高皇帝豈規規于周禮而率與周禮券千聖符節于斯睹矣故有夏有商而後有周禮有漢有唐有宋而後行周禮神而明之舉而措之而聖人之法曷嘗不在天下茍按譜而求其肖雖井田矣肉刑矣封建

矣以為莽歆宇文可耳而為周公終不可不為周公乃所為周公者也或曰如子言則周禮筌蹄也奚刻為曰以聖人之心觀之奚書而筌蹄也以衆人之心觀之奚書而不筌蹄也

## 聖門通紀序

今天下人習孔子之學而問孔子之世則暗蓋學天下之公也世孔氏之私也學其公還以治天下之公而私不暇知也雖然不知其世可乎孔子世家太史公采之孔叢家語諸書不能詳以予所聞



秘閣中有聖門事業圖一册洙泗源流四册孔子實録五册孔子年編六册孔子世家補六册孔聖圖補三册闕里補系一册素王事紀四册孔庭纂要二册孔子追謚册文一册行于世者有闕里志東家雜記聖門通考陋巷志聖蹟圖諸書蓋互有詳略可考矣吾友張也又覃精于是自世家至及門從祀之徒與歷代祀典無弗搜也無弗輯也勤矣哉編之起也感于新建之從祀余時職翰林有疏焉大約于其祀不盡于其學所為不盡于其學者為孔子之道大一端不足以槩之而所為子其祀者為大則無所不容嗟夫孔子天地也吾何足以窺之帝則為堯舜禹湯文武者孔子也為少康太甲高宗成康宣王者孔子也相則為皐夔益稷伊尹萊朱周召太公吉甫方叔者孔子也為微箕比干者孔子也任天地之所命而賦之身存乎其時而已矣夫孔子而上稱聖人者鮮不富貴顯融樹彪炳之業者也天之意慮世之貧賤饑寒栖栖不自聊者灰心屏思而穢棄其身生孔子以標之



若曰孔子之生如此而聖聖果不在富貴福澤矣孔子之世學者烏可忽諸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萬死而彌勵于聖門庶無愧焉

## 老子通序

萬曆丁亥春一貫請告既獲命會　上方靜攝未果辭裝已入舟邸中匱無書玉山程孟孺手書五千言來寄發而讀之有會于心也輒命泰鴻從旁録居數日満紙遂借諸家箋疏互而削成焉成之日次德州矣蓋家大人素好老子一貫患無所操

以獻籍手無味之旨庶幾盡一觴云自昔筴老子者何可數以董思靖所記盖一百二十二家思靖以後予所覩記者復六家雖不盡存可徵尚五十家味道者各應心而會理纂言者或得意以忘辭曲暢旁通信以難矣矧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聖人復生能為中人語上哉大道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古之茂哲多矣而不能合孔老之異同有比而同者輒傳會非倫能服人口不能服人心吾惡知同之者是而異之者非吾惡知異之者是而



同之者非何也凡言之爭起於激老子既欲絶聖棄智絶仁棄義何怪乎儒之火其書廬其居人其人異之固宜其尊老者又過方外無論矣儒者如蘇吳薛王納而附之儒不異不惟不知孔亦不知老起老子而論之其首肯哉今一貫獨以老解老而同異之際使人自擇焉嘗為之說曰孔子之道中道也老子之道厚道也厚者詘中為分別中者詘厚為過情要之中可以治天下國家而厚乃合天孔子者中而未嘗不厚者也學者祈得其中而至於分如牛毛去薄不遠以老佐之庶幾其為孔子抑遽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今一貫五十加一不敢望伯玉又安知今之所是他日不以為非也存諸家冊安敢示人

## 莊子通序

莊子盛於晉郭子玄為之解次則唐道士成玄英二書具在殊未暢於人心餘直可束高閣矣余讀莊三十年頗有所會未遑於赫蹏丁亥春偶蹶大宗師應帝王二卷既得陸長庚副墨為之歛衽戊



子赴闕無何引疾還舟中寂無事因日課數十行以嬉於無何有之鄉實四月廿三日托始於德州憶舊年觧老竣於是乃今復於是乎始莊豈冥數耶會水枯寄泊清源聊城之間一月遂得專其精神迨畢工濟上則六月朔矣儒者之說載在六經語孟中宋君子既詳之無以加莊子本淵源孔氏之門而洸洋自恣於方外者流竺乾氏未東來而語往往與合當居三教間余以其五萬六千餘言參而伍之以暢其說雖不中豈遠乎哉太史公曰

原缺第七葉

賦事辭稱則經好書而不要諸仲尼書肆也好說
而不見諸仲尼說鈴也夫世之繡鞶帨者誰復踰
子雲而其言尚爾文安在哉前輩之文亡不托六
經為致極更千餘年論者咸是乃覩夫近之觚可
異焉謂寧失于理毋失于辭謂官不卿相家不千
金而槁死窮巷之中者不稱夫此教天下以無行
誼之尤也若是則周公孔子安所得經緯之章而
則于遠哉漢武之詔曰無以蘇秦縱横而蘇氏以
縱横則為貶議聖門賤口給而王氏顓以強勝故



釀靖康之禍使文於世而無庸則輟不為可矣將
庸于世傳于後之人經物宰紀惡可棄常珍嗜異
饌痛夫風俗之移人也方嘐嘐所謂囂囂然若狂
詆有宋之牽繭而並棄其論悲夫司馬公論文要
以典則雅馴為詰于書無所不畜雖晚暮常讀誦
至夜分聲㖕㖕振林末驚其四隣受簡則収思凝
神終日始舍一辭寧腐毫無汙牘揆名積實考之
參五若大匠執規矩以運斧斤雖千百椎鑢而終
不出方圓平直之外故其文氣安而語澤思平而
旨完此先進之彬彬哉詩以漢魏為宗而加大曆
一等意所獨到自謂可方陶謝嘉隆間吾鄉稱三
司馬張腴而贍屠介而簡先生修而澤一時歸作
者而先生之集最後出則文體又一變然世之嗜
古而貴道也當以余為知言先生在工部嘗抗郭
武定下詔獄居袁州不私柄臣子立身若此宜其
言不詭矣

## 余文敏公文集序

文敏公以博士家言魁試舉副詳延天下青衿子



旣嚮慕之矣比入承明典著作之事周旋臺閣草
絲綸之命潤色兩朝功德之盛刪述一代典制之
詳洋洋然亹亹然與群賢錯而綜之彌縫不見其
跡焉若夫長篇大幅片楮尺牋所以敷宣人義陶
詠性靈與綏珮之士相訓應者多有也而副在不
戒烈於鬱攸今四求人間之所存得若干首梨之
以行二貫受而讀之惄如懷山陽之槩嗟夫鳳徂
麟隱而寶其一角一羽以為奇彼鳳能羽彼焦明
亦能羽彼麟能角彼弁鹿亦能角自天下有焦明

弁鹿而鳳麟何顔乎非是角是羽不足以存鳳麟則與衆寶之可矣公天人哉其氣豪其志遠其度弘以達其所窺書慱而雅其所取友自館閣諸老以逮海内名流雖後來一秀彦苟有異者皆折節其跡多在山水間所居處雖宦邸必飭藝花灌木酌酒寄談若舍是無可以生者故其文足言足志雄深雅冨沛然若決河漢而絶单寒逢匿之態据根柢芟支葉瑰如也詩以逸韻偉言為致情所會處含玄蘊微唱歎有餘音雖蹋跆自成而天琛夜



光往往在焉昔洪景盧一日草二十制矜其侍吏曰蘓學士諒如是吏曰蘇學士誠亡踰公顧無煩披故冊耳景盧恥之余謂世所稱文章家苟未竟其裏而徒以雕鏤組織相次未知權力誰勝乃公且飲且奕且哦且作財成心匠懸若夙搆不煩閉户腐毫之力而馨香茂實爛焉此非天情詎勝所醞釀于胸中者素邪是何必嘸嘸以往萬自律輈秦轢漢獷魏剽唐如庖者劊斲批鮮以饜縱人口腹為哉惜乎年不酬志中道棄捐勳庸闕如斯文天喪悲夫一貫自業慱士已侍公教中出門下為弟子益親居以道義相切劘事功相砥礪而今不可覩矣故序公文而及公所為文如此

## 宦梧藁序

史一貫曰余聞之屠生曰官各得踐物官而後政可紀也昔在周官創典貽制至隆備矣無論經國大物即飭五材辨器數枚枚秩秩焉此何以哉何獨元聖材藝閎慱之效無亦百執事世狎其官無乏其事事各有程官各有常貢之天府而品式加



焉以垂後極不然何徵也後世長國者雖亡其籍彼其籍曷嘗亡焉秦皇帝聞有督亢圖庭九賓見客蕭丞相遽收秦書知海内阨塞户田之數左券責天下皆急是矣治復下衰官不即工達人馬曹視之雖喜綜核書紙尾止矣以余見聞天府所不可知諸府寺郡國之中居常案牘積於武庫一有考鏡輒眇眇無所覆視空文滋而實紀尠也安在其云文獻足徵豈非奉職循理者希而徒高言諸坐嘯苟自快哉海雲李公為梧州別駕行縣進[illegible]

書十餘篇且萬言浴關塞之興廢志山川之夷阻閱甲兵之虛實稽錢穀之登縮藝户口之息耗諗風俗之盛衰公恵州大儒也慱聞美文詞閱中外之故多其為治念鄙遠蹠蹔而傷邵杜之不復乂任臣也夫空文不若行事公雖行事惜任用弗乆所著書亦空文雖空文吾謂能振其職以福澤梧子孫梧人獨苦傜耳傜定與定傜動與動治既不常而談者卒卒且不能裏其言故前後仕者知将及而仫及之績用無成藉令後來者覧斯文此伏



波聚米也獨視指麾何耳宜編郡史無俾遺軼於是余與公子紿諫君言曰梓予序之

## 顧職方詩序

令海內承平士大夫往往標翰墨之勲以見竒篇什日興雖開元天寳寧足侈乎謂非蘇李曹劉法不可用典午之後殆不可存于世哉夫居數千載之下而仰攻數千載之上非鋭師不可以其故則常歸而索之四壁異古昔矣皇皇者華于彼原隰駪駪征夫有懷靡及古者大夫行役趨事不遑一浴一歎可絃可歌詩如此其雅也故詩問雅不雅不問漢魏晋唐山川草木貢如也同門友顧子大典之來京師也示余詩近百自家園首路以迄都門無他異作志原隰也其言雅矣體自漢魏晋唐間出顧子之於斯藝斯志也勤矣哉顧子非徒然恬勢利視都市無可求上疏云臣毋不能去南上臣不能去毋敢以留曹請方今士大夫死不顚出國門而君之來一睹國門而迓此可以悠悠觀哉雅不亦宜乎



## 會試録序

萬曆二十六年戊戌春復會試天下士是為我
皇上御極之第九舉也乆道化成士鱗集公車者四千六百有竒禮部侍郎臣劉楚先臣余繼登以
考試官請　上命大學士臣一貫偕學士臣朝節往陛辭入闈畢兩旬力遴　宸斷取三百人故事撤棘日録諸士文獻于　上且行之四方顧諸士文或不雅馴主司加潤色焉其後遂預草雖隱屏作之終不能無見端而簾以內又日程鏹鉡以妨

其校閱雖言者屢言宜循用士子文弗能從也至
是　上命在廷議以撤棘後一月孟夏朔貢録獨
先以名　聞於是臣等未入闈得一無所擬議免
于漏言之誅入闈探筴而命題又暇于校緇而無
左右顧之勞比歲士旁逸于諸子百家至標佛老
以為綺[illegible]體壞弊臣等奉　詔釐之弘蒐蕩滌棄
瑕收醇務還先進之觀即不敢謂無遺珠庶幾哉
探淵漉海網亦無疏目矣蓋　上意不欲極臣等
力而優之以自故臣等獲相勉勸奉　詔不欺從



茲以往遂著為令教人忠教人勤教人毖繩尺士
習純一壹真毋令踰溢　恩德甚盛期至欽諸士
文授禮官纚之棃備　乙夜之覽臣謹序其端臣
惟以文取士非古也聖門四科文學居後後進文
溺質聖人憂之然文之為教不廢而王者求士雖
屢更其制卒試文不改何哉蓋直示寄焉而非謂
果足以盡士也曷言乎寄其寄之于辭以觀士之
智通塞學醇疵乎其寄之于制以示至公欲士毋
私詭壞始進乎以科發名不以名發科令士起家

圭篳不費一羔鴈不煩一介紹而致身青雲之上
主司以一日之耳目収士而亦寛其保任之責故
制久而不廢也然公矣明且毖矣而未必得真士
如聖門之所謂德行言語政事者進之則何故哉
制不得不以法士不當以法始自嚴制不得不以
文士不當以文始自脩制不得不以禄士不當以
禄始自勸制在防檢而制之意待士不薄士守法
誠為公脩文誠為質尊禄誠為趨義而赴志則善
令之士也殆不其然恃上之待我不薄而恣焉以



逞能安于不足而不能不爭于有餘能守志于衡
門而一入周行輒較尋尺甚可怪也　國家既録
士而貴之已又卹其私直當稟道而行載義而往
不顧私一意公耳制科檢士而材之于倅如嚴姆
之衛妹子而後嫁之惟恐汙之也嚴姆幸結貞女
之禱舍然自適吾今始乃以完璞重百兩之御矣
而豈不復視之曰必敬必戒繼自今以往保此璞
終而後其心即安今制所為防淫者既若是密而
臣等謹奉以從貢之天府雖在媒妁能異于父母

心豈以今而後乃更鑽踰為國人羞豈不負　國家虛科名辱主司悖其生平所聞傷父師之心何面目于人間獨不內愧于心乎觀古聖賢書所為論儀文制度兵刑錢穀之言多濶略而公私之際特詳是知彝倫規矩惟此式矣稱跡跐不御者謬也夫不御則不可御不自御又不可以御人以斯求士竊所不取濟大事者必以忠孝正直公廉信敏為本而當世鮮憂　國奉公之士是大可念能無望于斯人哉臣所語諸士如此敢敬　聞云是



役也同考試則右諭德臣從哲左贊善臣醇敬編脩臣道南臣繼偕臣繼禮臣懿典臣嬪臣孔當臣賓尹檢討臣國楨臣生中臣騰芳都給事中臣為楫右給事中臣棟給事中臣應祥郎中臣企仲臣應聘主事臣大年監試則御史臣壁星臣文璧而譏防闌外者則御史臣汪先岸臣何祺例得備書

光祿大夫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沈一貫謹序

休寧范氏族譜序

夫禮莫大于收族何也大人以天下為內靡匪其當收者而何止于族達人以天地萬物為外身且置不收而何有于族且夫收族者以區區一赫蹄班次之為足收乎抑相逢執手娓娓謬為哀憐恭敬狀遂為收乎是必有提衡睦卹飲食饋問慶弔贈襚之儀急難相援疾病相持之義而世俗又不勝往來施報之責則空為此總總無以也烏乎其為收故釋氏棄人倫離父子絕類而尊師舍身而存道自謂其胸中一物不留今之學者喜其便借



其說而張之以合其徒夫舍其族而合其徒是猶有收也一間耳乃墨者夷之則曰吾愛無差等施由親始而不難于頂踵事人則人盡族也身其餘幾而吾儒又以為非彼豈悉無說耶無論前二說雖在世俗亦不行世俗罔不以收始以棄終德不能卒不如無德雖或譜之覆瓿安所用然而人人猶無不善收族者察其情則不得志而求援于當路則善收族宦而求資于富則善收族迂而漫無是非又身在施予之外無管鑰盈虛之憂則善收

族昬而浮慕其聲損其身以殉人則善收族未有無悔而通行名實符而終始契者將擴充惻隱使妻子與四海交無怨難矣哉是固宜精其說而通馬世之講者舍聖人而好詭為說以逃之曰是權用也外也而吾內有智照者存夫身口矛盾權智函矢而曰可吾所不信是嘗自詫其智照之精矣而猶為權用所梗然則智安所持而照安所歸余以為禪患有揀擇而墨好無差等明于患揀擇之非則知禪非明于無差等之非則知墨非而後聖人之學始明有殺有等親疎咸得而吾收族之說始行從吾游者范原易為譜以收族范休寧甲氏而為支三為派七自唐觀察以來得若而人凡若干卷其為書之體例有九意良勤矣原易又明于道而勤于學與當世講士游余故因其乞序而題其端夫學術贋則近不能行于族而族之人可按吾譜而還責我學術真則吾雖有收不收而兩不相廢恩不撓義情不害法人不岐己疎不間親離之並美合之兩通儼不億以為譜偕蠡斯以合食



可也推類而言則四海兄弟通為一族而無形骸之分可也作休寧范氏族譜序

醫統序

天下之治方術者亦異於古矣古者人專師師專法累功而就業歷試而嘗效故挾筴寡而取用宏彼精於已無藉於外也後世不然臨病而攷治按方而索功彼之不效則此之求余觀於今天下盡然而獨醫乎古者人專師師專法師秘而不忍傳學者久而後可得然且齋戒以將之盟誓以信之誠而聽之終而守之其治人也壹意攝志罔敢貳參故病者之聽醫猶聽神明正反從逆惟其所用至割皮解肌浣腸刮骨不惜醫誠良而聽之誠是也今醫師徧天下而不攻學者亟求食而不能盡其術病者疑信半而姑聽命又以好全惡危之心待之旦不效旦更夕不效夕更醫不敢聚毒以盡其技況敢言割皮解肌浣腸刮骨之難故天下不尊醫急而求醫必責其方夫然後貴畜方曰吾其方非吾方上古聖人之方故病者即不信醫信上

古聖人而醫亦不至妄投一劑以禍天下故古之藝精而試今之藝試而精古之人法治病今之人病合法古之法宜簡今之法宜繁亦勢然已徐君之作醫統也上自黃帝岐伯俞跗和緩倉扁華佗叔和仲景之書下逮曲巷小師之技裒稽欲盡一病而狀百變一藥而效百試此之一法而又有彼之一法者存使天下之治方術者就資而就給精思而慎發借無十全猶寡失耳故余謂徐君有功於今也徐君新安人名春甫今為太醫氏成國朱



公客之始徐君行四方挾書多其在京師會國家有大編摩緣公卿得觀秘書聚方滋富然徐君所治病有妙巧輒自紀所以治滿几閣矣而未嘗膠方此長安所以名徐君哉

國典記餘序

我國家典章自弘治來有會典然牽于諸司職掌而不敢創作漫無緒端無論事例不備雖官職大綱泱泱罔所辨也萬曆中詞臣先後講求更立義例統體條目燦然畢陳事各歸曹無所滲漏垂之萬年唐六典蔑如矣顧意主于詳而卒覽未畢格于功令不敢以微辭法評助入其中至如名勛碩輔僉人敗類所繇建廢之姓名與方言俚語驛書邸報之委宛例皆不收蓋方繁而不可簡方法而不可文體當如是非不欲也諸曹有職掌一書則事事收而意取便有可存職掌不可入會典者職掌亦不可廢哉余之于會典也頗銷精焉而有不能盡載如前所云者惜當時付之胥史不收至今思之為恨暇乃取所記憶而雜書之或會典雖載



而更有一語可裨者亦存以備參考斯大庖之一臠爾

陳善集序

萬曆三年十月六日一貫守史局俄被命充日講官故事經筵講官翰林資稍深者可充日講官昕夕侍 上幄中最華選資必六七科官必宮僚猶然慎擇如余師殷文通趙文肅皆以大宗伯非小臣任也 上沖年嚮學無間暑寒風雪陰晦雖大禮大諱之日不以玉體勞為解惟三六九朝群臣

及朔望若歲時佳節予假而已隆慶間日講官四員　上無讀經書史增兩員而會大宗伯馬文莊田部視篆以一貫代語一貫官資去文莊遠甚而武相接也始聞不信已信然一貫自念謏聞淺學孱身病肢無一足任使逃之如逃死而不可得蓋資八年而直日講者山陰王君王君猶修撰也編修日講惟一貫前後無有是時　上甚重儒賜予優渥與大僚均禮嘗親灑宸翰賜輔臣及六卿之長若講幄臣而一貫入侍時已後　上猶顧司禮



出二箋一補賜馬公一賜一貫文曰責難陳善寔是月十九日滋異數矣於戲我　皇上躬聖睿之上資於堯舜何難而不忘命小臣好下問而樂取善如此小臣即駑下敢後于孟軻方冊大旨日星炳然敷文闡義不枉其素下言之無罪而　上聞之足為勸戒此則捧杯土報岱丘也于時積其日月所得存之笥中虛左以俟方來因以陳善名萬曆七年國史編修沈一貫敍

題跋

## 題歷代名賢確論後

名賢確論一百卷輯唐宋人論自三皇迄五代而止錫山錢孟濬刻之長洲吳文定公敍之予因廣其半然于正史論賛及諸子如楊雄劉向王通之書所品藻尚未收也請俟餘日昔人謂助神智者惟讀書顧讀書如梁昭明唐代宗吾無取焉若石勒吾取焉

## 題樗齋隨筆後

高皇帝有如此文孫而名掩遏不張至沈予始知



悲夫處勢非不便而猶幾失之也況于草木山壑之間乎使主居齊魯吳楚之鄉所造寧止此而名亦奚患于掩人無所憑依而能遠信不可與吾欲刪之以傳使後之人知有安塞王光于天潢

## 書紹興十八年同年小錄後

右宋紹興十八年同年小錄為王佐榜進士以朱晦翁在故世傳之世本出句容江壐壐錄中糾彈賔王之裔也弘治辛亥蒲田鄭祭酒紀有鈔本屬督學王御史鑑之梓于徽而紀與鑑之皆有序嘉

靖戊子滁陽常中丞再屬太原守黄卿梓于晋而
卿有序若余族父句章公所藏本獨與前梓殊而
無三序與御筆手詔豈其逸也是年進士三百三
十八人而余遠祖抑彊公舉五甲第六十六人抑彊
字也諱中立貫光同鄉中林里即所稱櫟社者今
句章公及箕仲猶聚族于是志曰櫟社之望曰沈
沈之世也久矣此其為抑彊公釋褐本邪非我家
之球馴刀圖乎哉然余覽是異焉抑彊公生于戊
寅而小名彪正與句章公之生與小名同生之月



日後禩之期八又正與不肖生之月日同金鵞之
鳴豈有契邪又緣知宋之故與今異者四宋三試
者再及奉大對而七今會試三殿試一宋試詩賦
經義論策而今增表判無詩賦是歲分五甲又有
特奏一人而今獨三甲無他進是歲一甲者十人
而今一甲惟三人其他供事員御多寡仍變然不
大殊至于羅才適治之意豈有二揆哉所恨宋宇
僾小廣求士而不盡用如晦翁立朝纔四十六日
我抑彊公之不究復何恨也我世中衰乃始稍稍
起如一貫蹇劣恐終辱賢書吾昆弟子姪其班班
後先奮庸無復以不盡用為觧丁亥秋一貫覲省
在告謁句章公于豐對樓公出是觀命題其後子
孫寶之勿以世有而置常牘中今好事者尚能以
晦翁寶此吾家又當以抑彊公寶此

題屠長卿荒政考後

古人謂救荒無奇荒而後救之宜無奇也救水火
者出于沉淪焦爛之中幸矣移粟謂之盡心宜哉
乃孟氏稱王道皆救未荒之策救已荒不過曰檢



狗彘發倉廩亦無奇矣不能奇故策益多長卿感
歲之不易作荒政考三十策譬聚毒畜以存乎明
醫之善擇不中百試之無益誠中一策可效昔唯
梁王今安得梁王稱之也心之憂矣不遑假寐為
撫卷三歎

恭題 欽賜御書責難陳善四大字後

我 皇上十齡登寶位緝熙聖學常以未辨色御
文華殿祈寒盛暑不輟既天縱聖哲而神智日益
濬道源搜理窟即翰墨時游其妙于古帝王何啻

哉三年臣一貫以編修被命入講時閣部近臣既有賜翰而臣後時矣雖心欲之何敢請乃　上目臣以談經之暇特灑寶瀚而賜龍文鳳藻駢其目山恩海澤賁其心而又以唐虞儆戒之辭相期許感喜慚懼還爲文集四體微尠不知何以稱塞謹百稽拜受什襲函藏垂示永永且搆工摹鐫懸之中堂庶幾日顧諟云爾是歲長至日日講官記注起居翰林院編修文林郎臣沈一貫熏沐頓首謹書



跋自樂先生沈學士度民則卷

沈氏官翰林者自民則學士始學士書妙絕當世詹宋不足多也如冠裳珮玉從容巖廊之上如朝陽鳳皇百采射人蓋宇林之珠樹墨海之瑚網宜
文皇　昭皇　章皇先後賞注不衰也至于　敬
皇猶思無已求其孫世隆而官之索其家得自樂
先生卷留之禁中見重如此此卷爲當時之副先生八世孫行人時來以示余余得觀之贍禮公像讀楊文定所爲傳文貞文敏金文肅胡祭酒曾學士及光澤王止菴所爲贊楊石淙李西涯顧東江費鍾石徐存齋及吾師陸平泉先生所爲跋文獻盡是矣余觀古今殊尤之德必懷獨至之性蹈水者合道于無私捶鉤者假精于弗用鑄鍾者以渾雕琢而就飯牛者以忘爵祿而肥初其爲之必有以自喜外物不以徙其塗也既其得之必有以自奬支人不能助其喻也若夫人美人惡人前人卻爲之必不成得之亦不遠人爲帝而已臣妾也奔命無時矣惡愉樂哉學士之稱自樂彼其微誰知



之旭素之流凡喜怒哀樂盡發之書而天地冥晦雲雷震盪山隤濤湧皆不入其府彼得非人得知非人知古惟期乎乃稱知耳期乎不世見彼亦自知而自樂哉甲午歲余在草土行人以　上命來徵留連四明山者浹旬言其先人之淵源因漫題歲月于卷末顧余非能知學士之樂者也

題汪長文養生主草書後

有覩奇舉奇器必駭之曰神世固有神而神惡乎在神不能神即能神不能助人神亦猶聖人何能

耶人聖也人者萬物之最神也氣為輿精為馬惟氣與精才智焉出非才不能駕才非智不能驅智而妄自菲薄愛其力好為偷心用是愚人始賦于天固莫不有獨至也獨至易為工而勉期之乎古人亡不可以詣神者惟蟲能蟲能完其天惟人非蟲能恢其天恢則神且告之且憑之矣賁育之養勇也毛髯畢張節理加偉焉舉絲杪之力悉之一闘虎之攫猫之捕其徵已九方皐之相馬天機冥合驪黃牝牡弗覩也秦越人之相病洞見垣一方



匠石運斤成風郢人立不失容盡鼻間之堊而不傷賈堅之射牛上下腹脊落毛如一而牛不知皆盡其才而稱神旭之草公孫大娘之舞豈不謂是與吾友汪長文生平善庖丁之言今所書又養生主一篇宜其神若此長文生于世家學有淵源居深山無塵市奔走之勞而性又專特好修自愛雖行游四方竟無染着受筆法于豐考功先生而歲月不懈超然詣晉唐之室嗟吾不意老及見是凡巧必從有心入無心出從容于規矩法度之中猶易縱橫于規矩法度之中難每一展觀使我病却非神不至此長文之裨我弘矣

題大人手抄白氏長慶集後

此大人手抄也已已迎養京師無日不沉潛典籍陶咏性靈從韓存良所借本抄謄之初尚揀擇後悉存錄故其篇次有參差也存良聞之舉本來送于是一貫請大人目存良本而藏抄本于家於戲我大人胸次具陰陽之和通晝夜之知與長慶公神會千載之上几席之近不山不水非絲非竹而



超與造物者游于無窮翰墨至此亦真奇焉雲書仙篆豈可易得子孫其世世寶愛丁亥長至一貫題

題大人手抄南華經注疏後

右南華真經注疏三十五卷先君慕閒翁手書也為萬曆改元之歲就養京邸哦吟人瑞堂中胸次悠然絶諸塵想真得逍遥之趣游戲翰墨積而成編時年七十加一矣一貫寶而函之歲丁未二貢犬馬齒亦七十加一恭閱之餘不勝悽愴謹題數

語于後以貽後人

題七觀齋帖二首

郡蔵中有趙松雪七觀帖稱七觀者鄉先輩元學士袁清容先生桷受知于程承旨鉅夫程公蔵書麻源榜曰奇觀公倣劉氏七略作七觀而趙公因為之書黄庭也文既奇古小楷似此最少稱二絶白雪呉侯來仕優不忘學治小齋西園遂以七觀名而自為記使郡人林仙客書之侯雅尚好古風規超遠胸次間真作天際真人想故其治狀稱是



昔鄞大夫以白雪稱侯不愧矣仙客於郡中擅書名茲以南宮書書亦所謂感恵狥知書家一合者乎有七觀來三百年復覩此奇余題其後

余既為林生題七觀齋帖乃陸生寶復為侯書一通陸生給事錦沙公子少以慧聞今突而弁矣固諸生未第為此書者亦感呉侯之知云夫恩之于人甚矣哉始清容先生以任子起而往承旨知之荐至學士故作七觀以言報文即奇微松雪肯不到今松雪有造于清容矣今林生陸生烏能重侯而侯則名之愛人無已如此安知異日不有者起而報耶司馬温公云知報恩者其為子必孝為臣必忠侯之恩于吾郡豈望報哉不望報故施益大而感召之理人自不忘報乃人心之不容泯也因漫題此巻之後云



咮鳴文集巻四終

# 喙鳴文集卷五目録

碑

新作睢寧縣城碑 有題後
敕賜旌忠祠碑 代李師作

記

敕修琉璃河橋記
寧波府新建海曙樓記
重修鄞縣儒學記
新開寶應弘濟河記



寧波重修大石碶記
天井山龍王祠記
寧波佑聖觀繕修記
董孝子廟新修記
敕賜于忠肅公忠節祠堂記
王氏義庄記 代殷師作
游泰山記
重修延慶寺記
重修石塘二碶碑記

# 喙鳴文集卷五

四明 沈一貫肩吾 著

## 碑

### 新作睢寧縣城碑 有題後

睢寧直淮安治西南二百里而近與徐僮取慮隣風氣伉健往往多陸梁千紀之夫楚漢間夾睢水而陣唐扼睢陽宋戰符離皆近郊也邑故有城庳陋比者河水溢齧阜陸則郛郭皆復于隍無復廻繚居民益蕩蕩靡保葢三十餘年矣而未之嘗問



莫大夫秉憲淮徐望而喟曰是邑也而無城哉乃與其令申子議申子曰念之熟矣邑幸多決漭饒茭茅可刈而陶近山之石可燔而灰第無所得食耳公慨然曰吾事也乃以贖鍰二百金資吏請于開府尚書大中丞太倉凌公廵按侍御貴溪姚公聽發廩粟千石以餔役者於是令喜身踴躍董勸緩他役簡他費日持籌而會之畚鍤具興甃堅椎實雉堞櫛起樓櫓四立皆密緻堅善可貽永世自萬曆十一年春經始彌歲而成不妨農収不呼閭

左寂然無聲而部使者再來已嚴立于市外矣于
是雎之室家保聚安枕無盜賊憂而令以為微莫
大夫不至此宜勒金石以示方來夫設險守國易
固著之城漕城韓風人詠焉而春秋每城必書城
宜重矣不曰宗子維城則人尤重莫大夫從淮徐
以來飭起惕積千里之間桴鼓不驚矻矻乎所謂
南國干城者非耶令之雎異乎昔之雎南衛陵寢
東翼漕渠城堅奚啻一方之利即國家萬有一分
之墉德必將藉之海內之安瀾也猶逆折攘偷肅



清郊虞以無憂其父老子弟何不憶之敢萌令圖
茂業可無識乎公名與齊廣以西馬平人辛未進
士由倉部郎守東昌為令官勞績多茲不載載其
逮雎民者如此申子名其學為不佞門下士始受
業時目不忤視齗不茍見矯焉如無為而積六安
判至今官以廉平數奏最蓋內約外勤捐私壹意
公之効也其籍山東日照人
申子可謂近世循吏矣余與涇陽李公同官吏
部嘗問李公申子一貢流而每薦必及雖公總

督淮揚亦薦之豈有異哉李且道且歎姑無暇
他論獨論其為城事一日申子言於開府欲為
城開府姑應之未決無何開府經其縣半就矣
驚曰安得金錢而為之對曰不費官亦不煩民
開府曰何對曰令來時邑故多沮洳茭槁也而
務閑無事輿厮徒飽食坐卧令惜日課之樵久
之茭槁山積無所用用之陶得甓以鉅萬計度
為城有餘獨少灰與工食令責茭及甓就矣開
府歎息勒以米碩千再過之樓櫓具備蓋所得



於上者獨莫少叅鍰二百與中丞米千而人不
知所以成也嗟吏若此於天下何有抑申子不
獨城初為六安州判官水使者檄築高堰亟成
常留治河不之州無何天官擢為他縣令當去
而水中丞特請改為雎寧雎寧地久蕪莫耕所
以然者耕則吏叢而求積逋焉故莫耕申子捐
其逋為履畝賦三年境中土無不耒耜者則又
為之立義庄身騎馬諳勸之淮徐流民以雎寧
為歸故每薦必及五年得二十餘薦云後來朝

以母老欲觧綬余留之擢澤州守此記當余未問李公時作今讀之不飾辭顧申子歸功於莫少叅者何豈其受特知邪不可知矣

勑賜旌忠祠碑代石麓師

隆慶二年御史臣杰言所部保定府故太常少卿楊繼盛鄉也其吏民為臣請立祠衰死勸生以詔永祼禮部言　上從之賜祠曰旌忠於是保定守淇閔故牘有前都御史某奏公羡金如干四倍之卜地城西庀材鳩工埏埴繩鋸立三楹以居公而



兩亭其傍刻公所為二疏者翼廡重門甓而環之軒軒肅肅道路流涕於是鑱石為碑以辭屬余碑曰公諱繼盛字仲芳少時家貧為其兄飯牛云然性嗜學不辭桔据以就其業丁未舉進士授南吏部主事地閒務簡以其餘力問典章於鄭公曉論樂于韓公邦奇講聖賢之學於諸大儒先生已遷兵部員外郎當是時虜薄京師方得氣去而咸寧侯鸞驟貴用事柄兵政欲與虜通馬市外為羈虜而內固權公抗疏論其不可者五大指謂馬市者和議之別名非國家所以自完而讋狡虜之道也必且廢邊防深敵師損國威不可善後說甚具而逆於鸞下公詔獄貶狄道典史無何鸞誅　上即貶所起南戶部主事三日遷刑部員外郎改兵部郎當是時嵩分宜誼公而惡鸞引公之重以自為云公聞之笑曰去一鸞復就一鸞天下有烈士丈夫為亂人用者邪且天下苦嵩久矣毋使滋禍即疏嵩大罪十而陛下所為不知者以嵩有大奸五其道貞其行獨其氣奮其詞參覈而不浮剴切而



詳白累累數萬言幾感悟主上以為非二王莫能明也凡人莫不嚮其所榮而恩其所知就其所便而不復其所苦公起顛頷還中朝分宜方自為功而裁以大義歸身朝廷糜爛箠挺慘於鋸鑿創瘢未合而料編之章再上非質忠性義而不可散於中者邪公疏而用海內即衽席之安朝廷晏如也而是時也分宜能移主上心問引二王何為復下詔獄杖至百論死居二歲乙卯十月朔竟斬西市又七歲而分宜免不得良死又五歲今　皇帝奉

遺詔贈太常少卿錄其子太學生謚忠愍於是乎
祠悲夫休哉夫公所以報主上與主上之報公者
交厚人臣祿於朝頂踵皆主恩也故不以君之識
不識而死節官下所以報非求報也故曰公厚然
論定於久而賞謚乎制亦不問事之成不成而報
忠優於報功故曰主上厚人謂　先皇帝神鞫蹇
誅兩戮大憝不爽而公不幸先其禍痛憤何極然
不痛憤又何以章忠臣之節與　先皇帝今上咨
嗟崇奬至意哉故世必有大痛而後大快之斯公
之所為垂譽長久也所為祠者本發于二疏余表
公大節而略其他為辭以侑神辭曰流旭兮旦開
照靈旂兮驅昏霾輪廻焱兮右黟雷團元氣兮惠
來　帝嘉女兮怛女撫女壯兮下土彎天弓兮殪
天狼血含光兮注牙幢戟逢干兮與俱行攙宿莽
兮瀟湘閻浮雲兮將暮賚菉葹兮紛莽莽山中閬
兮鬼殺我鬼殺我兮我有主皇天無私阿兮女余
輔青虯兮白螭雲中兮遨嬉厲余轡兮上谷滁余
腸兮桑乾湄珠宮兮瑩瑩寶璐兮枚枚靈來兮不



來不來兮心悲嬰為牲兮固兩脯鱠挈貳兮雩為
俎彭咸參兮萇弘伍靈畨畨兮肅然而來下為民
正兮終古羌馬窮兮社而稷女

記

## 敕修琉璃河橋記

國家奠鼎燕京控北戒河山之勝西來諸水蜿蜒
而注于南縈廻若帶然去都城三十里為蘆溝河
有橋又南七十里為琉璃河古聖水也源出房山
龍泉峪澗壑斗絕受胡良挾河諸流而東匯于拒
馬霖潦時集迸湧奔潰瀰漫殆百餘里矣為朝宗
孔道而河當其衝故未有橋也蓋不勝濡軌之慮
焉　肅皇帝已亥狩郢中始出水衡金錢累石梁
七載而成又隄其兩壖各五百丈車馳馬驟如行
康莊　肅皇帝不自有其功而榜曰玄恩咸濟謂
若天錫云頃年以來橋南洞圮者三隄有泐有坼
道中絕人迂折亂流渡　上聞而憫發內帑重修
而　聖母慈聖宣文明肅貞壽端獻皇太后益出
宮中委佐之勅內官監太監何江工部郎中胡瓚

往肇庚子冬越壬寅春而告訖圮者繕而加固泐者折者甃而加完又于橋之北創神祠祠前為井濟行道之渴費金錢若干而皆自御府世且永賴宮若民不聞也茲役也纘先之緒不佚其光臣謂曰孝軫民之渉不廢其政臣謂曰仁規利之鉅不啚于費臣曰訏謨權事之急不詘于時臣曰遠猶跡微而德博事小而功大 皇上之所以繩武而錫類者可窺萬一矣夫天下事皆有自來莫不積墫成敝積敝成壞壞極而更乃煩費已語有之千



丈之隄潰於螻蟻萬木之林焚于鑽燧積漸然也當橋初鏄時令有司善為之不過一石一簣之勞何至煩費哉唯忽于一石一簣而幾毀成緒以厪聖天子之經營故行隄者塞其穴慎火者塗其隙保治者防其微嗚呼豈獨橋然乎哉 上命臣一貫作記臣恭紀歲月以宣揚 休德而垂之來茲復申積微之說頒後人無忘斯功也謹記

## 寧波新建海曙樓記

門上為樓以望曰譙都之有譙中四軍而建牙控握嚴城經略戎事賓朝諸岳徵號四境故有挈壺掌漏剋晷揆景嚴啟閉警作息之事寧波亦東南一大都會也障百谷之下右馳甌越交廣月蛸無底之壖左抗吳會青徐日域不賓之國海道通遠番舶鱗聚蓋戶牖咽喉之地德則象胥不德則戈矛矣古有一軍制之在宋曰奉國而樓其南如軍名額曰明遠亦取譙義羯胡之衰爰有大醜據我天厭其德樓用從火明興以來守者未遑暇於茲事宣德間侯黃永始克建稱四明偉觀夫既樓于



泰寧之日矣宜觀哉萬曆乙酉又火越明年為我蔡侯之四年而復政稱海曙樓郡人士雄是役而樂觀厥成也謂不可以無碑曰樓之來父老掌故之傳略金石湮滅文字眇闇沈子無讓矣樓直衛南蓋今之衛宋之軍而府于衛之左樓居西南衛孱侯也城郭溝池之任在府境中人聚府而請之其父老曰無以抗形示嚴攬蘊風氣其慱士弟子曰無以察象下漏為作息準忘樓之為麗譙也蔡侯及其僚議曰役鉅矣不可以煩民有一焉定海

新榷關關入所以資開府也而開府晏然資幸有餘可請乎於是請以八百金集工以詹廩之餘佐故址為兩觀而梁其中則跂翬而屬之樓為間五前為複宇左右為翼方各有露臺巨棟肥楹丹雘粉堊地聳勢峻干霄而上門開牖洞流瀣茹吐高如其址址高二丈有八南北廣五丈有四東西不盈三倍者丈自肇度底告成十閱月而民不知也沈子曰樓之稱海曙也善哉明受天命阸隘僻隅咸之乎光明窮溟渤所至浮天鑿空而來矧是東



夏朝夕之池衿帶之國長安之日在驤首上者哉而自壬子來鯨鯢踊揚使我震盪則樓實為戎府肅皇震怒爰整大旅然後兩儀剖清濁分民乃築室返耕又廿年而始有今日德厚而慈洽法明而政平吏吾土者大氐惠和潔廉憂勞吾小民故民如矇之始睹繈之始轉日之新出于扶桑湯谷閶也而是樓以成顧自今官我者永懷明德除我豐節守突之憂則樓乃尊安熹皞無憧節貔武之擾而東向巨浸長耀其華丹是所為名海曙哉預具役者自開府持議以至於督繩咸有功不可泯具載于碑陰

## 重修鄞縣儒學記

古之學多矣卒雹起而颷滅獨夫子不廢豈人力哉黃軒以前神嘗雜揉矣堯舜起而息戰國以來楊墨又橫行矣孟子起而息晉唐而後佛老滋蔓延矣有宋諸儒起而息或挽之或推之皆承衛夫子彼百家靡不相夫子而卒夫子仲尼此以明仲尼大矣百家獨釋氏久婳单極不能與儒抗斯



明皇帝表章力哉庠序徧天下廩餼諸生群師儒而教之郡邑長為之師董以風紀之臣三載而賓興鱗比而進 天子之庭非此塗者不得為顯秩彬彬盛固宜雖然繇此而盛為利祿奔走非以性起即班班皆濂洛關閩吾猶謂之衰而況句剽字獵膚見耳入設難而覆之口張不能射尚謂有儒乎斲其戴仁抱義與先王之行于世難矣哉天下無釋耳有釋儒將折而走何者師友之教不先而儒無以為家也何以明之今捨釋之吐餘猶傾然

心動捨其家珍而途之求曷不曰歸而求之有餘師嗟乎敝矣猶然戴峨捕愽琅倉曳翁而游取青紫明庭之上豈不羞先聖辱 明主恭世之崇儒者以賔興為差吾鄞之先稱多儒今益少周侯来思起其故而新學宮以不佞亦鄞儒也屬之碑學宮之旁故佛廬先民取之釋以歸儒也侯猶隘之益市民舍如干楹乃經乃營堊采廟堂更作鄉賢名宦祠復祠文昌齋廡郎舍咸次有方士游其中恢然意廣也不佞頷與諸君子約曰聖朝之所為



貴孔氏者扶綱常立人紀也無為貴詭矣諸君其講肄於斯而服習於閨閫庭闈里巷之間人與父毋無間言乃異儒於百家而無負聖朝表章儲育之意與侯今日之心周侯楚之湘潭人名之基癸未進士賛其役者某某咸書以觀將來

新開寶應𢎞濟河記

淮揚之間有巨浸焉受天長盱眙諸水離而稱之曰邵伯高郵寶應湖云邵伯故無梗高郵有白康敏越河在獨寶應謂之汜光直黃蕩口黃蕩口居湖中心相距百餘里勢既洑汩加為西風之衝槐角樓一堤如箕如縷不能獨拒守吏常告憊矣方波忽濤罷鼓不時三老長年望雲測景而後行如遭其平揚帆若無偶逢其怒棄柁棧如葉耳盖陽侯之欲無厭而魚鱉數飽如壬午秋並峙巫招者纍纍不可計也故計漕莫如寶應急且湖以東田無慮百萬頃決輒為沮洳與鹽諸邑之萍可食乎故計湖以東亦莫如寶應急水部郎中許應逵任夫也是倡越河議中格不行涇陽李公來督許郎



理前語李公曰吾聞是役之不可已也顧無煩主計李公朝鳳陽遭鹺使者而問焉吾欲堤寶應而假資於君君鹺鍰今十六萬能捐其半相助乎鹺使者曰均公也胡為不可於是李公更請資於留儲再往復亦報可廼與部使者偕言 上而陳給事者通州人也習知其鄉水利害為 上縷縷分別之大司空覆請得 俞將笠日鳩工而李公以留司馬遷黃岡王公來載咨載程矢諸大夫宣力不勸自三官廟抵南郭外延袤三十六里而三分

其工許郎暨海防叅政舒君大猷董其北中河郎中陳君瑛徐州兵備副使莫君與齊董其中理刑主事羅君用敬漕儲叅政馮君敏功董其南即舊堤為西而別堤其東杵薪累石實以剛土樹以楡栁廣可行駟馬引水注之舟行其中兩堤又皆築滚水壩三以時疏洩水暴長則越河注支河道射陽廣洋而入海殺其太過無令留害始卒八月亟成而堅費鹾鏹暨南司農金各十萬而會稽纖悉贏二萬餘儉矣河成而舟銜艫至若行溝涂昔之



惕號辟易者譁許以嬉又微寧漕堤以東皆舍搴茭為索綯以業所謂百萬頃者田長老言往不獨苦澇亦苦旱重堤而不敢浥一勺也今食蓄洩之利盡上上壤矣告成　上甚嘉悅賜河名曰弘濟爵賞有差予惟縣官以漕為命自嘉隆來歲歲言治漕汶濟淮泗河海畚鍤具徧而乃稍息肩蓋水性不可知嘗識之而嘗作之利不無而害時有故旦言其便夕告棄也舉大事決謀難矣謀決矣取資又難資具矣重臣數易在職者遷廢目前任事則又難今費省而利弘人不勞而効捷是策臣之計定而廟堂之聽審矣諸大夫又家視國私視公騈工協勞如手足耳目之相為力而無二顧謂盛朝之纓縱非邪故版築如雲無輕蟻礨尺水橫流長堤不守遠猶如石必有同心一夫疑貳群策不發夫使廬海内者盡諸大夫也何績不成是宜書李公名世達王公名廷瞻典留儲者魏公名學曾鹾使者蔡公名時鼎部使者馬公名允登給事陳公名大科大司空楊公名兆諸具碑陰



## 寧波重修大石碶記

鄞邑倚于郡其境中分于江江西田仰溉于它山桃源之泉泉從四明山來最遠故多腴江東田仰溉于横溪錢湖小白諸泉從金峩福泉太白山來源近故多瘠入夏半月不雨農病矣雨三日不休復澇畜洩之時惟藉人力其三面濵江釃為水門以碶名者十餘而最著為雲龍為烏豐為五鄉雲龍南洩烏豐西洩皆入江而五鄉東洩入小港達海最捷波流靡不能為澇故烏豐亦嘗前廢不修

自定海人别碶東岡于五鄉五十里外環游渟瀠
瘫不時下淫霪逕來簸籔為巨浸人享其利吾不能
無蒙其害至萬曆甲午亟矣民乃相率言于郡縣
而奮鍤揚钁排烏豐之隄曰江東大石者而洩之
土始獲平江東大石者烏豐之第三第四碶也碶
有五此居其要宋淳熙間守陳公塏治之堙今嘉
靖間守周公希哲曾公鑑又治之復堙江東介民
居中跡宛宛在顧痔蕺沮洳水不行疏之行矣大
石在演武場中地曠力易施而渠阬石陁又止一

洞泰瀕江潮易咽于是守吳公安國與令翁君憲
祥採余之言而爰視爰相經始其事白之海憲吳
公鴻洙而新之徙基去江干十餘丈倍其洞為三
竇築以松鉅石鈎連而甃之梁亘其中空以防盗
舟之決橋于其旁便人往來濬河倍寛之為五丈
者百有二十丈俾潦有游又慮閉啟宜置守置守
宜有以食之賦諸民非久計則視演武場多裔地
而建菴如干楹召僧居之履二十畝不稅以給俾
蔬茹于其間且當兩碶揵費菴以碶設名曰永利

利所沾槩田起甬東一都至三十都凡三十七萬
畝不欲多徵畝取鳌銀以兩計者壓四百而太守
獨助俸二十令君半之時疏鼻人執役不浮浪一
錢故善而亟自海憲太守令君外為倅馬君復淳
判施君朝恩歐陽君燦而司理張君似渠當署邑
勞居多既張公佐治來代守下車以來輒問增其
所未周徐君大紳代倅王君明鰲代判劉君國縉
代理並裨厥成董役則尉王君秉禮耆民戴俊僧能
慧余惟水者天下之大利害也過之與不及之皆

害鄉東岡之未碶也人皆言東岡利比碶之又言
東岡害有所以除其害而後其利全既三倍大石
之洞則烏豐之他湮可無問其利又全此雖一役
而計水之平巳審盖時當泰寧諸賢輳合以劭農
振業為惠以恊心毗德為恭痌瘝急人委悉心計
舉不再籌任不岐指不煩一胥牒不費一里旅功
告成巳而民莫識所由來可記以為法尚冀後之
人之睎此也無廢厥初焉

天井山龍王祠記

郡西南山穹隆若天下者四明也四明之麓盖四達而趍東北者勝是為郡治方道半曰天井神龍宫于其間井有五近人者三可跡而禱祈其二則栖嶄巗與天隣矣其應祈澤槁往往著靈異遠不可知信之故牒而巖祠之自唐來已聞入國家載在祀典歲遣有司致祭云其後有司少懈或使廣文攝既又假民冠帶而攝今年海内大祲斗米銀二錢六月既望復當麗牲之日而郡二龍公視縣事歎享之不誠民亡以賴也自往酹焉明日祠銅



盆浦又明日祠金沙徧龍之所在郡人謂之快舉秋七月旱先是五月旱是為重氛民嗷嗷罔旦夕矣郡侯張公暨龍公與楊公黎公唐公皆跣足而走望為壇壝召諸神焦然稽首張公復以繁露從事而身求龍于慈谿龍公再來是山捫蘿上第五井百稽而延佇之有蛇躍入盎中絳紗幕以歸中道視之蛙在其傍而蛇啖之衆讙曰龍得魅矣越三日雨明日雨又明日大雨蛇飛中庭而去年遂大穰民用乂安初侯之禱祠下也曰雨當為神新宫而更貌之至是乃命僧德基奉所施錢鳩工既翼既煥而請沈子志之嗟夫龍之神自古聞矣而具顯於吾土又具顯于今侯之祈雖民私求于龍者亦甚衆而龍應祈又甚異往往畫畦分畛而雨之不越香水一步或嘲龍不太別白乎夫龍盖有謂也帝方屯膏未得請不敢越命然不無軫于民之茶則姑聽其處者而私潤之不辭煦煦名此龍之至仁也易曰見龍在田其是之謂乎至于芳馨潔蠲精誠上熏九關為開山川揣施則騰躍雲衢



而浸漬下土此龍之大行而志得也然則待禱而出使人神之以為名盖非龍之欲其在九五曰大人與天地合其德則龍德之盛矣吾病世之尊龍者忘其十雨五風之力而區區于暵雩一杯以為功故表之若此使瞻者無期而不肅然張公文奇蘇之長洲人龍公德孚楚之武陵人楊公汝浤楚之彭城人黎公可耕粤之陸川人唐公世尭粤之平樂人楊公黎公時為别駕唐公為司理

## 寧波佑聖觀繕修記

佑聖觀在寧城乾隅殿祀玄帝而閣其後祀玉皇始元至治間稱道院我明市舶太監梁琟嘗之攺今名嘉隆間住持周元理里人方惠迥等將修之而余太保柴方伯諸焉中書舍人廷椿太保仲子而方伯壻也首捐金三百道士周茂齡善符水工醫術有私田鬻之得金二百周之徒王守純合善信所施而經營之自癸至于辛始落成亦勤矣哉金山人鍔來謁余為之記余惟佑聖世所稱真武者也月令孟冬之月其帝顓頊黒精之君其神玄



冥水官之臣其蟲介龜其候雉入大水為蜃蜃者蛟屬也雉者蛇化也故始設教者援神而立之象載記稱北方七宿惟龜與蛇又或謂北方神獸龜與蛇交而莊子稱禺强之神立乎北海䟽言禺强人面鳥身珥兩青蛇踐兩赤蛇靈龜為之使蓋蛇為火龜為水蛇制龜龜制蛇實應坎離相媾之義操子午之衡而天一為之本宜為養生家之祖道書往往稱之我　成祖及　肅皇之世表武當為太嶽玄嶽而臣視五山獨尊饗之歲時奔走天下則我郡十萬家人民之香燈于是也固宜矣夫正神者不為小怪司大靈徼　不幽而最幽者也今昭明發揚白日行天與黙谷闇室玄之又玄者孰非正神也哉而人之事神必自玄始玄則真真則武黃庭經謂毫髮節理皆有神誰能不欺毫髮節理者乎若世之傳真武者吾不能考其自來要之至理豈異于是吾用是以告來者

## 董孝子廟新修記

寧波府治南六十步有漢董孝子廟孝子諱黯字



叔達江都相六世孫鄞人也少孤獨與母俱百順咸聚鄰人王寄者富而無行董母與王母相見各言其子而寄病之毆董母孝子歸而母方蒙被臥孝子跪請罪母曰無他戕失言致寄辱也因不起孝子衰毀畢塟終不言王母卒且塟手刃寄以祭而自詣官請死事聞和帝釋弗誅加旌焉又辟為郎中不就卒初孝子母嗜大隱溪水孝子以遠不能致徙居之後人以慈名溪以溪名縣而在鄞者即故居祠之唐大曆間刺史崔殷修自為記其母

像在南郊草堂中宋祥符間錢億迎歸於廟而請於朝賜孝子號純德徽君建炎初令林叔豹慶元間令朱堂咸修其廟我洪武初　勑封為董孝子之神命有司歲以六月六日致祭用特牲正統二年守鄭珞修其廟國子祭酒陳敬宗為記今萬曆間守蔡公貴易謂神母處嫉偏非禮謀于鄞令周君之基斥鏹買隣地而節推張君似渠捐俸任之其後海憲丁公此呂吳公鴻洙守吳公安國倅黃君鍾會別駕施君朝恩令華君士標翁君憲祥相



繼成焉一貫為記記曰昔之祀典嘗濫矣明興高皇帝秩正百神于吾郡獨祠孝子夫孝常德也循陔戀闈無他異則莫駭而傳孝子之傳以殺寄異也曷異焉偉孝子之處寄母善也吾有母人亦有母快吾母而不顧人之母錫類推恩道不如是隱忍以埜人之母而甘心焉然則寄母固孝子養而孝子埜此所為孝子重者也然未足以既孝子報讎之說禮著之節俠名之而王者不載於令急私忿而藐其公則下無王曲憐人而置不問則上無王皆瑕德也毆人至死法應死寄之當辟也久矣第不檢不可坐而檢非吾忍於是有司必以疑輕而吾終有不報之冤寧以身易寄死母傾有司非輕其上以為不能為吾報不可以報祁之上也然則孝子何獨善處寄母尤善處法其赦我也可生其祀我也可饗蓋余少而豔孝子事索之漢史無有時則妄以為漢如孝子者多而史不暇收既讀張敏傳而悟其繇當是時有人侮辱人父者其子殺之朝廷貰其死因定其議以為輕侮法而敏



駁之以為開私殺路除其令必以是格孝子不傳不知寄有死罪不止於侮辱孝子殺死罪人與殺侮辱者異非不領聽之有司而勢不可不為私殺孝不忘君正足傳也和帝方用敏議而於孝子宥且徵無頗刑無濫賞矣余恐後之人有孝子之心而失其中行輕殺人以快其私而卒不免于吏議則謂孝子事不可法否則謂後世無漢吏之厚而不咨其講之不精也故闡之

勑賜于忠肅公忠節祠堂記

我已已之難少保于公有社稷功而不獲死海内悲之　純皇帝始白公冤　敬皇帝贈特進光禄大夫柱國太傅謚肅愍春秋祠杭州逮我　皇上又謂肅愍未足以稱改謚忠肅乃公之鄉後進太常少卿鍾化民輩乞祠之京師詔可賜祠名忠節嗟嗟恩綸載嘉而一則曰忠一則曰忠此以表臣鵠矣夫臣事君以忠童子能誦之而名公巨卿不能者何人臣之忠宜忠其大者不宜忠其小者患在識淺機闇莫達主持利害死生怵于㫖浮議在



前禍媒在後自非性貞義不二心孰能忠其大乎方是時六飛蒙塵　九廟震驚見為遷者十九公則以為我鑒不遠在靖康之世而以一少司馬主擁立議卒排盈庭異人心此為國不為身忠之大大在定國是及虜以得君嘗我陽為講而陰恫愒為舊君則忠為新君則忠公則以為社稷重君為輕有宋公子目夷事在南渡安足法謝虜曰賴宗廟之靈國有主矣虜知挾空質無益自引去此為國不為君忠之大大在堅國謀既而我算勝虜計迫譏人在傍不兩立之形已見公于是乎以戰為守以守為嫌以不迎迎以不取取卒使乘輿遄歸日月復明君與國兩無恙忠之大大在復君而定國然定國公志也復君會也直顧國何耳安知君不知君安知身何待箕口簸揚而曰不免哉故雖國安君還而志死得死自其分耳抑又何憾人亦何駭之有若志死而生則公之幸而人不能必於天者也人臣任國必無兩遂而皆可之地為國國耳為身身耳惟忠臣為能深謀國淺計身功不



祁顯就心不祁衆白豈無繆巧鄙不屑為故力顓而慮周誠合而就多君子曰　裕陵即不還公猶為忠公即不死其烈猶在人特為　裕陵還而加功為公死而加哀非忠其死也凡憫死與嘉忠異死而未為忠者多矣死豈忠耶予又怪世人好苛論而引錮南宮易東宮兩事謂公不能强諍信以為責備賢者春秋意耶茍南宮之憾不可釋則　裕陵必銜之曷為曰謙忠臣亨輩殺之非朕意茍東宮之憾不可釋則　茂陵必銜之曷為復其官

優其家遺人致祠固　兩聖人之盛德哉亦公精忠大節與天日昭不斷然而然也夫以　兩聖人之心曾不芥蔕而萬世之史評定誰為此者亦多言哉予因祠而及之為忠者勸焉

王氏義庄記　代殷棠川師作

太倉王氏本崐山人已割崐山支地屬太倉稱太倉王氏王氏父子兩少司馬前少司馬倬自南都歸也謂其子都事愔曰幸食先人餘如宗人何吾視宗人有遯昵自先機宜即崐山我也寧崐山哉自司諫分水我也自即丘始與瑯琊江東我也吾敢私先人食而坐視先人子借令朝夕糊饘粥不給雖夙夜毖祀先人忍向隅而慨然我邪然吾計之二疏即多金一朝散予盡無留恵矣孰若蘇州義庄都事度父意始捐千畝為義庄庄之約曰人歲予米升如日之數疏者二三娶者嫁者病者葬者火盜者有差無夫不嫁者倍之行之四十年而田益瘠出實不半則後少司馬忬起矣後司馬出入戎行不暇經紀其事且令歲捐米三百石為助



竟伏法於是呼二子世貞世懋可簡去瘠确益以膏腴為子孫百世計毋使人謂先澤涸九里不得潤二子歸視其瘠三百畝歸都事子而益佐以八百畝不易之地總千五百畝更創庄廣若干畝綽楔其前曰瑯琊義庄祠曰王氏先德中祠即丘始興左偏司諫右偏機宜顏之曰尊始即丘者覧也瑯琊始始興者導也江左始司諫者緡也分水始機宜者文也崐山始後為堂五楹曰錫胤祠兩司馬及都事為義庄始歲召族人祠春秋臨之以尊而懲勸焉已而燕敦睦也祠左為義學以業王氏子弟給筆札酒食試補勸駕之費右為義倉蓋藏而粢出入皆畫自二君子也殷子曰義庄范氏前未聞也其昉合族之義耶夫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不殊至於賵賻承含皆有正焉先王之制禮也親以飲食始也夫務合族以為勸則念其所以為家矣視人之饑猶已饑之而況親骨肉之愛乎請循其本今以兩稚子爭摶黍慈母不特捽並私之也故昆弟之所分父母之所無也子孫之

所分祖宗之所無也其涉彌遠其兼彌博九兼而九族睦百無而百代通矣今之雄大官享重祿委長物於私槖內子孫而外昆弟勃蹊誶語以為常者何限不知過而問者必曰其某之宗人也其大夫之亂也安在其為冗宗稱顯揚乎司馬公蓋不忍念姁姁相喃非久計規長晝貽永澤四君子又引而濬之世德相尋可不謂希焉夫范相繼武姑蘇流聲王氏亦然三嬗五賢古今大義諒茲一揆矣



## 游泰山記

泰山古稱東岳輿泰丘異書謂為蓬玄三宮空洞之天其神天齊王領仙官仙女九萬人天帝之孫主人官職生死貴賤有神房阿閣金床玉几云前代之封至泰山天齊仁聖帝而本朝直稱東嶽之神正名矣然流俗黷祀亦聽民趨不禁大抵多因仍前代不知所起廟在泰安州城中廟自有城高二丈週三里為門八而南闕者五正中曰嶽廟門東偏曰仰高西偏曰見大東闕曰東華西闕曰西華後闕曰後宰門各有樓而角樓亦四曰巽艮乾坤由岱廟門而入為兩重門殿曰仁安左右鍾鼓樓樓後為齋房殿後為寢宮宮左右為配寢皆宏侈如王者重門左為三靈祠右為太尉祠祠前別殿曰炳靈曰延禧廟中古松數十蟠結如蓋而炳靈漢栢延禧唐槐特異廟前有亭曰遙參前為門重簷四面十六角有元君像焉禮頂廟者先此故曰遙參泰山之尊神嶽帝也而其奔走天下香火不絕以元君故元君廟曰靈應宮在嶽絕頂本昭



真觀而本朝 肅皇帝遣工部郎陳策齎萬金葺治之部使者時有增彌鉅麗矣神曰天仙玉女碧霞元君世稱東嶽女而楚高誨以為非東嶽女蓋嶽頂故有玉女池池側有玉女石像祥符間詔浚其泉易像以玉石祠之來已久唐劉禹錫送東嶽張鍊師詩有久事元君住紫微之句可徵也李諤瑤池記謂黃帝建岱嶽觀遣七女雲冠羽衣以迎崐崙真人玉女蓋七女之一其說如此四方禱祠無乏九月至于四月尤盛縣官因筦榷之謂之香

税亦不知所起香客來人具銀八分報名于遥叅亭委官給単從山後來者玄武門委官給単皆持至碧霞宮委官驗放香客謁碧霞宮有施以大柵開宮門而聽其自捐無定數每夏冬濟南府會官啟柵金銀珠寶玉石首飾館娃銅錢與香税並輸藩司旛蓋袍服紗羅諸幣輸濟南府金錢以待有司公費及德魯衡三府郡王之禄幣物以充三司及運司濟南府官屬折俸嘉靖三十七年後輸太倉二萬有奇猶不乏山東國家左輔地大農諸賦



役獨先而藉此以佐六郡之急云其登陟之艱應劭謂中觀留馬仰望天關如從谷底觀抗峰高如浮雲峻如無道徑遥望其人如行朽兀或為白石或如雪久之白者移過樹乃知人也賴其羊腸逶迤兩從者扶掖前後相牽後人見前人履底前人見後人頂如畫重累人初十餘步一休稍疲咽脣焦五六步一休牒牒遽頓地不避燥溼前有燥地目視而兩脚不通其險如此今登陟即勞何至如劭所云達官貴人老夫稚子笄黛者流可輿而往還向者之險而今夷也則推險為平䂊危為安拾級而上如梯或左右絚索以輔困憊沿途壷漿不乏飲啗如此安得困也余謂此皆元君力何則宋以前泰山為天子封禪地緇人羽流不敢擾而有嶄業未彫行固難也我自 文皇帝却封禪以來人絶望幸故泰嶽之權寄於玉女而天子封禪地共于齊民民各得以其意歲脩而月治之如萬流之赴大壑雖有龍門底柱安得長雄其阻險乎故曰玉女之功亦國家不污七十二君編録之效



也予之往亦輿至險絶奇勝未嘗不步步不能數十武即憊劭所謂後人見前人履底者時有山雖開險體自在又上山可輿下山不可輿如牧駿馬于絶坂繫駛艇于夔峽也豈易哉漢官儀曰盤道屈曲而上凡五十餘盤經小天門大天門自下至古封禪處凡四十里或云四十八里三百步余謂土人以盡一級為一盤盤復一平約大盤三十中盤倍是小盤又倍是大盤二三十級中盤十級以上小盤十級以下級七寸以此計之泰山可直高

二百丈蛇行屈曲而上可二十餘里顧其難雖四十里無以易矣或言高四千丈者以里計邪予始至公署公署負泰山入門如在其屋上者心易之乃登而知其遠方半山見頂出雲到天門即霏霏霧已屑屑四面雨集一步不可前稍霽强扶而上則剛風霍霍迭時四月十三日寒威大振挾重綿不得温至夜又雨不休予自嘲曰吾昨易山靈山靈報我如秦時故事又嗟天上清虛廣寒如此凡骨不可住翌昧爽館人請觀日凌風躋日觀觀之



予嘗從招寶山觀日謂泰山當不過是乃頗異焉招寶去海水近平視日出泰山高俯瞰在海底如曰天末皆有涯獨寅卯方為大海無涯闕地而踴朱輪閃閃山顛已辨色而下土猶昏昏也然日行駛彈指而大地辨矣昔人謂為鷄鳴為夜半亦甚其言哉日始出時覩有三點若樹然者在輪中過半規輒都滅不知其何以也碑最古者為李斯銘歐陽公止得其四十八字而劉氏以為親到泰山審觀石三面皆有字總二十二行行十二字字從西南起以北轉南南面七行其末有制曰可三字復在西南稜上劉大觀時人今予所見獨南面七行之半三行臣斯臣去疾御史臣昧死言臣請具刻詔書金石刻因明白矣臣昧死請此二十八字亦無制曰可三字在後又為後人所破滅矣無字碑石理如細玉摶成面濶三尺旁厚二尺許高可丈五六或言石表者良是謂石函非也磨崖書在東嶽祠後玄宗八分可觀蘇頲刻為俗子鑱滅而加以惡札此其人亦欲與桓司馬所謂萬年者俱



久邪山趾有石經峪石坦平一片大三四畝刻金剛經於其上字八分大如斗盖唐人所為水發則沒歲月洗蕩而可讀者猶半盖奇觀云大都嶽以高勝其石以巑屼岢嶁勝傲來居其左方如削筍如棕櫚葉如戈甲千萬捍闕雖樵蘇無跡焉從白雲洞俯視來路如虱緣縫中行袞不能丈諸峰樵徑微白可數如人筋理四布其於州城一蟻聚也汶水横帶遠視蒼蒼無辨豈游氣掩余目邪或清秋勁冬萬里寂歷可遠到吳門匹練間耳海内山

可與比高亦不少顧皆迴歷數十百里蜿蜒以上漸而遠地獨泰山拔平地為崔嵬以此駭世且山從崐崘來不知幾萬里而到滄海之涯泰山特起為嶂於東流如端笏垂紳拱揖而迎來者故中原之氣收儲祥毓秀生人物之萬殊泰山其天下捍門乎脉絡之來楊筠松謂從青徐起西遡而上其水皆會汶入漕東南若泗若沂又皆入漕濬發宣尼之祥殆非偶故曳杖之歌明自敘矣而道書謂泰山周廻一百六十里非過或言周三千里或言



一千里或言二千里今觀支分脉注蓋三州半而其東北麓注海者不與焉以予所觀而妄意之泰山蟠環不過三百里而從青徐數之以至於泰山何啻環三千里也余既游將記其風雲物色之異則古今人不少且人各言其感慨欣戚之情近耳何足紀存獨徵其掌故而論之若此俾後之人有考云

## 重脩延慶寺記

四明人好佛多寺院而延慶最大延慶居城東南偏四周環水而外食金峨它山蜿蜒七八十里之水始于郭周為保恩院宋興法智師者創之師竒人也鄞金氏名知禮七歲度於興國寺寳雲師受天台智者止觀法止則念念息緣觀則真真中的積年累慧探微窮性吹大法螺擊大法鼓以弘其教于江南真宗聞之遣使者致問而賜紫號為法智敕建延慶講寺師以其徒惕弛而不精進也結十僧禮懺期三年竟焚其身以作人之勤惟時楊內翰億李都尉遵勗貽書勸止復令李太守夷庚



容護之不獲遂蓋脇不沾席者四十餘年于天聖六年正月五日跏趺化去焚之得舍利無筭身所授度者凡若干人散于四方趙清獻公為之碑初師之營此寺也有僧異聞覺圓為左右而作誠楷具載教行録中曾太守會來令其子公亮脩謁師夢相公來而後為魯國宣靖公乃大置田圃安集其徒此寺所為盛也涉元兵燹惟觀堂巋然在而四廡無擇兩僧為之興復至我正德嘉靖間僧泰侈甚惟酒肉是議矣公私交逼產廢物散庭宇有

圮壞而諸像爲傾者自余之居日湖也與寺爲隣戒不得擾一物及之京師隆勝圓復來請募脩葢余子泰鴻導其徒斷葷茹素興禪禮懺如大師之初而佛教始振積數年而出諸施以經營煥然巍然庶幾克備費且踰六百金矣紹居士汪士晐以記請而二僧尚有餘于心不能已已余謂之曰人以營道心營事奚而非道以營事心營道奚而非事舍道則無事無事則無道豈有虛至之功哉今能精心止觀詮義脩懺捐身策衆感聖乎儒四十



年不恊席如大師者乎內心定而鬼神服奚經營糠粃土苴之難且吾聞之以假脩真無假非真吁嗟乎是在踵至真人之所爲耳記之以俟方來

## 重修石塘大小二碶碑記

方國生民藉衞于土厥土用水說在岐伯氏之養榮也吾鄞由甬江而西沃野二百餘里它山據江之上游以注于會城靈源大啟故西南諸鄉亡不藉榮于它山者顧泰雨橫决泰旱焦洩决不甚虞而洩乃助剳於是有保豐諸碶以司蓄瀉石塘介在西隅賕他碶稍隘而爲利滋鉅折而東有小碶循碶而下爲九里浦以注于江高下斗懸皆鄞土也小碶之内支流蜿蜒有逮于慈者然而碶非慈有矣碑固有限不以石以木葢創始者酌啟閉之宜而定規與碑終始夫寧不知石之貞遠也爲蓄易而瀉難利于下流不利于高壤乃處下流者數我之啟以爲蓄而踞高壤者因彼之蓄以妨瀉俾得利而漫有害石之不宜于碶也明甚萬曆乙未小碑崩圮司碶之吏議繩初繇而慈民以其私憾



謂不利于巳至鳴于上官前令常熟翁公誠慨斯事率諸父老繞碶而搽追維往蹟曰吾爲疆吏我民之弗奠惶恤其隣遂報中丞御史臺暨巡海使者仍用木於是鄞民雷然頌德趨事若子浹二旬而大小二碶畢事既畢事而鄞之民謂自茲以往水臧安平雖有旱潦無損于秎稑永有石塘之利矣夫莫非王土何別于慈顧爲慈畝不過數頃爲鄞不獨五隅遍于七鄉鄞之藉以朝夕者大半夫斷指以存頸仁者不爲况斷頸以存指乎宜公之

力捍吾圉而樹淵邈之圖也是役也大義布昭衆志胥定皇皇明賜與碶俱遠蓋公為政敦敏肅給其為民驅除若疢于厥躬必犨而躋之康阜乃憮兹特其一事事在丙申之秋明年春詔克法從諸父老謀鑱諸碣以詔後來徵石言于余時余方待罪　綸扉不果歲丙午　予告歸里里人相率而前誦公顯伐遂不辭而為記諸大夫及鄉之慕義率嘗來埤者其氏與名具書如左

# 喙鳴文集卷六目錄


論

封建論四首

封建論餘十九條

法行

二吏

師承




# 喙鳴文集卷六

四明 沈一貫肩吾 著

## 論

### 封建論一

昔之善封建者曹冏陸機胡氏兄弟廖偁不善封建者李百藥柳宗元唐宋諸儒多主是說宗元直謂之私其他謂勢也時也三代以下不可復也余意不然公私無常安天下及萬世則公否則私時勢亦無常庸人時勢使者也聖人使時勢者也籌



一時之便與籌萬世異量巳量君不強時以從事籌一時之便者也為天地立心為生人立命不以吾之不能而格聖賢為不能籌萬世之便者也繇斯而譚吾必善封建矣夫聖人曷嘗不崇德報功選天下聖賢豪傑而侯之乎而天下聖賢豪傑不能盡侯又曷嘗不預為子孫萬世計顧其長有天下奉宗廟乎而吾之子孫又不可盡王天生人而立之君天意也上承天意而下活天所寄之人令萬世無危聖人意也苟不可以活萬世身猶將輕

之而况乎其他故聖人長在封建可郡縣亦可必慮政不足以傳天下及後世而為制以寄之則封建可郡縣不可蓋自有封建而國之萬者幷為三千三千幷為千八百千八百幷為二百十為十八為十二為七而卒為秦相殺無已時誠敝矣顧自有萬國以至於秦不知更幾甲子豈非遠起于洪荒之所不可算乎而中間為戰攻者幾何涿鹿三苗灌鄩鳴條鬼方牧野及春秋戰國城濮晋陽馬陵宜陽濟西夷陵長平等師或血刃或不血刃或



斬首多至四五十萬或百萬尚有數可記也若秦罷侯置守甫十五年而有楚漢之厄又甫二百年而有王莽之厄又甫二百年而有三國之厄五胡之厄南北朝之厄更四百年不息而為武德貞觀甫百年又有祿山之厄又更二百四十年不息而為建隆開寶甫一百六十年而有南渡之厄於是腥膻宇內者三百四十年而始有我　大明皇帝總秦之于今千五百年而亂之數若此亂輒入荒咢沸六合雲擾封刈創夷如莽如蕉春燕巢於林木蓬蒿塞於宮圻丁壯絕於鋒刃老幼盡於丘壑視涿鹿等師有數可紀者相去奚啻千萬涿鹿等師僅可方平七國伐匈奴通西南夷征武陵蠻突厥遼東南詔西夏一隅之耗而已三代以還之民可憐哉非郡縣之敝而誰敝與蓋封建以萬君治萬國也一國亂萬國治雖商紂不能播惡于三分一之外郡縣以一君治萬國也陸機所謂階闥暫擾而四海已沸孽臣朝入而九服夕亂非虛語也雖有善者救之而焦爛已多且無不自帝自王雲



用其民至於百戰後所餘户幾家人幾丁無可用始罷尚有生聚雄心莫已也故使胡亥隋煬而生三代纔與桀紂等自餘亡國之君不能埒平威惟處後世故有古所未有之禍而民亦蒙古所未有之痛故三代以前人猶有去亂適治之所而後世不然普天一焚耳雖在平世獨睊睊寄命於一人而一人所與共天下者大半寄于婦豎宦官近習嬖艾闒茸讒諛之流能與賢士大夫游者幾何後世之莫必其命猶機寢鋒息矛淅劍炊燕之巢于

蕪章之泛于海也尤可憐矣如謂封建巳定聖人無所位于時是徒恨仲尼不有天下而不知陽虎不能有魯也今縱得仲尼不過一世之治孰與萬世之治乎抑謂六卿于晋田氏于齊終皆有之然不畏周天子亦畏隣國猶須積久非若莽操懿溫以下直掇之易以強大併弱小勢不得于與國第篡食之故曹操能取漢不能取吳蜀由此言之以封建亾天下者千萬世惟一秦以郡縣亾天下者比比而是吾不悲一姓之亾而悲民與之俱亡民



亦不幸而生于郡縣之世也郡縣者天子有道行萬里如輦下誠便然一碎百碎易成敗速朽之制封建則家自為戰國自為守民雖勞而久存戰爭雖時有而流禍有底極復得明天子在上修政以臨之雖罷爭息戰而長無恙可也故吾以千五百年天下之勢總較而為元元惜命知封建之勝于郡縣章章矣

封建論二

柳子之論封建也曰周之失在制不在政意謂封建定而王朝之政不可行也廖子曰不然周之失固在政吾以廖子之言為然周制雖定而政行於其間自宣王後政曷嘗一日行於天下政不行矣制烏得不渝一不朝則貶爵再不朝則削地三不朝則六師移夫不朝小罪也而貶矣削矣移矣又况于擅侵伐兼并夷人之社稷利人之土地殺人之人民而置不問乎時無聖賢耳有聖賢在豈惟使當世無攻戰抑復周公之疆理還分封之舊令天下小國可守其宗廟之典籍大國無過三百雉



之侈莫侵莫叛而五等久安蓋孔子曰有國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文武之政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故始柄魯政而隳三都孟子亦曰周公太公之封也皆方百里有王者作魯在所損惜乎管仲有其時無其道孔孟有其道無其時卒因循陵夷以并為一由此言之周之失在政也或曰如管仲之政尊周室攘夷狄近人而易行必欲損強大諸侯而弱小之安能類首而聽吾之削削則如漢七國何政之能為余應

之曰子何區埳而料天槩聖賢為不能也聖賢之作為固非庸愚所能料淺料之尚有賈誼主父偃分封之策使齊晋秦楚藉其賢子弟良大夫而分之齊晋秦楚不失為霸其他魯宋曹衛鄭蔡吳越之屬或分五分四分三分二而聽于齊晋秦楚之覇輻輳於周天子千里之畿修朝覲會同聘問往來之禮而簡其後世之繁使其人不勞國不疲亾可存則存之絕可繼則繼之如湯代夏武代商之初然後申尊王之誡踐睦隣之拾世世相安一舉而定無煩苛繞繳難行也顧非大聖賢天下歡然



親愛之如父母肅然敬畏之如神明不能任此故待孔孟彼管仲者安能分齊境尺寸哉雖然亦未可知子臧子札子西之徒國猶可讓如而人者當世不乏也而況於分人之國天下未當無人也未可知也

## 封建論三

或曰漢高祖欲立六國後子房不可其後分王子弟卒有七國之變唐太宗欲封建魏徵輩不可其他如羽如莽如炎非無封建而終于召亂明效大驗既若此矣子何為善之哉曰子房諜臣也取就事而已不暇及遠魏徵嘗學於王通通之書所不滿于郡縣者不過曰無定主而責之以忠無定民而責之以化未及悲民若吾之深宜徵在存亾之間也七國之變㪚不在分封而在分封之侈不過百里則令一大郡而已胡亂之能興賈誼曰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已知之矣此陸機廖偁所能言者吾不復論或者又曰均弱懼不足以藩也曰無患



衆弱之間有方伯連帥以率之勢足以戴王能相率而不能真有之又無方伯連帥之憂患無藩乎世無禹湯文武也無禹湯文武則執鹵獲醜持籌典機以與吾共功名者盡屠狗販繒吹簫織竹乏流盜賊囚虜之輩德不足以帥人長物與之開國承家則挾飛揚跋扈之心而所治民亦象其虓闞梟騰之指謂之樹兵也固宜必有聖人者興自閭門動止以至經營四方罔或愆於準繩風虎雲龍皆蔦棐鷹揚之賢而又加之以精心密度大維小

保事制曲防無纖微罅漏不及之處祛茍安之積習布永利之綱紀舍封建奚之焉何則封疆井田刑罰軍師學校禮樂無不從封建始後世唯無封建一均田尚不能而况有進于此者乎故有封建而後有生民有聖人而後有封建三代以下之於天下取先王之所以治夷狄者治之而未嘗以其治中國者治之吁已久矣吾故書吾言以俟後人

## 封建論四

或謂遼金元起塞上中國以全力制之不勝封建小國安能支哉是不然元昊一西夏彈丸地而傳歷數代今塞上列砦分屯亦足以制虜安見其不支也凡國無小小則堅國無大大而無以守則瑕竭力而死守復有隣比之相仗能令患不滋自古天下之有胡久矣不獨後世也而後世之胡有亂非其獨強正以無封建而專恃一天子天子復不省宜至於不可救封建必有救之於微者矣救之于微則安以大費為悲夫宋南渡將亾而思藩鎮之策晚矣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亾也



西南夷在山磎間種落甚多莫能相統一各君其君各民其民世世無二心往往有數千年統緒巨姓大家雄于其鄉中國反不然自秦以下旅寄依托而已亂離多而偷視息愈為王侯愈不能保其子孫念至是而知封建為天下大利郡縣為天下大害聖賢復生不易吾言何也古天子之下有公侯伯子男五等而後為齊民求為天子者諸侯而已不及於齊民今求為天子者齊民皆是也齊民能與天子共太平不能與天子同患難而能為天子興患難故天子不能獨安久而民亦隨之以盡則孰與諸侯多大抵居恒而最快意者一遇事變立而視其盡終莫能措手此以其至便而釀其至不便也况至便之時暫而至不便之時久至便之福小而至不便之禍大智者於此亦權其輕重而審處之焉耳



## 封建論餘 十九條

李百藥謂設官分職屬任賢良豈必委以侯伯則同其安危任之牧宰則殊其憂樂此强詞也諸侯

與郡守久暫不同而牽委亦異大有懸絕
李公緒謂諸侯任勢郡縣任人善為天下者任勢而不任人守令為政小理察而大勢危諸侯牧民近多違而遠慮固此數語好後却依違
朱敬則謂王道已行而體國經野庸功勳親故可以內守而外禦始皇之平區宇也殊非至公烏可以寄龍魚助風雨自此之後雜霸又衰未有積德重光澤及萬物者此而封建必有通車三川以窺周室介馬汾隰而逐翼侯者矣王司徒屢請于當



時曹元首又勤於宗室皆不知時也此謂王道既衰不可封建耳使聖人有作積德重光澤及萬物敢謂其不可哉
柳子謂封建自生人以來人各主之死必求其嗣奉之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廖偁非之曰夫所謂勢者乃不得已之辭封建者聖賢所以取法天地而制節人羣使人適得其所之道也非勢也按柳子言勢不必痛非道出于勢勢之所禁者亦道也上天下澤勢也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分猶是也

自宋而後言者之論勢也始與理異吾以為理亦勢勢亦理柳子語太峻耳意則無害此不必辨
柳子謂周失在制不在政秦制得矣失在政廖子非之曰周之亡以政也封建則地有等差祿有多少禮樂器物各有分限使後王執是而行百世不可亂也又安有問鼎射王之事故曰政失也非制失也此論當矣柳子又曰諸侯各專其國繼世而理則其人之賢不肖不可知而民之理亂亦不可察子厚之思慮塞世人亦不思輒和為然廖子非



之曰諸侯者奉天子之法以理其國也動靜進退莫不由天子是故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為不恭不恭者削以地宗廟有不順者為不孝不孝者絀以爵變禮易樂者為不從不從者流革制度衣服者為叛叛者討夫然天下諸侯莫敢不為善也五國為屬屬有長十國為連連有帥三十國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為州州有伯天下八州各以其屬屬天子之吏吏以治伯伯以理正正以理卒卒以理帥帥以理長長不善則帥舉之帥不善則卒舉

之卒不善則正舉之正不善則伯舉之伯不善則
吏舉之上下相制雖有不肖者不敢為不善為則
流矣討矣不存於天下矣夫然則天下無不善雖
專國繼世不能亂也此論甚當此所謂周之政也
舉是政也行是制也何患不久長蓋制者立國之
體骼政者運制之精神體骼者精神之所以藏精
神者體骼之所以久體骼與精神皆具則人壽不
可量周本制然也精神衰而體骼存猶可以支周
之末世然也體骼之不堅而專恃精神則漢唐宋



然矣一日病而死其能三四百也幸哉
秦之惡播于海內者以郡縣也守令之權奪于容
綱奉法彌謹流毒愈大不并六國則殃集于韓趙
魏之郊耳伯翳之祀尚可無滅惟郡縣故虐流天
下虐流天下故伯翳之祀忽諸雖無叛吏何益吏
非不欲叛也平居為虐叛無所之耳
漢有叛國唐有叛將皆地大無制之咎以地大無
制之咎而證封建不可此以戰國之封建論文武
之封建也取最重與最輕較理自不敵列侯驕盈
黷貨事戎此封建末世事也孟舒魏尚黃霸汲黯
此郡縣盛時事也取盛時事與末世事較奚啻勝
之胡明仲謂柳子舉周之亂皆中葉後事若夫諸
侯釋位以間王政齊晉主盟以尊王室逮其季世
楚與齊韓共圖周而屈于武公虎麋之論計輟不
行此類不稱而顧稱問鼎中肩三數事為封建害
不猶指西施之矉而掩其美哉當矣
柳子所快意者在郡縣時有罪得黜有能得獎朝
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拜而不法朝斥之矣此數



語也顧此唯漢地節建武永平建初唐貞觀開元
元和大中宋建隆興國咸和慶曆君明臣良能有
之自餘不能輦轂之下猶隔萬里介越溪山視天
子在天上含茹貪殘吏之敲朴者不知其數柳子
之時不有此乎送薛存義文亦痛心矣明主在上
朝令而夕及於天下澤之下究者十一格于吏者
不知凡幾虐主在上朝令而夕及于天下惡之下
究者一加十十加百甚於吏者又不知凡幾此皆
列國時所無何則近在耳目而易達故也

柳子之不快于封建者在大夫世食邑以盡其封野聖賢生於時無以立于天下郡縣則賢才得以進用故曰公天下之端自秦始柳子以三代後賢者必材于官乎三代前賢者必捐于澤乎禮者先王所以辨上下定民志制度既立上下既辨雖孔子生於當時念不過一執政不到侯也何必侯然後行其道三代後嘗侯王其臣矣如柳子論則賢者當必侯王也而何為不然聖人之意第顧生民安不安不顧聖賢侯不侯吾故曰苟可以利民君



與社稷猶將輕之身之不恤而况乎其他

湯武不革前代侯者彼侯無罪其先皆有功德于民也烏廢之我資之而不得黜直是鄙論公私之論尤鄙雖然柳子公秦固非而諸子之私秦亦非制不佳雖公非也制佳雖私可也胡仁仲曰封建者帝王所以順天理承天心公天下之大端大本也郡縣者霸主之所以縱人欲悖天道私一身之大孽大奸也王深寧曰周以九州養千八百國之君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十一而藉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天下之公也秦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一人之私也余置此論不以一秦之郡縣私而謂百王之郡縣皆私唯論利民否耳利民則至公

范淳父右郡縣謂堯舜不以一子害天下諸侯之嗣或賢或否何可使之繼世以害一國信斯言也嗣天子不肖可使害萬國乎周天子唯不能害萬國故可八百後世天子能害萬國故不能八百幸且苟延其毒已廣況至傾覆而所揃刈何可既郡



縣必世世皆賢天子而後可

淳父曰古法不可用於今猶今法不可用于古子固曰欲更其事以為天下可得更乎否也子瞻曰聖人不能為時能不失時而已子由曰秦之郡縣勢之自至也此皆以為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聖人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為不可奈何而已乎吾不信矣此語可與漢唐宋君道不可與夏商周聖人道子瞻又曰封建者爭之端而亂之始自書契來父子兄弟相賊殺者必出于襲封仁

人君子忍復用之歟夫千二百之君多聚於書而觀之尤多宜有此矣顧爭莫大於天下而一國為小王莽以下吾不知其幾臣宋邵以下吾不知幾子一國亂孰與天下亂多程子亦謂罷侯置守不可變朱子本謂封建愈于郡縣比論下手輒難之此皆為世主論曾不思聖人御飛龍之會必不苟焉而已

陸機謂南面之君各務其治九服之民知有定主上之子愛於是乎生下之體信於是乎結世治足



以敦風道衰足以御暴故强毅之國不能擅一時之勢雄俊之士無所寄覇王之志然後國安由萬邦之思治主尊賴群后之圖身又曰片言勸王諸侯必應一朝振矜遠國先叛故彊晉收請隧之圖暴楚頓視鼎之志豈劉項之能闚闞勝廣之敢號澤皆名言也即令諸侯貪墨猛獸得人而止豈若一貪吏去一貪吏來送虎迎狼相仍無已不如奉一貪主為有饜也

胡仁仲曰封建始於黃帝成於堯舜夏因之至桀而亂湯興而脩之至紂而亂武王又脩之至幽王而又亂桓文不能脩而益壞之故天下紛紛以至於秦此論甚善所謂脩之者何事余之所以傷管仲而思孔孟也又曰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安天下非一事也然封建其大法也桓文之止於覇非一事然不能封建其大失也秦亾非一事然滅封建其大謬也所謂大法者何事又曰郡縣可以持承平不可以支變故封建可以持承平亦可以支變故約而盡矣大抵古人之法鈍而周後世之法銳



而疎喜郡縣之直截快利而不顧其害故治亦易亂亦易治不能甚治而亂則大亂以其易亂而竭力綱維之僅無亂終不能大治何則客其末而疎其本故也如周則本末皆密豈不善哉惜夫宣王之中興桓文之迭覇不能脩文武之制削損踰制興滅繼絶於是乎密者就疎而諸侯强大後有作者制其本而防其末世世承而脩之千萬年治安之術在是矣

諸作惟陸機二胡廖偁王應麟得之二胡則九峰

尤善曹冏亦右封建特卑卑言其私冏之論曰先王知獨守之不能固也故與人共守之殷周之世數十雖王赧猶居虛位使秦納淳于之策枝葉相扶何區區陳項得措其手足哉此策士安邦之謀未及聖人安天下萬世生民之意也況有可非者周封建而延矣商亦封建也而祚僅與漢等烏覩封建之必長秦郡縣而短矣後世不封建而或四百或三百烏覩郡縣之必促此未覩古今之全者也



秦既滅侯矣烏能建侯不待李斯言可知也秦不滅侯暴不至此彼猶有忌憚也晉武之志縱于平吳吳不亡晉未可知

三代之師有用至十萬人者乎大國三軍軍萬二千五百人所出有限故殺人亦有限鳴條不可知已牧野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至庸蜀羌髳微盧彭濮必不下萬人然亦不過萬人自戰國來秦白起敗韓魏斬首二十四萬坑趙長平四十萬趙奢用兵必十萬二十萬田單以為多王翦滅楚用六十萬空秦國矣其後秦并天下略南越地戍民五十萬築長城三十萬作阿房隱宮徒刑者七十餘萬鴻門之會楚漢兵合五十萬漢王入彭城五六十萬困彭城三十萬吳王濞七國之師遂至百萬符堅敗於淝魏太武入六州皆百萬由此觀之自戰國前未有用至十萬者自秦前未有過六七十萬者至於後遂至百萬殺人多矣非廢封而何

秦初漢初王莽三國五胡六朝隋末祿山藩鎮黃巢五季南渡遼金元時略舉此十五大阨每阨則



生靈略盡封建有此乎仁人念此可為痛哭封建則小國寡民民至老死不相往來有事則各用其民鑿池築城效死弗去可也

必聖人起於草莽而其羽翼皆正人乃可開國椎埋負販何堪開國或言草昧之中使徂詐耳安暇擇人是不然劉文叔劉玄德之臣多散宜生閎夭之屬有聖主何患無賢臣豈必使徂詐成王業也

象不得有為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此亦封建中一法聖人治天下亦多術矣如

謂封制已定不得禁其匪彝則安以天子為凡薄封建者皆無以天子為之論也

法行

古之法始乎必用而終乎無所用今之法始乎不用而終乎不勝用古之為法者不招以入其入也不縱以出夫惟不出民惡敢不戒而入諸故始乎必用而終乎無所用今之法恢恢大矣民得游居寢處於其閒而姦軌益不勝雖然彼本夫堇也而飴之本烏喙也而醴之患不止於病民而且移之



國必至於不勝用而後知法必不可以少假也三代之法非獨律令禮樂刑政皆法也秦而後改法為律其所謂律者又獨事民而澗於上之所為於是儒者始薄為司空城旦書不知臯陶之謨自唐虞聖人與禮樂共命刑期無刑示民唯恐不詳教民唯恐不豫入而後矜之晚也故曰刑於百度其最遠矣而或者以為鄭鑄刑書叔向議晉鑄刑鼎仲尼譏夫向所為議子產者是矣子產卒不改所謂救時也故不失為惠人仲尼之譏刑鼎譏晉棄唐叔之故也豈謂鑄鼎非哉鄭以有法安晉以亾法危法豈細物乎愚嘗謂天下有執法之吏而後天子得行其不忍人之仁天子容執法之吏而後其仁四被於天下而無壅閼偏滯之患仁不偏至法不苟止而後上下相守國家有泰山之固堯曰宥之三臯陶曰殺之三夫堯天子也在宥盛德也天子不能得之臣而德亦不勝其殺人之慘堯為生者愛而臯陶為死者讎堯之厚不足以奪臯陶之平故平者道之極也然則堯亦徒能三宥以明



欽恤之心夫既恤之矣而不可生則亦付之於無心之平而行吾公天下之仁故曰舉臯陶而不仁者遠明臯陶之為至仁也淺夫小見乃謂稷契伯翳皆永世而臯陶之祀忽諸不無傷天地之心夫以臯陶視于公孰賢而昌亂之瀆不及于公則天地外矣夫為天下者顧法之必行不耳法行則仁亦行故商人刺肌膚而祚六百徒仁則法不行而仁亦不流故周數世之後不能令曾鄭然則法之行仁猶火之化物以厚生也　高皇帝至仁統天

始建國之年為大明令然襲勝國積弛之後不威不懲既七年而有大明律律視令增且十三詳矣衷矣而民又不懲是以鋤豪剔贓懲偷儆頑時出雷霆以震之十八年而有大誥父道化成民恬愉於王道而聖心亦紓以圖萬世之安故三十年而有大明律直引直引者攈摭大誥諸條次之律以為世守者也於是盡罷他榜例且誡後世子孫毋深如律而止由斯以譚　高皇帝仁天下豈一朝一夕之心哉而或者謂本朝立國規摹頗用嚴理



是覩表而不察其裏也家人有嚴君焉而況大君乎廢元之轍不可復而疲宋之鑒亦不遠也且世俗之命寬嚴也猶其言多寡也世俗患寡益之而猶之乎寡世俗患嚴寬之而猶之乎嚴貪得樂縱之意何可勝窮而知足畏辱之情千百無一雖有慈媼不能徇也愚請實之昔在帝王皆有肉刑煩憯至秦極矣漢興寬之為九章然尚有三族五刑之誅至惠帝而始除文帝除肉刑然笞重多死景帝定笞令則益寬初元輕殊死刑三十四事建平又輕八十一事章帝時又輕四十一事除蠶室刑隋文帝定令五刑唐之興也約法十二條太宗除古死刑殆半則又益寬本朝一準唐律然笞不脊不易人剌剌止於竊盜有大誥減等皆前古未有視舊益寬而民不見昔猥稱嚴理愚故曰猶貪者之言寡也側聞　高皇帝之定律每奏一條輒粘殿壁朝繹暮思字衡句程數易草而後成蓋用唐之粗而發聖心之精藉刑之威而行不忍人之恩二百年來通儒碩彥奉之為春秋而辜人靡覓所



為至死而不寃者也操百王之大中矣今可議者在例不在律夫例所以濟律之窮焉可無也顧律有定而例無定有定者民昭然奉白日而無定者如夜行唯燭之所嚮嚮塗則生嚮壑則死吏不決平大氐不循三尺法杜周曰三尺法安在哉前主所是著為律後主所是疏為令而汲黯之詰張湯亦曰非苦就行放析就功是知法之多民之所苦而舞文吏之所甚便也例之始或出便宜或出特旨甚或出於請寄而轉相循習以為故事文煩不

能勝其察牘滯不能勝其求蓋六曹盡然而刑書尤甚　皇上幸且緒正會典愚以為宜取弘嘉間所輯問刑條例而補其隙鑄條其散逸審其時宜折其舛謬而一歸之衷周懸象魏漢歌畫一此急務也然猶其小耳夫法不苟重亦不苟輕不行則重亦見輕必行則輕亦取重往者詔令嘗格矣今日紀綱肅整臂指相使鼇奸滌汙一大振刷也然能盡復　高皇帝之故乎凡法非寵人以位順人以恩則意咈而欲違不行然寵人以位位極則賤



順人以恩恩竭則踈不威不嚴下為政而上為役不行十問其細一置其鉅十察其畢一弛其尊則上下異法而寵臣大吏張不行人主不事而予人臣大吏不事而予小臣已竊其惠而人任其怨已任其怨而人掠其惠不行思欲周而舉欲大仁貴詳而義貴略如淵魚之察如雷電之日轟轟著察以為明黷威以為嚴不行處置非宜則心不從轉移非機則勢不從非身至公則宵人以隙抵而欲將入正人以理屈而意將動雖轉動樞極莫不聽御而不可以喻人心不可以傳後世猶乎不行夫心猶奔馬纆縶金銜未始不矍然顧也雖有上悊猶防其漸而持其後少動於穆清淵微之內而潛喻乎窮儌曲蔀之下洞若觀火也今人徒見　高皇帝明法肅紀操二尺四寸而九圍帖服不知　高皇帝所以節躬持心黜欲防非視法尤兢兢焉謨訓所載故老所傳所求乎天下者有一之于躬不弐不然昊天有虔命而群心萬姓可以力邀耶　皇上覃慈萬方哀矜庶獄屢與泣罪之仁而時有



鮮網之賜　高皇帝之心也然　高皇帝之心七十年如一日其周為後世計又千萬年如一日夜而思早而作故丞相可革而躬攬六官之政奉身如布素蕭然耳嗜好寡而徵求少其視錦繡珠玉與䟽麻草屩等視䟽麻草屩亦與錦繡珠玉等身為廉而後責人以不貪身為勤而後責人以不惰身為仁而後責人以不殘身無欲而後責人以無欲故重辟而人不恨法之所以必行也今天下之於法猶格也毋亦其身之未至歟傳曰君子之德

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皇上毋謂有高皇帝之心而必務 高皇帝所以行其心於天下者而後法舉矣

二吏

天下之所公患而公行不絕者貪酷吏也此二吏者非若權重之臣赫武厲暴觸則權裂不可卒以去也又非若滑比之臣諂媚昵就感易人主之心不可決以去也又非若無端倪之臣設詭逞邪變亂放析而不可辨以去也貪吏奪人人思奪之酷吏殺人人思殺之而卒不能屏殄傳類以快人意則扶之者衆也夫世雖騃孺子豈扶奪人殺人者哉而斯人獨扶必有操矣貪吏之說曰吾不為貪是主上之徵也是官司之常守非我為也是所以供貢賦轉饋廩餼廚傳之費不能損也必有行必有居以待匱也酷吏之說曰吾非樂殺人主上之法也是所以決謬詘羨屬官威民不為暴也失法則死不以我死易人死也法不可假法無親也聽其說溶若甚醉而非事實也此猶依於守之言也



貪吏之說又曰國不可不廣大拘瑣握猥不可以治三家之市不壯麗不備觀不廣大不明得意徒儉确不可用酷吏之說又曰嚴刑重法則俗厚不相詭而罪入少徵發期會畢集而上令不煩慈不附民仁不利親慈母不廢副剔賢父不捐教笞由其說則俗流壞而綱紀亂韓商之流禍至今不息然可以惑浮世不可以感明主可以亂愚俗不可以欺儒士故三代之下時有其言而時詘貪吏又為情曰吾似鷸鴣之附人間不敢為攫取緒餘而已樂歲狼戾不為雲而已酷吏曰吾上不為堯舜下不為桀紂取一切治辦偷免責而已雖不為烈竟亦無止夫財豈從天降從地出哉人命豈可為戲法豈甘物哉雖有小偷亦聖王所必誅也然使二吏空自為政則攻之易去害亦不為蔓而是二吏者常雁行以重幣用事之人用事者意所欲完必曲法以完之意所欲壞必骫法以壞之德無不酬而怨無不報方以為腹心方以為爪牙雖明知悇賊而庇之不廢自靡昜柔理以至狗馬珠玉之

好色動意嚮而已致於御自公子側室優笑侏儒輿廝厩養皆盈其心而使其力毀何由來譽何由去雖明知其刻鐃而庇之不廢用事之口不訾則怨家之痛不違違亦不聞聞亦不能勝兒婦人口之多故天下之禍至如蓄火於苞羽之中發不可滅積水於危堤之上決不可塞然又不自咎益為法以勝之而終不可勝於是有陳勝吳廣之事天下不名為蹻跖而名湯武矣嗟夫害至此哉諺曰屋漏在上知之在下凡小民之痛若非尊貴人所



能知尊貴人樂其利忘其害其目常蒙其耳常聾小民蒙其害不私其利非其耳目聰明賢於尊貴人處執異也剝小民以奉尊貴人故其情愈痛可憐也 高皇帝慶田間目二吏為害念無一日釋於閭閻而威無一日弛於吏令大誥是矣誥之言曰諸司不務公而務私贓貪酷虐吾民者窮其源而搜罪之斯令一出世世守行故尚書王時增減刑名則法布政闕賢僉歟用民則法侍郎郭桓受賄鬻糧則法侍郎王制受賄勾軍則法其他小吏頑民黠刈抵法者又不足數也 高皇帝澤流於匹夫匹婦之細而獨不能濡忍含茹於若流此所為神運而天覆也去小不忍所以成大不忍也今享國二百年而明威陟降日在左右豈不以凜凜法在故哉然此非獨 高皇帝法也百王法也誅酷吏莫如漢漢本以三章靖民不少假于酷吏故郅都斬寧成髡周陽由義縱棄市張湯減宣自殺王溫舒五族雖愉快一時未有得死者也誅貪吏莫如宋宋雖以仁厚立國於貪吏不少假故趙礪



除籍王昭配隸秦亶呂鵠除名劉祺黜其他雖尊官往往籍産棄市大赦不原中人即不畏義亦畏刑也厥後漢宣修先世之政則多循良及元成優游而後吏治衰宋後雖稍弛而張清鄭餘慶猶杖脊遠配至蘇頌稱刑不上大夫而後簠簋多不飾於此見寬大之政必不可施於二吏以寬大治二吏雖以金石相敝治天下之日未也二吏輕重略等而歷代異重則逢世適然漢非獨嚴酷吏漢代秦秦法猶在刺木畫地之痛不少酷吏多多則誅

宋非獨嚴貪吏自五季來人士田面汙行寡廉鮮恥貪吏多多則誅兩者就較則貪吏言之汙口而酷吏猶有傳蓋伉直引是非爭天下大體方略教導禁奸止邪亦彬彬質有其文武焉視貪誠過之然酷之害大貪為小酷之罪重貪為輕律令具存蓋為此矣而要之烏與黑之相嘲也五十百步之相笑也二吏之興皆以世故世好殺則有酷吏世好利則有貪吏又二吏相輔車故太史公傳平準而纚衣直指生於塩鐵緡錢故酷無弗以貪為本





何也上卷爭鬪刀錐少年攻剽椎埋任俠借劍不避菹戮之慘本為財用也於是貪吏設爐鞴肩毒焰以禦猶其民離人妻子以盛姬姜麗歌舞夷人井竈以市上宅腴田為子孫計干清議觸文網不悔為賄沒也於是大人王公便甘言私小計開難發之口解嚴毅之顏買官以為貴請謁以成重則錢神之為害也於是功勞之臣家務相盜不務厚國養交收黨不以民為事膏血流而不聞聲盜賊滿而不言上天下魚爛不可藥救此又與酷之

甚者也故嚴世有酷吏時也平世有酷吏賄為之階賄之敗人國也甚矣哉不肩好貨無總于貨寶蓋盤庚傷殷之衰也擇三有事亶侯多藏又周所以亂也取郜鼎歸衛寶范鞅賂而昭公弗納荀寅貨而蔡侯從吳又春秋所惡也陵夷至戰國而俗流壞極應侯之散合從以金公孫之間田忌以金馮且之間昌他以金鄭朝之復祭地以金周君之易溫囿以金於是始皇之毀廉頗以金閒信陵以金間李牧以金朝齊以金雖張良之於秦將陳平





之於楚君臣亦以金計秦滅六國不過用三十萬金漢滅楚不過用四萬金無謂金權輕也秦楚之際豈惟秋荼凝脂之為害喑啞叱咤之為祟而金之傷尤烈是故賈生曰聖人有金城厲廉恥行禮誼之所致也世之治也廉恥興焉世之亂也寵賂彰焉司世教者惡可釋弗誅也明主誠鑒前代之所以失法　高皇帝之所以得震然以貪酷吏為事貪酷吏誅天下無誅矣今言者非不言貪酷吏而覆之之後竟不契始則　高皇帝之法萬不一

行也萬不一行而求治於　高皇帝是却行而求
步於前人未可得也

師承

夫經者士之鵠而非自為鵠者也射者非前期而
自為中則人而羿矣經者非師法而自為學則支
葉蕃滋而道術將為天下裂夫人心何底止哉不
務理宿而特異是聞此非獨口吻之害且將移之
膏肓矣史言六學者王教之典籍先聖所以明天
道正人倫致至治之成法也昔夫子嘗欲無言矣



而後作為六籍以詔後世所以已言也書契以來
代有作者作者既多其言不盡雅馴至孔子既傷
道不行而又恐後世之無統一也故述而修六經
於書斷自唐虞詩刪三百春秋折衷魯史禮樂皆
有撰定惟易不敢損益加贊焉所以刪凡而舉要
黜異而顯真使學者有所據依而不奪於異論有
所統約而不務於多言故曰乃所以已言也然以
孔子至聖晚而為此亦可以徵事之不易矣自夫
子沒子夏子張之徒各以其學教四方而漢以後
遂別為師門率前出者易亾而晚行者久存言易
則施讎孟喜梁丘賀京房費直高相凡六家而費
氏最後出言書則大小夏侯歐陽生孔安國凡四
家而孔氏最後出言詩則魯齊韓毛凡四家而毛
氏後出言春秋則公穀鄒夾左凡五家而左氏後
出禮雖同出后蒼而小戴最後出蓋遺灰始撥則
衰畜為寡儒乍起則論衆未精歷世而久然後
名山石室之藏稍稍布聞師友各以所業參訂而
後先聖之迹著然仲尼作經之大者非數子所能



知而時無聖人則當時言經者亦未能出數子之
外也至於唐而有諸儒之疏則漢之說又廢至於
宋而有諸儒之說則唐之說又廢終唐之世皆守
註疏獨啖助以己意說春秋而攻者四起乃宋儒
咸以臆舉而習為固然人人自以為得聖人而由
達者觀之是亦啖氏而已略而言之蓋有三科濂
洛關閩闡明經傳敷析疑義為儒者之經蘇軾陳
少南之流攻習艱靡馳騖詞華為文人之經張子
韶之流躭寐悟空談心見性為禪者之經率亦前

出者不廣而晚行者著聲言易則胡瑗石介歐陽修王安石蘇軾邵雍程頤張載呂大臨楊時而朱熹最後出言書則劉敞王安石蘇軾程頤楊時晁說之葉夢陽吴棫薛季宣呂祖謙而蔡沉最後出言詩則歐陽修蘇軾程頤張載王安石呂大臨楊時呂祖謙而熹後出三禮則劉敞王安石楊時程頤張載呂大臨而陳澔最後出春秋則孫明復劉敞程頤而胡安國最後出自學官至家塾大氐以後為宗猶漢也明興　高皇帝表章六經以風四



方雖依本考亭矣而易兼程氏春秋兼三傳與張洽又皆兼用註疏至於永宣以後而學者始靡然一稟於朱若蔡若陳若胡皆以朱故見重耳而非詔旨誠不知其所起然時無聖人則天下之言經者豈能出斯人之外哉而況衆心業趨之矣又何議乎何以明其然也濂洛關閩故群儒之藪而立言之宗也考亭晚出而收之非一人之言也世之所謂集大成者喻或過之而論補苴之一端繭絲牛毛亦可謂無前矣議者欲網羅遺失博存衆家

與其過而廢之寧過而立之蓋劉歆之意或病其濫則姑兼註疏如制而止豈不韙哉孔子刪定之意本以約學者之趨而馳騖汗漫空老于口耳三寸間非聖人意也學者不務修身踐言冥思契眞而遽以一斑之窺詆耆名之論不知昔人之所吐者不啻汗千牛之軒而區區寶燕石以重襲享敝帚以千金譬之吹劍直一吷耳昔我洪永之初學者局局拘守陳言不敢舍一辭成弘之際風氣漸開華以質茂其文著矣然未嘗敢出一言於矩矱



之外故其人炳烺宣碩如龍如虎重質而不拘光大而不浮卓為盛世之儒而無儇淺躁亟之習今乃不然鄙薄儒先以摶鷙為能廣徵異說以摽竊為多托冥悟之奇而高談不二之宗竊非經之緒而謬舉又玄之論緣子貢之貨殖誇計然之長短依孟子之仁義雜蘇秦之縱横去離本經而浮薄是則猶公孫之論堅白餘簸猶承文學之論鹽鐵後罷者勝非眞能言者也始則嗌言若哇亦姑試之其口然其心未必然而聽之者亦略其所以言

姑賞其言浸而益久遂倜然自是翕然群從撓濟而不可返故不循春秋至乃比于殺逆不由仁義至乃比於禽獸何也荀卿以學術亂天下李斯至秦而焚詩書坑術士天地一大閉塞漢中葉以後服儒衣稱先王者布滿域内雖迂滯矯激而猶彌縫其衰故六籍無關於典章實握興亂之階章縫無與于崇議除宰剥復之基此而不禁為憂未艾往者私於其徒今且公為先資之言而無忌於有司無忌於有司則熒惑之階矣往者私於其口今且抗為後進之師而無忌於名教無忌於名教則毀裂之漸矣易地形者漸而往至於南北異嚮而不知今歲而受計者千則歲而異說者萬莫不飾智干譽增詭悅聽此豈悠常之恒事哉善乎陳同父之言曰天下而未有豪傑特起之士則言經者未能出數子之外也祖宗之時不以文體卑弱為憂而以人心無底止為憂故學者唯知誦先儒之說而忘其文之陋重厚質實而不為浮躁儇淺之行今也放意肆志侮玩聖言何怪人心日偷而風俗日薄也此言雖徃可喻方來為世教人紀計者不宜不共任其責也

嚶鳴文集卷六終

啄鳴文集卷七目録

論

樂論二首
卜論
正統論
武王論二首
伊尹論
石奢論
許行論
張良論
丁固論
楊雄論



# 啄鳴文集卷七

四明 沈一貫肩吾 著

## 論

### 樂論一

夫禮樂之來皆由人情生也人生有欲欲而不理則亂先王惡其亂故制禮以養人之欲使欲不窮於物物不屈於欲二者理而長久是禮之所起也先王惡人之亂而制禮以養之又制為鍾鼓管絃以縱之方禁之於此而復導之於彼則禁不勝其導之便而勢復亂先王之意必不然凡樂之來由人情生也與其欲而俱有是先王之所欲禁者也而不可以禁則因而為之度數與人相得而久長是先王意也傳曰治定功成禮樂乃興海內人益多治益久所樂益異滿而不損則溢盈而不持則傾凡作樂者所以節人之樂君子以謙退為禮以減損為樂然則樂之貴減損也久矣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制之禮義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四暢交

於中而發於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奪也然後立之樂焉廣其節奏省其文采以繩德厚也類小大之稱比始終之序以象事行使親疎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於樂然則樂之貴不相奪也久矣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故禮主其謙樂主其盈禮謙而進以進為文樂盈而反以反為文禮謙而不進則銷樂盈而不反則放故禮有報而樂有反進者謂自勉强也禮主於謙而不勉强則畏而不行故禮之有報者尚往來也尚往来



則勸進之道也禮之所以美也反者謂自抑止也樂主於盈而不抑止則蕩而無守故樂之有反者曲終而還奏始也還奏始則抑止之道也樂之所以為美也然則樂之貴抑止也久矣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趣數煩志齊音傲僻驕志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皆不知減損不相奪自抑止之過也稽叔夜古之善音者其言曰鄭聲音之至妙妙音感人猶美色惑志酖槃荒酒易以喪業自非至人孰能禦之先王恐天下流而不反故具其八音不瀆其聲絕其太和不窮其變捐窈窕之聲使樂而不淫猶太羹不和不及勺藥之味也由是言之天下惟理可窮其妙欲豈可窮其妙哉樂者耳之欲也猶色者目之欲也味者口之欲也是皆可節而不可窮者也故墨子矯俗論而非之强國奮戰者其倡優拙後世好治之主政患其鮮大樂不作久矣天下亦不大亂辟夫目之色口之味惟患其耽豈患其昧哉夫禮與其奢也寧儉樂與其鮮也寧不鮮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



雅頌各得其所是知鄭衛之俗果妙於音然非聖人莫能建中和之極謂之曰正必在所損人情日篤於益益則不正必損之而始正也由此言之樂雖所以和天下實所以節天下其理可睹矣

## 樂論二

唐太宗曰禮樂者聖人緣物以設教耳治之隆替豈由於此杜淹曰齊之將亡作伴侶曲陳之將亡作玉樹後庭花其聲哀思行路聞之悲泣何得言治之隆替不在樂也上曰不然樂能感人故樂者

聞之則喜憂者聞之則悲悲喜在人心非由樂也将亡之政民必愁苦故聞樂而悲今二曲具存朕為公奏之公豈悲乎魏徵曰古人稱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樂誠在人和不在音聲也温公不以太宗為然非之曰齊陳亡國之音暫奏於庭烏能變一世之哀樂奈何以齊陳之音不驗於今而謂樂無治亂必若所言則五帝三王之作樂皆妄矣予謂太宗之語固可非而温公非之未得其觧請贅一言夫樂之來非聖人作也不知其作者誰而世



習傳之聖人因而正之以為教也故使天下無樂何足為治累惟天下有樂而無節於是乎為治累凡治之隆不由樂而治之替未嘗不由樂今取咸英韶濩而日奏於庭鳳皇何由儀百獸何由舞何觧乎百姓之愠何阜乎百姓之財何降天神出地祇樂誠不能隆吾治然有君臣於此放鄭聲矣屏衛音矣撤隋陳之曲矣顧日取咸英韶濩而奏之於庭引宫刻徵旋而聽之不謂之荒淫不可何也樂則咸英韶濩而樂之太過即鄭衛隋陳已不必

鄭衛隋陳可以亡人國而咸英韶濩未嘗不可亡人國故謂樂可以隆人治吾不信也况夫輈之所趨必将峻宇雕墻豐膳甘漿靡麗嬋媛珎奇怪憍聚而稱之於是乎荒廢政事疏遠臣民慢神怠祭蠱惑奢汰而謂治不從此替乎以是而言太宗之論未全得矣其曰愁苦之民聞樂而悲魏徵和之曰誠在人和不在音聲則未嘗非也或曰若是則廢樂可也而二帝三王之有樂何居余曰聖人治天下必探人情之所趨而終為之備脫民於愁苦



而登之於和人情脫愁苦則趨宴樂今夫百姓年穀屢登家給人足肯兀然無相勞苦而已乎士大夫燕饗祭祀玄黄既陳肯寂然無以相歡笑乎樂必作矣樂自此作而世未有王者為之制於是乎新聲繁絃哀笳急管嘈切日進淫哀日新方是時雖王者亦享豐履泰思窈窕以明得意撾大鼓撞大鐘蠻舞夷歌雜然而陳不能自禁肯曰苟免愁苦而置不用耶記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夫取咸英韶濩而欲移後世為古誠不能若取桑間濮上

而移盛世為亾甚易至於善蕩易亡而後信樂之關於風俗大關於風俗者大而起教也微是以天下未有樂聖人不敢迎而導之天下既有樂聖人不敢隨而張之雖為之和樂以通之實為之制度以節之此二帝三王制樂之本意也

卜論

柳子非國語曰卜者世之餘伎道之所無用也聖人用之吾未之敢非然而聖人之用也蓋以敺陋民也非恒用而徵信矣爾後之昏邪者神之恒用



而徵信焉反以阻大事要言卜史之害於道也多而益於道也少雖勿用之可也左氏惑於巫而尤神怪之乃始遷就附益以成其說雖勿信之可也張文定非之曰既曰卜者道之所無用也又曰聖人用之既曰聖人以敺陋民又曰非恒用而徵信則聖人之作卜筮說怙誕以誣吾民也與文定雖云然吾必以柳子為信抑余有取於陳君舉君舉之論湯曰聖人而有所立也循懼天下之變也人情恥後於人而樂於無辨聖人為之禮為之法禮

之可愧而法之可畏故天下不忍犯君之尊而憚其嚴而聖人又將易之而自肆於其外加兵於其君而曰吾亦以為理聖人憂焉曰道明之而信幽之而尊信以行吾常而尊以通吾變心吾知其明也卿士吾知其賢也庶人吾知其公也見獨而未孚議搖而未固卜則獨者孚搖者固故心也卿士也庶人也為之明而卜為之幽取焉以自神而寓之曰天而後禮法可以無廢嘗觀於商其書必卜其詩必祥異其懼民必祖考而其禮嚴於祭孔子



曰夏道尊命敬神而遠之商人尊神先鬼而後禮則商之鬼自湯之援天以自神始也吾以是為聖人病也君舉之言云爾吾又善昔人之言曰卜以決疑事在不疑不疑何卜古之有筮也在心與卿士庶人之後也非違心與卿士庶人而獨任之也又必其事真大疑可作止而後聽之也非要卜之必吾從而神其作也湯之用卜也虛其心以聽神之微而無要焉非富天下也且事有不可卜者有不必卜者作而不順不可卜也順而不易雖殺身

以殉不必卜也故曰凡卜者必大疑而可作止者也吾明知其可而百姓不與知故卜也然聖人以此循斯須而不免啟天下尚鬼之漸於是乎聖人亦病且卜可盡信乎其可盡信則安有著從龜違龜從著違與卜不襲吉之文故吾於柳子所謂世之餘伎者益信

正統論

諸公之論正統也多愛而不忍故嘵予謂三代以下之為正統者漢也唐也宋也我大明也他皆非



也統則統而非正也天之立君以為民也為民主者民歸之天子之非廣燾幬持而累世煦育不稱民主獨以其削平群亂集萬方之職貢乎以力不以德吾知其不可雖傳數世未嘗享其民以一日之安奄奄若貞疾人待斃而已吾知其不可以裔夷干諸夏雖有仁政德不入深民身服之而心吐之吾知其不可此惡覩太和景象與天地同流也而稱正統哉故漢之所為統者以高文景武昭宣光武明章之烈而忘其元成諸帝之醜也唐之所為統者以貞觀開元之烈而忘其高中諸宗之醜也宋之所為統者以建隆至治平之烈而忘其熙寧以來之醜也我國家　聖聖相承二百有餘年至於今視漢唐宋有光焉謨烈後先熙皞世龢是故三代以來必此四代稱正統舍此皆偽定耳天心侗於上民意嚮於下而曰正曰統不可曰昭烈何如曰正則正矣而不統者也不統可也曰如正何曰徒正不足論曰不論正奚為奪秦晉隋元之統曰子之言非吾言也余之言責於正者詳子之



言責於正者略正而不統吾弗取統而不正吾弗取必正必統吾然後為正統漢元成和殤以下唐肅代以下宋哲徽以下吾不謂之統憐其為盛王後姑統之耳而非以彼為統也曰如子言則煌煌天命固有百餘年曠不相續之時乎曰然天有晝有夜晝作而夜息何必續焉諸公之論也必求其人以統之吾之論也無人則闕柴世宗何如曰苗而不秀以殤處之可也柴世宗已矣昭烈大儒予之如之何其奪之曰世所謂間者居兩疑之中而

稱閒若東西之相絕不稱閒吾謂傳世久功德深者而後稱正統東西之論也若蜀漢者奪之亦大儒予之亦大儒真則不疑疑則不真吾以其異於東西故不予且不予非貶也不予而已何損於昭烈昭烈之為帝也其臣已有異議而待予乎曰近世霸統之説何如曰求其説而不得焉為之辭

## 武王論

武王以至仁伐至不仁商人簞食壺漿以迎然猶觀兵者再會諸侯者八百徵天下兵下至於彭濮



微盧皆來集又必得曉兵如太公為之師而後舉事戰之日血流漂杵而後勝之兵可易言乎哉漂杵之文孟子不信朱子以為商人自相殺理固當然然以愚觀於商人繼世之後猶頑不肯從況其時有拱手而效順者乎即置漂杵事勿論而武王之有殺不可諱矣古今言兵法者歸太公必以太公伐商商之不易克可知簞食壺漿以相迎者民也其忠臣義士倘有若夷齊者在軍而肯不抗兵相加乎兵以殺人取績殺人者人亦殺之勢也天下有萬勝之兵哉呼吸之間風雷存焉不勝則敗豈謂紂惡稔矣遂易勝邪秦之惡浮於桀紂天下並起而亡之然章邯之師一出陳勝死再出項梁死沛公之西酈生以為未可距嶢關也張良又以為未可豈以天下並起亡之而輒可振槁拾遺得也王莽盜漢神器天下爭欲刃其腹民之謳歌思漢遍海內然尋邑昆陽之師尚百萬非世祖天授豈遽犇乎高緯昏狂亡國晚矣賢如周武而三伐之欲引歸者數而後勝周兵非弱而取緯如此難也國烏可易取哉如不以德獨以力尤難言矣強



之勝弱固理之常而操之赤壁堅之淝唐太宗之高麗皆以強敗彼皆善將而所將不下百萬也高麗之役雖不言敗然太宗破延壽之衆至下馬謝天危可知矣飛書示太子夸高士廉等而迄悔其無成功知其飾矣傳曰國無小不可易也信哉吾非詆武王殺人亦非故反聖賢之論以為奇吾謂興師伐國雖聖人有不可知之憂欲毋輕言兵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天吏逆德烈於猛火蓋甚慮之

我武維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武王之有殺也已記之矣

武王論二

古諸侯去天子一階耳湯武繇諸侯升天子號令天下與後之匹夫為天子者異雖禹湯之後不可王胡遽不可侯如以桀紂之故而殄其祀不復存豈天下之達論哉忘大功而罰及嗣聖人必不然蘇子乃謂封武庚以慰之則後世之論非三代之論始吾讀蘇子武王非聖人論大駭徐思之亦



不足駭是不過發夷齊之所欲言為殷餘民攄鬱忿耳武未盡善仲尼未嘗予何怪乎蘇子蓋天下有夷齊之論有伊尹太公之論伊尹太公亦非自為論皆虞庭之論堯舜之所諄諄者曰匹夫匹婦一能勝予不敢謂天子可使人不予抗也若然豈其縱一獨夫播惡於四海而不以兵取之而放之而殺之乎然則放伐亦堯舜所必為也伯夷太公皆逃紂就文王而所持如水火要之二說皆不可廢不然則武王豈獨為紂之亂臣抑文之悖子文如有靈忍受其王號而饗其宗廟明堂之祀哉此事何必復論予獨因蘇子而覼縷云武王殺紂史遷謂武王三射之躬斬其首懸於太白之旗又斬其二嬖妾懸於小白之旗此妄傳必非聖人事漢高猶能存子嬰葬項羽魏文之于山陽晉武之于安樂猶能待以不死豈以武王而不能容紂賈太傅新書載紂將與武王戰紂陳其卒左臆右臆鼓之不進皆還其刃顧以嚮紂紂走還於寢廟之上身鬬而死左右弗肯助也紂之官衛相與斜紂之



躬棄之玉門之外民之觀者皆進蹴之蹈其腹蹷其腎殘其肺履其肝武王乃使人帷而守之民之觀者搴帷而入提石之者猶未肯止其說如此賈傅博聞所傳近正惜不使遷見之而猥以戰國之游譚誣武王也

伊尹論

柳子贊伊尹五就桀曰大人無欲速其功也夫大人欲速其功則苟可以干世主者不問而為之是故有割烹要湯五羊食牛癰疽侍人瘠環之論而

君子以為不然君子進以禮退以義豈念速不速哉蘊子曰伊尹往来兩國之間豈有意教誨桀而全其國邪湯之當王也久矣伊尹何疑焉桀改過而免於討可庶幾也能用伊尹而得志天下雖至愚知其不然余謂聖人之道可以康四海及後世而必以康四海及後世為事亦非聖人使桀用尹尹甚願也無廢天下君臣之倫而斯民被並生之福奚而不可使桀用尹即以夏小康苟免於討而不得志於天下吾知其不悔如蘊子意必得志於



天下而後可也卧榻之側不容他人鼾睡殆非尹之心吾何以知尹之心然哉吾於嚚嚚以前知之宗元欲以此自解其所從之非也其言非其志亦可憐也是以君子視一介與千駟萬鍾等而以不苟為之基毋以手援天下蘊子之論亦功名而已聖人不然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不有嚚嚚以前之心而徒迹其幡然以後之論與戰國士何殊

石奢論

楚昭王有士曰石奢其為人也公而好直王使為理於是道有殺人者追之則父也還返於庭曰殺人者臣父也以父成政非孝也不行君法非忠也弛罪廢法而伏其辜臣之所守也遂伏斧鑕而死君子聞之曰貞夫法哉孔子曰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詩曰彼已之子邦之司直石先生之謂也昔人之論奢者如此與之也燕泉子曰舜竊負而逃奢獨不可逃歟不返言於庭而父殺人之惡不聞亦得所以為父隱之道矣順渠子曰不然



與父皆亡是背君而棄法也為奢計者首實於君甘以身代死生一聽乎上而已不敢與焉余贊之曰古今時宜代有不同借令今日身遭是變宇宙之廣將何所逃百口之累逃更為罪代父乞死法例所無司寇議刑必不幸許且赦為惡之父而坐行孝之子誰能聽之聽代死之乞而長飾偽之風勢亦不可顧父子之恩而廢祖宗之法義且安在為子計者誠效孔褒爭死可耳

許行論

言不可以一端盡固有甚無謂可嗤而適於事許行之市法是也予少時謂孟子直可無辨耳既游於世而見許行之説曷當不用於今之世哉先王建萬國立五等是五等豈足以盡天下乎建五等後雖聖賢復起無所得封也夫海内聖賢豪傑大小不倫必非五等所能盡而後世聖如孔子不得與管蔡並命是先王輕重長短之價亦不酬矣方今亦然天下户幾等鄉幾則賦幾何區以别矣而或連數州不異其征學校之廩郡四十邑二十不



問其才鄉試之選大省九十次或七十八十亦不問其多寡消長而大都一例推之他事亦莫不然此亦臣僕小僕同價也蓋張弛任心上下在手則人無固志事鮮適從趨必取多避必就寡爭訐攘訟於此焉繁舉大物之道政不必寸寸度銖銖稱也必論其當則荆揚之上駟纔與冀涼之下騎等北郡之正供纔與南邑之帑餘等雖有至精幹明察吏費日損功何能揆量妄取天下而紛更之利未見而害已聞一治之不能而百亂之多有曷不較若畫一而令談者稱故典哉闕石和鈞王府則有不亦可與且使賢者不能行其志雖病而能使奸人不能遂其私大利也許子之道以物就價不以價就物未當不可雖三王猶用之也自市官之法廢而苦窳濫惡之偽興韓伯休口不二價不能信於女子蓋俗習久敝一忠信不獨行然令天下居物行貨而守價不移者人亦不少類有所自立以成其名也由此觀之許子之道未為不行而天下之理不可以目前槩也



## 張良論

君道剛剛不盡則患不除臣道柔柔不盡則禍猶在高帝之興必殲項而後可必盡殲彭韓之徒而後可充其盡殲韓彭之心雖蕭與曹豈能少假進退榮辱惟吾掌握而心猶鰓鰓慮焉惟子房知之故柔其心以至於盡而無幾微不可制之形豈惟免身萬古人臣之型也蕭何韓信張良一體也狐死之悲宜如何者而信之死何有力焉何無論已良曷為無一言蓋律之以功成身退之義當非其

臣律之以議功報德之義當非其君而良皆無言良柔盡其心而不少露也且帝獨與平謀耳后亦獨與何謀耳而皆不及良良之素不詭能令此言不至于耳尤徵良之難矣

丁固論

自楚来者多矣高祖獨罪丁固何也人情合則從不合則去去来之迹明舊君之交絶而不復論區區之義陳平韓信是也次則奉吾一介之使咫尺之書而翻然肯来雖非貞臣然明去彼而明就此



英布是已若乃陰陽二主以為去来之地口順而腹悖貌一而心岐令其主有成敗而吾之身無存亡為計甚狡為心甚奸真人道之梟獍英雄之所病憤而不能忍者故丁公以不忠見殺然項伯何異於丁公曰伯之初非自媚于漢漢求之而伯私之其来也為良亦俠士之盛節豈若丁公賣主圖身而巧為計乎丁公正與呂布同呂布初事丁原事董卓皆親置刃於其腹賣主圖身而巧為計故高祖忌丁公活己之恩而斬以狥玄德不憐呂布過人之才而戲之死英雄之心自有正氣自有微權所為運旋宇宙而勘禍定亂者以此鴻溝之約漢使陸賈說項王項王不聽使侯公往御太公呂后歸功莫大焉而漢王封侯公匿弗肯復見曰此天下辨士所居傾人國者故號為平國君既封而斬見之何哉蓋是役也太公呂后無歸理姑遣之而姑講之耳而侯公頗辨豈才智過人不過翻蒼為素易白以黑簧鼓人耳目而奪其肺腸譬之烏喙屏之不亟必有殺身之痛此固漢王之所



畏而不欲見也丁公猶是也假令戰彭城後即以單騎来漢王縱德之不過處以侯公雖雌雄未判而賞罰之典不能不為利撓然終疑其心況天下既定功利既集曩時委曲遷就之術不用而善善惡惡之公惟我英主之常也何怪焉為季布游說者曰季布何罪臣各為其主用職耳季布以此生丁公以此死然如雍齒而封之讐如項羽而哭之莫非此意大抵英雄舉事忍與仁雜用違與義間施所以忍與違者迫於時勢而非其心之欲然所

以未嘗忍與違者則心之欲然吾所謂正氣微權者也不然上天皇皇之命豈虛歸海內元元之心豈虛服哉皆此心則聖主不皆此心故稱英雄然賴有此而天下之所以定也

楊雄論

莽大夫楊雄死特筆也誅何甚凡罪止於其當過則深張廷尉曰假令盜長陵一杯土加何法乎楊墨之罪未至如禽獸而孟子比之于禽獸惡其為噬矣也倘誅雄之意亦恐後之人藉口乎君子曰



終小人曰死雄未必小人亦可憐矣雄嘗曰在門墻則麾之在夷狄則進之今亦以其門墻而麾之乎如以律則雄當流歆當死坐雄以死無律以處歆矣凡特之為言皆意輕重之辭史者萬世平衡之書意輕重不若付之衡之平也吾于統蜀死雄皆未首肯張釋之曰陛下當時殺之則已豈以帝可特乎而尚或非之特之不可訓也如是趙盾弒其君太史特筆有為也激盾討賊而終不之討則此坐不虛藉能討賊復何誅焉仲尼曰越境乃免越境則身無討賊之權故免暫爾越境而終復其位是猶不免吾謂雄可憐者亦謂雄無討賊之權耳奚不去也莽於天下賢士猶將羅而囚之肯令其去不去則惟有死猶愛其死宜其及矣



喙鳴文集卷七終

# 啄鳴文集卷八目録

論

淝之戰論二首
謝安論
孟嘉論
許衡論
功名論
馮異不伐克國言功如何
聖人人倫之至



論我朝兵制

説

逆説
龍説

# 啄鳴文集卷八

四明 沈一貫肩吾 著

論

## 淝之戰論

淝之戰非晉能勝秦秦自敗也堅之為君其可書者多也而曷為敗凡興亡史多溢美之言亡王史多溢惡之言堅亡而史之美猶若是是誰為之溢者無淝之役則晉以下一賢主魏孝文不足多也而惜乎其自敗也堅志大而才疎量有餘而智不



足以劉備之賢關張為之羽翼而得孔明始立猶有秭歸之敗捐六十萬之衆以及其身堅不及備而亡王猛所以敗至於亡兵家謂堅不宜用衆至百二十萬而無分數是則然矣而不盡然堅之敗為引輕騎八千兼道就陽平公輕敵故耳朱序之言曰若秦衆盡至誠難為敵令乘其未集敗其前鋒可破也然則序亦患其衆堅以其未集敗非以用衆敗吾竊怪夫堅之老於兵也而不知兵身不居中而趨為前鋒且勝負兵家常事耳何前鋒一

敗而使大軍盡敗於此見堅不能軍蓋師克在和違衆而師衆心預恇一也鐵鷹思奮者扇於其間則衆愈恇二也堅不能軍節制不嚴一敗百敗敗固理也雖然堅有敗理尚無必敗理水上軍殊死戰惟韓信能非玄所及也請渡淝以決一勝危矣堅欲乘其半渡而蹙之眞兵法也麾兵一退而不可復止誰為之乎至於符融略陳而馬蹶見殺又與宋澶淵之役同澶淵之役始陣未戰虜將蕭撻凜出按地形而宋威武軍頭張瓌發牀子弩殺之



契丹大懼因就和符融之死與此何異符融死而堅氣盡天也非人也然則晉無所以勝乎晉雖小弱而其君臣輯睦動不失機此亦勝理然非必勝理或以謝安之談笑指揮必有淵然之謀而不知此安治國之權法非用兵之常法凡軍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孔明之智也而夙夜勞瘁安能以談笑勝乎令觀玄事具在為廟勝否廟勝者能委任玄無失人而已能資糧械無乏絶而已能不中制無返顧而已若夫當機應卒玄事也不能遙度已别有旨之對豈不欲對無可對也驛來無喜豈其不喜憂危之心未解而一勝未敢以為喜也前日之不恇今日之不喜正相似念深而慮遠體閎而養厚使中外恃以無恐則有之以為勝具未也此小善也無益於存亡之數堅之小善宂多而不免於敗故知晉非以小善勝不以小善勝而又無眞可勝之具然而勝天也或曰尚晉之無天也安當如何曰安之幸屢矣能以雅量折桓公之逆桓如不死能如何能以持重勝符堅之師堅如不敗能如



何所能者人也所不能者天也君子亦人而已天安知

## 淝之戰論二

是役也堅之可勝者十七八即不勝無功耳不虞其一敗而亡玄之可不敗者十二三即勝自保耳不虞其大勝於此見兵凶戰危不可嘗試成敗之勢易於反掌掘起新造可決一死有成業者宜萬全而後發縱不捷不失為伐吳之魏文帝伐高麗之唐太宗而後可縱敗不失為伐羽之漢高祖伐

備之魏太祖伐遼之宋太宗而後可愼毋為堅也凡斂無大小皆所當愼顏帝王之興必有伉才醜德者與之角若劉項孫曹宋遼兩虎豈相下哉明知斂為大而善為之故劉勝項明知斂為大而不善為之故宋格於遼闇敵之大而易與之故曹敗於孫堅之敗猶曹之敗也恃强而易斂故也然亦有幸不幸存於其間成立之難如升天廢墜之易如燎毛堅失天一敗遂至於亡玄雖得天終不得中原尺寸土自淝之後玄輩經營中原不為不勤



矣顧本無强勢而恃僥於天基薄無崇建之理根淺無茂生之道天可以一僥而烏可以屢僥故終無所就智者亦宜量力蔡謨王羲之眞前識矣而後人顧妄為之惜若以為坐失大機者亦不知彼已矣天下事原有二端吾善樓緩之言孟嘗君以三國之師攻秦入函谷關秦王將割河東三城以講問樓緩緩曰講亦悔不講亦悔王曰何也曰王割河東而講三國雖去王必曰惜矣三國且去吾特以三城從之此講之悔也不講咸陽必危王又曰惜矣吾愛三城而不講此不講之悔也王曰均悔也寧亡三城而悔無危咸陽而悔論天下何以異於是玄不能經營中原談者以為惜使玄經營中原而卒不量力以危江東談者又以為惜均惜也寧失中原而惜無寧危江東而惜玄之自處亦審哉不然何以異姜維

## 謝安論

江左風流以玄虛為詣以閒雅為用始於王導盛於謝安王導深達國體寬厚有容任眞推分意常



澹如謝安後起甚似王導桓温入朝欲盡誅王謝因移晉室王坦之倒執手板而安從容就席笑語移日秦人入寇衆心危懼安妥鎮之以和靜淝之戰謝玄問計於安安無它語捷來亦無喜色桓温謂其有廟堂之量信矣王謝風流扇以成習故王羲之以坦腹東床食胡餅入郗鑒選孟嘉落帽不頋桓温器之王景文受勅賜死神色不變作啟致謝飲藥而卒名重當世王儉言論造次必於儒者比於謝安其他莫不把麈縱談齊死生一彭殤放

浪形骸以此相高故梁武之陷於臺城也曰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復何恨侯景見於太極殿東堂稽顙於下不敢仰視汗流被面曰蕭公使人自慴豈非天威難犯吾不可以復見之雖顛沛之甚而不損其重尚有可觀武所袞畜亦有異人者矣至於陳叔寶荒淫驕侈不恤國政楊堅以七十萬兵壓境猶言王氣在此不為深備奏伎縱酒賦詩不輟豈亦效謝安處苻堅時事耶無其深思遠慮籌時謀國之略而陽欲效之蒙澤麋以虎皮見草而



悅見豺而戰何益之有藉令苻堅偶而勝楊堅偶而不勝吾不知品晉陳人物者當何若吾故謂從容閒雅清淨恬淡放浪形骸齊生死一彭殤盡小善非持傾定危之事無益於天下國家後人不知以為謝安之所以成名在此覩其淺矣又曰晉史言謝安矯情鎮俗非譏之乃稱之也晉人之論情與宋人異宋人謂情性如形影本孟子之論也晉代不然謂人之所以為惡者情也王弼註利貞者性情也謂必性其情文中子曰以性制情令言謝安矯情正謂人情易為喜怒憂懼所動而安能矯之國家恃以鎮定令人不喻誤為厚貌深情之意是譏之非重之也失其本矣又曰世之論安石者高其量而掩其才如玄之問計則曰已別有旨若了無短長於其間者而不知安得玄而用之以其憂盡付之於玄而聽其自為玄亦在桓溫軍溫嘗稱謝掾年四十必擁旄仗節未易才也舉玄之日郗超歎安之明能違衆舉親玄之才足以不負所舉玄之使才雖履屐間未嘗不得其任然則當時



之才無踰玄者安何用出一語相告戒乎且安雖悠然遠想有高世之志而謂之虛談廢務浮文妨要彼心不肯安於兄萬北征自隊主帥將以下無不慰勉蓋非踈者諄諄於萬而默默於玄有寄其諄諄者矣

孟嘉論

力貴突智貴卒此誠難也智有不至忽然用之十九失矣我有一寶靜而受之萬不失一即有當違從於其間徐而圖之豈晚乎此圯上老人所以器

子房者也老人於圯墮其履頤子房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毆之念其老為下取履老父以足受之良又跪進老父笑而去以為可教竟授兵法良之應卒以靜受也老父知之矣古語云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亂方是時也姑無論智力而先應之以器可哉孟嘉與桓大司馬飲於龍山落其帽不為沮吏取冠之亦不為沮故有時名斯亦器之謂哉

## 許衡論



楊盛聞晉亡不改義熙年號謂世子玄曰吾老矣當終為晉臣汝善事宋帝君子謂盛以晉臣自忠而教其子事宋心猶為門戶計若韓延之以翹名子庶幾其私盡矣余謂孔明兄弟三人分事三國而不以三寵譏文宋瑞身死宋國烈烈大忠而弟璧子陞咸任于元司馬篡魏而大傅孚自托為大魏純臣稽康誅而紹事晉王儀誅而裒未嘗西向此等皆未可輕言論道而必以勢之所不行者為是無為貴道矣許衡之仕元亦然商之遺黎周公之所謂殷士康王之所謂頑民也

## 功名論

天下之事莫善乎使衆人皆為而不獨恃君子使衆人皆為而不獨恃君子則君子無為之名而天下之受賜多必待一君子為而衆莫之為則君子之迹始顯名始章然功効不可就天下受其弊而君子之身亦勞且瘁終不免於患故高君子之名殺君子之身者也殺君子之身并以殺天下奚貴乎名而亦奚取乎獨為之高也黨錮之事其繇始



於君子獨為而不欲使衆人共為龍門峻絕中人以下誰與共功名又分別宦官若以為此輩皆豺狼非天地一氣所生彼既不列於人數而勢又足以稔毒安得而不逞哉古者有國之論必國人多有而後及其大人國人有大人之恃故其論行大人得國人之助故其事集其事集其名不著蓋功與名有可兼者有不可兼者名歸於一人必天下皆無而斯人獨有故名歸也名可以使天下皆無而斯人獨名功不可以使天下皆無而斯人獨功

古之成名者其始皆欲舉天下之功功不就而後成其名後之人乃有明知其無功而獨取其名倒行逆施務以口舌勝人反覆蒼黃決裂幾事滿腔皆穢惡塞填而粉澤香氣以眩謬人謂天下名可掩而盜乎吾見其愚而終無所歸矣

馮異不伐充國言功如何 閣試

人臣之義有益於國為之有益於國則功讓可也居可也不然居功者為招寵為邀君讓功者為沽名為避禍二者雖有間而要非義也漢興高祖所



與共逐鹿者非韓彭乎彼鳥盡弓藏兔死狗烹豈必皆君之過而挾震主之功乘之以上人之氣勇悍鷙驁持此安歸辟猶太阿不返其匣必缺與折勢使然也馮異者攀鱗南陽附翼昆原流離滹沱蕪蔞之間厚意豈鮮哉射鈎檻車之情臣主不忘矣而一男子妄上書則嫌疑懼畏懃焉交集向非明主降璽書親慰藉雖父子君臣安得遽謂無他也故大樹獨屏不敢稱功豈直持成保終之道而吾一念之忠默有以感動人主使國無鴟夷之賜臣無葅醢之痛故吾謂馮異之不伐馮異之所以益世祖此易喻也讓為是不讓為非而又安知充國之言功不可以馮異論何者甘露神爵承熙紹洽之年非若地鳳更始雲擾霧滃之秋也曩干戈弢弓矢一旦鮮而試於疆埸非彼長鎩短劍攻伐未偃之勢也天子不習征伐之事在廷不諳奇正之術喜事者逞雄心於一劍而不顧異日之安危非若提兵奮起親角羣雄而為之君名王列侯皆握勝算惟吾所用者也先零罕幵稱亂境上非若



四海鼎沸神器未定之日也而苟輕率寡謀取凶器危事而嘗試之危矣故充國之始度羌也輒曰無踰老臣斯已偃然無所顧遜又曰兵難遙度百聞不如一見則其視滿朝之策無所用之矣屯田之議先後數往復卒不奪振旅而還此豈破羌彊弩之力而安用浩星賜之策為哉凡浩星賜之說依田浮沉之言王先生所以教龔遂者也社稷臣則不能矣計天下之安危不計一身之毀譽計經國之遠猷不計保身之小節今羌已服國已解嚴

[illegible][illegible]所以不奉詔進討之心不可一日不白非白吾心所以明吾計之是也明吾計之是所以使天子講於萬全之術而非可以苟且輕動為也向也反覆論詰於萬里之外孰與今面列可否便而安得循循為此家人語哉若然則注上輕事喜功之心必不盡釋而吾老成持重之術必不盡援借有復然誰執其事安得晏然而已乎吾豈老耄而貪功爵為骸骨榮哉惟充國如是故言功可也非邀君也非招寵也不可以馮異例人臣之義有益於



國為之而功有所不可居馮異是也有益於國為之而嫌有所不必避充國是也馮異之為大體慮者深故約己而愈卑充國之為大計慮者遠故功成而不遜然為馮異易為充國難故人臣之道富而不驕高而不危易冒可疑之迹以進永利之忠難若借口馮異而不顧國家之計非忠也如是即功蓋天下勳勒旂常亦狥私背公者流耳何貴哉且充國言功又無功之功也發材官徵武士出師萬里獲甲俘囚斯漢所謂功而充國徒自完耳羌雖服斯當世之所謂無功也而充國以為功老臣謀國豈以赫赫有功為己榮哉有苗之師三旬勿克而虞帝不謂禹無功且以不矜不伐為禹數贊之古人於軍旅之事如此嗟乎斯盛世之所謂碩臣也

## 聖人人倫之至 戊戌會試錄

道公於天下而盡於聖人是故天下不可不以聖人為法蓋使法而可以少相借則合亦可離亦可日月至焉亦可惟必不能相借故合即法不合即



不法然則舉古今之天下當相奉以從而不可須臾離毫髮爽者舍聖人其誰歸何也天下無兩是而無非之道無兩適而皆可之學無兩逃其責而不可形摹似擬之人善則善惡則惡得則得失則失出於此入於彼不能相借安得不指聖人以為歸嚴乎孟氏聖人人倫之論比之規矩方圓而使人無所少自解也嘗試觀之天下能物物而盡其變者獨規矩耳權之知輕重也度之知長短也斯亦物物而盡其變者也然終不及規矩天下之輕

重長短雖一聽權度之所為而權度之輕重長短又聽於人意之所為意有低昂盈縮而權度爽其操矣故石之關鈞之和律度之同先王慎之若夫規矩則不然誰能以意為之而又誰待於關之和之同之哉則至焉而不容爽故也凡天下之物嶔者奇者似箕者似窽者似鈎者似弧者似冠者似屨者至不可勝窮而皆可託名於方圓乃一引規矩模之雖甚肖不能不失針芒不規不矩不可以為至故規矩非人力天也人之生而有父子君臣



長幼夫婦朋友之倫則親義序別信之道行乎其間矣孰不以為先王之所制而不知其本於天敘天秩之所為此亦方圓之自然而不易者也其聯之也甚合其分之也甚析而其處之也甚有等合則難以攜也析則難以混也有等則難以紊也此又方圓之萬變不可勝窮者也得其類乃稱人失其類無所容其身求其類則必就其法而法焉而烏能離於聖人獨怙夫世人之自視常卑謂我何人斯而敢言法聖人得為君子焉足矣善人焉有恒焉足矣上不敢為堯舜之行而下不敢為桀紂之操生斯世為斯世無近名無近刑足矣蓋皐陶官人有九德班固品人有九等擇一而處之亦人矣何必聖人然後乃稱人哉嗟夫斯言之玷蓋至於此其毋乃未覩規矩而信以嶔崎鈎弧為方圓者與斯言出而世遂有自暴自棄之徒豈惟誘其身為不能并誘其君為不能而損皇極於草莽荒聖路於榛蕪悉此其倡矣抑孰知人不可異於聖人異於聖人豈惟不齒有道之門而不可一日立



於人群又孰知聖人雖異於人而實未嘗絕於人無他聖人此規矩吾人此規矩也欲為君胡不視堯堯其君之至也欲為臣胡不視舜舜其臣之至也欲為父子胡不視文武周公欲為夫婦胡不視周南召南欲為兄弟胡不視泰伯王季伯夷叔齊欲為朋友胡不視皐夔稷契九官十二牧此十數聖人夫非盡人倫之至也應繩應衡為律為度萬世人倫之規矩也不為堯則桀紂幽厲矣不為舜則飛廉惡来矣不為文武則虎狼梟獍矣不為周

南召南則白華之刺作不為泰伯王季伯夷叔齊則角弓之怨興不為臯夔稷契九官十二牧則谷風之誚起矣雖欲無非無譽而為匹夫不可得無以聖人為遜遜即不可比於人數矣向使數聖人者而少有所遜已早犯天下之大不韙而不免胡顏之譏尚何稱聖之有然則聖人者莫之禁而可為又驅焉迫焉而不容不為又旋轉移易之機近在方寸而甚易為使曹交而徐行不出家庭而饒為堯舜使桀紂幽厲而悔禍寧不廟祏無窮與禹



湯文武並稱宗使羿浞莽操正其心術臯夔稷契何以過茲使霍光不陰其妻何不與伊尹伍子路冠鷄帶豭子張鄙人子貢貨殖段干木大駔而列於聖賢之林無鹽以惡駭天下一言善而配千乘之尊聲施無窮何則就規矩即方圓也出規矩即崎欹也何日月之濡染何階級之登歷故毫釐之差謬以千里出此入彼間不容髮蟻穴不窒長堤失守岐路甫判冥山不見芳軌覆轍同途千里上聖下狂一念終古須臾敗德即為獨夫天地雖廣無以與立故聖人常以此規矩自範無敢少假而亦無敢少假於天下非聖人之量不弘道固如是也故曰巧匠目意中繩然必以規矩為度上智捷擧中事然必以先王為比非巧匠不能廢規矩而上智不能軼先王也有欲廢且軼而不可矣聖人之於道在衆人以為無所增而在聖人則以為僅無所減在衆人以為甚盛德而在聖人則以為僅免天下之誅在衆人以為古人之所未嘗有而在聖人則以為日用飲食曾無纖微殊異故聖人立



天下之規矩必先立其心之規矩而後天下之規矩定吾人欲復吾之規矩必先步聖人之規矩而後吾心之規矩得頋聖人常以偶值其窮而彌彰其名斯其甚惆而不欲語人者後人恣睢而無忌輒借口聖人而便其私嗟夫此儒所以有寧經無權之說蓋天下之萬變無窮道固無兩可而事亦有兩通者學者徘徊於岐路之間與其詘於理而悔寧詘於事而悔雖千變萬化而終當以不離規矩者為本人有言工倕旋而蓋規矩吾尚以為寓

言況於其身之非僞而輙肩越規矩以自快多見其窮而無所容於世也

## 論我朝兵制

夫兵蘊於民舊矣兵民分自近代始猶時不齊而我朝始大分頗古者文武異官而我朝以文官制武事不徒倚辦於介胄尤善經也武成之日不散於郊而蔵之衛諸阨塞要害處莅不置軍近畿夷所尤櫛比焉而又時時調發之俾無寧居以折其驕不可使之風此　高皇帝所以善蘊兵歟盡天



下衛所軍不能當九邊盡九邊軍不能當京師此又　高皇帝居重馭輕之永計也兵不強則有夷狄盜賊之憂兵強又有兵憂夫使其強而無憂必有方矣凡言京營敝者不過曰寡優恤也勞工役也教練踈也隠占多也雖有堯舜不能衣食天下貧人令制於優恤不薄矣獨患不實則有司之罪而於振飭此也何有兵興則廬舍井圍橋梁道路皆其事豈復借役於他人我而用之孰功何礙於習勞以此為憊則供張而坐奉之乎教練將帥事耳亦不為難惟隠占城社之奸最不易問而　肅皇帝奮除中貴人不許監軍則所謂大斷此制既定而猶不免有隠占小偷也且治之耳由斯而談諸敝可立去猶無強卒何哉勢有固然亦何怪焉人情不投之以窮則不奮投窮於素所汰逸之衆有大誶而不從不迫以真窮之勢而謀為窮以聳之有偽躍無情奮今京軍雖窮然太平游閑子也而驅之以臨敵孰敢雖有技不可用而況持飽食以嬉之心所肄者悉童子弄業何能精夫殺敵之



事非可以數習能也必嘗從大將軍出塞履鋋鏃冒矢石而後可故徐珵之論請出京軍燒荒冬出春歸庶幾習見邊情而臨敵不懾楊博之論請摘兵萬餘番戍諸邊更涉勞苦以轉其驕脆之習皆石計也雖然此猶居常從容語耳有如羽檄交馳邊火徹於甘泉而倚此為濟能乎故正德間流賊四起則免調京營宣府兵各三千往来操習當其時人有引狼入室之憂而不知盜賊不敢舉左足窺京師盖亦其功庚戌之變咸寧調邊兵入防又

請以京邊軍雜戍之以幾轉弱為強之效　肅皇帝信之意亦有可以感動者乎然而人非之何與此言出乎徐理楊博之口未始不以為可此言出于江彬仇鸞之口未始以為可存乎其人亦存乎其時也乃至趙殿學分營練兵之説終當採行既防其獘復蓄其焰慮至遠矣　孝廟常欲遣京軍還衛團操以為京師肘掖劉大夏曰甚善令保定獨設都司統五衛意亦與趙同率此而善行之而又漸番於邊邊亦番上京師斯重可居而無驕不可使之憂雖然猶末也用之善不善人心之危與安猶有所在此天下之大利大害明於蘊火之術而時圖焉可也



説

## 逆説

春生秋殺天之道也好生惡殺聖人之道也聖人胡不順天生殺而好生惡殺所以拾天之遺也曷為拾天之遺以為人心好生惡殺當俯曰也天既生殺矣而聖人亦復生殺則天下無類聖人不逆天乎曰逆所以為順是故貴之凡物之見貴也不以順以逆順者多而逆者少故順者賤而逆者貴均人也而秉道立德者少故聖賢貴均人也而享榮履華者少故君長貴同謀而智貴同鬭而力貴同智而大貴同力而正貴皆以其少又皆以其逆曷貴乎其逆也貴於驕為順而謙為逆富於奢為順而儉為逆德於其上慢為順而謙平為逆辭逆則愈少而愈尊然聖人雖逆天而好生及其生極不能禁無殺何也人無如天何也雖然聖人終不以無如天何而損其好生之心也



## 龍説

物之強且靈者無如龍能潛能見能屈能伸無翼而飛行不恃地風雲雷霆惟其所為濯旱暵霈膏澤仁矣雖然龍亦自為計非為仁也災荒溽蒸莫適寧居怒且飛天翻宂而澍人利之則功之以為仁龍曷故哉英雄之生無不以避害就利始而因之為仁聖人之仁也易曰安其身而後動由是言之彼虛損其身而無益者可謂大愚

卷八終

# 喙鳴文集卷九目錄

策三首

法守　隆慶辛未會試
爵祿名譽　萬曆丙戌會試
儒行　萬曆癸未會試



# 喙鳴文集卷九

四明　沈一貫肩吾　著

## 策

問王者與民信守者法耳古今宜有一定之法而孟軻荀卿皆大儒也一謂法先王一謂法後王何相左歟我國家之法鴻纖具備於古鮮儷然亦多仍前代之陋而更稱善豈行之固有道歟至於今且敝矣宜有更張或謂患不綜覈綜覈莫如漢宣帝然當其時亦五



日一視事吏不奉宣詔書上計簿者具文偽增籍者受賞若此可謂行法歟宣優於文豈是通論而或者歎服抑宣美元似知大體而或者刺之孰為當歟夫綜覈則情偽不可窮更張則善制不必變誠不知所從也願計其便　隆慶辛未會試

法不可苟因亦不可輕動也苟因則承敝襲舛有頹靡不振之虞此不事事之過也輕動則厭故喜新有更張無序之患此泰多事之過也去二者之

過而一求諸實法斯行矣執事發策考荀孟之異論稽國家之舊章審沿革之所宜求綜覈之實效愚嘗伏而思之夫法制無常近民為要古今異勢便俗為宜孟子曰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此欲法先王矣荀卿曰畧法先王而足亂世術不知法後王而一制度是俗儒者也此欲法後王矣兩者豈異旨哉孟子言其精神耳乃若制度荀近而易行何也法無古今唯時之所宜與民之所安何如時宜之民安之雖庸衆之建立不可廢也戾於時拂於民雖聖哲之創造可無從也後王之法民之耳而目之也久久則有司之籍詳而衆人之智熟道之而易從令之而易喻故曰便往代無論已明興　高皇帝神聖統天經緯往制博稽遴采靡善弗登若六卿倣夏公孤紹周型漢祖之規模憲唐宗之律令儀有宋之家法采勝國之曆元而隨時制宜因民立政取之近代者恒十而九即如筭商賈置鹽官則桑孔之籌策也論停解制年格則崔亮之選除也兩稅三限則楊炎之田賦也保



甲戶馬經義取士則安石之規模也諸如此類未可悉數固前代所謂陋習敝政而今用之反收富彊之效建昇平之業故善用之則庸衆之法可使與聖哲同功而況出於聖哲者乎法後王莫如
高皇帝矣天府之所藏掌故習之郡國之所須有司守之大小相維鴻纖俱備自三代以來法制之善未有過是然今二百餘年耳科條雖具而美意漸荒申令雖勤而實效罔獲屯田興矣土曠猶故也鹺政舉矣蜚輓猶故也清勾數矣乏伍猶故也積粟課矣空廩猶故也豈法之敝而不可行哉故議者謂宜有所更張而實則不然夫　高皇帝之始為法也律令三易而後成官制晚年而始定一時名臣英佐相與持籌而筭之利害審矣雖有智巧蔑以踰矣且以　高皇帝之聖哲猶俯循庸衆之所為而今之庸衆乃欲易聖哲之所建豈不悖乎車之不前也馬不力也不策馬而策車何益法之不行也人不力也不議人而議法何益下流壅則上溢上源窒則下枯決其壅疏其窒而法行矣

令之壅法者有四法始乎嚴常卒乎弛而人之情始乎奮常卒乎怠今怠矣幹蠱之道如塞漏舟而且泄泄然以為毋擾一令下曰何煩苛也一事興曰何操切也相與務為無所事事之老成而崇尚夫坐嘯畫諾之惇大以此求理不亦難乎此病在積習天下之勢上常重而下常輕則運之易今法之所行在於卑寡而勢之所阻在於衆彊下挾其衆而威乎上上恐見議而畏乎下陵替之風漸成指臂之勢難使此病在紀綱夫多指亂視多言亂



聽言貴定也今或一事未建而論者盈庭端倪未聞而二三隨雜是以任事者多卻顧之虞而善宦者工遁藏之術此病在議論夫屢省考成所以興事也故采其名必稽其實作於始必考其終則人無隱忠而事可底績今省為令矣而漫然不加省視期通行矣而畿輔之內不行利害不究其歸首尾自相衡決此病在名實四者熟於耳目而入於心志非一日矣不決其壅蹶其窒而欲法之行得乎漢宣帝綜覈之主也然考其時未嘗新一令創

一制惟日取祖宗之法脩飭而振舉之曰漢家自有制度所任魏相昺稱上意亦未嘗以己意有所論建惟條奏漢家故事及名臣賈誼晁錯等言耳當其時雖五日一視事而上下相維無苟且之意吏不奉宣詔書則有責上計簿徒具文則有責三公不察吏治則有責唯實是求而不采虛聲信賞必罰真偽無眩是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政事文學法理之士咸精其能下至技巧工匠後世鮮及故崔寔稱其優於孝文而仲長統極其嘆服荀悅



論美元帝而李德裕深以為非良不誣矣然則今之欲求治理者又奚紛紛多哉 高皇帝畢智竭慮定一代之制非如漢祖之日不暇給也 列聖相承創守一道非有武帝之紛更中變也百官承式海內嚮風非有許史金張之專制撓法也成憲具存舊章森列明君賢臣相與實圖而已祛積習以作頹靡振紀綱以正風俗省議論以定國是覈名實以行賞罰事功輻輳矣若曰此漢事耳吾且為唐虞為三代則荀卿所謂俗儒也

問士之生也願析圭儋爵而垂鴻名於世矣古之人王或以爵顯士或以名取士舍是二者無以得士至有謂祿肥則士不死與三代而下惟恐不好名信斯言也士可以二術籠乎無乃以薄道待天下士而士亦有不可以術籠者歟嘗觀之兩漢矣高祖求賢之詔謂吾能尊顯士故當時爭騖於尊顯或起刀筆羊豕之間委蛇變化與人主俱上下至於貢薛韋匡之徒頹其波而苟祿者相望爵祿安



可得士也世祖懲之則敦尚名教以風而當時之附於名者東海有譏壺山有恥至於俊廚顧及之徒靡其風而名實亦大敝然則名譽又安可得士也周語曰先王之治為班爵貴賤以列之為令聞嘉譽以享之先王於兩者何異而得士獨盛豈用此者有道歟 萬曆甲戌

會試

聖人所以為治者二爵祿也名譽也置爵祿所以為賤榮也而簡節廉恥者世謂之貞重名譽所以為衆尊也而晦德不耀者世謂之高然則政之所貴俗之所賤也政之所貴俗之所賤是上與下恒相持也烏可挾人主之勢而詭士以必得哉聖王知其然故設禮義忠信以懷之而交泰之象成一體之義合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此物此志也論者曰昔在先王建方畧御倫類因人之欲而立之以制民欲富而制祿民欲尊而制爵民欲勝而制名假之以虛至之物而攝之以必從之勢今夫臣出身以事主析圭儋爵懷符剖祿則無令而不從士



有說之不入脅之不下而一旦激於卑辭片言奔命仁義捐靡而不悔者為名高也故可以祿者祿之祿之而不足設名高以下之蓋制馭人群之術如此是言也似之而非者也士為人主用也為爵祿乎爵祿者上所貴以酬士而非士所貴以自期為爵祿來者非士也為名譽乎名譽者士所自有奚藉人主藉人主以就其聲非士也夫士固有志耳耕草茹木鶉居鷇食其視鼎珍法膳弗腴於此矣師友造化旦暮古今其視熙鴻鑠景弗永於此

矣不察其志而猥欲以兩者勝奚可哉惟彼功秩之說倡而論者每下管仲曰禄肥則士不死幣輕則士簡賞萬物輕則士偷幸此何異操贏竒而乗人之急者乎君臣之際有市心矣陳塤曰三代而上惟恐其好名三代而下唯恐其不好名彼以三代而下非人邪胡不引先民之事責之也彼其意豈不以負氣矜節之夫非名無以攝之而不知回適者将寘力馬徒見飯牛扣角之朋非禄不足以役之而不知貪冒者争奔走之漢已事可徵已漢



興高祖詔天下賢士大夫能從吾游者吾能尊顯之故其時靡然騖於尊顯蕭曹起刀筆吏碌碌無竒節此所謂一代宗臣也叔孫通與時變化以道委蛇此所謂一代儒臣也公孫弘倪寛之流皆在羊豕之間而張湯與人主俱上下則當時之所謂名卿也自斯以来九卿救過不瞻不暇論於繩墨之外而貢薛韋匡之徒如波斯靡於是有含羞蒙垢羽翼梟獍作符命陳功德如劉歆之流此亦重禄之過也建武初首以卓茂為大傅封褒德侯及周黨嚴光之見也親詘萬乗以高之蓋天下始騖名也然王良之来而無忠言竒謀東海友人譏之矣樊英就聘而應對無深策壺山蒙其耻聲矣廣漢楊厚江夏黄瓊盛名幾於難副而鄧彪劉愷又以激詭為譲矣斯時也士争倚道藝以就其聲若俊厨顧及標榜成風非不卓然為漢光而至於父盜子名兄竊弟譽骨肉相詒朋友相詐如徐幹所詆不少此亦重名之過也由此觀之始未嘗不徃世振俗而後陵夷也握竒藴珍之士奈之何不視



名姓為嚆矢比印佩於鉗鐵歌紫芝而不来逃呉市而長徃耻知名於女子羞屈志於功曹夫然後知禄與名之不足恃也且先王之治昌嘗不由兹二者哉顧所以用之異焉蓋物莫貴於難得而賤於妄授衣文繡於倡優則貴人不服飲和羮於厮賤則上客不啜潤毛可以薦王公壺飡可以結死士豈謂物耶亦有所将耳先王建諸侯而錫爵禄也必於清廟之中備金石之樂行宴賜之禮宗人擯相内史作策故有賚之頌其官民材也必先論

之論辨而後使之任事而後爵之位定而後祿之故祿所以祿有德也德有大小而祿隨之如大材爲棟小材爲桷見其任不問而知其材故其祿足重也先王之世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祭於太蒸其紀績也王功曰勳國功曰功民功曰庸事功曰勞治功曰力戰功曰多故名所以名有德也德有大小而名隨之如長形名長短形名短非長短之名先立而形隨之故其名足重也方是時也庸人收跡而賢士畢來山藪非乏珍而侈珩璜之



賜以爲佩田畝非儉粟而貴大庾之賦以充庖五兩之綸半通之銅僎食之奉一札之書人莫不德其物而罔敢易之豈先王有異術出漢二祖上顧漢重祿而先王重祿其德漢重名而先王重名其實羈縻之術無所用之故得士盛也此猶論於爵祿名譽之內耳乃先王之心雖兩者弗恃君之歌先股肱臣之歌先元首君歌鹿鳴以勞臣臣歌天保以荅其君敦朴不散於雕僞一體不挽於兩端直以心任心以德懷德故未嘗不命名制祿而誠

心信志房皇周浹州閭族黨之察德行道藝之舉亦名取也然而夢可相卜可師不諆父兄而立之羣臣之上不爲過舉也父三老兄五更心膂大臣手足羣臣此誠任也然而入法辨治六叙正吏不謂厚防也畿以內爲諸侯祿畿以外爲諸侯嗣盛德入輔者兩其食圭田采地世世弗絕祿非不肥也然而營丘晃繹儉於百里亦非靳也咏聲詩播管絃百福百祿之頌永譽永辭之稱名非不高也然而貴不聞不見之功圖書之名不著紀年之牒



空虛又何稱也蓋惟用而不恃故明指之附其誠者如矢集的淵不得蟠山不暇棲拱揖指麾而莫不願盡力又奚必昭昭焉揭兩者如日月而要之從哉惟此義不明而天下有重爵祿名譽之君亦復有逃爵祿名譽之臣上重之上過也下逃之亦下過也楚子發獲蔡侯而辭其賞荀卿以爲固金城之役浩星賜以讓功說趙充國充國不聽夫辭賞弗高於逃祿讓功非亢於逃名然二子以爲持小廉守末節廢賞功之典而忽謀國之實棄而不

取、又況甚焉者乎嗟夫君臣之義光於穹宇昞於重離而餘之者常自賢君賢士始宜壓執事之問也

問今之儒者豈有遺行歟枕籍孔訓蘸裘宋言聚族而談自謂聖人之徒然曾不及管晏上世之士獨師獨友不學則已學則涉聖源騁王路故諷黃老而有儒者氣象佩申商而有洙泗典刑歎管樂而有伊傳出處起縱橫而有堯舜敷陳彼其初何以不為儒哉不為



儒而不詭於儒用過其學又何也儒之術大明於宋而宋名臣者或不由講學而動業蔽於三朝或不從孔鑄而人物稱為第一或不通太虛而頌稱滿於四夷談者擬為阿衡至或用經術經世務而更以滋擾曾不及四子百一何也由此觀之章句之徒腐唇落齒而談儒意無益哉師心陋見不曠然大覺遣足以明其不知本末而終惑於大道矣諸士各攄所懷以觀體用之備萬曆癸未會試

古君子籍甚一日者莫不超與道會卓然自出於正故能輔德之所未備增才之所不足曠千載而流光也夫道何分於儒與百家哉沿流者涉洄而皆從滌游者源遠而流益分管闚筐舉守一不化屈蟠於埳井而卬首於昭曠雖儒何益苟審知為宰符會大道雖各就所術黜成獨應有青於藍寒於水脫釋於師傳之外不可以偶衆測故足多也執事謂今之為儒者鄙將發其覆蒙而鑪冶之愚敢不恭教而承德聞之古曰善學擇術此至言也



雖然擇術之道微今之言擇術者徒曰儒耳儒耳不得於儒而分儒於百家之外故學常不遂夫百家誠黔淺撇孚剽剝誕傲而何存其說於談者自遷固之徒稱為不能易後世依誦不衰雖哲人宗工時昌言排之而不廢意亦有不廢者乎且自王道衰聖學息迄春秋至於今數千百年豪傑不世之所以扶危定傾靜亂庇人紹明帝王之業者豈惟不能剗滅或從而稟業焉必有以矣張子房漢所謂有道人也夷項定漢遁幽洞冥超然羈紲之

外世以為從圯上老人受兵法夫子房往来轂城閒鄒魯儒者非乏而由来乃若此矣賈生雖少年天下奇才也立經陳紀輕重同得推而達之於仁義禮樂無所不可然世以為明申商者也所知吴公吴公亦李斯門人非儒也孔明王佐才也不求聞達三顧後起居則寧靜澹泊出則鞠躬盡瘁然隆中抱膝慨慕管樂常與諸生習誦不求精熟憚為博士家言非儒矣魏鄭公唐之藎臣也房杜雖才任臣己耳魏公耻其君不為堯舜往復數十萬言前代爭臣所不至然學為縱横家初固道士非儒甚也夫四子於三代之下猶晨星之嘒嘒力能魁罍歙張樞紐乾坤而咼不為儒既不為儒又何履道承德敷仁炳義未始詭於儒者自有宋大儒操繩墨執衮鉞歸命四子推而寘於儒之林於子房則程正叔稱有儒者氣象於賈生則吕伯恭稱有洙泗典刑於孔明則蘇子瞻稱出師二表與伊訓説命相表裏於魏公則真希元稱前後諫疏非縱横家所及陳同父推轂四子謂馳騁聖門雖由



賜游夏不足進夫四子當世未始以儒自命也逝且千載人未有命為儒者也而宋乃稱之若此其自為豈及此乎宋之儒衆矣而名公卿常出於儒未著之先若韓魏公上蔡所謂學不由講者也范希文則歸安所謂孔鑄不由曾魯未篤者也涑水學不通於太虛守人者也當是時豈無濂洛關閩之徒而三君子者不在儒後魏公之學沉毅悠逸行其所知非識上起明則不違非定上啟迪則不徵希文之學有運設有持待有光輝行無龍執見無介藩涑水之學以誠入而博學足以充其太烈心足以任其運實踐真信可以貫金石此皆世未始數數見也吾故曰不在儒後也乃若儒則有之金陵之學以聖人為已任以堯舜為必可為以經術為必可行邈然不可浮沉謇然不可遷易而愊憶紛擾隊為惡流曾不足望圯上洛陽之麈烏睹儒效哉由是言之吾以為古豪傑之學罔不寘覯超覽自得于學術之外彼學術者特寄焉以為朴斲丹漆之資而非其所以資何也大道之初渾淪

邃與不可方名而倮鱗蜚走灌莽芭皂無所不貫
及樸雕而為器散而為事如涅之落乎埏埴惟所
為之有百其門始乃無莫故曰聖有所生王有所
成皆原於一又曰同歸殊塗一致百慮信無異人
術也若夫堯舜在上統一聖真必將使夔李為老
更使夷吾主書使晏嬰常侍使荀卿典禮使尸佼
執法使申不害司隸使彭祖主方使楊朱奉常使
墨翟典客使孫武司馬使尉繚護軍使蘇秦張儀
輶軒往來使隨巢慎到惠施鄒衍之屬咸秩有司



終不令其孕情畜變爭長蓬艾之間擅弄矛盾以
煩居觧又豈分為儒為百家若坐蠻夷於門外居
檮杌於域裔乎故儒之道未嘗一日亡於天下雖
火於秦黃老於漢佛於晉宋齊梁魏隋唐宋之閒
而天命民秉不少衰息有離附而無漏漠有疑肖
而無混淆顧人自得何如耳略其情而觀其似則
管蔡華士少正卯之誅不申商乎破斧避東微服
過宋不黃老乎子貢存魯孟子辯齊不縱橫乎舍
其迹察其心則心韓身漢去就不疑豈黃石之編

所有乎制度文章開漢紀綱連語修政等篇微言
具在豈內外儲之遺乎仗義履仁卓爾不舍敷奏
教告一輸腹心豈牧民山高及河上丈人語乎十
思十漸仁義道德之言豈押闔險鹽之口吻乎偉
望英識勳業蔽於三朝後樂先憂人物稱為第一
忠信正直頌稱滿于四夷固非百家衆子所能型
范也然豈囁嚅章句摳趨門墻待濂洛關閩而後
興起者乎是故善學者心總要術意尋獨解飲不
竭之源騁無垠之路則宇宙一貫古今一心會帝



皇王伯於共流合道德性命於同術疏觀萬物而
知其情条稽治亂而通其度材官群有制割大理
悏悏睾睾孰知其德涫涫紛紛孰測其形明參日
月大滿八極其兼百家而有之若兼子孫夫豈揭
揭然明儒之名以熒爚衆人之耳目哉所以必明
為儒者愚俗不知嚮方踰檢蕩制聖人設六經崇
四術以示之趨使不流於踰蕩而愚俗亦恃聖人
有所依歸以無恐故教訓生焉若豪傑者騰躍簡
編從容神理解結為融破異為同總道備物無投

不可始無負於聖人而稱儒宗豈宜足已自封閣於大較遂希濶而不居覩聖神而反走孔子曰小辨破言小利破義小藝破道小見不達小之為害詎不甚歟故天下有非儒之儒有儒之非儒若前七子非儒之儒也金陵儒之非儒也非儒之儒安天下故天下誦功而百家之名不廢儒之非儒害天下故天下歸謗而聖人之道遂窮儒之不宜遜為大儒以此昔魯哀公小儒孔子張之或以為非聖人語而不知孔子特為哀公言殊不盡耳乃如



今之人者治恠說玩奇辭以相撓滑也交手於一廷九合之續而攘臂於三歸反坫之僭迷心於致靜守虛之實而搤擥於掊禮擊樂之邪掩面於強國富民之術而瞋目於流膏暴骨之愫齚舌於審形揣微之能而接足於登隴乞墦之汙此亂世奸人之儒非獨執事所謂不譽也愚也寧學大儒而未至即小儒所不屑也而況今之儒

喙鳴文集卷十目録

策五首

君臣　萬暦戊戌會試
兵餉　萬暦戊戌會試
朝講　萬暦己卯江西
料敵　萬暦庚辰武擧會試
將帥　萬暦丙子江北武擧



# 喙鳴文集卷十

四明　沈一貫肩吾　著

## 策

問書稱惟辟作威惟辟作福皇建其有極天下孰不是彝是訓近天子之光共然博觀傳記或言君令臣共而又言責難於君謂之恭或言君逸臣勞而又言君子所其無逸或言君要臣詳而又言一日二日有萬幾或秉乾剛或用柔道或宰獨斷或從公論或言君執刑臣執德或言君執宥臣執法何也豈君臣之間權則總攬於上道固未嘗偏主歟易之比取象于水地謂地不可離水猶君不可無臣故君有君道臣亦有臣職焉臣隨君則與無臣等安在其為盡職也我　皇上英明天挺獨運穆清之上臣下仰受成事而已然從容陳說見為窺探觸冒批折見為欺罔天意未盡回人心未昏恍也則弼違之臣恐亦不可終棄歟昔趙充國曰明主可為忠言而卒

能得之於漢宣今第患無忠言耳忠言而豈
終無以感聖心故與爾等講匡扶之略 萬曆戊戌

會試

刑德威福者一人之柄也是非可否者天下之公也公在天下能效之而不能得之則舉而奉之一人是下之公即上之所為柄也柄在一人能制之而不能私之則又舉而聽於天下是上之柄即下所為之公也不如是則君日尊臣日卑下益衆上益寡其尊也上以勢為政而其衆也上亦以寡見



詘非治世也然吾未見君秉公于上而臣不受成者吾未見臣積誠于下而君不感悟者上何必操之以為重而下何必激之以為名哉箕子之陳範也曰惟辟作威惟辟作福惟辟玉食而又曰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則權之為君重固天假之以宰制宇宙者也人臣何敢望焉天下之政出于一一則尊二則擅參則紛擅與紛而弊乃不可勝言欲治天下烏得不一也乃考之紀載或言君令臣共矣而又曰責難於君謂之恭夫責難則獻入告善歸君即有弼拂無妨於將順也或言君逸臣勞矣而又曰君子所其無逸夫無逸則泰慮隍濟戒袽即有憂勤所以成其康豫也或言君要臣詳而又曰一日二日有萬幾夫曰兢業則燭微杜漸提挈綱維即條貫靡遺無害於舉要也至於乾綱柔道之互用博采獨斷之異指執德執刑執宥執法之殊說均之救時之言非至一之論也君德莫大於下濟而自用為小臣忠莫深於格心而明諍為迹如地比水則土不燥剛如水比地則水不溢狂斯易所為稱地水之比者哉今 堂陛邃密愚生何



知然草茅竊聽若云 黼扆之間企而望臨御也交戟之下側而望聽納也威稜漸極廢棄漸多從容陳說者見謂窺探觸冒批折者見謂欺罔是以天意人心未能胥悅非細故也夫天下猶一身也人之一身首領股腓至腕拇毛脈觸之而皆動搔之而皆痛摩之而皆有熱刺之而皆有覺精神血脈靡弗浹也君為天下身也所用之人誰非君人所行之法誰非君法所賦之財誰非君財所奔走

之事誰非君事何必在我者為是而在人者為非獨見者為是而衆見者為非愚謂總攬之道莫若以明冥冥決事非明也弼直之道莫若以誠悻悻從事非誠也 皇上深心善斷重法威奸睿筭淵謀超人意表第豈無失於千慮而不盡於匹夫乎聚塵成山收涓益海固盛德事而況治人群之事必不可不謀之於人群者民之所好而不能聚猶無惑也民之所惡而不能去生得失矣曷不修祖宗故事與大臣雜議而後稱制臨決焉既示神



靈之赫亦不廢下濟之光既合輿論之公亦不損主持之體奚必使人莫矯乃言總攬哉以示明耶而情見短矣以見威耶而體愈褻矣期期知其不可何為乂此而不改也此非獨君過亦臣過夫交淺而言深執友之所不樂多言而繁稱相知之所厭聽未信而言有欺而犯必且曰而以難責我何為乎避難而以無逸規我何為乎自逸以一日萬幾振我何以優游玩愒而謂君德不必剛爾何狠如羊謂獨斷非盛德爾何強弗反下以此厚望上

而上亦以此旋責下亦何說之辭夫臣事君猶子事父父未諭於道子不可以為人故忠告善道不可則止者朋友之誼也負罪引慝勞而不怨者父子之情也孝子幾諫以身受過而不辭是誠也未有不動者也如汲直之戇而武帝不能怒則以招之不來麾之不去信其為杜稷臣也陽城數年不言而辛以諫名其內行誠修也胡質清而恐人知楊震清而畏天知趙抃清而告天知今之為清者有是否耶此猶其著也蕭修為衛尉夜中警違而



不欲令主知曰職司常事何足自顯彼何人哉此猶居恒也張翼為蜀都督以罪徵還代者未至統攝不懈運糧積穀使代者因以成功彼又何人也高允以崔浩之故且得罪雖東宮為之指導不肯易辭又為浩等置辨常使帝聞其過而天下不知其諫必若此乃可謂誠矣蓋人臣不以能言為忠而以能為為忠不以為天下所不能為為忠而以衆為為忠不以見天下所共見為忠而以獨知為忠明知其機之不入而故爭之以暴於人非忠非

望其說之必行而且存之以觧於後非忠畫便宜不能令人主一再讀而竦然動色者非忠披肝鬲不能令人主不終篇而泫然刺心者非忠積念於平時而盡念於臨時務令人主釋其疑而無不以為愛我固善以威權還之君而行其致主之志者也盖昔趙充國之計金城也始曰無踰老臣而不嫌於誇旣曰兵難隃度而不嫌于諉上便宜至於璽書數詰而以死守之不嫌於專振旅還也客說其歸功兩將軍而曰兵勢國之大事當為後法老



臣不以餘命壹為陛下明言利害卒死誰當言之者又不嫌抑人以自表也夫魏相稱上意丙魏同心易耳若充國所謂皎然不欺其志者吾必以為忠過於二子遠矣

問我 朝兵餉自洪永至成弘間何其省而易給哉乃今日則愈異矣卒伍漸耗名有其籍耳餉以名給不能覈也急則召募而餉亦歲增焉且募無不置親兵者將無不畜家丁者若微此無勝兵而費加侈又不時罷長此安窮舊額取辦民運民運不足則專倚京運間復請乞遂為年例夫內帑非泉海也奈何酌之不竭乎議者謂兵覈實而籍之則餉損清簡練而用之則餉漸省封疆之臣豈無抱忠者乎而何踵此弊歟此猶平時也今師旅繁興度不可加賦以蹈虞人負薪之戒然鹺貲匱矣馬價竭矣輸粟贖罪得不償失諸所稱節縮率沮格不行復用何策以濟其窮歟議者又謂許下之乏稾秖請屯田成都之乏



劉巴請鑄錢唐困中葉劉晏轉運令塞下未嘗不屯實源未嘗不鑄而轉運輕重之術下侵商賈恐適助虐當如之何夫財非一日能盈也需之歲月而尚無畜艾之圖不可顧言救時毋空持文學之論 萬曆戊戌會試

財之匱起於名實之相冐非獨兵饟然也而饟為甚夫饟以兵名也饟非其兵何饟之有欲驟而圖則弊叢不可問且方乘吾急益不可問更緩而圖究將極弊大壞而不可為為之此其時已國初之

制中外皆有衛所衛所皆有屯當征發則取之額軍而足餉亦取之屯而足自成弘前費省而易贍雖有蠹蝕然可振也而未有如今日者卒伍漸彫勾補不清奸宄入焉而餉以詭籍耗急則不能無召募未列戎行而安家之費已不貲餉且以召募耗募置親兵將畜家丁籍爲勝兵已而虛有其名餉又以增置耗無惑乎民運京運之交竭而以請乞爲年例也愚竊計之今雖調募未能當額兵什一即有加冒未能當屯餉什一然而不給者何宜



執事欲覈實以爲清餉省餉計矣然欲覈實須從簡練始于忠肅之理三營也選精銳立十營而歸其不堪者于伍將皆知卒卒皆知兵而不敢以市人充故無羸兵無虛餉此猶居常無事之言也今師旅數興騷然煩費雖在內帑能如泉海之不竭乎能不加賦而用饒無蹈虞人負薪之戒乎鹺資之入於太倉者幾何無浮出乎馬價之入於冏寺者幾何能堅鍵乎輸粟之鏹能捆載至而無憂選法乎贖罪之鍰能使民重犯法而廉恥不相冒乎

非獨難繼且得不償失則計惟有節縮而緹騎冗員大官冗役內監冗匠一皆自如釜鬲爲患自昔嘆之矣及今而度儻在執事所稱之三策哉漢中平以來諸軍並起無終歲計曹操用棗祗議募民屯許下令州郡置田官積貯克盈操之征伐不勞祗之力也劉備入城都軍用不足用劉巴議鑄直百錢以平物價爲官市旬月之間府庫充實巴之力也唐廣德時關中窘甚劉晏爲轉運使分吏督運襄米載舟江南之運積揚州汴河之運積河陰



河船之運積渭口渭船之運入太倉轉粟百一十萬石省緡錢十餘萬晏之力也此皆通輕重之權度本委之數酌盈縮之機濟公私之困可謂閑於時務度越一切之術矣今欲酌而行之宜先屯田次轉運次鑄錢然塞下未嘗不屯名耳我實有田而棄之矣屯實有法而亡之矣不有宋人民屯之法元人海口之議唐人土著之論漢人墾棄地之策乎夫兵之飽以嬉也而驅之于耜彼何能動宋天禧中以江淮兩浙屯田予民而分里築室居之

故必募民耕則流移集而地無遺利如是者屯興
民屯矣而無約則如蜚鳥無寧心虞集之議富民
能以千人耕者予千夫長以萬人耕者予萬夫長
顧令民未見爵難為重耳如倣此意而使偏裨任
之效則以秩酬之則屯興邊塞人少豈以一民屯
之而輙能實李泌言戍卒有因屯致富而願留者
聽家人願隨者本貫給長牒而遣不過數畨卒皆
土著愚以為因其所欲而留之則屯興國初之屯
籍去久勢固不可問也畨係言汾陰蒲坂下河壖



棄地皆可田得穀可二百萬與關中埒請準此法
行之所在曠土皆沃野也何必守綠鱗圖冊如是
者屯興屯舉矣徐而議轉運如晏之知取予行振
救可法也嚴教令知四方委任士人不惜小費可
法也歸諸鈔司與鹺使者而統於總漕半以上供
半以轉糴易耳所謂以大度成大計其在茲乎又
徐而議鑄錢寶源廣鑄不必言也淆鉛盜鑄之禁
不過一健吏能也唯是新舊錯用上下通行官以
為俸民以為賦謹收銅之令嚴阻格之條以之濟

事易耳所謂以無用權有用其在茲乎為貨殖之
言者曰力田不如逢年刺繡紋不如倚市門則必
以屯田不如轉輸矣顧屯田不成其害小轉輸不
成其害大莽置五均六筦以網利也而均筦即緣
以為利置義和命士以督五均六筦也而義和即
與郡縣通奸利嚴為科禁恐利不歸於上也而吏
因侵刻以為利倘執事之恐助虐也意在斯乎要
之孟氏有言無政事則財用不足蓋無政事無一
而可有政事不轉輸不屯田不鑄錢亦可晏知取



予有政事也今知取耳夫安知予吏為刀俎民為
魚肉耕桑之業漸少衣食之路益狹水旱之不恤
蟊蛾之不聞事外科率例表輸將利害不明則費
廣於舟車之徭料量不悉則公困於出納之弊物
苦道遠則尋以輸尺斛以輸斗求乘時急則一以
徵十十以徵百留州送使何須一槩折徵兩稅三
限常以並時勒取徇盜而莫問羽化而不知此無
政事也徼便漕之功於難成之渠起貪功之戈于
無釁之敵利害不究其源得失不商其數除吏唯

已便何論祿費料工惟已造何論物費飭廚傳以歡過客克庭實以媚顯者鬻爵則使滯穀之家競竊冠紳而下戶愈困重榷則使行濫之輩爭為翔踴而民生滋薄賞罰不明廟議不定狐埋狐搰躓前跋後此又一無政事也乃若經費不領於司農私藏率入于大盈泉本流通之物以筐篚而棄幣乃衣服之需以歲月而塵當貢琛致賚之朝為求金求車之計開進獻之風啟告緡之路所得涓滴所喪丘山天地亦愛其珍豈堪勢奪黔首咸賴命于



貨乃以力征多藏厚亡甚愛大費民固宜戒君豈不然此又一無政事之大者也　天子高居簡出節浮慎于貴戚無金谷之藏左右乏敝袴之私養財甚裕復何籍於封殖而始足哉倘减九府之慮移為三宅之圖大小綱維犂然具舉而公卿大夫又交修職業以佐于下普天皆富無憂帑已夫錢善操之則一可當十十可當百即不能然亦當令一錢得一錢之用自昔草昧之主且以征伐且以繕治且以制度且以錫予且以休養且以勸相

而不聞不足繼體之君如漢文景盡蠲天下租而不聞不足彼何修而若是哉不然百計奚益也問我國家稽古定制朝與講並蓋御大庭則顯比以理萬機處燕閒則靜淵以友千古此聖德神功所以照耀後先也於古若路寢視朝而未聞有講講之制肇於何載便殿經筵宋代始詳宜不自宋始也以我高皇帝之至聖而好學不勸動有諏稽無非講者正統初服定為儀注遂為典章我



皇上御極七載講之視朝常倍其日邇者益練政典時引輔臣造膝諸士能揚厲之歟夫明主典學務於終始人臣願忠意常無窮也宋之君好學者多矣而當時猶有循故事為美談之譏或欲從容降接以盡下情或欲涵養薰陶以成德性或謂吉凶得失不宜偏諱或謂因事立訓不止佔俾此皆近而易行者也可一一舉其說歟宋制臣僚朝辭具有轉對即非令制而晏見陳奏歷朝亦有之可乘

聖天子之勵精而請復否試言以採擇 萬曆己卯

江西

執事發策而以朝講之制下詢承學蓬累而居不
闚扆黼之略丹鉛而誦豈堪旃厦之議雖然亦射
執事之策耳聖王之治天下也雖秉靈體睿而不
敢自謂神聖也思天下之戴已者尊則思所以副
其求而褫裭之者備將副其求則思所以察其癀
而規畫之者詳將詳其畫則不待其事會而預設
衡鑑以俟之者不得不審故出以應務籍入以正
幽眇日鰓鰓而不遑暇誠思天命宜嚴而民碞不



可不畏也蓋自有君臣以来則有會朝之制師氏
之詁曰天以日運故健月以日行故明一日二日
萬幾故昧爽丕顯坐以待旦蚤飛而會盈日出而
視朝朝退而聽於路寢日中而考政日夕而糾虔
天刑日入而潔奉粢盛當是時芻蕘之所陳如臨
師保遹言之所察若籍故府自常伯常任至於虎
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必皆吉士
自公卿至於列士師瞍矇工廉人親戚瞽史耆艾
皆有賦誦有朝之名未始無講之實也自叔孫通
起朝儀尊君卑臣趨於簡闊雖宣帝之勵精不過
五日一聽事而公卿之進見益疎惟其間頓治之
主孳孳晉接有若光武數引公卿郎將講論經理
夜分乃寐矣有若唐太宗命學士杜如晦等十八
人更直閤下討論經義矣有若宋代之制便殿經
筵秘閣直廬書侍講讀夜備召對矣則講制之所
由立然或免隻日或輟寒暑故議者有循故事為
美談之憾焉我 高皇帝初下婺州禮其碩儒講



帷幄中雖干戈倥偬而手編不去定鼎之後尤益
孜孜慮俯仰而再周四海之外中夜思四方之事
待旦而行如此其數數也定為儀注則自正統初
而累朝以来循行不易我 皇上臨御以来七載
不勸蓋朝之日一而講之日二率為常矣愚嘗仰
窺聖心之微馬昔者殷宗三祀其唯勿言曰以台
正於四方台恐德弗類既得傅說則曰爾交脩予
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成王即位始謀於廟其言
憂思深遠若隕淵谷而群臣進戒獨以學問為先

故詩曰念茲皇祖陟降庭止又曰維予小子不聰敬止學有緝熙於光明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夫不憂承式而憂其無多聞不憂多難而憂其無繼序　皇上之意豈異于商宗周王乎今神睿益充政體益習輟揮翰之暇披省章奏與二三執政切劘講肄煌煌乎盛德大業將在於茲延執事復舉宋臣之議亦責難陳善無已之心也夫詢事質疑非論不彰問駁相發情態溢出竊聞日講之際無所辨難使執經者不得盡其說陳事者無所見其



衷則何以入理闡而廣意域故韓維欲從容降接以盡臣下之情往復研究以見聖人之奧似為今日言也一簣虧成十寒害生日就月將始於時習令近臣之入直也有時見不得亟　皇上退而與處者誰歟得無藏修之時少而游息之日多歟程顥有言涉書史鑒古今學之一端耳涵養氣質薰陶德性斯習與知長而化與心成亦令之讜論也趙忭曰易有吉凶詩有美刺禮有汙隆樂有治亂春秋有善惡史有得失並舉則易見偏陳則難明

延經筵講吉不講凶讀得不讀失言筌尚滯意匠將屈此豈所謂臨丈不諱罪愚又恐今之不無是也李淑曰自昔人主講讀本欲因事立訓鑒往知今假借是名譚議政事耳司馬光呂公著蘇軾諸臣風流相形美政美事多自講筵發之如其佔嗶而已所益幾何此又愚之所望於今者也抑不獨如是而已宋制臣僚朝辭必具轉對景祐之詔後殿說書權引諸司對事今獨輔臣對便殿餘雖六卿公孤莫望清光意亦典制之闕與無論洪永時



即蹇夏而下代有晏見如蒙矓然發明詔令部寺卿貳隨輔弼侍從之臣不時召對躬聽覽則庶務之情實具見數考問則百官之忠偽周知上以廣聖睿聰明之用下以責翼為明聽之實此章化執物之大者也夫聖人所以動天地應神明者一實心而已而其所以必孜孜汲汲不敢怠荒者一危心而已毋謂天下方覆盂無事一意念差一政令失而基無窮之禍毋謂人主可恣睢自樂一諛諂入一淫黷入而蝕日月之明與王之心念念在民

以安四海及萬世為快常見其治之不足故其心
不得不勞而身不得不勤雖欲偃息於深宮之中
而不能雖欲縱恣於禮法之外而不可亡王不然
念念在樂其身而視天下若不相關以天下事付
之百執事止矣若是而可則堯舜三王之智當先
出此　明主誠曠然有為憬然深念修德于淵蝤
鑊濩之中而不待於大廷懋學於夢寐幽獨之際
而不止於典訓深慮於千百萬億之後而不囿於
眉睫綜實于言語筆札之外而不狥于緣飾設誠
於內而致行之則帝何以不三五而俗何以不唐
虞唯執事虞其然否



問料敵制勝兵家所難曉機之士不執一策黥
布之亂薛公為三策料之布果以下策禽有如
布出上策豈遂不可圖哉侯景之亂蕭繹以三
策料之景亦以下策敗使景得上策繹當何以
應之比繹為于謹所敗亦在其三策之下何智
之不逮也司馬懿設三策以料公孫淵石勒設
三策以料劉曜又何皆出其下借令此三人者
能出上策不可敗歟孔明精於兵者也亦為仲
達所料曰亮勇則出武功若出五丈原無事矣
此與曹公料袁尚劉裕料盧循何異豈仲達之
智出孔明上歟夫知彼知已百戰不殆居帷幄
之中而決勝千里者料敵審也吾將觀諸子焉

對毋略　萬曆庚辰武舉會試

甚哉料敵難也夫人外貌不與中情相應者十五
知之不易而況敵情叵測飄往忽來欲揣其計之
所出曉然如目見其事斯不亦難哉然而徹觀之
士常於不可覘慮之中而周其微眇之計既策而
知之知之必制之隨其計之所出層見疊施吾皆
以多算勝若按譜而弈不可以勝偶偶之所制巧
拙不齊吾安得以譜應乎入吾數則幸不入則敗
善弈者料于未見制于未形運量於譜之外而卒
使吾偶不出吾範圍兵之所以難者倏忽變易不
可方物岐路之中復岐路焉苟執一途以御之是
成敗之數與敵共之危矣危矣黥布反漢薛公為
三策料之曰東取吳西取楚并齊取魯傳檄燕趙

上計也東取吳西取楚并韓取魏中計也東取吳西取下蔡歸重於越身歸長沙則下計巳布果以下計亡而漢人甚智薛公愚以為如布兵者下計亦亾上計亦亡何也布本驪山徒無遠略方漢困滎陽時布楚投則楚重漢投則漢重不與楚不與漢而自為計可爲足而王不以此時自樹而區區逞一忿於天下大定之後何功之能爲且山東盡漢功臣封也人各為其土戰布雖善兵能以一身戰諸侯乎漢以數年之力僅而定之布一呼而能



盡得齊魯吳楚燕趙何言之易薛公特偶中耳侯景陷郢州蕭繹為三策料之曰賊若水步兩道直指江陵上策也據夏首積兵糧中策也悉力攻巴陵下策也景出下策而走夫景之走豈下策之由哉景一輕佻夫欺吳子弱而掩之耳乃繹方北連齊西得陳霸先而景涉上流攻之即一日至江陵食盡兵疲其何能久繹但固壘相持而遣王僧辨引巴陵兵出其後賊素怯水戰大艦臨之可立而盡吾何以知之巴陵一小城尚不能克江陵可知

吾是以為繹亦偶中也且繹故庸庸耳其料景明其為于謹料何闇于謹以大兵來繹既無備固當出上計席捲東歸次則退保子城以待援而坐守羅郭卒以下斃此非無謀少斷之效哉故溫公謂繹烏能料敵特史為之辭耳若司馬懿伐公孫淵石勒攻劉曜皆以三策料之懿謂淵棄城預走為上計據遼東拒大軍為中計坐守襄平成禽耳勒謂曜盛兵成臯為上計阻洛水為中計坐守洛陽成禽耳二子竟以下策亾淵之闇正與繹等曜亦



景之儔匹雖然借如淵能預割繹亦東歸止可苟延一旦終亦無救于敗彼擁強攻此嬰弱守勢既不儷智出毎下則足以亡國殺身而巳若曜固一時之雄也逌小而輕以就於斃倘其得策成敗未可知勒徒以孤注一擲偶得盧耳嘗盖論之五子者料敵殊年而若出一轍五俘者並死下策而亦無異科然自曉機之士觀之兵之勝敗豈一戰之力哉布景躬負天下之大惡而肆梟獍之毒謀理應不久湘東遼東暗太王勾踐之智而逞螳螂之

臂不若則能避之殆不如是曜勒流蟄中原犬羊相噬固其性然彼善於此何足評哉夫人以心盛智心忠清則智開心暗鄙則智塞苟無其心而能鏡徹燭遠未之聞也乃執事所舉司馬仲達又豈其人乎仲達之於孔明人鬼也大義出師固已褫魄已不能支則哼哼於食事多寡之問以卑人死乃大言欺人曰亮勇者當出武功若出五丈原諸軍無事矣夫孔明節制之師也魏延數請用奇而不用知魏未可以僥倖取而蜀不可以僥倖試也



方其出斜谷仲達引軍背水為壘以待主在死地而客顧率衆直進以冀僥倖此孔明所必不為仲達知其然誑為此言以妄表其怯而示吾之明觧其不戰之慙豈真能料孔明乎昔曹公攻鄴袁尚以兵往公曰尚從大道来且避之若循西山則成禽耳尚果循西山以敗盧循攻建業劉裕策之曰賊若新亭直上且當避之回泊蔡洲成禽耳循果泊蔡洲而走蓋循西山泊蔡洲銳氣已盡固將畏人然此不足為仲達譬二公之料有餘在己而仲達之料有餘在彼事有異情而同辭不可槩論也李靖談兵之雄也稱孔明兵制曲折備至而不稱仲達見之審矣書生操柔毛為華言何足與商英雄之略哉故事有偶與之會而成其名薛公諸人是也亦有入其數而不害其為智孔明是也法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高祖戰項羽於成皐京索百敗而至於王彼其所以敗者乃其所以勝也不睹孔明之成而徒見其未成是以成皐京索之前論高祖也故必有敵如羽而後可以稱高祖之彼己



有敵如懿而後可以稱孔明之彼己自黥布以下徒足以膏英雄之蕭斧不稱彼己明於彼己之説而料敵審矣

問國家求才將登崇雋乂而標執法也況將尤三軍之命社稷安危寄焉非其人可輕畀乎自古乃有使貪使詐之文遂令齷齪之士得以藉口而卒至扞罔抵禁身名俱廢意者非通論哉然觀古兵家則砥礪之行信有如膠舟不可用者泓之仁商於之信殺妻食子

之忠刓印之廉彼皆蹈矩守方而見齟齬其有稱於古今者或手握重兵而獨憂貪為子孫業或身係安危而不耻窮奢極慾之名豈無他計乃自黜耶或以將軍令制天子或以便宜計違璽書夫秉輿亦可少假也或約成斷金終令自賊或拒人入蜀而卒自取之此又害於信之大者或假神人言以威敵更掘吾冢或挠人成計遂令六國廢不王夫夷人之墓絕人之嗣此又不仁之甚者也而數子



並炳然竹素義士莫非又何哉所貴人臣為其節行琅琅光於天地也蒙垢詬詭夫誰任之以忠取人猶懼其詐以廉勸人猶患其貪而曰貪詐可使誰不嗜利而縱於邪者諸子令挾藝來宜人人以太公方叔自命茍謂細行胡傷可乎請各言志以信先資之言萬曆丙子

江北武舉

愚聞之不操繩墨之行者難為臣不決拘攣之守者難為將故兵家之事常與太平之政殊科而將率之任不可與官材之法恒論也雖然安可不務脩身哉詩曰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人之求豪傑與豪傑之自求必有辨矣夫貪與廉仁背詐與忠信乖先王用兵以仁為本以忠信廉為輔絕貪去詐示民不恌師之正也世靡常而難生衆紛擧而事起於是乎釋道而任智離經而語變仁有所不柔信有所不懷忠有所不讋廉有所不辨故使貪使詐之說與使貪使詐者兵之陰符也民動而為機機動而得失爭故發之以陰



會之以陽為之先唱而天下和之極反其常無進而爭無退而讓慮國如此與天地同光此之謂陰符得符者昌失符者亡運符者將也主符者王也唯有聖人之材者然後可將有聖人之智者然後可以將將民之初與物總總然其爪牙齒革不如獸之猛也其羽毛冠距不如鳥之迅也獨以其心無勝鳥獸之力而有勝鳥獸之巧然一人一心一心一智一人之智不能周身天下之變安可致詰惟聖人以其一心包千萬人之智而千萬人之身

皆委役於聖人故庸庶之見猶燭之在圍也聖哲之照猶日之鑒地也是以聖人舉事必體於天違於俗務諧於至道而不囿於尋常故小仁大仁之賊也小信大信之害也小忠大忠之殘也小廉大廉之疾也大忠似違大廉似貪大信似詐大仁似忍牽於俗者不可語於化闇於機者不可偕於亂是以聖人舉事必徹其權任材必竭其智泓之戰宋襄公不忍困荊於阨俟其既濟而後鼓卒創其身故小仁大仁之賊也荊懷王貪秦六百里地信



張儀約既寤而不知悔走死於秦故曰小信大信之害也吳起殺妻求將而魯人疑樂羊伐中山食其子而文侯忌骨肉且如此他人安得忠故小忠大忠之殘也項羽臣有功當封刻印刓忍弗能予漢王以天下之城邑封功臣故曰小廉大廉之疾也始皇與群臣謀伐荊使王翦率兵十萬衆以往將行請美田宅為子孫業郭子儀扶唐社稷及解兵家居窮奢極慾以自快夫始皇之心翦知之矣空國家之衆以與人爭中道而變必覆秦軍子儀

關天下輕重身之不愛如天下何故曰大廉似貪周亞夫受天子詔屯細柳而旋以將軍令格乘輿趙充國任先零之役必用屯田之策詔驛數反不能奪夫大將在外不以天子遷厥心故曰大忠似違馮異綴朱鮪李軼兵於洛陽軼與異書約成斷金光武宣露於鮪令鮪自賊先主奔創之餘拒孫權入蜀之軍而取以自王將復漢社何能顧二子去信可也故曰大信無義即墨之圍田单詐燕人掘冢燔屍益堅齊人之心以破燕漢王欲立六國



後留侯借箸卒廢不王夫立六國是為楚樹黨漢樹敵也天下洶洶何時當定故曰大仁無恩夫神龍之遭暵也撼迅雷水下土不擇居宇不避丘郭暴衝汎濫而人不病知其能澤物也虎入伏深菁出攫群畜田父蜡而祀焉知其能去害也是以上智之慮必雜於利害之鄉雜於利而務可信也雜於害而患可解也彼數子者執機以應時之卒而未始與道離觀化以徼理之衷而未始以迹滯於聖人為大權於道家為陰符於兵法為合變不惟

術士術為口實雖儒生法吏執繩墨以隨之而莫敢誰何正也嗟夫兵者刃也将者挈刃者也致用艱而賊物易聖人慎之持其器不輕假人隱其謀不泄於衆士外貌不與中情相應者十五而聖人知之非一術用之非一數販繒屠狗之夫人奴假子之賤苟任吾事不擇其人使貪使詐胡為不可然亦姑不棄耳異乎不取之辭非使貪使詐有以可使而不以貪詐累也曷若有可以使而又無不可使之累也古豪傑所以處身與其所以處人者



異發慮乎朝廷而標幟乎疆圉篤修乎幽闇而鑒燭乎神明忍以貪與詐自黜哉即如单翦燀威於屯造張馮鑠號於乾始趙周以彊義立名葛郭以忠誠効事皆氣薄秋旻行畢泰嶽嬰孺婦寺並誉其衷擯士逐臣盡安其措使數子者少涉於奸徼黠於貨則人将畢之為智囊詆之為錢虜又烏能上祖太公中與方叔召虎爭烈乎今天下安瀾荒外無事堵處燕遊之士皆以為五兵可銷六師可農徂詐塞途而仁義之道闢也而執事顧為采奇達變之論生雖武夫不足談此安敢不引質先達砥行立名上報　天子而下無憂執事之清舉哉

# 啄鳴文集卷十一目録

表

擬宋承天節百官上壽是日皇子加冠禮司
天奏日煇珥廷臣賀表
擬宋王曾詮録古先聖賢六十事繪圖以獻
上降詔褒美命禁署月進二十軸仍鏤版
印賜近臣謝表
擬宋以田錫為左拾遺謝表

擬疏

擬貢禹節儉疏



議

春和賑貸議
捄荒議
練兵議
閩廣善後事宜議
新建文成侯諡議

# 啄鳴文集卷十一

四明　沈一貫肩吾　著

表

擬宋承天節百官上壽是日皇子加冠禮司
天奏日煇珥廷臣賀表（祥符八年　萬曆戊戌會試作）

祥符八年十二月二日恭遇承天聖節臣某等敬率百官祝　萬萬歲壽即日伏覩　皇子榮加冠禮司天奏言太陽煇珥狀玄睍景合謹用表賀者天保南山合殿繞長生之祝日昇少海重霄垂繼照之符偉茲元儲敬始之儀誕恊皇覽揆初之候



謨烈光騰于善慶天人喜溢于貞休臣等誠懽誠忭稽首頓首上言伏以華祝儆詞富壽將多男並禱箕疇演筴康強與逢吉同占故歌既醉斬萬年頌昭融于胤嗣而荅鳧鷖稱百福期申引于將來惟明聖丕受天地山川之釐惟元良永綏宗廟社稷之祜周烏流赤乃眷武之善成漢日再中盖彰文之蚤建將壽民而壽國宜克長而克君厥隆著代之初尤謹加冠之始十五而棄幼志再三以申

嘉辭吉月令辰敬致阼階之醮緇冠爵弁薾修祖
廟之禋光禄賛儀醮著臨軒之節司徒將事唐增
御幄之文未有仰感劬勞俯殷佑啟就繞電流虹
之日為貽謀燕翼之圖慰祖宗付託之初心開嗣
祚纘承之永烈山稱萬歲日覩又新羲易考祥契
黃離之元吉漢詩咏美畢皓月之重輪如今日者
也茲盖伏遇○○○○觀妙自然游真大素襟靈
根而善固群心傾就日之明茂實葉以彌昌率土
恃戴天之肇下漢武之武竟羽旗以懷音尚周文
之文窮毳鄉而頫首乃者時當誕聖節届承天齊
七政于玉衡正紀二陽之候録千秋于金鏡咸歡
萬國之心效嶽貢而秩儀質河清而作頌雲樓氣
敞綵仗風和雪藕氷桃甫霈天家之宴瑤山銀牓
還開長子之宮快覩承華洵優繼體鍾祥甲觀宮
中諧赤帝之祈稟秀堯門臺上應玉釵之卜繫天
下之心已久當成人之始于茲爰奉綸恩敬修冠
典天意默形于同物皇儀並展於一朝赤羽青約
光分日月玉旒皮弁象納山河備敬名諭志之容



撰貴體明孃之禮醮以太公望召公奭周公旦式
表彌尊教之為人臣為人子為人君亶期大競都
士咸忻其曠視昊穹亦厚以明歆宗人方用醴以
徯登馮相遷察璣而薦祉翔烏拂羽光流若木之
英飛馭扶輪暈合垂虹之氣赤熛内朗初熠燁以
揄煇黃理外通倏回環而抱珥分明兩作少陽璧
合于太陽彷彿重華舜日鑠聯于堯日不先不後
綜事應其甚明自古自今炳乾坤而獨曜此實受
天百福以著增輝之象謂宜作宋一經而佐萬壽
之觴臣等泳澤康衢舞風盛世叨陪末位預覩奇
尤羽翼何勞紛衣冠而歔睎股肱可竭望閶闔以
舒葵伏願撫育百嘉晏清六幕有典有則明明禹
子之貽制事制心赫赫湯昆之裕臨翠嫣而凝道
八千含旗翼之春坐玄扈而披真億萬擁河圖之
曆

擬宋王曾詮録古先聖賢六十事繪圖以獻
上降詔褒美命禁著月進二十軸仍鏤版
印賜近臣謝表 天聖元年 萬曆癸酉代應天作

天聖元年某月某日具官臣王曾恭遇　皇上沖年御寓竊效愚忠詮錄古先聖賢事蹟凡六十事繪圖以獻伏蒙　聖明嘉納降詔褒美命禁署月進二十軸仍鏤板摹印遍賜近臣臣曾誠歡誠忭稽首頓首稱謝者　聖謨未墜依繪事以陳愚帝德方新降綸音而示奬玉檢分程於禁衞琅函侈錫於臣隣善沛江河光增日月祈而且謝頌敢忘規竊惟聖賢為道法之宗學惟古獲人主建皇彝之極識以前資睠兹圖畫之興蓋與簡書並遠



史皇作而盡物象軒后受以紀人倫堯宮攡九主之儀明著保衡之訓周廟絢四墉之狀於昭篤棐之猷蓋書難盡意畫言故章施是設而事以不尊不信則聖哲為徵獻忠比於韋絃懋德資其斧藻托昇攸在振古如斯若乃宋弘座障之規義存好德班伯畫屛之諫志在緇愆璟纂無逸於內庭文績尚書於太液斯雖洵美尚乏無資臣初誦讀之時竊有聖賢之志矣奉賡歌之末非堯舜不敢敷陳苟惟溫飽之謀撻市朝可勝愧恥何期齒錄遂見身親兹蓋伏遇○○○○禹湯勤儉堯舜寬仁茂稟英姿備天地中和之至光膺寶籙纘祖宗功德之隆穆穆而宜君宜王克邁率由之訓明明而有典有則丕承貽厥之思雖始乾元建始之初已稱令德守文之主然匪進則退者學可無夙夜之勤而難得易失者時宜及春秋之富臣職叨三事忠罔寸裨涉文字以來之書粗能成誦憶聖賢所有之事謂必可師是以采其較明富厥象肖君如虞夏商周之盛臣若臯夔伊傅之良周公思而四



事無孔子作而六藝備先聖後聖比肩辜素之間大賢次賢接武蟬綃之上璀璨乎黼黻絺繡之文具在依稀乎几席盤盂之戒如存玉質金相儼當年之有靚尸居淵默同在日之無為目擊而不容聲卷開而大有益條為六十若玄黃之體分德罔二三蓋純白之道備人可今而遊古物雖假而助真纂輯忻成函封敬上絲綸字貴俄驚榮袞之褒氊廈功勤更喜虛襟之納申命清嚴之署月分進御之程虞拜陶歌不數從寬問一漢稱賈語無論

使俊陳三且欲流之薦紳特令壽於文梓金雕玉
鏤烟開七曜之圖寶韞牙披爛發五神之檢賜出
尚方之副榮增冊府之光臣敢不揚厲洪庥奉承
德意蠡難測海雖無益於萬分馬有識途尚續陳
其一得下洒腐儒之恥上酬真主之知顧臣意不
在丹青顓無移於山水且臣圖異于物色顓無委
于甕埃乗茲蒙養之初益勵乾行之健士希賢賢
希聖聖賢伍而同歸人法地地法天天地叅而建
極庶幾責難陳善之意會見登三閎五之成



擬宋以田錫為左拾遺謝表 太平興國六年隆慶戊辰應制科作

龍作納言聖主廣四門之益虎拜稽首愚臣叨兩
省之榮線補袞以無能負且乗而甚忝捫心惕息
陳力競凌臣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竊惟自古
願治之君必啟求言之路五帝聖神莫及豈乏臣
隣三代直道而行尤多獻替訪合宮聽衢室謂匹
夫匹婦之能勝憂擊磬獄揺鞀何一饋一沐之不
暇迨師氏保氏之官分設而藝諫謗諫之語尤多
不曰爾卿士其交儆予則云子大夫尚明告我若
諫議之名起于漢肇有專員至拾遺之職備于唐
沿為定制梧㙐閬靜檢封事於晴牕花掖嚴深披
悰悰于曉陛雖蒭蕘必採有慙隆古之風而石錯
相攻尚得先民之意顧須骨鯁乃克舉官矧是頷
鱗誰能批逆所以朝陽之鳳收響而抱葉之蟬遞
聞臣竊心傷是誠國蠹使夫人皆泄泄而保祿則
誰復有惓惓而效忠碎首何難頷有裨于元首剖
心非痛期無負於腹心在聖明選衆之公貴有皐
陶之舉何淺薄寡聞之士濫叨東郭之吹許身雖



比于雙金補闕終慙于一字玆蓋伏遇○○○○
緝熙駿命叅配鴻儀虎步龍行兆太平于閼緯虹
舒電轢叓沛澤於神區既翊聖以開基廼紹天而
闡繹蕩神威于八極醇福應於萬年百寮微驩穌
之奸尚興思于屈軼庶族悉辛陽之舉猶采體于
微葑是壓詔墨之慈猥有章縫之冐盖將責持槖
簪筆之效庶幾為位宁倚几之資成命難回隆施
曷報敢不勉修白記仰賛黃圖素祿為羞況侈箋
籐之給緇衣既忝猶勤庭燎之求杜甫以其身比

于夔龍田何人也魏徵愧其君不如堯舜丘亦耻之伏願側席異聞開顏讜論憂民訛而興刺毋懷予聖之心敕天命以作歌務攬爾賢之益庶黜魅莫逃乎禹鼎而陶漁不隔于虞門錯居以赴八音之雜庶吉交颺夫釆釆執羿而正三衡之序九功益峻于巍巍

擬疏

擬貢禹節儉疏 館課

臣禹跧伏草野行能無狀遭逢聖明召對闕下令



臣效其愚忠陛下幸不加誅貴用其言詔太僕減食穀馬水衡減食肉獸省宜春下苑以惠貧民罷角觝諸戲及齊三服官遷臣光祿大夫言效計從道用身尊蓋陛下詢于芻蕘以增虞帝之華四海頌謳比聖茅茨身愈減損道愈巍顯此臣逢時效忠之秋也臣實內感輒復有言臣聞昔之君子即安其居節醴其衣服車不雕幾器不刻鏤食不貳味以與民同利上作而下從之驩然同欲帖然相守故等威有辨而民不亂也臣聞桀用天下而不足湯用七十里而有餘天子尊嚴有所徵作敢不輸供則刀鋸臨之故用日益侈而過日益多群下不敢匡天子不得聞又至尊工作必有需副用一費百虛于委藏奸人乾沒乘間而作宫中之百錢民間之百緡也可不慎與上者下所望也奢者民所欲也以所望之人開所欲之路若決江河而東之潰不待日矣故令衆庶無禮讓之節乏儉素之守爭趨文巧僭踰為高鬻財破產以悅衆視掩虛見實以侻稱貸資未至之財為當年之歡寧耐饑



渴以鶩綺縠寧餒父母以食賓客及至流離瑣尾尚飾虛裝以欺閭里抵于敗露然後强者竄為盜賊弱者轉於溝壑流亡邑有丁口巷絕皆繇驕奢不職之過也本朝稱窮黷虐耗以孝武皇帝為言然臣聞孝文皇帝時乘輿賜竭取給大農大農錢盡續以少府經費不常紊亂無制蓋已然矣庶民賣僮者繡衣絲履內之閑中縠紈黼黻以被墻屋庶人帝服倡優后飾蓋賈誼先朝已為太息使及見今悲宜何已此臣日夜腐心欲捄之而力不逮

者也陛下幸察臣言不難貶損以先四海然非大攺觀聽也今關東流民歲死亡者數萬而有司不聞賑恤關内之衆彌多失業少府陂澤乃為貴戚冒懇徒以益驕志滋過敗耳曷若捐之以業貧民厚根本乎百官者天子之手足耳目也今園池鴈鶩厭餘粱粟而公車索米于長安綵繒絲幣布滿離宮飈風過之激為游蓬而士曾不得為蔽膝大吏俸薄何以教廉小吏俸薄何以勸勤曾不若舞文大猾素封齊民擊歌鐘擁子女雄居名都比于



王者為愉快也古者錦衣珠玉成器不鬻于市衣服飲食不鬻於市所以禁不倫也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器以疑衆者殺所以一衆心也車騎宮室旗幟章服婚嫁死生之具自王公以至庶人遞有衰等非以厭縱貴人之耳目而為卑賤減惜所以貞百度而別群流也自漢興以來叔孫通不能佐高皇帝定制立極襲亡國之俗令男女亡限貴賤亡數迤及孝文賈誼言之而不能用建元以來孝武用之而非其道富者恣所好美貧者身不得自立民之趨富侈如流水而避貧儉若烈火至乃弄法干紀刻章偽書椎埋攻剽劫人作奸掘冢鑄幣走死地如鶩吏禁之不衰亂源由上非可移咎傳曰為國以禮禮所以辨上下定民志與其奢也寧儉願陛下以儉示天下悉罷無名之征除無益之費宮殿苑囿不御者盡詔勿治嬖幸請求各以義裁與群臣通經有道術者講求先王之制創制定法辨章服立等威務合禮本以定漢家之極使天下曉然尊者不為亢卑者不為屈隆不加多殺不加



少遣諫大夫博士巡行天下教禮儉討奇衺壹道德同風俗如此則奢僭不生而上下有制皇極之續復太平之業建矣

## 議

### 春和賑貸議 闈試

伏奉詔旨方春氣和令臣等議所以賑貸百姓者臣惟賑窮之章載在月令省耕之典列於輶書王者布德施惠損上益下視民之饑猶已之饑況萬物迎春句萌尾孳而使閭閻有啼號之痛同類蒙

輾轉之戚仁人隱惻誠所未安　聖念及此寔應古道卽虞帝好生之德周王如傷之視豈復過茲詔下之日載道歡呼未賜而飽未𨒁而溫和德所蒸遐邇延慕旣欣欣乎若百卉之向榮矣臣敢不將順　聖慈謹議其方臣惟　陛下臨御以來恭已愛民宜四海從風而嚮治不費而家給然杼軸尚空蓋藏尤鮮下民跂小康之望道路興赬尾之嗟蓋奉宣德意者不得其人而吏道壞也臣愚以爲宜明勅所司誠心體國部下之省省下之府府



下之縣縣聚民於其鄉就而訊問老者稚者羸弱不能自存者鰥寡孤獨癈疾不任職業者幾何人孝悌力田者幾何家而賜之有差毋令主計吏乾沒其間及有求于當受粟者之家使吾民名爲受上之賜而亾其實也毋聚民于郡縣久而不予反跕阨之及令民或受粟者百里而遥遠荷重趼之勞僦車債馬之費視所受過當皆非陛下所以鞠憐赤子意也今有司狼貪豹搏于睢囿上餒馬衷欲而色暴亢者旣詈吾民而不省其下者嬰姗選愞婞婀㥏愿威令不行小吏爲奸過雖有閭同歸無良雖　聖恩煦育並生萬方而詔書毋下廢閣不行豈所以承流宣化而爲民師帥之道哉諸犯此者許風紀諸臣劾奏以聞則奸宜少衰而惠澤流矣又郡有穰凶地有肥磽儲有贏乏而民有有餘不足宜令隣壤得以相饟通其有無務在周洽毋以財匱爲辭陛下至仁歲歲存問黎甿無有已時自茲以往所司益宜簡櫛庶僚量入爲出勸農桑時賦歛省敲朴罷營建集流民禁末作厚儲蓄



敦儉素專務以德化民使所在有如京之積大賚四海無憂財竭以佐陛下龐仁駿澤于無窮有不如令者坐如律勿貸如此則主恩不格于上民隱不阻於下和氣塞乎宇縣春溫遍乎窮蔀矣

救荒議

頃西北所在告饑當宁憂之特諭發太倉銀三十九萬遣使分賑諸司日夜講所以濟之之策而使者又以不給請矣夫賑恤之詔第可以明　聖主軫念元元之意係屬人心使無他耳遠不抹近而

況施予有限豈能為溝中之瘠重輕哉不若勸民相養之為利博也勸民相養則貴輕重之術焉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醫非能起死人也不過視人五臟中有餘不足之處而為之導迎以相補助則病可起而死可活救荒者亦當視天下積蓄有餘之處去其閡礙而使之流通則民可活乃西北之人不能度日而東南米價之平自若此非有閡礙不通之處乎天下一家也飯則俱飯粥則俱粥始可以相捄今東南有棄飯而西北無糜粥咎當



誰執市人何知惟利是趨一聞米貴便謂後當大貴益競閉匿以索高價民亦譁相告以待匱不敢指其一粒故價之長可立而待既聞其所有販商至米益多則又競出以售而價之賤亦可立而待此市情也夫以秦晋齊魯燕魏趙梁大都會之間其右家世族豪商大賈何可勝數視其庾豈無數年之積而坐視人死不救豈惟不捄更增其驚相告之狀則市情為之也非無遠識之由則射厚利故也顧此非威令之所禁口舌之所移當有輕重

之術曷不轉東南之餘補西北之不足乎轉之莫如通商夫商之赴利甚於赴飢何待於通而不通者有說秦之人既更相閉匿以待高價矣梁之人亦復如秦人更相閉匿以待高價則梁之粟何以入秦梁之人既閉糴矣即足以自給而不轉販於吳楚吳楚之粟何以入梁吏於土者又各私其民多其游徼而不肯聽粟出境故貴者自貴賤者自賤貴之處狼戾而賤之處損瘠則遏糴之為害也遏糴人情也無足怪也凡民貧者多而富者寡有



司之情視貧民重而富民輕貧民苦米價之踴必請遏糴有司曲狥貧民之請亦必遏糴見牛未見羊則忍於羊而不忍於牛見己之民而不見人之民則忍于人之民而不忍于己之民故曰無足怪也顧非天地父母之心公平正大之體平天下者當使天下之粟無甚貴甚賤之處天下之民無甚有餘不足之處而後謂之平霸者尚有遏糴之禁王天下者而可任人遏糴乎哉誠厲其禁朝廷下咫尺之書朝夕至矣而愚以為無益何也掛詔于

壁此有禧習而過糴之禁上下方自以為便誰敢
異言然則朝廷遣一重臣出數十萬毋錢行平準
之政可乎而恐當事者不肯任即任之方且講條
議令非頃刻能辦同歸於無益有策於此甚簡而
易為請試效之夫決擁通滯肅人心勑紀法無如
御史而筦天下利權驅役商人惟意所為無如鹺
使者誠詔大司徒破拘攣之格發米引數百千紙
分散諸鹺使令招所部商人惟其所往與所販數
飛輓而前厲其禁禁所在有司不許抽分留難以



困吾商即民間私相販易者權惟商之所為有阻
格者以枉後惠文從事商人射利而又有使者為
之倚重塞之南冀之北何所不往愈遠愈災之所
其利愈厚其往愈多日夜驅而至矣商既若此則
本地積粟亦當出商未至而市價減矣此不費國
家一錢不勞國家一人而濟甚博之術也四民之
中惟商為末先王不禁而誘之使出於塗今日之
事不可以無商商爭往則吾之民免於溝壑商利
愈多民之利愈不少至於商利少之日吾之民大

無事矣或謂鹺商本以濟邊不可他用用之於彼
則妨于此此拘曲之見也救內地孰與救邊急或
又謂西北連災雖大家無厚蓄此不通於市情之
論也今天偶一雨一雪米價便減豈謂一雨一雪
便能生黍稷乎民心寬而穀出也可盡謂之無蓄
乎或以為東南亦見告未必有餘脫他日病將誰
任咎此尤衋言矣善平天下不平之價者莫如商
粟出則錢入錢出則粟入商通必不使一方獨困
且濟燃眉耳無為不然之憂或又以為北方苦轉



輸率十鍾致一鍾粟雖至如貴何民苦無粟耳不
苦價高假如平時以五十錢鬻一升米可飯一人
倍之以百錢易一升米猶可粥二人與平價何異
凶年之害不過賤鬻産以求錢耳亡產雖貧不至
於死烏可與亡棄並論且並河南北舟檝所通牽
輓之費計當不多河南北之粟賤山陝亦有望矣
故曰令日之事招商其至計我在朝廷不過數百
赫蹏之費也其次莫如開納入官入監或贖罪以
濟常平之乏雖妨於制然賢於他策遠矣

練兵議 館課

夫練兵非難制兵為難古者天子用六軍征伐天下今京營之兵十餘萬竭財畢議虛殫歲月而莫可用以為無將耶選南北大小帥時出入其間樹功建奇者非乏也而猶然不練非失練乃失制也異日者羽檄交馳亦嘗扼腕悔其失而稍鮮嚴輒蘇穢亡桑土之思何哉蓋有二故一曰京營士積驕法之則搆鬧掖挾世家藐惰訕謗以傲命吏而莫之誰何彼無舍矢之技尚以尺籍為剽奪虛嚇



人何況有投石超距之能桀夫逋主何所不至此當事者若以士之服習為輦轂患而不敢練也一曰國家以數萬人寄之一夫指揮號令惟其耳目縱士非素練已有震主之憂而況其練乎夫用於人而使人有疑我之志者身危則又何苦強無事之卒以為禍媒苟且旦夕恃寇不來愈耳坐此二故兵無練期矣夫養猫畜狗待鼠盜也以猫狗之不制而縶紲之削弱之以為虛名不如亡有我國家制兵近於漢漢京師有南北軍南軍衛尉主之掌宮城門内兵北軍中尉主之掌都城門内兵至武帝南軍增期門羽林而北軍增八校尉秩與執金吾皆二千石不屬中尉以此言之漢以南北軍相制又增八校分北軍之權又增羽林期門均八校之權豈非以國之利器不宜總寄于一夫與誅呂之役太尉入北軍而不得南軍猶莫發不謂有所制故與明興　高皇帝以神武定天下弢櫜既陳而建留守等四十八衛以衛京城視漢北軍也設錦衣等十二衛以衛宮禁視漢南軍也留守等



衛隸之五府而錦衣等衛為親軍不隸焉又八校相制之意也夫五府者　高皇帝善蔵利器之道也有事則合符動衆鉤連而出所謂數起於五事已則兵歸于府將歸于朝萬一有意外一軍而四軍足以相制故兵聚而不見其形將練而不疑其危形格勢禁居重馭輕控制宇内之術在是矣　文皇之作燕都也仍立五府而增七十二衛如　高皇時亦復有錦衣等衛親軍又復有河南山東中都大寧四都司班軍北征之役合此三軍為三

大營以犂虜廷不幸有榆木川之事未及從容旋師放牛歸馬以貽典則於是衛軍不得歸五帥府親軍不得歸錦衣等衛班軍不得歸四都司而盡屬之三大營久屯不散掌握于一夫之手正統已已于少保通變其事程良比銳而團之為十營天順成化之間再罷再置復增為十二營嘉靖庚戌又改營為戎政府稱名異而為實同無能奪大帥獨制之權第罷監軍大璫清私役包錢之弊為差得耳當是時帥驕橫甚目中無 天子而天幸病



以殛死不然禍可測乎自是以來典戎者容容自保不見其危雖不見其危而實無一卒可用則愚前所謂二故者為之祟焉患馬之蹄嚙而損羈抑且絡首繫足以為安非其初千金買之之意也不善為之制使無蹄嚙之患亦有驅馳之利乎故愚謂非失練乃失制也誠無體 祖宗之意而善制之即不還衛兵于五府還親軍于錦衣還班軍于四都司亦當因三營之故而三之以離其權去尾大不掉之患令臂指相使於是戎臣無震主之威流言不興得盡其才節制必嚴簡練必時便一戎兵無偏聚之患勢均力敵不敢訕嘯便二卒將相習則各私其下各戴其上苦樂必同法令必行便三三營並立則聲息相軋殿最相形各勤其官爭眞其力便四五人為伍十人為隊大將握奇積而數之千軍在目私役可革兵伍可實治衆如寡分數畫一以一教十以十教百不出旬月可得勝兵數萬廣徵異材或取邊郡之良受吾練法或散已練之衆分教各郡居重馭輕天下之勢常在京畿



便五其大利者北極擁常尊之勢衛尉握相軋之權鈎陳麗明蕭墻絕釁臣主之間洞無疑貳宮城固於內京城固於外重閽複關而九重益深此非當今之一大籌畫乎此之不行而彼之久居因循歲月不拔禍本倉卒有變悔當奈何且驅白徒而使之戰必無幸也無素令而責有功必不能也故將雖有鞭扶貫耳之法不敢用也有賈勇奮難之忠不能用也而巡視諸臣方望苛禮持籌大臣徒憂轉輸曾是而可以幾兵強哉故愚曰練兵非難

而制兵為難制定則十萬之師可旬月練武子斬三隊長而婦人可使赴水火胡庸久也

閩廣善後事宜議 闈試

伏見閩廣捷書督師協謀元兇授首海波旋靖皇維載寧　聖心嘉悅渙布恩綸大者進爵任子小者優賞金帛将班師内向告成事矣臣聞之善作不如善成善始不如善終竊效杞人之憂用裨芻蕘之計臣維閩廣之變所由起者無籍之民嘯聚山谷連衡海寇互為聲援彼海寇萍凫而来則亦



指為内應故離之輒猗角我師合之乃益張逆焰令長鯨就殪宜滅此朝食以絶禍本而或者以為玉石不可並焚則先之以震疊之威而後假之以春温之煦斯惠不褻而民不玩可以永懾反仄之心一也閩廣之地並海千里首尾衡決不可相捄令以陛下威靈廟堂石畫勑兩廣福贛督撫将校協力剿誅既已效矣然大軍不可久聚職守不可不明無亦講先時之典參以當今之議舉兩廣仍轄梧州開府析潮惠仍轄贛州開府而福建自為一開府職掌嚴明體統有定無事則各控境内有事則相連而出永著為令于事為便盖兩廣事宜大略相軋廣西猺獞勢不得以時即寧頃以朝命且舍而有事於海上終不可以海上遂忘諸猺獞之憂潮惠二郡去贛遹甚舊以相屬不為無意閩中故無開府數十年来乃以事起盡當早為講置二也雖然斯二者猶末也無亦本之是務乎盖閩廣本百粤地外通諸番内接中國犀玉金貝煜熠耳目而居民互市往来以射厚利遂令兇頑相搆



為盜若乃仕其土者又率弋取長物虗往實歸往者賄官選曹率以萬金一郡千金一邑取官若此安得不苛陵夷召亂其本坐此今欲禁海市以絶奸商之覬覦則利孔所在民以死赴而卒不可禁欲嚴保伍以譏居民之出入則小民相容為奸利吏不得問以臣計之其蠲租庸以輯流民乎通市舶以睦諸夷乎練兵實以威群醜乎而又責成于賢有司不可後也臣聞廣東之食僅能卒歲一有不虞輒仰食廣西今大軍之後飢饉必至流離之

子豈任農作謂宜移粟轉餉以活元元復之數年無所徵取而後邑里可實也市舶之利國家行之二百年而敝于今日法令奪於豪右而官方邪也如其戢吏貪使監権者無所利其入抑豪右使登壟者無所肆其奸則海南諸夷可係而羈矣諸夷之强弗順者獨倭耳毒螫浙直幾二十年卒以大創去茍能輯柔吾民絕彼嚮導簡練吾卒使生鬪心彼敢加一矢乎是故善為之謀以制其鋒海上之兵未可議罷也斯三者其事總之督撫而分之守令表廉黜頑又為之本矣夫志士厲節則貪泉易名廉吏有聲則浦珠再至斯亦嶺表之芳躅乎今陛下既檢飭百司請謁不行猶當厲貪墨之誅重勞来之賞令吏不厭清貧不寶珠玉祖烹鮮之遐訓鏡理絲之良猷治效宣灼則璽書慰藉增秩勿徙此至務也然為政有紀執紀有官今撫臣者非其官乎監司視之以淬厲其節黜黎視之以息耗其風奸究偵之以昌寖其惡國家倚之以休靡其治如得三良撫臣而患群有司之不良閩廣之不定未之有也諺曰不防其頹漸至無寸戎事雖畢頹亦甚矣捄水火者不終日非宜悠悠焉爾也惟　陛下財擇

新建文成侯謚議　舘課

故新建伯王公守仁崛起豪傑任道不疑許國以身屢夷大難束髮登朝輒疏逆瑾之惡遠謫龍場狼狽無人之地與鬼為伍絕生還望而無怨心閒憖就戮颺歷通顯功在西南瘴厲為清雖甚奇偉然猶人所能也惟是濠庶人稱戈犯順窺竊神器逆旗萩江虐燄熏天郡邑震動望風奔走而公適奉命南贛不以行旅為解獨投吉安約衆倡戰練兵豐城既曳敵尾收復南昌遂傾狡窟安慶之圍一解而鄱陽之甲遂奔彌天之惡敝於一水十年之謀破於七旬至其處群小之嫉折貂狐之謀守正不阿江右倚以為重卒使六飛迴馭萬家帖席斯近古之所難也盖其學本師心知由天授獨破千古自信直前捐拘攣之曲見除泛濫之多岐屢瀕顛沛流離九死而益堅雖當千戈羽檄倥偬而

不廢神定而氣完理明而幾決故能臨事不眩而建立若此按諡法道德博聞曰文安民立政曰成夫公之學何媿道德以約為博尤其所長戡亂安邦易危為安卓懋丕明厥功尤偉諡曰文成似所宜蒙昔張良以文成諡侯于漢劉基以文成諡侯于今皆以開國佐命叅謀帷幄然張良氣象雖似儒者而文學之彬似不逮基劉基運籌雖曰巧妙而百不一失視良亦讓公方二臣雖禽雉之功僅收于一戰而制勝之術非出於偉成至於倡明道



學不恤人言自謂卓然于千載之下矣方之近代莫與為二稽古易名于情為稱謹議

喙鳴文集卷十二目録

辨

格物辨
讀老槩辨
讀莊槩辨

始末

敘嘉靖間倭入東南事

連珠

彷連珠三十二首



喙鳴文集卷十二

四明 沈一貫肩吾 著

辨

## 格物辨

格物之義古今多矣鄭康成曰格来也物猶事也程子曰物来知起意本於此象山曰格至也研窮考索以求其至朱子曰窮至事物之理意亦同此温公曰扞格外物黄潤玉曰格正也義取格其非心則皆正心之說也黄泰泉佐曰說文格木長貌



從木各聲取義於木聲以諧之今夫五行各一其性也水土金火滙萃鎔合皆可為一惟木不然挨接輯同終則必異理欲同行而異情如桃李荊棘共陌連根始若相似而及至條長之時形色別矣荊棘必剪桃李必培培其根而達其枝木各滋息而長矣脩其本而達其末物各觸類而長矣余謂格之義說文既云爾故後世有資格條格品格體格之言取義於各也格物者物各有理而求其理以為知也格物之傳非亡也通大學一書皆格物

之說而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以至於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尤甚明白既曰物又曰事明事之為物也既曰本末又曰終始曰先後曰厚薄明物物皆有定格也奚必明德新民為物知止能得為事本始為宜先末終為宜後物物有格知其格即格物孰緩孰急自有次第從此庶幾故曰近道必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後為格物庸能待乎雖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而已考於詩書質於師友隨事精察而力行之無廢日損功之憂而有深造以道之資深於此步步得力淺於此亦有所持循嚮往而不差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八條目中終其身不可一日廢者皆此也子路升堂多所未知子貢穎悟纔能知二窮至工夫不可卒了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多聞闕疑不害其為格物經文本完奚容補綴為也曰近世之談何如曰彼所云致知者致良知也故於格物從而為之辭夫致良知誠正事也以此解經失經文次第故無取焉曰子謂奚必本始之宜先末終之宜後不亦失經文次第罔後學耶曰此義不深遠非罔後學亂經文之序百工技藝愚夫愚婦易曉也緩則治其本急則治其標醫工常法救火之家豈暇先言其大人而後往哉愚夫愚婦之所曉也



## 讀老槩辨

沈子曰尊老者過諛薄老者盛貶夫老子具在得失惡相掩哉以聖賢之心讀之則老其長者之言迎之以詐利之心斯屠劊之嚆矢矣余節先正之論取其合者載之以與覧者商焉

太史公曰世之學老子者則詘儒學儒學亦詘老子道不同不相為謀豈謂是邪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為故著書辭稱微妙難識莊子散道德放論要亦歸之自然申子卑卑施之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礉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夫儒之與老子異也豈一日哉老子自為太多為人太少詳於語上而

疎於語下、荀子曰、老子有見於詘、無見於伸、蘇子曰、孔子之為人也周、故示人以器而晦其道、使達者有見而未達者不眩也、老子之自為也深、故示人以道而略其器、使達者易入、而不恤其未達也、釋氏體道愈遠、而立於世之表、指天下之所不見以示人、而不憂其不悟其說、又老氏之恥也、此可以觀異同之略矣、若例之於申韓蘇張、渙然甚殊、而為申韓蘇張者、常自附於其說、為老子累、大抵學各有敝、流各有波、猶一陽之必至於剥、一陰之



必至於夬、其勢則然、無足怪者、道至執中極矣、而猶有小人之中庸、如子莫鄉原者流也、况其他乎、據其末而罪其始、使為芻靈者、與為俑者均罪、而同棄之、甚矣、太史公謂三子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是未嘗以申韓為老子罪也、罪老子以申韓、則傳者過也、如莊子亦原於道德、未有權詐也、而謂與申韓伍、可乎、程子謂申韓與老子甚懸絶、蘇秦張儀取道更遠、斯確論矣、文中子曰、清談盛而晋室衰、非老莊之罪也、阮逸曰、老莊存太古之教、非適時之典、晋賢蕩焉、故亂、余謂文中特恕老莊、亦余之意也夫、

程子曰、老氏雜權詐、秦愚黔首、其術盖有所自、又曰、老子語道德而雜權詐、本末舛矣、予奪翕張有此理也、而老子與之翕之之意、乃在乎取之張之、權詐之術也、老子之意、其果然邪、程子亦衛道嚴而憂世切、懼學者之流於邪甚、言以防之耳、老子固雜列、禦寇記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緜緜若存、用之不勤、則謂黄帝之書、任



章告魏桓子曰、将欲敗之、必姑輔之、将欲取之、必姑與之、則謂周書、然則五千言、豈老氏語邪、金人銘稱温恭慎德、使人慕之、執雌守下、人莫踰之、人皆趨彼、我獨守此、人皆惑之、我獨不徙、周祝稱文之以美而以身剥、自謂智也者、故不足、角之美、殺其牛、榮華之言後有矛、皆老氏旨也、然則老子非自為一家言、取古法言纍之、以成書耳、書當出孔子前、而在芟落數中、盖孔子六藝斷自唐虞、雖皇帝之書、固有存而不論者矣、如論語記以德報怨

之言而折衷之其徵也或謂老子衰世之書也亦信易之興也猶在中古憂患之餘老子歷世久而更事多是故其意危其語反其發慎而自處厚顧未為大中之道

朱子曰老子謙冲儉嗇不肯役精神須自家占得十分穩便方肯做一毫不便便不肯做又曰老子只要柔伏其氣不與人爭纔有一毫計較思慮之心氣便麤了故曰致虛極守靜篤又曰專氣致柔如嬰兒乎又曰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知其白



守其黑為天下谷這工夫極難畫本老子笑嘻嘻地雖未必肖亦是他氣象又曰老子雖云我無為而民自化然不化亦不問又曰如漢文帝曹參是用老子之效但只用得老子皮膚老子之學最忍他閑時極虛無卑弱及緊要處發出來教人支吾不住如張子房是也又曰如所謂代大匠斵者必傷手謂惡人不必自治自有人治之只是占便宜不肯犯手做又曰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老子說話都於反處做起余謂朱子篤論矣然吾道有

曰小不忍則亂大謀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曰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曰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曰安其身而後動曰鄉鄰有鬬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惑也雖閉戶可也曰若虞機張往省括於度則釋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曰犯而不校曰君子無所爭曰為天吏則可以殺人如此類者原該有老子意尚猷詢諸黃髮則罔所愆不



可遡也若皆為占奸取便竊弄闔闢機穽之術則聖人之權用廢矣且夫危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正言似反吾亦有之矣

程子曰老子言虛能生氣非也陰陽之開闔相因無有先也無有後也愚按老子意謂萬物從無而有程子意謂萬物從有而有從無而有以氣聚散言昭然易知世人皆主是說從有而有而未始出於無此理亦昭然何則天地未始有始未始有始則未始有無物之時化化相乘生生不已豈有無

化而化無生而生者乎皆二氣之雜揉而衍蹠之以為億萬也故言氣從虛生可也言氣未始從虛生亦可也老定言從虛中生儒定言非虛中生皆似偏著

朱子曰無者無物却有此理有此理則有矣老氏乃云物生於有有生於無和理也無便錯了吳臨川曰老云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物指動植之類言有指陰陽之氣言無指道體言余謂氣乃實物理則虛名虛名不能生實物吾疑老子之所謂無



者非指理言乃指氣之未形於物者言所謂幾微易簡者何以知之自其首章知之首章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老子兼有無而名道無名亦玄也有名亦玄也豈但以無為道哉或曰子謂理不能生氣何以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是明言氣從理生也曰立言甚難讀者當得其心不然則泥理氣雖殊然舍氣無以見理故謂氣生即理生亦可氣有聚散理則萬古常在故謂氣從理生亦可以周子太極圖明之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復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然後兩儀立五氣布四時行萬物生夫無極而太極者非理乎陰陽動靜非氣乎理安得有動靜理安得生陰生陽今曰理靜而生陰理動而生陽周子幾於舛得其意則知理寓於氣氣之動靜即太極之動靜也而太極之說了了矣且致虛極守靜篤忽然模着一物如易所謂含章有隕自天者精誠之至也此老氏之宗旨也然則老與周



同乎曰不同老之意歸于無極多周之意歸於太極多一語而輕重懸殊

韓子曰老子之小仁義非小之也其所見者小也彼以煦煦為仁孑孑為義其小之也固宜許魯齋曰老子言道德仁義禮智與吾儒全別老氏謂道德仁義皆失然後至於禮禮為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又謂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老子所見異不必槩舉楊子雲曰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耳及搥提仁義絕滅禮樂吾無取焉耳夫

謂仁義禮樂非矣而焉有道德之是哉余謂老子之所謂道德者渾淪含蓄之稱即吾所謂大仁大義大禮大樂也其所謂仁義禮樂者乃吾所謂小仁小義小禮小樂也小仁妨仁小義傷義小禮害禮小樂壞樂理本如此老莊之意惡人之析道德以為仁義禮樂而欲融仁義禮樂以為道德故激之為槌提絕滅之論得其意可也

程子曰謂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可也謂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非也聖人豈有不仁所患者



不仁也天地何意於仁鼓舞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也余謂老子以煦煦言仁謂聖人不煦煦耳若以吾之所謂仁而譏老子老子何辭雖然程子謂天地何意于仁而儒者又言天地之大德曰生夫天地豈有不仁乎余嘗為之論曰天地之常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情順萬事而無情程子此論確論也心惟無普普則必於仁情惟無順順則必于仁有不仁則有不普不順者矣必普必順此所謂天地聖人之大德也以其無心無情則老子謂之芻狗亦可以其必普必順故老子有槀籥之說焉毋但斷芻狗之章而坐老子罪

程子曰君子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而老子曰非以明民將以愚之亦自賊其性歟余謂孔子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儻老子之意亦如此苟如秦之愚黔則失矣

吳秘曰家語記孔子問禮於老聃故曾子問記孔子聞諸老聃藏群廟之主取群廟之主以從迎四



廟之主出入必蹕之類老聃云又稱老聃曰諸侯朝天子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奠大夫使見日而行逮日而舍之類皆曰吾聞諸老聃云此誠學禮之效也觀此則老子深於禮者也與虛無二篇絕不相侔故昔人疑為兩老子朱子曰他曾為柱下史曉得禮之曲折只是說這事不用得亦可用禮時反害多事余謂老子之薄禮正與孔子不從後進意同但老子說得太直截

何燕泉曰張子房學老子多陰謀凡事不肯自為

而邵子特稱老子得易之體留侯得易之用詩篇之所詠贊者尤至大抵子房學老氏而康節如子房若見用時機權術數有所不免邵其未醇乎康節所樂朱子譏其有自私意明道有要之不可以治天下國家之説或問康節與楊氏為我何異朱子笑而不言噫日月星辰高照耀皇帝王霸大鋪舒何等人豪猶可議如此甚矣入學之門不可以不正也余謂孔門之學貴乎精義入神無精義入神之功而先以醇疵難判之語涵其胞中則終身



殆故不覩千釧之鑄者難以論劍不能渾脱舞者難以弄劍朱子之不言也蓋難言哉世之讀老者慎諸

## 讀莊槩辨

沈子曰古稱不朽之言立立難言哉而莊子猶不朽以至於今也然語立於聖人之門未也子謂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以適道未可與立若莊子可與適道乎否哉不知莊子之得失者鮮不蝕孔氏余之解莊也曰極其説而後知吾之是也程子謂佛之言近理而害甚學者當比之於淫聲美色以余觀於莊其近理而害甚也愈於佛何也佛之起教在出世故其言非無與吾合者而窮竟旨歸則出世焉止故曰易辨莊則不然亦以內聖自許而放於逍遥之場亦以外王自許而終不可施之實用引而置之門墻謂其語天而遺人可也麾而擯之夷裔謂其罪浮桀紂可也毫芒之際最難辨哉今舉其大端論之一曰凡莊之所謂道德仁義云者與吾異吾之所謂仁義即道德也彼以為道



降而為德德降而為仁仁降而為義則淵源於老氏韓子曰彼以煦煦為仁孑孑為義是也豈孔子沒而小儒之談仁義者失其宗彼乘而喙之與有如學者知仁義之為道德也行仁義而不為煦煦孑孑與天地合而四時同也則無惡乎彼之摘毀矣適仁義之説則禮樂之説亦猶是一曰凡莊之所謂性者與吾異吾之所謂性者善也天繼之而為善人賦此善於心而為性故至平至直萬世不可易之理出焉若心則統體百骸之名雖精雖神

而落於形氣故有人心道心之稱言心可以該性言性不可以該心言心易言性難矣如莊子之言性也皆心爾寧獨莊子凡二氏之言性也皆心爾凡闢吾門而未入吾室者其言性皆心爾莊子之蔽蓋原於此一曰凡莊之語道體必曰無窮老子曰無釋曰空莊亦言無言空而實以無窮為宗無窮者如環無端之義不但無與空而已也子思曰天地有所憾聖人有所不知是亦無窮之義顧其旨歸之鳶魚活潑與夫頌人倫之間詩言無聲無



臭易言無方無體然其旨必歸之有物有則堯無名舜無為禹無事孔子無可無不可然聖人人倫之至猶規矩方圓之至非曰昏昏默默窈窈冥冥不可知不可聞不可詰而已莊則得其無而不得其有故跡其浩然自放也雖天地之廣大何以過焉若夫森然秩然如化工之於萬物枝葉蕚鱗膚毛腠脉周折曲備則甚尠少是以吾不敢謂其盡非而烏可謂之悉是也揆病所源則吾前所謂不識性識性則知廣大之中有精微高明之外無中

庸何必厭遺事物以求其所謂清虛曠達者而後謂之得道哉斯義也宋君子辨之而近世羅公困知記尤悉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不曰義之與比而空持無適莫之論雖謂三教無二可矣故莊子外枵然大而內踈理者也至於考典據經尤與巡途而諷者相似大非所長莊子特與辨者惠子流相爭雄欲張其軍則益又棓擊三王非薄孔氏以恣其所欲言原其著作本意豈謂後人必傳之到今哉所以傳者則末學



苦於膠纏而喜放曠以茍適亦孔氏不振之繇也莊子之論死生比佛較穩而與吾不異猶當以意逆之庶幾無失程子曰不可以既返之氣復為方伸之氣斯至言也非通性與天道者孰能知之余不能一一定莊之是而總論之於此使讀者知其大辨庶無溺焉而能擷其英華云爾

始末

敘嘉靖閒倭入東南事

初華人鹽諸番貨私與市嘉靖十七八年閩人金

子老為番舶主而巢于寧波之雙嶼港後閩人李光頭歙人許棟繼起負金錢莫償者多則推豪貴哃于官逐之番大恨出没島嶼東南之難自此起二十七年朱紈撫浙江兼轄興福漳泉令都指揮盧鏜擣其巢俘斬數百至閩浯嶼發木石築雙嶼港誅與賊通者於是豪貴譁紈而言官乘之即訊紈發憤死當是時海上冦番耳倭来少歙人王直為許棟司出納漸行債於倭引其人来而廣東陳思盼方横于海直掩殺之由是海賊非受直節制



者不得行而直以殺思盼為功叩關獻捷求通市弗許乃引倭闌定海關巢於烈港並海郡邑交聳三十一年始開府提督軍務兼制浙福時巡撫王忬而叅将則盧鏜俞大猷湯克寛所在皆鈍戈朽甲無一兵獨恃三叅将兵少莫能制三十二年閏三月大猷破烈港直走馬蹟潭四月直分掠昌國海塩乍浦南滙嘉定陷吴淞所同知任環守備解明道復之冦杭州克寛敗之于鱉子門又破其馬蹟巢直走屯於日本薩摩州遣其黨行刼不自来

忬經略頗有緒而移大同去李天寵代時又有福清人林碧川鄧文俊沈南山帥倭掠瑞安黄巖霸文俊為克寛所斬有蕭顯善戰多謀為蘇松禍首四月圍太倉陷上海與碧川南山合巢于柘林破南滙八月據南沙其别踪出海者都指揮劉恩沉之於普陀洋三十三年復有鄭宗興何八徐銓方武等分掠閩粤勢雖張尚未破城邑為都御史鮑象賢定西侯蔣傳所得浙直間則蘇松常杭嘉湖寧紹台温無非賊而柘林最劇鏜戰孟宗堰大



猷戰金山衛天寵合諸将兵戰烏程之窯墩皆不利别将李逢時率山東兵戰新涇小勝随大敗已而碧川南山見戮于把總任錦而顯亦殲于慈谿則徐海陳東葉麻為柘林魁三十四年總督張經徵兵於保靖宣慰彭藎臣永順宣慰彭翼南未集而廣西瓦氏狼兵至其帥十四人俱死之工部侍郎趙文華奉 上命祠海文華素緣柄臣貴幸經自以位其上不肯下文華怒屢督之出師不荅遂劾經養冦糜財無何永保兵至以輕進見挫賊益

倡一西北入太湖犯常州一西南犯杭州掠北関川得金帛益多将入海經遣諸将水陸擊之敗之於石塘灣再敗于王江涇斬首千九百八十而上已入文華疏詔逮經及克寬給事中李用敬等言經方有功　上曰經因文華劾始一戰耳不可赦杖黜用敬等而以周玧代經已復削玧與天寵籍而以楊宜代玧宗憲代天寵經天寵竟棄市倭来益多大掠江北焚漕艘文華盛集兵于陶宅與戰敗遂還朝賊別部自日照登者掠贛榆自象山



登者掠高埠皆不滿百官兵不能禦而高埠賊流刼杭嚴徽寧太平至南都焚安定門行數千里殘戮無算殺一御史一縣丞二指揮二把總入二縣為應天巡撫曹邦輔僉事董邦政促于滸墅乃殲諸将戰後梅戰清風嶺頗有功而倭從閩廣登者又大至浙直間三十五年楊宜罷宗憲代而阮鶚代宗憲四月破慈谿縣時柘林賊推陳東而徐海之再来也擁萬人直逼乍浦登岸焚舟為死戰計東遣所部助之督府所徵四川湖廣山東河南兵俱不可用罷去而賊舍乍浦趨皂林佐擊将軍宗禮率所部河朔兵九百人戰于崇德三里橋三遇皆克斬首三百明日未炊而戰禮與其裨将霍貫道皆死之此兩人驍将而死物情大震海與東遂共圍鶚于桐鄉桐鄉令金燕疆幹吏也禦之萬方宗憲聞敗自崇德還保杭州而文華復出視師先是宗憲與王直同鄉謀所以招之者出其母妻于金華獄居之杭州供帳甚厚鄞有諸生蒋洲陳可願自效説倭王使禁諸夷毋内犯宗憲遣之去至



五島見直直言倭方亂徃無益洲等因説直直遣其養子毛海峰更姓名曰王滶者同可願来宗憲因令滶使使過海謬言直已欵關朝廷赦之矣以招海海頗然之於是約罷桐鄉圍而多邀珍奇得内附比于直宗憲許之遂解去東見海去亦觧去而鶚始出鶚圍久怨宗憲文華言其所以乃如初鶚自知其不能而東渡錢塘擊他賊時又有上海賊萬餘掠嘉善将出洋宗憲使人啗海言彼賊金帛多汝何不擊取而掠其舸出洋去海然之逆之

于朱涇斬馘多然不及篡其舟而賊出洋者為大猷遁之盡宗憲又聞海麾下獨書記葉麻不可制而近與海爭一女子有郄諷令縛以獻又令海縛麻黨百餘人以獻數賜其兩侍女而令説海縛東東薩摩君弟所歡也未可得於是出葉麻於獄令作書貽東使殺海而故匿其書不貽東而貽海以激怒之海益德宗憲以為親已夜縛東以獻葉陳既相繼縛而諸倭始洶洶欲殺海宗憲遣人謂海曰我固寛若奈趙尚書何汝曷不詒倭歸至海上



令趙尚書得千餘級奏功而因自結以求款海不得已諾之乃詒出倭數百以為文華功於是海益擁酋數百陣于平湖城外而自帥百酋穀弩入求自負款成期以八月二日而猶恐見刼先一日卒見四公者於是監督文華總督宗憲提督鶚巡按趙孔昭咸會于一堂受之海次第稽首稱死罪又再稽首于宗憲宗憲摩其頂慰勞再三厚犒之去時倭雖略盡海部尚五百人猛鷙則令自擇便地居之海請離乍浦而營于沈家庄許之又令海以

西庄居東黨而自居東庄頃之永保兵集乃令東為書遺其黨言海且約官兵剿汝於是東黨起攻海海窘自沉于河官兵因火攻之兩庄千餘酋無脫者而麻與東皆誅明年誅王直直居薩摩洲之松浦自稱徽王掠中國財帛萬計朝廷募之萬金可頷既以王激及其黨葉宗滿王汝賢來而洲用直之聲傳至豐後島島主留洲稍諭諸島居二歲與其僧德陽四十人稱貢直亦許至而宗憲亦遣激歸報直許以市至是直来泊岑港御史王本固



言不宜招直異議閧然朝廷令宗憲擒直宗憲秘不發而馳至寧波布諸將戚繼光張四維伏要害處獨令盧鏜當直鏜故與直知故以此安之宗憲又數召激等與飲直尚未信曰果不欺歸我激宗憲立遣之又邀一貴官為質乃遣指揮夏正及朱尚禮等往直乃與宗滿汝賢来頓首軍門自陳與洲戮力有功宗憲慰藉之甚至而居之臬圓俟命時三十六年十一月也疏聞朝廷以為不可赦臬於定海關汝賢宗滿皆戍邊妻子給功臣家為奴

宗憲本無意殺直請曲貸其死戍海上繫番夷心經營自贖而本固爭之强人且謂其受鉅萬金故不敢堅直死激支解夏正等而率餘衆擾岑港征之踰年乃遯去不復來

## 連珠

### 彷連珠三十二首

夫河海濁而溪澗清清者怡而濁者駭風雷奇而雲烟澹澹者適而奇者驚彼各呈其一妙亦何怪

夫多情必生揣量之心誰可不可適拘廣大之性



可名非名故天不因頌而報龍璧海不為賦而贈蠙英

夫不矜伐小節也而禹以是稱則地平天成乃其餘無伐施細行也而淵以為顏則屢空心齋未為高功忘功則建烈德忘德則詣超伯陽恬于被褐故能懷玉卞和急于售璞是以永號

夫傳唐虞之實錄者不采共鯀之口立鄒魯之篤論者詎據荼倉之舌瀾翻終棄于塗汙涌天竟歸于滄熱可震囂一時之朕師難掩虧萬古之日月

夫燕噲之讓其諫臣必曰德邁欽明道熙重華也齊入而灰燼齊湣之逃其自謂猶曰衛宜避宮鄒當納籥也淖來而筋擢雷火盈實於斯須聲熱遠收於冥寞故朱絲奏于房中星熒達于旦旭

夫世無巢許遂令隱士多充古有蕭曹因使里胥飾假庸知坐不亂躄默難作啞欲付而借隱為捷腐裏生奇方儒而以吏為師水中發火不敢詆之曰非寧堪信之為可誰能辨斯請俟無我

夫東施因西施發名至今嘔其篤醜東陵與西山



作對達士以為玄同同耶異耶可乎不可不同見在可否安從惟大人能宏覧而無競在造化宙因物以就工

夫鬼蜮詆化工為鬼蜮化工本自大奇小人嗤君子為小人君子原有神助君子能知小人情形而不與之爭執化工能制鬼蜮死命而姑與之寬路

夫多難方殷安發更深其難幽痾未痊雜醫趣斃其痾禍福聽其自至天人其奈我何無係無縈寂爾游于寥廓不慙不怍浩然惟有放歌

夫嗇天不着翻令已漫饋人不受理用持還故責
多于人間為减削其先獲見容于長者乃聽誤其
後年庸人欣欣以為得智士閔閔而興憐
夫驕子不孝愎臣不忠力士殀末頑夫凶終小智
不過苞苴竿牘而賢豪反詘大器則如規矩準繩
而聖賢所宗
夫繟然而善計者天弟無如其皐綏睥然而多諼
者人卒莫遂其險膚鬼能椎於倏忽天不限於斯
須嬰彀弩於市中薄命乃遭其死履駭機於隘道

琥靈故受其愚世皆云山鬼最難降伏我必曰天
公甚不胡塗
夫太空平運而舒故莫逃於恢網太陽内轉而縮
故嘗蔽於覆盆亥步夸趨蹻徤難窮其域婺宼女
憤號呼必達其閽是以珠玉来而無脛桃李蹊而
不言跡著而不可剷舌吐而不可捫昊天古稱曰
旦皎日詎云竟昏
夫能自忍者能忍人故二忍同旨能作亂者能已
亂故二亂一聲聖人刪詩而存淫思作易而知盜
情轉移在於夢覺變化分於醉醒故李勣無賴殺
人攀龍而圖麟閣戴淵聚徒作刼投劍而起干城
夫殊令人喜蠅令人怒鵲令人悅鴟令人惡依倚
之形同来違順之情異赴故不易鳴者雖數徙而
見逐無變性者縱善容而失路
夫羊蒙虎皮見草而悅見豺而戰蝜蝂好物負焉
又仆仆焉又取石崇知奴輩利財而尚云云李斯
憂稅駕無所而猶爾爾
夫唐堯積七十餘載之勤始成揖遜周武席三分

有二之勢乃克征誅何燕噲希登於翰音宋偃詭
濟于小狐讓若何常禹何心於傳籙征惟難繼文
終守其賜旅
夫海巨故不風而波山深故不霜而寒國大故不
事而碍人衆故不語而譁毋寝四達之車而求莞
簟之安毋坐千金之肆而覬川林之觀
夫徃指不易希厚福乃競居今人企前輩自名為
相如舉紹夔龍之駿聲莫報逢干之永譽固知忠
臣之違弼不如良臣之吁咈胥種之狼籍不如閎

散之安舒嗟直道之罕合即千載猶舍諸豈知時
有違順智無容踈頓忠則良靡不逮頓良則忠必
無餘
夫坐此山之麓面諸培塿亦謂之高陟此山之巔
指諸嶔岑猶謂之小盡所處之為異非平觀之獨
曉齊我於萬物我始得而瑕瑜迈萬物觀我物方
恬其繳繞故妻孥賔客之謷我豈曰至公閭巷兒
童之評人亦何足道
夫皎日出而衆星戢其光英辟臨而良臣韜其頴

雖幼冲之虛懷諒威福之在秉故周公元聖通宵
凝惕若之精潞國老臣終日忌少休之頃況久御
之括皇殊出日之初晒是以高共蒙晋陽之賞博
陸蹈轇車之肯
夫海水雖多莫沃漏卮之渴鄧林洵茂未融窮北
之寒故神龍潛鱗于深淵耻結蝘蜓之好靈鶴伏
翮于玄圃羞迎燕雀之歡
夫馬善知途齊士因而徵路象能憶地元人藉以
表雞物無微而不靈氣有感而能開識園者謂陽

燧方諸爲僞飾生偏者詎不灰火浣爲浪裁
夫無爲始得有爲無智方稱有智如汞流于塵而
不染于塵如蓮發于淤而不沾于淤以馬喻馬安
知物論之齊惟蟲能蟲可合天人之異在蒜何心
於羊得意
夫湛明開霽是疑萬象之和易簡恬愉必享終年
之樂患每生於無端事應乗於太着諸愁並入惟
須兀爾如愚萬痛交攢且以頑然罔覺無心而出
偶托迹於雲烟挾夢而飛終化情於寥廓

夫民訛則岡陵可畀子聖則雌雄莫辨父母生我
而先後之安逃天地高厚而跼蹐之奚寘然朝有
變色之言則原野流血水有蛟龍之鬪而魚蝦漂
岸方憂人未起于溝瀆忍以身擠之于塗炭寧令
躬殃毋滋世患
夫通國奕手勝在着前禮場畫師意非筆後故以
人治人貴審伐柯之則司殺者殺無輕代斵之咎
夫性猶水也决之東則東决之西則西學猶染也
染之黑則黑染之黄則黄四寸之間莫留七尺之

軀安臧合衆妙處一事方無餘憾以厚道理薄俗纔得小康

夫進亦憂退亦憂忠臣固多憂思得亦患失亦患鄙夫不少患情豈必長歡之合道須觀自我之何生萬履不重一跡千棋定鮮雙枰

夫萱草女兒花昔般壯士憂端陽大夫忌令作女兒節感天道之變遷傷人情之回泬是以芳草凄游子之魂杜鵑啼老夫之血

夫頤果自高豈逃寒于園崖貞松獨凛不乞煬于



晁烘兩比未稱離立一孤乃曰無隣先天後天坐甕之天孰識有命無命飛絲之命誰論故澤菌塵蝣一朝一夕之生死大椿眞樹三千八千之秋春

夫仁者傷功名之太多憂道德之不足智士熇網羅之層密苦解逃之不男奉官守何能小曲而和同游泰皇則宜大方而兼總故闒黯汙濁處下谷而不辭損益盈虛就急流而彌涌

夫天下模楷惟大體偉鴻漸之羽儀四方樞機在中書正斗魁之繩尺是烈火鍛金之地非剪綵爲花之席將航絕影焉取濟于芥舟欲興膚寸難假霊于泥蝪故每稱不敢庶終夙夜匪懈之譽如曰能之必抵春秋無將之辟



喙鳴文集卷十二終

# 喙鳴文集卷十三目録


冊文
擬　孝懿皇后謚冊文
致語
慶成宴致語
策問
會試策問三道
雜問十四道





賛
觀音賛
黄石川公賛
陳文端公賛
章一陽公暨两孺人像賛
葉侍郎父養利守像賛
屠少司馬及子田州小像賛
句章公賛
寫真自賛八首
憶婦
長孺七弟賛
伊尹耕于有莘賛
馴象賛
銘
壽巵銘
應制硯銘六首
雜銘七首
箴
財箴





事箴
筮箴
寢箴
歸寧箴
治病箴
閒居箴
綏神箴
言箴
言

戲竹言

戲作責鏡言

# 喙鳴文集卷十三

四明 沈一貫肩吾 著

## 冊文

### 擬上 孝懿皇后謚冊文

伏以紫庭儷正嶶稱夙賁于中闈律谷生暄穹典載升于太室節繁聲于瓊字鏤遐軌以琔函荼惟皇妣孝懿皇太后德厚方祇章含圓照名閨吉産祥流寶婺之輝婉德秘儀彩備瑤繩之爛應 聖祖鳳占之兆配 先皇龍德之潛内則孔脩式稱



扆褖之服婦功敦執彰施黼黻之文思覃魚貫之均慶洽螽斯之盛授神媒之孑矢開奕世之箕裘地其處乎萬物仰天生之助風之始也二南弘聖化之基夫何蕙問不留蘭儀遽掩 先帝感来遲之痛峻烈榮升冲人抱生晚之嗟孝思靡及聞音容于旦夕增悽愴於春秋是率前章適稽内令儼光儀于金祀崇位號于瑤齋謹奉冊寶上尊謚曰某皇后於戲虞幄二嬪首懿娥皇之德周幃三母特標太姜之名尚妥宸儀備曆景制褘褕舊飾毋

天下于當年鍾鼓新宮配至尊于萬世

## 致語

### 慶成宴致語 館課

臣聞圜丘報祀皇穹兆集于三壇紫殿垂慈帝澤訢流于百辟昭三酒燕衎之惠砮一陽復始之和大慶溥宣群情盡洽恭惟　皇帝陛下應天受命括地登樞正顯位于域中化不言而自運昭大明于天下功寐若而已神既峻德以配天遂至仁而饗帝祇候迎長之日悉徵掌故之儀涖元氣于無



垠儼清都于有象揚六鑾齊入騄冲融玉步之和奏九樂邸四圭煜燁金涅之潤儲德馨而上達錫羡福以紛来珠斗璇杓玉宇燦嘉歆之象祥風朗月神光呈閟饗之符晷緯交熙朗玄暉于紺宇霽霏悉屏赫峻命于明庭乃昭大禮之成爰敞廣筵之賜造化為宰同加元氣之餐陰陽作庖並進太和之酌藻服垂帶卿雲麗于中天旨酒盈罍湛露均于下土金石寫山呼之曲魚龍騰海晏之歌徵招角招詛獨君臣之相悅擊石拊石尤欣鳥獸之咸和臣等職在賤工身逢嘉會宜陳口號上懌宸顔

玄丘昨夜擁祥烟紫極今朝敞御筵泰日曈曨迎繡縷需雲繚繞護花韉氣烝魏闕魚龍煖春入堯階草樹妍此日宸遊歡未極誰能不醉賦歸旋

## 策問

### 會試策問三道

問書稱率乃祖攸行夫治者豈無三五而必祖之法謂體所自出而尊親加焉憲度著明易則也我高皇肇恢大明治功冠于千古誠聖子神孫所當



法而當是時制度亦屢更律令至五六易始或以草昧從權或以亂國用重然則躬親之有不盡仍而欲世世循用可歟自永樂洪熙以来故老相傳咸謂　宣廟以寬定之　憲廟以靜培之　孝廟尤以深仁厚澤至于今利賴此皆所謂善繼善述匪惟無改已也然歟否歟　皇上纘基御曆或者仰窺以為法　肅皇　肅皇功德爛然享國長久諸所規曆出恒情表而災亦時有無損治安以令軌跡盖亦近之意者淵微之中誠有所獨契歟夫

均祖也而獨法一祖孰與竝法諸祖即法祖當有神理往來于精眇間不徒運其形似也諸士遊觀而族談久矣其試瞰焉 戊戌會試

問吐握下士古為美談而李文饒王介甫皆著論非之何也文饒猶言周公則可介甫直謂荀卿之妄豈其然乎顧其論雖爾而門雜是亦不能副其言矣長平不與招士而門有田任則未嘗無士平津下士而武帝發十策不能得一則未嘗有士張安世婁師德之倫姑無論乃若山濤羊祜王旦王曾之賢皆兢兢慎密而不欲有薦士名何也豈集思廣益以人事君不惟一二賓客之為視聽斷彼破散私門以為公朝法家之言雖過不有吾儒散小群成大群之說乎欲挽回世風戮力時艱宜莫先于此今主司將諸士入青霄豈忍使與槐柳同列亦宜預辨矣 戊戌會試



問今天子守在四夷靡兵革之事虜三世拜王爵古所未有然所部尚有順有逆有時順時逆詔令順則羈逆則絕一歲順則一歲羈一不順則絕廟謨豈不宏遠哉諸將宜如何西陲數戰嘗懼其疲而蜀故無虜患今亦見告收畨制虜又宜如何西南則緬甸嘗梗矣頃稍就平宜若為撫諸內地夷必使之長震讋懷服無敢後何術而可安南昔人謂封之不如絕今復為黎自縛請命以都統使羈之果得策否南方之夷為猺為獞為蛋為蠻種類甚多又海外國無慮數十行貨于閩粵間得無有它虞否曩倭鬨東南久始殲之而比入朝鮮則或棄或戍或封或剿為議不齊上赫然致師而煩費久勞亦所不忍此尤策之所宜亟圖也王者之治詳中國略四夷顧不得置四夷不問茲欲總攬長策柔遠能邇收效于干羽著圖于王會何脩而可以臻此 戊戌會試



## 雜問十四道

問古者國子舍於王宮教於師氏時會於大司樂萬民居於比閭教於塾師時屬於州序其教則五事五典其學則六德六行六禮六樂五射五御六書九數少而習焉長而安焉故教化行而風俗美

也後世小學既廢不講大學亦虛有名雖曰明經實則無用口先王而行乃出衆人下至有濟穿窬之私者風俗之壞極矣教職雖卑胡可易稱哉昔湖州教授以經義治事作人楚州教授以治心養氣作人學者稱盛今可取為式乎所以異古大小學之教而自為一法者何意抑兩先生固有足稱此非所以教乎今不敢遠望諸士如三代如兩先生可以挽世矣不宜妄自菲薄而已若自比抱關擊柝之吏而責門弟子不為衆人之行可得哉其試言志勿隱



問古稱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學而仕無論已仕而學無乃廢時失事乎或謂學在脩已不在誦讀然子路言何必讀書而夫子非之公明宣三年不讀而曾子非之則古之人亦誦讀已顧仕何暇而能無也觀夫日燭之喻青藍氷水之喻蓬麻芷漪之喻百川丘陵之喻刀礲玉錯之喻玄室白日之喻古之急於學如此宜仕而不廢今之仕者一操簿書便與此業永隔豈非學以為人仕以為已耶彼猶可諉曰仕乃博士家則學亦仕仕亦學廢學無仕頗聞諸子仕而學之道

問古者國子教於師氏庶姓教於塾師皆非常廪之士也郡縣養士從何代始即古塾師之意否乎我國家令甲吏毋得仕於其鄉而近獨許教職仕於其鄉似非典制又令甲七十致仕而近者正貢或遲暮有入仕於致仕之年者恐曠官也禮謂鄉先生教於閭塾傳謂大夫七十致仕入學為餘子師則仕於鄉仕於老未為不可今與諸生商略其



懷至公定經制毋苟便已而已

問閩之古蜀未有學學自文翁始至今蜀有文翁講堂閩未有學學自常袞始閩人春秋配享袞于學宮然文翁子弟張叔等未有聞而同時司馬長卿不在教內顧以辭顯然則蜀學似不專起於文翁獨孤及稱閩中無儒學福州都督李成公至而俗易則閩學不專從袞起也豪傑之士代興忠信之質邑有而謂蜀閩無文學至二子始起吾所未信請試言之

問治天下惟慶賞刑威二者而已書稱惟辟作威惟辟作福刑賞人主之柄也柄在人主當惟其所欲為而古乃有不賞私勞不罰私怨之訓安所稱惟辟哉刑賞不私雖獨制可而古又有與衆共之與衆棄之之訓必衆然後為無私歟虞有五服五章五刑五用周有八則八柄而刑之屬至三千亦大煩矣聖人豈無意歟又有云賞僭懼及淫人罰濫懼及善人不幸而過寧僭無濫刑賞一也胡賞可過而罰不可過歟夫刑賞原於功罪功罪故未



易定也人固有一得一失瑕瑜不相掩者又有乍賢乍佞蒼黃不能辨者斷之獨既為私謀之衆未必公何道而稱定論古之所以寧僭無濫者豈亦以論之難定不得已而出于厚歟易曰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刑賞實中無以治人且非所以承天也具陳無略

問陸子靜少時問天窮際父笑而不答至廢寢食思之不得後悟而稱東西南北四海千萬世上下有聖人出此心此理同也竟不明言何窮際豈即邵堯夫天地自相依附之說耶曆家渾天旋轉之說耶即依附旋轉已其外竟何窮際又雜家九野九州道家四人天三清大羅天釋家二十八天四洲華嚴藏世界天其誕殊甚亦不能言其窮際然則天之窮際善誕者無如之何也如曰積氣積氣之外何極曰積形積形之外何極吾思而不得其說諸生豈無子靜聊為言之不必繁稱博喻苟觧吾惑一言不為略已

問學貴通方士取適用方諸生之業於膠庠問也



不過治經史習文字高者談性命篤行誼居為家庭孝友之士出為人明師此亦布衣之特矣然事固多塗而理難獨用諸生知之乎國家網羅賢豪材之於庶僚庶寮之事宜恪守功令視故府之憲於經史為異習治書牒期會於文學性命之言為異便治衆涖民敀勤紛癖於行誼惇謹信美又非所宜用且學者嘗詆管劉而今治塩筴嘗詬桑孔而今治財賦嘗譏申韓而今治刑名嘗羞衛霍而今治師旅舍前日之學為悖從前日之學為拘偭

身者兢為髙而不合於功謀功者務為便而不揆於道今昔之際從舍之權必有概於中矣其悉言之以觀有體有用之學

問班氏賛漢髙之興有五陸贄表唐太宗之美有六曾鞏稱宋藝祖不可及有十邵雍稱宋治唐虞而下所未有者五呂大防稱宋家法遠過漢唐者八古今以為知言我朝立極置法皆超前古如宋濂敘賛大明日曆者六謝鐸稱度越前代者五陸文量稱度越前代者六可悉數之歟豈舉一廢百



不免蠡測莛撞之譏歟昔伊尹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於王周公作無逸舉三宗以勸成王訪落一詩又以盡下情守家法為説則祖宗謨烈後之所當知也試陳説焉

問夏書稱賞延於世文王仕者世禄小雅裳裳者華剌幽王棄賢者之類絶功臣之世然則世禄古之道也周書數紂之罪則曰官人以世公羊氏亦云詩書春秋皆聖人之言而違戾若是將焉折衷哉有周之時王子公子策勲標名於當年者不可勝數即後代若漢唐與宋貴相望於後先也逈今天潢麗億希登仕版公卿任子率不得與進士齊顯雖在制科且有與寒畯爭進之嫌是導何説哉揆之王者至公恐不宜有偏私也吾嘗觀杜牧上宣州書實痛之或者謂宋時宗學嘗寛收矣卒無見其異任子之典最厚而議者屢欲裁減此亦無用之驗也然歟否歟

問孟子稱不嗜殺人者一天下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者保天下此語上下古今不爽毫髮



嘗思古之創業者自武王以来皆未及身致太平而必藉於繼體也惟我　皇祖起淮甸十餘年而平天下又宅金陵三十年而定天下既以不嗜殺人一之又以不忍人保之顧人知聖人謨烈之盛而不知默運之謂何諸生豈能仰窺其萬一乎不然不嗜殺之心與不忍人之心苟以英傑自命者誰不然而獨稱大聖人作為也

以不忍之心行不忍之政聖人心如鏡體與物對照中間不隔一塵令人被形骸窒礙又譲諂

面諫及法度體極窒礙不獨一塵如何對照聖
人之為民如禹之治水念惟到海有委有曲意
第東之而已鯀堙鴻水為曲徇人情故也　高
皇之心如鏡政如治水納交要譽惡聲都不能
動建萬世之業不獨才大只為心真念念在閭
閻之下武王以後未有如此之切者
問沛公素貪財好色一旦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
無所幸而為范增所疑幾殺其身項王素喑啞叱
咤一旦不殺沛公有君人大德而竟亡其天下然

則德有所不可用仁有所不可行歟
問古之君子豈不愛君然曰量而後入信而後諫
則疑於觀望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則疑於依違
曰納約自牖遇主于巷則疑於曲學事君有犯而
無隱豈不毅然人臣之義哉而委曲如是豈不以
堯舜待其君乎然孔子亦曰諫有五吾從諷焉諷
必有道矣豈如今之人頌而後諫頌可矣而尚為
之詞以扶其說啟人主遂非文過之端勸百戒一
所得無分毫而所喪若丘山人臣之義必不宜爾
古之君有戒上書不得稱聖者縱不折檻牽裾引
桀紂幽厲危亡之言而時時稱聖將謂詭可以行
正諫可以成忠乎傷人主之德害人臣之義諸子
行將事君謂吾言當否
問當世之務至多然邊急矣雖老於疆埸者不得
其要領何遽與諸生言顧國家大勢古今成事亦
諸生所宜及也今　皇帝聖武孰與　肅皇帝天
下物力蕃人才多孰與嘉靖時然　肅皇帝南絓
粵北絓胡不能夙夜寧而今南北大捷一日至抑

何烈也夫老氏戒佳兵道家忌陰謀不戢則焚孫
吳亦云然武帝之窮黷而或韙其數世之功宋事
一失於岐溝再失於澶淵而終代以為悔則又何
說也　高皇帝為天下請命既逐胡矣復遣大將
隨而蒐之　文皇帝享成業亦三犂虜庭聖人之
心計萬世耳觀祖訓垂慎毋好戰之文及伸戒好
生而即日旋師可觀也今談者悔東勝之棄彼閉
關謝者非耶究維揚之戮彼抑靈筌者非耶昔蘇
氏兄弟好言兵晚不言兵今天下言兵與不言兵

孰便又謂自古介胄言戰儒者守和而今介胄言和儒者言戰何其異也請究言之毋略

問治必有萬世無敝之策非可持兩端也吾觀自古執簡者多不知當事之意虛傳失實寬仁而曰刻膚德化而曰嚴理楚獄甚蔓而曰柔道世固有猛其實而寬其名者乎至如漢唐之二宣宋之神宗皆厲精核實而或稱文具或稱勞攘世固有詳其名而疏其實者乎魏鄭國謂行帝而帝行王而王何三代而下寥寥也大抵理民定國者各用其



質適與時會則定否則亂故網漏吞舟之魚亦治豈治在附民不必多為之法乎或者謂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規摹漢曰制度唐曰紀綱宋曰家法乃我朝之立國規摹安在談者稱　大誥則既凛凛矣世可以凛凛治歟策士者大抵以意示士亦苟附意而已不盡所懷來今主司佇虛士宜吐實儻有賈生治安王吉建策匡衡審尚於此言已

治國家者當以剛柔詳略參也二事不能無所謂質與時會則定否則亂也聖人時剛而剛時柔而柔時詳而詳時略而略不見其端漢高祖雖寬而秦法本嚴數世之後談者猶曰十失尚在文帝之仁猶有嚴名胡元之季廢弛極矣聖祖以法繩天下而世以大定從民欲也大定之後稍從輕典且誡後世子孫毋苛如律而止此所謂能剛能柔也論者徒謂本朝立國以嚴失之矣至欲以為規摹而世守之尤失之矣張弛在御剛柔惟化此兩者胡可一日偏哉故治天下者惟問時宜不必問規模前人失之吾得



之可也前人略之吾詳之可也前人有之吾略之亦可也要歸於適人心不古惟視上旨覦嚴則靡而嚴覦寬則靡而寬壞天下者盡若徒也若夫法度紀綱何可一日廢此不在寬嚴之數猶天之上地之下不在寒暑之數也

贊

## 觀音贊

以自在心發遍觀智施一無法除五怖畏度盡衆生無有度處法海無波慧日不瞳非男非女寶蓮

花位是闔婆影非菩薩記有佛無佛世間常住但捨業果便登覺樹投種若大結果不細欲見觀音如是如是

黃后川公贊

神澄於水而氣溫於萬體不勝禨纖而名重於鼎彝當其懷明發吹塤篪佩弦愛鼎知雄守雌是謂人倫之白眉當其庇不粟園不蔡豕昏奏勩皂邑宣慈是謂薦紳之紫芝壯歲辭榮終身樂施止脫巾而勸餉抹大侵而設糜則金湯且藉以庄持吁



嗟蒸民其三代之遺乎

陳文端公像贊

絡彼坤維名山惟岷緒此臣紀名公惟陳醞道釀德服義揚仁譚堯舜以匡主指稷卨以許身雲龍一時風猷百世有岱丘華砥之嚴重有膏液曦光之和粹有虛淵遂谷之茹納有畫畛縈井之康濟隱靈機于密揆顯昌言于平世為霖幾何還岫太早至人不以極施為庸善射不以末勢為巧惟豐其儲迺饒其餘象公家于嗣服襄皇輅于今茲夫日月高而能卑山川蘊而能施師之神日經于天猶心帝室宜帝篤命于奕世謂舍師其誰

章一陽公暨兩孺人像贊

於維章公志高嶽立善下水平輯族以德一衆匪刑人操朗鑑物罕遁情雖抱璞不售而世賞其連城翎燕翼是貽而凡宗者一經亦有孺人相公于成前離祉而後服荆曰厥胤之孔明吾以歸之先生雖謂先生歷千載而愈聲可也

葉侍郎父養利州守公像贊



粲粲雙瞳有星其輝英英眉彩有虬其威經明行脩為後覺師何自咄嗟不翱于遠一乘江洲五斗彭澤詎真詎攝為哺為翼漂槩朱崖寧綏猺域詎非赤子不為衽席節廉孝忠鬼神所通祉而稷汝匪民伊公有子矯然雲津翼龍吾知百年流響于彤

少司馬竹墟屠公暨子田叔贊

屠公峩峩幹豐鬚美襟靈朗邁神儀軒偉清唯恐知功而不恃有語皆寂有動悉止丹青者誰似知

公褭田叔過庭炳文蹈軌仕林後集道心遐舉邈
矣悠哉是父是子

旗父句章公贊

世屢搆營靡不儒不墨而獨掉鞅於無窮靡不丘
不宅而獨搖悅乎咼鍾窘世而寬其一宮屈俗而
信其一胍筆攝萬有墨濡八衝若芒霄之虹蕩空
之龍且以方羊且以雍容盖珥筆執簡以事玉皇
者由布衣而益雄也

寫真自贊八首



道則勇於敢不道則勇於不敢勇於不敢者小心
勇於敢者大膽誰非吾人而昵惡乎誰非吾身而
貳生死空無物而景附千真屹不動而閱歲萬兒
不可得而親疎誰能為之議擬
名師魯國字依岱宗號障百川之下意回狂瀾而
東學宗易象道在中庸闇然日章晝知夜通
嵇生本懶而歲之不容故終愧于孫登翔循鯤于
碧霄奚萬夫之可詈乃知子房赤松方朔歲星遣
有天幸豈其固能吾安得遂吾之初恢遠游之騫
騰托諸緜素時卷舒之聊自恣其狂矜
此輪王乎此如来乎此楊虎乎此仲尼乎以為廟
中之犧以為泥中之龜我不敢辭我不敢知不能
無為亦不有為吾何求哉吾將任大化之所之亦
計窮力竭于是乎詞
五十非夭爾踰六十或問之年必云宜及老而不
死恩傷令名胡不遄歸是曰順寧顏氏之子三十
有二爾今倍之六旬加四彼夭而德此壽而涼朝
聞夕可猶庶其償



通達之中若存若亡且乘白雲遨于帝鄉白雲不
愁爾復何憂毋以鶴列陣之蝸牛
感忠孝之傷生兮非余膺之所難死衽席與都市
兮咸生順而死安
人倫有五幸全者四其一朋友非余之累束躬引
避而不得去寧武本愚何能無智天道無全況余
寡昧不慭高穹不羞厚地南方之强反揆其庶

憶婦

昔筮盍簪今嗟炊臼匪喪同衾實亡益友每對偏

妻輙思主毋小星自明月華何有

長孺七弟像贊

痛予兄弟自相師友夙夜所祈於天無疾弟授乇部已多建明彝丁内艱動合天經起補入邸力讓銓曹退就儀郎百度孔昭諫　上嚴刑幾蹈斧鑕辭旨侃侃絕大文字立　儲諸草語多鴻碩一時名公並皆嘖嘖特辟卿寺又辟大衆并謝督學出鎮荊南楊酋煽亂蜀借楚兵衆咸色阻弟許先聲監軍傳檄酋即就撫當事首薦曰無文武予既拜



麻遂乞終養廿旨十年為樂無量臺省交辟　詔除閩漳紅番蓄謀内結橫璫事且大裂予身抗言廟堂韙之造福萬年向緣倭市欲經吾鄞百計拒焉弟同此心時應開府弟必不可平調天雄就義何果僅還夜郎人嗔我樂惠綏凋弊猷弘盤錯萬里朝　天蹕還初服一瘍不起慟淌山郭唯弟生平人頗仰止此數大節或未盡耳更為闡幽清真畏知默默援人人聞者希憶章百上乃遂首丘伊誰贊之相知子由天之君子今之古人位不配德豈縈弟心覩茲遺像灑泣千行聊題短贊付名山藏

伊尹耕于有莘贊

方夏日之正焦時商雨之未降辟駟車于人間靳一介于隴上即無强力忍詬之名無過郊鄙朴愚之狀如腐化于一物詎佐時之顯相嗟古今之耕疇何泯泯之可量

馴象贊

誰謂汝角胡然下指誰謂汝尾胡然前委匪尾伊



鼻匪角伊齒齒可壯威鼻無攝理偉此大物馴然可筭識地虛實復知拜跪眸子如豆眡避及通目大不運亦異乎彼葆肅皇家莫呵而止率舞蹌蹌百獸所視

銘

壽卮銘　壬午歲恭製上大人觴

曰時春熙壽域迎和光奉寵綸天貺渥多悅豫且康福履無涯子孫燕喜屢舞繁歌帝念稽古小臣拜嘉規模象犧榮君於家以冩柘漿斟酌流霞卷

鞴鞠騰泳游恩波天地錫羨日月凝華千祥鼎來
萬齡有加

應制硯銘六首

文不生於文而生於質樸重端確至文乃出
雖有美璞追琢斯章是石不鑿在山之陽既磨既
礱為龍為光
於此摛文思其質於此揆政思其實法其清靜保
元吉
雖與墨相比勿令垢且膩雖與筆相染勿令汙且

黕
其質隆厚其用長久雖曰長久善保斯壽
誰謂勺水波濤翻瀾誰謂尺霧雷電輪盤字不苟
造天下永安

雜銘七首

與其豐於入也寧儉於出儉出則纖豐入則婪 廚銘
遲明而開無後時一日後時凶神窺之 窓銘
誰謂汝启噛枚服襄誰謂汝閉材官蹶張乎陰吸
陽斯鎖鑰之箴 鎖鑰銘
禮無隆殺無小大誰非賓者往遇必戒抗節不以
貌無以色逢害 門銘
不勤冀天益汝寠三年 匱銘
欲斬諸魔先識魔王鑑貌辨色俾無内藏 鏡銘
睨而視亦睨而視匿而視亦匿而視天鑒孔明誰
能遁此 鏡銘

箴

財箴

小人之財生於力君子之財生於德財不易得所

宜惜然臨取予不可以惜財之心為主惜財必當
於施而豐於取惟有道者為能制財毋為財所制
哉

事箴

事固有兩適道固有兩陳天倫與父命孔子皆稱
仁使齊曰父命而夷曰天倫可乎不可乎臯夔而
稱人事固有兩適君子慎厥身

筮箴 有序

余少時妄意天下筮所主得家人五大有

二庚辰辛巳危疑甚皆以冬至日得咸四

夜半偶理前筮牽連為箴曰

王假有家交相愛也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也貞吉

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来未光大也

寢箴

至人之死不尸而夫人之寢尸也故至人之死猶

生而夫人之生死也寢以息生乃得死貴寢共縱

不能坐不卧脇猶可

歸寧箴



涉世百年歸来無一事梗剌其膺乃可稱歸寧

治病箴

治病無他竒克而通之不克無以扶衰不通則有

生生厚之災

閒居箴

閒居念四方四方如閒居此之謂夫

綏神箴 館課

維帝稱尊維神之靈既型既范函余以形形不虗

鑄有神則凝出皃入帝吐清噏寧昧昧者何乃肆

憑凌創以戈鋋穢以膻腥滛康流漫墜神於氷追

趣銜轡轢神於乗亦有世賢於焉稍懲悉索之茫茫

寄之㝠冥出入無鄉與物相刑同歸於墜愁其明

廷吉人維何吐辭為經神之聽之則莫敢不承吉

人維何履絇載繩采齊肆夏罔竛與竮我儀刑斯

而日競競以宵以夙以祭以徵勿謂無何維神星

星一瞬黔之終天不熒神止無居神行無軿神来

無迎神往無扃伊神所欣翼翼矜矜進墜非遥在

覺與夢故曰從善如登從惡如崩寂兮㝠兮神之



宅清兮靜兮神之庭小子不敏敢敬斯銘

言箴 少時作

古人耻躬君子顧行墻固有耳天亦能聽堂既能

虗谷復能應齒牙之論徒為輔頰之騰非勝善則

心聲惡則身殃善則福永惡則禍長慘于劍戟彌

天播毒芬于芝蘭終古流芳惟口興戎惟口起羞

玉有玷而難磨三復所以感聖金有口而須銘三

緘所以箴周辟户之樞闢之難為闔辟弩之機脫

之難為收譬之風波風波易以動譬之枝葉枝葉

易以稠一言而興喪殊一言而智否判茀星徒舍而去彼蒼為格老羸扶杖而来大號攸渙語期于立不期于驚人令期于行不期于反汗喋喋非長者事宜為漢弃譏譏異黄髮噂因非秦善尚為及晨之鷄毋作能鳴之雁感逸駟之難追而留之于舌念鳴鶴之必和而慎之于室戒彼南箕為播揚之官瞻兹北斗慎喉舌之出鶱之不言言必有中賜也不幸何取多言死者復生生者無愧未言而信信在言前口衆而我寡奚害于括囊悖出而悖



入徒勞于防川寧默默而無揚無嘵嘵而殺身存舌得官竟遭夫轘裂擾梧哆論終召夫坑焚榮華之後必有茅史巫之吉豈其紛彼其桃李之蹊交跡者不少矧伊溫室之樹側耳者多有掩子之盎漿尚虞其露出爾之戶庭庸逃其咎戒失身于不密宜知幾而固守毋令人目為傾城之哲婦毋令人目為覆邦之利口好盡以招人國武子所以見殺未唱而常和鬼駘他所以著稱毋以幕叛毋以臺傾守之如瓶防之如城擬之而言議之而行擬議以成其變化人固有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耶

言

○戲竹言

誰謂汝挺葉齊而俯似爾為孫當勝其祖誰謂爾空有關不通似爾為禪當空其中謂汝傲雪凌寒背執胡鞭之南憚于北發謂汝羸糧餐鳳棲皇胡起之栗輒萎以黄人有恒言責賢者備我令窘汝令汝置對惟內可舍惟負可交請從爾居天保之



苞

○戲作責鏡言

誰謂汝不爽紿右為左亦汝之罔誰謂汝不欺張羸為肥亦汝之疑處暗能明向明反晦豈其用智人覯如烱不覯若盲豈其無情兩相乘則影沉沉不知其幾千萬尋又胡多心謂汝無来不照不適其影從旁窺汝汝亦莫省俯仰隨人面從背違曾無趣操何方之依

喙鳴文集卷十三終

墓誌銘

大學士陳玉壘墓誌銘
贈大司馬楊次村墓誌銘
大司馬趙鰤門墓誌銘代趙師作
少宗伯瞿昆湖墓誌代李師作
少司馬屠竹墟墓誌銘
少司寇張敬齋墓誌銘
按察使李于鱗墓誌銘代殷師作
戶部員外郎劉見台墓誌銘
都督僉事沈坦庵墓誌銘
錦衣衛指揮沈葑庵墓誌銘
武邑知縣鄒龍巖墓誌銘
孝義先生吳公墓誌銘
郝廷符父母墓誌銘
蓬溪知縣賀公墓誌銘



# 彖鳴文集卷十四

四明　沈一貫肩吾　著

## 墓誌銘

### 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贈少保謚文憲玉壘陳公墓誌銘

萬曆甲午余與南充陳公並命入閣公既數月而余從田間来公自以荷特知又父子皆三事益奮報而丙申不臘悲哉　上震悼備卹典祭謚于例二贈少保任子中書舍人謚文憲遣尚寶丞張文徵董營兆儀郎周傳誦護喪歸復諭　元子陳閣老侍若講讀若宜卹其喪　元子恭命遣中官致金幣此故事未有嗣子光謨以黃太史輝狀請誌余自籍金閨則與公客夫何辭公姓陳諱于陛字元忠曰玉壘則所自號蜀南充人先繇閬徙出宋秦公後而可譜者始祖彥良迨元至正間有興祖者為公九世祖興祖生思誠思誠生文質文質生平平生紀紀生衡大理府訓導衡生信歲貢生信生大策大策生太傅文端公以勤是為公父衡信

大篆皆以太傅貴贈光祿大夫少傅無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太傅為檢討時生公于京師時室中有數人皆夢仙樂擁一羽人自天而下幼慧讀書如夙習太傅舉子多殤不甚程公而令以意學公有所綜采綴譔輒如太傅旨而太傅益喜以為真類我也年十七舉辛酉鄉試第四人戊辰舉禮部第三人對策高等於是余始奉公游共讀中秘書人目公為閎覽博物君子試輒冠倫而太傅則引避不閱卷謂童子何知能屈天下士



徐文貞咲曰公何不學祁大夫庚午授編脩尋充世宗實録纂脩官而時太傅已有所不可乞骸歸公扶侍還壬申如京師又充 穆宗實録纂脩官成陞脩撰無何以太夫人憂歸丁丑充日講官已卯敘講讀勞再加俸一等庚辰太傅年七十公謁告詔有司存問太傅而賜公鏹幣乘傳歸大臣七十存問者昔未有 上以相臣特起而又以公在講席非人所敢望焉公集理中者舊任太史公瀚王恭節公廷凡十餘輩為高年會身行酒以歡太傅時謂之蜀耆英也太傅雅愛嘉陵黛玉山構樓而游公集唐人咏江樓句若干首命童子歌以佐觴癸未復召日講趣入京壬午擢洗馬乙酉典順天試已進侍講學士丙戌秋奉太傅諱賜鏹幣給驛而所贈卹太傅甚厚己丑服闋復召日講俄加詹事兼侍讀學士掌院事庚寅疏請立東宮辛卯加禮部右侍郎掌詹事府事壬辰典會試尋改吏部右侍郎又轉左其為侍郎皆兼侍讀學士而又嘗教習庶吉士癸巳滿三品賜鈔錠牢醴廕子入



胄復同諸臣請冊東宮雖未賜俞而出 元子講學有力焉又請 上朝講如異時不報是秋擢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仍掌詹事府事公既世為史習國家之故念人間獨傳里巷書久彌失真請及時脩正史信今而傳後詔允行甲午春感疾乞歸不許夏五月詔簡閣臣吏部擬若而人而不佞濫竽 上憶往歲嘗兩有所推擇令並列名乃命公及不佞皆兼東閣大學士入參機務特簡也以是故 止惡吏部專逐郎七人公逡巡不敢拜再

為請且謝而後拜居無何條六事以聞曰接大臣用人才奬外吏清邊餉儲將材選邊吏略謂 肅皇帝之精明而晩歲吏貪胥夷戎交侵以倦勤也惟 上亟脩朝講召對之典振綱紀決壅蔽召還遷謫可用者用之而賞罰隨焉百鷙之中必有一鶚人情重內輕外行取之典安可獨遺州郡太守治行髙者可入為列卿廵撫寄重可參用內外官惟其賢歲入有限而邊餉增無休簡主餉郎而重其權則虗冒覈將帥國之爪牙宜令卿大夫各舉



所知而更于武舉外別為途以蒐之緣邊吏擇人與地宜者往令益習虜待諸道及開府之次垂萬言皆公素所籌量而節適者也 上嘉納行乙未甘鎮大捷推本閣臣功進太子少保已滿二品進太子太保賜賚有加仍録一胄子是冬 上怒首鐺遷其責于言官落籍二十餘人公與余輩密救者再露章者一而丙申春公偕余又專疏公謂上方以不言罪諸臣乃諸臣各有職或在留都或奉使行郡國多抗直而槩以不言逐天下且謂上實惡言而名為不言斥之也意 上稍觧而竟不得然中外同聲曰直未幾乾清坤寧宮災同寅叩內殿請面不獲各引罷不許然因是多時事之感矣公素強善飲至是絶不進形亦日減冬至從南郊感寒胸中壘魁不能開無幾何遽以困告馳往視之已易簀不及一執手訣也盖公門素嚴內言不出必自謂何遽死而死不及召其同心友即家人未聞有遺言悲哉距生嘉靖乙巳享年五十有二公雅無忤物被容接者温如春風而砥礪操



持凛有雪霜盖余自館時公嘗舉其婦翁言識人多難立朝余敬書紳而公之門自初至今無懐金無游刺家幹短褐無騎奴雖生富貴衣不華錦食不兼味泊然惟墳典是耽詩文則鏗然鸞鳳和爛然金石錚色澤脂腴不似其處居奉享之約也注心經世若往代典制朝家令甲與名碩之所規條攷鏡甚多故創正史之議比參大政以國家為身任故事首揆制斷決不得輒參而余輩故同年同心大破常調公復捷敏益抒發其生平抵掌舊言

余常推而佐之幾一旦為所欲為也顧公在直數
視日逴床走不休疑若拘束云而余言公無能造
睞一吐胸中奇外莫信于人充室歎憤其何能居
竟以此死也本朝相君子取高第者自陳王焦劉
来雖成都之博雅尚不免于口比世尤甚而無不
帖服公誠有以服之士大夫嚨于中外幾二十年
公入而稍輯亦善調劑辛甘燥濕之效易名時僉
言惟勤學好問博聞多能可狀蹟之宋金華彭安
福費鉛山良不忝矣太傅公元配王夫人而公出



于賈夫人王夫人育之舉鄉時尚未知為賈出賈
又不及公之遂而逝以公滿考亦贈一品夫人婦
翁即王恭節都憲内君封安人累贈至一品夫人
繼馮累封如王夫人子二光謨年十二殤側室丘
出光誤太學生側室王出聘王方伯續之女方伯
即恭節子女二皆王夫人出長適嘉興守崔行可
孫諸生麒次適祁州守張應徵子多聞所著有萬
卷樓集若干卷本朝相公獨公家父子太傅患無
侶尚川觀十餘年公有同人且黒頭中道夭先是
彗犯中台占大臣灾主益州嗚呼天意不知何若
銘曰益部山川厥稱玉壘峻發峨眉皎臨錦水惟
太傅公巖業其崇委神降體黄閣清風乆直金華
批經析史感契 聖衷蓋垂二紀晚收其實斯應
簡在惟陟繼尹阿衡者再太傅要說嘗如陝州公
亦貢函于先若謀家無纖葵門有雀網為國樹人
梳蹊不枉龘六為七曰惟三長創義設例畀觀漢
唐兩歲平章中流砥柱為霖苦難御風何易来從
羽瑞去應台殃公則有天民胡所望凡稱世家厥



休同國我知箕尾靡宵不北高山崇丘賜葴在焉
勒頊垂長是文憲阡

楊次村司馬謚恪愍墓誌銘

我庚戌之事無過漢霸上唐渭橋而懲己巳之虎
談色自變當是時司馬不敢下魚符亦量虜深無
乆理善持之我兵四集必走金注不宜與丸同耳
吾于丁司馬尚悲而況楊公楊氏本長沙人 高
皇時諱順者以尺籍隸南京神策衛順生受徙周
府左護衛是為公高祖受子福勝 昭皇時徙隆

慶衛後從彭城衛彭城衛者今七校也以其故家
京師福勝之子春春子志學官至資政大夫刑部
尚書贈太子太保諡康惠推恩福勝春咸贈大司
寇而福勝配周春配王及康惠配王與陳咸夫人
康惠五子長為公名守謙次守約貴州左布政使
次守魯陝西右布政使次守讓長蘆塩運使次守
朴南京左府經歷兄弟並大官以清約聞君子謂
康惠善名諸子公字允亨號次村七歲善屬文器
局凝重嘉靖戊子己丑連捷成進士授屯田主事

改職方歷員外郎郎中練習邊計扈 肅皇南狩
還陞陝西按察副使以備胡羅康惠艱服闋督學
於陝秩滿拜參政未到官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山
西尋改延綏延綏三年選將練兵講武足食益埤
之薄者數倍增置臺堡百數虜不敢牧塞下嘗一
入大舠之壘書褒美庚戌春以副都巡撫保定甫
至保定而虜入通州薄安定門大震公授袂起卒
所部入援方是時 上坐法宮急聞公至大喜就
拜兵部右侍郎兼右副都御史提督中外諸軍事
與希忠鸞協力捍禦希忠者朱成國典營兵鸞則
仇咸寧很鷙陰賊人也以大同帥入援善大言撼
上又詐稱與虜戰時上首功而本兵則丁公汝夔
申儆守備公則薄虜營而陣孫軍後單堅壁以待
其暇虜亦由此不逼居二日漸引去鸞欲自脫死
又脩甘肅怨于公嗾宦官宮女哭 上前言將武
師力而為文官所牽不得奮 上震怒謂守謙名
勤王實擁兵自全遂及丁公皆廷訊坐死即日斬
西市公臨命曰皇天后土知臣心且岳武穆于肅

愍而在未知計誰是 上聖明為邪臣誤時八月
二十六日也都人號之傾市越二年而鸞亦以是
日殛人謂天報太奇云鸞敗時 上既悔未及理
而隆慶改元用都給事辛公自脩御史王公好問
言贈兵部尚書諡恪愍賜祭葬録一子國子生海
内為舒憤云公為人孝友天至居親喪哀事庶母
若毋撫庶弟妹若同生祿不入私橐燕居必莊束
身理家皆有法好施予三黨皆河潤而亢勵潔廉
蕭然如寒畯文章有氣格詩亦悲壯尤好邊畫有

大寧考紫荆考花馬池考兵部集生正德乙丑年四十有六元配王氏贈夫人繼趙呂俱贈宜人三子長汝瀠辛酉舉人高郵州知州娶趙文學女次汝浤卽恩録者判寧波府娶周處士女俱贈安人側室林出公見背時林年二十餘而茹茱勵操撫二子成立為時聞人林之力也季汝泗郡諸生娶貴陽知府林公女側室薛出女一適通政使吳公子都察院檢校繼志呂出孫男三沈一貫曰國家都薊門控虜咽喉亦數中虜囊牽昏黠獨視賄輕



重以傾天下乃虜至首鼠持兩端惟　上是刺安所得兵略而奏之急則嫁禍于衛以苟靡歲偷視息又竊虎以煬其權蓋嵩與鸞皆出此計當是時雖有伍負廉頗李牧之略不能勝太宰嚭郭開之奸駢首就死寧何異云且勤王者戮奮議者貶煬竈者容請劒者誅何以觀天下而又虐新營制以為聲疲入衛之卒益之過更踐更以重其困財力交竭迄今救之不勝貪人敗國有如此尸而司馬足以讋四夷謝九廟乎楊公非命矣　穆皇方龍

潛心寃之比新政遽詔原省而順天長沙祠鄉賢西安延綏祠名宦光昭俎豆可不謂伸焉而闕中人有病之帝所見公方為貴人如王者生為忠臣沒為明神有之矣葬時以一柳車于都門西之原未有銘銘曰有碩楊公世載淑美慶閥承韋德庭趨理起家題柱曲折典撝麾蓋西遊衣冠羽儀爰開幕府爰揔戎重獨控嚴關漢威雷動何圖釁凶犬羊燮吼火照甘泉軍營細柳疾驅入衛若救灼焚不辭焦爛誓益萬分驅羊喫虎臣肉足食彼譖



者何播茲毒螫心雖如丹赤實誰知含識懷靈未有其悲後命渙回深憐頓減義士隕涕貞魂氣闢我敬斯銘觀止何用過丘思人萬禩永存

資政大夫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趙劒門墓誌銘　代趙大洲師作

公諱炳然字子晦先洛陽人宋進士致中知隆慶府兵亂家焉而隆慶府今劒州也故公為劒州人數傳佐憲宗時知西平縣佐生思濟思濟生松是為公父贈如　公官毋鄭氏贈夫人鄭夫人以正德

丁夘十一月夢月而生公年十四補郡諸生二十
一舉鄉試二十五第進士除新喻令均里甲抑豪
横催科責逋皆有法庚子徵監察御史嚾鄭夫人
喪起按宣大時兵興錢穀漫漶不可稽劾罷不法
吏若干人宗室有通虜者發抵重典　上嘉賚銀
帶陞俸一級改按順天以父喪歸起按雲南沅江
酋那鑑為難方伯徐某死之公至則別情罪示威
福剪其外援散其内黨卒得元兇首沐國病無子
公詰之曰即不諱誰當嗣者曰叔朝弼卒之日公



以朝弼聞而沐夫人詭言有子在別室不知公已
審矣癸丑按浙江浙遘倭而直海副使及參將皆
東居寧波西不得顧嘉湖於是奏設嘉興兵備與
海塩參將畫地而守之乙夘遷大理丞少卿尋以
僉都巡撫湖廣大工興取材于楚而楚饑公疏蠲
賑採辦亦集丁繼母王憂服未闋起佐院陞副都
侍郎督撫浙江時倭寇閩公命備溫處比公至賊
亦至盡殪以歸先發故有功也賊在沙埕公約閩
夾攻而失期諸將欲遲之公曰彼得風揚帆去耳

急擊勿失既捷再賜金幣方是時浙人始稍息肩
公乃定兵制為浙東西舟總六步兵營八奇兵隸
標下者二約曰寇至邀之海上受上賞併力于陸
者次之小至水陸兵夾攻大至標兵盡調戎伍益
覈而歲省餉二十餘萬徵科始輕其年陞右都御
史兵部尚書協理京營乙丑總督宣大賜金幣麒
麟服罷其不任者總兵一人參遊十餘人虜犯西
陽河入鎮川及施家衝三戰皆捷秋黃台吉南下
公聞之自陽和一夜馳百八十里至東城虜薄城



下有錦袍金羈者一人来搏戰射殺之虜號而去
衆欲馳之公曰止虜失利當不去也可備居庸明
日我兵抵關而虜果至見有備去其年入為本兵
加太子少保資政大夫公故病胃用事南北益甚
會上新立未敢去乆之益劇乞骸骨歸俄復召掌
南臺命及門而公逝三日矣遣祭起墳贈太子太
保任其子配王氏封夫人子二居敬即任子居仁
殤余觀公在宣大時條十事論兵耗不實京營條
七事如實伍裕儲練技皆至計至論浙八事言督

撫與將師同賞乃有賞功與將師同罰乃有掩罪
故償事則將帥之罰宜厚論功則督撫之賞宜薄
夫公身為督撫而抗是論可不謂忠哉公余同年
也來徵銘余于衆中持營議未決令余益思公銘
曰兵者危事孰圖其全公歷戎行久而愈堅南淨
滇雲東清海壖北懾裘膻狼烽不然衆釐戎符一
本樞權執籌典鑰厥伐懋焉赫喜寵命光于新阡

嘉議大夫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瞿昆湖墓誌代李石麓師作



隆慶三年七月二十一日嘉議大夫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致仕瞿公終于家 上命所司議卹典贈其官謚文懿賜諭祭命有司營葬子汝稷以太常陳君狀來乞誌公諱景淳字師道人稱昆湖先生蘇州常熟人也高祖某以仲子貴封武選郎生欽欽生柳柳生國賢國賢娶秦氏生公公為人恬愉悃愊其貌孱然中洞了絕倫守節無所遜鞠躬君子也十月能誦關雎八歲屬文十歲為諸生甚困嘉靖癸卯無錫華公攬其文于棄篋中異之始舉于鄉則年三十七矣明年試禮闈第一奉
廷對第二名振天下天下嘉華學士知人釋褐為翰林院編脩戊申知 制誥壬子奉命授中人學癸丑滿九載遷侍讀壬戌進侍讀學士總校永樂大典會南京祭酒闕以公為太常卿往乙丑擢南京吏部右侍郎攝禮工二部丁卯 今上以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徵公至揚州病不進乞骸不許會立 皇太子贈大父父如其官贈大母母封配皆淑人又錄纂脩永樂大典勞加俸從二品



戊辰如京師而病益頓疏再入得歸始鄭王上書諫 肅皇詔繫王王其世子公副恭順侯吳某冊之世子拜以金不受餉公公又辭吳亦以公故無所取而 肅皇方怒鄭事陰廉之吳已聞大驚曰徵公且得罪公曰其時心知其不可未慮罪也是時吳越被倭久而嚴相與胡總督善曰胡材辦此顧吳人善毀多言賊勢張賊何遂如吳人言公曰其從新南來見賊公行境上民竄匿不得休又日夜苦徵發冀一日賊退偷視息豈好亂哉假令難

未已上問誰舉任胡者於相公何如嚴相色沮然心寔懟公其在南銓屬吏張某數撓公無何大赦群吏人謂張且罷公不肯曰憎吾私也黜陟公也吾不以私害公公居南未嘗以書抵政府迨從維揚求歸自以不得入言當世務貽余書曰今天下稱平宜專邊塞之計廣招材略令在朝各舉所知雖草野豪傑可羅而致之不然卒有金革之事孰為天子用民生之不安吏不戢也頃汰黜幾盡然治道去太甚錮人盛世非惇大體夫尺有所短寸



有所長隨材畀官誰不可使必求其全位皆可虛書累數百言嗟乎公雖不及秉用亦可睹矣公初以毛詩進在翰林又研精于春秋為文雄渾深美常依于正不雕琢而成尤長于制科國朝二百年推長洲王鏊毘陵唐順之及公而三始沮棄于時心自好不變及遭時妙天下海內學者不敢稍益一字師心不阿與聖冥合甚哉似其為人又善以文知人分考會試者四主南京鄉試武舉會試者各一所羅多名士雖不肖亦厠末行嗟嗟方欲奉餘教從事而玆已矣 銘闕

通議大夫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竹墟屠公洎配淑人陸氏章氏合葬墓誌

余嘗慨古人不可作乃於鄉目兩屠公兩屠公者簡肅依日月之際成貞亮之勳載在國史竹墟公中廢蘊璞自珍即寄游有未知余安能無言公諱大山字國望高祖子真曾祖瑜瑜子濂渭濂累官太子太傅吏部尚書謚襄惠而高曾皆贈如襄惠



官渭生僩是為公父慕庵公父祖皆贈如公總督時官母王贈淑人繼母陳封淑人而加太云公兒時為襄惠所奇十二而喪王母明年陳母來又明年而慕庵公卒即齠年稱孤子顧自負就里師吾伊不絕二十二舉于鄉明年成進士知蜀之合州公至州召問父老盡得所為陽橋狀者次第劃之豪咋舌神公而鄉聚間人人喜屠使君活我也城當瞿唐口水嚙之且壞公手重石以準役夫卒辰至酉匝月而隄成已遷南刑部員外郎郎中出知

吉安府王尚書子亡賴 公廡狀核也剪其翼尚書子用洗行稱儒生王歎曰吾則子而屠君為之父德公不輟已副按察備兵徐州徐有盜負嵎吏亡敢何公親鼓而覆其穴小吏其者甘司空里子也以屬公而賊敗甘望之會有盜剽上供金甘持使者失盜不可以遷官公是以在徐八年已參山東政按察廣東轉山東右轄閩左轄時甌寧李公方祭酒南都有嫌於將樂令也屬公斥之公不懌曰夫吾安能委蛇貴人意也顧薦令越三年以副都



御史巡撫湖廣苗吳氏許氏擁衆起公會蜀師貴師擣其巢平之賜金綺於是李祭酒驟貴入為太宰用將樂令故更重公推工部右侍郎而袁州子為政耽耽也曰何物屠丞吾所為擁甲盾作叅壘峙門行酒胡為者丞不吾識耶嗾御史劾公以故職撫湖南協理征苗而會河北盜李邦珎與其妻馬三兒以妖術起公遣應山令葉震卑鹵其副遂誡邦珎滅之御史胡宗憲賀公曰吾為公上功此足以塞袁州口矣公謝不肯久之乃以兵部右侍郎無右僉都總督湖廣川貴軍務苗有龍阿仔為患全楚騷然公命參將孫賢啖其黨譚細奴者而獲阿仔以歸盡殺龍氏他龍氏又盡殺譚氏苗悉平官細奴為百戶於是時公回翔楚中久矣而李亦再入為太宰復以南兵部右侍郎推袁州子益恚曰李輒入輒推屠若固樹之我固推之會倭薄姑胥急則又以公仍故官提督南都諸軍事夫公業總督矣司馬矣而南又提督也袁州且甘心公何論格哉公指天曰國家不幸有事臣宜死奮益



力夫何而南臺省交劾公逮詔獄且坐死 天子方坐西齋從容與陶仲文語仲文能言楚事此忠計臣不可殺 上感其言手批赦公時漏下四鼓矣公蓋素無慼而冥冥有拯之耶公得歸脩然耕東海上時游酒人曰主上至仁而活臣猶截齒髮侍諸公飲敢忘 上賜優游于遂初堂者二十五年而視柄臣敗又兩受恩詔還冠裳也嗟公經營天下三十餘年骯髒磊磊而不盡其用若此元配陸淑人者大司寇康僖公從孫年二十歸公善

女紅諸姥常傳相駭曰是織女機中物身出甲第而茹淡衣素侍姑疾手湯炳扶掖醇謹乃爾繼配章淑人翁州望族亦以二十歸公能讀孝經內則精女紅旁及家人產廉靜儉恭公督湖南時苗帥冉世蕃求代父行金寶于公家淑人語畯曰而父廉苗安得溷我叱吾訊諸官苗踉蹌而遁此淑人之志也世丈夫顧晝攫宵乞豈不愧哉公生弘治庚申卒萬曆己卯年八十陸淑人歸八年卒于合州為嘉靖乙酉年二十七章淑人卒于某年得年



若干子一即本畯刑部檢校章出娶甯理黃伯康女女五一適別駕毛思聰一適包貳守梧子諸生仲岳陸出一適太保聞莊簡子太學生思治一適舉人金章子太學生鳳翔章出一適范少司馬欽子太學生大冲側室陳出孫男一惟霖娶光祿監事聞繼美女孫女三一適太學士余文敏子廷梓一適柴方伯涞子以鼎一許不佞子泰淵先歲己卯葬公陸淑人于江北原茲以章淑人合沈一貫曰余于屠公晚嘗侍公未談生平公既沒畯始補綴以為譜余君房為狀王元美誌長卿傳倪廣文遺事猶不若公臨終自贊數語語曰斷念斷意混元合炁外緣湯滌內景容闕寂照煌煌無隙可覷天地勿違神鬼盡避禪邪玄邪通性命之故迈造化之初八十年之力盡是矣公生平無疾言遽色門無雜賓室中無長物初庇先人廬燬不能復匱葺東北隅自救出入行瓦礫間狀偷偉嚴肅下顧長髯如神明而里中孺子咸附愛如父母於人無所不退讓而不可得其一言之譽施舍無所吝而



不可得其一牘於有司皭然終身而不自表白陰行善而不言功不嗤呵而使人嚴幾有道至人哉故其自贊若是而人莫之知也嗚呼是人不可作吾安師士未有不植本深而閎建竪者也而今之彪炳翰墨間者皆華葉非其本其稱本者口性命以為高余聞至人之游惟恐人之名之也而逃之深是故無得而名焉是故余之志屠公也異于諸子不于可名之名而于不可名之名雖然屠公而知余之志也不將吐曰是子亦多言哉

南京刑部右侍郎敬齋張公墓誌銘

有封若堂於碩穀山之陽者故南京刑部右侍郎張公也一貫追而志之公諱岳字汝宗别號龍峰世稱敬齋先生家於姚自宋禮部尚書永子萬始高祖廷玉封承德郎兵部武選司主事曾祖時澤中憲大夫潮州府知府祖萊衛經歷父恒封朝議大夫雲南左叅議母蔡恭人同産三公居仲以禮記魁戊午浙江明年舉進士授行人奉使慶藩標百金之贈弗受滿三歲以高等給事禮科巡視庫



藏發乾没之奸進刑科右而暨盛者從 肅皇興國来奄也憑寵没利盜香貲鉅萬以火開公得其實抗劾之時皆危公而 肅皇神聖杖其黨九人暨雖舊恩猶杖六十戍南京中人靡不目公者公又上六事曰議宗禄訪真材止開納覈部差遏奸宄辨誠偽所謂辨誠偽者為時宰華亭公方講學而巧宦者徑焉故斥於是大司馬楊公杜門埽軌辯 上勿問已轉工科左清節慎庫摘都水郎奸事又上書言館選宜每科一舉冊封秦藩秦王稚莊公之議宗禄也有加禮公謝如慶藩将復命京師而忌者畏公口遂叅議雲南公便歸為二尊人壽之雲南雲南産黄白金吏倚上供為奸公首斥其樣銀而按其不法勒石為例大理僧有釣淫者至中分民室公發屋闕地得而寘之法苗鳳繼祖負險自固官軍不能克購之傑首自歸而将士掩為功公不可夷懲其信久之副使江西飭兵于九江九江猾吏又多盜公至則胥與盜通也悉漉之行部至安慶見士有饑者勞之曰吾欲用若命而



不支若是不虞脱巾乎為之調食而簡銳然後下令創鷹船廣偵伺計掩覆自富池下陽磯商旅夜行尋奉勅督上江漕廠禁補造議料價嚴程限均派編漕務為清番盜李天爵者剽淮藩象世之珍揺星子戕尉令公語楊守備曰是可覆而取也扼諸湖而陸設覆以待擒之 上詔紀録且弁以饒康諸道攝焉所得廩餼多封還庫藏有張氏無名錢百千緡安慶指揮張志學雠其守查志隆以兵圍之急公曰需事之賊也我急往而徐圖之易若

成師以出是一其貳也挺而馳乘城矣公詰之故
且告之撫衆始稍引去其不下者紿之饗因擒與
出及衢而騁逆黨知敗始鳥獸遁巷皆柴無可之
悉縛　上賜白金文綺已叅政廣西故人德公者
以三千金邀諸途公卻之宦粵者倚辨經紀因而
齮齕人守令弗敢問公按如法俄罹父憂再補廣
西改河南而有喬際時之亂際時劇盜以白蓮教
部衆將襲宛公先期警衆往潰之撫臺欲當盜族
公力爭所全活千餘人論功擢太僕少卿改大理



左少卿旋遷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時長星見
尾箕而金陵諸僚謀止江陵相勿奔喪公謂啓祭
酒曰楚少年固狂也老大者亦復爾邪乃郤奏弗
署而獨上疏謂臣子于君父等耳元輔受國恩誠
重而父死不喪謂天倫何臣謂奪情為權奔喪為
經宜兩全勿偏廢不報而一時諫奪情者盡重譴
南御史朱某抹之削籍公餞之江初南中操院湫
甚公捐帑拓之而江陵黨因引以詆公遂鐫一官
外補歲己卯仲子集義舉于鄉江陵忌彌甚欲錮

公而其黨與公先後為操江者遂托鍰事傾公至
閒住矣江陵亡人始交薦公叅議四川俄為太僕
少卿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南贛虔南軍興素
饒懸千金以待有功而後官鄙常沒為私公盡裁
弗染又覈掊尅之臣慕銷兵名而不知變疏言之
上皆嘉納地多火又患虎公創玄帝祠以塡火而
躬祀以禳虎有減火渡虎之謠王文成之塡虔也
刱精舍時屬士民飲射讀法其中公踵行之俗亦
隨化甲申以左僉回院首陳明良交儆之謨又條



政要四事乞録忠言銷冤憤於是張大司馬去官
而劉光禄臺録子言官生色已進左副都而經始
壽宮言者欲改卜引公為重公因發憤直陳多忿
激譏刺之言於是有南京刑部右侍郎之命公不
往幡然歸里中歸則與諸先達巾車棹舟為汗漫
游奬予善人及群從之好學者不復問世事矣公
為人孝友天至嘗婉娛太恭人太恭人安之家有
遺田若干畝悉畀昆弟與人交無少長皆顯禮袍
布鞵單或規之置田產為子孫計公笑曰幸有田

一百畝足矣所著有性善解太極通書等釋周易
辯疑行于時旁及天文地形相卜琴奕之屬多踰
人者歿于萬曆戊子壽五十六配王氏累封恭人
生四子長體仁娶周氏繼胡氏次集義丙戌進士
三為華亭丹徒常熟令皆以才調娶胡氏行太僕
卿維新女次約禮辛卯舉人娶管氏次近智庠生
娶周氏一女嫁中舍呂公釆子庠生悅六孫夢龍
夢麟集義出夢松夢獬夢桂約禮出 祖廉祖直近
智出夢麟聘丁氏春元履泰女餘未室一女孫壽



體仁出未字公所際三相公有辯矣而公皆齟齬
吾何以名公哉余讀史至唐子方呂獻可世推其
直讜彈金陵當矣何乃及文歐兩公豈親見兩公
尚有所不滿抑賢人得它山之錯益賢邪余謂名
諫臺與賢宰執不必悉比同無是非以水濟水誰
其食之且敢言之士遇事輒不忍忍即不敢此汲
長孺所以得戇稱也嗚呼是公其中皎皎無私真
足多者安得起於九原銘曰世人皆汶汶沒于利
而公獨不以利淫世人皆踆踆屈于勢而公獨不
以勢侵嬌英稜披革輦駕風雲之上而恥與俗尋
是山川之特造化之隽古也非今使公載者載考
載順載葆元氣其斟晷短業韜夜沉沉我銘其聊
懷夙欽

嘉議大夫河南按察司按察使李于鱗墓誌
銘代殷棠川師作

余歲已已誌于鱗大人墓才一歲爾復誌于鱗悲
夫夫于鱗豈不隆隆乎勝流耶即千載我知其猶
今也于鱗李氏攀龍名父贈中憲大夫知府寶寶



父端端父禎禎之先長清人家歷城自清始端以
貲雄于鄉鄉人至今有伏臘祠而父寶為德懿王
典膳娶于郭生二子繼室以張生于鱗及二弟其
父卒時孟母張年二十七爾茹荼以活諸孤至壽
考封太恭人語具余前誌中于鱗初太恭人夢日
入懷而生九歲而孤又九歲為郡諸生庠焉當是
時則所剌非時師訓故語人相與號狂生生自謂
非狂矣庚子鄉薦第二人甲辰進士第乙巳疾告
丙午還京師典順天鄉試簡拔多雋髦丁未授刑

部主事三年陞員外郎明年遷郎中其為刑部有
邊將觸法不至死當是時分宜公子粥其獄不售
必寘之辟竟不能奪之于鱗其後邊將果大著勲
伐矣癸丑出守順德順德無留獄部使者至才一
日讞罷使者嘆曰太守安得不冤若此比三年有
十數最書擢陝西按察司提學副使所風士又多
于鱗為人素羸不習西土西土裂後時時動搖不
已心悸又念太恭人思歸矣會中丞某以牒來責
文遂敖然發怒曰余而胥史耶而簡易若是遂乞



骸骨故事外吏無病告告即罷不敘時銓部才公
取特旨于告病已且復敘以異日何仲默例例于
鱗異數也歸搆一樓于華不注鮑山之間曰白雪
樓于鱗為人高亢有合己者引對昏旦不問不合
輒戒門絕造請數四終不一見之亦不自駕請謝
其樓居獨所與為總角交者余及許長史殿卿四
海交則王元美徐子與吳明卿數子往来觴咏其
間凡十年所今天子用言者起浙江副使二年遷
參政入賀過家覲省太恭人尋按察河南載太恭

人俱越四月而太恭人卒于鱗哭不勝六月行澍
雨中持喪歸初于鱗自關中歸屢遘奇疾不死至
是人憂其死孝亦不死小祥漸平無何再日病而
死歲庚午八月二十日也年五十有七所著有白
雪樓集他詩尚若干首未出或問殷子曰王子曰
律至仲默而暢獻吉而大于鱗而高要之有化境
在古惟子美今或于鱗雖于鱗亦自謂擬議以成
其變化矣于鱗信才意不至所稱乎殷子曰夫親
見楊子雲者肯信桓譚之論哉余嘗謂于鱗雄渾



逕迅掉鞅于詩壇雖曰擬議盖傳會龐襍若獻吉
輩者乃能不為獻吉輩者然于鱗方且痛人詆其
文辭相矜不達于政游刃引割所至弦歌亦治操
槩凜潔耻為色澤稱其為文于鱗有以死哉于鱗
妻徐氏封恭人有二妾蔡氏盧氏所生三男一女
駒娶曹氏女繼娶應州知州馬應奎女采殤馴所
聘即許長史殿卿邦才其名女適永清艾訓導之
子芹獨馴盧出他皆恭人出駒有三子二女鴻仁
聘進士于其女鴻儀鴻儒俱未聘女一許舉人王

見賓之子衡一後公七日而生嫁艾氏者有外孫
曰維高駒卜其月其日葬公于其山請敫鄉状来
乞銘駒也亦才竟其所之可使千里無契需銘曰
爾祖有言死而不亡豈于鮮與吾生有涯知也無
涯豁而為書剷削巧利滌濯滓垢追趨古初大者
天行雲盤星廻小者綺疏績舊彌新忽入倏出霍
然霧除赫赫厲聲施于當世海内寡如豈惟文章
以緣吏事罔試弗理入掌庶獄出典大邦柄文持
紀書獄獄平治人人安風士士起鴻飛冥冥羅者

不忘思儀其羽曷篤其生曷畱其成不遐錫祉壁
傳士林鋭委斯蔵永憑其里

户部雲南司員外劉見台墓誌銘

令天下所尊者進士科不可以地得自海内稱望
族厚訾藉者乃用他途進索父子伯仲趾相錯于
賢書者或數十城無有於蜀内江劉氏乃多顯近
事諱望之者歷大理卿累階正議大夫資治尹其
二子翮亞中大夫吾浙江叅政持憲視海翮奉政
大夫户部員外郎令正議老亞中獨慭而奉政夭
造物忌全耶亞中謂余余仲君同年友可無銘哉
奉政者字仲翰翮其名正議為杭州理始也以嘉
請九年三月朔張淋人誕于署中九歳屬文明年
補邑弟子名輒與兄齊戊午舉鄉試第二人人曰
劉生實第一御史治他經後之耳又十載而第戊
辰亞中後之發先之至君成進士則亞中為御史
行畿以北郡縣而君得滑令與亞中埶燭而論理
毋畢一事輒手籍旦而溢緘滕其潭思如此之縣
輒有聲右文左律恵民戚吏邑多權貴人相戒以

為劉侯法不可嘗毋憚歛手盜發跡捕則竄籍於
獲嘉伍中為獲嘉隷河南滑不得問也君度可下
者下之不可下輒以他事弋之莫能脫部使者劾
君狀凡七八曹稱三輔第一而當路有所惡發怒
于君竟貳撫州父老道呼曰安得我公而以撫州
去也哭祖百里鐫其事于石其往撫州會守與令
皆闕左右綬而治日出而入郡堂柄庶紀日中視
邑事延問疾苦議興罷日入而脩丞業民歌之曰
令而令守而守撫州父金谿毋而又檄監他郡縣

寄道里為治人爭質成最君者章又五上于是時哭子者三一男子名承祥年十三兩女子皆免齔而一歲夭所字靡遺矣慘慘傷神主爵以君滿秩階奉政大夫俄被徵為户曹郎不拜請告以西至萬縣與周宜人訣曰以腹子累矣又曰故里在望膝下為遥吾不獲從而蜡也命矣遂卒越七日而周宜人免身子也名之曰承元奉為喪主與養子其輿而歸春秋四十周宜人資縣人光禄卿寃之女有長女嫁諸生鄧應鰲同邑憲使林喬之子亞



中為余泣也嘗偕之塔洞灘幾覆舟而仲不恐予為五清祖請謚屬之草奏不再削而成大人分諸子財予寓書仲以故業業諸季也報曰甚善畏大人不以宦游貧而與諸父分世貲事在耳目今吾仲八年于外而無二畆田妻子庇舊廬吾仲素豪比仕折節治官吾以為遠顧不遠悲夫銘曰劉於蜀中山駒龍種千載猶權奇當轅揀轂世所推脩能促景捎道搞七日来復天可知無憤枉魄昌其遺

戚畹驃騎將軍都督僉事沈坦庵墓誌銘

自一貫舉進士鄉先生官京師者醵而觴之知有戚畹公居京師十有三年歲時必相造生習其人死而銘其幽公字于道至其名號坦菴父九鼎錦衣衛指揮僉事贈驃騎將軍都督僉事祖彥曄贈如九鼎官曾祖宗南京欽天監冬官正高祖壽之當國初時為陰陽正術世浙之歸安人歸安古吳興沈之望也自冬官始家金陵然常往來苕閭雒戚畹公猶生歸安公之貴以父父之貴以皇貴妃



皇貴妃者公女兄也　肅皇帝八年前星未曜選良家子貴妃入大見寵詔九鼎為錦衣衛指揮僉事賜甲第無何九鼎卒長子至龍於是公生十四年又三年擢指揮使又四年為今官封毋顏太夫人太夫人持家嚴動以矜侈為戒公出入稟而行與季坐愛課以詩書躬騎射躍馬為驅曰　天子好文吾家憑藉寵靈持梁刺　肥遭也有如一旦誅匈奴誼當先騎縱彼絕大漠斬獲旗鼓者非肺附人也坐是以盡力與武科歷署指揮僉事管錦

衣衛南鎮撫司事兄弟並列禁近　肅皇帝𡸁祀
事　郊廟陵寢必遣公戚里莫敢望素無病迺五
月十日小苦遏鬲一日卒享年六十而在朝列者
四十六年夫人掌錦衣衛事後軍都督府左都督
陳公寅女早世無子更娶錦衣衛都指揮胡公思
女三子承謨承憲承烈卒之日季君發篋中惟賜
物無以具稱亦足以見公矣時皇貴妃尚無恙令
皇帝篤念懿親賜葬西直門外香山鄉祔其先公
祭三壇銘曰金鵝鳴沈氏興千有餘年苕水清有



婉一人歸紫庭外家抑抑寵若驚無人騎射皇遂
平為君擊見諸明靈遣車一乘禮不盈天子念故
祠幽城白日不啟藏斯銘

錦衣衛管南鎮撫司事指揮僉事沈對菴墓誌銘

萬曆乙酉春葬對菴沈公于香山鄉初公之葬其
兄坦菴也予銘焉而公之葬祔公名坐字于堂先
吳興人高祖壽之曾祖宗祖彥曄世掌天官居南
都父九鼎娶于顏而生女為　肅皇帝貴妃九鼎
為錦衣衛指揮僉事賜宅長安卒長子至龍終驃
騎將軍都督僉事則所謂坦菴者公其仲而後于
伯父杰慷慨喜騎射頎一當行間為　天子北擊
胡凡太公穰苴兵法及古候家言皆涉獵焉弱冠
游武學舉鄉試而上司馬門者三不第戊午東方
益急詔發良家子公出私財募蒼頭赴薊門王中
丞九月戰界嶺口斬首一級授鎮撫十月大捷于
清河載露布詰關賜鈔幣進試百户明年虜入潘
家口射斃一人實授百户世襲朱太保領錦衣衛



舉為西司房理刑領緹騎君察長安持大體無縱
爪牙三載進副千户公雖左鞭弭右櫜鞬而篋中
皆圖書比隆慶戊辰第會試出蘭谿徐公魯源門
魯源當世名士故士大夫亦以此名公進署指揮
僉事掌鑾駕庫又二年管南鎮撫司事故事鎮撫
諸衛尉謁大司馬與錦衣帥禮均時大司馬由薊
鎮入稍詘諸衛尉諸衛尉心忿之不敢言而獨公
言卒免官庚辰哭其伯氏明年皇貴妃薨又哭之
曰坐七歲而孤成我者兄也幸肺附典旅被榮寵

者皇貴妃也今皆已矣吾何以堪欝欝成疾至甲
申嘉平之朔卒壽五十七夫人廣寧伯劉公泰女
先卒子二長承宗當襲常從公滿家口有斬馘功
娶定國勳衛徐延績女次承官娶錦衣衛管衛事
都指揮周京女孫男一子中孫女三未字狀國子
博士陳君泰來所為稱其感槩亢直似烈士約已
折節似儒力戰顯功名至捐其家貲晚竊志以没
無長物居處服御不類它戚里終不以外家望優
異至扼腕王中丞常泣下義士哉余嘗感范蔚宗



之言人用則為虎不用則為鼠以衛霍肅力之日
竇憲思鳴之時而念空朔庭奔稽落本末何遼絕
然卒之為漢虎臣抗旌絕域用不用之效也借公
而遇合　肅皇寧可知而竟以衛尉終也雖然惘
惘行義蹈繩持式增光皇貴妃之世則衛霍遜之
何竇之云銘曰援旗擐甲與乘堅策肥孰難而公
不憚頌古者歌北山今頗為　天子死邊吾是以
知聖明之材雄而戚里亦多賢也嗚呼來者觀斯
阡

## 武邑知縣封奉政大夫祠祭郎中鄒龍巖墓誌銘

夫士惟無志志立則朝受事而夕拜其賜需時先
後哉余觀餘姚鄒先生可誌矣先生諱名字仁甫
自為諸生有大志藝精出人上嘗試為八邑首而
久不遂晚以貢入則其子學柱為儀制主事矣會
天子推恩先生當封而不肯受曰吾亦有志也遽
以子官聞我哉乃謁選得武邑尹既之官三月上
疏損其社疏略曰武邑民幾五萬口而地止四千



頃地少而鹵民多而貧乃有二十五社夫社多則
賦多而不能給臣按比縣東彊地三於武邑南宮
兩之新河溢四之一皆肥饒而社不滿二十五卒
四百頃一社耳今武邑社不能十頃少或五六頃
以五六頃地而供一社之費不疲何往請比慶都
南樂例損武邑為十六社稅畝不減而少弛幣餘
之賦民其有瘳焉疏奏戶部言　上許之又減其
巨戶四之一其說曰縣故巨戶四百為三等取盈
於上則民實不中訾繭絲盡於下矣今酌經費可

減為九十户户無上上上中自上下差降之三年而更率三年役一年民又稱大便先生既為武邑議興革問父老尚有苦乎吾為父老除之父老苦驛傳先生省其賦計騶僧以佐費而官顧役以充父老又苦盜先生申保甲十條有大盜逸界中輒得之監司下其法於諸邑其他簿正諸冗費尤多蓋在邑歲餘而省金二千皆著為經制云一日又問父老尚有苦乎皆對曰無有先生為一笑既而歎曰吾素羸疾自為令臂月減一分所以忍不去



為父老也父老幸無苦無苦我矣即請致仕而上官持不許會朝闕下遂上書解綬歸就儀部封已加封奉政大夫祠祭郎逍遥林壑之間甘糲煖布顧獨不廢勤也貴官人非禮不見邑以鄉飲賓之不得已一往已則廉訓學社以廉蓋直方君子云士若此復何慚於聖人之門哉鄒氏宋寶文待制忠公浩後世居樣山宋季有諱森者始徙于邑之鄒家巷五世而生彝彝生相相生瑞善說詩以儒士十應鄉舉不第娶蔡襄陽欽之女生彦彦亦治詩娶于朱是生先生朱夫人娩先生彌月卒先生長于繼毋符自正德丙子距萬曆戊子享年七十有三配丁宜人縣學生丁公介女子二文柱府學生娶金文學玄女學柱戊辰進士雲南按察使娶陳公如賢女封宜人銘曰士固有志靡靡者唉誠服于治一割必奇孰即清途不黜世資誰其食肉閔此惄饑矯矯鄒先赴其素期慮周民瘼朽骨生肌介直以勞為吏人師稍試輒收固未易知昌其胤君誨之不淄我懷伊人如璋如圭雖其瘞之江



山暉暉

## 晉江孝義先生吳公墓誌銘

孝義先生者何吳子龍徵父也吳子守侍御三年制當官其親而不官者何未成考也曷而未成考吳子有東之役制當詣闕滿而病告未克也吳子將宅其父而求名不得戚之矣雖然何憾先生既以孝義顯奚必侍御然後榮況侍御公所有哉余從民望私謚曰孝義先生而銘之公諱喬栢字子秀別號守素其先蘭陵古錫梅里人有彦博者至

元中為泉州路照磨因家焉派為六宗公晉江倉邊派也高祖遜洪武間鄉進士遜生禧明官九江湖泊所是生榮壽公思孔榮壽生毅齋公海是為公父兩娶有六子喬椿喬松喬檜及公皆林出喬櫞喬柟繼方出毅齋公以倉邊煑海縣重改占邑中髙皆為魚塩祭酒生公十九年而歿伯偃蹇公偶逾時乃娶黄孺人公倡倡謹事諸伯俛而檝拘朝籌飱而夕量饔念兩大人未就土而伯氏逋貧病曰是在我乃盡黄孺人裝買城東高敞地身負



土先傭作夜則馳歸鑄斤钃求稌穱為旦日計逾三月而就将穸伯氏尸虞酹酒而已又自作倚居于塋之右十觧火然後歸人指點石纍纍山嶁者為孝子碟亡何喪方孺人不煩諸季謂季無以資也公詎温厚于伯季我獨天性摯于人倫無二心孺慕奮前力以義涌恔恔為有財矣兩伯及兩季皆無樹類獨仲檜舉一子曰榮徵芸繼母年十一逸去猶之乎煢煢耳突盡如掃沁沁視公缾中粟至于伏蜡軷俎及里甲輸攢而倚公公有卒而辦

者有期而貫以共者總之不頼昆弟即里人不知毅齋公有子而六又怪公不能作黄金而徒手豪也伯椿年八十在牀公亦逾艾矣猶躬煬竈具漿酏松中夭檜死于酒二季皆先公歿公所為生死事悉無憾榮徵既逸公跡知在始興有子晋亂晋肇俱補弟子員大喜日夜圖其歸曰余夢寐睇子自始興来也櫞有女二公咸皃遣之乃尤异者伯病肺公亦病肺伯痟公亦痟伯瘖公亦瘖伯瘷公亦霍然人駴而為之語曰天性相屬眎吳叔即二



三同氣靡不心德公至祝後身出腹中也鄉里嘗望盧質成公根本分明之各意得觧去吳叔一言立辨令季路不死可不謂情信移人之亟哉嘗過錦亭獲遺金稱病邸中也有譁呼徍徍然来者曰余售田二百鏹而蘄免余病姪楷也天棄予哉公笑曰子免吾病者也舉囊擲之人謝以半公曰是不使余與若子獨半瘉哉棹頭而去之辛壬間倭大訌泉人乘城闉奔者流為餓莩公負郛而聞啼輒縋槖下食之寧身乞隣以充曰家不炊猶安居

也孰與是恢者哉二事具旌善扁中夫公起落落窮巷為生難而廉取豐施較然立大節非性好之安能浮矯為也其後閭師序長言之監司郡大夫賓之以酒孫直指署其行于郡若縣之旌善亭曰齒聞純孝晚篤友于蓋實錄云泉之旌善自國初逮公再耳而勞中丞沈直指表以棹楔總先朝朱則文等合十五人顏其額曰孝義樹之南街副在膠庠以徵後之脩乘者焉公三十九始舉侍御又十年舉次君晚矣然不以愛弛教夕試誦通喔嘎



與夏楚錯施旦令就外必求名師友苦節力耒之一日從所親北游燕負數篋以歸詑人曰贏無算矣人意吳叔居奇貨發滕則百家言皆笑吳叔老而悖生匱一錢而望其子以枯竹起公不答舉篋授侍御曰兒為乃公觧嘲迨癸酉侍御舉于鄉侍御雖遂而公程督猶嚴然蹴公車則無幾微色謂進止固有時耳居常誦李仕譙之言曰陰德猶耳鳴已獨知之人無知吾生平為德非望報愧自知耳使爾異時服官無怍斯稱指義哉自是釋家政而日從十餘公結社稱洞外田更倒尊罍計陰晴以為樂比病革以二篋授火中曰此吾家所有可勿留也蓋折劵云又手其憤示諸子是若輩冠我也若輩無負此時庚辰八月晦年七十三侍御以公歿之三年成進士讀祕書為今官龍徵名次麟徵郡庠生女二長適陳敦遠次適楊日焜俱前歿皆公經紀其家龍徵娶曹鈺女生三子五女麟徵娶陳珂女生一子三女墓在清源山負艮揖坤以萬曆庚寅十一月十七日葬初癸未余得吳子于



委巷中吳子負奇氣而視其人峈峈禀于道義則公之教行也公不死矣銘曰嗚呼有吳延陵崿犖金贈披裘國捐敝屣既銘杏壇乃蟠梅里有遷来閩復其德矩維孝義生身涼行俁莫父與母孑而封樹有伯與季歸馬楮柱褐玉自貴羸經自喜金屑為病予胡給眡巽短足伏咮戢足响匱財之慈厥慈莫圉囹欺暗漏爰馨戴履布衣棹楔貌名後紀孝弟神明仁人世滑余非尼父載銘吳砥

郝廷符父母墓誌銘

郝國章廷符有其曾祖祖父三世之葬在都門南嘉靖間城為郛而葬入其中於是廷符奉其母之喪自梁來不敢入國門以與父合改卜地得東去十八里曰通州安德鄉之原者將以十一月廿四日合方廷符舉萬曆二年進士也一貫實任之熟其世廷符父咸之沒于癸亥久矣而京師人至今求咸之蓋咸之世受醫續斷骨北人遂與馬傷則求咸之故廷符雖舉進士而旌其居猶曰咸之比不死也咸之脊士行十四而喪其父如成人母常



病人謂疾善染少自愛君謂即染死不失為子即不染幸不死不可以為人竟百餘日不去亦不染死母甦惟君與婦兩人侍母曰吾嘗謂此兒弱兒不弱哉其為醫善以術輔仁有闘者死還執其人去君診死者可活也邏好功吏恐君君正言曰活一人得兩人之命汝不欲哉卒活其人又一少年舞刀刺人腸流出于地君徐而納之加善藥踰月而兩少年來謝曰我輩公子也君有上醫之心故名流于遠太孺人者郭姓天津人父郭公聚以郝

君才而女之自為婦輒代其姑稱孝敏姑有女嫁劉鵰而甚憐太孺人每進食必羸虛槖于旁姑所嗜則饋焉太孺人少小姑數歲為嫂終身不敢與小姑齒廷符屢不試母必慰之其試也母更憂之懼廷符嫉惡甚不可以為牧迺廷符一為吳再為封丘而皆以善聞太孺人可無懼矣郝氏本太原郝鄉人學士經仕于元自潞安從北平諱思信者有寵于　成祖賜名普常是為太醫正骨科始普常生瑄及琳瑄　英廟時以醫至錦衣百戶琳至



院判院判生御醫榮御醫生儒儒娶陳氏有三子鋭鑑鉞鉞則咸之也弘治戊午生享年六十有六廷符遂時君已卒而又四年贈今官又三年為萬曆九年而太孺人卒距生戊辰得年七十有四廷符惟一弟早死一女弟適李仁以是年死而太孺人甚念女故不起廷符娶錦衣楊寯女封孺人子曰瀧京女一許嫁進士浦卿子未許嫁者二人銘曰燕之有郝原本學士黼黻旃毳蔚彼國史韞櫝奇咳袁延代祉潄滌橋引補天刓理攣攣贈君

服此善技不寧惟德亦淋其裏貽厥燕翼休徵世
美于歸大陸隱轔𧯬崛奮榮蹟祥方滋未已

蓬溪縣知縣累贈奉直大夫都水員外郎賀
公墓誌銘

楚賀君幼殊為都水郎時屢臨不肖使其二子問
業二子恂恂疏布所師余鄉人言賀之庭訓也賀
君謂其子吾為汝伏謁太史公製一縉退必箴之
毋揚揚壞我家法夫賀君世家二子綺歲而歷歷
若此昔劉玭不以肉食食其子賀君似之余每誦



以誡余子云既賀君仕至臬使從滇南訊余曰先
子葬二十有四年而未有珉請屬子公諱表字君
立其先趙宋王孫也家湘潭入元有八十七郎者
贅賀季家遂冒姓至應紳徙湘鄉又至奉直大夫
濬入國朝濬生從政知鶴慶府沒而祀鄉賢名宦
而祠濬以其貴稱奉直云鶴慶生引禮官元嘗為
掾去之稱隱君隱君娶張氏生公十七而補弟子
員督學楊使君文卿余鄞人也於長沙獨才公與
益陽夏寶夏上第而公亦舉甲午時湘鄉之士希
遂者公得舉傾市觀之以為旌復固春官癸丑及
長君計偕復北而謁銓得蓬溪蓬川之瘠邑也又
旱賦不可辦而使者旁午相持公謂古者用一綬
二令不能竭澤而漁寧以身殺罪於是民樂有父
毋而忘其歲越二載竟以事忤直指左遷觸炎犯
潦而東歸痢作卒于長沙年五十有四其冬葬縣
北萬歲冲又十四年而長君貳汀州考贈奉政大
夫又二年為都水員外郎會　上登極贈今官公
故饒于產直芥視之而不厭麤糲削迹城市督耕



課子弟發憤六籍父性嚴將承竭其力而二弟曰
衣曰襄並資之游國子盖孝友天性云湘水出珍
漣山稱漣川居士娶湘潭羅秉章女生長君更娶
同邑卜經歷女生次君季君長君即幼殊娶譚氏
更娶宋氏次君幼學廩生娶葉氏更娶蕭氏季君
幼鳴聽選官娶喻氏女一適萬年知縣龍應河孫
六讜娶王氏敬娶尹氏俱庠生詣娶肖氏儀娉林
氏詳聘龍氏慶保幼未聘孫女四銘曰天水濬潢
衷為庶姓姓復不守婚媾為命宜有令聞奮揚前

烈嗟此蓮溪不忝貽厥一吏凋邑捐循疲氓均歌
其利或害其能雖不究施尚有来嗣煌煌繼承聲
稱鼎熾誰謂木拱英靈在今雕鏤形似以慰予心

墓誌銘

張明成父贈公來齋墓誌銘
張明成母陳太淑人墓誌銘
鄭邦章大父墓誌銘
寧波知府程公墓誌銘
崔御史母劉氏墓誌銘
范處士暨配張氏合葬墓誌銘
表體文墓誌銘



高誠初墓誌銘
管世臣父贈給事中管公墓誌銘
處士梁雪松暨配合葬墓誌銘
贈鄞縣知縣華公暨配墓誌銘
工部主事李遵菴墓誌銘
兗州知府朱寧江暨配合葬墓誌銘
李子靜御史墓誌銘
貴陽知府龍泰渠暨配墓誌銘
江西僉事徐子器墓誌銘
吉安知府三岡葉公墓誌銘
通許令錢君墓誌銘
明故江涪陵公墓誌銘

## 喙鳴文集卷十五

四明　沈一貫肩吾　著

### 墓誌銘

#### 張明戍父大官丞贈翰林院編修來𪷢墓誌銘

南昌之張以醫燦大燦精其術又仁殁而顯靈于鄉至今鄉人祀神聖張先生云子昇世之遇貧人藥不請而給常陰施錢病簀下種德如此其先汴人也勝國時有宜春令景福徙南昌至昇五世矣



昇生瑞瑞生元春弘治壬戌進士梧州郡守內子江夫人生三子而來𪷢則尤氏母出名賀字懋脩少而愛江夫人晚多病尤氏母攝食指繁三兄皆長兄也而梧州嚴母譙讓則母子跪謝𪷢而後即安嚴事諸兄躬菲薄未嘗以愛私自童子稱孝弟矣補弟子員為太學生五舉不第拜大官丞旬日致仕歸或曰何亟也公曰大官之養遥不逮親孰與城南二頃田時梧州及江夫人皆前卒獨尤氏母存娟娟恩之故執喪甚哀忌日為小兒啼春秋上冢風雨必躬舉事必曰禮何如世俗不足法公為人魁容易衷善名理雖褎足世塗然四方饋常在戶而公遇之貴顯與村毗等處往實歸受弟之業不為程曰吾安能牛馬驅子有少年齮齕公避之謹此人後罹禍幸其敗者跡事至公公終不言初梧州不究伯氏揭里先生布衣而談當世嘗與公上下議論若家事然立諸子而聽之公又日取邸報潤色以耳目起嘉靖癸卯迄辛酉以授諸子及公後十年而子位為太史脩　兩皇帝紀多采



父書云公生癸酉距辛酉五月病所居夜浮動有光柱後聲劃然蓋異人也享年四十有九贈翰林院編脩配孺人陳子三位其長次佩次化皆諸生女二一嫁諸生葉懋一嫁知州趙來亨孫男大紐大緯大圭大辰孫女六墓在鄧家埠鳳皇山之原一貫與位及來亨同舉進士為之銘銘曰世言老子以閱世久實不然道生天地吹累萬物蓋大旃邀矣貞人隱鱗歛彩守我玄得全全昌昌其世亂視此阡

張明成母陳太淑人墓誌銘

豫章張明成母陳太淑人卒緘鄧太史狀百舍重趼来徵銘初一貫與明成同舉戊辰輒不知氣味投也已在秘館共居食者三年守史局直講幃一動靜必俱洞心達腸吾兩人膠漆也於太淑人為通家子聞其家政勅勅善題目人無所失不入品戒其子弗得游一貫居恒自嚴患明成與其太淑人吐也迺離索久矣而明成来屬豈尚齒於賢子母邪不然明成安能以不肖人語殉母哉太淑人



名家女祖方伯陳公奎父工部郎冠皆祀學宮而母張則學士東白公女也年十八歸贈侍郎来齋公為南洲太守少子婦嫡姑江淑人而贈公所生為尤淑人太淑人居兩姑間具得其歡心江淑人之喪昆弟析産久矣太淑人曰予生事之未敢有異也忍以死異哉盡出所有佐費尤淑人春秋高扶左扶右不去側疾則以身禱喪葢虔故尤淑人祝天願報新婦如古崔氏母贈公兄弟友甚而太淑人在姊姒間亦過自婉巽析産時田取其磽者

屋取其陋者器物取其苦窳減獲取其擁腫者贈公知太淑人願之也贈公好施然不喜治生至假屋以居而太淑人從內持之不乏纔年三十曰吾舉子女矣輒以莊見日相與掃地焚香誦內典策發諸子贈公以慈而太淑人更嚴其相佐如此其後從明成在京師日有訓辭明成每直講輒迎門問所講云何於　天子有裨萬分不江陵之起復也明成忤焉出為南司業竟不免而太淑人以為榮壬午明成起佐徐州轉符璽丞頃之為祭酒太



淑人駭勉勿替乙酉擢詹事領翰林再直講筵又以少宗伯兼侍讀學士為吉士師輯會典成給父祖誥命食二品俸人謂明成且大用而太淑人則以盛滿為憂督之歸歸之明年再召起太淑人又不許明成之進退皭然為世所重固其性哉亦太淑人安之也江以右士大夫講於大節太淑人高明練於內外家之訓遂以明成顯不愧范滂蘇軾母太淑之素動必由禮閫以外不茍跕所御中衣必躬浣雖侍婢莫近時時引繩侍者有如言笑毛

毫不然終身遂不收而性又堅貞無論言可復也雖心所盟終不渝也待人更平恕口不言是非好施予聆號啼聲輒欲推哺之時市藥物施人治道途橋梁置義田建祠堂以收族人又戒非嘗祭不殺蓋自贈公沒素食强半而後于舟中聞殺聲遂勅斷肉於羽毛鏍蚌歲蠲百億縱之以為快又甚敬祠即非本生亦使使掃奠不輟曰是由先君子之道也昔者歲時乾餱未嘗敢不集也常以一榻習靜得定力晏然而逝春秋七十六矣五孕皆成



明成者長子位也娶曹淑人次佩光禄寺署丞娶孫氏繼朱氏次化上林苑監署丞娶余氏長女適葉懋歲貢為歸安教諭次女適趙來亨我同年進士為高郵知州孫男九大欽郡庠生大齡大夏大畀大興餘幼未名孫女十沈一貫曰甚矣太淑人似吾母也吾母不可作吾以知明成之悲也吾忍銘銘曰有嬀淑人厥惟女師內外作型婉娩其儀来嬪于京敬共櫛笄克讓成美躬其拮据爰啟偉士授 天子書曰中興敬口不去詞進退由矩施子適宜斐然雲錦天孫織之載道升霞體魄綿如雖藏于瑩瑤林瓊枝

## 鄭邦章大父墓誌銘

縉雲鄭汝辟邦章為北部郎脩行有聲一日改儀部郎而起大宗伯之屬儀部言大父處士之為人也聞人善嗟嘆如不及不善掩耳不欲聽儀部兒時則聞教於處士曰不知為人視其鄰不知為官視其先吾縉雲其才而清人至今稱之其也殖私里人不與齒丈夫須自計久長耳百世後誰論貴



賤哉縉雲多佳山水處士結樓溪中與諸名公為耆老會意得傾貲治酒不恡家日落意日廣也獨不喜殺生從漁者網中多縱舍處士父曰宗義生處士六月而背長於其祖祖諱鑾領歲薦為邵武丞後以名宦祠處士少問父安在常撫心私泣邵武以為奇及長繪父像日夕展拜上食如生儀又祠木主于崇岡岡去所居數里每旦起往灑掃焚香而後返治事卒五十年未嘗以風雨他事一日弛也得先人隻字於敗楮間寶之若敦鼎遇外氏

人無長幼如見其母蓋孝者邪余嘗謂世有間人
無不自其先又始未嘗不渾朴而後乃儁頴也儀
部多奇其先乃若此可銘處士諱文字朝化自號
雙峯主人年七十二卒嘉靖壬戌葬縣之崐山凡
兩娶樊氏麻氏子重側室黄出以儀部前官封員
外郎子婦御史樊君女封宜人女一適周繼組孫
三長即儀部娶周氏封宜人次汝奎娶陳氏汝翼
娶王氏皆諸生孫女二一適樊應奎一許士人丁
元甲曾孫男二士弘士能女三銘曰峯彼崇丘冐



此貞幽先民之特也其休昌其孫子俾百世祀

## 寧波府知府程公墓誌銘

蓋侯吾郡者有蕩滌煩苛之吏如程府君云府君
以壬辰八月來而明年二月去余奉謦欬者不二
三而府君之去也余方負土追而送之壩上府君
別去則每每念余謂余之文也居踈而行親故後
來聲聞數于在郡時而不意遷化也乃府君子雲
登徵銘于余公諱文字質夫別號從野系出新都
程德謀而自世祖元潭下喪其譜莫考高祖鎮學
於秣陵家焉生三子濛湘漣皆諸生濛二子長即
公公幼而喪其父母輒能持其家且營且讀丙子
以春秋舉于鄉癸未登第授中書舍人出同鄉相
國許公門新都以門第豪而公家乆秣陵與故鄉
不相習擯公為他程公於是乎寡鄉士大夫之援
杜門塊守比考滿遷比部主事或謂公曰相君君
鄉先生且座主也不能為君地耶公謝曰吾未嘗
要之非公之遺之也公在法曹務以矜憐得情為
政析楊不用而稱肅有憲使者下獄衆謂上意廩
廩未可知也公據法論亦多所湔濯矣而使者猶



憾乆之出守寧波會島夷急公與巡海使者丁公
戮力若汛防若城守若增戍若給餉若治餘皇若
求犀利咸以次舉人恃亡恐時當嚴政後力為簡
靜不譙讓質責凢追趨逐嗜者不便而詢循良之
實者謂之羽儀竟為儉邪者所中内察左官銓曹
以禹州貳煩公而或諷以奮翼澠池尚幸表見乃
單車抵禹州未匝月病卒屬纊時獨二蒼侍其孫
走數千里從餓饉盜賊中奉喪回而貧無以窆歩

廉吏苦矣公事繼母孝遇其不檢弟慈累喪其貲累給之無勤色嘗與閩人李生者講藝而生病公脫內簪珥藥餌之生請後累公亦任之已而生不死居官每却暮夜金而未嘗以風稜塡物布糯讀書喜討故實暢時務嘗籍古今豪傑為經濟書十卷配吳氏繼陳氏張氏有子六亾其三長即雲登而次雲會雲從俱十歲雲登舉一孫其壽自辛丑至癸巳五十有三沈子銘之曰何必氏族乃稱家隘巷空桑非人耶何必公卿乃稱官鷦鷯大鵬各



自安天殘天袞父已觧逍遙白雲應不悔遺儀徂音揔出倫不在其身在子孫

## 崔御史母劉氏墓誌銘

余癸未闈中得長垣崔景榮今為御史葬其母孺人而以志屬余孺人本馬氏父冐母家姓稱劉氏劉與馬皆邑舊族生而靜慧好勤儉一絲縷必藏以待用有敏識數歲時即能决其家事歸崔封君時公之大父母父母咸在伯仲共居伯妻李蚤世而孺人以次操政姑性容諸子婦勃谿而孺人事上無失歡御儕輩以禮夕膳晨羞悉取給於十指夜操女紅佐夫子讀為邑庠增廣生故其大人嘗嘆曰馬有娶新婦若此而不興者乎已更其姑若舅之疾病喪葬成掉眩之疾而舅姑之逝也遺幼子女二如之故也亦遺數歲女皆孺人卵翼而婚嫁之加所生一等其視所生飲食寒燠有節乃教即師保之嚴不過然治生生微夫子學亦中廢孺人曰天豈憒憒人不力焉賈可以生而儒可以大令景福景祿賈景榮儒諭之曰吾舉汝時有吉徵



榮以壬癸間連得志授平陽理孺人與偕訓曰理官喜慍動關生死少年從政戒在任情又曰毋以錢為錢令人愚汝第清廉吾魂夢安矣榮每出孺人謹筦鑰三日一入蔬水不傳一語貿一物戊子榮入臺迎孺人至京邸謂曰吾眩不能與騎來榮按甘肅又戒之曰觀風者觀夫民之苦樂良賊安之而已也何用空人鷄犬為識大體如此誠敬慈仁以陰德格天每誦天長人亦長之語置產市物曰弗虧其值子孫不能守救荒賑災曰忽其出緩

其歸朔望則禮神祇宗祏無敢失怠惟不佞佛戒
户者勿入師尼以為不足信也閫以内無事不親
食不重味衣不重采年來里俗鬭粧好高髻長袖
獨不入崔氏之門有人倫鑒善敗不爽決事愜群
情至是病脾卒于寢年六十有四舉七子而成者
四封公以平陽歲閏封孺人從封丙申歲正月六
日葬城北逮家河之陽葬師余所遣者為楊弘吉
弘吉為余得上壤又謂封公之治家肅而遇其鄉
之人恭蓋籍甚云孺人力貧支懲手迹整理則有



婦才孝慈恭惠動不逾則有婦德授子經術勑戒
不爽又有婦識居然一丈夫焉崔之興豈偶然昔
後漢崔寔母劉有淑德寔臨民政善母有助焉豈
其裔耶何其似也銘曰家之將興必有女士飡荼
蓀蓬羞為桃李睎此崔母作衿帨師孝敬儉勤不
匱其儀善必可積絲必可累紱其家麟為帝豸史
年之不長蔭則有餘城北佳阡千祀攸居

范處士暨配張氏合葬誌

余甲戌領禮闈會稽范可奇在選中温讓而文范
子成進士當拜曹郎而其父卒于家且行余誌其
墓誌曰范處士嘗業舉子又常為藩曹掾滿歲無
害當捧牒入京師而重去其父八十翁投牒不行
於是藩大夫以為孝被以冠裳受之而不服有官
弗官名為處士固當諱允中字子信宋紹興中從
自蘇州父吉母韓氏處士既以父老去掾家貧不
能具甘旨嘗鬻產力作每食必躬進侍立終日時
為筍輿與兄弟共舁而之郊兄弟皆班白或蹶父
輾然笑以為樂父老病不能言君以意迎之輒無



失後蓐卧踠伏床下進飲食摩搔扶抱不去側首
二年父卒喪之有禮不飯僧事繼母凌如其母凌
常曰吾死不忘仲夫婦也友愛備至觴咏如賓
然皆前卒而貧叔季二氏子謀鬻廬處士曰若盡
陋不若吾廬易廬而鬻之人傳以為難夫人張氏
舊家女與處士居三十年目不忤視先處士卒年
四十有七而處士年七十有一惟可奇一子婦王
氏二孫肇基肇奎孫女一許嫁王憲副元敬之孫
可奇之第也人推本處士陰德云蓋處士為掾多

活人常有盜刺殺一賈人二僕于郊賈人不殊乞
憐於田父田父指處士盧曰是嘗急人私者賈賈
而至門處士入白父解衣裹創求善藥而活之棺
其死者訴吏求盜抵法資之以歸賈人祈天以為
報蓋處士大都長者也昌其後固宜銘曰美哉佳
城范氏興何以徵之雙玉瑛三千斯年考吾銘

袁體文墓誌銘

三原人有袁體文者初為邑弟子為國子生已抱
其父遺貲治鹽筴江淮間然有異喜趨人之急人

為言其喪不舉某不婚某不娶某不舉火某所有
遺骼不掩某客無歸貲某以無罪繫則當食輟筯
當飲輟觴戚在其顏不問其誠不誠亦不計其橐
有無輒傾之其貲時窮故嘗有詬責而人謂袁先
生終長者若雲中善詩陸無從負君葬其父母四
明金慧光有儁才君助之娶此其以人著者也君
多好好從諸生講性命之學亦好佛亦好從四方
長者遊又好論天下事南海湛先生天台王先生
皆有書院在揚州君皆出其私錢董葺博士弟子
署其堂以報德曰喻義常被繫杭州賈一老人子
為奴券三日當來已不來問之老人夫婦獨此一
兒不忍訣君立還券不問夜夢神君曰汝壽在獄
矣以還奴帝錫汝一紀後果踰一紀又嘗與客飲
奴有竊金亡者偵得之以毋為解君曰汝亦念毋
哉更贈而遣焉客曰嗟此易辨君亦為黠奴笑乎
君曰假令僕實有毋而吾困之曲不在奴矣江都
人傳其事如此君父東稱龍溪公大賈也龍溪有
女弟嫁張某無子而乞君為子比長龍溪於諸子

獨才君故君歸治父業居兩兄兩弟間甚愛後雖
析居共其乏不惓烝嘗其前毋郄逮事其毋張與
繼毋張皆孝兩娶甯與高妾有子者曰卜曰李甯
所生者皆擧皆諸生兩婦皆張氏兩女嫁李一鯨
秦嘉會卜生坦高生陛俱未婚李生女其未嫁孫
男女五人君名烱稱連山主人生丙戌至戊寅年
五十三喪歸三原皆擧從余弟進士一中學余亦
善君為書其幽銘曰夫天下盡賈也無寧謂賈為
利憔肌膚皯黷不悔若伊人者謂非游長者善賈

之效我性命之道變冥萬物佛氏空有在死生之際嗟夫吾觀九京而知體文之所獲孰與嚮群賈多也

## 高誠初墓誌銘

高氏初有諱行周者事周世宗為天平軍節度使封齊王贈尚書令追封秦王居真定秦王子懷德宋武勝軍節度使封冀國公贈中書令追封渤海郡王諡武穆七傳而有千三朝奉宋武節大夫鎮江路安撫因家焉安撫生厚元鄉進士進士生汝



礪皇明勸農官始居江都汝礪生仁仁生直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所以贈者直有子曰觀曰某某之子銓終太子少保南京户部尚書以前官贈公也觀生鉞有鄉黨稱以子瀍贈户部郎中瀍之弟曰洵曰滂瀍正德辛巳進士終河南按察副使娶姜氏封宜人有子三人栻楷格格則署丞公也字世正號誠初憲副公之筮仕我寧波推官再佐南雄襄陽入為南京户部員外郎郎中出守順德終憲副塞河央卒于官以清幹聞而家皆季君滂經理有心計則大起季君無子病革寓書順德之公為子時憲副已失姜夫人尤愛少子然重弟請即日遣無何季君卒公喪之如禮事所後母王纖鉅必白毋以是歡盡室聽之廢居力殖一用季君法憲副之病河上也公挾醫晝夜往至則以櫬歸公常以不得養為憾于是伯仲析居取其舊廬曰余從先人之迹也日延名師講業弗倦試太學高等試京闈四弗售公為人内剛外和氣宇凝重處宗族甚厚每當徭必身之衆被其德而不知里有



逋糧于公者伺公于野困之必手券乃已烽聞之急訴于官官痛以法公頜曰糧事已白不敢煩官倭亂發閭左給軍公任之督府李公廉其能召與語始知為年家子益敬焉其後當詔選為王母年高乂不行王知之數趣之乃以隆慶五年詣拜良醞丞在官八月乞終養歸復數年而毋沒值今皇帝大婚推恩兩京官父母於是持牒赴銓冀得之遘病與歸漸以痿痺猶卧治家政隱度不失謂烽曰汝能從余言博一第余死不憾於是烽詣太

學遲秋試而公不逮臨終謂炌燴曰父病冀復起不意竟爾汝輩有長兄在必能活汝必敬必愛必孝喪取成禮勿奢吾生平無愧心唯汝師太史公知之必乞銘太史謂一貫云而烇等奉命畢喪将以今歲庚辰八月十六日葬儀真縣陸家墩遣使来請公以正德庚辰生見白日者六十年配太僕卿感公儀女烇炌燴皆公子銘曰公之死也余嘗哭之以詞余三過揚而舊遊盡矣能無悲内行潔與人忠敬賢士敦詩書雖遊於酒而所與皆正人



故生死于輕心之鄉而不緇維髙氏于揚最舊使髙子孫皆視此斯庶幾嗚呼有丘若堂其尚敬之

管世臣父贈禮科給事中加贈刑科右給事中管公墓誌銘

贈公卒後十六年甲戌葬城南新福社又四年戊寅而一貫追為之銘有四丈夫子大熙大勲大燾大煦大勲舉進士讀中秘書給事禮刑二科督學四川兩為臨江延平守而伯叔季皆諸生余少與四子講德暱如兄弟視贈公父行初延平君之舉戊午也将赴春官贈公闇然憂年明年及延平歸而終其鄉之窶人獨孺悲公没而無所貸乞以生也有合要不决者悲天敘我乎使我父于有司也耆德鯢齒之徒悲無所講其素業也族懿里連悲無范刑而廢其脩也曠不隃閑節不蠲物明我而不忮于時其贈公乎諱植字廷培曰竹西公父曰東塘公福東塘父曰静菴公俊静庵父曰南塘公思易思易永樂進士官比部郎以廉敏聞其先楚枝江人遷于鄞由總管可菴公始贈公毋為駱孺



人生四子公為次公生時東塘夢日喜曰耀吾宗者兒乎長而受博士家書病脾不能性爽愷喜論於稗官方家之説靡不彊識處稠人中時時為談非是雖里閈俠少年莫不耳化之也東塘公愛客好施贈公日夜視子錢為貲而孺人徐更為挫鍼治緋不怠于内糗脯醴漿之具未嘗取他子至于令邑人謂東塘達士贈公孝子云孺人家于邑西門既歸父死毋更適遺孤良璧纔四歲贈公與孺人抱之三十年畢姻殖産於是乎徐氏有後東塘

公之病公頷頷乎醫藥亟祈卒之日哀毀其孝愛如此公生弘治辛酉五十有九孺人生正德辛未三十有三其贈則延平以　莊皇帝覃恩加贈以明年　東宮正位繼孺人者孫氏無子銘曰莽莽者林乎窿窿者丘乎天何畀乎惟善之求乎其躬之不怠而嗣之修乎福履之鄣乎其旦暮儵至而公休乎其茂孫子而寧獨遊乎吁嗟乎阡誰合之溝乎



## 處士梁雪松暨配沈氏佐室蔣氏合葬墓誌銘

余所録癸未士梁銓以宜興令入計奉其所生母蔣訃泣而告余請追誌其父若母暨蔣母梁氏居杭州其先仁和慱陸鄉農家福生仕仕娶徐生瑄及璁瑄字大用則所稱雪松居士者生而沉默自嚴不安農也負笈走都市讀書不就則課子是時長子鉞有雋才一女嫁葛嶂亦名士公使游于儒並高等受餼庚子鉞舉于鄉公大喜同年有宴有錄皆釃金為之公一切任不釃金倜儻名尤籍明年鉞落春官鉞謂一第可唾手得而暴摧折因不起公亦失望痿痺至壬子十月而捐館年七十四元配沈孺人者鉞母也早世翁孺人繼之無出而蔣母從旁左右銓暨兄鍾弟錡皆其出方公慟鉞時翁指三子曰公課子非無見焉如命何三子在何知不為鉞公為一咲曰有之吾墓木拱矣又手三子課之然門户從此索莫而翁視三子如己子蔣亦惟翁是依倚公卒後益以內訌又蕩于火又十年而三子立鍾省掾今為江夏尉銓以進士錡



亦幹局進士奉蔣母宜興邸母大戚曰而父白頭望令日老寡豈望此又曰爾家以重役破內訌破爾無破人家故宜興之政有聞焉入覲時護母歸無何而卒年七十三公與沈母先葬大慈山祖兆之原今蔣母祔銘曰杭人多豪噂釋耒耜為名高多儒疇拔猷諴籯詩書一子蹶復一子進似二山之愚有志竟成斯其人歟茂哉好述三人同心公心是酬笄簪者流聿求女師来觀此丘

## 贈鄞縣知縣華公暨配封太孺人張墓誌銘

夫水有員折而珠玉涵焉折者玉影員者珠響華氏世世有錫土令己丑成進士者士標令吾鄞有聲而以太孺人憂去將行而過余謂當奉太孺人與贈公合乞銘按贈公諱坊字禮卿別號慎菴其先居無錫之隆亭高祖景榮徙奉塘涇是生萱萱生津成化間進士歷官叅政有繕塞功清廉不蓄一錢五子次鑑邑諸生娶于鄒而生鄉進士圻及公始徙居九里橋太孺人者張氏世居江陰琉黄村父太學生思一公母王氏始贈公以少慧愛于



叅知公而思一公從叅知為文字交聞孺人端敏通孝經小學為贈公委禽贈公少失母更毋後母楊而孺人來歸宜其舅姑無何尊人繼捐館與兄析居抑抑惟兄命而孺人安之方是時贈公治舉子闈以內靡匪孺人主者其後家多故贈公計不能終誦讀而務生產不逢歲力作不閒孺人尤黽勉強力親井臼之事縣議方田則推公為方田帥議築城則推公為倡賦不入推公長其鄉之賦而孺人內給不乏贈公伉厲守高時有雀鼠之及意不能無御而孺人從傍觧忍尤攘垢豈不昂昂居人上乎故贈公以不較終贈公內行純脩事兄若父事姊若母而孺人於諸姑妯娌款款無間言始艱子舉五女而後一歲間側室李舉士標孺人舉士楨孺人妹畜李莫辨兩兒出又謂華之世不宜再隱督兩子東脩厲節食不二味衣不重采而嚴事經師若尊官夫婦躬治具進之故兩子檕檕卒成器云丙子士標薦鄉書而贈公卒至是後十八年孺人卒享年七十有七嗟生雖不及沒有光矣



士標娶倪氏封孺人士楨娶張氏繼尤氏女六壻為馮埙安希顥鄒游之浦志學黃建任蔡四陽孫男八象觀象謙象升士標出象晉象鼎象震象蒙象恒士楨出孫女六銘曰疇不勉精苦躬而能為生者乎疇不勵操勑行而有成名者乎疇不累仁培德而閱後興者乎華翁媪之有子也愈于存藏于斯丘福其後昆

## 工部主事李遵菴墓誌銘

李于鄞世族永樂間諱山如者以人才歷駕部郎

成化間麟以進士至布政使稱心齋方伯堂以進
士至工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左僉都御史稱堇山
司空嘉靖間維孝鄉進士為廬州府通判稱友軒
別駕其先深州人宋丞相昉後十世孫巽仕慶元
家焉巽生成成生惠是為駕部祖惠生泰亨泰亨
生伯儒是為方伯祖伯儒生鼎鼎生司空司空生
別駕娶宗安人生公公諱承嗣字貞立少穎慧司
空愛之而司空有長兄曰郡賓公傑傑生正術公
維翰稱素封雖司空父子仕宦而郡賓父子每資



之以佐其廉正術卒無子司空命公為之後故曰
承嗣正術之配曰傅嚴而幹公甫七歲事之不少
懈十五進邑庠二十以資為太學生道遇司空司
空不悅曰吾始期汝令汝以是進邪公曰傅母命
也為國學未嘗限進士司空曰汝不第毋面我于
是公益勉學嘉靖壬子舉應天鄉試已未第進士
初公娶于汪中丞玉生三女未有子而是歲卒公
歸葬汪夫人而更娶于金萬户楠壬戌授廣平府
推官為部使者董公學所器所按輒挾以行嘗一

疾董公之使不絕於道廣平大霖雨水驟至城不
浸者三版公與僚崔公張公分塞之按視漂溺繫
上纍于縲兩端而活之因酌河閘數議以于當事
者卒以慈厚行德乙丑奉內召召者上給事中次
御史而公中蜚語得屯部主事人為之不平公恬
然曰郎何負于我我無何別駕卒公于別駕為本
生父不得喪而　肅皇至孝推恩于為人後者得
給假治喪公歸以不及養為恨卒感疾不起年四
十九三子皆國學弟子員公卒時三子尚幼未葬



又二十四年為萬曆辛卯而塋于正術公之次子
闓公修士云為大宗置祀田助婚與葬澤及于鄉
里為人修幹望之偉丈夫而止是然無忝厥祖父
矣銘曰惟郡城南一里有林鬱然秀者為李郡賓
父子塋父老以歲時登臨其閒尚津津乎此翁之
名積而能施死而厚葬逮人之情惟屯部君本以
鳳雛鬱為戟術益隆其聲雖弗永祿而令德炳行
忻忻當世之英善嗣善續宜瘞壁于其塍美哉慰
倩孫萬斯年福其雲仍

兗州府知府朱寧江暨配合葬墓誌銘

寧江朱公者諱泰字良甫始予困諸生也邑中士慰予曰若良甫而縫掖積紀焉司命可欲乎蓋先生生一章而登秋壇曹偶辟易然七鎩而後舉又七年而後成進士也成進士時余共試春官嚴事之既又仕至二千石矣烟水者一紀餘然後卒猶未稱上壽誰謂河清難俟有志者竟成耳先生始為永年令永年衍沃然鮮陂池溝洫以時鍾洩也霖瀝涉月水瀰漲先生亟走東門稽顙于天曰下



吏之罪乎下吏可殛也毋害品庶品庶之罪乎教不先也移之下吏冀上下吏不知生矣赴陽侯而已言未畢而大震城樓墮再震則城上屋石如雨水遂壅已走西門取管蒻之簾數千築之于是先生力竭矣二子操其腋殭進之先生麾手救郊外民駕桴出多救多賞生者以萬邑又善涸則相其宜造數百泉得甘泉於南鄙民亭其眉也以志公澤西鄙有不任之地百餘里為後渠如干遂大壤昔西門豹鑿渠十二鄴中父老子弟享之賢人之流澤若此擢工部主事當　肅皇時有天壇暨乾清坤寧兩宮之役大司空雷公謀護作曰無復朱君矣宣力甚多既署荊州廠曰商不出三寶絕吾緩課以勸來者歲滿為郎尋守兗州兗素劇先生雖用寬理而行法不避殭禦坐殭項不能時薦以驩當路竟左官河南先生曰吾終不能向風塵中作首下尻高吏矣解組去而二三知者謂公論且明胡不少屈收桑榆之功無何有福州之命不顧云先生雅儉樸孝友既歸郤輿蓋時時葛巾布袍



蕭然散步暇則集其五宗討先代之德而纂為譜增祠田子其支屬之不嗣者覆其惸不自賴者郡長重之賓鄉飲者五癸未獻春命子孫毋具謁為禮書倫紀之要數十餘物及喪葬之數至二十有六日初度延其親暱為十日飲次月四之日而疾九之日而卒蓋先生樂志順性以考終云安人范嫺于婦事自先生韋帶則甘毳二親蒸祠蠲潔寬先生內顧之憂嘗免身殆太安人曰孝婦也禱於神而蘇及先生計偕而太安人病每晨起爇膏蕭

祝于天曰傷我不以媍也代姑之死以報姑之德至庀具一無悔焉厥毋周寡嫗也獨舉安人耳養之至死謂先生曰猶有鬼乎不忍其餒也立其宜後者置之田以供常事其治家無細鉅操作為臧獲先曰吾以法子孫竟以積勞卒蚤于先生者十有三年筭之減則十有四年也三子皆安人出一化南昌府通判三娶駱周紀一范國子生再娶金俞一中庠生未娶卒化子二好禮廩生娶屠冢宰孫女好忠娶汪宗伯孫女女一適李侍御子垵范



子二好信庠生娶聞冢宰孫女好謙娶張方伯女女一適周郡伯子大年禮之子崑聘丁主政繼嗣女嵬聘陳春元之龍女先世天台人御史中丞䋲之裔有文剛者宋末為鄞傳家焉曰奇童者永樂時青州府知府為公曾祖是生詵詵生朴朴生鋭為公父銘曰無悲轀璞珎必見藏無憂製錦工必靡傷仕宦至二千石歸杖于鄉何必傴僂于道之旁佐家有淋考其室堂嗚呼雙璧為斯阡光

## 李子靜墓誌銘

歲戊寅巡按遼東御史李公卒于官遼中丞周公都督李公暨兵使問牧咸哭如所親賻賵加等櫓車所經吏民奔號歛貲給力送其喪以歸余心敬公而止此既為文哭之因識其墓公諱尚默字子靜唐汝陽王暹之裔靖康中提舉元珎從慶元數傳至貟外公衍衍生鈺鈺生湘湘生北江公朴是為公父以公貴稱贈公始贈公四十無子人贊之娶妾贈公曰吾有二弟尚未娶而畜兩婦我待吾婚二弟弟有子即吾子矣無何而贈孺人周孕以



為癥也而下之竟不下彌年而舉公謂德報云公生而警穎甫就傳不屑童子書日記萬言年十六則與余同游于庠甲子膺鄉薦戊辰與余同舉進士授確山尹縣有官奴怙勢又多王府校豎橫恣苦民公並無所撓假民以帖寧有權酤錢歲金數百率以潤前官橐公悉蠲之又設水防開山煤使民不病于水火匡歲給毛梂菑掩骼未踰時而頌聲起懽贈公艱以歸服闋補桐城桐近畿邑也奉給為郡公為定征輸汰冗費清湖糧平冤獄改驛

亭置學田遏中貴之擾苛者讖江盜使屏跡政聲赫著以治行髙等徵拜監察御史嘗監順天鄉試有朝貴子闖入公法之朝貴為謝罪緹騎其倚帥威虓噬一方兵馬楊應東發其狀公又法之帥檀奪緹綺去反轢主者公白簡刻于朝竟罰帥而遣緹綺即中丞某阿所私御史公奏記糾正不肯假臺中讓弗及云丁丑奉命行部遼東建旂而往屏一切威福之奉墨吏有解綬去者其申飭邊備獎厲學官具有條已而病病濕醫以為痺也汗之甚



遂卒公以誠長者處官所至日月淺而惠愛深其内行淳備事父母煦嫗若童孺然與所養兄羔居若同産撫其孤如已出周邺宗黨親友人人意得仕雖膴卒之日無餘貲官桐城時嘗渡江覆舟瀕五時不死乃死遼也年僅四十有二悲夫娶楊氏繼黄氏俱無出又繼俞氏生一子一女子垓娶别駕朱公一化女女字盧生梁楊贈孺人俞封孺人黄以格不得贈合葬于其鄉之原銘曰溺水可活繡斧出關去如筈于思于思莅此窟嗚呼子靜其昌爾姓

貴陽府知府龍泰渠暨配合葬墓誌銘

龍公諱飛霄王文成公謫鬼國時公負墻焉更曰翔霄字潛之楚武陵人父曰贈公珣母田氏娠十四月而生有桂徵幼受業于楊太史長受室于傅文學督學使甬川張公才諸庠大司馬毛公以部使者主已卯賓興舉諸鄉卒業于大司成湛公之門美鬚髯喜與當世賢豪驩抗志自潔恥浮湛無所見亦游意六書六藝之林旦暮遇晉唐間人居



家未嘗跡公府率先禮其廬而後報之始為閩中令以嚴理稱龍父曰大吏之治貴大指而已利用寬吾親民昵之則滋玩而教不行也居十月而邑人歌之奔贈公喪既免補滇太和令滇丈岡蹟倉粟相因腐輒坐守者公悉出而新之時以餘力除道梁津行者無茀麗江苗與阿彌修怨擻公亭之不煩兵解包直指蹤公可臺垣而徵書不及擢南車駕主事進員外郎南户部郎中為郎八年而守程番程番今貴陽也諸夷常梗道繕其關梁鄣塞

而與之約曰凡行旅見禦職汝之由汝其為予償
不則法于是夷亡敢犯郡有文學卒史陰搆夷公
收之以絶兵端境與粤泗城接群不逞越而踰子
以市酋豹㦤公不敢入踰者嘗反安順顧氏獄活
死者七人金石司事起開府将兵之長官石懼請
公蒞治公繫其首事者尋罷兵又拓學宮布功令
代督學録六郡生歷三考而時大墨張甚非金不
徙官公焚其程書以老乗槖而歸公雖貧而赴義
如不及同官袁鎮遠死常邸公賻而歸其櫬思南



高吏目滿考㬎息女行公給資斧而贖其女于時
監司長吏率嚴事公鄉射則賔鄉約則主 穆廟
之覃恩也進階中議大夫巳巳十月以天年卒比
庚寅季子滿秩進中憲大夫傳恭人長公三歲而
生時月日如公皆四月二十六日夫婦如賔善力
作以佐廉自帷薄及房皇無失色自舅姑及奴隸
無失言戊辰冬無疾而逝盖先公一歲也封安人
亦以季子贈恭人合葬郡東北牛谿之原子四長
德中竹溪庠生次德化鄉進士判徽州府次德懋

青陽庠生次德孚鄉進士為吾郡倅女一適郡庠
生張九皋諸孫章卞亮立並廩于庠次言季襄並
舉于楚膺進士教國子宁幼沈一貫曰龍使君之
倅我也公廉不發私書嘗自稱曰士貴行其志既
在公家終不受人顧指矣故難惑以非而民見其
德余又知國子君伉伉持節槩左其官而能扺
天子之鱗比賈誼劉向斯龍氏之種哉乃今志貴
陽公来遠矣銘曰於惟楚龍有其神穴誰伊荒之
貴陽截㝔來章用譽世英翱翔處蟠其鱗出踠其



光整民以義肅已以禮至今牂牁為 天子鄙鴻
飛致臣方其嗣昆儉而弘施貴且食貧厥儷毗德
奮于桼職川暉岳靈衍四為億峩峩吐符幽幽納
真鬱盤翠壘千斯萬春

江西按察司僉事徐子器墓誌銘

世傳徐偃王死葬隱學山故是郡之徐多祖焉公
諱待字子器居太白山六世祖正西安府推官曾
大父謙謙生節其州司訓至岷府教授節生封公
朙公父也為邑諸生毋封孺人葉氏弱冠補弟子

貢庚午舉於鄉甲戌第進士為同安令同安俗縉
紳士分門而植自斗粟之隸陽役於公而內輸情
於巨家令榻間一顰笑即蹤跡肖貌之矣公至中
扃外杜設誦寃之旌於廡下小民號天者自田間
来立見白擭金市中者囊未入而吏已捕之皆駭
公神明然公實寬然長者嘔喻小民獄必以情嘗
為邑持鹽政爭之當道蠲其額外羸俗故情舍四
民業而為奸公立法變慱鞠椎埋之習為桑農絃
誦接縉黃之適以寬邑入而以其餘業士之貧者



邑饒滯牘前吏率秉燭視事而公獨多暇進青衿
之俊月三試之即鄉塾師教小兒者必呼之試試
可乃許大要惠威張弛相提而用民視之為慈父
毋而獨不能巨家則飛語構之部使者曰我素知
鬍令幸無他也在同安滿考封父毋無何奔封孺
人喪未抵家而封公亦卒服闋補河間令所以為
河間省供億輕繇役者率視同安然不必如同安
勤俗故朴也用異等召為湖廣道御史會江陵物
故一時朝事紛紛始為讋敝而黠者隨快其胸臆

政在臺省大吏亡誰何矣公曰夫獬豸所以觸邪
也而化為訓狐窮奇不亦恥邪于是宅心若淵莫
適為好正人恃以為固隨行部三輔間下令曰諸
不足煩乃公惟殘墨吏漁吾民則真乃公事晨朝
見屬吏從中指一人曰我知若不職狀則又指一
人曰我知若某事亡狀甚者褫其綬或自觧去其
猶可覆茹者則為期使改吏見之若家置一御史
而民不知有御史也功令臺垣缺于邑令及郡理
取故使者于二臣多假而公獨否人有不堪者俄



出為江右按察治水使雖右遷實奪之權也公夷
然一日裝就道抵任見菜色者泫然出私鍰六百
金粥之江右圩而田水波齧之公箄輅阡陌間
版築戒備民歡然望曰吾使君至矣晨不避霧露
夏不避暑毒竆陬下邑將必有車轍馬跡焉而暑
已著體瘦踰月卒時萬曆丁亥也年五十六公性
孝既貴孺慕彌切初封公嘗與不逞者隙而會不
逞者病死則脅賄公倒橐賄之人謂公曰書生怯
邪國家有三尺此一訊決耳何空尊公朝夕具饍

餓鴟為公嘆曰吾父脫屣傅士而祭酒于此鄉也
即安車蒲輪至猶當稱憊不起而今搶首對獄吏
乎人乃嘆服友愛天至亡敢言析産及疾革問公
公曰一弟二子三分之割其旁共祀事人誦以為
厚云公弟名穗二子有梗有楠皆孺人謝氏出為
邑諸生有梗娶忻氏有楠娶傅氏女三一適傅光
偉其二一許定海生丁從堯一許余子泰鴻俱夭
于室孫男四承勳承烈承熹承照己丑葬李洞山
之陽銘曰胡太白之顯顯而毓君胡小白之谽谺



而塡君扃大用于虀壤豈天之戩以穀君

吉安府知府三岡葉公墓誌銘

嘉靖初大禮議起吾邑豐學士熙爭之戍死王太
史相死杖下葉公為郎杖不死竟淪于陳洸之獄
隆慶改元有　詔卹枉者而豐公贈少宗伯王公
贈尚寶少卿官其子惟葉公莫言恩弗及談者以
為缺事乃其孫萬景自抜于進士知其官天道蓋
未爽哉公諱應驄字肅卿姓葉氏鄞人也為人勁
峻長身朗髯鬣言有序年十五補縣學生正德癸
酉以春秋魁于鄉丁丑第進士授刑部主事直京
兆訟牒文無害己夘從諸郎諫南巡繫闕下五日
杖幾死轉員外郎郎中益練于法權貴憚之為尚
書壽光趙公所知　肅皇帝初張桂倡大禮議方
霍和未決而席都御史方被論附之擢禮部尚書
公從朝士伏闕爭復下詔獄杖幾死于是有潮陽
陳洸者緣為吏科給事中訐其知縣宋元翰元翰
為録以辯寃而潮陽男子林鈺寡婦賴等蠭起詣
闕吏部出洸為僉事将斥之洸乃上書盛譽璁蕚



而劾吏部尚書喬宇選郎夏良勝待復官而良勝
左矣因擊大學士宏尚書金獻民趙鑑侍郎汪偉
吴一鵬朱希周郎中劉天民薛蕙余才給事鄭一
鵬皆目為邪黨當誅已復擊吏部尚書楊旦郎中
劉勳　上為罷旦偉蕙而逐天民洸得氣叫囂無
虛日於是給事中趙漢等御史朱衣等交彈之御
史張日韜戴金又特彈之而御史藍田以辯寃録
進都御史王時中請罷洸回籍聽撫按問不許洸
因訐時中朋黨令撫按殺已而請遣緹騎往冀緹

騎可以私也於是命公與錦衣千户李經往公往則與經揩天而合御史熊蘭涂相叅政李鋭叅議汪思副使胡璉僉事施儒知府唐昇等雜治具得洸事問知縣寃狀曰洸元翰父所録士也元翰始至雅善洸後諗其譎跡之而劚盜曽鈀頭嘯聚千餘人洸與交通有司督捕急則為乞撫比數撫數背洸事頗泄元翰決剿之而洸復以撫强元翰竟破縛之得洸手書隙遂成令其子更訐元翰受盜金當元翰戍贓多不得遣副使汪鋐廉而釋之去



之日民為樹碑以表義憤云公奏洸貪淫無厭繼人婚姻爭人田土有鳥獸行其子擅殺人污蠛縣官而横嫁以罪陰蓄亡命掏掠人財為盜賊淵藪臣勘其卷多至一百七十二宗除赦前及疑曖者勿論當論者尚十三宗連繫三百餘人凡二十餘年間坐累死徙者數十餘人洸當真重典初公在廣時洸使人詐為緹騎偵公事以嚇公按察使張祐副使孫懋執而詰之公益怒凡七訊而後成而洸亡詣闕下誣問官皆議禮黨而葉某為之首蓋

是 上持洸獄欲再下撫按而巡按涂相奏適至尚書趙鑑副都御史張潤給事中薛一貫御史鄭本公等爭執奏而下郎中黃綰當洸死席數居間不得則嘻曰且及我矣救之未報而桂與趙尚書詈于朝尚書以聞 上不問也時方傾輔臣而張學士尤用事因要之傳奏言洸議禮臣也嘗劾大學士宏而法官朋黨中以法於是洸宥死為民矣大理卿湯沐爭之不聽趙尚書薛給事及主事王鳳靈等更爭之不聽御史吳鎧言璁萼等陰洸計



中而不知報聞亡何進大禮集議加恩洸而家屬並從青宥矣丙戌遷公吉安知府隨奔母喪丁亥洸為廣東按察使周宣潮陽知縣伍鎧所急亡京師令人上書誣公黨獄掠殺人而宣鎧輩朋黨陷已桂為之請盡械前後問官詣京師而罷張祐孫懋官夫咸怒出特旨非法司所宜請也桂請之異矣而吏部侍郎方獻夫又請再勘曰宜遣緹綺乃遣千户陳紀往而公是時已就逮下詔獄踰年戊子紀上獄詞皆洸所自為者九卿廷治之對曰驗

所持者三尺耳必欲直洸惟諸公顧如神明何黄
霧四塞弗竟明日又大風抜木詔修省勿用刑而
公在廣時未嘗鞭一人賄事亦無跡死不承乃當
奏制按事不實律為民而絀降二級調遠方錯罷
徒藍田為民唐昇降三級遠方凡經勘官各罰俸
而洸冠帶閒住矣又出郎中劉勲御史熊蘭涂相
罪参政李鋭僉事施儒皆特刺洸與洸所刺者是
獄也部寺科道大都出貴臣門下且慴于大獄之
餘卷舌無復聲公既抱誣歸而洸事仍行撫按官



撫按卒相仗不敢結洸黨謀益切辛卯復令人奏
公勘殺人下巡按邵幽幽覽卷而大息洸黨輒除
其名令人訐御史聽囑辭連修撰蕭與成御史陳
大器知府鄭漳顧遂又下之巡按於是御史李美
言死者皆有狀非勘官麗之洸言妄刑部尚書許
讚言于　上曰是情白無可覆而俄有旨以為驗
首醸冤獄遠戍遼陽鐵嶺衛蓋令也非律也而幽
大器與成坐賄囑漳遂坐規避矣自洸事起士大
夫罹禍者未易更僕猶與狗之無弗噬而公景鍾

毒云壬辰道姑蘇聞守且治具遂辭纜去守追之
不及遣吏致餽雖食餌弗受其介如此事具吉安
陳公良謨見聞紀訓中抵遼常籌彊事暇則與士
大夫論經史甲午皇子生大赦而洸黨未潰不預
丙申　上覃恩天下刑部奏詔録戍者一百四十
二人有赦有留而公幸在數中得釋歸戍明堂
大享禮成復冠帶焉公為人骯髒負氣節嘗以三
綱為已任自謂可托孤寄命也與人交無貌言而
議論天下事即敢任有力諸長吏来必聞其政而



未嘗及私倭難起曰昔陸子壽之事在我矣直任
保聚之計擘畫海上鑿鑿當機要鄉黨倚重急人
之難甚於己獎人之善如恐不及治家愛而嚴賜
環三年而父始捐館人以為孝感友愛同産悉委
所遺業好讀書為文下筆滾滾千餘言詩冲夷如
請節善隷書勁直自成一家所著有五經釋疑春
秋別傳使卑赴逮在獄從軍同戍諸公倡和義樂
吟居鄉詠歸来諸藁自卜藏于太白中峯丙辰九
月病瘧卒年六十有七父北園公明封刑部主事

毋馬氏封安人娶魏氏封安人繼娶陳氏子萬春庠生娶包氏繼楊氏董氏次萬冬未娶卒萬景其景少者毋宮氏早從戍父之乃舉景公卒時纔四歲宮又從萬死中長育成就之取庚辰進士今為永州知府娶俞文學春女孫男二光亨萬春出震亨萬景出曾孫二舜臣禹臣光亨出公歿三年而寧波府志列于忠節之林八年而光亨殯于中峰之吾寧軒光亨尋卒不克葬二十年而萬景始定是為令望阡則萬曆乙亥銘曰昔王金陵行新法



而與舉朝士大夫為讐僉士遂踐其隙流禍于黨碑張永嘉之世亦然有意乎勝天下事發相激去者皆佽然來者皆親戚財虎安得不多噬嗜安得不慱余嘗紀金匱而悲之今為葉公志加詳余寧為葉公痛亦為諸公痛乃葉公有子矣豈惟葉公有天蓋國有天而無宋之南也嗚呼後之柄國者宜視此銘

## 通許令錢君墓誌銘

錢士鰲為其仲兄通許令乞銘曰不肖士鰲兄弟五人而不肖景少也仲先不肖十五年不肖之在襁褓也仲懷之學武也持之飯之句讀也夜提之而朝起之不肖之侍仲若有所東而溘然逝矣學不能究其材官不能究其用年不能究其神庶銘之以重九原乎我先世本會稽天順間大參公其從閩歸家于錢塘之滸鳳凰山之原四傳而至先君濂兄其仲名夢鰲字中立廣顙豐下十六為邑諸生入擯於鄉而嘗術者卜以曹字術者曰君阨諸生豈廿四載乎日且遭矣是歲為丙子以恩選



於鄉比試於部試於廷皆高等試於闈入頴陽震川兩公之彀人謂仲久蹶不起起當平行雲霄間而丁丑復蹶庚辰罹先君憂癸未偕不肖並蹶丙戌不肖幸而仲復蹶曰毋老矣吾聊仕以歡毋乃謁為通許令居兩年不肖守六安六去許千里疾馳可五日達不肖迎毋於六而仲謂毋憐少子也不敢強而之許篚筥屬於途六年矣倏以凶來痛哉仲之於許也有田疇則闢之有子弟則教之歲大祲且水有漂於河棄於道則賑之小兒則收而

小諸嫗育之邑中無兒者爭請為兒不知何許兒也而嫗與兒又俞俞不忍別仲衆之作送兒文許之士有咸平牧紀云仲嫂之德於不肖也先君每謂嫂而毋兄而父也嫂又善婦毋一時不見嫂不歡故吾毋之六嫂伴而之六起居旬日而後之許嫂之許携二媵往仲嚮無子舉一子以咸平名之嫂先仲逝於官不肖兄弟間友于最篤初家落仲起文而叔起家叔名起鰲於是仲疾思掛冠叔謂我有薄田敝廬在可與兄白首遣其子兆元之許



奉之歸而不待矣仲雅曷不肖毋隕越以辱師門乃歿於官行李蕭然士民送之若送其父毋黛庶幾不辱於師門乎幸賜之銘余悲而銘之銘曰錢於五季活人以億百爾子孫是福可食為越為吳疇匪爾宅既蹶復興視潮代汐居曰鵷鴒翔曰鳳凰顧吟啾啾和鳴鏘鏘惟孝與友施于一方豈其為政必巖之廊為于不卒有視爾毋為父不卒有緜爾後雖有桐鄉不如丘首毋悲莫聞銘乎汝父

明故江涪陵公墓誌銘

江涪陵新安著姓也嘗判涪州故稱涪陵公歿十年而冢嗣秉謙登庚戌進士令吾鄞將謀窀事問銘始公歸自涪循祖塋令高敞注念在令君宜令君念之莫可釋也公諱應曉字覺卿大父廷俊父濟娶畢繼娶黃生公幼而穎拔日誦千餘言塾師屢遜席稍長受尚書為制舉義輒傾其曹而秋比不售遂負笈入北雍時大司成虎林高文端公特加器重而嶺南李海雲以理學名討聖賢之秘藉甚公卿間復不售喟然歎曰大丈夫當縱游宇宙



自廣耳目遇不遇命也策杖出都門登岱嶽下嚴灘選勝探幽東南之屐齒幾遍既歸卜築于　高皇帝駐蹕之山曰是凜凜者臣子所宜顧諟也出篋中書讀之自墳典丘索以及稗官小說無不漱精擷華會心處見對問二編居二十年有終焉之志會有以陶彭澤勸駕者就選得涪州曰游吾志也吾不喜得涪州喜巫雲峽水峨眉白帝在我挨藻間耳涪人聞公博雅就而質疑屨滿戶外一時名碩如張太保岵來曹選部芳蕤咸折節下而李

侍御文軒海雲子也與公遊為昆弟雖浯之李渡江流深塹篙師利厚糈往往以重載溺公嚴為之禁多全活至今猶賴馬判務原簡及攝崇城自矢士如處子清白是基一切自下封上秋毫不染居恒好吟咏然曹事不廢也乃竟以游北巘一詩為忌者所中詩云四壁青山應笑我一官白髮尚由人梵鐘不省邯鄲夢金粟誰云是後身蓋公嘗游崇城報恩寺林園宛然在目扣其開山師字同名生同于故云而忌者云誰縛汝遂老公性至孝侍



父疾衣帶不解者兩月事毋得其歡歲時祀前毋黄必虔迨繼毋汪尤兢兢盡禮撫仲弟遺孤不啻父之恤季弟如其子諒直無城府重然諾嚴取與人有急不惜損貲以赴賢豪樂與之遊即始以嚴而攝公者久之亦信其無他而狀中又謂學問淵源千載砥礪不愧古人居處厚于人倫稱詩合于風雅則公實錄也夫士欲矢口譚辭譏稱往牒動關樞機夫何容易昔人欲自見生平每于尚論發之余觀對問編不龢陳舊抒陳性靈瞻而有體約

而不踰養覃論衷可以芳馨不窮矣鯀禹之際若親見之州吁而下悉中肯綮蘇季嫂妻又何料俗態之深摯也東朔諒賢達之孤情四子標文人之知己持此道以應世真可泣鬼神通鄙逸若夫談天眇論不詭往賢顧八荒之遠見聞希有以余所聞于西極利君者尤異惜乎未相見也諸所持論大恢常目憶窮三箧譚極五車末簡惓惓于撰述嗟虞卿悲子雲思悠哉桓譚曰必傳予亦云然斯可想見其為人而論公之世矣宜令子之治我超



卓如此必豈而議國是贊廟謨庶其有中夫公生嘉靖庚寅正月十七日卒萬曆戊戌十月十四日享年六十有九初娶吳孺人繼汪孺人子三長即令君娶汪次秉羔娶程次秉薰娶潘女二男孫三玉氷玉波玉荷女孫二以其年其月其日奉窆某山遂系之銘銘曰不懋材諝安名丈夫爰塞爾儒亦剖厥瑜驤首天衢什不一紓終有神駒丕承考謨以賁黃壚

墓誌銘

禮部員外郎典内閣制勅房事顧君墓誌銘
樂安丞陸和叔墓誌銘
南京禮部尚書孫公配楊太夫人墓誌銘
屠漸山配項宜人墓誌銘
沈徵甫母吳宜人墓誌銘
王懷棘父母墓誌銘
劉柱峰墓誌銘
喬玄洲暨妻合葬墓誌銘
許鴻川墓誌銘
沈芷陽墓誌銘
長垣崔封君墓誌銘
定國徐西亭墓誌銘
陳羽泉墓誌銘
泰寧侯母夫人墓誌銘
余僧杲墓誌銘
贈鴻臚伯兄斗門公暨夏孺人合葬墓誌銘



# 喙鳴文集卷十六

四明 沈一貫肩吾 著

## 墓誌銘

### 禮部精膳司員外郎典内閣制勅房事顧君墓誌銘

余出入承明廬識錫山顧元濬丙子戊寅往来吳中又交元濬父九華先生九華先生攻詩喜山水手藝花木于惠山麓曰黄公澗者觴予其間後十年而九華瘞焉元濬甫五十加四尋亦卒何遽也君儁雅温夷典筆札于石渠校閣 世 穆兩朝實錄及大明會典辦理内閣制誥兩房事預修玉牒時寫篆冊寶拜寶鏹文綺之賜自國子生試中書舍人滿考為真擢大理右評事又三滿考陞右寺正至禮部精膳司員外郎國家華中書省而存其舍人機事歸内閣置兩房簡舍人以充舍人官七品積勞加他官重之有至尚書者後稍為制止四品而服俸無所限如顧君皆加銜實典中書舍人事也君周慎不洩得相君心常以父老請告而

中公余公許公交持之不許王公新從南来君祈王公而王公言吾過梁谿見汝家封君未言欲子歸也為柄事者所辔如此識古書畫彝鼎且能急人難門多長者轍内行修飭居家庭姻族昆弟間備有恩錫山之言孝弟者歸焉終父喪再入京未拜命而沒既瞑更視其子曰爾祖置合享田令宗子世世守勿隳載在邑志我死小子勉之蓋君之先由晋尚書君叔者令無錫命一子家焉九華創祠于惠山合尚書以下十二室享之而置田若干



畝以屬元濬故元濬死猶囑如此所娶呂孺人上舍呂小泉女而太僕少卿思泉孫女四子林本禾皆太學生采順天府學生二女適胡元揚李芳春孫男四奨在南林阡君名祖源元濬其字别號復惺九華先生名起綸爵林州同知封大理右評事娶孺人楊而生君九華三子君其長九華父為鴻臚通事可文世父為柱國光禄大夫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可學所後父承事郎可賢世居邑之芙蓉山遷泰定里銘曰惟國家大本在樞機所用必才如顧君者蓋其人哉衆方儀之何遽逢其災嗚呼斯阡我心孔戚

## 樂安丞陸和叔墓誌銘

陸鄞之望也自大司寇康僖公亢宗其後第進士者九人舉于鄉者八人以貲雄于里者視此然子姓亦稍稍怙寵矣逡巡大訓如樂安君者足述焉君諱潋字和叔先世盖散輿七世孫評事忻家會稽又七世升之提舉市舶家慈谿又五世元家鄞之月湖西元三世而有應吉應吉生瑜是為康僖



公其次理贈兵部員外郎理生堙堙生仲仲生福州府經歷銑娶于錢是為君父母而君側室周出也穎異福州常携以詣客大中丞定齋王公字焉五歲喪福州輙擗踊頼錢母護持得不毀弱冠入郡庠已游太學而喪其二母于是嚴伯兄夷菴君以所事大人者事之析著辭多受寡喪之疏布浹期喪其仲明湖君又然撫諸姪如己子而女兄為南湖余太史婦者孀且貧賻椽居之割貲奉之卒而後已蓋篤于孝弟若此所賑恤者于昆季伯叔

不問疎親也于鄉黨姻戚不問識不識也景著者
族兄虛白老無子挾以同居時問其安否稍宴起
親剝啄呼之撫摩起之死而殯之疑于同産云宗
人有析居者必曰使和叔主分又善貸于人之横
施者若無有即其人麗于罪猶謀所以生之負錢
者多火其券謁選為山東樂安丞丞卑秩多自汙
而君獨重丞後刑罰先教化節孝者時分俸賑之
惡少李邦卿群號十虎令捕之不能得君曰此威
之益自雄不如以禍福諭之乃多為檄揭諸衢其



親戚長老交咎讓皆自歸改行矣兩臺用是交奬
死囚陳印稱母病求一訣縱之期以旦日來簿大
詫曰脫死可復得邪君逌然曰彼亦人耳越宿果
來鄙有貴人被樂典捕者懼得罪妄繫以充君曰
毋饑且須之躬督之得他盜即所掠貴人盜也而
前繫皆獲釋君假令數月聲蹄于真而長子梃殂
于邸哭之不起民之哀號輓奠于道者數十里是
為萬曆庚寅正月而距生辛卯周一甲子配為王
中丞季女未嬪而中丞卒中丞子又卒太淑人團
悍悍無居而君奉之于家曰生于我乎養死于我
乎葬贍田百畝擧歸之王氏孫中丞名應鵬嘉靖
朝名臣有奏議若干卷散亡詩若干卷君梓行于
世孺人慧敏善事其姑晨饈夕珍疾病湯藥必躬
綱紀家事犁然有條歸三載而倍先業稱女丈夫
云先二十年卒繼鄭孺人亦克遵業子男五梃棠
檯校栁君柩歸自齋諸子刻木而肖之余嘗為之
贅茲壙于郡南二十五里周學士橋而余銘之銘
曰世祿綿芊我有平原貧富能訓時惟樂安躬服



孝友斥財立義砥障人波物軌度制豈其立功必
顯與貴隨牒一旅佐時本理錫孝乎寘死囚可歸
布德易𥧌鼛鼓斯希政無靡茸民罔委罪解縲之
亂觀風嗟洛澤留襯還或聘或啼瘞德之膴後天
不歆

南京禮部尚書孫公配楊太夫人墓誌銘

蓋今之稱望族也難古者父子兄弟相任今用制
科故難江左尤難若餘姚孫其選矣孫自忠烈而
下四世成進士者七擧鄉試者加二錦衣至都督

及貟郎博士員無慮數十忠烈子孫鮮弗冠帶者
而七進士又盡巍科顯官褎然大雅立朝偘偘羽
儀素德與舊祿齊衡人謂天道余觀天道則然而
世之炳大義樹顯烈者子孫不盡然抑滋培灌溉
力哉宰物何私焉且家所難尤難內德內德不過
周旋庭宇間而衣以褱紉臺由基高家之大無弗
繇世所稱刺枲饋饎未足槩淑媛之行若楊太夫
人可誌也太夫人忠烈季子配季子者南京禮部
尚書贈太子少保文恪公陛也太夫人上世關西

太尉至宋入于汴南渡入仁和父應廨賢科起家
至伊藩長史娶于亞生三子五女太夫人居其中
婉慧受內則列女傳諸書時涉他經史為詩麗而
則長史公撫之曰兒胡不為男子雖然必字佳男
子以是偃蹇數姓而會文恪公喪其先夫人韓也
請為繼長史公謂忠烈不亡壻亦非常人也於是
太夫人歸于孫太夫人歸于孫也於文恪為益友
初文恪舉于鄉為鄉里教授與二三友課藝太夫
人則篝燈侍夜手編錄助勤也既第進士守史官

歷宮采司成至大宗伯所典文學諷議綸摩之事
太夫人綴功補義麗澤弘多今太夫人詩若干首
附文恪集中世謂之班姬曹大家也事文恪母為
孝婦文恪母一品夫人楊也性嚴重有矩矱而太
夫人歡承之在尊卑親屬之間雝雝然雖出都會
而節約無華以勤勞先子婦中外家衆數百指斤
斤如也蘋蘩之薦必膴必夙潔齊殺醴以待賓客
僕饌馬芻不戒而具于文恪諸子孫為嚴師先是
韓夫人有二子鑨鋌太夫人亦有二子錝鐄女一

鏝而側室馬一子鑲太夫人鳩哺之諸子就外傳
太夫人從梱內督出菓餌勞苦談藝不倦四子接
武取高第雖晩節諸孫口授手畫伊吾之聲徹戶
而女鏝子呂胤昌亦長于諸孫間無何而長孫如
法與胤昌並舉癸未人謂太夫人成四子進士而
不遺其一女也惜鑲殀耳世仕宦常在京師伯氏
籍錦衣聚族而居視餘姚更如客凡三南輒北最
後以鑛在吏部居數歲遘疾逝前數日鑛自文選
郎遷太常少卿猶忍見其金緋所享年自正德乙

亥至甲申凡七十先以文恪封孺人再封淑人後以鋌稱太夫人四拜誥也鏞光禄寺卿娶御史錢公女封恭人鋌南京禮部右侍郎娶尚書魏公女封宜人錝河南右布政娶尚書陳公女封孺人鏞太常少卿娶少宗伯胡公女封宜人鑲順天府庠生娶太保陸公女鏷遣少傅呂公子禮部主事允孫男五如法刑部主事娶編脩史公女如洭餘姚縣庠生娶行太僕卿姜公女如淫娶僉事陳公女如洹聘太學生沈君女如泗幼孫女八苑馬寺卿



邵公子太學生柱周叅議蔣公子庠生一豹按察使楊公子秉珮叅政李公子庠生劭之叅議胡公子庠生正遴副使管公子庠生可成庠生李君子庠生機其壻也一未聘曾孫男二以孚以貞女二俱幼乙酉仲冬二十有四日葬月山　天子命所司合文恪韓夫人祭而開壙禮也不佞與方伯同年逮識光禄于朝事少宗伯于詞林舉鏞及如法于南宮耳太夫人甚熟聞鏞嘗戒其友曰幸以札來者毋詭毋譽歷吾毋而後及我慎之也繇此子姓所交無匪人所聞無匪言質行不阿固宜銘曰

彝江世族燭湖令宗英人踵起昭孝顯忠豈繄士範亦有女則肅恭夫人慶祥舄奕繪規衿禮纂德組文韜軿命富浣濯當貧光輔夫君翼風宣軌貽穀多男方轅結趾既女而儒亦慈且嚴班左庶匹文孟将參寶婺俄沉九原是即曰祔伊何月山之域我其銘之勒于玄宮金石流耀裔流臻風

## 屠漸山配項宜人墓誌銘

嘉靖中稱明德而顯於世阨於數不究者為漸山



先生先生卒又四十二年而其配項宜人延卒一顯於仲子律再顯於叔子方與其孫謙而昌馳之業益起不佞盖與孫謙同舉聞其槩又二十年而讀其子侍御君狀是大邦之媛也屠項皆檇李閭族項之大以大司馬襄毅公而屠以大司冦康僖公兩家璧相映矣宜人襄毅孫叅政貽菴公子毋田恭人其嬪諭德先生則康僖嫡子也天與莊靈通女史列傳大義甫十三毋恭人卒叅政公欲不娶宜人曰烏有郵女孤而鰥其父者乎逮繼毋歸

悉出其毋藏不私二十而遣諭德公諭德公纔志學耳而康僖捐館時庶兄已貴家衆壟立宜人昞於大幾遇事無所凝滯內外斬然事姑太夫人惟志是承雖所使媵婢無失嘗遘疾醫禱罔功宜人刲股和羹以進病良已又以其間佐公讀篝燈拂几手機杼而褒之成進士衡鶱於秘館不以家為皆用宜人能婦也公既文益有聲戊子以刑部主事典試江西宜人奉太夫人歸事竣太夫人安于家不欲行宜人侍而買一妾膏沐見於公曰燕中



遙夜差慰寂寥其婉至之致具蘭暉堂集中後五年公省覲歸宜人字側室女若己女也復從北上以禮部郎滿秩受封諭德公受特知改翰林修撰侍讀進今官所交傾海內而尤與關中趙景仁江右羅達夫吳袁永之唐應德善騎從還往宜人從中治脩髓醴酏而自所儲最下具辛丑念太夫人老謁歸而太夫人逝明年公亦逝宜人數求從不得撫其孤慟櫝經史而督之誦曰此而父所習也未辨色而起滅獲次署夕則考其成與諸子計誦

讀與諸婦計組紃以㬎屠宗日起其亂子曰顯而人謂宜人能毋庚戌仲子律令弋陽教以居官蒞衆之法甲寅倭難作仲子為侍御迎宜人於留都冦平徙郡城仲子卒於官隆慶戊辰萬曆丁丑孫謙叔子方後先成進士丙戌叔子按南畿見宜人病且留丁亥獻歲宜人視諸子談生平風示無忘而後登假暇矣宜人世鼎貴而閑於家婉嫕恭孝天性篤至嘗誡諸子毋務華毋邇讒毋賤臧獲有過即不可掩再三誨令改而後已為季子買宅券



成而中燹衆議減直宜人不可曰嘗見食言而肥者耶有嫠婦乞衣心許之月餘不來則已物故貽其家曰不負言吳俗好媢鬼而宜人獨不里婦之禱張者莫窺其閭晚益恬澹危坐一榻足不閾者二十年疾則召其女富曰汝媢事庶善吾終屬纊之日屏侍人獨富孺人與二女浴可謂生死由禮矣宜人既羹股以療姑而身病孫大壯亦復刲股宜人事毋順而吳恭人不解髢侍疾卒死孝宜人孝慈友儉有楙木恩而死之日享年九十有一體

所遺者八十五封君一侍御二督學副使一鄉舉一諸嶽嶽頭角不可量也語曰子孫視汝甯復其慶信哉以是年某月日啟諭德公壙而合銘曰天不秘瑞寶發明地不秘圖嘉禾呈天地秘發元媼生孽黃孕玄殷砰砰是為屠奴頂娥英有斧而封式其塋

沈徵甫母吳宜人墓誌銘

沈之望吳興凡並浙而家者宜同出矧姚江於我旦夕近也與一貫同舉進士者應文徵甫徵甫尊



人奉政公諱譜嘉靖甲子遊京師占其籍而試既第矣都人譟其籍報罷其配吳宜人故某郡守同邑某之孫父曰必仁上椽計方是時奉政父溧陽丞未除挈妻子留都門婚焉無何吳父病死獨一嫠一少女宜人白大人請收其父迎其母若妹而居也蓋溧陽公旅食久姑韓嚴而奉政稚多學士游宦人兩養外內親劬劬乎難哉溧陽公之為丞也廉罷官則無所生奉政十九在外不能視含殮而宜人代為之子比舉徵甫兄弟又宜人代為之父奉政茂實嘗為里人侵而宜人又為之持門戶稱丈夫一日廝養子逸豪持而恐之宜人曰奴兇則痓耳且生死未可知無煩公等於是豪不敢言比徵甫為池陽理母居中佐之徵甫朝京師而宜人卒邸中惟二季與徵甫妻俞在然誠信無悔矣年四十有八所生子先徵甫者應欽邑諸生二季曰應麟應暘所生女一適諸生史元蒸一適陳大勳元蒸父其官自上大勳父太學生養正所撫諸孫欽之婦邵生景元景亨景賢俞宜人生景初聘



其官史元熙女而俞宜人從宜人而養於地下也不遠徵甫再娶於童亦封宜人未有子麟之婦陳生景裕暘始娶於洪稱奉政與宜人者今　天子加兩宮徽號於時徵甫為南選部大夫矣詔得封若贈云宜人狀同官郎周君光鎬所為徵甫馳以徵余銘銘曰攻勞得逸攻苦得甘終身之勤以有珈簪和婉婦師貞憲女男子孫弟祿食其餘饌有封如堂毋儀所函

慶府右長史贈兵部尚書棘亭王公暨配鄒

夫人趙夫人合葬墓誌銘

曩懐棘王公以名御史按予浙登良汰墨有范孟慱風而毎登髙望遠作英英白雲天際想謂太夫人在堂也比拜少司馬恊理戎政奏績晋大司馬而太夫人之問至公痛絶念先嚴未有銘也請銘及太夫人翁諱允武字德毅別號棘亭先山右人五世祖貴徙廣平貴生枀枀生玘玘生友友生翁父臣為諸生有聲翁亦年十九補諸生歷試異等而用歲舉入太學是時元配都夫人與偕卒再娶



趙夫人夫人丘縣趙公奇女是生懐棘公已而翁謁選夏太宰邦謨奇之署判南康南康埔郡也前吏染指逋賦至七八年翁一切謝苞苴請託條緩急示賦期期來而賦集時東南被倭徵西粤狼兵兵獷悍翁檄其帥謂朝廷徵爾勦倭爾毋為倭供餽弗稱罪予爾而兵敢譁罪爾予與爾分受責帥聞凜然勅其下而翁無乏其供人人醉飽去其長於濟變與馬燧柳公綽事正等餘州萬年令朘餉為機兵所訟聽者私之衆愈起徐直指急之而會翁上謁屬翁翁置令於理而重縲其首亂郡中帖然因牒翁署萬年半歲而尸祝翁稍遷兩淮都轉運副使或諷翁盍為子孫計翁謝曰老孀也不可以餙而當道有嗛翁者遂遷慶府右長史且用老疾免時年五十有七撫臺劉公景韶為之泣且慰之曰君有佳兒足重無念翁歸而居數椽若旅所以遺大司馬者有千卷書佐於内恃太夫人不難脫簪珥以歡其姑翁廉則以淡佐翁儉則以勤佐翁既圮家益落太夫人提大司馬勉之曰吾聞清



白吏子孫必昌是在兒矣丁丑大司馬成進士為行人又勉之曰而父言貪酷二字當官第一戒而父汝師也性不喜逸晩猶率大司馬夫人寗日課紅訓子若孫曰驕奢淫佚非保家理有自来我庚子冬太夫人痺大司馬屢乞歸不得則迎養于邸太夫人欲歸請奉之歸又不得乃遣其子三聘奉歸歸數月不起是時有覃恩贈翁兵部尚書都夫人與太夫人皆夫人其訃也　上特賜葬祭有加遷異數煌煌啟棘亭翁窆而合銘曰軒軒棘亭矜

修勑已潔其深源濬為灌洊官以寒身門方大子乃開鉅公典皇會旅絲綸熀爚織于纖縷數彧先畸而德濟美兩配偕藏群玉萃止銘億萬年于歲乙巳

河南按察僉事封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柱峰劉公墓誌銘

歲壬寅重九河南僉憲封少宰學士劉公卒賜祭葬如例公諱勑字仲安先興州人五世祖興徙任丘依金沙嶺而居是生亮亮四子季曰賦生璟璟



三子仲曰綦公父也贈如公官高邁涉圖史一稟于先正人稱為天鄉公配洪人張生四子公其仲公幼而俊穎不讀童蒙書輒通經十四為邑庠生試高等二十一為嘉靖癸卯取鄉薦庚戌成進士得新建令新建在江西省會繁公曰吾聞積誠待人人必感積誠應事事必治患不忠信患新建難與百姓休無為鄉先生魏都諫者高節屏居不入城市為邑有賢令出山上謁人以是艷談豪宗人恣公鞭其橫者群數百遮窘公公曰令奉 天子命長一方官不卑若等欲效宸濠反耶民號呼塡道謂豪宗轢我父而臺司以聞詔革其甲爵慰勞公視事當是時公幾不免而卒摧彊宗用善政得民也交章薦者謂烏臺青瑣虛席矣而竟以不諛得戶部人攀號車軹不行居戶部為堂鄉雅重督餉薊門多擘畫亦以不狥權貴生蜚語司爵者念公久勞擢僉憲分巡河北道兼飭兵備澄官邪剔吏蠹鎮宗藩抑彊禦輕徭薄賦弭盜安民山賊摽掠為患設經略殲之報功 天子賞銀幣然無何



而薊遼數遣者為權貴嗾追劾公歸矣忠而被謗河南北人扼腕焚香歔欷延送五百里夫非直道不渫於民耶時方彊仕而絕口時政與親舊往来恬愉優游下至耕夫野老坦坦施施不知有貴賤也事無巨細必盡其心衆無顯微必接以禮常敬讓人愛濟人人稱之曰佛六十年如一日子少宰中丞二君並巍科膴仕毎貽書勉以移孝而二君咸殫力奉公式穀也素彊無恙忽中風左枯醫八月不起少宰中丞無歲不乞歸入衷請尤力顧中丞

撫浙不得釋而少宰以弗俞病至廢日講益披瀝
陳情　上乃許省覲驛馳歸五月而公病尚幸視
湯藥含殮即中丞留滯浙中少減其終天之恨天
賜也生癸未正月一日距卒年八十有一其封以
少宰任滿配章氏封淋人少宰長子元震辛未進
士歷今官掌詹府娶郯城尹張君女繼南陵尹鄺
君女再繼儒官熊君女中丞次子元霖庚辰進士
歷吏部郎右副都御史巡撫浙江娶户部郎李君
女繼鴻臚鳴贊張君女又次子元霈娶大同守蘇

君女蚤卒女一適少傅大學士李公孫濂孫男亂
賢官生少宰繼子娶洋縣簿史君女孫女適林縣
尹史君子秉厚次二未許人少宰出許聘錦衣指
揮使李君子某中丞出銘曰惟公盛德子惠温良
所居民慕所去民傷天之福人得全全昌既貴而
富亦壽且康亦既偕老伯鸞孟光亦既裕後威鳳
雙翔厥施未究而澤甚長一丘自適紫誥輝煌厥
而羽化言歸帝鄉山川欝乱草樹青蒼烝斯嘗斯
奕世無疆

雲南按察司副使玄洲喬公暨配宜人周氏

合葬墓誌銘

始予戊辰館辛氏與上海喬伯梁接舍是年並第
余留京師而伯梁典州從此音未嘗不在耳也伯
梁懷康濟才崎嶇二十餘年今且坳于黜政機不
得斯人為之流涕公諱木伯梁字人稱玄洲君世
新安人有彦衡者課塩海上家焉丞傳竹溪君晟
六傳太學生鎧公父也贈奉政大夫母儲氏封太
宜人公七歲善屬對十歲能文十三補博士弟子

陞文裕公器之復從袁文榮公學奉政歿喪如禮
辛酉舉于鄉成進士知安吉州州與歸安長興錯
壤吏奸如山又受天目諸泉沮洳多逋賦公勾股
其田如師丹決水嚙城損稼大開倉出賑而築水
砰于四門捍城得無浸有豪殺人不可問者累歲
公一鞫而服稱神君州當貢栗銀臺誤以其副封
上有旨詰問奪公俸公曰固欲言之安吉貧明主
柰何以口實累民也　上感動罷貢栗州故多税
公復曰柰何與民爭錐刀罷不復征公惠政多而

此其著者三載同知潞安府潞多宗人公進之于堂而手給其祿不逞者繩以法宗人歡且憚嘗署汾州州貢紬典機綱解者往往破産公調停如安吉時而會太宜人病乞歸時已僉憲河南矣倍道馳不及慟幾絶服闋備兵井陘井陘内捍京師外轄全晉所控千餘里蒐軍實繕關隘罷巽懦奬驍勇訓習刺擊以其兵為諸道冠有白金文綺之賜災溝營卒多烏合輒跳輒募礦盜竄其間公選士著八百人而漸汰之盗始盡歲旱以便宜發粟不



待報可全活甚衆　上籍馮瑺所株連于公治者無慮數十家悉賴公安叅議福建分守建南弭節而盜遁為之清租省徭節費以率諸屬然不能阿直指業轉雲南副使而乞身歸歸則買扁舟與故人浮遊三吳間方欲起公而遽捐館公誼至高其在安吉潞安經紀叢令黄守之喪士論偉之分田贍族為其鄉濬渠二十里鄉人德之特祀奉政公周宜人處士雲湖女事王舅姑撫諸季在安吉奉太宜人東歸朝夕温凊如公之在側也可謂賢孝

婦矣公生嘉靖己丑卒萬曆乙未年六十七宜人生辛卯卒癸酉年四十三子三拱宸太學生娶後府都事潘允亮女繼娶太僕卿林景暘女拱宿太學生娶通判陳壽榮女拱壁辛卯舉人娶知府陸郯女繼娶知州張星女女一適太學生王乾昌孫男十合葬八灶港嗟夫士競言任乃呼吸安危機栝得失之際輒袖手余聞公為諸生時遇倭警守埤賊走東門守者皆之東公曰是且掩吾西亟備之果西中礟而圍解比家居朝鮮舶飄海上邏卒



譁為倭眈眈視之公急呵止白當路而歸之朝鮮君臣具表謝夫以倉卒發機不爽如此真能任已銘曰謂爾蹇耶名誰爾先謂爾達耶仕胡乃邅惟爾闓澤泯樂于壓惟爾儻佹鮮裘而全用之不用葆其德玄不用之用逮其象賢千古斯丘名玄洲阡

整飭昌平兵備山西按察使司按察使鴻川許公墓誌銘

歲辛丑秋昌平兵大夫許公卒于潞河公長余一

歲已矣余尚何宜顧余與公同舉于鄉于南宫襟
帶三十餘年不早推挽公而無以慰地下忽也公
之起昌平也自謂惓游久矣小草一出惟是王父
恩深未酬而叅藩再月可幸徼一贈於是贈矣而
有河南按使之命民遮留公直指省垣又交薦公
而偶詘于計吏當量移方發潞河歸乃大歸也悲
夫公許氏諱應逵字伯漸別號鴻川浙嘉興人世
居感化都徙城東六里衙國初有實甫者以賑受
賜亭號亭子許實甫生子華子華生景新景新生

用常用常生半山公某公曾祖也倜儻好修善著
書工詩年八十五半山生東岡公梧公祖也即所
贈者東岡生少山公燦公父也亦贈叅政東岡老
明經司訓楊州後以子綸舉進士老少山篤行方
聞年不配德元配聞人淑人生公繼張淑人生茂
才應逵公甫歲而失毋無何又背父東岡實長育
而教誨之十六成諸生二十六舉于鄉猶及東岡
之世三十三成進士授山東東平知州其為治耑
與民休息加意教化一切供應廚傳出納耗羨皆

謹謝司鑰者而明言令不敢潤于若若亦毋自潤
斷獄不深李棠盜所守抵死弟勝代繫完所盜贓
郡猶議戍之而公爭之免蘊虎者大猾也監司下
其所誣引于州公竟罪虎而置所引不問有婦誣
其叔方鞫時或俛于門執之則與婦通而嗾者也
其聽斷明恕類如此巨盜杜邦雍久不得公并其
弟擒之境內迸跡諸生徐文京善古文人莫知公
奬成其名獨以爭水田忤郡守後諸邑田不效而
公聽民蓺麥乃大穰守益慙恨中公調遼州遼晉

之僻壤也而公治之如所以治東平者而出趙惟
明於重辟雪省叅黃宗理之詿誤復其官周汝梅
久繫不可釋則聽其輜歸生子以延其祀人稱仁
人之用心儒士劉文煥貧當踐更公為免之而勸
學成其名公素擅人倫之鑒于東平得孫侍御琉
于遼分校鄉闈得王大理明馬吏部洙趙平谷永
忠擢刑部山西司員外郎調工部虞衡司典鑄寶
源局錢諸中使嚴公無敢需已司榷於清江廠廠
在淮上主舟稅前吏多容網取盈而公疏之行旅

無留入亦不詘清江王公堤潰守臣議開别河避之公不可堤以石公是時則洞河利害于掌中矣而擢都水郎中有弘濟之役弘濟河者寶應越河也先是泗水發天長盱眙入白馬氾光兩湖中漂溺日繼公議于老堤外開越河總河李公王公先後上其奏而朝議難之謂老堤開鑿内外受水非遠策又引白侍郎所開康濟渠用園田木堤便公析言兩策無益徒耗水衡錢而越河成則水性順侵嚙不足患得可而身行河四月成費僅十二萬



金延袤四十里至今為高寶利余曾為之記又于邳州創屯船塢使艘自江入者曲折免風濤且饒康濟舊堤免歲修費氾家口裂三百餘丈衆錯愕莫計公曰塞之感神應就功朝廷酬以太僕少卿而忌者又隨出為井陘兵大夫未幾三吴言水利改公為蘇松四郡水大夫發留帑金十萬治之初直指吕公光洵嘗著書言四郡水以五湖為腹心三江為脉絡海為尾閭脉絡不通則尾閭洩不時而腹心壅四肢百骸病故吴淞不濬不入海濬而

支河不開則千流萬派亡所輸支河開而圍岸津梁與田間之十字河不曲折又太無蓄為旱虞故公首開吴淞凡七十里次諸州縣支河又次田間小河及諸圍岸津梁一歲成費減所發半當是時主爵進公叅政公辭既優敘而病歸歸無何起徐淮兵大夫而遭張淋人憂又數年補昌平昌平雖一州而内拱九陵外逼虜有大將偏裨稱鎮而諸中涓司香者相望皆以軍為私公一切歲時餽問悉謝絶文武屬吏殿最籍盡秉燭手書值軍政大



計心力俱瘁而諸材官諸中涓皆心慑公毋敢縱包荒小過未嘗引繩批根人人樂為用所修邉墻比他鎮多且堅東征調馬多瘦損獨昌鎮馬冠諸軍虜伯牙兒要撫賞桀驁公諭以威信不敢動近陵之林麓不戒于火延爇數十里公率諸將撲止軍儲先兩月給無不以為生我東征後賜公金行且敘録而公逝矣公旁通禪觀沒時神氣如平居戒諸子勿受人賻曰我居官鮮任未嘗不斤斤豈可以死忘初志乎其爵然不滓固天性也而于人

死喪困阨常竭力守遼時前守繕城多費當事者急之而公持之寢為郎故人陳九德謁選得潛山令俄遘疾于公邸公親問湯藥棺殮發喪吊者至咨謝如期功將優昌平而前兵大夫陳公一簡調容雲未行歿於官公經紀備至遣人道之出疆豈與夫廉潔自命而漠然于故舊者比哉公之功大者治水弘濟之金隄與吳淞之海口並不朽弘濟在人耳目前人能頌之而三吳陰受其賜自公後海口廣下流順四郡水皆以時注潦不為災民徒見汚邪滿車耳孰從而頌公功哉今漕渠病安得



起公療之也公生嘉靖十五年丙申歿萬曆二十九年辛丑享年六十有六娶聞人氏累封淑人子九人錫璜國子監生娶郡丞韓相孫鴻臚序班邦兆女錫瓚庠生娶憲副沈鑒孫國子生茂榮女錫珮庠生娶國子生沈士立女錫璋庠生娶主事項承芳女錫琳庠生娶僉憲錢于鱗孫國子生象乾女錫琮庠生聚世聘御史陳奇謀女今守志錫璠聘大理卿沈玄華孫國子生文奇女錫瑋錫珍尚幼女五人一嫁御史盛唐孫國子生洪慶次子庠生懋春一嫁照磨沈蘭如長子明儒俱蚤寡一嫁按察使沈伯龍次子庠生中畏一嫁御史曹光孫太學生如璋第三子纘祖一未字孫男十一人宗淮宗泗錫瓚出宗濟宗浴宗河宗汝錫璜出宗海宗汴錫琳出宗洙宗渭錫珮出宗沇錫璋出銘曰

賜亭許蕃孫子啟大參受嘉祉歷兩州再治水淮之南水湯湯白馬騰搖氾光鼓石尤飄艅艎公建議築金堤民子來畚鍤齊越河成不踰時功永賴今頌之吳淞格五湖渰水維弛莫之食大役興合



衆力躬胼胝捲沙石百世利民不識思河洛是阡宅

河南汝寧府光州商城縣知縣文林郎芷陽

沈公墓誌銘

余不喜銘人墓銘芷陽也多公之賢而高季子之誼余嘗與公同公車相得又數年而公攜其季來余與文稱季子今年為晉方伯寓狀于余曰文兄第六人伯氏景克家不行其志而未有銘也蓋待

乎作者余受狀而讀之公舉鄉書時諱令聞上春
官更為孚聞字貞孺別號芷陽子封工部君理長
子也工部君父按察公啟而後於按察公弟岱以
此公兄弟兩祖岱公生而慧有遠志長以舉子業
聞精于易時出精義佐其師顧數奇自乙卯舉于
鄉不收禮闈者七中遘家難為閭左豪所湊以是
益探篋發憤甲戌之役焚舟為期又不第而遊于
酒人然公佹棄之而佹得之其售丁丑則迫而後
應且與季子偕也季子以公薦于鄉之後一年生

而同對于廷夫得之有命難易之相遼若此哉公
仕當為令令率計歲月最多減年公之年已在強
仕外而猶委蛇歸省不欲減令得河南商城其民
慓猾公以畫一之法齊之莫敢犯因而勞来之買
犢者踵相籍邑故多大駔巧嘗試而惟其所欲為
群隸曹黨相代為翼虎持上人短長上人乃更畏
之公一朝盡汰之是時有方田之令大抵加賦者
最公謂田即方賦莫可加令不能以剥民最不奉
詔寧解綬以是坐殿而商田卒不方商城之户上
上者率數姓朋之既析姓戶當下而前令持故猶
上之罄產不償或因緣飛詭脫籍公一切釐正俾
分籍臺使者嘉其便令傍邑視此而汝潁間自是
無以賦蕩產者則尸祝公也公性和而峻遇事有
執其愛民不啻噢咻之而去蠹也務盡盖懲鄉之
閭左豪齮齕者故豪亦王公成耶令四年為萬曆
壬午奉諱歸明年癸未葬工部公而公殯于墓前
毀也距生乙未年四十有九所著有周易日抄十
卷先配閔氏繼黃氏顧氏有丈夫子五人同寅同

生同巳同申同陽志皆茂而諸孫復英英蘭出此
天以報公也余謂公既以乙酉葬又諸孫善箕裘
所為君圖不朽者自諸孫事而方伯孔懷之痛愍
焉不勝余故人也忍無銘銘曰其慧也若廸其戹
也若激季子之賢爾是的爾之光季子用錫安山
之陽爾所達吾為爾銘慰爾寂

封文林郎山西平陽府推官西岡崔君墓誌
銘

長垣崔封公之子曰景榮名御史余癸未闈中士

也封公名聞禮庭訓字家枕鄧岡號西岡子受易
為邑諸生中棄去老以景榮平陽閱封崔之世素
以貲雄業農其為儒自封公父栗封公生而穎異
讀父書日數千言遊黌序益發憤幾有所遇合而
中廢顧其道誼博聞學者宗之羔雁常填門寬然
長者而視義所嚮赴之不隱彊禦至振卹孤煢不
啻其身痛也內賑其家外賑其里人皆肅然莊封
公而封公父亦喜得仲子惡聲不至于耳當是時
封公父所有僅宅一區卒賣以事親女弟兄之子皆

幼孤封公撫之長為婚嫁忘其自出謂封公父也
族有鎮鈴子挾富數窘辱封公父為其彊有力也
而忍之且死屬封公曰夫夫己氏之子也亂吾宗
而魚肉我封公泣受命理于官而其人通環瑱自
固侵封公封公之中棄諸生以此然不悔曰吾不
得之身必得之子至于今誰謂天道遠乎若撙之
摘鼓矣既被命稱封公益跛跛為退讓步趾不及
公門推擇為鄉飲三老一應其招不更往而好為
農愈甚斟酌土物裁量晹雨所獲倍曩時然不自

封殖也邑無年悉發賑置產必溢其值曰彼其父
母妻子得微有流涕戀戀者乎居恒屈指度人曰
其宜然已而果然在數十年後善敗無爽數尚檢
柙華顛彌厲訓諸子一門之內四民之業並興至
景榮勅厲尤至若七品官得言天下事出而攬轡
一方尊嚴若神明得無或弗慎乎歲已亥播州楊
應龍反　天子遣李公化龍開府而景榮巡按且
監軍事受命旬月削平之蓋李公女侍御子婦兩
人姻婭契密幕中事如一手故功成易大帥綖以

黃金玉帶壽封公封公怒曰吾家四知無夜金入
事無私覿柰何汙我故景榮風生霜府功罷不疢
封君素善飯年七十鬚眉鬱然景榮念父數告輒
引大義禁曰春秋不以家事廢王事至是視師益
不敢告不得親易簀然封公謂吾教子為　天子
誅大兇請四國吾獨不為節俠士快矣是為萬曆
庚子距其生嘉靖己丑年七十二配劉孺人有賢
明操舉子七而成者三長景福娶殷氏次景祿娶
劉氏繼周氏高氏次景榮娶王氏封孺人殤者四

而嘗名者曰景華景星女一適千戸于曰盛孫男七胤祥娶上林苑署丞王進忠女胤茂聘少保李公女李公即所稱開府者胤昌聘進士李惇女胤哲聘舉人李先成女胤蕃聘舉人王養民女胤賢胤廣未聘昌蕃廣皆福出祥禄出茂哲賢皆榮出孫女七一適按察使部永春子和鳳一字通政司条議王永光子錞一字國子生李雲龍子不伐一字庠生陳守敬子禹謨一字舉人李先成子範世餘未字曾孫巖胤祥出未聘余惟封公有德獨之



行三蘊義生風令人感槩波湯從之一唾弟千金無所尤豫陰贊其子之節二既已服鋃艾矣辭除從容不用而寓諸農三士依倚道秋以就名豈易覯哉余嘗志孺人墓今復為封公合葬志銘曰蟬聯之胄望于博陵矯矯封公人爵不升秉耒橫經風秀于世欲以識庄不褰其義吐珠于澤誰能不含詭義若仇堙暧是甘不知其父爰眠其子清玭人知我峨务史身既永戢風尚彌高遺芬可扢滌浮彼嚣遝河之陽文螭屓贔君子之藏過者必式

太師兼太子太傅掌後軍都督府事定國公
贈特進光禄大夫柱國謚康惠西亭徐公

墓誌銘

萬曆壬寅季夏己酉定國西亭徐公薨于位訃聞
上震悼輟視朝三日以官公孤有勞勚賜祭十六壇贈特進光禄大夫階柱國謚康惠少府治兆域給東園秘器葬異數也公孫希臯奉泰寧侯陳公狀謁余為墓銘於戲是中山王九世孫也中山王佐 高皇帝有天下國于魏而都督公復贊靖難



之業以啟定封一氏兩公為皇家東第諸侯冠定之世蟬聯簪冕至公用忠誠結主知受恩數又為一時東第諸侯冠盛矣公諱文壁字國聖父定國公延德母夫人張與孫公生而儀止詳雅孰書悅禮被服恂恂如也少長齒胄子司成日攝之以為貴介子安所稟承而馴謹若是習騎射于京營大司馬又稱之于是 肅皇帝才公典禁兵宿衛
莊皇帝二年襲封尋僉書後軍都督事改掌右軍都督府督皇城諸門干掫 今上為太子冠公假

賓贊冠　上即阼命公攝班首小心畏忌　天子
固心嚮之大婚時公持節充正使其後冊昭妃冊
端嬪冊恭妃冊德妃冊皇貴妃及冊沅懷王進冊
端嬪為妃皆充正使賜予無筭庚辰　上耕籍充
三公禮畢賚𧰟服駕幸山陵公扈從有膳羞白金
文綺之賜無何而掌後軍都督府五都督府惟後
府稱要劇非勳望所信任者弗輕授是歲充知經
筵官真充班首事已扈從大閲再賜𧰟幣癸未潞
王婚充正使王之國又奉勅領其事　上既數勞



公迺特賜乘肩輿寵異之建壽宫扈閲加少保兼
太子太保尋加太保兼太子太傅總營治之事乙
酉復從閲壽宫賜𧰟衣玉束帯各一丁亥冬以數
代　天子郊進太傅戊子復從閲壽宫賜喜字緋
衣一襲增歲禄五十石給三代誥命乙未復以數
代郊進太師丙申葬　孝安皇后護行辛丑皇太
子正位東宫冠充正使掌冠遂充太子妃納采問
名使公無歲不代郊郊已輒受白金文綺於是再
給三代誥命自庚辰來進士恩榮宴主席者八武

閫監試如之皇朝大國封居京師者三本異徹侯
而　上又殊嚮公所加秩增禄上尊法膳尚方什
器銀絹奴婢之賜不可勝紀公恒業業冀得當以
報而深唯社稷大計數請建儲正國本他如罷礦
稅釋逮繫娓娓為　上忠言觸忌諱軍國事若寧
夏朝鮮皆奉詔持正論　天子雖時俞時不俞而
終無甚咈國不可無重臣如此居父喪例不敢謝
事衰三年待諸昆季無間言未嘗招致賓客博名
聲而内和不與物忤不以貴倨驕人服御無所芬



華食取充味蒼頭盧兒指數千不聞駘籍人昔公
王父太師事　肅皇帝為三公名實烜赫公光昭
前德而益大之豈易得哉卒之日距其生嘉靖丁
酉得年六十有六元配王成山伯維熊女封定國
公夫人先公卒繼王有丈夫子六長廷輔勳衛娶
張氏英國公元功女繼湯氏靈璧侯世隆女亦先
公卒次廷佐次廷直次廷佑次廷賢女子六一適
臨淮侯子都督僉事李宗城一適懷寧侯孫承恩
餘未聘孫二長希臯廷輔子嗣公聘楊氏彰武伯

世階女次希夔聘薛氏陽武侯鉦女是歲孟冬辛卯啟王夫人之竁而合墓在馬鞍山之陽銘曰玄鳦朱躍武陽之裔八葉重光合符於帝奕世戴德公滋益昌抑抑小心以植臣綱翌衛三朝總領百辟桓桓北軍非公誰職焚燎泰畤攝事者虔明德惟馨法宮受釐王命肅將虔恭匪懈行庀粉斧言成著蔡雙旌條遠八鸞孔鏘秉彼白雲歸于帝鄉天眷冢臣易名具典恩賁有加榮哀不淺欝彼幽都松栢芊芊公永馮之于萬斯年



浙江按察司副使羽泉陳公墓誌銘

壬子島夷擾我戊午己未之間幾無民而羽泉陳公令我雖饑易食渴易飲之會哉而一食飲不時饑渴不療非仁不活非肅無以為仁至難持哉方是時師旅倥偬徵輸餽餉交偪而公有餘暇興學修文時引諸生親課之識不肖于塵埃中不肖弱冠能憶公之所為治者大都不以法假人不私人一物也公諱紀字仲理羽泉其別號甌寧人先世果仁為隋司徒居常州法會為唐閩州刺史家建陽九世祖旭金紫光祿大夫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魏國公高祖子林亞中大夫曾祖善安沙尤之難以功授建寧左衛右所鎮撫祖仕濂嗣鎮撫父樅贈廣東左參議母倪太恭人公少穎受知于袁公洪愈舉嘉靖乙卯鄉薦丙辰進士授漢陽尹朝堂以倭難調天下最有聲者于浙而公得吾鄞是時王江涇之寇雖殲而渠王直未得大師海上公所拮据萬方不惜以身蔽民之病召為御史巡鹽長蘆巡按山西擢我浙按察僉事分巡嘉湖隆



慶己巳參議嶺東入賀萬壽萬曆乙亥擢淮揚兵備副使在粵時大帥湯克寬詭殺漁浦民千人公發其罪又言之于朝抵法而怨乃集于公公乞休銓曹取旨予假後給事陳邦顏魏體明交薦之起廣東憲副未任丁內艱御史棠詔又薦之起吾浙憲副使者交勸駕而公以父老不敢離庚辰終父喪不復仕矣癸卯三月捐館逆生嘉靖甲申十一月十五日享年八十元配朱恭人繼張恭人側室二子三嘉言郡廩生娶徐繼徐守正太學生娶李

繼熊乜元太學生娶黄女三壻為雷　洪邁謝丹詔
張光楚邁司庾詔楚皆諸生孫男四武陽武周武
祖國鑅陽諸生女孫三曾孫二天申天啟銘曰嗟
陳公以鄞為桐鄉余安能無銘仁而肅是足以槩
公生平發妄殺之罪雖坎壈終其身其仁足稱仁
者之後必有興瞻此塋

封泰寧侯太夫人陳毋盧氏墓誌銘

盧太夫人之舉令侯也五年稱未亡人迄于茲乃
五十年視侯之弱而壯而強而為　天子典六師

稱老臣夫典六師於勳臣無兩重矣而太夫人親
見之且久斯太夫人之福履太夫人之于侯兼有
嚴慈可書也太夫人盧氏京師人父處士君永中
歲未有胤禱于神夢有若白鶴飛鳴庭中者而生
性婉淑不好弄處士君惜其不為丈夫子也及笄
歸先泰寧侯西淮陳公瑺勳家亨食舊德汰以為
恒而太夫人獨謹事尊章無違色於西淮無遽言
西淮一意服官不問家而家治嘉靖癸丑西淮棄
賓客令嗣侯孱然孤也而疏宗黠且貪者耽耽其
旁衙侯于其吻也太夫人撫而泣曰我難一死也
與共而父以孤屬我也於是忍死支傭所以擁護
之者萬方長而見諸　天子貂珥立朝自侯之嗣
而封毋為泰寧侯太夫人侯駸駸有聲搢紳間而
太夫人歔欷教之彌嚴曰吾不敢忘檝揭汝無忘
脫吻上時萬曆丙子侯提督操江奉太夫人而南
居七年太夫人小疴侯三疏乞歸于馳傳典前府
戊子被命居守陪京請終養請侍親陳情不一
上意動而丙申有京營之命壬寅四月二十八日

疾卒距生正德庚辰八十有三　上賜祭二壇合
窆于先泰寧之賜丘余覽觀載籍孟母尚矣次莫
如陶母湛歐母鄭皆苦節鞠子為世儀表然砟柱
畫荻第食貧耳非必有外侮今泰寧有黠宗之暴
非太夫人擁護安所得此揭揭乎難哉或又言太
夫人化時有異香妙音非偶然生死者矣子嗣侯
良猷娶附馬都尉謝某女封夫人一女適庠生曲
江孫男一聞訓應龍授勳衛娶惠安伯張某女孫
女三一適都指揮藺登瀛一適嘉善公主長孫許

潛祥一適豐潤伯曹名成曾孫一幼銘曰五載為
婦五十載母秕李依稀松栢長乆兾于以孤立孤
以荼天降貞癸豈其非夫式是令子典　天子旌
孝慈則忠侯維在矣於太夫人斯千萬年余銘之
辭以燭夜泉

福建左叅政加太常少卿致仕進階中大夫

僧杲余公墓誌銘

語云精潔易辱世用此中君子君子不悔乆棄筆
研不為文而吾友冥漠中望我得無銘自齠年與



僧杲操觚互殊而相好也人謂我兩人標榜亦自
疑以為少未解事姑從所好云而不謂老猶爾如
韓愈張籍相為雲龍余稍黠取多而君竟中阻死
之日以一劒一書贈我曰別吾老友斯足矣已君
有倩曰舒泰初氣節文章似其翁狀世系生平已
具余獨貌君神以發吾所欲言君亢厲貞孤必行
已志泒覽千古知邪正是非當其不可咲為愚自
若稟獨用之性受不黨之氣吾鄉顏御史鯨孫觀
察光祖與僧杲皆以氣伏人之非祥者也余姓寅
名君房字晚謂古君房盡非人而改字僧杲亦足
以見君為文必準諸古峻淨而嚴核不欲虛為磅
礴委蛇游衍之形豈無雄詞大篇終不瀰瀰夫轂
與畫之象人乆矣讀其文當知其為人屢蹶于鄉
獨丁卯余賀之果舉復困南宮庚辰余又賀之君
曰褎然乎余曰可三十名君不服曰倘前一觴爾
一後一觴我一榜出果三十三釋褐筮仕僅十載
為都水主事典造四夷賜服節省三千繼發商人
譌書遷精膳員外郎郎中省會試費百督學陝西



諸僚皆以費不給請君獨否直躬行道無所假借
雖御史首録士考下下不顧尤慎鄉賢名宦祠諸
生開秦王君曲諸生終不肯庇持大體愛名器尊
尚節孝先禮義檢柅精詳惟問典憲何如人陽服
之而心齟齬不堪也道繇此詘庚寅陞左叅政隨
改山東遂乞骸乙未起福建再乞休　詔加太常
少卿致仕辛丑用　東宮恩進階中大夫家居不
改舊湫隘而做負郭讀書游道甚寡往來僅老諸
生朱一誠內弟莊情群弟姪芳鎮輩三四人恥以

其文章資身樹交養聲名来徵者多謝去又多削藁以為得其辭未必得其意得其意未必得其人也有傳獨行者當以君為稱首著書若干卷號農丈人集徵序于余余謂此當對山中桂樹栽而比得歸不逺矣恵子死誰為我雄談者乎君常謂穮子由為其兄作志太謾余今志君亦言其皎皎不欺崕略耳持此道游于世宜偃蹇能卷猶可不卷辱将大故吾不悲其不合而幸其能卷令死之日有僧杲也僧杲不可一世而人猶名之可謂世盡



無道乎哉君生嘉靖己丑卒萬曆乙未年七十有七父文深母楊有四子君其季而父弟文湍為諸生娶毛無子君為嗣子主事時　皇太子生覃恩得兩贈所後本生始娶于莊生一子試可年十七卒君哀之以其長兄宸之孫鏻嗣聘袁氏繼娶徐生三子獻可諸生娶周都運保女行可太學生娶楊少叅言孫女無可聘屠太守本畯女殤女二長嫁即舒貢生泰初次嫁張尚書時徹孫子朋孫男三鉉娶朱太守泰曾孫女鉞聘屠太傅滽玄孫女鏸聘朱侍御燾孫女孫女三一適李主事生嗣孫振璸一適王方伯佐子道京一許吴侍御禮嘉孫道隆墓在逸湖橋之原與莊合君志也銘曰當世之人可與權未可與立君獨否介于石也猶推舟于山轉車于澤也師天而不師人毋自咋也吾徵諸巫咸為我懌也僧耶杲耶甚善易也葆貞萬年與天極也

## 贈鴻臚伯兄斗門公暨配夏孺人合葬墓誌銘



一貫備員輔寮七載而伯兄逝逝又六載始得告歸墓之木幾拱矣而幽石未章不肖罪也先是兄嗣泰始以狀来乞銘兹泰始亦親杖屨于地下歲月幾何而生死倏隔即不肖亦旦暮人耳烏可無一言以詔永永按兄諱一初字伯復别號斗門是為累贈光禄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先公㮚閒府君之長子世系詳别狀中不具述述兄之大者兄生而頴敏端重能步趨輒循大人儀矩屬對如響十二歲通經史百

家言儒先生遜不逮也二十二補弟子員試輒異
等鋭志勤脩以顯揚為已任奨進我諸兄弟咸以
成儒辛酉赴省試時不肖病甚幾投卷而出會與
伯兄接席毅然不可遂終埸領鄉薦既不肖成進
士且十載而兄尚困諸生於是從有司乞老不許
已而請益力不肖度終不可奪因輸貲得請于司
徒而兄弗懌也明年壬午為先贈公入旬兄自邸
歸迎而謂曰聞女以綵衣上我壽甚喜遂服馬辛
卯十月贈公薨逝兄配夏孺人亦相繼倏亡當是



時不勝擗踊而僶勉治喪悉稟于度閭里歎服謂
無其知禮云郡邑大夫交相器重以得瞻眉宇為
幸伺兄服闋一賓鄉飲三老然非其好也世居影
泉里僅數楹而子姓漸繁於是不肖與少弟奉贈
公別居而兄朝夕從舊居來侍温飽歷二十年如
一日舊居圮贈公命之新乃新仍其堂曰存養扁
其軒曰思過意念深矣自不肖之秉樞也聞有獲
于 上輒喜聞不得為所欲為又輒跼蹐不自安
或謂胡不勸之歸休則曰 國恩未報吾特任吾

私耳持已嚴重慎取與幕無雜賓坐無長物服食
無芬華與人言必遵孝弟念先贈公贈夫人淚潸
潸如孺子值諱辰或剪掃必洒泣欷歔晚而志彌
冲行彌篤曰吾雖老志志無敢踰越如行百里半
九十耳因自號半九翁所著有二清集懐仙歌各
若干卷尤工書與鍾王季孟也家故貧業儒益貧
夏孺人寔肩重而作率為諸娣倡於是內外咸給
課一子二孫恂恂循矩而趨寶完沈氏先世風若
孺人真冢婦也已兄生嘉靖乙酉十月四日卒萬



曆已亥十一月十有八日享年七十有五以 皇
太子覃恩貤贈登仕佐郎鴻臚寺序班孺人生嘉
靖戊子十月九日卒萬曆辛卯十一月五日享年
六十有四子一即泰始由邑庠生入太學仕至光
禄寺署丞娶張氏男孫二延年郡庠生娶包氏延
齡由郡庠生入太學娶張氏曾孫三光宅聘舉人
董君應圭女光世聘進士周君昌晉女齡出光宗
未聘年出曾孫女一有英未字以萬曆庚子十一
月 日合葬于枇源鄉布金古刹之東嗟夫吾

沈自勝國以来未有以詩書效者效之自伯兄始可不謂大有造於宗若夫孝奉天經睦救群戚措躬發口罔不由于正出于厚上無忝于祖宗而下可為子孫法數言真足以貌兄矣銘曰疇戳而穀𩇕所扶疇發而禨儒所初疇克而家兄所圖佑啟後人表百夫厥有　宸書貢黃壚瑱珉峩峨辟耦都



𠲜鳴文集卷十六終

# 喙鳴文集卷十七目錄


墓表

泰州知州累贈尚書朱公墓表

常心吾父墓表

丁勺源父墓表

孫端峰墓表

神道碑

崔後渠神道碑

趙麟陽神道碑

王對南神道碑





劉晉川神道碑

馮琢菴神道碑

蹇文塘神道碑

邵越湖神道碑

馮芹泉神道碑

李于田父母神道碑

南陽谷墓碑

黃雲浦墓碑

劉晉川祖墓碑

汪雷峰墓碑

倪處士暨配節婦徐氏合葬碣

四明　沈一貫肩吾　著

## 墓表

### 泰州知州累贈資政大夫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朱公墓表

朱公諱公節字允中家越之東武山其先自朱尉里徙有尚主者故稱尉至省元仲英徙郡城五傳為竹庄居士廷瓚能詩隱君子娶徐夫人生公公生而疑異成童日誦數千言居士早世而公已



聘陸處士女家貧一弟二妹幼或勸之遂娶如俗儀公不肯曰喪婚不順也既免喪始受室補弟子員辛卯薦於鄉連試春官不第聚徒講學為易專門師弟子多遂最知名者沈君東高君鶴皆發解甲科為諫議云介介自持未嘗跡郡邑郡伯宛溪梅公顧見之先禮於其廬所相與厚善者陳山人鶴蕭承務勉沈參軍鍊柳明府文結社於息柯亭修古行業癸丑之北也謁選得彭澤令奉母夫人養焉邑故好訐寬則玩急則逸山谷間公務以誠信感移不率始寘之法時倭犯江淮間楚中震動公出贖鍰繕城又以小孤山為江右第一關請移守備於其所造艘置械峙糧練兵境賴以無恐江右稱多才而彭澤不逮公輯書院而躬稽其程飲食之士類以起嘗大火隨而拜之輒滅為文告城隍曰吏貪污不職令之罪也神其殛我若凶喪火神安所逃責令與神約各脩乃政無爽豪有持吏短長逋稅無并民者公嘆曰吾安能置豺狼問狐鼠哉卒寘之法而恐乃醖釀矣丁巳擢知泰州泰



本腴州自中倭而主者率浮蠹與奸市故囷逋益多公既勞來之而禁一切科斂與民更始民猶有私獻者閉閤自撾曰吾以信待民而民不信哉於是民浸傳語無敢干以私開府以擊豪為政揚之屬械繫三百餘人而泰亦數十人大都景嚮公以去就爭之卒得讞　三殿之役徵文硍於徐而泰當供百民驚竄公發鍰及倅餘佐之吏白入覲有際故資之鍰盍此當槖何公曰吾未嘗妄取何妄與也無念我匱矣泰有鹽場十而河淤為疏老東

河達於揚泰壙地百餘里苦旱溢令民每百畝濬十畝為渠又相地為演武場習民兵儲戰具脩城垣移兵於周家堡守其隘以備倭居歲餘使者遞舉之而彭澤之怨起報罷初公去彭澤彭澤人以陶狄二公共祠公狄公者梁公也亦彭澤令其治揚州數百人數百人者欲祠公公不許比去泰人祠之公既歸日奉板輿為歡出則與社友咏觴纆舊閭以課子扁其室為悠然居而盡畀其父産于弟曰予兄弟幼同苦猶一人也癸亥母夫人卒哀



毀有加謂越無喪禮乃定制以齋素非在五服數者不飯令子孫守此於是冒風寒為毋襄而甲子三月卒三子應萬曆甲戌進士授刑部主事賡隆慶戊辰進士令禮部尚書履縣諸生五孫敬循敬脩敬復敬德敬仁蓋厝於祖塋之次者二十有八年為萬曆辛卯而始克葬于王字山沈一貫曰余童時誦公所著策約博雅君子後得其東武山人集讀之瀟灑塵外人乎生平以彭澤自憙不媿矣一貫既三試試吉士為史官供講讀三十餘年與大宗伯俱而伯子之第也復相周旋於京師惜中道夭大宗伯玉潤金相宗廟之瑚璉旦晚躋台鼎運斗樞勳名光越絕公所不盡用者當在茲也誰謂公終彭澤令哉

## 贈徵仕郎刑科給事中常三吾墓表

大中丞常公開府於我淛屬閭宇有戒心飭旋厲鉞而加之以共益　天子任臣哉比以于宗伯郎太史志狀来請表其大人墓嗟夫隤祥迎祉其先罔弗自明德始贈公諱自省字希曾學者稱三吾



先生五世祖得春從鳳陽從武昌是生旺旺生忠忠生贇贇生慶慶選貢為沔令而有三子仲曰繼繼娶洪雅令賈公銓女而生公有異姿沔公嘗膝而授之書輒琅琅成誦屬之對亦驚人語沔公大喜曰是子旦晚絕影馳矣吾何容容作五斗米吏哉遽解綬歸無何聲果噪督學使者喬祋祠張山陰劉内江皆當世人倫宗而遞寵接公謂常生非常生也諸生上者治家法明經已矣搜述紹古相傳笑為繆迂又直假毫牘奏技無庸聲韻為而方

言嚨嚨繆訛相師以缺咪耳公謂此儒者恥也而吾力足以兼古文識奇字乃依字母作歌予童子誦使之以聲逆詩詩諧韻韻索字四聲七音六書八體曲暢而既也制義之暇好作詩詩倣陶韋不繩削而雋其業若此武昌有勳帥塡撫引體尊而其尤橫生有益而過其門者執之諸生隨而大譁帥恚疏諸生若而人而誣公為之倡以移中丞公實不預也然奮曰帥曲固頷除諸生恥安能首鼠此禿翁於是詣學使班班言帥實嗾譁諸生無罪



學使計不可折試之文文溺淳挾風雲學使大偉之立白中丞釋諸生而郡倅李公者因義公掃舍延為諸子師頃之有以百金求關于公公曰夫李公義我而吾翻為不義不可亟去毋汙我公以是謂諸侯門不可遊遂謝歸而方伯湯公之幣又至終不就夫士隱約難為廉而稍自愛者烏能緩急人矧難不由我自直非過有如公自直則諸生且詘是我阱諸生而令虎益驕故舍曰不預而代諸生取予又振然不膩推此志也肯章皇緯繣上負

其君而下愧遺其寮汶汶銷聲我惜也淪跡埋瘞終不偶於有司而短於三十九也公殞之日中丞已見頭角矣慰其母曰有孫在兒不死迺今果然公懸弧於癸未撤瑟於辛酉終始嘉靖閒而中丞第甲戌理南昌給事刑科兩拜命贈公如其官勳名未艾公亦未艾我語曰基廣則牖厚神澄則膚榮土沃則實繁淵迴則魚歸自然之恒理非適符之偶數也



## 贈文林郎福建漳州府推官崇祀鄉賢丁少溪墓表

豫章之丁自濟南遷五代時厖將映避地於是四世廸功郎仕楫生文質遷五溪質生鈇學于伊洛三舉禮部稱夔天先生語在國史子孫歷宋元德業科第武相接也十九世南溪少司馬以忠當嘉靖間著績留都配余淑人正德戊寅生公公諱運字易昇別號少溪少不好弄長而能文補邑弟子員蘇舜澤司馬蔡可泉司徒先後督學咸題為縕璞七試秋闈兩中乙榜終弗偶癸亥司馬乞身公

遂棄業一意庭闈之事滌牏舞斑不得已有游雖
經宿不能寐謂人子不可不知醫而巽於岐黃司
馬公嘗疾公不解帶不交睫者兩月一飲食藥餌
必親嘗而進扶左扶右而敬抑搔之一夕數十起
至骨立循自力而司馬公竟瘳司馬公瘳而公幾
不勝視其弟其甚愛自幼時與群兒戲弟忽病群
兒眴走而公獨抱持求藥巳之若老成人中尤相
勉以樹立曰成司馬公之志弟素豪不脩小節公
險為之補遺無貶其名故司馬公絶内顧憂而公



卒之日弟親為文累萬言祭之讀罷痛厥誠感之
也公既為家督代司馬公主鬯三十年宗人散處
無慮數千指而一視公即素驕不法者無敢懟公
性廉不以錙銖自汚不喜諂諛言不及紛華常面
折人過人初弗堪終帖帖雖僕夫販子亦謂丁長
者不喜佛觀緇黄輒唾不畏鬼嘗讀書僧舍有物
魘其僕公移其卧於前而書一正字於其掌竟不
來有大盜兩入其室得公公不改其度一曉譽之
盜服去一缺望火其廬去公形求之皆得而笱州

人劉其者為盜所連懼夜以金叩門公笑麾之曰
玉石自辨子何乃爾卒直其事無所受笱人義之
於是梅林胡公開府吴越辟公不就王文成以良
知之説傾天下江右尤盛公造其閫而晚好辥文
清公為人魁梧奇偉聲如洪鐘少病自五十來患
寒辛未秋不起時司馬公及余㳅人尚在以養不
終為恨而人謂公無憾年五十有四配封太孺人
車塘鄒公廷器女所生長乢周以司馬公任國子
生未官卒次此呂公未亡一歲時庚午舉鄉試後



七年丁丑成進士理漳州擢御史今為楚叅知諸
孫立本立命立人皆諸生立會立正立兩立叅立
悟皆幼公以叅知初考贈文林郎福建漳州府推
官又十年壬辰郡邑諸生千五百人言於督學崇
祀南昌學鄉賢祠次於司馬公沈其曰王氏之學
要使人復其本心而學者失之丁贈公獨悟其真
謂心無事勿令空有事勿令亂故其于錢穀甲兵
綜理具周而四應不滯可謂憬然而獨信不然王
辥之懸久矣孰能一之夫不空不亂贈公亦救學

之弊云余以為人當空我不空物而後動靜皆得其理乃稱不亂仲子來防海雄蓄遠而出之以和聞少時卞急公每舉呂伯恭語曷之變化氣質吾表而出之使後之人知丁氏甕天先生司馬公後云

孫端峰暨配墓表

孫之先唐有三司使招討大将軍岳由睦州遷餘姚之梅川宋有燭湖先生應時以理學從祀學宮元有山陰教諭原燮拒偽吴張氏命明興四傳而



有忠烈公燧忠烈公子三都督堪尚寶墀宗伯陞世稱伯仲季三泉先生尚寶子四季為公名鏊字又器別號端峰主人通博士家言摹晋唐法書補邑諸生改郡諸生齒大學時宗伯公為大司成公以猶子群諸胄謹守尺寸後屢試屢詘而諸兄弟遞取捷乃去而讀先秦兩漢書為古文詞東南中倭又去而論兵胡督撫延之幕不受功後謁選為上林丞改良牧典毛屬理所部民事而部民挾内豎不可問公曰上林者天子之囿也若中貴人與豪為政安用丞乃約諸中貴人訴者為越訴歲辦牲課毋屑越入羨納饋申國法以示司禮内豎撓法而司禮弗禁當以聞往者丞巡行富家爭邀入門置酒侍坐以為寵公不許曰安假此曹旁寺僧歲以端陽作佛會男女襍至公禁之有訟其子者諭以慈孝遂父子如初有殺人者前丞捕不獲公至自詣服以公嚴明奉法然非好也常曰柰何令江上梅花笑人乎迺奏户部檄督浙賦比行署民尚遮留為定均輸法户三等課牲而竟不容於中



貴遷判滁州公作夢登蓬萊閣賦見志而仍苑職致仕公為人豐碩胸有黒子如荧眉間紫氣徑寸於思尺餘不肯屈於時而款山人野老甚昵自奉菲而於客奢歌舞絲竹更進以為樂倚東郭臨蕙江作五柳莊叠石為山引泉為沼樓臺軒榭百數畝僅十而逶迤曲折可竟日嬉也卜生延于蟠龍山枕大江席曠野容通莊園得從客星游足矣内行脩飭厚人倫日謁家廟乃食出入必告時物必薦事諸兄敬歲時助乏推產以業之配陳孺人同

邑眉山人曾祖工部尚書簡菴公雍祖封詹事府主簿文籠父高郵州判官孟莊頎秀智慧多解通工小楷語不妄發宜其姑而居諸姒未又宜其諸姒善持家察僕媵之能出入置手簿課筭不失毫髮後多病公載孺人游西湖以適之卒於杭公嘗置妾京師孺人以為望公遽出之然猶間置間出孺人卒時有數人公哭之曰吾當以不娶報孟孺人卒九年而公捐館孺人以癸未公以壬辰孺人壽五十八公壽加十子三如游如淛如潢游壬辰



進士淛潢皆太學生孫九人曾孫一人所著有漆園梓金臺梓白榆社草采薜荔咏北遊梓東園湯稿釕鐍軒稿鏞臺咏四明遊覽編虎林襍咏余觀古之建豎者不厭儉确不能建豎則去而遁於麴蘗山水亦不必侈侈者必有世資非空取而空用之也孫世清白無厚儲而公頗有侈聲世傳王陽能作黃金而有車馬衣服之麗豈其儔耶乃讀公及孺人傳知其貲從蠃奇范蠡三置千金而三散之昔人以此耗稚心送長日故吾喻孫之有公猶子產之有子朝子穆皆不得志於天下者之所為也不可以無聞為表於其墓

南京禮部右侍郎贈禮部尚書謚文敏後渠崔公神道碑銘

歲癸未余預春闈中土得崔子士棨奇之果文敏公孫也棨試吏十六年而猶然一郎夫公固守道不售者貽謀之徵哉士棨為余言公葬未有碑丏於余余豈能知公而足為公重抑不敢不諾會國家有大編纂余衰昔之傳公者得九首而互詳略



為之一之令文人好以形似語易其所從來以俟後人而系之銘傳曰公諱銑字子鍾一字仲鳧河南安陽人父陞仕至參政有蕭靜聲公少負奇弘治戊午舉於鄉屢不第與三原秦偉馬理高陵呂柟榆次寇天敘林慮馬卿同邑張士隆為刋浮篤行之學乙丑舉進士改庶吉士授編脩預校 孝宗實録戊辰同考會試執政欲私其子公不可而執政子竟録於他手劉瑾擅政卿佐謁跪公及脩撰何瑭遇之史館長揖他日史官旅見皆長揖瑾

然謂張綵曰翰林晝白面輕薄生銑尤甚宜罪綵不可實録成瑾矯陛史官俸一級而調部屬州縣以練政公得南騐封主事瑾誅還故官李文正當國好文藝公勸以及時悟主救民薦賢理財强兵書千餘言滿九載陞侍讀告歸嘉靖改元召脩武宗實録已直日講陞南祭酒明教條正文體日坐東堂與諸生問難為名司成大禮議興江南北饑人相食公應詔言事且曰比主事張璁等以獻議驟遷而大學士蔣冕尚書汪俊脩撰吕柟編脩



鄒守益御史馬明衡乃罷斥御史段續陳相員外郎薛蕙至下獄陛下求備禮于本生至孝也顧當詳稽禮意大順物情獨任己臆昌其有既疏入報罷歸無江南一物諸生悵失依己亥立東宮起為少詹事兼侍讀學士尋擢南禮部右侍郎撫臣王暐言句容朱家巷 皇祖故鄉墳址具在宜表章公以為興王之基失實為罔竟寢之尋病致仕卒贈尚書謚文敏公好古敦禮不妄取出處皭然中廢居洹上十六年析衷群言廣授徒以師道自任

稱後渠先生其言曰道在五倫學在治心功在慎獨不喜時之言良知者以為霸儒又曰讀經驗諸行事卒至不駭可以即變矣通言不俾可以出令矣小物克勤可以舉大矣僕婢服義可以使民矣初為古文詞鄉人或授以文選公不屑去學左氏瑰瑋不龍人嘗作述居其略云客有告者曰先生知今之所謂君子乎狹小賢指而動稱唐虞鄙劣典常而談必性命非神非化不言德非寂非玄不措詞先生曷知之以昌其名崔子曰是難言也聞



宋代有村如梔源其民食粟飲水不鹽不酪既朴而和年皆累百後通外人致美異更彼而夭况乎好新重異以常為陳陋紈綺而衣罽毯厭膾炙而食蜆蛤所好愈高所失愈遠夫水誠淡穀誠糲民可一日棄乎醉醲飽鮮且有伐生之患况蜆蛤哉吾見其驅于疢疾而已所著有松窗寤言中庸凡演大學全文士翼政議中説考文苑春秋讀易餘言彰德府志洹詞删定二程遺書朱子大全子湊舉於鄉孫士棨癸未進士今為户部郎銘曰黄義

而前風淳道樸史籀寘文竹書猶邈勳華軌中夫有受来而其景運日朗以開尼父遡前斷從此始若璿璣衡立歲綱紀豈無觭特啄鳴衡行太陽爨空嘒彼小星云何末年浸以漫漶家則不競召戎来寓有奎聚緯大興積微迨于曾玄亦或相誰是無他繇匪秉之故甚精必愚或詭而忤窮經蹈躬反性完初夫道洹然寧忘故吾有卓崔公中原和理来儀聖明誨人覘矩動徵洙泗暨於關閩學以為已仕以為人處時潢汙堅白靡黮天作崧高其



儀有黴往踐南雍青衿若雲退考洹室經耕史耘乃晚而駕崦嵫載絀顧猶採榮豈其食實道世相喪自古為歎磬則閟諸沚蕙谷蘭是時異者舍王而霸公終不許道無假借王徵猶一霸雜何居漢豈不大終媲唐虞作書滿卓日星同燦後世有雄逢之暮旦我銘公墓不敢為容言必稱先道寓諸庸其文雖史其事則野游夏不贊用信来者未緘金匱立之墓門於千萬年来徵斯文

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太子少保刑部尚書前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掌院事贈太子太保謚端肅麟陽趙公神道碑

蓋自王文成倡良知之學而其門多雜得麟陽公始尊公可謂特立獨行剛而不怒廉而不厲始終粹白皎然不欺其志者矣余始望公如虬龍以為不可親而不自意奉審游公著節以分宜始江陵終比其後又嘗悲江陵氛分宜夫憐者不詆詆者不憐乍愛乍憎人謂公何而不知此所為公也公諱錦字元朴宋燕王德昭裔南渡後家于越遷餘



姚至公復家於越曾大父玫大父暠父廣東参議公塤大父父皆贈如公官大母其母諸繼母皆夫人諸夫人以正德丙子生公性嚴整强骨自立當其見之所至輒不可奪弱冠補諸生嘉靖癸卯舉于鄉明年成進士除江陰令值邑大侵所活以萬計而巨盗許貴者横計擒之使者或以厨傳弗飭讓公公曰寧讓令勿驚吾民卒不動三年徵為南御史江陰人祀之已而祠毁於倭又改為之至今蒸嘗焉先是嘉靖初江上下有塩盗往來設總兵

於真潤間後罷十九年復設公言國家設重兵阻要害必有嘯聚之寇不時之警難制之勢而未有無事空食者真潤之盜不過挾私販剽商船有司治之胡足煩大帥勤二千餘戍徵錢廣募公私煩擾罷之便　上從之時又乏軍興大農遣使四出徵積逋且令入貲竊緹騎公言齊魯燕趙淮徐間人相食安所得積逋緹騎侍衛王宮典詔獄而令錢虜充朝廷體非大農議非是又言方今戶口流竄宜專遣憲臣充招集使而山東河南撫臣尤宜久



任皆得俞壬子奉詔清滇南軍會元旦日食公曰此陰盛陽微之象也乃上疏極詆分宜略曰大學士嵩怙恩寵以張權假刑賞以罔貨事無大小欲稟承於已人有少違必陰中以禍百官懾息諸司望風希寵干進之徒頌美功德比擬不倫　陛下自以為予奪由已題覆由諸司閣臣不過票擬取裁不知未題覆已受其風旨比票擬兩存其胸臆群臣敢怒不敢言　陛下安從知嵩奈佞奸深窺伺逢迎之巧似忠勤諂諛側媚似恭順引私人布要地探諸臣動靜而先發制之故少敢厚賂左右具得起居故多稱旨時獻小諍似不阿而不知嵩特取　聖意所不經者稍執以絕疑陽不預事似不招權不知脇制諸司莫敢不從或就　聖意所發直而推之或乘事機所會衡而執之使　陛下思之本發於朝廷無迹可尋故諸司常代受嵩罰而　陛下亦代任嵩咎今內外之事非賄不行百官失職戰士鮮體民生愁急皆以嵩故宜早罷黜以應天變書凡萬言分宜父子大憾遣緹騎萬里



械公隳車者再入坎窞輪過其上不死至則下招獄拷訊復擬廷杖百賴　肅皇帝聖明引筆抹去獨除籍而已方是時參議公在粵亟投劾去父子守四壁酌水舂菽歡也居八年喪參議公又七年莊皇帝以遺詔起公為御史尋為太常少卿光祿卿奏罷端午龍舟之戲又奏折江陰子鱗及蘇松常鎮白糧減耗明年以右副都巡撫貴州土酋安氏跳梁公宣示恩威得其力以治諸苗之反側者遷大理卿工部右侍郎尋轉左　昭陵之役屬公

督理公謂陵恩大吾不可屢叨讓其右萬曆二年轉南京右都御史歷南刑禮吏三尚書江陵方秉國公無所阿時風議其得失江陵患之令所厚劾公去江陵卒推南吏部尚書尋入為左都御史掌院事朝士瞻以為趨而楚獄興斥其黨殆盡諸御史益引繩披根所不快者至擬令日去其明日去其其為元輔其為太宰好事者翕然和之有賀公者曰衆心儀公少默則太宰矣公愕然曰是何言大臣由聖簡何物僉訾得私除乎上書言言官論



人當程品業不宜熙試毀乞起諸大臣出視事而責御史存國體於是諸大臣復安楚獄上詔籍其家公嘻曰甚矣借嵩為豁而上言曰昔嵩怙寵行私世蕃為奸利　聖祖逐嵩捕世蕃而言者不已至謂世蕃叛籍其家以意擬當如千數而後不副則株連盈之　上以為此真世蕃物而不知強半出他人家且非叛也今憤居正則過其言臣竊料其藏宜不能世蕃十一而恐他日之毒三楚十于江右且嵩敗後閣臣顧患不任事而居正獨受知不顧患又過懲之後之閣臣懼矣奪其官爵諡號黜子弟為編民已足正罰何則居正生平操切齷齗富貴決裂名教故四方之怨歸實未嘗有異志且受　先皇顧命翊　上冲齡夙夜勤勞中外寧謐功惡可泯惟　陛下不忘蓋帷之義所以光聖德全國體者不小時　上怒江陵亡敢言公疏上或為之吐舌或為之側目　上雖未盡從而張氏終被恩得稍解孔門從祀之議興衆論盈庭公力言文成白沙二先生當祀議始定滿再考加太子



少保資德大夫正治上卿駕幸山陵再奉勅居守已改兵部尚書總憲如故丙戌計外吏公欲有所激揚而會曾太夫人訃弗克葬于姚六年而復起為刑部尚書再辭不允方就道而三疏之次蘇州疾終訃聞　上震悼贈太子太保錫祭葬使使者起墳諡端肅焉夫人尹氏無子副周氏生子淳卿南京刑部郎中莫蘭亭之妻家塢余嘗謂學者平情于好惡之難見善人而好之見惡人而惡之塗之人盡然何必君子所稱君子者善惡之等嚮而

善善惡惡之等亦漸稱其情實不爽錙銖而後謂之平江陵之獄欲縱之與欲深之者其心非盡公其事非盡平而不欲究之者惟公一人若分宜本公所戟手怒又骨髓也而猶白其子非叛撫貴竹時見分宜曆道旁為之咨嗟徘徊屬監司護之乃去此豈以好惡柴于胞者耶此其好惡豈為分宜江陵起耶世之學者一好之終身不忘一惡之終身不忘嗟乎得趙公天下不足平矣嗟乎余又恐昧昧者謂余以趙公之憐故相而稱也則愈悲



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贈少保謚文端對

南王公暨配李淑人神道碑銘

余與公同舉戊辰讀中秘書官詞林供事講幄甲申冬公入政府而後十年余待罪盖出處略同此心而彼暫矣公議册立不合去然 上從造膝來稱公端人早登延大用雖去未嘗忘余欲銘公而汎瀾太息不忍者久之公之初奉廷對也制策以時政機要為問問出江陵閣卷時興化顧江陵機要云何江陵曰機在用人要在責實而公對獨十榮興化大善之擬首已以太着置第二會 先帝手拔三卷居前而公遂為二甲第二選庶吉士庚午授編脩實錄成擢脩撰乙亥充經筵日講官故事日講必尊宿老儒而今 上典學勤江陵乃超用戊辰戊辰至是纔七年而脩撰直者自公始編脩直者自余始然余等皆伉節終江陵世雖勞不遷壬午公始為洗馬為庶子踰年為少詹事兼侍讀學士掌院事甲申領教習為禮部右侍郎改吏部其冬 上手勅改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入內



閣叅機務與太倉同麻而拜于是去登第甫十六年縮朝寄最早自嘉隆來獨吳公與公耳公既蒙被非常益慷慨冀一當諸奏對票擬多所賛助時奉召對以繼母景喪歸廷議請補闕不許已丑行人奉詔以禮部尚書復故位 上久輟朝講公至三月未得見而章奏多留復不豫建 太子公以為時政無急於此因萬壽節疏請見舉三事言 上為感動視朝而公方侍命不入 上知之再御門見公明年元日 上開毓德宮擁 皇太子於

滕召輔臣見諭以保愛至意公同吳歙太倉三公
以冊請四月復以灾異同疏應天之實而公復獨
疏謂臣來浹歲嘗陳天下大計不宜與諸司章疏
並寢又言臣無狀不能導主德于緝熙保聖躬於
元吉大本未定隱憂更多因自劾　上遣使敦諭
彊起之已同三公合群議請冊有詔切責三公皆
引疾公獨在直請諭三臣出首輔出而歙太倉章
尚留公曰　聖諭甚明宜趣二臣出與首輔擬冊
立豫教之期　上乃下二公章復特諭冊立出閣



十歲後並舉公遲之再請明日中官李浚宣諭云
冊立事如明年春夏無激擾明冬行否且俟十五
公喜事之有機也第口宣不可據乃擬傳帖進堅
上意而復語部科疏之　上猶持初議責詈對奪
俸明年秋主事張有德以造辦請獲罪時太倉公
已省覲行吳公又在告公懼成命遂渝亟與歙公
引諭旨諍之具三臣名　上益不懌責輔臣附和
更遲冊三年歙公從此罷歸公言臣與國一體國
令所請臣所傳也國具揭臣實從慂之則臣誤國

自臣傳諭以來部科諸臣踵得辠誰實宣之而今
若此臣又誤諸臣且　聖意已定而復搖吉期已
屆而復改臣誤社稷乞與國俱罷報聞吳公亦遂
乞身去公獨以一身處父子君臣閒周旋調護良
苦念終不得之於　上固求罷手諭檇藥餌扶掖
入直公不得已復視事因請耑使促太倉公還朝
而明年春科臣李獻可等復請豫教降罰有差公
謂言者連得罪群猜益多封還御批請寬言官辠
上加斥杖而別旨謂公希名公云名非臣所希也



而非敢棄臣所希者期　上為堯舜而臣為堯舜
之臣若犯顏觸諱抗爭被譴何名之可希必不希
名將使臣固寵持祿闚主違而莫救睨政亂而弗
匡國家何賴焉更使臣棄名不顧逢迎阿諛若許
敬宗李林甫是九廟所殛而萬世罵也科臣豫教
之言非謬讜呵一出遠近沓讒譏構將與隱憂方
大臣若淟涊苟容則汲黯所謂阿諛承意陷主於
不義辱朝廷者臣安敢疏四上不報在廷為之震
慴而公益悱惻久之　上度公終不可留乃因廷

試辭讀卷聽公去蓋建儲　上意自定第重發而
疑者日紛故公亹亹為　上精言之冀絶孼萌天
下因公之去益不能揣摩而後二年　皇長子出
閣講學辛丑正位東宮　上未嘗不用公言也公
為人温厚和平喜愠不外見余嘗比之韓魏公而
猶露剛氣于英主前事幾相激夫何可定建儲時
余為請存問上欣然從且任一子中書舍人聖主
至德可不謂天遠春益哉公嘗分校禮闈主武闈
教習庶吉士兩纂脩　世穆實録士出其門者有



師法脩史據事直書無骫筆居政府持大體武弁
群而噪大司空或謂黨衆不可問公謂武夫廷辱
大臣不法何以為國卒捕治奴有私乘驛馬撻之
不少貸家事治公雖浩然長往然愛君憂國不衰
其表謝存問也拳拳以罷礦稅起遺逸為勸所貽
余書毋一非法言不及私蓋余輩自傾蓋至今類
若此為文不屬草腹定不竄一字考經據典而文
理具備嗟乎古所稱社稷臣極誠毋貳臨大節而
不可奪者真其人哉而彌天鴻業徒賛一大計他

人之賢者及此為幸公則未能萬分一含德而藏
非余始望悲夫公諱家屏字忠伯別號對南其先
太原人徙居鳳翔還雲中居山陰遂為山陰人七
世祖顯顯生文秀文秀生得林得林生冲冲生縉
知臨邑縣事有惠政縉生黄坡公朝用黄坡公生
石溪公憲武是為公祖若父皆贈吏部左侍郎兼
東閣大學士祖妣趙妣韓梁景並淑人公韓淑人
出也北邊以武健雄資為豪而王氏獨世世長厚
好文學積源流慶實天生德執政三載當書考而



拂衣故贈未逮臨邑祖父母妻不益封未任子元
配霍氏封兵部主事宗嶽女未廟見卒累贈淑人
繼李氏處士松女累封淑人李淑人性勤敏佐公
事二人一切倚辦既貴猶布素人以杜氏緑與方
之公不得志懷歸淑人輒賛決卒後公每誦室無
萊婦語而泫然也公生嘉靖丙申卒萬曆癸卯年
六十有八李淑人生後公一年而卒先十年並葬
桑乾之陽丈夫子八孫六曾孫二求余銘者長子
孝廉濬初與其弟思生湛初賜贈謚祭葬有加邊

遺司空之屬将作復任一子符丞銘曰天生聖人
為　萬曆皇有赫中興爰畀上佐傅之八翼捫馬
而升西清燕閒誦說虞周可咸可登在天左右跣
而視地其直則繩宗社大計萬喙合鳴扣閽莫膺
公為史丹伏蒲引義涕流濡膺臣謂明主可以理
奪非間可乗言而見吐臣睾靡原無羞凝丞　天
子熒之雖狩赤松翼雲飛騰前耀輝煌鸞書驛來
慰余股肱雖不久留猶身覩之丹心有憑聖渥天
悠臣謨日皎振古無朋我勒銘詞釁牲之珉永公



之稱寀寮千載訊筌與宰将慈馬徵

資善大夫工部尚書無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晉川劉公神道碑

上所簡任九卿得　先帝戊辰多豈秘省之儲從
秘省出尚七人晉川劉公其一也公之殁東阿為
之狀山陰為之誌而以賜阡之珉屬余自余預機
政借前籌莫如河漕戊戌之秋得公而始有所藉
手則余之悲公其國恤也公既繇常吉改兵垣用
蔞菲謫蒲丞從知盧氏萬曆初召補西曹調民署
乃僉豫臬衆議關中督學我越中歷齊楚藩臬長
晉中丞撫保定已協理中臺佐邦治奉尊人喪還
里乂之以河決黃堌起少司空無僉都明年上功
拜尚書啟歷中外三十餘年官階十六易而婞節
懿行未易縷数所為難公者則西曹時與大司冦
爭疑獄司冦予死比公傳生議司冦不能從竟以
失入譴而人始服淅故多材先是學使者行尅核
之政公至則衡文采實不為毛舉所甄拔皆一時
秀髦在西輔遼無秋而有倭警師宿於天津羽檄



旁午公外調兵食内理荒政是歳也饑而不害博
陵盜起嘯聚至千人所司議剿公曰不然好則人
怒則獸草薙之不忍下令殲其魁餘勿問人謂劉
公尺檄賢於十萬師故事河與漕皆設府　上以
公宿望舉兩府屬之監司守令受節制者七省公
謂河漕患有標本而工無緩急循商丘虞城以下
至於彭城得所謂趙圈者賈魯故道也而鳩工焉
開積壅疏支流隄堰閘壩增卑倍薄延袤若干里
不淹時告成　上嘉賚晉秩廕子於是有二湖之

役二湖者邵伯界首維揚之巨浸也涉者虞溺公闢裹河避之行旅無恙于是又有泇河之役泇通淮海渠成則漕無乞靈于河也公排群議躬開鑿有渠形而病公故恂恂長者至講畫大事不惑于呶呶之口趙渠潘司空患費而止者也泇河舒司空鑿而中輟者也力主必行人多公之斷自少不問家人產耻言錢穀而行河經費揩計無爽趙渠僅費金十萬二湖三萬泇七萬畚鍤雲興未嘗不宿飽人又多公之辦為政持大體恤民瘼行河時



籍郡邑城旦以工役相準所活無數病既篤乞骸于上不許則從床簀中治程書不及私所謂致身者非歟公宦蹟最多而行河為烈昌黎有言君子所以信于天下者在行事適機宜而風采可畏愛也公之役河議築舍王家口乏成効而益厓公思也或謂公經世不必復為出世學所論朝聞夕死即山陰東阿猶河漢其言余謂孔子有浮雲堯舜亦有浮雲腹水者亦自曉冷煖耳未易從人品量矣公名東星字子明號晋川山西沁水人世居邑

坪曾祖文住有隱德大父得保父賓俱以公貴贈封吏部侍郎毋牛淋人生嘉靖戊戌卒萬曆辛丑年六十四配李累封淋人子用相貢士娶韓繼娶栗孫男一銘曰譪譪吉人維國之楨維岳之靈秘省起家禁垣司駁直聲嶽嶽鳴為陽鳳㡳為仗馬誰為為者逍遥如往即丞即令不容何病廼晋爽鳩廼治爰書明允疇如師模我越鑑不遁明器無失型保釐齊楚以教以撫允文允武肇轂之西是拊是飭保障馮翊銓衡重寄特簡以貳山公啟事



奉諱而旋　帝優其卹人歧其出河伯不仁黃淍為孽廷論攸歸召拜司空荒度土功爰濬趙渠賈魯之蹟其涂可闢既奠二湖浮泇其期胡不少須鞠躬匪躬古之勞臣吁嗟百身誰而喪道誰而喪世何思何慮國評已定易名之章俟諸太常我題其碑採彼輿議風于有位

資政大夫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贈太子少保琢菴馮公神道碑

贈太子少保馮公琦字用韞青之臨朐人萬曆丁

丑進士入翰林為庶吉士授編脩歷禮部尚書兼
學士歲癸卯卒於位壽四十有六海內士人識不
識恨不大拜究厥施而 上亦云是前輔錫爵所
嘗薦者為憮然云公天質奇瑋氣朗朗絕塵學無
所不闚期于致用入史局益究心我 列帝謨
洎先臣條畫供奉日講十餘年所陳說治本亂萌
比古諷諫積有若干卷為侍講宮坊時或議開五
臺礦可助邊則移書守臣此千數金幾何而令他
日有聞而膻使者孰利多寡也東朝未建下詔並



封三王則立奏記太倉公有祖訓在太倉公亟引
爭直謂左庶子馮其語臣如此為少詹事禮部右
侍郎時倭在朝鮮封議興則言倭跳梁海外方張
甚安所急吾封先是寧夏卒據城畔公策之謂宜
用間無急攻而輕決河灌城徼獨多殺傷士且恐
水壅猝難自反即以雄鎮百萬命易數賊首未稱
得計矣罹外艱家居聞朝事有不可輒憂於色西
虜創後談者爭言罷市公曰言何易哉曷不問內
備而亟挑釁為所與諸制梱書權闕右雲中上谷

緩急甚晰師救朝鮮咸疑我不可代人受兵公曰
我非救朝鮮乃爭朝鮮漢人故用西域制匈奴矣
假令朝鮮折而入於倭且代倭難我惡乎其不救
經略邢大司馬濟師公力贊之今日如唐蔡功斷
乃成耳倭既遯異議猶不休公謂諸臣久異域轉
戰數千里藩屬復完不可謂非功即有所亾失詎
可謂罪此其前後料敵無不踰度懸中者其在吏
部入則佐太宰澄流品出則廣延見周咨詢隨人
地資望而劑酌所宜疏定銓格每月旦書其需次



之俸而榻諸屏次銓之既月復如之幾幸者乃無
容私而故事計外吏有疵者悉署不及公謂京考
有浮躁之目浮躁者過之非不及也必正其稱乃
服人心疏而增之蓋少宰二年而草建儲停礦稅
疏甚多皆剴切曲盡善以遜言微語作轉旋 上
論及君臣一體則為群臣引咎以微動之楚璫陳
奉罷還則請釋其所誣逮者郎以推勅降官被詰
則言今選曹不易為宜容其以落階供事嘗譴職
方空其署則請免其比舍不預事者而因備列數

年中所連坐者咸宜甄敘其因事納忠多此類也
上或用或不用顧察公悃誠而時為竊感將舉三
慶典特簡公秩宗三日而具儀俄司設璫稱詘欲
改期公瞿然曰中外眼穿此舉今已晚何所得若
言適戶曹郎輦遺餉四萬金出都遽以便宜止之
而畀司設禮遂成因言 上以大禮成歸功 聖
母親朝長信宮加徽號事親至孝顧持此事天躬
郊祀之禮 上勞之云其須三殿成壬寅之反汗
也公抗言聖體危而復安何可令聖德光而復晦



播二三之令失億兆心後有緩急人誰信之亦思
瀕危時有金如山何所用我復以災沴三疏論中
使皆報聞其得稍禁抑者若晉璫孫朝訐魏中丞
允貞而言貞清操無兩臣願以百口保得不問張
忠者指一令宜調高寀者輒一藩使可巡撫公言
此輩何知安可令侵黜陟權饒倖既墨敗緣稅事
希復留公削其籍粵璫李鳳為其翼豎營貲官公
謂大司徒何可令此事自今始俱得寢所遺璫乞
關防至再公固毋與 上廼以牙章代之而佐銓

時痛故大司馬張公經讒死白其冤與卹典麻方
伯溶卒貧請特贈太僕卿典禮時疏覆故相高公
拱有款虜功卹贈賜謚通政使沈公子木請復
建文君祀議廟之于 懿文側若申定宗制則議
罷秦庶長子封奪崇繼妃封皆據法持公凜凜必
行無虞中格與旁撓也秩宗二年疏復十數上易
簣時猶刪其嘗所草牘而奏之比于尸諫遅明度
疏入乃瞑嗚呼可謂致身盡瘁矣弱冠登朝二十
七年自以世受國恩念所為報主承先者銘刻在



慮大旨欲引當道顧先務自捐成心厚集君子之
朋秉宜量分而精圖之恒言今朝士自相猜何由
信于 上不信則不任不任且旁啟竇必也至誠
至公息爭絕嫌庶有濟乎又曰吾儕當以體國奉
公為先別白是非為後誠意感通為先犯顏觸忌
為後寬一分有一分之益成一事有一事之功毋
為艱鉅輒諉噫此真救時要術古大臣詎有易我
斯人之早世也大命也夫余屢隕涕而為之碑銘
曰方公誕時於鑠有徵銜火曜闈毋也寤興王毋

曰嘻覩冕而絳稱宋魏國昔於来降禨斯瓌寳肇
叶嘉名誰能叶之實韓載生煜燁五雲著祥臚句
蘂閣蘭臺亦玆早遇若韓焚草公乃積誠若韓决
策公乃不韉若韓籌邊匪旅以勝若韓鋤奄匪勑
用正長流深壑渟乎厥神高山大岳龐乎厥真謂
稚圭誰吾用韞是来去一身曩令誾起孰氏爾韞
褰位與年褰位與年人胡祁前我書豐珉旌此靈
域重来何時祚我明德



奉政大夫雲南按察司僉事致仕累封資政
大夫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贈
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文塘蹇
公神道碑

蜀有僉臬蹇公封右都御史以萬曆丙申之孟冬
乙酉捐館時仲子理菴公方開府薊遼也請終制
上推恩予祭加遷給少府金錢葬居數年理菴公
再開府薊遼晉大司馬貤贈公而屬余題其神道
之碑夫世至嘉靖末嘗一大涸矣賢者仕于其時
多不得志而天不其然賢者必伸不於身亦於其
子孫吾固知豹隱之為龍變也公諱来譽字子志
更字子脩先世楚監利人入明而法興者隷重慶
尺籍七世為贈尚書公廷相娶姜夫人而生公嘉
靖癸卯領鄉薦第三人于時贈公已下世公從錦
城歸不之家之墓所告哀閭里傳其孝三上公車
庚戌成進士出青城毛太史門而先是大司成孫
文恪公拔公於多士中為之易今字盖已聲動長
安試政於西臺大中丞余鄉居公異之擬為御史
公矯矯亢節不肯下柄臣子請就恒格得武選主



事守典常有千夫長請襲函金於茗餉公公置之
法用是毋復苞苴其門者晉職方員外郎出為陝
西按察僉事治兵屯兩院交薦異等會以天變計
百官齮齕者緣柄臣子意謂公為郎時嘗市其故
同年方選郎宅豈誠廉士哉顧此公拮据義舉而
更以謗也不買宅也者患無以中公予左遷蒲州
同知署臨晉縣察廉晉臨清知州歲大祲施賑多
州故為估客聚亢羔雁之貴取資焉甲子當入覲
吏用例白而公大駭不可寧齎槖入都門也亾何

晉南車駕員外郎踰年廣東僉事備兵惠州曾一
本起議剿而公謂粵人苦餉此一折簡足辦撫之
便議與李中丞左拔劾免而太宰楊襄毅公蒲人
也善公之治蒲特從雲南再推叅藩又以南曹時
與郛司馬議左歸矣蓋仕歷二署二州三臬司俸
餼外無長物産可中人從此掃跡公府與其鄉大
夫劉中丞馬太僕徜徉塗山巴水間理菴公業通
顯時時緘祿賜又斥以贍族澹如也劉中丞歿所
後子同仁為族人困急公百方定之同仁有獻于



公公笑謂吾自為義非為德毋令我慚生平内豈
弟外無緣飾落落難合然去後常見思撫其弟来
頑来連為營貲産畢婚嫁訓理菴公大指如其所
自脩者督勦逺每訟書戒貪功曰枯戰士骨以簪
佩其子孫罪也非福嗚呼廉吏可為不可為哉囘
翔中外二十餘年屢失意當塗拔老林壑不悔有
子為名卿又戒之恒抑不敢尸廉吏烏不可為也
吾知斯阡致大鳥矣公之封加於其身所為官者
四一平陽知府再大理卿三右都御史而圽為尚

書年七十有九配王氏累封夫人與之偕藏銘曰
攡輴而出肇敏戎功韞而藏諸以厚其終拔紱而
歸既膺繁祉橐而遺諸以開其始廉者不受受天
不廉人之所畸天之所兼唯德能膏開具子羡膏
之浸流寧啻千里鳳山之阿豐碑峨峩有傳耆舊
予言不磨

邵武府知府封中憲大夫都察院右僉都御
史越湖邵公神道碑

余友于邵世忠所謂莫逆於心者也居常相期奨



王室而今已矣世忠嘗欲余碑其先君之墓余諾
之而補為之公諱德乂字原可祖宋康節先生盖
自先生三世為徽猷閣待制溥從南渡家於杭七
世為新昌令淳家會稽十一世為奉化牧子泰家
餘姚從子泰六世為金谿訓導珉生文進是為贈
司空菊莊翁翁娶朱宜人生二子長德容甲戌進
士兩宰廬陵貴溪擢刑部主事伉直左官次即公
受大戴禮若學贈公憐其弱禁之而誦如故病痁
二載且病且誦後痁已嘉靖甲午舉于鄉五上春

官不弟已酉公長子型亦舉於鄉同上計又不弟謁選六安知州六安者即刑部君所嘗佐者也公習其政而加勤日聽數十訟無留詞州之人有丘公者方守寧波寧波與餘姚比壤而丘公嘗折節公丘公子横里中侵人地人訟于公公跪之庭而誚之曰吾與若通家道義相期望若亟還彼亾效奡子弟為也卒還之自是州無敢横奪人者其他興學校表節孝明保伍脩水利清浮詭省供億裁冗役郵里甲亾不秩秩同邑御史大夫麟陽趙公



之不私也親巡其境亟推轂以風甲寅轉右軍都督府經歷人以為不酬随改工部虞衡司員外郎監寶源局鼓鑄精工奸弊為釐丁巳轉都水司郎中督理通恵河時三殿工興吳楚荊蜀之材銜尾行涯中大司空豐城雷公器公是歲倭薄餘姚餘姚民夾江而居江以北為城江以南民廬稱是而學宮倉廩在焉公與少傅呂公計言於上城之倭用不再来滿考陞邵武府知府至則閑閣立科條與吏民約民困守蔵之役盖郡寮皆倚辨于蔵故

困公令守蔵者毋供郡寮直指因下其法于七郡咸視邵武諸郡由是嫉公而司理吳其尤甚先是倭犯邵武至太寧殺一薄一指揮庚申徵廣兵来道出邵武光太間公曰廣兵悍無律而光太未城可憂也請城二邑而太寧令憚經始不可公召其人曰父老得微受令旨偷安便乎得微患畚鍤鋳彭鉏斸之不具乎吾為汝計不括民一錢皆以官帑募人為耳三月而成廣兵果猝叛無所掠去民始歌之在郡二年庶幾徳禮長者而吳司理中之



直指列考察疏中太宰安陽郭公知公賢而寘于分宜子之不譽聴父老歸之日田廬無改於舊而刑部君年益高家益貧則以其有無共之集子姓談經藝論時事敎訓行於家故子孫通與世忠與余舉進士讀中秘書既衣繡行吳會間別余曰家大人有積仇深恨於吳秦何盖吳司理雲間人罷官家居公居常切齒世忠以為憂也乃世忠将之部便歸上謁公迎謂曰御史奉三尺法行天道昔人有言人有怨於我者願我忘之人有德於我者

頤我弗忘之汝知之乎毋言吳子世忠喜奉教抵部則吳之仇紛來告而世忠悉弗問且為其子雪他枉吳人怪之久之乃知公之命之而翕然稱長者公孝弟篤行執親喪盡禮兄弟無間言居官所至見思或立祠或頌德云夫人吳繼張側室王閨門之内雍雍如也有丈夫子八型饒陽縣知縣壁諸生陛太湖縣主簿陛司寇公世忠岱諸生圭鄉進士堤堝皆諸生孫十六人曾孫九人人謂之玉庭享年八十有五邵氏訓導翁八十贈翁九十二



刑部公九十四稱世壽云邑之治山在穴湖桐之間公之父葬於是山中有丘為公夫人吳與張之墓湖之北有山翹然秀而與夫人丘相望不百武者世忠以為佳而奉公窆焉葬之日為甲申九月沈一貫曰余嘗亟見公公雖老矯健行如飛語直截張口見心無二言生平甚勤居無一息停稍間走他家問其舉事某某當如何而擘畫之故其居官辦居家家理不持人一物而不負所讀書綜身不忘性不能容人過當面罵然好善無間識不識擊節歎賞不念舊惡所謂古之遺直非歟身享大年子孫貴盛固宜銅梁張司馬之稱公也謂公具四德余何能間表其墓以詔後人

行人司行人累贈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

芹泉馮公暨配封太安人累贈夫人蔣氏

神道碑銘

語曰樹德務滋此言何謂也善樹者不啻一溉其榮奨何重陰密膏沃條浸枝葉相承積朝累時而後其興也勃然故培其根不達其枝無沾濡之



勤而冀德之能厚我未之見也以予觀于馮而徵其滋德厚哉大宗伯之生非偶然也天將寄之以國家之重也端淳閎奥抱忠持公自頃入朝典銓典試天下之士交慶有所依儲位尚虛也而時時惠臨余教之以所不及珠璣字與珠璣淚交萬行下余獨知人不知也若乃考典酌宜才贍知足又其餘矣今臨朐馮為天下才士藪而盡發祥于閭山公自余公車時觀海浮公於京口後少洲公典我兩浙文衡而余又與仰芹公同舉南宮乃今與

大宗伯同林生得納交於諸馮傾蓋如故而白首一日也可不謂幸焉閭山公諱裕某科進士官至貴州副使芹泉公諱唯重嘉靖戊戌進士終行人海浮公諱惟敏某科鄉進士終保定府通判少洲公諱惟訥亦戊戌進士陝西布政使仰芹公諱子履余同科進士河南參政而大宗伯琦仰芹公子戶部郎瑗則海浮公孫也歲壬寅　皇太子正位東朝上嶶號慈寧宮於是芹泉公仰芹公皆贈大宗伯而大宗伯將奉寵貤賁丘隴謁余為芹泉公



暨夫人神道碑余以是感天道之不爽而欲勸天下之積善者得無言公字子威先本青州人洪武初從實遼左至閭山公貴而乃去廣寧歸臨朐閭山公有丈夫子五長治泉次公次海浮次少洲次覓泉而公少英穎十歲能文章讀古人書所當意輒手自跡記弱冠補廣寧生傾其曹歸齊又傾齊中生齊魯文學天性而翻從遼來者稟學屨交錯于戶已既侍閭山公之白下又傾白下生若許石城邢雉山諸公無敢以鴈行進者慱士業之外有餘力為詩書法遒逸嘉靖甲午薦於鄉既成進士授行人明年肅皇帝幸承天奉命告湖湘馳傳蒸滇中至廬州而病疽守土者咸慫且歸家治可活也而公固謝不敢委王命於草莽寧死公知死所矣春秋僅三十有六而是時蔣夫人方舉仰芹公於邸中駛步報公未至而公已卒夫人慟欲死以呱呱故不敢死公家雖積貴然尚食貧夫人歸則手拮据為朝夕計脫簪珥以資子而所執脩脯皆自機杼出夜則篝一燈課織因課兒讀語未嘗不



稱先公勉使自豎而卒成子進士試方城令稱良吏入為司馬郎稱望郎藩臬秦晉所至有聲可以徵夫人之教矣仰芹公進士時上毋節于朝詔旌其閭為郎時贈芹泉公而封太安人又十年而大宗伯以太史持節過家子若孫蟬聯軒冕奉觴為壽夫人始色喜而念公之不及也則歔欷罷酒夫人後公一年生其卒也後四十有七年或不足於數或有餘於數脩短有間而總之從甘荼集蓼歷生人所大不堪事而後乃高門大閎也夫天之報

人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德積以而不知者天人也行一善輒操而責報于天責天亦太詳矣而安能達天善之大者遊於善之中而忘其善若魚之遊於水而忘其水也故魚以縱水爲樂而小沚無巨鱗善亦猶是故不知其形視其影不知其衣視其裔公沒於使夫人立孤而有衆知爲之子又有大宗伯爲之孫大宗伯方將益滋以繁蒼生此其先必任心所觸任口所言無之不善而後有此何獨家慶實乃國禎可喜也狀又稱公幼與冶泉公



年相若也而師事惟謹長而豐頤脩幹譚傾座客而不以能驕人洞夷無城府見者驩然若飮醇終不箕踞邊坐醉則起飭容滌器更爲峻整可以想見其爲人矣弱冠時故青河令蔣公器之曰非凡子以女女焉甫逾月而閭山公謀南還閭山公配伏夫人念新婦之歸寧不可期也以爲難而夫人曰已奉父母教事夫子惟舅姑命於是盡室行逮公得擧從家宴閭山公泫然思醫閭之阡而時虜數入行旅阻絶公度關而東馬上左右視烽火隱覆而行月餘始達展拜除荊棘築垣刻石省外家而還此公與夫人去來遼瀋之跡亦足見其一斷大義而勇從令以爲孝矣系之銘曰泱泱海岱大風之遺孕發祥靈文昌陸離幼安去遼季和開里唯公白眉於焉鳳起動禮靜法郁堪人師造對大廷羽儀天池載馳載驅不辭鞅掌無辱輶軒何慙玄壤有嘉淑儷栢舟之貞之死如飴而孤在綳立孤實難旣弓旣冶旌書封綸紛從天下於戲樹德自根流枝豈惟流之累世其滋偉茲括孫廼昌以



碩北門振藻南宮曳革帝唯汝賢翼予拜貞三錫龍章以賁爾祊方茲倚毗方茲揚顯日光月大靡幽不闡慶餘惟積天實有知謂曷不信視諸豐碑

封通議大夫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
御史贈少保兵部尚書淵西李公暨配封
淑人贈一品夫人吳氏神道碑銘

蓋長垣有于田李公國家寶臣哉虜急屬虜夜郎急屬夜郎而河急復屬河互急互應有饒餘夫雲搆之林非一時之植也傳觚深而封藝茂矣于田

以其尊人狀來曰衷其實而加藻焉惟惇史之惠不佞之儀于田也自甲戌孫文融言之而未之暇朝夕也比不佞預朝政則于田上遼功遽告歸措事起不佞與田大司馬汪內于田在外蜀去京師萬里而兵事亟不可以待報然于田之所規畫奏來無不可而余與大司馬亦每每先時取旨待于田悉符合聲氣求應故不勞而成功于田奉父諱歸初禫會河決求總理　上復思用于田于田乃開泇以成漕而復奉母夫人之諱於是録播功進



于田少保兵部尚書推恩三代如于田官官其子錦衣衛指揮使世世勿絕余乃從而銘之公諱棟字良材別號湖西子李之先蒲人國初徙長垣治蒲而李為之望瑾生公慶慶生鐸鐸生蓁蓁之季子誠盱眙丞生贈公繼古是為公父盱眙公贈公今皆稱贈少保公然難為名今稱盱眙贈公及贈公云贈公瓌姿容饒大節李氏故雄于貲邑有大繇必先及而盱眙贈公五子率畏巽自逸贈公以第四子主辦出入于邑庭邑中戶以下率受指而

年甫三十豪飲卒時公方七歲耳呱呱泣而母張夫人不忍其讀休之長始脫身從外父吳公游讀輒了大指吳公方以為快而會諸父析箸於是受薄產母張泣公曰夫男子所患豈貧哉猶有負郭田二頃不為貧乃棄儒而脩於茅乘屋播穀之業輒倍收舉于田兄弟知其非凡子請業于母母曰若祖故太學選士也我欲以其遺編屬爾而爾後時矣之二子者我相其讀而爾力耕可哉公乃以二子侍母于邑而之田時時來視甘毳分其餘二



子訓之曰爾能代我儒者是能代我子者終弗儒者是使我終弗子也于是二子咸奮而于田年二十一成進士為嵩令之官強公偕不可久之一往而得其所為治狀喜孺子勉之吾迺今一意歸為農不者且獄我汗邪于田跪進其俸錢則又云孺子無念我我田亦有餘也既于田滿三載封公文林郎冠服輿馬御即函之屏之一當鄉飲酒禮為大賓輒謝不再而壬午又進封奉直大夫南京工部郎中是時母張夫人春秋高公斑斕膝前病則

露禱身代而卒之日哭泣過杖乃起至性如此于
田之為學使也瘁而請歸公報曰惟力是視不能
者止而會以太僕召不果及建中丞之節以撫遼
又請歸公則曰東氛惡豈有節使而言私于田乃
大破虜于鎮武堡斬首四百獲橐駝馬數千　天
子嘉焉晋兵部右侍郎贈祖封父錄其子世世錦
衣千户公嘉而貽書于田曰　天子使田舍翁為
夏卿小子何以報於是于田度公終不聽歸而以
病請于田歸公亦不恠從此不復問家人業獨與



邑中耆英結社立二子侍酒居一年所而播人反
天子就拜于田總督川貴湖廣軍事于田重違親
疏辭而　天子不可欲再辭公不可曰君有急安
以親為解吾徒飯恨不偕赴軍爾尚何云于田乃
之官時賊已南破黔飛練北殘蜀綦江殺二將張
甚公雖知于田辦賊于田亦自言鼠易捕顧須一
歲所而無如流言謂賊且有西南江左中原悉登
陴公意不無動遺書好為之勿以賊遺君父遂漸
減食嘔血不能起病革家人或覓之曰羽書來已

滅賊公蹶然起曰審乎曰然北面連呼萬歲者三
而卒訃聞　天子重于田去軍俾墨縗從事而後
兩月賊平殊恨不及公也公性莊寡色笑故舊雍
雍如也童僕訢訢如也唯謹至為德于親黨如恐
不及貧而受廛與受衣食者相屬而察族子之材
不材調給之或食賈或食力人人各意得不言人
過居恒念耳可聞口不可言又戒殆辱之耻言人
滿則天概之不爽所寄于田家書悉可與人觀斯
不慚衾影君子哉春秋六十有九配吳夫人父即



所授經吳公者太學生夫人與公共輓鹿門饁冀
野賓客終始如一日世稱駢德欲美至是從于田
官卒于濟寧邸中公之卒　天子念功臣賜祭葬
有加遷謂之希有二子皆夫人出長雲龍太學生
先公一年卒娶邢氏繼孫氏王氏于田其次名化
龍以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工右侍郎先總督川
貴湖廣軍務後總督河道今留少保兵部尚書娶
王氏女二唐志雅張一驥其壻皆鎮撫孫男四不
矜聘御史崔君邦亮女不伐聘崔景福女不溢聘

其女俱雲龍出不矜為于田後而于田復舉于不
盈聘通叅王君永光女孫女六所字勿秦兆琳田
景新王統成其杰崔胤茂統即通叅于胤茂崔御
史景榮于其杰鎮撫一未字俱化龍出墓在城南
魏村之原合葬焉銘曰仙李之遺瀨鄉隴西有喬
一枝茂篤之祐孕此叔虎既文且武曰孕惟何白
首不磨雙璧孔嘉文武奚若禀其庭約靡試不爍
威行東鄙群旃嚙指毋飲蒲水西氛匿日往吏其
窟銅標矻肆支祈四走縶如羊狗漕駛萬艘疇教

之忠疇尸之饗惟康門風挈三大事於臣無二累
葉之締參氣典旅閥閱其府以耀先祖二老之歸
帝聞曰噫加籩斯宜言美之櫝言鬣之馬鬐將作
者在城鬱佳九命之家麟鼓鳳呵我鍥其石而標
世德有萬無極

朝列大夫山東布政使司左參議陽谷南公

墓碑

南公卒明年子太史師仲以王太史圖狀來請表
余推嚮公而公仲子余所進士今太史又有一日
知夫何能讓公諱軒字叔後陽谷其別稱也故籍
河東徙蒲城其再徙渭南也自公五世祖安義而
贈郎中金為資縣學博則南始興贈公有二子長
大吉正德辛未進士守紹興府次逢吉嘉靖戊戌
進士山西按察副使此關以西所稱二南者觀察
公配李恭人誕公有英骨年七歲從觀察公南游
講德王文成之門稍長力學汎濫詩賦古文辭補
博士弟子同舍生毋敢與均席丁酉舉於鄉癸丑
成進士讀中秘書隨以毋喪歸服闋授比部郎為

諸公所器改銓部三年考封父母及配裴安人先
是觀察公以備兵代北中前守保寧時蜚語罷公
上書願得推恩用原官致仕而贈母李恭人 天
子哀憐其意特許之因著為令晉考功員外郎值
大計攝郎中時分宜為政而夏子開者其姻婭也
為太守沓而貪公斥之以其故見銜守司勳郎數
年不調徐文貞秉國始典選稍行其志太宰其復
脩郤嗾言者中之調為南考功公既伉直齦齦不
可朝著間又念觀察公年高請終養不報甲子分

校秒闈得名士若而人尋晉四川憲副所治當郵
置車伍持大體而已不毛舉士司黃中負固于支
羅扞邊吏公以兩臺檄勘治之奉疆索旋攝學政
劉人士大悅而前太宰之黨尚不醳左公官遂棄
而歸侍浣滌廁牏暇引帷中弟子誦詩說書詠先
王之風樂也如是六年而今　天子御極起知壽
州五月倅廣平僉憲四川分巡川以南川南酋多
不法公操三尺御之伏不敢動亾何罹觀察公喪
服闋待除而王少宰挾氣駁恫薦紳銓曹醻飲公



岸然據上坐不讓王以為嫵漫之曰公前輩固應
爾公曰我前輩誰能為後輩一坐動容復補蜀憲
晉山東左叅議護東兖而少宰黨亦不醳詆公老
公時才六十不應老既再躓弗究而夙聞東越之
風以道自樂天性孝友繼母王夫人嚴奉之無違
色太守公捐舘公悉經紀之而教其三子若孫令
選郎企仲成名觀察公有遺產取其瘠而推其腴
於兩弟同胞妹早亾一女呱呱泣公命裴安人育
之傒名家字之內行至純備也而赴義常若弗及

乙卯地震邑令殞群不逞之徒訌而公糾士擒首
事者殲焉邑恃以安歲祲輸粟助賑又為義倉贍
族人劉主事有才名卒而其妻任安人抱共姜之
節公白當道旌之且梓劉遺草傳焉祭酒王公坳
筍中文為人所匿公力搜之編以行其不以生死
侵然諾如此文法西漢詩法漢魏盛唐書法章顏
所著有渭上稿續稿關中文獻志訂正通鑑前編
渭南志南氏族譜蓋優游林下二十年日以圖史
自娛而不問家人產神明之用不衰及聞太史解



舘大喜賦遠期編命酒酣歌歌竟就榻若委蛻然
萬曆丁酉八月二十有二日也年八十有一配裴
安人子四長學仲辛酉舉人懷慶府通判娶田氏
繼張氏次憲仲余甲戌舉者棗强知縣卒娶左叅
議熙女繼牛員外恒女次師仲即太史檢討娶郎
王祭酒維楨女繼左氏次仰仲邑諸生卒娶郭訓
導珠女繼東氏女子四娥適田守廕嫺未字亾媜
適指揮僉事孟辨孔兵部侍郎重子玶即所育亾
妹女適御史楊光訓封安人孫居益居恒居盭

辛卯鄉試銘曰惟南稱望今關中傳士講座開其
宗太守觀察雙人龍左叅紹驤滋益豐玄貔朱蹕
海內從冠裳時論城南同廼公之學本越東傳碩
以蓄才復雄有如玉匣流彩虹神物駭世宜難逢
身以大耋名德終為鄉祭酒開群蒙與者誦義垂
無窮用不究年何悲翁古之君子奚必躬往往寄
之蘭蕙叢太史宛然乃父風石渠贊橐雲霞重余
勒珉詞賁玄宮於千萬年齊華嵩

中憲大夫山東按察司副使雲浦黃公神道

碑



嗚呼是一貫座主雲浦黃公墓公諱塏字元登嘉
靖丁未進士官山東按察司副使壽八十有二蜀
金川人自上世宋文節公庭堅居豫章三徙至此
始徙曰庚七公生必高必高生封戶部郎中林林
生知開封府璿璿生斗斗生封慶陽知府誥卿慶
陽公配朱恭人生公公多奇弱冠通易詩春秋取
弟授彰德府推官治鄭王獄有疆項稱入為戶部
郎初入時人擬且異選而徙得部者以忤分宜故
為郎又忤咸寧以不能徇其攘客兵餉為橐中裝
故監兌江西道袁州有擬金者繩以法又分宜奴
也還京遇分宜子于塗復不避以此叢諸怨既循
資僉陝西事三年而猶用京察落職倅同州初公
理彰為庚戌虜薄都城奉詔練郡兵其僉陝也駐
花馬池增萬雉以禦虜搜故壘得戰車三百肆之
復鑿井三百便戍守虜一入大殲之當事者知公
不獨有文事有武備而竟以顧內郄[illegible]夫公
不難以身抗權貴而世乃難以公抗權貴輕蹈失



候胡望于蒼隼哉在洞州嘗署蒲蒲治稍遷貳湖
州府署武康歸安又治當世之遷客盡不事事而
公獨勤不虘取直於官下若此會母喪歸不欲出
慶陽公強而出補河間遂守慶陽成滿秩之封還
山東按察司副使直治河過家復不行慶陽公曰
人言黃家仕宦咸老二千石信乎蓋公曾祖璿伯
祖其皆終典郡而慶陽不欲信是言也會總河遣
人迎不得已之官治魚臺渠九十里費所佔才什
一而亟成撫臺翁公大器公而總河顧大忌以為

形已於是罹外艱而時宰之不知公者與忌者比而免公公聞之笑曰吾祿逮親矣何憾自是與人世絕就中聖而間從交游論天下事雖片言鑿鑿中機窾蜀君子之善政事也所從来矣好養生祀玄元七十舉丈夫子八十而貌猶童也公理彰倅同貳湖守慶陽皆預選士而不佞一貫則公貳湖時所舉方撤簾遷閣奸不佞偕同門友拜于次逮不佞立朝而公歸蜀蜀去長安萬里徒從牋記起居神理相往来嗚呼不謂今茲而神理盡悲夫憶



不佞始計偕為嘉靖壬戌覲長安跬步非錢不行不狂飲不稱意氣交而余皆病之則自謂終此生不可官連不録於南宮不戚也其後流俗稍改篚篚頗飭而作氣勢者有加士官斯世而欲以廉槩大節通行難矣余又見仕宦不得志者其墓文未嘗不譏時宰時宰不能重人生而重人死今之宰誰也寧不念天下士大夫有廉概大節如公而終沉淪老死不見用者乎余是以惴惴斬退躬公已亥逝而子驥馳狀来又三年而余始獲表公誠有所不忍也公配甘恭人與公同德同壽同葬而子師表為麗江府丞者恭人出次夢驥夢葵側室錢出夢猶側室王出驥廩生猶公七十時舉者公卒時有孫六人曾孫四人詳李宗伯誌中銘曰峻矣黄公家法治覧六官之事悉任而敢不撓權嬖終焉壈坎壈以為親卷懷莫忝所舉作銘揭之後覧所徽在茲匪其私感

## 劉晋川少宰祖贈公墓碑

始與余讀書中秘者晋山陰王公沁水劉公王公



大拜劉公歷給事中為少宰少宰嘗秉鉞北門上嘉其保釐功贈大父如少宰官大妣淑人既拜寵靈將樹碑于隧而以文請余公諱得保字善固世沁人曾大父浩初大父載父文住毋趙氏生而食貧力穡自給稍充去而賈行塩鐵江淮間與從兄善復偕近三倍當分恣兄之所欲以百金讓喜貸予不償亦不問曰人當蹇時為生難此吾之所嘗也一僕雖椎愚終不易嘗見牽童牛入屠市者心動問直幾何而買之後孳十倍居益饒患徭不

休使其子賓椽椽無害既而冠帶拜堂下喜曰田舍翁得此快矣年六十不復游第結社誦書時時群里中子評隲之又嘗言熾惡之報不於其身必於其子孫天網不恢也聽者悚然邑程侯聞請為鄉祭酒辭曰吾起田更老于賈敢與邑主分庭益我盞不可又嘗語子弟曰吾入吳眼見華亭相公髫耳已決科已督學已據台鼎為三公公卿種安在盍奮諸是時少宰甫七歲以為奇口授之章句十四而游于黌喜曰亢宗在此惜吾不及見慎毋



驕至今少宰誦其言遘疾時二子方他出而少宰已約婚楊孺人顴曰即不起幸少須史無死而需子來就嘉禮乎公不食數日矣仍張目作聲曰吾輒回觀娶婦賓亦至矣悉如言而後卒人以為載德之效夫梗杞銳干雲霄垂蔭百畝扶荔之實沃一鄉唯其本固故其蔭與沃久也如公者所為植劉氏本遠矣楊孺人者公配也純篤貞一慈仁樂施事繼姑竇雖勞不怨拮据鉅細卒作而前終其身績紡不倦公生成化丙申卒嘉靖壬子享年七十有七孺人生成化丁酉卒嘉靖丙寅享年九十長子賓税課大使三錫封為户部員外郎浙江提學副使吏部右侍郎娶牛氏封恭人贈淑人賓壽官娶韓氏孫三長即東星娶李氏封孺人次東銘侯門教讀兩娶王氏次東啟增廣生娶李氏曾孫男四公卒四十餘年而有今贈余詮次履迹勒之貞珉使邦人知素封之来與天道會

中憲大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雷峰汪公墓碑



中丞汪公雷峰先生既葬鳳皋之陽其孤謹衿幽事具無憾蓋八十載矣孫禮約紹揚祖烈夙夜孜孜於是又樹石于隧路屬余紀公之大以詔来者公諱玉字汝成汪固魯成公子食采邑也後遂為氏世居鄞之大雷山因自號雷峰封刑部公子材配吳宜人以成化辛丑舉公公生而穎敏沉毅十三補郡弟子員通性理諸書潛思默悟慨然以聖賢自期辛酉登賢書戊辰成進士授刑部江西司主事强執恭謹以其精志輔爰書而行絕不旁阿

時逆瑾專恣其獄稍逆指者輒中以法而獨不敢
中公尋轉員外郎陞湖廣僉臬備兵沅辰永順土
官恃富强侵保靖地權貴多為所餌至有為之左
右者公卒正以法先是永順持金貝賂公不行則
陰行刺手𩑶不能擧因歎曰神人也香爐山苗叛
公統湖貴二省兵討平之　上賜金幣嘗構書院
于沅之明山日聚生徒講誦士多興起己卯更巡
武黃會逆濠陷九江接壤黃州𬱖藩掌城門鑰禁
[illegible]民不賊公沿流入城命啓閉如常惟練兵



增埤為捍圍計黃梅故饒粟公曰此齎盜糧也取
歸黃於是逆濠氣奪而境內寧戢矣故論禦寇功
公為最然弗屑詣韋取容積勤六年薦剡不及直
指毛伯温特疏公才節擢副臬備郴桂兵土賊王
廷鑑為梗率民兵殲之竟不以功聞癸未以外艱
去既免喪補臨清裁費省役孔道幾清丁亥陞山
東按察使尋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順天公
以邊備久弛疏請别賢否明賞罰以示勸戒論罷
尤不法者二人邊將有某者伺公衣羊裘以貂裘

進公亦不郤明年返之曰已藉禦寒矣然未嘗一
日服也其介廉若是畿內賊楊恭倡亂公以方略
授參將郤通折其首餘黨悉平　上嘉公功特賜
金幣當是時　廟堂方嚮用公公亦極計所以慎
固維之豈亾何病消渴再疏乞休不允竟不起矣
時正德己丑十一月十九日也享年僅四十有九
上聞之嗟悼賜祭公姿儀奇偉性質剛毅生平學
問得力于克己嘗有詩云過當貳處根猶在怒未
[illegible]人始然三十年来都不是九泉無地起顏淵



慎交與所與游衛陽明先生今天永其年道德功
業何遽遜哉先生亦云汪公當今顏子也所著有
二書梓義書經存疑録撫畿奏稿雜記敝篋留稿
配陳氏封安人嘗戒子曰我死但志姓氏生卒不
可置辭婦人無善也稱兩賢矣公子長曰墀無後
次曰坦坦子即禮約大稚淹博為汪閭孫其辭曰
有偉喆人川嶽孕珍固完元蔵儐真並臻遵質而
履淵塞胡參執憲不回初服疇征誰盤世根道以
律伸誰奸皇度略與時存伐蟊剪蝨廓我天路大

府式規泰社永祚爾衡獨盱作衛奏膚夙夜究圖
盡也碩儒　帝眷斯篤臣凋無幅中蹶脩途逝不
返躅悼往若驚知命則寧涉墾有程作後范型碩
人古今終克一有特斯表其明如日維日之崇
婷儀與凰無石不豐永耀幽宮

倪處士暨配節婦徐氏合葬碣

萬曆壬寅　皇太子正位東宮　詔天下表揚貞
節凡氏閭守志孤煢即不能盡舉而所在撫按官
下有司類覈之以推廣　上恩于是里中倪處士



配徐氏與焉處士名鏞字天寧本右族善良為衆
所推娶徐氏生男二長順卿次理卿處士卒時理
卿在襁褓而家貧甚外侮日至孺人指天矢植孤
艱辛備狀力績紡為生計已授室鞠諸孫順卿生
元佐元俊元傑元仁元化而理卿生元輔擇其儁
者授以經元佐元輔相繼為邑庠生駸駸乎繫呂
云蓋孺人以貞烈報所天而竟獲　表揚殊寵則
天之報既渥矣處士生某年月日卒某年月日享
年四十有九孺人生某年月日卒某年月日享年
八十有三距處士五十餘載而歿歿又六載未葬
而順卿逝理卿獨涕泣營卜久之或告曰清道鄉
王崗原君所自置田也是吉可葬理卿忻然從之
于今歲九月二十五日襄事焉庶其永慰矣余廼
信世有砥節敦倫者雖微必章雖久不泯蓋如此
識其處曰是為明故倪處士天寧甫暨節婦徐氏
之墓

喙鳴文集卷十八目録

行狀

張東沙行狀
余文敏公行狀
呂文安公行狀
汪遠峰行狀
王熙宇行狀
沈肖山行狀
王母蔡内子程氏行狀





四明 沈一貫肩吾 著

行狀

南京兵部尚書東沙張公行狀

始大司馬張公常著無奇生傳蓋自敘而余族父句章山人大司成同麓先生鄉進士余寅太學生王稺登皆為司馬立傳張公卒子邦仁等以狀屬一貫一貫方執經上前未有間閲覽五傳者而羣組成之取其文實顯白狀曰張公諱時徹字惟靜先宋魏國忠獻公沒南軒先生栻為蜀人四世有諱原者家于鄞槎湖是為槎湖始原生紳紳生儒儒生惠惠生迴迴生叔誼誼生曬曬生緒封通議大夫兵部右侍郎配封淋人吾宗四世姑也生三子季曰忭封如緒官配孫淋人生公及仲敭季撽公之生也大父夢龍乘於魚稍長英英奇見矣就外傅傅弗省顧旁公文定公見而識之勗以卒學文定公者名邦奇貞亮博醇起家翰林先公十年亦為留京大司馬於公子行也而公師之遂成名

公亦年十七而抗顏為人師弟子二十餘曹率長
於先生者也二十舉于鄉二十四進士高等爲郎
八年皆從留都轉始膳部主事遷武選員外郎儀
部郎中南曹務簡一時仕者有吕公柟鄒公守益
顧公夢圭王公積石公簡盡名士公日與劘切期
之大道不忍以其身悠悠生平東緼始基此矣三
十二以副使督學江西簡才汰不肖抱公絕私關
託無行入於銖史尤惡勅會宮廟災言者謂副使
[illegible][illegible]生左遷益請寄者嗾之也以副使備兵臨清



人或言公且稍已威公弗渝臨清走京師道亓方
賈雜至居緡繒諸奇貨前吏率獵取以饟客公獨
不容亦無或譁矯矯持衡尺不縱搋不苛小纆素
滿前訊決立盡有匿不吐實者曰汝罪當其律令
為護加汝笞又之民不訊而承矣徼巡周審行者
不以子失境內稱平稍遷福建叅政建藩素簡公
不敢謂簡其分司獨卹卹終日而視算者閉門卧
視算亦復卹卹終日而分司者閉門卧繙閱故牘
以紀百物故公之智益集夫人才猷不相遠勤惰
分而敏不敏異舉大物無勤我福建郵更無
者虎而噉其鄉為度訾筭占徭籍令歲按行之汀
民胡賤仔孩而孤宗人利其貲誣為凡籍子賄其
主者來攝賤仔積不白公偵賤仔有毋詰之毋怨
其媍之奪而嫁已也不肯言覆用左語賤仔得不
去胡氏叅政四年不調調乃得雲南按察使於是
文定公為少宰故緩滇汝毋論因昆明遣其屬不
死者還幸市獠掠而逸公命毋還繫之臬圄因得
自火而食或焚而逸公命獄吏饋之不省視者罰



之故囚無死兵死火死瘦者露益土舍保貲者狡
而驚雖坐法不得決公立撲殺之衆快焉指揮范
俊老而舉一子弟傑覬其官抉子之目而訟曰瞽
非俊子公一訊而坐傑李知縣女與匠者私諸子
殺匠而逸長子曰不可以令我父老而入獄自繫
之官官猶捕諸子公曰此義憤也罪不中死而當
之死何居於是入白御史盡釋之家衆乃還曰張
公生我世世尸而祝焉遷山東右布政使比之郊
黔國不觴而諸賈人觴曰吾儕小人之恃寶玉金

錫象齒以生也竭力以赴吏而不免也公獨無求異矣而諸舍人奉公教悒悒尤異盧尊市膞敢用鳫公頋為舍人羞而黔國多不法嘗禱旱而闕釀者公曰是不有天子吏乎縱之無令益旱故殺其禮以釋憾人謂公之郊可以觀政矣山東左使者倩而弗決閭者公攝焉問曰有滯牘乎曰然口質手析十餘蹇三日畢有淹計乎曰然呼之來數十百人憑几而遣之旬日畢問諸曹吏胡不事事曰懼譴死臣矣下令令來歸歸者五十餘人是歲當



試士録成文多出公手羅外艱歸起復湖廣右使楚世子弑其君諸大夫陳兵出入公曰毋摇衆心益斥騶御而後衆稍定出見縷衣冠者諸倉曹河泊小吏也満秩當行前使疑其牒更歲月不得去也粥槖中裝盡則粥衣裘衣裘盡則粥子女而後困踣欲死公曰是不為天子吏乎柰何作楚纍白御史而遣之凡一月而遣百餘人岳州上計而誤登其數坐監守盜當戍者六百餘人頼公以免從河南左公為右時時補左之所不舉為左則益飭

周王者　天子叔父也有司不時供供不無侵牟其間公給如制而無染諸王孫咸德之令主計若患諸侯王大抵謂物力詘矣使吏盡廉平雖諸侯王何望焉既為都御史撫巡四川蜀王居國富多從其官屬為奸利闌出茶塩公法之不假非獨患於周而嚴於蜀應俗適事難以常條此古之所以貴因也白草番為亂虜提督破縣諸大夫龔平世不敢論兵公曰　天子封疆吏負三尺劍行部柰何憂夷余惟西土之菅不雜将尋斧柯迺都督何



卿計方略會陰霧形實擊虜奪其險以入擒其酋五克寨五十毀碉房四千八百斬首千俘五百人與降者約稍出賦視内地提聞進兵部右侍郎已又平馬猓番賜金綺敘瀘蠻叐公方議兵中飛語罷歸歸二年復為江西巡撫又一年晉南京刑部侍郎未行而虜薄京師徵赴闕改兵部右侍郎時咸寧侯鸞怙寵焰如火公稍持不下輒阱公請從按行邉當是時京邉兵盡在鸞所而虜蹇日至朝士以為患乃請益募民兵使都御史商公大節領

之營於西城鑾又奪其兵而以空名檄大節防京師大節劾鑾不勝下詔獄論死莫訟其冤者無何鑾發疽死　天子戮其屍大節故所部民兵伏闕上書公方攝篆喜曰此可以生大節矣因為之請且曰大節有國家心赦之必能死綏　肅皇帝怒曰生殺朝廷大柄一小人妄上書輒為請如君何鐫秩二級而公之聲益高無何以內艱歸時倭跳梁東南留都戒嚴召公墨衰為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寇突至城外遣將禦之不克當是時公到



官甫踰月而治兵疏十上鞭弭未施而分宜父子掀之遂老公年五十有五尚茂齒卒無有用之者然得以其暇脩孝友之政與賓客賦詩優游又二十餘年公奉親厚父母所愛者愛之父母所敬者敬之歲時享祀必親自初祖下益置祀田撫二弟周至視諸子猶子資群從昆弟無倦施無田與田不能田又問公給作無廬與廬廬敗又問公葺葺為毋氏孫內氏陳計又遠咸令有植不獨二氏其他姻婭交知自儕以上鮮不厚者儕以下鮮不沾

者置侍以郵緩急恃以芘吾沈氏至今日望司馬公雖其力足任亦天性隱惻故而公於鄉黨益親公雖學于文定公而其歸殊文定密而醇公鴻而槩文定之學長於六經公長於諸子文喜東西京之際詩腴而和性好士門無留客即少年寒畯苟有能勝觚者輒引以資已故後進之士稱東沙先生始為進士特有騎馬來定交者曰王激子揚快士也子揚死為刻鶴山集豐考功道生貧羸接於途死為刻考功摘集陳束約之死公勒石墓門



刻後岡集其高誼如此所著有芝園集外集別集所銓定本朝文為皇明文範別為文苑又為寧波府志定海縣志萬曆丙子公遊於茂嶼賦詩為別茂嶼者公別業也在東湖之汜其明年秋夢遊岱宗賦詩覺而記之又一日而病不起實丁丑九月七日也生弘治庚申享年七十有八配陳夫人生子邦仁邵武尹娶工部主事戴公鰲女繼毛氏如夫人者三任生邦伊順天府治中娶進士許公元祥女吳生邦絅郡諸生娶俞憲黃公綬孫女王生

邦儆聘工部主事陳公三綱女余寅曰司馬公爵什九矣而其施不能五六要纍伐而至之非有知之也知難言哉公居常引體峻蓋尊者之黷節世率以是求多公公固未嘗少也求多公胡遽不為淺耶也沈一貫曰余童時望司馬公如龍迺令狀司馬公何寥寥也疑五傳有軼文焉請諸子加傳竟略嗟夫英雋之生誰不骰然絕世而公如心者半折既就功矣算成紀卒可不朽者又半折以彼其才將令乘時灌用於陵厲四海為社稷臣何有



而著書畢志蓋司馬公自傷無奇悲夫士非日月之際惡睹靈采景曜哉然觀古今鉅工所既者迺如此象體鳳毛亦賢夫狸鵠遠矣

光祿大夫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贈太保謚文敏同麓余公狀

萬曆甲申十一月十有七日光祿大夫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同麓余公卒於官維時公長子廷槐嫈水夫人於家次廷椿廷梓廷櫍從公長安視含斂無悔輔臣以聞 上悼震遣中貴人詣邸視喪發尚方白金玄纁衰麻疏布香薪米鹽諸物賻賵亶 聖慈不慭之戚申命秩宗考典禮祭九壇加賜二壇遣祠祭郎呂興周護而南司空給棺斂都水主事張程營葬加太保蔭一子中書舍人易名文敏生榮死哀已其門人沈一貫為狀公諱有丁字丙仲鄞人鄞之余在宋有天錫識理宗於靈溪中而翼之以飛至參知政事典鄉郡卒贈太保謚忠惠後散居公之余則居東門小江里父永麟閎覽博物經行冠一時舉嘉靖



戊子鄉試署浦江訓導崑山教諭通判蘇州府未任卒是為滙塘公以公貴贈編脩加贈如公官母王加贈一品夫人自滙塘而上疑其出滙塘公所後父曰槲母曰丁實禰滙塘公而覆迪之而滙塘公至孝自有識來心知非而嚴大人不敢言滙塘公之再上春官也公以童子從嘗窺滙塘公與客屏語甚悲公跪請故則叱童子何知蓋語其出云而終滙塘公之世公年纔十五公恨之自公貴往往訪問故老或曰旗山余或曰馬鞍山余兩疑

之竟無左驗以此知公實氏余而不知誰余也嘗贈三代喟然流涕曰吾少不天不能明其出顧所後祖亦祖鞠育恩罔極安敢忘贈櫛及櫛父鏜皆如公官櫛夫人丁鏜夫人王李皆一品夫人滙塘公有二子長曰有壬次以丁亥舉公命曰有丁生而頴秀淵徹博記善問疊疊論事不休長就學日誦數千言讀滙塘公所藏書遍比結髮從之崑山已就故滙塘公臨終執公手曰保重保重公謹受教以保重名齋持滙塘公喪歸哭泣無度兩目為



瞽幾耿三歲乃復用是不睹遠是時祖櫛暨祖母丁前歿而伯兄復奄棄四喪在堂獨與水夫人奉寡嫂撫孤姪而公臨想甚遠謂形家為吾營高敞地葬同塋而自號同麓子已酉大司空古和雷公來督學為邑庠生而今冢宰松坡畢公戊午來得公卷寘第一榜未放而罹王太夫人憂有司若咸遠周郡侯蒲田昌郡理惠安曾邑侯人人器重廣陵郝封大豪也好奇節游公卿折簡周侯求塾師周侯以公往封君年七十餘矣一見折節下之而

公於是抗顏於其塾者三歲所遂上成均中順天辛酉鄉試明年壬戌第春官奉大廷對與今元輔申公王公並及第授翰林編脩三公出入友愛如同氣勇肩古道不屑為今人文章軌於子長孟堅蓋詞林中衆為一振焉乙丑充會試同考試官登進三十二人多奇士而其最奇者則崑山歸太僕有光太僕嘉靖庚子鄉試硯硊不群而以時義數落久不收公得其卷賞歎此非歸君誰為之亟拔之果歸君初公以童子游崑山則歸君名大噪



於時將執經門屏不果而後為歸君主進制體為之一變本公得歸君力也是歲乞假葬王太夫人遠近來覲其所謂高敞地者丁卯赴闕　莊皇帝新御極覃大慶公又與申公王公並典　制誥昔之典制誥者請謝之履常滿而三公以為代　天子言私其賄辱國甚謝客不內一物已充　肅皇帝實錄纂脩官又充經筵講官戊辰又充會試同考試官得士復三十二人而不肖一貫濫竽辛未陞國子司業飭規勵行六館之士蹈舉壬申改洗

馬無脩撰充東宮侍班以　今皇帝在東宮出閣
故復改右諭德兼侍讀加俸一級移疾歸以左庶
子掌南院事便之家登泰山觀孔林陟靈巖而歸
卧於四明之東湖公素有山水癖以山東湖中茭
蘺之得古洞以杖扣之鏗如地門發之則豁然曠
宇上蓋浮石蓋古佛宮云疏峰披道分流抗石匝
樹於其側慨然感悟公歸來命曰舒園庄曰五柳
樓曰舒嘯齋曰覲光堂曰矯首有終焉之志州縣
建之不得已一[illegible]都甲戌遷南祭酒南士多英



華然輕心不敢以息皇傾輒也監多鏤板自張文
定奉命校勘以來至是漫漶公手讐史漢暨齊梁
等書更鐫之丙寅復移疾歸東湖讀漆園之書疏
之若干卷藏于山戊寅起少詹侍讀學士掌翰林
事未到官陞太常卿管祭酒事上疏辭不就而二
三知已移書稱大義乃逡巡抵都臘馬已卯陞禮
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仍充經筵講官庚辰改左
掌詹事府與申公典會試得士三百人已改吏部
左辛已解部事仍掌詹事府充會典副總裁會典

國家大憲章而篇帙浩繁所定義例多冗紛公受
命窮日夜之力正名創例捜典摭實刻日削青而
是時公三品滿蔭注深矣賜羊酒鈔錠蔭一子國
子生無何奉　特命陞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
士入閣辦事壬午六月也時江陵新物故朝政多
釐而公與蒲州張公申公共圖新之贊臣璫之獄海
內曠然望太平而浙兵不靖戕其幕府公遣少司
馬張公往與張公言是反側者方廩廩未定必綏
戢其人而震之以法共此功者故帥徐景星其人



也今失職待事轅門挾之去而吾從中無憂公功
奏矣張公遂挾景星南而景星入亂軍中以數語
開說交辭受事已縛其魁梟之浙遂安是歲九月
皇子生加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
蔭一子癸未與歙許公典會試得士又三百五十
人公連典會試程文典則高古海內士望為指南
九月從　上定壽宮加少保改戶部尚書武英殿
大學士甲申遼東師獲長功　上以輔臣實贊廟
謨世宦皆辭不受　賜銀幣暨蟒衣一襲自江陵

賦言者循搜剔不已至有言舜禹之事大臣持大
體懷遠慮論不合太宰楊公及申公皆避位而許
公以去就爭之二三大臣多求去獨公內直為
上分明之居數日猶未定乃上疏言言官可信諸
大臣尤可信以一言官不用故而使三大臣求罷
非盛世事元輔才識精敏善頌劇久參密勿尤諳
典章檢束操履無毫髮私而次輔朴忠自許素厭
輿情學問優長足備顧問皆一時極選臣萬不及
如聽其去則臣愚亦有去惟　陛下留鑒以安二

臣或降手札以示殷勤或遣中使以申慰諭庶人
心定國是明也　上感悟降手札命二中使詣兩
輔諭意而太宰亦復位二三大臣始安是疏也人
謂公回天之力咸喁喁疑目冀其來澤而疾作矣
自七月後在告時時咽逆　上數遣中人詣問太
醫胗視又以雲南大捷錄運籌功加少傅兼太子
太傅建極殿大學士廕一子中書舍人固辭不許
三乞骸亦不許至是終長安邸第先是水夫人以
壬午卒　上特遣工部郎往葬公乞營兩窆　上
許之葬在東湖隱學山蓋公素達生生時奉養甚
備而去來之際若遺矣公為人開爽弘豁洞無城
府與人言出肺腑相示天下信其不欺才諝敏濟
善用群長咸使輸其力勞謙靡已從善如轉圜天
下信其不矜大雅含弘多可而少忤包括山藪天
下信其不恃少有高世之志委懷魚鳥不廢絲竹
長想遠思縱心物外雖跡近人寰而羞逐時名天
下信其不染所居之處一日必飭丘壑亭館樹植
蔚薈成行其次若舒園羈樓未嘗一日去口有江

左之風為文章傳贍瑰瑋如上腴奧區華實之毛
悉附如介丘千仞峻高巉絕論天下事犂然有章
欲因勢而成之所居雍容文學侍從官無可效錐
大拜與二三元老協恭和衷謀斷相成不見其功
然夾輔聖明計安社稷長率百僚咸秩其序此之
為功視戔戔萬矣捐館之日士大夫皆惋歎語曰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公之謂哉公生距卒之日享
年五十有八水夫人鄭之著姓四子皆其出廷槐
娶太宰聞莊簡公曾孫女廷椿娶方伯柴公淶女

廷梓娶刑部檢校層君本畯女廷櫝娶光祿御趙君參魯女皆當以公任授官女三長適庠生包宗魯次適宗伯汪公鏜子宏科次許光祿少卿張公子瑫子某楒之子經訓庠生聘不佞弟工部主事一中女某訓甫在襁褓三女一許進士丁君繼嗣子某一許南京工部主事王君佐子某一許甌寧尹吳君禮嘉子某椿之子書訓聘國子博士高君卿女文訓聘分宜尹周君應治女夫以公之胸懷學術淵海宗量而曾未見萬分一以公之神姿堅



峙金石可銷而曾不能周甲子以公之勲爵在三事之上與同心同德師師一時而竟為短晷所奪世與人恒兩遇之難也然公嘗與不佞言人不能建大名舉大功有詔於永久即幸無瑕纇以愧其稱亦可謂生順死安公其生順死安矣是用短述以干大雅鉅公

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贈太傅謚文安期齋呂公行狀

歲丁亥六月甲子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期齋呂公卒於家守臣以聞　上輟朝賜祭九壇遣行人王堦造葬贈太傅謚文安給誥命廕一孫中書舍人十元等深塈再稽徵狀公諱本字汝立呂姓呂出太公望而公之先為唐浙東節度使御史大夫延之宋太師中書令端知諫院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誨皆譜可徵誨孫億始居新昌又八傳至貴義始居餘姚新河之陽是長生德玉當　高皇帝時新定籍訛



為李德玉生原實原實生友直友直生公瓊公珍公珍生懋改後公瓊是為公父醉夢公自公瓊公珍懋改俱以公貴贈少保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曾祖母蔡與滋祖母胡俱贈一品夫人母楊封一品太夫人國家以孝勸忠一品官得封三代　肅皇錫類于天下又令為人後者得移其封於本生父母乃至推及于本生曾祖又特為者碩加異典諸臣莫望焉隆慶三年始疏復姓呂初號南渠晚謂人生以百年為期學以聖賢為

期頵其齋曰期而門人遂稱期齋先生弘治甲子六月朔太夫人夢日而生幼而岐嶷謝太傅文正公奇之曰此兒峭健有氣力異日遠到倍我遂留讀書於汝佽湖命子學士丕課之同業者鄒公絅諸公變皆一時名士世稱文正知人也正德辛巳娶夏夫人嘉靖甲申謝學士北上載醉夢公及公與俱見鉛山費文憲留與子同學乙酉當比士人或謂公何不遂籍順天舉乎公謝不敢歸以儒士高等試於鄉充弟子員而醉夢客死謝公所公聞



之慟毀朝夕一溢米偃伏苫次終三歲不能興戊子以遺材舉於鄉己丑游太學大司成魏公校少司成林公時咸器公壬辰第春官賜同進士出身是歲十月　肅皇命李文康選吉士　上閱卷見有彌封不審者心疑私報罷編脩程公文德請親試於文華殿乃得呂懷等二十一人公預焉　上嘗問李公諸吉士誰可大用者李公以公對當是時　肅皇已識公名矣比散館留翰林者六人而公為檢討乙未充會試同考官得士十六人持節

封汝寧潁川二王便省其太夫人其冬奉太夫人如京師丁酉充　經筵展書官校對　列聖御製文錄滿考贈醉夢公檢討封母楊太夫人妻夏孺人戊戌充廷試掌卷官已陞南國子司業翰林外國子而遠南畿次者不欲行言於李文康謂汝立頵往文康召公而問焉對曰百官惟朝廷使理無自擇遂捧而南所歷大司成關中馬公汝驥安福鄒公守益懷安龔公用卿南海黃公佐金華程公文德凡五公五公者迭用寬栗而公濟以中和所



育材以千計至其正講席定序单徵惰脩絕倖謁至今著為矱式壬寅公以考滿當赴京留太夫人於家太夫人病痺公侍湯藥不能去以簡書故不得已一北上而歸踰歲不赴官同官促之迺留夏夫人侍而身之官久之日夜念太夫人擬假歸太廟成因捧表入賀覲太夫人於家公為司業者自戊至於乙最久而無幾微於色已改右中允視南院中允與司業皆六品得通考再滿赴京五月改左中允掌篆八月　上命公及右贊善吳公山典

試順天公嘗言治以一統為威勢以不移為尊人心雖衆知有天子而已命題以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大稱　肅皇意録上　上大善而字標之竟篇於是彌心嚮焉丁未充廷試受卷官戊申陞南祭酒隨改北己酉益置輔命廷推所推擇冢宰聞公淵南冢宰張公治少宰徐公階南大司馬韓公邦奇少宗伯歐陽公德及公而六　上甚悉其事旨十日不下而密迹六人者十一日特簡張公及公以少詹兼學士入閣辦事少詹猶四品乘馬公



疏辭不允居閣中無事不欲優逸檢故牘作館閣漫録續脩大明會典充總裁官隨否直無逸殿賜銀幣庚戌充廷試讀卷官取桂杖呂公調陽禮部上恩榮宴圖疑公坐分宜擬坐三品上　上特命坐二品末蓋三品旁坐二品上坐　肅皇優禮儒碩而折衷典禮如此其秋陞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虜逼通州群臣請見　上御永壽宮特召本與階曰二卿久失相見公與徐公各謝公因條禦虜之策　上稱善傳諭舉行虜退復上言薊昌

等處暴骸可念乞掩埋蠲賑以收人心又乞整飭營兵以善後　上趣所司議行辛亥禮臣請建儲上問公公對曰自古帝王莫不蚤建太子以正國本本朝東宮諸王年十五則選婚制也顧東宮諸王典禮今二王已長讀書選婚正其期亟宜正名如禮臣請　上以己酉春事為難己酉春事者謂莊敬太子早世不利儲也公又言天授元良自有定數不可以槩論　上置之是歲考察京官　上問考察及邊事公條對且言連日風霾虜情叵測要在預備為急時咸寧侯鸞用事齮齕都御史商大節分其軍大節訟鸞　上怒謂秋防近而推避下詔獄法司當斬公言大節可原律稱領兵官已承調遣不依期策應失誤軍機者斬而　上謫大節不過謂推避不宜當臨陣失機律不納鸞又言虜且入寇請身領京兵禦於内而出邊兵待於外又請載軍糒以自隨恐虜因糧聽將士食民禾公言調邊兵以衛京師也而今待於外臣不識鸞何意軍之所至有督餉存而復載糒行徒滋煩擾古

之善軍者卒擅取一物立斬而欲縱軍掠稼尤非所聞也鸞又議與虜市兵部爭之　上問公公對曰虜日變不可以互市衅也今徵兵四集正宜決戰以彰天討不可任其要挾徒示弱於是　上決意以戰守為事十一月以平其賊賜銀幣羊酒及人口二故事有賜奴功臣無及文臣者及文臣特恩也因陛禮部尚書無官如故壬子禮臣上二王冠婚儀以東宮未定不敢請出府乞暫寓宮中上曰諸王出府成婚例也豈宜宮中　公對曰先年五王出府以名位等他日皆當之國故爾今冊禮未行事非前比否則二王當有分別　上竟不肯分別令二子同體乃命以明年三月吉冠八月吉出閣講讀九月選婚癸丑春公又言二王婚留內則保護便此天下臣民所瞻仰且儲貳未定而居外使人心危先朝有太后有中宮有東宮故主上體勢增重而尊安今骨肉唯二王聖躬不可不慮疏三上報曰卿所慮皆不足卹人無能勝天其俟後命是時侯鸞敗更定戎政者再擬議多出公手

徐邳大水公請太農議賑司空議漕渠禮官祭河岱沂金龍廟等神　上皆納之　上又用給事中朱伯辰議築外城且曰不四面非王制也公言先築南面併力可完此天下財貨湊集所他三面宜更議報允而城竟一面矣其冬又上言臣奉密對屢以建儲請閱歲淹久未即俞允令內外臣民謂此大事而置不講臣等何以辭請及開歲諏吉舉行於是　上雖未報而意有注焉甲寅榮淑康妃昭陵生母也　昭陵跣送西直門公從昭陵勞焉以外城成加恩子元中書舍人八月加太子太保進文淵閣大學士遣視天壽山還言山水衝決之故授子允中書舍人寧安公主笄選駙馬是時中宮虛　上以公有人倫鑒命公往取李和而司禮入人賂抑和第二公奏上竟用和丙辰充會試考官已冢宰缺請擇所堪特命公暫署不奏事承旨又令公分別內外大小諸臣為三等聞公言外吏之考察比耳在內之小臣眾臣不能周可勿考惟大臣小臣之倡也敢不奉詔　上許之

廼悉録兩京部寺科道及在外督撫等官次其去留以上　上曰輔臣本暫掌銓務秉公忘私甄别旣明宜加恩奬可少保兼武英殿大學士餘如故丁巳七月滿一品三年考賜鈔錠羊酒進階光祿大夫勳柱國廕一子入監讀書給誥命八月加兼太子太傅賜蟒衣銀幣公念梓里數中倭致書督撫言餘姚民夾江居江以北故有城然多圮江以南人倍而無城倭卒至其誰與守請並城如通州胡公宗憲遵之檄郡守視之諸少年更以為厲也



獎公所聚材數千章公聞之歎曰吾以衛民而人反詬兵未奉成命乎乃今子元及正郎邵公恵久侍讀陳公陛居江南者二十餘家疏於朝得俞而城成譁者更來德俎豆公於龍山　上感兵部郎中唐順之奏問邊兵入衛起何時公對曰祖宗時嘗調土兵未有調邊兵於内者邇有境則發京営往正德間山東河南盜起始調許太郃永兵於邊其後江彬以宣大兵扈南巡識者憂之謂此輩見京軍弱必且生心果有大同之變庚戌後逆鸞奏

遣四御史發邊兵入衛歲十八枝尚未守薊何棟為總督請薊鎮選練畫調入關輪借二枝防守邊兵戍薊由此始年復一年調且不已因循之政也時光祿歲用銀以三十六萬兩計　上疑所司多乾沒問狀公言祖宗時光祿歲額二十四萬兩而歲用不過十二三萬四郊工起當借數十萬取此乃後歲用日加雖裁節猶三十六萬因條上四弊一曰停取錢糧之費一曰關支酒食之費一曰門[illegible]一曰[illegible]器之費　上省疏因遣御史一員



月籍其費以進巡視光祿由此起己未復充廷試讀卷官得清河丁公士美為首庚申六月滿一品六年官子允中書舍人兼支大學士俸給誥命遣使賜鈔錠羊酒公請移封其本生曾父母　上特並給不移八月加少傅是時　上春秋高國本未建二王並居外邸前中允郭希顏請建帝立儲觸上怒見瀍公審奏曰　皇上萬壽無疆而小臣請建帝死固當雖然二王並居人各為其主矣希顏請一往京一之國語亦當省且　上嘗謂天倫之

序默定己久第鑒己酉事不欲冊誠因其序而或
留或遣以定人心即無冊亦可　上大感悟十月
諭內閣景府成已數年何久不之國其即舉行當
是時　肅皇諱言儲言者不測二耦相疑妄揣摩
窺伺者不少而公獨以危言光啟隆萬之治功不
細　上傾心公公亦以天下為己任不幸楊太夫
人卒邸中　上念公銜䘏不可留給傳符行人護
行所以弔唁者具給于元扶侍仍賜札存問公持
喪還奉太夫人於慈谿之龍山遷醉夢公合倚廬



纂若孺子云公束髮升朝十七年超拜相相十三
年分獻南郊者四饗地者二祭帝社稷者六頒命
祀先師者七凡決大謀議大政興大役皆孜孜盡
瘁不私其圖讀禮之後自以為大臣受恩深不當
以江海忘闕廷遇大慶則脩賀遇大典則脩職而
上亦念之每輔臣闕必言呂其可而數為人尼止
永陵袞問王公哀踊欲無生云　高皇帝法田有
賦身有庸而時久弊滋奸胥飛灑不可詰田與賦
常相失或糧存而田亡糧多而田寡也往往苦里

甲代賠公白於縣力主清丈之議既清丈隱田出
矣復念鄉則繁多奸藏無所發又力主均則之議
而田賦為之肅清田賦既清民復訴徭庸之累徭
之法二有力差有銀差力差古差役銀差古顧役
也往者皆用兩法皆善而積溺以来有榜一金
費百金者逋逃望於道公於是又力主均徭之議
均徭議者謂往者十歲兩徭雖逸四而勞一然當
徭則勞愈甚而加以貴官大家之優免多奸胥里
蠹之説弊多故徭益少而愈困公議歲盡徭其民



毋復輪年徭惟視賦即貴官大家與齊民同毋復
優免縣每歲計需幾何金而徵之自為費毋復煩
其民於是民雖歲歲徭而以銀不以力所輸銀復
少於舊易舉公且盡出其優免田而輸官當免者
服其公亦因不聽令布之日歡然更生焉詳具翁
中丞大立均徭或問中公既以此法行之餘姚而
龐侍御尚鵬来按浙善之聞于朝遍行於浙中同
邑周中丞如斗又行之於江西今且遍天下矣公
九世祖墓在新昌躬往葺之置祭田若干畝貴義

府君而下墓於餘姚者置祭田若干畝山陰舊有祠復葺之具請學士大綬記中陽明先生倡良知之學其教大行於江右浸淫吳楚間而梓里後進不識公乃構書院與陽明高第王公畿及大中丞趙公錦時往復爲後學爲之奮興晚常居餘姚之玉蘭堂　今上之癸未公八十特命撫按官及門存問月給米四石歲撥人夫六名以備任使初謝文正嘗相繼拜堂中卅有餘年年八十　肅皇特加存問乃公以黑頭請禮亦卅有餘年而存問之日守臣以文正例例公埒德偕年童子時所稱遠到倍我者斯徵哉又三年丙戌夫人夏氏卒賜祭賜棺還中書舍人黃某起冢未及期爲丁亥六月朔公誕日也子孫遞奉觴越六日語元等曰我受累朝厚恩無以報稱汝等第教訓子孫效涓埃之力吾目瞑矣遂卒年八十有四公衷粹醇厚平居無疾言遽色覩人無少長齊襟脩己郄不脩人之郄以內外無惡于人好施予自內外親暨齊一飯者無不被其賜戊辰邑大饑公出囷穀千石爲賑

公嘗言惟恐權之不去已惟恐利之不去已惟恐名之不去已緹騎貴寵時求婕公公謹謝絕當時二三用事互以姻婕爲石交而公獨皭然以免人服其遠識其中充然若虞敦夏璉而自視若缺不以矜於人繩束子弟臧獲又斬斬有濂鄉之人無閒言好學彌篤所著有期齋先生集奏謝稿館閣漫錄行於世夏夫人婦德最著具朱少宰邵中丞誌狀中公未第時夫人爲置貳室朱氏以子允贈孺人又置傅氏兩王氏者一爲博平王一爲京師王子男六元禮部祠祭司主事娶教授鄒公女封孺人允中書舍人娶郡守封都憲邵公女封孺人究石阡府知府娶寺丞謝公女繼劉氏允禮部精膳司主事娶尚書孫文恪公女封安人覺監生娶郡守陳公女魁光祿寺署丞娶貳守胡公女繼上舍洪公女三辰適管參政公子與都留守正海成許太傅謝文正公孫用模用模年十五舉乙卯赴南宮試發痘歿於途成揩不二絕食卒稱貞女祿適尚書陳文僖公子鏕早世此六子三女者元

及女辰夫人出允朱出究允傳出女戌及覺東昌王出魁及女禄京師王出洪夫人視之均皆不知其出也孫男二十有一淑昌癸未進士寧國府推官娶湍少參女封孺人夏夫人既賜葬于蘭風鄉晏山之陽兆成而公當從之子元等且乞銘於立言銘公謹狀如右

資政大夫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遠峰汪公行狀

遠峰先生居鄞虹橋里與不佞一貫共衎門不佞



髮未燥而先生已舉于鄉後二十年奉先生詞苑服令猷酬寵訊比在告而先生捐館舍哀哉公初諱鏜孫既貴以義無所取請于 上去孫而獨以鏜行字振宗人稱遠峰先生汪之先越國公之烈著于歙子孫散居而公之汪則所號東門上路者秦亨元時為慶元路都目阻兵不及丘首入國朝占籍為鄞人秦亨生仕芳仕芳生思温思温生公憲公憲生溶卿則公大父贈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溶卿生子晁則公父贈翰林院編脩文林郎加贈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母丁氏贈孺人加贈至夫人贈公有側室生子伯金而丁夫人生公及季鐈金貢士鐈邑諸生公其仲公之始妊也夢雷電熤熤已有異香在闌閭心儀之為佳兒秀頡嶄嶄露頭角贈公嘗摩其頂曰吾門族兒大哉盡屏諸嬉戲具而獨程其呫嗶時其游息饑飽而廣其耳目以發成其令名迄今邇善教子者必曰汪翁年十四以戴記游于泮鄞諸生故善易尠為戴記者舜江謝文正公與公族祖澤卿同年舉也嘗



謂贈公論戴記贈公好之命公負笈之舜江遊長者故鄞有汪氏禮而陸康僖之孫文和善相人見壻壻公公年二十三領甲午賢書數困于春官姑蘇沈中丞請為諸孫師公于是益廣意于大雅之林癸卯贈公卒襄事以禮丁未上春官時西蜀陳文端校禮經為本房冠比大對第高改翰林院吉士己酉授編脩壬子滿三載父母暨配皆拜命癸丑充會試分考官隨歸省甲寅復任受命教內書堂內書堂者諸少閹所業也公毎為譚小雅巷伯

以下保其專良之志丙辰充殿試掌卷官丁巳滿六年考戊午持節封衛世子為王已未滿九年考陞侍讀庚申管理文官誥勑壬戌再充會試同考官校春秋得今太倉相公今總督張公國彥尋清理軍戰貼黃陞右春坊右諭德往視南京翰林篆明年署南京國子監事留都士驕公訓督以禮甲子回坊復管理文官誥勑秋典應天鄉試孫公世芳副而孫辛于行公既經紀其喪而籲以內事獨身董之周慎無失所收士先後多顯者還充分校



大典官乙丑再充會試同考官是歲校尚書得范公應期為廷對第一人丙寅陞國子祭酒須五倫條約禁止超躐及清餼廩之乾沒者以給諸生其冬擢南京工部右侍郎於是　莊皇帝御極為隆慶丁卯所司奉開讀事例改公別銜門用無何以大典錄成陞俸一級已補南京太僕寺卿仍支正三品俸自陳乞罷復以毋老身病辭皆不允隨離太夫人艱辛未復為南京工部右侍郎壬申改南京禮部管國子監事充經筵講官癸酉　今皇

帝初御經筵賜白金文綺二月轉左回部管事仍充經筵講官充實錄副總裁甲戌充知貢舉官其冬考三品滿蔭一子乙亥被口語求罷　上特慰留之　穆廟實錄成陞俸一級丁丑復知貢舉八月改吏部左掌詹事府事教習庶吉士　世廟實錄成陞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戊寅上　兩宮徽號覃恩及父祖公倦游矣固以疾辭疏四　上許致仕給驛歸賜鈔幣公天性疑稚斤斤矩折規[illegible][illegible]笑無町畦可尋起詞科三十餘年在嘉靖



間時方沉濁不可以莊語而公游優奉璋橐筆亦終無黔染隆萬来雅意獻納又潤色兩朝實錄與大明會典然居常不樂乞休之疏歲有蓋自謂器非時适矣公既貴益恬澹寡好務以大體自持歲時伏臘皐祀必虔撫昆弟周至濡酣群籍課子孫誦讀戊子大祲出粟長邮姻族以次復捐貲縣官鄉里之全活者甚衆余文敏之葬公送之石幽其足至是病再作知不可為呼子孫誡之曰余起一介登八座遭矣而國恩未報萬分一爾曹勉之是

為戊子十一月二十日也距生正德壬申二月初五日得年七十有七子男四宏凱南京右軍都督府經歷先卒娶俞氏贈孺人繼屠氏封孺人宏裕光祿寺監事娶徐氏繼范氏毛氏表氏吳氏宏忠亦監事先卒娶楊氏宏科邑庠生娶余氏大學士文敏公女伯仲叔皆陸夫人出季側室王氏出孫男十一尚德邑諸生娶包氏同簿其孫女尚倫邑諸生娶管氏方伯大勳女尚賢郡諸生娶金氏學[illegible]女尚賓郡諸生娶范氏少司馬欽孫女尚君



娶樂氏郡守舜賓女尚鵬娶杜氏副使思孫女尚夔娶董氏翰撰樾女尚俊聘傅氏刑部郎文藻孫女尚絅聘閻氏太宰莊簡公孫女尚縉聘陳氏鄉進士起龍女尚傑未聘孫女十一沈一貫曰往不佞狀文敏公今復為公狀典刑數亡吾鄉遽焉岑寂吁嗟傷矣公在仕籍久冠冕儒臣人且謂之南山而卒阻天閽諸所崖略不佞既不敢以誣諛逝者而又不敢以黯固立言則投觚再四豈公之素僅是乎抑諸子震裂憒亂十而不能舉一也蓋公不善干要路以蘧蒢戚施為羞即晚節江陵貴倨甚公與之無欵曲直柔而已噫信不必見賢不必著彼炎炎隆隆者多不卒而公更傾危思毅之中善沒于地情與貌其不變公之節著矣不佞聞之公子云　先皇帝裕邸時将以公侍講讀有祈得之者公輒讓講讀南院篆勲将以其往其祈留擠公公亦不避往自不佞見公雖晏驟爾雅外無媟詞詳略以衷無熱腸亦無冷腹醇端體要前後如一蓋詞林前輩之度若此而公持之益毖比見



夫後進之士風蕩波靡務脅曼苟愉以媚俗人或乃嗤佞萬狀餂鱗介之一疇日失其序前輩風流略盡夫士固有體體之不直文安附也君子遐想于公可以惕內省哉公所著有禮經訓解若干卷餘清堂定稿若干卷典則不詭無泚剽之義如其人云

## 工部虞衡主事王君暨配沈行狀

王君余鄉同年又同郡人其安人以隆慶四年八月二十日卒王君請余志之未幾而王君亦卒余

合狀馬王君慈谿人名朝陽字仰明曾祖還祖仕父愷母桂孺人桂同邑望族也君自髫時治春秋日記數千言為諸生鄉先生二千石陳公見而異之問聘婦乎曰未也令室安人安人者真州人也父沈某為饒州司獄生安人十歲習女紅通列女傳司獄有女兄為陳公側室常往来陳公家言吾女當予貴人於是陳公言王君無何陳公卒司獄来哭之遂與王氏盟越四年而王君之真州以安人歸然王君屢困有司常遊學於四方安人執井



臼以養其大人桂孺人早世安人以不及為憾忌日必惜痛視具處娣姒宜馭下有恩王君欲嫁其女而什九在外安人自為資不煩王君其敏幹如此王君既久不為有司所推擇輒言命以慰之王君曰士方困時使室人不免於謫誠不堪吾忘吾之不遇也辛酉王君舉于鄉乙丑舉進士為行人致弔賵於淮王王餽之王君無所取　今天子御極王君當封請以封其父明年立　皇太子王君迺得封奉詔諭淄洛湖湘廬鳳彭城間因覲省已已還京師復奉冊封唐山沁水廣靈三王至雲中而歸王君凡三使皆有紀及其紀晉累累數千言道途事如指掌志士共還省虞衡主事監戎器天子大閱士卒賴其用是歲七月而安人舉幼女病瘵以卒王君哀之甚也十二月王君旦猶卧侍婢爇不戒而焚君匍匐救之廢於火旬日死王君為人有大體與人交必盡誠不苟焉曠其官其殯也僚友斂錢佐之有中官寗進者保定人偕君監戎器德君之厚經紀其事甚悉進亦以是有聲



於縉紳間也君生於嘉靖戊子年四十有三安人生於嘉靖辛卯年四十子二一麟娶鄉進士葉應山女一鵬聘符丞袁大輪女女三長適指揮趙光孫次元次許嫁工部主事張大器子其三即鷟其母者方付乳媪以虞水火以三月某日發紖就道歸葬於慈谿

封編脩沈肖山先生暨配俞孺人狀

先生沈氏諱弘光字道孚父曰兩山公秉嘗疊石為兩山以娛老先生因號肖山識弗忘也系出武

康家平湖所居為泖上石庄里世世受農業四世祖江稱稼翁生悅耕公鏡鏡生東洲公溱而始大是為兩山父兩山始習尚書為邑弟子員升大學少孤事庶母孝撫小弱弟炎無間言娶毛憲副女而生先生先生十二年而母背父纍然憐之不欲苦以誦讀已病歷癸二十餘始起室俞孺人無何俞孺人卒娶今孺人張二十五始習句讀學舉子文兩山公嘆曰日云暮矣胡能千里尚延年[illegible]也先生曰夫讀書非獨為榮貴也譬



之田作大人既以種播矣不肖乃弗克耰鋤後來者安所識疆畛哉顧稟家學以淋其軀傳于來體兩山公奇其對縱之學負笈明師之門補邑弟子員入學大有名顧弗第而中更兵荒困於徭先生又力耕而息之未四十又病棄業晚以子懋孝貴值

今皇帝嗣位封編脩兩山公晚卧疾躬湯藥者數年父疾為再起自傷不及其母歲時祭必泣又善施顧不及僧尼道士多在三族朋友閒兩山公有姊嫁陸公而貧先生為置膏壤歲入粟如千鍾醫復者嘗已先生父殤先生憐其老無後為娶妻長子經紀其家兩山公所撫弟炎者初毛孺人乳之與先生少相狎也比長而知為父行不敢踰禮提携其子弘忠弘恩弘德甚厚族弟弘輝弘烈皆嗜學則躬收而誨之母弟弘美早世命少子懋嘉後之撫其孤女嫁馬湖太守俞南金為子婦存其娘姚思而有禮有妹嫁松江諸生張時舉貧而多子子畜其子傷俞孺人夭予財物周其昆弟姊妹張孺人有西氏姨貧收其女為已女嫁諸生曹



國珎其甚善可師者先生持家訓子之法訓子衣冠遇之甚莊少有過閉閫不言不食長老為遞請尚餘日未解故不答而慄自能食能言輒為法式冠則加嚴婚而嚴益加閨門之内肅如也外内為重門數十鑰從枕上過常語子曰治家宜如是家衆大小千指作教條數十月集而讀之犯則召對狀先生之再病痿也曰夫天道一元氣耳必成於貞人心一愛德耳必歸于正作愛正編一庵唐先生見而好之為之序而傳之先生益自信收後學

而教之子弟從者數百人素自重間出州縣希見其面賓飲於鄉亦不往其亢潔如此常著均平議言田賦徭役之事于有司務鋤豪右蘇小民有司酌其法半用半不用未卒前十日猶欲詣闕言又慕宜興徐氏無錫華氏之誼置宗子田作宗法未行而疾與懋孝書兒宗子也必行吾志臨沒囑諸子曰吾念宗法條貫未具宜以吾意善行之令可久吾且瞑蓋先生才善志高其未竟者多也享年五十有九俞孺人者先生元配也同邑定齋之女



少端靖寡言笑容止峻整侍立終日不移及歸先生內外咸宜孕七月而生懋孝十日而殞年十九張孺人繼之慈厚自餘子女皆其所出曰懋莊懋時懋嘉皆邑諸生嘉後弘美懋孝娶於錢一子曰瑞鍾三女有側室子一未名懋莊婦于子曰瑞錫一未名女三人懋時娶曹子瑞鑨二子未名女二人懋嘉婦俞子二未名女一人先生長女壻諸生趙志基少女未嫁字于趙國禎將以今年月日合葬于祖塋之次懋孝之直東觀也一貫為同舍郎

毋舉其大人言稱之既訃一貫往弔嗚咽而請狀不敢辭先生高明卓越遇事不以芒刃斧斤常徵辭晚益峻節蕭侍御行部至界中有諸生數百人言先生可師使人以幣先匿不肯出謝開府滕督學又口而歎旌為宿儒假以數年德當靡劭風當愈遠而惜夫不少留也

休寧王孺人程氏行狀

休寧王君余同年友也為吾邑令明年其配程卒休寧程大姓梁將軍忠壯裔曰文昌坊程又程之



大者也居邑東南隅程公娶於陳無子嘗往來販於大梁娶側室劉生子女四幼者為孺人孺人蓋劉出而稍長奉毋陳陳亦視為己子退而事劉劉病躬調藥劑執劉喪幾以死殉已恐傷陳心陽收泣更用好語相藉陳心知之益重孺人孺人未字者十有七年足未嘗踰閫域程公曰男不如也王公聞而為君委禽程公為人負氣骯髒傾其訾與伙訟比孺人歸不能具一奩而孺人不以為困既歸王王亦落姑抱危疾姊姒相勃谿絮絮不絕於

耳而孺人處之若無勤劬萬狀竟不告勞休寧俗纖笑王生所為咕嚅矻矻曷不移其力行賈可衣食也人以誚孺人孺人曰儒丈夫事也十餘年誚笑者益進而孺人益堅使王君樂而忘貧歲丁卯王君舉應天戊辰進士孺人則已病淪其冬王君拜鄞令己巳夏王君具舟檝迎毋强奉姑至官兩月益憊王君不忍去前則蹙然曰官務繁柰何以采第女子妨百姓令裏糈街亭不得去夫君服官今等我瞑矣遄卒年三十有一所生有二女王君



名之臣夫王君豈不良吏哉邑自兵興來遭時溷濁墨吏與豪宗更相結往往鞭撻攘竊於其閭隆慶改元朝路清夷天下忻忻向榮而吾前令不溫席去者數人尚未有主自王君来始輯綏之丁時大水民無所得食微王君將無流離瑣尾乎王君自謂有內助信然觀其易簀數語若偉丈夫知理道者生平儆戒可知矣

喙鳴文集卷十八終

# 喙鳴文集卷十九目録

行狀

先大父靜庵府君暨大母狀
先考慕閒府君行略
先妣洪太夫人狀
亡室張夫人狀

傳

安塞王傳
楊南金傳
邵世忠傳
抱愚公傳
方叔傳
張翁傳
捭者張松溪傳



# 喙鳴文集卷十九

四明 沈一貫肩吾 著

行狀

先大父贈通議大夫太子賓客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加贈資政大夫太子少保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又贈光祿大夫太子太保户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靜庵府君暨大母贈淑人加贈夫人又贈一品夫人朱氏繼大母袁氏行狀

為善猶藝然嚮善之利而為之者旱暵之桔槔也可以救敗不可以積儲為之而可名力耕者也稚之如其耕而止有不至焉無過之者為之而莫或名問而不知所為然此如山林之鬱積澤澍之深淳三農不易之地日長茂而不勞陰德也陰之為言異乎陽之稱也躬為之躬昧之與性俱來與情俱還真淳茂朴黙與道會其身忘之後之人爲乎書之善言人者徵于天徵天徵之則終冺焉然為世人觚乎自一貫始甸匐時則吾大父見背矣然

每見人言吾大父之為德也曰佛子翁佛子翁云沿乎其似閑也燠乎其如春也循循乎其趨于墙也克乎其為百谷王也名不出鄉閭而至今名之總其凡似不知人間有拂膺事者一貫能無紀以詔後之人四明之沈宋有諱俊者通五經為博士是生悅為禮部郎是生豐為泰州守鞭朴不施于民三公皆著聲當年豐生清清生敬敬生祥祥有隱德入國朝生覺華華生永寧是為永二府君以郡□□薦授府事經數府君兵曹制多所定滿歲自



引去是生文三府君文玘慷慨倜儻擁高貲豪鄉里與從弟将仕公彪庫部洪公常比部嚴公端少同學晚而共賦詩為酒德會娶余夫人生宗二府君宗義府君娶陳夫人並中歲不禄是生我大父元一府君公諱元瑞字朝祥號靜菴居士不逮父母鮮兄弟事大父暨大母皆高年七八十餘旦暮甚謹自少荷家政動止進退一依于儒者不差寸尺嘗挈瓶而過屠丹山太宰之門羸馬蹏捨之太宰嘲曰孺子不聞乎瓶已破矣視之何益對曰憲

觸人足耳太宰曰棄之河水中對曰或憂之舟能無觸乎太宰嘆曰是子非凡子也必有後汪宗伯之父晦之智人也每旦日過公門則已闢堂宇灑掃靚潔常嘖嘖曰是家不以無營廢蚤起能無興乎覩貧不能生無行于鄉黨者輒呵之曰汝不視沈朝祥施何面見彼故當是時里中服公之粹美而畏晦之之望見之輒避焉莫避公然卒莫侮公者公性不爭有負公錢者詒公曰吾飲公而償公公取券来券来則爇之于壚曰鬱攸君我蠲矣公



曰吾不能蠲汝而待鬱攸君更無悋色一市嘆不可及嘗為里主賦歲大歉官索急公悉貲為里人輸曰柰何令人餓而笞遣有詔免徵而里亦莫之償以是困乏終無怨公於沈為宗子所覩皆尊行而諸宗悍强每几肉公受詈罵無已時閭一貫毋夫人初入門諸宗遞索為祭酒操梃搆難糜碎陳具坐客吐舌罷席而公亦謹避之匕敢出聲弟曰吾罪吾罪他日復来搆公逃之後堂宗人逐之堂有先人之几筵綈而顛床設瓶爐盡掀乃逸一詈

仲父封屯田公時為童子搥胸發憤拾而筐之掖
公出門曰此無所逃律令矣盍白于郡觀者集如
堵墻而公于衆中言曰嗟乎此吾奔而仆焉者惡
乎為叔氏從且以卑訟尊順乎語仲曰兒来吾語
若吾當新補敝治牲醴引慝責躬告于亡靈不過
一金費耳而亡靈亦當無讓余奚所事官他日又
謂之曰訟則聽于彼不訟則聽于己汝視我豈不
斷斷卧起公嘗與諸生論大學誰為要或曰誠或
曰知公曰無訟要矣夫聽訟平人情也無訟平其



情也平其情則德慱而化於明新乎何有獨詁如
此公孝弟細節多億其大者有叔父智庶叔父信
分貲必讓是時兩尊人高年愛少子公先意承之
用是兩尊人益樂有女姑妙清嫁戴氏寡且窶養
之終身死祔于廟而歲時享之按禮女未廟見而
死歸葬于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姑姊妹其夫死
而夫黨無兄弟使夫之族人主喪妻之黨雖親弗
主若無族矣則前後家東西家無有則里尹主之
當時儒者頗引此謂公非是公曰是在禮矣公等

弗察生于我乎館死于我乎殯吾姑生不館于戴
死不殯于戴而葬且祔于戴其終為餒鬼乎我則
行志君子以為達禮中土為天下衝所稱水馬驛
諸費以歉一借于浙後為常官嘗以公故里甦遣
徃徑之家遂破自是以後乃始有改折之令云公
本市居不吝重繭四十里躬耕于青店之丘至今
青店人稱善良公之遺化也娶朱夫人東廓名族
婉嫕勤儉於六親咸歡心生先大人及仲父封屯
田公任甫一姑嫁汪公章一姑嫁廸功郎萬載丞



孫公祐年四十三以婉終公撫遺孤廬吉甫之惑
虐閻父之後聞袁夫人孀居令乃娶以歸袁夫人
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日夕紡績視諸子猶子人
莫見其喜愠生一叔父曰仁倫一姑嫁楊公桂公
以嘉靖戊戌六月廿七日晨起拜祠堂畢返于室
而長寢三日舉入棺猶生世謂之善死袁夫人先
公八年没三竈皆西嚮先高祖之次一貫少時尚
及覩大父手抄書及所畜書為人持去不全亦多
人間有者惟本朝御製為善陰隲孝順事實二書

出尚方本有廣運之寶則公所甚惜而秘護者以
今想見大父之儀形意大父心誦而神領久矣嗟
夫一貫輩食大父餘籽以生而莫知力且恐蕪蔑
罔貽之子孫何以見地下能無夙夜憂謹槩述如
右俟立言君子採焉前贈以萬曆十五年二月二
十一日加贈以萬曆二十四年二月十六日又贈
以二十五年六月廿二日大父生以成化四年九
月二十日卒以嘉靖十七年六月二十七日壽七
十一大母生以成化七年二月初三日卒以正德



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壽四十三袁生以成化十
一年二月二十五日卒以嘉靖九年八月初五日
壽五十六右狀萬曆二十五年作

誥封通議大夫太子賓客吏部左侍郎兼翰
林院侍讀學士先考槩闇府君行略

吾沈自宋太學博士諱俊者始博士府君生禮部
郎悅禮部府君生知泰州豐泰州府君生清與澄
澄為寧陽主簿世以明經起清生敬敬生祥祥入
本朝生覺華覺華生永寧永寧生文玘玘兩府君
者豪于閭諷詩歎禮與郡中士大夫遊文玘生宗
義早世宗義生元瑞天性端醇不怒早夜陰行德
鄉里化之稱佛子是為靜庵府君取朱氏初艱子
祠于嶽而生先公先公諱仁信字允成別號槩闇
居士質有靜庵府君之體而每繄事務不欺年十
一失屺事繼母袁甚謹豐取先妣洪淋人入門則
大售柳仲塗家誡一通置座隅曰毋以異姓傷骨
內恩蓋是時二姊雖嫁有二弟一妹在輒立志皎
然自策發如此少治儒以家日落指日繁恐傷大



人之心乃棄去而盡出先妣裝治產無何罹先大
父艱營西粵之丘而葬之而青烏子請閒曰君欲
奚若先公正色答曰吾何欲吾所欲者昆弟平耳
青烏子謝失言夫形家言固渺如捕風即有之而
先公一言為子孫地顧不隆隆厚也今孟仲季咸
有人先公之平著矣已婚弟嫁妹困不竭力已析
產有古薛包風有族弟為毛吏日營官賦金錢以
去毛索之急其父母惶恐夜半皆推經官捕吏目
當死先公屬兄弟謹曰無賴子既辱我世而吾以

死慙人是再辱也具道弟寔計奪人財及其親罪
通天地何乃伙他人由是吏目得釋而官嘖嘖嘆
先公長者先公雖廢舉子然不釋卷令不肖兄弟
卒就之顧未嘗訾督曰吾不忍牛馬使兒子比不
肖守史局迎養于京師則動舉清白語為訓嘗焚
香獨坐肅庭戶若無人雖具車馬請之游亦弗許
曰天下猶是也僕僕山川間與僕僕城市何以異
澹然無所好曰寶玩之物虛有其名比見之不直
一文錢耳獨好白太傅詩與成玄英莊子疏皆手

抄一帙藏笥中而時諷之又好老子故不肖有老
子解是時年七十耳而屢念歸問之故則曰汝曾
祖年四十九汝稱祖壽年七十一我尚不為丘首
計乎蓋樂知天命如此既歸則掃迹公門郡縣賔
之一至不復去飭家人尤肅未嘗侮人受人侮亦
不慭貿物失利未嘗較人失利輒愀然不怡不喜
責逋曰人情誰欲無償者貧故耳子弟有過不譙
讓惟引咎大息使自省時舉今昔興衰之故語人
曰某薄某謫今若此云胡不忠厚某險某忮今若
此云胡不平善居嘗稱好好者不置日且百馬人
謂之好好翁自五族內外咸受其施而又善容有
如于厯先公書于幕府聞之曰我絕請寄是私何
必我發獨念造物之乘除太嘶恐是子自戕可哀
耳其人果不祿雅好茹素獨不廢酒陶陶數巡自
適無過節而客至未嘗不飲且歡也自萬曆改元
封文林郎翰林院檢討十年加封承德郎左春坊
左中允兼翰林院編脩十四年加封今官而素履
無改所謂三命滋益恭非耶嘗題柱曰民生在勤

勤則不匱人道好謙謙尊而光其志如此往八旬
初度不肖欲歸上觴而遣伯兄來諭曰吾善飯爾
其努力　明主後數年不肖孺慕彌切又聞有目
青遂謁歸而是時適會典成疏恩贈靜菴府君如
先公封先公大喜曰吾生覩上追之典甚幸願足
矣告湔促不肖北曰不聞孔子之稱五達乎首君
臣次父子吾獨生汝身以外皆君賜也不肖不得
已而絕裾焉竟病病歸恐忤大人而大人顧謂曰
汝歸亦當吾嘗憂不見汝故不肖獲安意于庭宇

而上方已丑命矣所居廬圯于是改卜于日湖西而每月旦為耆英會諷内典從此斷葷長齋甘于五鼎雖迭諫終不聽曰吾腹中安可久貯腥穢耶輔續靈氣食有餘矣蓋若是四歲所而庚寅秋足踰月瘍今辛卯九月忽滞下瘳而不能起至十月朔俄獨語曰而輩來何暮也月暗不可行其須光消竟以十六日月東升而屬纊初徙居時先公棟董子而周覽焉曰美哉居吾當住千日旦起禮誦神偈至今年夏固欲過舊居曰吾將告辭于祖



禰云不肖輩以為不祥諫毋往而先公至形于色不得已奉之往則盡歡信宿而後返自是不復庭矣乃歷歷踰千者四十三日若刻契然異哉彌留中惟問陰晴甲子子婦孫曾畢在前無一囑付進藥則掩口聞亟聲則曰何無厭或恐其亂以静定語進則曰我知乘化而往肢體瑩若玉柔若綿足奉而不寒面膛然如生昔人所謂無罣礙顛倒成然寐蘧然覺者嘗聞其語以為虛耳乃于吾親見之咸以為異云嗚呼不復作矣痛哉先公生于弘治十六年三月五日享年八十有九配我母洪氏累贈淑人冢嗣曰一初郡庠生儒官配夏氏次一經配朱氏繼王氏又次即不肖一貫配張氏封淑人又次一言早卒配嚴氏又次一本配陳氏女二壽適儀封尉聞友直寧適邑庠生章烇孫男泰始太學生娶張氏初出泰濤未聘經出泰鴻郡庠生娶范氏少司馬欽之子光禄署丞大冲女泰淵聘屠氏少司馬大山之子兩淮運同本畯女泰沚聘傅氏南京太常博士光前女俱貫出泰漢泰潤泰



瀛俱未聘本出女孫昭英許聞冢宰淵之子太學生思治子繼奭經出慶英許聞冢宰之孫興化府通判繼德子庠生世慶早卒瑸英許紫方伯洙子庠生以觀蕙英許林侍御祖述子德岳貫出舜英嫁陳典簿元喬子希孝言出文英許蔡庠生溥子玄鶴瑶英未字俱本出曾孫延年娶包氏延齡聘周太學仕女再聘張氏俱泰始出延賞延禧未聘曾孫女延璋未字俱泰鴻出先公仲弟曰封屯田司主事仁佾生子一中一德一中今為湖廣按察

司副使季弟曰仁倫生子一變惟先公之德一悲歡齊物我然不然可不可無所特執使人平慾釋然不言而飲和意常寬然弘怡得焉善保攝即養生家亡以踰而恒言不諱死爽然于得喪死生之外矣不肖孤等思所以貌之而不得辭也矧先公不為知自為之亦自忘之不肖孤安能測津涯姑抑頭枚血識其大凡惟鴻筆以一字信千載少逭不孝之譴不肖孤一貫識通家門下孫如法填諱

## 先妣封孺人洪太夫人狀



先妣洪氏諱桂馨父同邑洪公母媼身累千金而有五女俗故賤女多不舉而翁媼獨多女先妣季女也生而敏慧端順父母兄姊咸宜之雖兒時常為翁媼守筦鑰十七而歸家大人家大人靜庵府君長子靜庵府君早歲席先業富饒更婚嫁喪葬又以閭役於官而為人仁歲大侵吏徵租急府君重法悉家貲代里人輸已而詔書蠲租里中無償者用是大困比先妣歸大會賓客畢先妣入廚下諸困雖林立和之空聲隆隆謂家大人曰家貧君柰何以婚糜酒食雖然吾裝猶足藉也乃盡出佐急而身操作前洪公媼來視女問壻家樂乎則對曰樂終不以貧戚其父母心也一日府君臨食而嘆先妣輒退自責新婦之不孝著矣祖母哀勞之曰新婦何責汝翁嘆有以嘆小姑耳曰柰何曰小姑行有日將鬻其所田為裝奩成而嘆先妣請曰妾聞新婦入門而鬻產不祥以妾為沈家婦而令翁售田柰人咲何妾請為大人計須洪公來請曰兒聞新婦入門而鬻產不祥今翁嫁小姑將鬻產



矣姑大人嘗以其所田資我我願無受田而受金嫁小姑以歡吾翁洪公大善其言歸語媼亟以金來而府君愕然問故徐乃知新婦所為以為難於是洪公嘆曰嗟乎吾乃今而後知女貧吾知在吾女下矣嫁女貧家終無怨言吾女賢女也於是筐篚交於途然常辭多受少公益賢之先妣事舅姑先意承志無一蔬一飯不自手出無斯須不祇候顏色物有儲事有備人無跡其處倉卒責用不求而集府君常嘆曰自余有新婦而姻族益親既喪

舅姑辦而衰祭必躬潔粢盛有事必告若未亾時
故禨祥徵應常先知之精誠之極也生子必令為
儒或姍之曰乃家先世業儒効可睹矣先妣聞之
曰吾聞為儒者毋可無辱富貴非所望姍者愈衆
持為儒愈堅沈氏儒業中衰復為儒先妣功也見
諸子從長者来講業輒欣欣脫簪珥為具夜讀必
與俱讀竟具糒糗果醢勞苦之少懈則卧閤不食
不語或楚撻之古稱陶柳二母其賢豈復異茲諸
子自兒時不敢嬉不敢近博奕諸戲聞則服無望



食先妣治家嚴嚴從子女最愛者始逮下惠從臧
獲最賤者始故能使人盡其力而德之不忘遇六
親有禮屢二娣以恩應卒有智族子無賴亾命其
父毋窘自經宗人某帥群不逞數十白梃遷譽于
家大人先妣計曰彼挾長慓悍不可攖然不應則
焰益張乃匿家大人諸男子自委虵前謝曰某婦
在翁何怒乃爾因從容敘經者所由翁安所問罪
宗人某語塞第曰飲我来者先妣復前曰不然翁
異日以好来某婦不敢不飲翁酒今為難某婦不
敢飲翁酒翁休就舍請待餘日舉止詳雅詞氣婉
正宗人駭顧其衆曰此一婦足禦吾數十曹令人
媿死竟罷去也先妣長不肖兄弟五人娶婦嫁二
女皆以時寬然若有餘人怪以為多分翁媪錢實
不然操奇贏不乏耳不肖兄弟屢不舉有司先妣
亦不愠曰業未工也勉之毋空悲既不肖竊戊辰
第已已迎二大人之京先妣曰汝何以至此不肖
跪言二大人之教曰是汝祖若父厚德積然無自
汝而溝一貫謹受命朝會先妣必夙興戒事以為



常不肖娖無加毒曰吾兩人一口一腹養豈患不
足也尼居官不言貧言貧物壞之矣吾始不厭貧
今厭貧耶始先妣居家時雖子婦滿前而恒自綱
紀子頻事事而已既北来猶遥制數千里外預為
畫使行之彼方措注纖悉必知旁及鄉黨宗戚無
遁形又時為韵語代書以戒家人言言軌法故數
百指肅然不譁壬申奉　皇帝恩澤封孺人甲戌
從家大人歸雅信佛益持戒布施所周䘏甚衆與
人務簡易雖時有小恙而神不衰十月晦病咳自

知天年與家大人訣散予內外屬衣物趣治具諸子不忍先妣曰死歸也留歸人何為躬壁畫甚詳十一月既望具戒躬閲之因問今日吉乎莫應默而計曰十八日吉吾將逝屆期召所與治佛者諸嫗齋供終日舉手若辭而終子女諸婦皆在側獨不孝一貫留京師以臘月二十五日訃聞嗚呼嗚呼不孝罪通皇天天降酷罰曷不于其身于其親生不逮養死不遂送五內爪裂長號乞死所以尚偷視息為家大人在堂且先妣未就土也匍匐行



矣維幽室不可無志敢稽顙乞言門下稍贖已愆惟先妣之逝也里黨姻戚知者無不畢哀訃聞京師經事先妣者與斷畫流涕其中心誠信著於人人也門下諡不孝語非誑幸憐而許之子子孫孫銜德可既

封夫人贈一品夫人張氏行狀

亡室張氏鄞之採蓮里人其先唐刺史張次宗次宗孫仁皓神武慈裕具經濟才歷兵馬鈐轄使黃巢亂㵾鴻離散公振威布德于吾鄉死而葬茅山著靈為神宋時謚武惠今靈應廟是夫人其苗裔也父雲字民望倜儻有大略十歲而孤奉母撫二弟自立娶于西郭柯而生夫人次子應龍次二女一嫁同邑全少司空子少愚一嫁慈谿秦同知應驄夫人元女也鍾愛于父母端醇脩謹言咲不苟而中甚慧敏女紅經目輒能又常為父母典鑰求鼎無所失處室靚寀若無人張公既奇之而日者又言當大貴於是益斳許字媒来輒問郎讀書若何甚艱擇謝人不可數而余媒往輒欣然許可盖



是日晨起大母謂公曰吾夢有龍矯矯若黃金麗于楣何祥也語未畢而媒入門公即入白母先兆之矣得一快壻又三年夫人年十八而来歸則已未之桃夭焉是歲余讀書城南十里所婚七日遽之舘去四十日不還先太夫人憂余謂余不悅婦而會所親章先生訪余先太夫人遽戶而語之章先生乃操舟来覿余意實好學非不悅婦則具言太夫人念若此曷為久不庭於是余立自責與章先生並載歸而余覲夫人意亦坦如微他勉余卒

業甚懇居二日又之讀書所矣嗟嗟樂羊賢妻何
以過慈室無他僕婢一切薪水井臼旦夕饋侍身
黽勉從二奴後持勞特多所勞皆閨中未嘗經事
而若樂為之者無告勩焉余益感其賢而太夫人
性嚴少假借獨察夫人孝謹謂宜我辛酉余舉于
鄉既連不售于南宮游學楊潤閭夫人乳二女皆
自抱其勩如初戊辰余始第進士讀祕書夫人佐
太夫人嫁小姑已已奉舅姑來京師辛未舉泰鴻
甲戌丁父艱南還夫人留京師乙亥舉女瓊英丙



子共奔太夫人喪戊寅　上再召余直講筵其冬
偕北行初夫人三十始舉泰鴻常念身多病而嗣
未廣謀置妾者屢至是得同邑王氏女告余余不
之許也踰月夫人請不止曰彼毋兄占吉固願之
于是具六禮歸慈之若關雎之逮淋姻黨婦聞之
交尤夫人以為過夫人顧傲然掩耳也而自是賢
媛亦傳以為師居三歲夫人夢太夫人抱一兒謂
夫人曰以為而子夫人謝曰婦不孕矣太夫人曰
然則以予而貳夫人敬諾而抱之其月王氏果孕

泰淵而又益為余置兩張氏妾曰胤不厭多方是
時夫人常恨違姑養余叔毋時從子居屯曹則常
謁而過邸事之如姑曰寄吾思云丁亥余請告省
視夫人從乃卜居日湖西即夫人所生處夫人指
一井謂余曰妾兒時嘗旦起詣井採水衣搗鳳仙
花染指覩有物蜿蜒亘井半水盡赤驚呼家人無
有今覩井如昨日事盖祥云辛卯共更先公喪甲
午余被令　命夫人病未從乙未冬始克抵京病
[illegible]萬方催療之而體不復丁酉元正之三日竟



棄余去悲哉初余求夫人時笠得豫之坤其繇曰
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夫人豈余伉儷哉三益
友也生平無一戲言皆莊語誠語不二語選語於
余未嘗爾汝有邀必曰請有謀必曰擬坐必却席
食不先舉人有假乞家有處分雖明知當如是必
归待夫君喪兩大人戚見于面未嘗見齒性善記
所置不復忘說典實酌事宜衡量禮義之中姻黨
常取裁焉其臨財制用則奉親共祭諸義所宜費
者雖窮約時無悋色厚徃而薄来矣視珠玉金錢

綺繡皆漠然無奇嘗勸吾廉義不忍使有他物汙
吾橐既妻子無怨謫而猶不免于贓則誰尤余服
其言夫人雖不恢實靡芬華自太夫人在時未嘗
為已治一簪珥一裌裳曰姑老矣以奉姑三年喪
後略備命服亦無副貳布素而已嫁女裝一一皆
夫人手治臨送時病甚余代之筐篚一長物其守
衡帖倒是如此而夫人則自謂吾無所乏于女無
憾矣遣夫人鳲鳩諸子絕無嫡庶子女之分天性
一體存鳲鳩未改非出操矯即余以為不及也死



之日無私蓄手蹟整理舊物具在不苟毀不苟費
夫貴賤之際日還月化人情大都然矣而夫人約
束之自其身始不少改素風至今家人猶曰夫人
之教云爾敢不敬遵余北發時有僧晝夜坐于門
丐施彌月余終不顧夫人出門時一僧復然竟兩
月不捨一錢或問夫人亦敬佛也而何恢若是夫
人曰吾家無橫入安得橫出蓋夫人嘗自謂生平
待人不私處已無畏雖其姆老弟病家四壁而施
予有時節又未嘗不俟余命恩以義裁終非人所

能強也其北來饋于家則卻饋于途則卻勑舟人
如治軍莫敢譁知大體與論天下事每嘆宵人之
害公也佐余謀每以一語決不多亦終不易督泰
鴻學自幼繩之嚴人謂夫人獨一子耳何乃令不
堪曰子與其不肖寧無有泰鴻嘗偶失一試召前
立而痛謫之幾死余受　命日泰鴻將試于鄉夫
人語之曰吾見十年來相公常以兒子得舉累汝
勿往泰鴻曰兒聞命其順而健行又如此始余舉
京師時欲為泰鴻求姻于某氏而某氏之父遣將



其家來使奴饋之奴還夫人問奴何見曰見方食
曰奚食曰異食夫人遽語余曰是非所宜姻安有
父從數千里遠來而異食者乎夫人之見微又如
此夫人待人最有等事舅姑婉娩至孝伯叔以上
有禮語簡而意周身以下直而溫惟御下嚴婢尤
嚴然知余不好笞當笞余適往亦輒貰弛已亦不
復追衣之食之梳之櫛之病則藥之必整必備惟
不許惰慢無禮飾鉛華私飲食出閨闥外故莫怨
而久思嘗言已胞中無懷無留無夢夢輒前知惡

人營營不知止者病亟時與余訣無他語惟憾不獲終于家耳豈諷余耶而余今尚愧之則令人益悲是狀也日擬為之而念至則泆簌簌不收今彊一歲所而泰鴻屢寄書來促于是掩涕書之不文

夫人生于嘉靖三十一年壬寅三月十七日享年五十有六身四乳一子三女子泰鴻寧波府學廪膳生娶范氏少司馬欽之子光禄署丞大冲女女順英殤慶英許嫁聞世慶太學生太宰莊簡公之孫與化府通判繼德子亦殤璆英嫁柴以觀鄞縣



學廪膳生方伯洡子側室王生五子一女子泰淵聘屠氏少司馬大山之子福建運同本畯女泰治六歲殤男宜弟女定英雙生宜弟為余仲兄後三歲殤定英亦殤泰沚聘傅氏吏部主事光前女三歲殤麒亦殤再次側室張氏生三子一女子圜殤泰泳未聘泰源夫人化後二月孕而生聘包氏四川按察副使武林應登女蕙英許嫁林德岳侍御祖述子殤今存者子四泰鴻泰淵泰泳泰源女一璆英孫男延賞聘余氏太保文敏公之子都事廷標女延禧聘陳氏春元憲學女延譽聘史氏常州二守起欽女殤女孫延璋許嫁王江西學憲佐子延復許嫁陳夂盛翰林編脩之龍子夫人以隆慶六年六月今　皇帝登極　覃恩因余檢討封孺人萬曆十年八月　皇長子生　覃恩因余左中允兼編脩封安人十五年二月纂脩　會典成余以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加太子賔客封淑人二十四年二月余以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加太子少保封夫人二十五年六月晋余太子太



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贈一品夫人夫人卒

上聞之憫惻遣中使盧受捧精鏐五十兩寶鈔萬貫素紵四襲齋糧三十石麻布五十疋来賻弔給傳令泰鴻奉喪歸賜祭如例復加賜一壇宗伯移浙江吳參政鴻洙行禮命有司營葬域司空奏遣姚行人孟煜董事皆特數云

## 傳

### 安塞王傳

安塞郡王秩炅慶靖王季子而　高皇帝諸孫也

母夫人位氏七歲好讀書十二而孤哀毀踰禮毋夫人嚴誨之曰孤子非自强無覬成矣王發憤下帷如儒者性通敏過目不忘十五而喪母十八受封明年冊妃出閤府庫隘得請改城西又自引流種樹為延賓滄洲綠野蘆隱拱翠守愚容膝等軒皆親顏而詠記之姿表魁梧風度俊逸美髭髯目光如電善古文精楷書遇縉紳大夫質難辨惑移日不倦[illegible]聞所未聞人有古今書捐金購之緗梓[illegible]遊學者共嘗恨居塞上不獲與齊魯吳楚士



游然自奉清儉生宣德間妃成氏子三皆名而夭無嗣成化癸巳年四十七薨葬賀蘭山謚宣靖自稱滄洲野客又稱樗齋所著隨筆二十卷有氣槩標格究心二氏而長于禪薨之後其內侍李環嘗明梓之初山陽瞿佑嘗作脩文舍人傳言震澤人夏顏字希賢者博學多聞而命薄至正初客死潤州殯北固山有友人見其高車大蓋冠進賢呵殿来言身今為脩文舍人且言生平著書數百卷無好事者收之鄰豎攘竊鳥鼠囓毀十不存一屬其

人傳之其人敬諾訪其家尚數百篇有考古録通玄志等書鋟行于世顏復致謝後塋以自代為脩文云王感其言以冠集首又嘗作倦游對猶諭敘當時藩綱稍密之意倦游對云余近歲益倦游惟一室圖籍客曰今聖明在位德敷惠施[illegible]絕迹邊鄙載寧時值長夏百物咸暢盍出近郭以適一日不愈於汩沒簡編若陳年之蠹邪對曰非爾所知也盍游有二有王公大人之遊有逸人畸士之遊[illegible]二者皆非余之所得焉余欲為王公大人遊



乎則必使虎賁健兒什百為率騎乘如雲充塞道途陸取熊羆水捕鯨鯢凡百所需指麾如意然後快耳而藩國用人咸遵定制一踰則涉不敬嫌疑不敬法之所不宥也嫌疑之所不容也以是而欲縱心為樂不可也未免羸童瘦馬徙倚蕭然以觀望校曾不若一郡縣吏不知樂乎不樂乎未若深居簡出之為愈焉使余欲為逸人畸士遊乎則必跨鶴仙之驢泛子猷之舟幅衣野服從一二童子三五同志載瓢挈酒豫炙一雞果蔬脯醢惟

事直率隨所至山旁水涘距長松藉茂草脫巾露
頂出食貨前杯行無算劇談長嘯然後快耳而身
隸國姓名繫工爵豈可舍衮衣黼斧之稱為放浪
不羈之適以是而欲縱心為樂不可也未免靚服
歸譁容儀左右視而後出以自得校曾不若一畝
畝民不知樂乎不樂乎未若深居簡出之為愈焉
夏在河外近虜穴縱一歲間畢辭降志取氣人間
亦從悻念慮計時往返剝宰物者以親藩籍口往
[illegible]惟宜埋光剷采杜門抱拙安能招唇吻罷



智慮罹罝罦陷阱哉雖時和歲豐草木皆春而黃
楊厄閏吾屬之謂不知世變不識時忌宜其行妄蹈
自貽伊戚是痴物也客咲曰吾始謂君樂名教之
樂乃知非得已也其猶喻云樗蘇所恭猶生數子
當在幼也瞬息不他溫存倍至猶人之愛其子也
濕必餂之泥滓餂之矢溺餂之呴呴然惟恐其不
衆且大也稍長蹊跛追逐或分其食或撓其脊久
而寢不堪於是嗔嗥之殼日厲又長得食辟之寢
處辟之不翊若仇悲哉競利則至親分首不相識
利之移人若是乎客曰君不聞漢有天下懲秦孫
立分王子姓犬牙相制始也恨不際天海皆劉氏
歷世既遠嫌疑一興諸王往往不得其死當爾之
時又恨不盡之之為快以是推之可嘆多矣彼么
麽鳥足齒哉史官曰夫天子制衡幅以齊海內不
以利器假人域外之議容久試乎是故君子引禮
以自制焉觀安塞王所著不能無介斯以見其懷
之難遣矣王著述多雖不甚雅馴而才情闊肆非
當年嗶士語然世之人未有知也余得于長安市



中

## 楊南金傳

楊南金字用章滇之鄧川人有學識勵操行弘治
己未進士授江西泰和令泰和故難治百年中令
以完去者纔四人南金詢其俗宜猛籍其人家為
彰善狀惡榜奸三簿而務除其邪扶其善民有三
不動之謠謂權豪撼不動刁狹詐不動財利惑不
動也嘗題其門曰好訟者靜思三日於心無媿方
可入門闞說者少立片時對人覺慚不須開口又

曰爾安分我即慈毋爾妄為我即法司其政如此
尹尚書直家居初嫉之後方之子產云居六年擢
為御史當劉瑾時都御史劉瑀為媚南金以忤謝
病歸尋除籍為民躬耕力學委曲開其鄉人夷俗
為之一變瑾敗召還居十四月不稱意遽致仕時
年五十一嘉靖初起湖廣僉事無何又乞歸陛右
參議致仕教化其鄉彌力年七十九有遺文數卷
其論治滇數稱三原王恕云今録其尋甸亂後草
一首破詭隨一首乞仁政一首尋甸亂後草嘉靖



九年作略云夫宣慰府州職重地大人衆無禮法
以亂為常惟剿革乃定不叛者必職卑多華人有
學校而官不能倡或上下相疑不合者也往者征
劍川嵩明南窩鉄索竹子箐十八寨普安州皆不
留其餘故久靖麗川之役主将慈柔失副将軍最
後王制府盡剿平之今尋甸以叛逆革武定以黨
瑾疑因而除其子孫不復敘可也而循以為逃捕
為護印沾益等處素與尋甸武定及川貴諸酋姻
親相倚可疑者也疑之豈可復任陛賞不可以無
勞得也不分其祖父功罪與地方宜否而槩冠帶
之則虎狼之從不解忿爵之氣不釋相繼復振畜
禍在兹皆三原公分土官為三曰進貢曰差發曰
里甲木邦緬甸孟養車里之屬居潞江外者為進
貢不足為吾有無仇殺不止則撫之非内侵不征
也順寧大候威遠鎮康麗江永寧居浪滄金沙江
邊者為差發有其小過羈縻之以為藩籬者也三
里甲有學校治如中州梗則削土增流流亦以科



目毋以他途大氏流正土佐不一年化為流土正
流佐不一年化為土流為土用更增其餘故設流
急擇其人尤急此王公治滇之要也安銓之亂我
能固城池據險隘潛兵邀其外突陣摧鋒彼衆以
脅來無紀律勢雖大必敗計不出此而復其久革
之官以示弱是何為者彼有嬉庻相害延禍于民
耳夫西定可援東東不能援西地異險兵罷精也
今若此則壞百年用夏變夷之法而淪華為夷不
幸有倡四隅皆黨矣謂宜脩三原故事令歲逆者

毋復襲革者停誤給冠帶者禁其身而止有功則
詔陞沿江佐貳及補江外土官之缺以三江為界
而增其戍使父而內純犯即分一府為數縣而統
于流且治且化且築城以守毋令內夷與外夷通
使知我蹙實萬世之福也其破詭偽六大理偏鍾
巨奸詭偽甚精為掾史為書吏為主文為各夷謀
客為各材教讀所學所見不約而同相應相承不
言而信巨奸之用事也托利害惑守將轉相滲惑
麓川之役天將惑主撫而副將獨奮遂遇難其後



大將自恨死而王靖遠以剿成此詭偽之害一也
天順間有被調不肯去謀焚下關告潞江夷反遂
免二詭偽也弘治間其負稅多用事者教其乘天
晦稱黑晝七日雲貴山高天黑常耳而今朝廷以
為大變遣官敎吏未除一害而徵職淺任謫妻子
流亡不能歸者相望其人之負盡翻三詭偽也尋
甸之役父革土官賄用事者幸傳語候冠帶至今
不知其擾四詭偽也邇復有人患當道持之妄作
叛狀揚言其姻來助兵夫地分有界夷類無情相

去遼遙急難舉動而為此以撼上官皆用事者所
為五詭偽也他如未許襲則詭未涖事則詭未釋
因則詭上官令嚴則詭新官肅記則詭何可勝數
昔之開府余知二人焉分司余知二人焉三原王
公禁土司不得巡捕遇襲替展轉駁問不休令非
義之償索盡停者無慮數十安福王公不許行委
勾攝不許群二三十人出境征調則部領而行見
素林公令習學文流禁不得設通把內伴畜鷹犬
馬手毋阻宗親讀書毋供僧道術士毋襲故時衣



裝時川姜公禁毋出境謁上司毋阻遏夷民控告
冠至則曰執土司簪之冠去始釋捕其用事之著
者殄之此四公皆神君也大氐世其祿不世其官
有犯無宥有缺無補仇殺必誅首禍為逆則約四
鄰攻之必滅不貳事定之日分為縣以官有功不
留其餘異類多逆種無天倫子賀父死弟慶兄亡
雖至親失意起而相攻所請激變者誣也能禁其
越境婚姻尤佳亂自委任委任益妄行是決策於
不仁也況委任一人而求者爭至容一人出境而

效尤日增至以流言汚衊無墮其術可耳其已仁政曰滇之西有蒙不當蒙之苛政者土民土軍是已蓋土如宣慰府州本純夷地自前代以夷治之難欲施仁而不可得乃三江内州縣之土與升州為府之土千夫長冒名千百户之土非純夷地也此之土民乃靖亂合從之衆强名為首先歸附者此之土軍乃招集從義及前代守戍子孫也今土民爲[illegible]世收之私門為本類為通把為兵快為[illegible]為柴草户山場水澤惟其占子女牛馬惟其厭應里甲者獨窮民數家而稍温飽輒收而入私門或重役之土民安得生土軍又病矣為伴當為走遞為帖識字為歲清餘丁惟其驅責不敢聽千户滲削未返百户至百户方返總小旗伴當至奴僕為長官書吏為司命一形嗟嘆令戍二三百里外又安得生土民遇征調又棄命為軍土軍遇里甲又破産為民誰念之者欲援斯人之溺何有純夷處本辦差發征調不為過非純夷處有里甲學校本不當征調不得已而征調宜役其人而予之紮正官有願里甲學校願征調者聽不願者禄而不官此救土民之急務也土軍以身為役無糧餉自備兵械鞍馬體恤新例以冬月上操三季歸農而莫之遵行宜申飭之令三季内官旗不得與土軍面此救土軍之急務也夫海内之徑民有竈軍有餉不平得怨於上而獨土民土軍以土官故莫之恕故曰蒙亦當蒙之苛政者土民土軍是已

## 邵世忠傳

龍𧈅之歲余碑世忠大人赴宿諾而世忠不能待矣忍為世忠傳知交幾何而石火盡也頗不可當吾世失世忠世忠名陛邵姓别號梅墩邵餘姚名族而祖康節先生蓋先生有孫溥賁昉浙宗而四傳還姚七傳文達文達長子德容贈工部郎次德乂邵武太守以世忠貴封中憲大夫右僉都御史娶吳宜人再娶張恭人生世忠世忠幼有大志始受室讓婦翁所贈奩田邵世忠受戴氏禮而世忠特穎達一揣綴輒出儕耦上嘗從中憲公于水部

伯兄某方計偕公拾決于其間已破的丁夘登鄉書戊辰成進士與余同讀中秘書庚午授江西道御史時有市珠之命都商瘖痒都給事李某言之繫獄世忠抗救謂　上既不當索珠又不當以其故薄受言之量令天下謂天子重貨而輕賢也都人難之有間心動謁歸而道聞毋恭人訃毀瘠柴立誅茅墓側而居三年有芝草數百之祥既免喪補河南道出按蘇松四郡江陵持下急莫敢絀而世忠獨以寬通請江陵亦受而行之不迫不激直



行已志而愷澤流焉始中憲公之罷邵武也雲間吳其為司理下石世忠按部至其鄉而司理子方重繫自分死矣顧用直道廉出之人翕然稱長者已按江北江北饒水患嚙　祖陵咽運道世忠為築泗隄濬海口又議改議留賑議蠲恤孜孜拊循其民更按江右有詔毀天下書院而世忠謂白鹿洞于古今著名請毋毀于是巋然制貢紙及絹而苦中人朘食世忠循民之欲减緘紙直裁絹帛之半得請著為令辛巳報命留掌河道典京察歷大

理左右丞少卿署寺事侍經筵俄以右僉撫南贛便道省中憲公會疾遂留既免喪開府于楚楚歲儉盗白晝掠大都公狥其首惡而賑贍其餘于是大憝劉汝國鳴桴于太宿蘄黃間氛慝熾則設堡哨以遏其衝而檄留都撫操諸使者恊力剿之賊負固無誰何公身督播兵以登而殲其雄拜銀幣之賚徵為左僉恊理院事既瀕代而潞藩就國有以故景邸莊田啗之者將攘齊人業公奮言景府最課租若干今王不當借此更侵民且王府官校



来徵租民當倍出王亦不能半入不如屬有司徵以歸王卒得俞其為民求瘼而不欲遘廬去之如此陞左副都御史刑部右侍郎轉左署部事當是時朝士以譁為風不入其黨者雖由夷跖蹻矣而公守節不故詭以其故搆蜚語幸天子神聖留公而公以為不可留乞告歸公具閎達揮霍才而依于忠厚終始理官三持斧一建牙終司冦不妄法一人大抵詘空言崇實政義摶擊急撫循碑于吳祠于楚載諸金石刻若徐相君文貞吳方伯國掄

諸紀述可考禮賢愛人品經題者為名士士以此
附之顧莫恃緩急公曰吾所樹非荊棘也荊棘牽
人裾矣性矯矯不喜為鈎其監己卯試也他所典
文者靡不以試題若文媚當路而公獨否發策問
循以考成為讒人為奈何編其鬚趙直指與執政
忤御史大夫因掎摭罷之公語其寮大夫嘗從蒲
團中度半世何令晚節如是哉以告大夫公亦不
謝晉江王司冦初為郎論執政奪情貶交知駭散
而公獨道餞之資其行其大節若此猶為時人所



齮齕則不阿之效云公孝友特至中憲公八子一
日坐悒悒公揣大人當無所念而深念其以諸季
哉吾伯仲者長魁鄉薦仲善生叔簿太湖陞勉自
力四人者之于大人不煩矣請以大人貲予四季
中憲公為之一笑卒如約而屬朱恭人恤季娣甚
周比毋弟舉于鄉庶弟咸立發以鄭風而心始慊
也又善應宗戚朋舊之求故慕義無窮千里誦德
于二欽順欽馴沈子曰談相人者謂傅碩長者公
卿之器以世忠之奇偉男子其中寬有度而竟沛
于汀濘不應相法邵氏句餘衣冠也顧微公卿世
忠卿而不公居使之然耶世降于古哉眶䀹挺飭
于上哉任俠借紉于下資業盈室謡詠載車而循
令名終則不公不害陳太宰磷然當世所宗而娓
娓誌世忠之墓要之死後曷嘗不重世忠世忠與
余同一志而晤不常余執經而世忠攬轡余舞彩
則世忠詰姦南枝北風之篇何地蔑有迨余讀禮
而世忠乃投簪偕朱宗伯少欽來唁余月波霞嶼
閒攬阿育之塔登鼇柱峰面滄瀛觀扶桑日酒酣



露頂氣幹不減少年也而不謂永別目中余欲令
後人涉其梗槩而傳之

## 抱愚公傳

聞之古有北山之愚日課其子移其面之山不能
損一毛猶曰待吾孫之孫也老子亦曰我愚人之
心哉衆人昭昭我獨潛潛今金華山中有抱愚公
豈亦脩老子之行而蘄若子與孫行移山之志者
哉公章氏衛名道傳字本浦江人從金華之蘭溪
蘭溪之章成弘間有楓山先生懋蹈繩履檢大儒

也其曾祖曰徵士徵士之長子源生統統生恕恕生搢搢生討是為芝圃公而生公為人端凝有器困于燕雀不學而治生然於經史百家皆獵其大旨祈寒不爐隆暑不弛帶雅士過從尊酒談說不倦課二子以夜徹曉有聲秇苑中居親喪哀毀踰禮家始落後乃稍振每臨案輟食懷風木不養之慽諱辰雖遠祖必齋事其兄如父撫其弟如己有從父貧不葬推己地葬之從子客死嶺南負子錢不能償為之償之且收其孤國柱使與二子學迨



以競爽與人分財常取少或遂負公錢不恡折券歲大侵倡衆賑饑人有群數十輩掠富人穀者皆當死公居間而活之家世習醫每下簾為人治疾雖貧必盡其技而不責報邑令龐知公署鄉約長則為衆開說祖訓大義勉之令為善令常遣訟者就公平見敬禮如此章氏之指衆負縣官賦多每吏來常走公所公度其可償之者償之而徐按其所伏次第辦矣先世所貽廳事燬衆環視莫計而公任之還舊觀蓋其才又足辦也生不佞佛疾革張目謂子曰陰間無天堂地獄不足懼一以禮從事又自贊其像遷於正寢瞑子尚學舉癸未進士入余轂中自中書舍人歷諫垣為銀臺以初考滿贈公亦中書舍人昔丁崖州不信人間有忠孝事謂皆史氏藻言夫惟無藻故古今無振奇藻則奇奇則不可信無奇而有不信謂崕州何余觀士大夫談先德者如一范出不能奇必抑而為愚而愚之所遂常奇夫為愚甚易而人不趨為奇甚難而人趨之何也陸祭酒可教雅士也貽余書曰余鄉



抱愚公人人易之而人人愛且敬之余既已銘之子盍傳之余故為之傳

## 方叔傳

方叔湛者字子朝莆田人也方之先西漢末河南尹紘避新莽亂棄官之江南李唐時廷範歷宰長溪古田長樂三邑始家于莆人稱為長官繫之以爵而不姓長官死葬靈隱山六子皆宦達繪像廣化寺世所稱六桂方者也明與廣東布政使良節與兄刑部尚書簡肅公偕舉進士良節生重熙領

丙子鄉貢重熙生叔猷饒州府別駕別駕四子湛其叔蓋自布政公下五世皆兄弟射策矣叔生而穎悟絕倫年十七父教授臨安隨之往師蕭山蔡生歸試臺司以儒士預省試已補博士弟子三試皆甲其儕例得廪學使者多遷去終不得而是時從季沆與叔同聲遞甲乙丁卯兩人俱入省闈沆數叔罷歸恚窮日之力走二百里抵莆及賢書至首義乃錄叔為式而顧不偶愈益發憤取諸子百家讀之非省侍不入庭非弔慶不出戶非蒸嘗勝



臘不面家人與五六譽俊會文諸人搜隱抉奇無遺力及叔言出人人自失更傳寫抵其業覆瓿耳庚午復不第喟然曰吾方氏材藝者無不膺薦吾材非弗若也以逢掖終命也夫磊落負氣不遇之歎鬱鬱咯血病別駕公百方終不鮮且革執孫承郁手屬別駕曰惟是藐孤若千鈞一髮其有以慰大父心教之食之是在大父言訖瞑年三十有二叔孝友慈仁成於天性壬戌東夷之亂舉家避寇榕城叔客豫章返囊才數金盡市糒脯以餉人身不餘一錢故死之日閭里知不知隕涕父喪之喪其明即有他子責并易其所愛槩於衷者深也叔卒之三十年而承郁令歙最贈官所翼傳註諸書多不存存惟尚書宗旨沉子曰余少好讀書顧于青紫優游耳既冠有友人管生者詰言不第寧死不肯勵以須安所取捷余感其言刺股云余既第管生久之亦第青蓮以鍼嫗成名天昌嘗不憐人志焉余讀方叔傳而悲思之愚公教其子孫世世移山山移後拔以幾衆所邀之獲不售輒徙業



宜無成余嘗謂勤業必世惟惰業不世登天墜淵惟人所力叔子余南宮所登士治行名高蓋得于勤者遠矣

## 張翁傳

張翁冥者字必仁其先開化人當李唐末而榮公者居休寧嶺南再徙漁灘族閥遂著入明而尚周者生原善原善生竹癯竹癯生雲鑑是為耕雲公耕雲公娶於黃五乳而生翁無何而孤年十六倚伯氏治會計書書多底滯伯氏嫚罵曰而謂幼未

遑暇習耶桑大夫於而少三年而侍中矣翁憤不
勝日夜研覃於六義遂通既又學古文詩詞亦犂
然伯氏甚益資之裝遊淮陽燕齊間治鹽筴火饒
然翁不備心計亦恭儉折節布衣疏儒與人交廪
廪君子德讓之風與諸約輕紈綺縠無得曳吾門
醲漿崇俎無得升吾堂有笑吾儉者吾口不言而
心儀其為非凡吾所為儉者非門錢癉熱終不舍
一文若世齷握者之為吾所為儉欲有所用之也
適諸劉室祠本宗開整以群族子盡分予所受故



業業諸昆弟而別起大第數百楹堂閣相屬益闢畦
圃以明得意舍人盜金覺自裁翁驚曰何物憒子
而輕用命徒使聞者謂我重貨而賤人也厚為之
櫬而歸其子嘗慢才一鄉人謂可賈也予之數百
金不讐翁亦不問歙俗善訟一簪百金有齮齕翁
者人曰必復之吾力能重君翁曰吾所重與衆異
故張翁不訟人亦無如張翁何誰謂鄉曲之豪必
武健劘切扞當世之文罔然後豪哉此乃翁之所
謂善者也邑大夫城城翁持千金輸城成而令奉

冠帶前為壽翁却走不受其後入貲補官為大醫
屬令與邑博士率其弟子款門請為鄉祭酒翁以
天年卒于家年七十三太史氏曰世所稱貨殖者
陶猗吾無譏焉白圭纖矣卓程而下視計然曰白
圭何啻千萬是挈瓶之智哉夫善賈者論其有餘
不足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奚獨貨情亦
天道也夫物惡有滿而不傾積而不用者故吝不
出靳美不入抱持尺寸福亦不進彼所謂富好行
其德者自卓程視之未有不謂善靡非能善者也



而不知陶贛用此逾饒漢興善殖者余以為莫如
卜大夫其操作勤其分予仁其奉公忠其與物無
逕則義其不匿財知取予則公近老氏太史公觀
漢之急水衡也故書平準以著漢之失又為貨殖
傳自老子管仲而下各有稱引曰計然之筴越用
其五而得意蠡用之家猶十九年而三致千金將
富國賂戰士胡不引蠡事觀之也漢不得研蠡而
用之使卜大夫操利權為大農丞猶宜多便畫卜
大夫之不使而使桑孔東郭之屬耗天下計無左

於此令天下之言廢著者莫如歙其能薄飲食忍嗜慾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趨時若鷙鳥之發人人類能若夫分財予弟如卜大夫輸縣官如卜大夫不欲仕宦如卜大夫與人無分爭無冤事欲言如卜大夫斯當世所希遘睹者也其張翁哉翁既分財好予然益富其季子濂為光祿署丞與余友黃定父游交驩當世名公如王中丞世貞余師詹事余公職方郎鄭君一麟皆有論著以顯其名既以予人已逾有此余所謂天道也



搏者張松溪傳

我鄉弘正時有邊誠以善搏聞嘉靖末又有張松溪名出邊上張衣工也其師曰孫十三老大梁街人性麤獷張則沈毅寡言恂恂如儒者張大司馬罷而家居引體抗然坐之上座云邊師之徒袒裼扼捥嗔目語難而張乃攝衣冠不露肘邊師喜授受顯名當世而張常自匿人求見輒謝去邊師之長技進退開闔有緒如織而張法直截嘗曰一捧一痕吾猶輕之胡暇作此嬰嬰聞事邊嘗北游值六馬駕負其力肩之不勝出于輪而病傴有少林僧數十輩尋邊邊遷延之至日晡與闘燭入滅燭而躍坐梁上覩諸僧自相擊于暗中而乘其斃大妖閒用術佞亂時少林僧七十輩至海上求張張匿不見好事少年送恿之僧寓迎鳳橋酒樓張與少年窺其搏失哂僧覺遮之張曰必欲一試者須呼里魁合要死無所問張故孱然中人耳僧皆魁梧健力易之諾為要張衣屐如故袖手坐一僧跳躍來蹴張稍側身舉手而送之如飛丸墮窗中諸



重樓下幾死蓋其法云搏戀足者最下易與也張嘗被監司徵使教戰士終不許曰吾盟于師者嚴不授非人張嘗踏青郊外諸少年邀之固不許還及門諸少年戒守者毋入張閉之月城中羅拜曰今進退無所且徼觀者頗卒恵之張不得已許之門多圜石可數百斤者命少年累之累之不能定張手定之稍支以瓦而更累一于其上視曰吾七十老人無所用儻直劈到底供諸君一咲可乎舉左手側而劈之三石皆分為兩張終身不娶無子

事毋以孝聞死于牗下所教徒歷歷一二又不盡其法余嘗從其徒問之曰吾師嘗觀矛師矛師許吾師曰何如師曰吾不知吾黨問之師曰犬刺則刺矣而多為之擬心則岐矣尚得中耶余聞而憬然因憶往時嘗問王忠伯邊人何技而善戰忠伯言邊人無技遇虜近三十步始發射短兵接直前攻刺不左右顧者勝瞬者不可知旁視死矣今張用此法又悟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非謂不被人刺至撓且逃直如飛繩之著體忘撓與



逃鼓精奮神專篤無兩雷萬春面集七矢而不動是矣張有五字訣曰勤曰緊曰徑曰敬曰切其徒秘之余嘗以所聞妄為之解曰勤[illegible][illegible]早作晏休練手足力少睡眠薪水井臼[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公致力中原而恐優逸不堪以百號從[illegible]此一其素也曰緊者兩手常護心胸行則左右護發擊刺勿極其勢令可引而還足縮縮如有循勿舉高蹈濶丁不丁八不入可亟進可速退心常先覺毋令智昏立必有依勿虛其後衆理會聚百骸喈束蝟縮而虎伏兵法所謂始如處女敵人開户者盖近之曰徑則所謂後如脫兎超不及距者無再計無返顧勿失事機必中肯綮既志其處則盡身中一毛孔咸嚮赴之無分毫若猫捕鼠然此二字則擊刺之術盡矣曰敬者儆戒自將勿露其長好勝者必遇其敵其防其防温良儉讓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曰切者下忍萬忍掐指齧齒勿為禍先勿為福始勿以身輕許人利害切身不得已而後起一試之後可收即收不可復試雖終身不見其形不成其名而亡



所悔盖結冤業者永無釋日犯王法者終無貫斯得無慎諸聞張之受于孫惟前三字後二字張所增也其戒心又如此君子曰儒者以忠信為甲胄禮義為干櫓豈不備哉使人畏而備之甑與夫使人無畏而無備之為周夫學技以備患而應患乃滋甚則焉用技恃技而不慮患患又及之技雖言矣故君子去彼處此

嘐鳴文集卷二十目錄

祭文

祭内江趙相公文
詞林祭杭州高相公文
同鄉詞林合祭高相公文
詞林祭興化李相公文
祭太保余公文
再祭余太保文
三閣奠山陰王公文



祭李五華文
祭張鹿峰文
祭葉封君文
祭柴季通文
祭王熙宇文
祭李珍默文
祭鄧定宇文
祭陳志行文
弔郝封君文
祭王省父文
祭管進士文
祭聞雙溪先生文
祭徐子器文
祭秦行之文
祭張子蓋文
合奠孫文恪夫人文
代父祭孫氏姑母文
祭叔父影泉公文
祭伯兄文



哭箕仲文
大拜告祠堂文
泰鴻省墓文
哭泰淵文
祭陳起綸文
哭余僧杲文
祭邵世忠文
祭崔春洲座主文

同年祭羅康洲文
祭傅大恒文
合奠太倉毋夫人文
祭徐太親家文
祭周太淋人文
祭周淋人文
祭長孺七弟文
誄
吳孺人誄


# 喙鳴文集卷二十

四明 沈一貫肩吾 著

## 祭文

### 祭內江趙相公大洲先生文

嗚呼扶輿清淑之氣乾坤星嶽之精篤產鉅碩為世蓍極載采亮翼盡忠本朝俾社稷憑以彌甇士類賴以趨步生靈載以寧宇四夷耳以震慴不可謂不遭世遘主矣而厥膏尚屯厚積薄施責弘略而遠舉翕長喟而永淪嗚呼痛哉何彼昊生之悖偉而資之猶勘也嗚呼夫子體茲亮實克明明德弱冠峻發志在霄漢幾深通志精恬黙成高揖名師傳求德友見真知之本性淵致一之道源含萬象於一體驅九流於同域摶挪造化鼓鑄霄壤所以三仕不喜三已不懼料頭編鬚不為危奮紱援戈不為懾浮江逐流不為怨棲遲蹇迴不為憂讚揚先聖獎進後學則耳提面命若恐不入駈偎為君子也汲引沉淪推轂臭味則敝口渴吻以就其材欲同升諸公也虛懷而襟帶不設弘亮而城府

洞開眞人倫之師表薦紳之領袖矣翺翔詞苑頡
頏世資平伸一心下惠三黜焱回無所布其併噂
喈不能黜其王氣潤河靈貌雄岳立精誠乎格金
石爲開龍虎蒸變風雲生色 先皇帝不謀群臣
而獨斷於夢卜枚之齊僚之中加之師保之上伸
於知己搘專報國造滕沃心務存匡救引過稱善
無任勞怨廓如天於地表燁有截於隅外亦儒者
之至榮倉生之厚幸矣何昌辰來遲而去速君子
難進而易退蒼黃反位齟齬命駕孟軻三宿梁鴻



五噫僊僊乎歸劒閣非險冥冥以逝蜀道何難夫
子方且謂樂志養性體道合神人間未必有爲物
外不爲無事將有理外奇舉異夫鉤鈲析亂之趣
區表絕迹逝乎儒墨漫羨之方埋教父之玉冊沉
空王之寶筏不仙不釋獨往獨來籠萬物於毫芒
挫二儀于纖芥蓋鬼神之不知豈弟子之能測以
乖不朽而合無疆矣逝者數載嵔嵔遙駕軒轅此
豈蔭羽蓋驂鸞馭逍遙列仙之府而已哉直乃歸
傳說於箕尾還蕭何於昴宿孫日月而不老配天
地而長存也嗚呼道本無朕神終藏用靈無滯迹
天豈偶物所嗟有情未被常愛朝推其幹人隕所
載此有識故老所以輟杵而啼天子公卿所以廢
朝而誄也一貫自脫僑金閨閱冊玉府榮中郎之
授書感有道之題目啟我醯鷄之覆示以大全策
其駑馬之才鼎之若卹歙春華以秋實騰鶚翎於
鵬羽南榮之遇老子損失偕來之人侯芭之師楊
雲數問太玄之字蓋義重在三情鍾有萬者也而
龍蛇當歲括人其委岷峨萬里莫重負土之蒯泰



山一頹徒竭哭寢之涕撰杖長虛叩鍾竟寂嗚呼
已矣苫塊抱疾絮酒末由遠酹西雲竟灑東水知
耶否耶所不敢問守良規以沒齒步遺塵而自淑
庶上無負於皇天下無慙於夫子所不閑於教訓
蓋有如乎此文是以口不擇言文不成聲直以臆
舉而已也

詞林合祭杭州高相公文

嗚呼國詢黃髮民瞻巖石謂神所扶胡理斯忒顯
顯高翁光明偉碩君子珪璋正人松栢處涅不緇

在喧彌弃廣度長才直秉義色出入承明三朝典
則秉道迮時摛文華國北扉南宮懋繁勞績夙夜
直清贚禮斯飭寉簡再徵雉冕始食受遺輔聖增
光皇極望霖甫敫殲良曷亟其等夙奉末行令嗟
永隔相視漣如靈輀發夕擷蘺薦辭音容疇昔諒
為明神其輔宗祏

同鄉詞林合祭高相公文

夫何天馬之始六法駕也首長路而遺之若霖霡
霖而忽忘兒若舟欲檝而罔維蓋天下之望公久矣



乃今朗於皐夔胡然而相也胡然而往也彼尸之
者伊誰維皇御極維新化理公以碩命元老忠貞
不倚纘廣學於介丘濯明心於白水文章龍鳳之
騫騰風操氷霜之凜冽金可鎔也讓其剛素可淄
也羞其潔自鮮褐於金閨閱三紀而無闕式化莘
以曲遷獨握筌而自悅毋守約以常纛雖在朝而
立于蓋喜慍未之覩也何芬靡之繇前譪雲停而
嶽秀亦可親而莫攀又雍容於侍從樹羽儀於列
山柄三禮以和邦侑贚廢而不愆位視聽以猶尠
迟初服以如脫試萬分而寡一辟太阿之小割迺
顯膺乎爰立廣慰我乎饑渴走倪老以歡呼嘉耆
碩兮進庸胡川嶽之斬精圻台象而告凶摯冕龍
以遥舉弛賡踳於遺弓遂令嗣皇軫不憖之悲具
寮興百贖之嘆谷寵錫兮鼎来可長夜兮復旦亦
金節以掩采如世路之憤惋嗚呼翁之精誠結天
下部吳越之為鄉選作人之不廣何詞林之末行
頭大欽洪流者愬其竭儆愆人者怨其亡慟里杵
下[illegible]相[illegible][illegible]笛兮山陽踶飲泣而陳辭患陫側而
不詳



詞林合奠興化李相公文

嗚呼江淮産俊多開國勳公用儒起翼宣守文爰
自　肅皇臨軒褒舉審象應圖重於鼎呂調垣史
局銓貳秩宗文章德業屢眷宸衷迺陟孤卿迺參
宥密末命奉揚　先皇汝弼晋專上鉉默幹繁機
法遵畫一道贊雍熙百僚師師天子穆穆夷夏乂
安遐邇禔福功成不處累疏求間抽簪高謝賜傳
榮還有赫褒綸曰誰儷古執政馮京養親王溥皤

皤黄髮踰紀海濱東山碩望中朝外臣生事死事
子道終矣遺來適歸奄乘尾箕嗚呼忠孝咸遂勳
名兩全垂休亨大誰孰公先有粹其容風輝日熉
有洞其衷山苞海蓄至今食福源本嘉隆當身歛
迹歷世歸功彞彞堂封行需備渥煌煌玉鐫永垂
踔卓公乎不朽吾黨曷瞻瞻彼旱麓惟石巖巖醮
奠抽詞臨風悽愴元氣同翱靈台在望

祭太保余公文

嗚呼扶輿山海之秀間一發為偉人迺猶㳫集而



不常豈造化猶莫信自昔有志之士惟致身之為
艱豈知雲蒸霧會依日月之際尚不能展布四體
終為陰陽之所患徒使長志栽於短筭彌天戢於
一棺英人浩憤義士長嘆已矣相師終今曷之吾
見夫瑰才博略廣意宏姿智足以苞汙茹下通足
以役異驅奇敏足以率作興務健足以當前決機
持權秉軸百胡不為而卒以有待之日處往無奇
之夫並傳旁階徒揭盛名空懸迺知古今士之不
遇寧獨秉耜之下鼓刀之先亦有紆紫拖采排金
踐玉而齎志以畢日撫膺以就泉者也已矣相師
夫復何言賴夫雅志山水永日琴樽圖南之翼雖
逝而逍遥之意常存息短鶴長任運以俱邁鼠肝
蟲臂與化而彌敦是以屬纊之日無復云云則亦
不憾於物而反獨其真者矣嗟夫士貴有述亦難
無名擾高者召鬼齧肥者為牲盖棺欑然後定于
月旦啟手足始乃免于淵氷盖振古而如斯故聖
賢猶凌䰟若夫子之今日始寥廓於太清悲後死
之白日譽行予之未歸航巨海之浩渺望嶼島以



焉依恐失持而一蹶即反全其難幾肆今日之青
門想雍琴之雙徽雖傷心于旛旐亦破涕於騄騑
捐孤踪於岐逵知是耶而誰非悲來乎東湖異日
霞嶼當年縹緲蔵書之所空濛隱學之山歌采苓
而不返搴芰荷以私憐望白鶴兮不來灑長淚於
終天借死日而可作吾不知其無慚怍於九原否
也

再祭余太保文

維萬曆丁亥六月二十日我文敏相師暨配一品

夫人水氏歸於隱學之塋者三年所矣諸子奉遺像祀於饗堂其門人太子賓客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沈一貫工部屯田清吏司主事沈一中忽豕封非束茅搴藻告哀于几前嗚呼生感激而多悲兮捲丘穴之餘潸矧知己之零逝兮撤楚輓之汍瀾歷聖賢之偕盡兮特牛山之淚滋使咽水而可導兮溢千頃而湖之何靈輀之夕絙兮逝不留於鷁舟羃簫鼓之嘈嘈兮兹鄰笛之啁啁氣衎襟以嗔伊兮涕垂縻以滂沱彼黃流之後清



兮誰樂餌而止過追徹瑟之大暮兮忽拱木以斯晨立象馬以罔轀兮疑遠遊之耿因嗟萬事不可極兮吾安知理數之所居悔駕遊以避宅兮悶重門而不開促縱鱗於潢潦兮鬱豐羽以翳奮繳翔鳥於寸矢兮韜須彌於一芥蝕九鼠於枯藤兮淚獨鶴于陰幃霏賓朋之珠履兮掩燕趙之襜褕哀九命之不再兮騤遼羽而上升聖達節而寡憂兮又何貳於幽明吁人生之多故兮得沒地斯為難矧侈霾於題湊兮穿厚中而起壙繹浮休之秘思兮齊生凋之大年區區乎僑終蹇謝兮胡謠相之復言

三閣同奠山陰王公

於乎公乎君臣大倫出處兩端邁合亦易無慚實難人孰無出出而素飡享膴受豐報塞可單人孰無處處而盤桓荊璞不匿隋珠豈彈公繇秉樞及歸考槃自初迄終道無可刊正色立朝其氣如蘭贊徽計密乃心洞丹痌瘝在躬永楚長酸意所不可寧論一官　甲觀慶成海寓共驩忒躍在淵于



誰僔翰東山衮繡東園衣冠功將身遂道與名完凡百欽公風議團欒矢謨如泉隱不見湍凡百欽公脫全就刋胡能獨樂天下皆瘅有迂如温有顑如韓年貌寢食繫時危安朔風訃來灑泣成闌帝念舊臣輟朝而歎矧是蒙等盟鵷締鸞延瞰天飛竟悲泥蟠英英賓臣忍函玉棺誰能起之萬恨峰攢

祭李五華年伯文

穹隆維嶽西南其首湯湯漢涇佩帨左右維京之

域麗於興國高閭者誰指樹其族有嘉聞孫道德是遵量宇淵塞風規王温縟思芳猶烱若雲霄丁年蜚聲甲榜標烈周行推美舊德歸新吏以文飭華将實因中外屢更劇易咸靖凡所典司必聞異政練達朝章如河斯懸羽儀士服幟幟其翩肅肅在憲惟慎惟讞長轄大藩式屏式翰渥澤彌流懿圖彌恢九列虚左春爲待来眙厥茂嗣陶輪為器無埴弗佳登於皇肆涸美家君弘博不群潤色鴻業煥為國文維仲暨叔象賢者六踔彼前宗躡兹



賨族公倦於官以逢親歡中帬厠牏昌浣昌瀚曠宇高賞逆馳雲上急流勇退衆星獨朗履躬康哉百禄昌来歲在龍蛇賢人固宊凶言赴迅人倫崩震矧予猶子而不首疢自南凱風日入於濛天地為廣斯人昌容士茂典刑世摧耆老悲哉秋風傷心蕙草卬瞻曾霄有駟傂傂靈之脩往我神為彫

祭張鹿峰年伯文 肖山父

語稱芝草無根醴泉無源自公觀之是為舊言公縕井絡之精席箕裘之盛績學宏文脩身飭行爰自黃門公以忠諌批鱗謫戍瞿塘公與伯叔甫在髫鄉而扶櫬返葬泣血皇皇孝聲動乎閭里人號令之文强既用詩書繩武科目起家鴻名策於天府世德冠乎西巴深恩波於三楚戢駿略於一涯郵縣見者無幾而遺民至今咨嗟廼三鳳聯翩五色繼起操三尺以平反信于公之有子挾萬言而取資又眉山之繼美太史為之占星冠蓋可以題里而公徜徉丘園飲酒賦詩力教化於鄉黨友造物於希夷宜享遐壽逝胡遽為嗟夫君子生無媿



於妻子死無醜於先人嚴無隤於閥閱官無辱於縉紳雖一日其猶永何脩短之足論因嗣子以遐淋聞丈人之餘響擷澤芹以陳詞魂遠来其惝惘

祭葉封君文

嗚呼人生幻耳誰其能久礽娟綿以姣好忽遲耄以衰朽未決時而移日俄奄忽而不守昌存昌亾皆大塊之噫氣孰往孰来盡天地之芻狗嗟爾封公為余疢首昨歲走京師馳馬服劍曾血指之不先胡然而一返丘國遽匿光乎林藪以公之康强

健矯脫屣而不可知然則蒲柳未必不為松栢松栢未必不為蒲柳死生若環夫亦何憾所貴乎公厥有其壽樹德於躬則被服儒者寶愛善人為政於家則篤親恵嫺和隣睦友挾七策以息業退而彌彰授一經於趨庭昌在其後肆我海隅獲徼福於賢侯聞之天子俾給事於左右密議倚以酌叅庻僚資其繩糾於式穀之惟賢徵積慶之孔厚是以恵綏寵光冠巍冠而服朱紱盖巘桂必芳澗蘭必馨雖勿試而不可謂不偶嗟乎公雖逝矣而給



事君之所以匡辟恵時者雲流霧施不可窮吾知三泉可以輟歎七尺玆為無負何必綿微息於寸喉縻神方於曲肘然後稱叟哉顧余小子通家下走服曠𠋫於下風係遐望於北斗求翁何鄉於無何有問翁以縞哭翁以酒嗚呼冥漠莽蕩之中誠不知風轅電駒顧人間而少遷連否也

祭柴季通文

誰令造物為此者吾安知其所以然藉天於萬物各予其所欲天亦難乎其全吾將以萬古之目視天地而觀其壞何恡於五十年而恨使君之慳洞於今日一棺之故而昔之悲喜萬狀得失萬變不啻蚊䖵之過前通吾說者上見天不通吾說者下見泉維使君勳名不極徒抱空志以泯泯人皆以為惜吾以為即使君都卿相於今之天下豈能抜地而騰天使君生乎磈磊卓詭負氣天下高使君之節而忌其脩夫天下何知毀之者不肖而譽者豈賢天下之鮮久矣若使君者幾乎以完而何恨乎重淵獨使君以兒女累我此我後死之累也君



何累焉我亦安能知兒女之將來吾直任彼之陶甄嗚呼使君已矣吾不能倚户編曲鼓琹歌以送之吾亦愛吾淚之汯漣

祭王熈宇主政文 妻死京邸無何亦死于大

嗚呼運物之泄有不可以常理究者是則不虞之殃盖千萬人而或一人罹之乃君胡逢其不祥夫以君之恂恂鞠躬以植其身彬彬文學以婞其脩孝友孚於鄉黨然諾重乎交游既才且賢應時鳴騶奉輶軒以使四方則 皇命式宣守繕部而給

六軍則戎裝孔脩盖歷官淺而屢職早所自效者
若此可不謂奉職循理又何多求何辜於天何怨
于人何讓於鬼何謫於神乃降大凶殲其内君猶
未已也以焚其身盖鬱攸之無情豈奪封之與隣
身死之日家無餘財具棺槨此不足以哀縉紳耶
嗚呼人誰無死死即等耳死病死火何惡何美今
君之子舉二柩以南君其乘雲駕龍逍遥而歸故
里嗚呼生與君同鄉仕與君同朝婚姻兄弟讌笑
話遊觴君臨罰觥何不銷生當飲餞死為漿掬哭



辭盡矣何能嘵嘵

祭吏部司務珎默李公文 余鄉試內簾座主

追維曩者歲在辛酉較藝秋闈用呈妍醜繆膺粉
滌變奇成偶特達相知惟公之有既遘君子玉粹
春温篤論慷慨匪思所存鳳麟其瑞華嶽其尊展
也哲人幸哉及門既東且西音徽阻隔雖有寤寐
不能朝夕戊辰首春更奉履舄忘其契闊慰勞籍
籍遭時過分糜禄闕下高武既接短袂屢把眷眷
歉實若家人者助我斷力假我乘馬有時寄坐較

古考今勉卒景行發寤於心有崇素業有昭德音
嗟嗟我公翔於士林翔於士林為型太學天子既
臨咨講賜渥徃典棘寺榮名彌達載攝天曹清通
偉學伊人如何國之瑶瑛不暴其光衆輝自幷一
朝奄化委其生平天之毓才厥意可明嗚呼命矣
縉紳同嘆矧茲在門忍而自寛西州路迷隕涕泱
瀾珍幽瓊枝化為金棺

祭鄧定宇文

令德君子邦家之眈温恭為本孝友為基積基樹



本行醇誼篤神明湣如無營無欲出不休顯處不
戚貧恬以和競靜以鎮紛為朝典型為時冠冕惟
帝眷賢正思遴舘云胡厭世登遐踐眞去辭白日
而為列星旱既太甚密雲不雨大廈難支梁木斯
萎誰為此者匪降自天詰人不居民何生焉束芻
寄將有潛其霄為公盡傷為時憂憤

祭陳志行太翁文孝子

嗚呼死生旦暮古今所同何足攖違人之胸中維
人所為貴天地者彛倫之寄而孝弟之先儻不是

務而幼不孫長不述不死何稱焉嗟余陳翁閥閱
儲祥佩詩襲禮既赫稱覽湖之世家明農問桑而
經書滿腹其居山澤而志廟廊者耶謝家玉樹賓
畹天香有鳳子與鸞孫善嗣纘之未涯洛水歌英
商山擬幾百載而謝去又驂雲而躡霞凡此者
金驛玉涖炳燿寡兩而余未為翁之所希翁之所
希則赤子之儁德而聖哲之隆徽嗟乎百行安累
萬善安始兩儀安立百王安軌相彼林鳥受哺於
子彼人弗如胡然臚趾竭情盡敬亹亹忘劬夕膳



晨羞生庭死廬此吾所以遜翁之弗如者歟不可
朽矣死何有矣薄薦我有薄廣我醴嗚呼陳翁廣
來歆此

吊郝封君文

邪溝暮兮氷數罔罔憏兮景晡天荒荒兮脩途弔
先生兮東岡歆歔哉生人之不留也提於隙駒死
存之代施也若機灌輸計先生之閱世也八旬且
踰倏弭節以掩色也亘循斯須嗟幻物之紛紛也
誰究其圖信外質之非珍也懷子瑾瑜吁嗟先生

亦丈夫標形山峙意氣巍情神朗照懸明珠高步
入楚豈有徒擧手四招集青鉄咲而妝之如愽廬
籯金遺經兩具俱五色皇路翔鵷雛不獨素封黃
封殊雍容游閒車騎都公卿籍甚多跡趨史傳貨
殖有以夫先生之道時隆汙末路可卷還如遽甚
受亦鑑老氏模自休其休神不枯聞有道者命所
逋終焉不免非命乎吁嗟先生亦不孤求有從兮
去有徂去來之說有也無



祭王省父文

嗚呼白日忽其不掩兮若挂纆而駐之人非金石
必消毀兮百年共盡兮何疑脩榮短悴窮憂達歡
固人情兮予安能抑而無悲狸鼠內穴蠹蠹外蝕
生者掩而弗能禁兮死又奚知朋儕聞之嘆息嗟
悼而止雖妻妾殞哭終何伉於孤嫠臨穴惴惴慨
樂不終極剝與憂生而不能一日歡者竟何成為
予四過廣陵習其人而歲一新也今五哭老成盡
矣嗟後死之為誰且夫天地淳龐之氣漓久矣而
乃有如遊華脊如杜德機雖即市道坦無町畦以

儉起家以息寛之交游善良誦古今詩吾必謂學安用知書引不能觴常持酒卮居不必山有鹿與芝此逸民之遺軌非垢氛之能淄嗚呼宜吾不能忘公而悲也亂曰有隱君兮生三秦兮淮南賓兮苓山人兮生不脩兮初五旬兮身為塵兮德猶新兮桂栱㮨兮假我神兮

祭管進士文 名大耀本無病學仙氣死

嗚呼古者有死死壽歸也死病時也非病而病非死而死此吾輩所以痛惜歎恨於管君也以君之



強即耄耋弗論五六十已所自有生何患君而之死恐弗亟病為不病死為不死益生為祥而竟罹大凶也嗟嗟管君明能讀百家書而不能燭其五藏辨別昭闇死生之路聰能聞古今言而不能入賢智勸諍之一語謂菑為利謂忠為愚力能取進士而不能少緩須臾無死樹尺寸之業以實談士之口乃使親知視歛僮僕持棺魂泊無所歸骨千里父母迎死子妻迎死夫子女迎死父資用困之俯仰失倚暫笑而長號一榮而永謝死惟無知耳猶有知者恐子不能忍悲慟安蒸嘗悔疇昔之迷陽而抱長恨於終古也嗚呼暮矣無所愬矣已矣悞矣請勿悔矣初君不病悞而病病可無殆又悞而殆殆可無死又悞而死死復何悔悔亦悞不悔亦悞不悔亦悞者易明也悔亦悞者人生則安為生死則安為死既不安生又不安死則惑也滋甚君其勿怨勿悔還精戢靈依丹旐以南指望故廬而託處以康其親而利其後人我輩束帛斗酒與君别矣辭盡矣嗚呼已矣



祭聞雙溪業師文

吁嗟造化之理實無故常天地之大意者為其沱范耶先生守玄體素蹈矩循衡居身有珎先民共稱執青衿之牛耳揺文戰之茅旌謂天衢可以平往帝閽可以直升而乃屢頓紘網之踈深韞席珍之貴下帷閲圜抉傳剔疏姬精孔神周情朱思紛談說於禮園晰疑回於文路是以羅鄭玄於絳帳立侯芭於玄閾負墻避席濟濟其間豈時舍而終否盖道達而身閑如其者承學小生都養下士倡

當解顏之笑輒稱交辭之子幸奉身而矢公敢徇末而乖始頒服膺於往訓長稟裁於来紀胡天不慭龍蛇在辰悵音驛之遽弥恨太山之輒壓几席杖屨靡所撰嘯歌謦欬靡所聞音猶存耳世已如雲嗚呼一往而不返者年髙髙而不可問者天邈萬化歸於盡斯聖尼所以喟逝川攀號痛哀若為復言

祭僉事徐子器文

嗟嗟東磐何至於斯謂天蓋明誰其問之魁梧竒



偉非簿命之相温良樂易又永福之姿一第明經二宰巖邑栢臺之風霜髙厲肱郡之雨露並集壯圖方遠大任將及而汲直有淮陽之命買臣厭承明之入惟江之右有覃其波振平惠以字小民約躬身以敷大和雖髙其[illegible]而用其小亦老其才而求其多何彼蒼不慭之甚勤薤露易晞之歌士之處世患不逢主即其遭已而短若許故后土多懐璞之傳皇天寡支傾之佀不佞自昔器公材公請以弱息壻之徐翁悵承筐之無實何命駕之復窮除襪無㭆壘之神戲侮有揶揄之叢我輪北来君書西至未乾手墨遽乖人事聞我報章尚未陳前曾不少待蓋棺已先傷水火之難虞倏芳菲之再凋獨五絲之難續雖赤繩猶不牢祇執巨卿之紼而拊元伯之輀化杯酒[illegible]鷄絮栽蘭言為菂悲此情可待此意何詞嗟嗟東磐其能垂聽于斯也

祭秦行之文

天之生才良匪易然胡君之生而兹忽焉亂英閥閱稟學父師家業世世疇人鉅儒爰奮鄉書魁其



邑子爰起南宮稱都人士騰名帝側作宰江都椎飛矯翼恵渥良圖龍驤虎視平步萬里曷為隨牒百粵之氾器大用小方欝群情將飛且伏泥蟠雲凌何華於天何厲于人肆其狂訾乘間排根訕訕讙讙嘷譸謾悖銜刀懐毒為兕為魅白日為冥青天不舒按劍相視虛喝恫疑尚有清議猶從薄罰玉杯不璺金甌未缺六駁雖蹶英蹄自豪晨風雖折冥翮自髙讒㛹雖長不食嘉苗君子雖困頡頏大寮鴻漸之翼隨陽楚澤雖則折節未為失策何

遐憔悴迫脇褁中焚芝之爇蘭躡三閭蹤嗚呼曲鈎
封侯直絃道周潛穎怨春陵茗㒸秋自古而是寧
獨今世取彼譖人投之有畀死生命也晝夜循常
心苟無瑕為龍為光辱與君交越在辛酉接軫聯
驃是稱忝友風雲感會臭味氤氳贈瓊報玖是稱
眤親有偉鬚髯姱脩焯越有洵心儀凝遠郁烈胡
摧短莫獨遯庸恒發我賢媛孤我稚甥八邪天邪
歸乎命乎君其安之逍遥玄都旅櫬来歸哀哉楚
些誰為大招𨵿之寘座生芻一絮酹君于幽禁吟



嗟吁曾波皆流

祭張子蓋文

嗟夫萬事至廣千變難知我國家甚隆二百餘年
日方中矣繫長繩縻西晷不可無巨人在而今詞
林中赫然著聲足備他日爰立之選者幾誰哉如
吾丈者表直方之貞幹抱經濟之偉猷主上傾心
以待啟沃海内側耳以望丰采其辱在交籍接屐
綦謦欬者㝡久區區注往蓋頎托不肖之軀焉而
乃今已矣今年春不肖奉命北上無如二豎何回
馬首而南之天津之次倏聞吾丈訃音而不敢信
既信矣使人灰心減志喟然傷浮雲之不留而嘆
世胡足為也太倉公以書来造次一餞而痛言諭
不禄悒悒焉憤憤焉人之遊岱宗者豈少哉而丈
獨使人結情蘊恨若此深者何豈非世道之憂方
深邪國家養士于詞林優之以望而不困之以事
休之以早歲固將收其用于晚暮以棟梁乎明堂
乃今而松栢與飛藿俱零抱蔓泣矣此晏子所謂
又弱一箇也悲夫高秋雲樹重疊憂端縱横涙流



有沸如泉雖相去數舍而病足不發命筆寓奠徒
與太空相唯諾爾

詞林奠姚江孫文恪夫人楊氏文

世推華族必姚之孫士德既茂女範實敎繄太夫
人克躬善聖備嬍瘵福式衍厥慶節義肇家維昔
忠烈夫人事之烝嘗敬潔嗣興文恪典禮寅清夫
人儷之儆戒鷄鳴喆亂蕃昌鸞翔鳳翥夫人督之
聯翩卿輔亦有麗藻摛辭染翰名流彤史工搴圑
扇彼女而儒寧獨椢儀魚軒翟茀象服孔宜身居

内閫聲聞士族遠焉上僊疇不盡縮大隧啟途可碑可銘芬華輔歌芳譽長青詞林世講陳罍薦鬲匪曰告哀惟以誄德

### 代父祭孫氏姑母文

維萬曆十五年歲次丁亥十月十九日我仲姊故萬獻丞孫公夫人告終於正寢越七日其弟封太子賓客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沈仁佶遣男一初一經一貫一本創豕封羊釃酒爇香敬奠几筵而告之以詞曰嗚呼我姊而遽化去也我



姊溫恭柔則備有婦章言不苟發動必規矩閨門之內肅肅雍雍無呵嗻之聲無疾遽之容相夫子以恭撫子姓以慈御媵婦以忍教子孫以孝治家政以勤以儉待六親以德以禮故我濟橋公歷官巖邑而無内顧之憂雖中道夭而門户巋然存家懷賢母而里誦女師信無忝於沈氏之生而增我先大夫之烈者也遠焉云亡吾將安倣追維我先大夫生我兄弟姊妹六人我先大夫最盛德壽七十一我母僅四十三繼母與伯姊季妹皆五十六季弟六十而今姊獨九十壽最高是亦無憾卧病旬日無床笫之苦是為考終子女雖先亡而嫡孝子若孫衆多醇謹好學無忝其家聲以天言之宜復大婿服官大府之庭克毖慎亦克永其祿皆無煩慮安得不謂之福此皆姊之可以含笑逝者也幽冥之中其無睊睊反視而鬱過其靈爽哉手足一氣有百恒情弟雖老無淚而內潰五藏淋淋更益多蹣跚蹩躠不能正履即欲一拊棺而力不任前用遣兒輩代將一絮以寫閔哀嗚呼已矣不復



面矣登天入地廣覿見矣詞愈多悲來愈無窮置勿復矣雖在冥漠亦知我不言之意否乎嗚呼哀哉痛無極矣

### 祭叔父影泉公文

惟我叔父之生稟貞植亮履經煬和觸機善斷當義勇任直心是道洞達表裏若逢時遘機身履雲霄當為國之寶臣棟梁明堂而尼于盛年晚乃素封心無垠而潭有涯猷可大而仁不廣然而樂天居易任真推分以至大耄易簀而内心無毫毛芥

蒂言而逾善超與元氣徃可知也嗚呼哀哉一貫生不及祖父而竊聞素風粹然温然如圭如璋我先考嗣興世德同道叔父肩隨塤篪和鳴惟茲壽祉之齊正以懷持之肖得氣甚正厥思無邪此固天心之所潛通而宜景福之無斲矣考終實難夫復何憾顧家艱仍沓不能十載而兩大人躡武于雲中老成云亾子姓安倣吾弟一中甇甇在疚念其雁行中斷益殊可憐伏想尊靈必毋庇福如一貫者力綿任重懼不朝夕方仗訓告諄複庶幾永



孥釋愆而倏聞訃書痛創欲絕匏迹所繫遠隅幃幕謹為位製服以延在天之靈晨晚饋食以比一日之養陳牲羃酒灑血告虔嗚呼哀哉延念音容敢望教戒尚惟冥冥默牖啟昏為明豈惟一貫之麻實勖邦家之祉竊且技泣用陳禱祈嗚呼哀哉尚饗

祭伯兄文

嗚呼吾沈氏詩書中衰而復興者吾伯兄力也自生齒来昂然有大人之度稟父毋教苦志力脩出

禮入義戴冠履綦奬進我兄弟竟以成儒可不謂大造于宗若乃孝奉天經睦收群戚措躬發口罔不由于正出于厚上無忝于祖宗而下可為子孫法游藝墨林足稱宗匠又緒餘矣弟之不肖備員輔僚羇不得為其所欲為每以書来促之歸休藹藹情言凜凜法詞在塵壒之表寒温之外嗟夫弟之齟齬未獲奉行恨也而尤恨訃来隔于終天九原下兄知無慚否今茲一慟氣淚俱絕嗚呼極知人生曾有盡時而不能不恨恨深恨于是弟入京



七年而遭期之喪四他苦又加焉皮骨猶存欲無情而不可得是數宵者累發于夢知兄之未忘情不肖弟也為位而哭告之以文悲哉哀哉

哭箕仲兄文

嗚呼人固有可死有可未死若弟今日固可以死也而未死兄可未死也而死胡其舛也嗚呼死真操之造物耶豈造物亦有所聽而不能自為耶若造物亦有所聽而不能自為彼亦一我也吾無怨乎彼若無聽而惟所為吾安能無怨今造物不能

造物而化物化之不于其羸于其奇劚張弓之義乖大德之名溺職甚矣而徒責我持子子之微軀操區區之空官挽黄河于既奔柱大厦以一支其将能乎生我以此不如死而猶不死何也兄憐我曰子苦殼矣夫殼豈可以復加若兄則所謂未殼而可加者也而才猷德藝又足以堪所至治效倬有佳聲胡遽於此乎止也夫賢者死不肖者生世又如此每感槩来欲一死見志然懼失丈夫之義将緇髡而逃也又非人倫所宜嗚呼既守死善道



矣則奚必度隱度見問入問居之為得旣鼠肝虫臂無不可則蔵笥犧廟亦胡不可世未有不死者死于巖穴于戰場于都市等死矣以擇也兄嘗勗我曰一念萬年弟亦謹脩以俟耳焉知其他十九之夜夢兄騎馬将西弟策馬追曰曷不一語而去遂痛心若割佚精蕩魂而尚惝罔躊踟不欲遽覺若傒兄之命者嗚呼命我久矣晝視白日夜視明月無非命者故宜無言今哭兄以斗酒而不擧也言亦何為徒恐恒化而增令造物者弄其智兄其逝諸弟當不愧著之文以畢夢中不盡之情嗚呼哀哉

大拜告祠堂文

自昔之享大奉者必有所開又况菲薄本難負荷而一旦被超踰之命此其先德豈一日之積也夫仕宦至相為布衣之極誦讀之子雖日口之誰其肩之一貫幼承嚴訓日夜兢兢不忍以身效流俗之所為常自期刻以為儻竊一第則仕不過十年官不過四品於分為溢無復餘望故迹列周行情



歡在野遘榮若辱辭寵若驚急流勇退永奉親闈而不謂降割孔速廢于中途今年春夏再勤召命又勤大拜之命非其質之宜承與其顉之欲得此祖宗深仁厚德積于冥冥不見之中而發于今日不可禦遏一貫適逢其辰而享其奉也才具短劣學術空踈夙所稟承者以厚為本以讓為基以施為事以忍為執以有所不為為高以無所不愛為廣世世守之今豈敢墜而委承旣大求者四集則張弛時出任讓迭施予奪厚薄愛憎罷止其感萬

情有難脟執慮恐失忩本初以忝先德尚賴祖宗考妣默牗其衷俾常清常明常平常公不錯素履以善始終豈直一貫之幸實宗祏無疆之休又今日之吉一貫為泰鴻第二子延禧擇舉人陳憲學之第二女為配将行聘禮婚姻重事禮當奉告并祈俯垂祐庇冝室冝家謹告

泰鴻省墓文

維萬曆三十二年歲次甲辰閏九月戊寅朔二十一日戊戌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中極殿大



學士男一貫謹遣孫尚寳司司丞泰鴻敬祭于顯考誥贈光禄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中極殿太學士府君顯妣誥贈一品夫人洪氏夫人之墓男一貫自甲午歲冬祇承　帝命告辭赴京倏已十有一歲未遑歸省緬想松楸不勝感慕茲奉　聖慈特遣泰鴻歸省輯理謹令代一貫虔申展祭伏惟尊靈俯垂鑒佑謹告

哭泰淵文

維萬曆二十六年九月二日父敎門翁将以子泰淵之襯命僮林栝奉而歸殯于鄞取牲酒為文而使從兄泰始代告之曰嗚呼吾兒去我死矣兒豈欲去我乎吾豈不欲留兒使無去我乎天地豈欲離吾父子乎汝二母在冥冥中者豈不欲汝之無死乎而至於此也無可柰何命也骨肉恩深惟有流血吾歸未期以爾先發長途自護有歸可依歸與爾母權厝于鄞之西予已命爾兄卜吉壤以寧爾母子汝其需之嗚呼痛哉此情何極

祭陳起綸



嗚呼起綸生固有死吾與君亦何恨于造物也自余交起綸五十年所規余望余者盡聖賢之事君雖貧落魄而執心履道口雖懸河不休而歷歷皆法語老猶佩佩不屈如其素履吾實畏君恐聞過舉真我之俟無可哉跟蹡萬里来京師雖為二子故亦恃吾在而竟一病死也是誠在我吾不能貫鬻以厚君知君亦不我望吾嘗謂夷齊非造物之所能贍如君固非吾之所能贍也寂寞之濵幽冥之中定無憾矣歸君之骸附漕舟行無俟北子之

將與南子之迎吾兒之襯亦舉而東具托舟人既稔且安涉河渡江期抵於鄞君魂與俱毋留異鄉還歸丘隴何恨生平人可為者已盡不可為者命也君如不信其面巫咸而質焉嗚呼哀哉弟病不能祖謹遣姪泰始持豚肩斗酒而啟攢就塗且餕輿者俾弗怠君幸鑒哉

哭余僧杲文

嗚呼僧杲去奚之兮物有生而有死夫既死兮安悲惟我生之失侶將未死兮誰知悵短日之不處



牽長心兮固歌增何情之惎懍策無跂之蹤躃匪操粟而安悲固逃栝而求轄負松栢之宿要孤白水之信言若渡海而無梁空望洋而永歎嘆余與君自總角兮我言汝信若成諾兮我心汝知美寬綽兮無信人之言兮惟吾若兮豈君心之不靈豈君操之不貞匪狗比以為朋實道德以為衡遠談天而近人每通辰以為夕即指趨之不同解不解而無塞君秉剛而我柔我思綿而君直要符契而竟同受壑谷而莫吐成彼我之自所駢二三而為五余取友雖甚隘君取友亦不多胡兩人之不異將變匠之同科鍾期死而弦絕惠施捐而談輟嶧桐孤而不林豐劍飛而偕没金間物而可斷蘭焚之而愈馨惟不同而不異乃萬物之至珍處不處兮皆靜語不語兮皆真惟吾爾之自曉更誰德而稱隣悲朔南之邈域聊哭寢而當紼托積歎于斯文感虛壯之猶窒羨蕩紛而游化吁介居而叢疾

祭鄧世忠文

嗚呼吾兄之喪吾忍而聞吾兄之觴吾忍而陳誼



如金斷語若蘭芬隻存孤往孰剜而分天之生才蓋不多有或間而值其成又否半折心始竟無能就時耶運耶力齊德醜吾兄之心白日清池吾兄之才斷象剸犀吾兄之量谷虛丘夷吾兄之識洞淵照微鳳池摛藻烏臺植簡靡學弗窺靡猷弗殫出填大藩入司帝冠靡法弗平靡澤弗究粗行所志億萬豪釐如雲未雨如馬未馳感茲口哆痛歆知希江湖去遠魏闕心違漱石枕流青鞵布襪含其翦里息茲六月昨年過我咲言啞啞雖在泥塗

我心靡涅江干晏語湖潛盤桓海畔魚艭山棲鷗
冠既唱而酬或哀且歡結髮共事白頭相看梔花
渡頭去帆忽引緘書却寄語笑未盡輕玆一别言
須後艱云胡造物遽而相害豈人妬能復天忌才
孤俟秋嘯獨鶴夜哀悠攸蒼天若何為懷自君之
亾吾誰與偕近蒙召命憂皇夙夜方擬停舟從君
一偕陞笛夜闕舉手預謝鶴背非遥寧為我下黄
河亦清人自不知感此名言哭我所思年不可駐
世胡足為昔也琴尊今焉江籬黄葉渡頭秋風颯



起菊花自開付之流水

祭崔春洲座主文

昔古所重無如知已盖士抱一奇靡途自取或無
水而恒沉窺隙駒之疾駛有根莫陽與草同萎待
吹噓而上天微斯人其誰與知已之恩寧不貴耶
憶昨辛酉方困諸生儕翔鴻于燕雀埋芃茅而未
征師實賓我歌之鹿鳴假翰于枋榆之濯移根于
雲霧之陵雖訪山求材師何心于私士顧飲水知
源士詎忘于生平方運袂以登庸將授綏而奉驅
義和啟行泰階指塗何白照之俄景掩清明而餘
之三徑歸来于杖屨一立拓落于琴書師猶勤念
屢加嚴勗郵筒往来信便反復園實時登田收歲
熟門無褋賓而殷勤二三子之交家無餘貲而厭
飫二三子之服則我師之念之深之愛之篤可知
也其八年去國此日重来将脩故事祝師壽杯而
德星前殞不少遲回禀承莫逮任斐誰裁是生已
矣云胡不哀又况我師生鮮胤育眇丈夫子有業
誰傳有祏誰祀雖含為不瞑之目終古貽未了之



事此門弟子之所為椎心殞淚頭我師發爽昭英
而終慈惠于繼嗣者也匏繫闕庭素卑莫将敬絜
一酹告之幽堂飛雲英英盤山之陽目與心往何
悲斯方

同年祭大宗伯羅康洲文

稽山禹穴金簡所藏海門神濤元氣歆張惟公毓
靈如珪如璋心潛學海馨禮詞場　穆皇龍飛應
時利見天榜掄魁卿雲璀璨載筆石渠横經虎觀
鎖棘為衡踐雍作獻葆此貞亘以婆以娑任波流

坎不涅不磨歷襄諸曹賡政以和敦誨吉士譽髦
孔多帝心簡知秩宗惟汝夙夜寅清敦肅典禮爰
有大儀未克脩舉豫教元良經天理緒衆心所歸
旦晚宣蘇陳情不已北堂萱花春明祖帳道路咨
嗟云何騎箕于淮之涯自公為驥其等為尾為王
為錯或減或否切劘箴規穆如兄弟未推其轂忍
而稱誄固無著蔡朝喪典刑用靡竟志年非德京
凡在朝紳顧而若瞢二三同心百身可輕遥睇越
江景槐翩若有磬椒酹靡躬斯爵乘雲帝鄉為余



轗郤大招九原賡其可作惟帝念賢悼胡遽休禮
官舉羃將作營丘節惠名嘉青宮秩優英靈而在
報主于幽

## 祭傅太恒吏部文

豪傑之生困扼蓬茅者何限乃一入麟鳳之網可
以瑞聖世矣而猶中道天悄然與蜉蝣蠛蠓伍天
胡生之成之之難而棄之之易也如吾親家者立
志甚高操行甚貞雖在周行而有輕天下細萬物
之志脂膏莫潤圭玉無瑕月常滿而蟾蜍不缺氷
常合而魚獺不解雖發軔之伊始諒終途之可知
目視飛鴻氣同横蜺保身勅行閨秀不如嗟夫與
斯人權衡人物共圖理效坐見九流澄潔百司瑩
明四海之谿壑皆夷八方之盖藏盡減矣而天胡
不憗遽奪之去豈神理之昧耶夫世之濁也閶闔
昏晦不獨在陽亦或在陰天其遣君扶清飆以上
征搖元氣而澄之耶不佞夙服標準心結意往頗
爲石交劘切其礪故以弱息抑托婚姻今封羊無
血而斷金猶利柰之何復為延平之劍騰躍而不



知所之嗟夫君去為景星為瑞雲為清風為皓月
脫然無點于已足矣不佞猶有世累負荷非輕君
何以佐我君即忘不佞豈都忘本朝無斷結之報
耶心知之無復来客坐之無復期以棄我若遺之
早恨論交相得之遲青松顏色改白日坐中移傳
君已矣余復何辭於是以束帛巵酒哭君之靈君
其知耶不知耶

## 詞林合奠王太夫人 太倉公母

天右聖明良弼是寄疇基厥祥夫人為地 帝眷

元揆忠孝立身毋勤手札輒賢夫人夫人于國休感相依以身健哀為子出處始當爰立駕言遲遲夫人曰毋爾往我怡采杞有懷迫而請謁帝曰往將特覧日月板輿俱來赤舄至止帝曰予悅悅乃燕喜燕喜何言道光中樞出告入復稟訓罔踰玉燭調和教繇壼順如彼海功本之河潤急流屢疏匪云逃堯臣夜夜毋毋以臣勞帝念懷歸予告扶侍含飴日長環且時賜何圖鸞馭一旦遥興獻玆邑界言歸玉京帝聞軫傷致賵與吊復慰元臣節



哀為孝詩稱四牡情若家人詎如得天四時春温女士之鑿亦云景命詎如夫人始完終令昔佐夫君殖惪六宗今開元臣勒旂銘鍾亦有栝季趾美于伯矧維孫枝奇珎異璧命使肅臨玄壤為開人天備福無榮與哀其等厚在通家竊聆餘訓方祝遐禧忍承歸問生芻不腆酹之迴風雲軿在天𨗳聽無窮

祭徐太親家文

惟翁蹈貞履素組和績祥蚤蜚聲于黌序擅鴻藻于藝場將九萬之翼遠向六月之息長執樹滋而弗獲疇藝久而弗翔啟神駒于皇路騰五馬于荆方振振寶臣赫赫寵綸捧歸自天載華載芬邈矣上善皎然玉塵以禮為田以德為鄰抱素情而自適齊大化之無為延海攜于八籌挺後凋于嚴時返胡遽乎幽房精其休于天池嗟黃髮之莫留詢典型之匕期其里中末學屢趨下風茲依令子幸諧姻通瞻泰喬而彌親企杖履之從容奉遠訃而矔瞿悵白雲之西東嗟大暮之不賜托斯文乎赤



龍嗚呼哀哉

祭周太淑人文

於維太媼寶婺降精克婦克母令德令名毋德伊何肇啟名世昂實是資國巘攸繫毋德伊何齋媚于周縕藻潔治組紃允脩　天子曰嘉爰邀長發疇為珠淵疇為鳳穴乃涣鸞章旌為女師翟冠瑱玉雲章霞紕毋德彌矜衷其布素雖衆姬姜罔窺喜怒緊維春仲子諗毋將歸棹未理夜舟先藏𡰪遭朋蹇婦姑齊往天不可問問之惚怳嗟惟不肖

托在葭莩曰喪毋儀于何抹芻越鳥燕雲玉棺遐
舉執紼安從酹槳如許於赫閔恤有降自天光昭
令聞徹于九泉於維太媼配地永年庶幾無憾祚
其蟬聯

祭淋人周親毋文

嗚呼壼儀自昔厥有大姒曰嬪于周思齊頌美猗
與夫人克嗣徽音楙蘭為體琬琰為心鳳凰于飛
来歸其侶桓裝乍脫梁案斯舉篤學少宰篝燈惜
光鳴機佐讀稱夜未央秘苑賢關會朝暮夜規星



報佩鷄鳴三復孰是崇膴而居厥貧于沼于沚中
饋乃親孰是華腴而寶厥儉為絺為綌衣不厭
榤木示惠逮于衾裯振振者麟繼趾来遊翟茀孔
煌大官分餉宜介繁祉厥壽無量而胡一疾遽還
岱山宗泱旬之間從姑以終琴羽輟彈簫聲罷吹旌
旐雙懸怛焉心悸于有息女托於鳳雛于恃惟毋
婦學惟姑頎人云亾内政奚述誰稱毋師訓勞箴
逸葭莩同戚溥薦一巵翩然靈輧恍其格思

祭長孺七弟文

嗚呼骨肉之傷惟死為慘然而子哀父弟哭兄者
常也至于今日而反常特甚矣痛哉予謝政歸凡
九載遭期與大功之喪各二幾刲我腸余口不能
言足不能步未必由此而亦未必不由此令為子
者日聚首而娛我為弟者日拊背而侍我尚以為
於旦暮人無裨也亾何長兒無病而死是時吾弟
數過相慰曰死生有命毋過慟自傷也乃不二十
日而吾弟竟棄世矣嗟嗟當慰我時寧念至此耶
痛哉吾弟通籍三十餘載始陟方岳之黔中閩關



萬里昔人所謂鬼蜮之區也聞在黔固病瀕死而
生生而又以 覲事之燕夫以一孱弱之軀馳驅
南北出入瘴癘尚保無恙今幸爾家居無蕃夷之
警以攖其寧無戴星履霜跋踄之勞以蕩其神此
正離祉延齡之日也何遽一旦輒轍而旋耶余年
雖及耄事多未了長兒死已奪我魄庶幾吾弟手
足相依萬一有賴而今已矣父痛子兄哭弟一是
閔凶至於斯極嗚呼痛哉吾弟端凝簡默得意恬
安不得意亦恬安屹然之度望而知為長者歷官

儀部有聲已請出外則于楚于閩于魏于貴竹所至以惇大養物力以恬夷收衆心跡其素繇皆壽類也夫年踰古稀未為不壽乃余之私顛不止此白日忽黷通宵失寐可向誰何一泄此哀余愛弟弟亦恭余尚翩然彷佛來鑒我哀嗟乎弟不能翩然忽下來鑒我哀也弟果逝矣痛哉

誄

吳孺人誄并序

吳孺人卒時家君抱痾卧蓐懼傷其心匿不訃聞既廿有餘日病間覺投涕謂一貫曰兒其誄焉兒豈盡知之乎吳孺人有烈士之操未可無志也吾王叔父曰宗三府君有女姑嫁同邑吳璉期年而女姑免身死父母憐之曰女雖死終不以女死薄而壻也為再娶東郭周氏女周氏女者其母盧與府君子娟兄弟也生而靜慧閑於儀則自未笄嘗往來吾家府君以為賢室其壻焉即吳孺人云孺人嫁二年而生子松育未期而壻病大疔死或諷之嫁矢曰夫以此一孤貽我又無他昆弟立門戶



吾何愛哉久之且十年姑死舅氏貧不能存洋市子從傍贊之請嫁娟以資己曰新婦少懼不終孺人怒且泣曰夫人安知松栢之凋也吾王父王叔父喜曰兒能守志爾壻且瞑目於是具狀所欲終為吳氏娟者往訴之府太守楊公景嗟嗟曰安得盼盻少婦而必為百年人如吳氏婦者署云有不成吳氏娟者視此諸弄唇者乃去而孺人居家無擬則易以供甘毳終其舅之年以孝聞有女兄嫁陶氏稍羸其夫之姊嫁毛氏好義能施皆哀孺人數來賜與尤與沈氏客婚葬大事盡來會吾兄弟自少時奉之如己姑孺人亦視為己姪也孺人為人好潔襜褕簪珥肅如也賔客祭祀齋如也所生子松教之事生業被服揖讓如儒者嗚呼孺人死矣哀哉夫孺人生七十四年而華茂須叟耳撫志不悔如金如玉可不謂難焉凡寡婦多亢決少柔巽而孺人顧溫溫無喜慍言不含口至柔而剛孺人以之嗚呼哀哉一貫受命謹誄誄曰曷為女德彤管有爍一醮不改二門無踐借無鳳皇視鳩與

雁嗚呼哀哉窈窕淋姿無取紛華桃之夭夭歲無
再花短景不續長逝如何嗚呼哀哉誰其咻予匪
夷所思助消在門視此簡書豪被已截臨鏡罷封
嗚呼哀哉開芳素里與道并契至性不師默成冥
會避華若仇甘荼如醉嗚呼哀哉詩軫共誓祀腦
桓婺悠悠百年合此明珠數奇志偶生悵死怡嗚
呼哀哉

書啟

候殷棠川師相啟
賀陳松谷師相七十啟
同門謝座主余公啟三首
與王侯論鹽政
與蕭柳堂
與周用齋
與劉小崖



與許敬菴
與楊賓吾
與趙瀫陽
與張洪陽
與陳玉壘
與鄧定宇
賀王荊石入閣啟
賀田鍾台啟
與温一齋三首
與劉重菴
與余中宇
與徐華陽二首
與趙定宇
與陳蓋齋
為范司馬貽撫按書
予告後謝申相公
謝許相公
謝荊石王相公



上三閣下
再通當道書
謝啟
上四閣下
再干申相公
三干申相公
干許相公
干太倉王相公
報傳巡撫敦促啟

報蔡巡按敦促啟
再告後謝相公啟
與周大尹
荅吳悟齋
荅親知勸駕書
復宋桐岡書 附來書并後跋



喙鳴文集卷二十一

四明 沈一貫肩吾 著

## 書啟

### 候殷棠川師相啟

我師岱嶽集神蓬階結粹星辰為近真同群玉淵瀁所及奚啻千里某以僻海豎儒章句末業猥逢天幸少聞風轂驥黃相馬既辱泥途之舉桃李樹人又沾時雨之化加之琢磨以就其器借之口吻以趣其名蓋異之四千人為進士又異之四百人為吉士又異之三千人為名士期用於數十年之後而不在今日責業於千百世之上而不以尋常其雖心知注意之深而力阻中道之廢考古今則眩昏不待掩卷課德業則悔尤常生後時蓋悠悠不免風塵之累而惴惴恐負大賢之知矣雖然安敢不務偷身弐置驛而遍賓客非力所及執鞭而求富貴在智尤無行止任天死生惟命苟立身無媿天地庶藉手以報君師耳宮墻不遙而步趨莫及輪蹄時有而介使乆虛徒署公牘之姓名未輸

積悃之萬一新任章丘令李臣之者其所進士也因其赴官附候台祉伏惟懋迎景福誕育多男天為蒼生安石之不出何待神勞君子管仲之世祀也宜式觀圖閣之勲庶卒及門之業

賀陳松谷師相七十啟

我師心弘上德道冠前脩當髙宗舊勞之初早見大儒之効暨成王訪落之際遂膺名世之期入講六經攄孟子敬王之學出毗庶績纉伊尹格天之功[illegible][illegible]誦名翔泳含德方四海徯黃虞之治乃一朝躡箕潁之蹤乘紫氣以度關戴青牛而歸蜀萬里濯足風為百世之師七十從心歲紀八千之箕為衆父父亦兆人人篤生令賢光濟世美伯褒鳳翔于藝苑慈明龍跪于天衢青鐔襲舊物之傳鞋纘賞新知之益封章乞省將馳斑綵之歡詔紓承恩益拜駢蕃之賜人皆謂本朝希閒之盛典上特為先帝舊學之老臣道路聳觀里閭溢慶其等學從少日竊在下風北斗以南一人迂記平津之館長安之西萬里阻陪北海之尊預覬曠儀[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祝斟酌元氣豈徒松栢齊年保合太和會與岡陵罔極

同門謝座主余公啟三首

我師才為世出學成國師雪聖文於埃㓕鼓士衿以蝟興囊括大典脩葺闕藝遂令百端紛紜有所裁稟末路蕪塞渙然刊啟盖文章道喪而復存士槩氣沮而始揚也洋洋乎盛德之事焉惟師模作人輿宰輔柄國風化最速而表率非二異日者運動樞極感會天人師天下亦猶是也其等鈍頑不才夙荷陶鑄一受其成形而日遠磨淬狂簡莫裁斐然安在盖實疚于懷已仰想函席豈累及門之遐思滋歸魯之深歎乎俸誦緒言惵惵共慨身無羽翼長望南枝金玉喻體竊饍精調無任覬望之至

二

顯膺大號進長成均盖南方學者之英華宜質文之一變且留都國家之根本賴聖哲以共培吾道增輝擧朝皆羨恭惟老師命世上賢斯民先覺久

居禁苑素高公輔之期嘗貳司成允協師儒之任
令上方嚮意於學校而士或未喻夫訓辭特兹簡
掄以為楷范領袖後進豈徒教諸生記事而纂言
主張斯文行將使天下回心而向道某等柴愚參
魯夙荷甄陶冀北江東今違笑語聞命之日為忭
何涯企橋門冠帶之儀精意空馳於夕寐陪沂水
詠歌之樂逢辰不及於時髦謹裁尺書用賀下執
慰情良甚蘊意莫宣

三

榮膺制檢總領成均四教以淋烝髦阜為先覺一
言而取宰相直循斯須廟堂方扆席而同升紳帶
盡樞衣而請益矧兹末學夙荷鴻陶駕駘喜託于
下乘燕雀榮依乎大厦澗毛蘊藻敢為王公之羞
浴沂風雩庶幾夫子之與伏祈命日少洽霈雲

與王侯論塩政

曩在都門君侯問民疾苦僕首陳水利一事閩吾
鄉果為大水所漂諸隄防盡壞已而雨霽水洩輙
復苦旱行者不可舟耕者不可灌僕言不幸驗矣
伏惟君侯勉思鄙畫厚築隄防勑主者毋以苟且
應命隱以金椎幹以木石樹以榆柳可數百年無
壞令水有所豬民食其利世世稱曰王公堤與它
山王公堰比久不亦休與吳鹺院行僕嘗論吾鄉
塩法卒卒不詳謹議其詳以涸侍者吾寧瀕海煮
塩塩所從出也民善食鹹用塩常倍他所而禁又
特重觸法者武相接其故可求矣夫國家所以厲
塩禁為販商弋利厚稍抑役之可以餉邊故令四
方非引塩不食私鬻者罪或死也吾寧故無引塩

五

而復禁私鬻雖日禁之盗不為止又使游徼為市
月受大盗之饋縱而不禽民有持斗塩者必致之
法游徼非好為然也為有司督過以緩一時之罰
故訟獄繁多囹圄常滿民被是役往往破産計不
能脫如赴誅戮逊亾相繼延及隣里夫山海利民
而反為病甚矣以僕計之不若官給人票稍税其
入以足國賦而令民享江海之利前別駕方君張
君皆嘗議此會去不果行信能行此其便有六塩
市既通價不踊貴計五邑不下十萬戸歲可贏民

萬金利一私販利少不禁自絕盜賊不生利二應捕之徑可以無設去民大蠹利三訟獄簡寡告奸不行民無破骸析家之慘官省追捕申報之事利四沿江竈戶所煑不積可使致富利五捕魚為業者塩賤本輕可令買賣利六而所不便於時者二犯禁者寡鏹金為匿無以供上司支銷之費不便一大豪庇奸私賣者破沮其謀不便二令朝廷之上肅紀振弊誰敢干法苟有不便不憚更張若此事者不過君侯一移文之勞侍御公報可足矣事易而甚大惠也昨僕為吳公言之吳公首肯曰我閩人也君所言大類閩行部日當為公除此患借令吳公揔其綱君侯制其詳講𠔞精至行法不撓則吾郡世世之利端在一舉惟君侯垂意

## 與蕭抑堂

古稱官司之最要者惟宰相與守令宰相與天子最親是天下大機括守令與百姓最親是天下大根柢令之守令自謂未足為天下軒輊不知此天下之分也積守令皆良則天下平積皆不良則事去矣足下適居其任施為多掣肘則謂不得志不如他官然足下視今日他官孰有行其志者乎一旦去此而之他官當憶守令矣又今守令多庸庸故朝廷亦多以庸庸報之人徒見報之者不盡豈而不自知責報者非盡豪傑也猶夫今之士誰不欲王公致敬盡禮者而其自為胡不樂道忘人之勢不厚責己而厚責王公必上下倒置名分蕩然而後可豈聖賢持論之意哉足下銳于為道亦銳于為民卓然自見必有大償然吾謂足下必不望償不望償然後能卓然自見古人云士當有蓑笠山林之意非以蓑笠山林傲鍾鼎也為丈夫龍變無不可耳今之讀此語者略同而心頗異足下想能辨之人往聊申狂斐

## 與周用齋

數叨群書之惠博我多矣太學英才所聚足下性醇學富不忝為師然亦有砥礪者乎天地許大故紙不足鑽實有此理然此乃既博反約之漸亦一隅之說非通論也足下方厭簡袠故味此言不為

無益若擴此教人為弊不小未鑽故紙而遽語天地之大適增其放而已六經註我豈非名言然象山當六經大明之時且其少時亦博一旦恍悟以至於此又有矯時之意近代學者不知六經開卷第一章何語而遽稱註我天下豈有白丁聖人哉楊子雲不適世用白首窮恣亦不虚生少好詞賦晩耽玄經此亦反約之謂頗聞道矣恬於勢利亦其一徵也此可謂足下師僕前所謂留心實用者亦[illegible]之言不必拘執但學者著書當思可用勿草草而已也役還聊見鄙意安得面談

與劉小崔

長安奕棋蓋歲屢更也我丈心皎白日望隆岱華公道可恃何不陟穹履巍若弟不才極宜歸秉耒耜頃先送老親歸矣旅邸獨居孑然無徒時正秋仲天半晴陰陰則勁凛偪人晴則天高氣肅孱軀多病何以堪此常下楗謝客門外事亦不聞吾丈居窮遭伏惟珍重指示悉具尚容嗣音

與許敬菴

賢者固不可測然海內知名之士僕所耳目者如門下卓然超詣不群哉顧賢者不汲汲求人知而世之柄用人才者必求人之親已者而用之故世與賢常不相遇賴國家資格在尚計資序進不遂淪落以有待於他日不然則山林松栢之中項領相次矣顧門下無小一郡雖委吏乘田亦行道之官也無遠建昌建昌善則天下善矣何異補過拾遺之吏哉夫子自愛明月在天相望顏色元氣在宇宙間呼吸不隔豈謂遐不可即哉面對之日淺不盡心素屬因来教輒復卮言

與楊賓吾

浮大江者十日坐石尤風頃刻風生席後通行數千里較功程力與逡巡日百里者數倍之矣大鵬三月息何礙九萬奮飛哉

與趙瀫陽

古人養志巖阿道高天下雖有滄海横流不介其胸中蓋九蒼之高勁羽不能窮其域四海之深巨鱗不能測其底吾丈如龍如虎當世所宗而守道

不阿竟逃山樊嗟夫百年無不敝之軀而有不泯之口此聲貫人耳則天壤在矣榮華一時何以哉昔人困屈無聊則摧敗禮法以見不羈又非也丈夫立身當世可為法而虛薄自高徒增其過愁聞吾丈遯世高超而無放浪之迹齊一萬物而有從容之尚高之慕之弟本無能偷祿薄仕積痾不得遂瘳褊性猶其在昔姑以浮沉金馬效力鉛槧要以始終無慙同盟而已乂闕起居不任瞻係毛節惟桂卿以布言雲樹邈然強飯自愛



與張洪陽

老丈在留都信使時有今在告且半歲矣心注左右日有百刻而所識鴻翼實無南渡江皐者彌增眷戀邇聞有太和之遊必新秋也無乃已駕乎老伯母萬福老嫂萬福震器之兆已見未也人生闊事莫此為甚然制在彼昊非可力取惟以慧眼慧力破此愁惱弟役役風塵頭顱欲白猛省此身不知終托何所青山白雲時時在望老父今年七十有八矣姑慰遠遊之情則謂眠食尚健白日可遣如夢寐何日造旃屢逡循數行不知得比矇瞽之誦免鰥曠之戾否昔程艸子在崇政殿亦止此乎不爾也引古之人可以自解吾猶以為媿籲天者謂天為遠今去天尺五而未知所聞也可不為罪哉此亦吾丈之憂也願有以振我雲樹所觸無不含情

與陳玉壘

古稱竹栢異心然猶同節若弟之於丈磧礫之於玉淵熒燿之於龍燭也而吾丈方且曲為提衡粉



澤肇糜而加諸嫺都質著懷見如掩口何作者之事既損長途用世之能終蹟蹇步不若噓吸和氣養素全真徜徉丘壑之委曲而已頓膝庭闈躬奉天經凡在人倫莫不嘉歎累世食德義當報稱而况鴻節廣志昭質顯文素足以弘輔皇猷開延國紀盛時不再馳晷難停在三如一亘不得眷戀陔蘭也佇望旋輮庶無淹軌遠辱手筆綢繆猶爾敢附使者言謝郤迹荏苒與他事委縷信使目載都不能悉

與鄧定宇

信来知丈且留山中吾丈定力金剛為百鍊刃彌復淬礪真将去形骸還自然隘九州游太清耶平生欽慕慷慨留連去達光塵蹉跎年貌阻越江海追践末由徒有望牛斗以興嗟指明月而相隠已頗言自愛撫翼来翔應念不遠顧不知燕雀托之誰林耳庶不負諾以報德音

賀王荊石入閣啟

老先生宇宙人豪乾坤正氣當世道復泰之會蒸民更生之時用将頓整頹綱恢張至化故群公稽首而交讓九重虚已而傒来麻命弘宣輿情大慰亦知禪除甫逮窀穸之事未終斑彩方娱庭闈之情難割而聖明特達之知既已如此臣子私家之願豈所宜言無嗟世網之難逃且與日車而並邁某麋鹿野性山林棄才徒以御心未熟猶托風塵遭世偶諧遇靡饑靡終非有用之具宜乞未老之身倘一旦遂下風之求真重泉獲再暘之候是可隱忍以待生成



賀田鍾台啟

金陵帝王之州夙稱佳麗翰苑神仙之府獨擅風流盖吾丈竹箭貞姿天球瑞寶南宮掄首蚤宣傳物之稱中秘儲英香藉多聞之益三仕已而喜愠不見數往来而志意愈堅盖好仁無以尚之故特立有如此者斯文未喪知天地之無私吾黨猶存覩風雲之再合蹔輟承明之直往從蓬島之游雖未厭於人情而已徵於帝眷顧如某者材實不肖品非中庸挈瓶之智屢空久宜引退積薪之官居上乃更超逾雖無它繆巧以愧生平豈有萬一分之報主上偃然在位竊同臧文仲之譏寐爾阿時痂比侯君房之誚忽承来訊彌激深慚顧借餘光回照迷途之暗倘從末路幸逃深壑之危不為同榜之羞實乃如天之賜



與温一齋

漕糧改折議為民為國往之言利者剖剥殆盡使閭閻索然天下財不在官則在民此是名言愚又以為在官則財殫而不流為國家有餘之疾國病

不在民則財匱而不生為生民不足之疾民又病然則財在民上下交利財在官上下交病也為國家掊聚十萬在太倉不過增百一無用之物以十萬金散在一省則為千金之家百此百千金家者轉流無極旁之沾潤于其澤者又不知幾萬家民之所以交相養也在太倉不但為無用之物且有他憂富人之疾苦澀肥是也今寧知不為國家澀肥疾共賴　天子仁聖方宣導之在廷諸公頗能識此意此疏之來亦見用之一會也



三

古之立國者藏富于民至戰國而後乃始倉廩實充府庫然猶備攻戰之用也今天下承平非有卒然不時之索而昔之典事者惟恐太倉之積不富此何說哉以為備耶譬之人本無病不務養神完精以為安而聚毒自攻謂得延歷之術然病由毒生夭札立見向之憂虞不更為害乎民者國之元氣柰何不務厚之而徒厚府庫為也此言若迂最為情實惟高明記存游公恩澤在敞邸而當道莫能詳使實心為政者頫首乃奉尊揭則公論益明即白二長公卒目前遷廢免入計一行也

三

京師旱甚四月十七日上親發德音徒步詣南郊祈禱布素無儀衛又徒步回宮謁奉先殿及聖母往返蓋三十里矣不由群臣之請舉不告勞此古今稀有事於幄次親見九卿諄諄以有司不肯愛養百姓為念聖政疊見至誠惻怛可與孝廟符不意身見此盛也今宮中尚御素服齋凡邸報中所



有皆出聖心無一毫借助于人者二三大臣仰承不暇恐執事在遠不悉以為簡策之光特此布聞飭勵有司勿虐吾民也

與劉重菴

公盛德下人小大無慢清白持已纖塵不點此海內之所信而或不亮豈真有間於公哉大宰官至京堂前路轉狹不柰後來人推何所謂天怨其上也人生功業率天命非人力韓魏公謂用兵亦不可計勝敗况官職乎弟精白一心夙夜匪懈不恤

人情奮勇直前福亦命禍亦命則材思展事業大大抵三品以上官第清謹兩字亦非稱也職盡而心無歉雖言者日夕至何患拚羅官致仕亦得削職亦得徒營營苦人思也矜之太重亦未必無患鄙意非迂高明其謂何

與余中守

老丈勁節深猷邃養厚植既如松栢之堅茂陵嚴寒而不凋復似鳳鸞之禎祥與春風而共遠有體有用不激不隨求之當今真爲寡兩世之稱豪傑



者區區見一奇效一智輙左券于當事稍後時即睚眦而隨以惡聲誰坐馮異于樹下獨老丈口不言功恬然若無任事于衆人先而處躬于衆人後志慮遠矣比日量遷未酬百一而来疏求函此上善玄德也非愚所及然非廟堂遷待之意益寬憑限勵歲舟来乘煦日牽穩流行鏡中坐天上亦快事已

與徐華陽

海内不才吏固多而川中稱甚辟在西方文法寛簡一也多選舉貢甲科寮寀二也不佞嘗有此議乃覩来教益信猶有一焉甲科舉止疏闊動用廣大非小邑所能供彼亦鄙視小邑爲不屑治日夜思去之亦人情耳第十一二參錯其間亦足風起吏治高明以爲何如

二

佇待貴屬察疏久廼領大教秦鏡在懸矣西蜀法網疏濶吏治弛縱不獨遠在天末抑亦正途少之故今採木叢夷兩事交煎不大振飭此方其凋敝



乎川中良產多以僕所知若資縣孫槐溪舊爲敝府太守及海道先後十年而致仕去卓卓異政皆後来罕及而其識見之遠論議之端持守之堅尤超時流萬倍超然拂衣絶無一字于人間尤似深于天人之際者僕十二歲蒙其異禮恨其時不能窺翁之際再撰几杖不可得計今當在七八十間無意于時顧此翁非有求于時而時不可不知此翁也行部之際牛酒玄纁似不可少非不肖爲此翁先亦非不肖敢籍門下報私知也

與趙定宇

別違台顏倏已一歲日月云邁何肯曲為人駐忽奉来教有請告之事殊乖望矣方今百姓困窮不能朝夕吾輩苟效一職舉一官片言之善於人必有所濟豈真為富貴營營耶異同固時有之要在為國為民自不忍以小嫌相貳必求同者而後與則天下萬有不齊毋論夷惠伊尹不同即夷齊不同也微箕比干不同也丙魏不同也兩無猜嫌洞見心膂此正聖賢舍己從人之量與天地相似者也若各執一事不肯相下聖賢必不如是謂之為國為民遠矣遠矣老丈以蓋世豪傑而於此尚隔一塵不肖竊痛之不肖謂老丈方且靜觀默思惕然改昔不謂尚爾非所望也願深思鄙言勿謂不肖方逐臭而吐之孔子謂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誠宜留意馳情憤結不一見粗厲

與陳蓋齋

賢者不以放逐憂其身而以公道不振憂天下邇世安瀾淄澠別白搜逸羅賢之使相望巖穴宇內人士彈結而賀夫寧一札之書足艷哉亦維是公道之振也公獨堅東山之思曰我墮醢何能復登豆此可為彭澤之貞恐非有莘之任公出非重公而為公道重賢者為天下計耳烏計身哉

為范司馬貽撫按書

某等自惟庸猥無能勤尺素訊旌麾為桑梓之私稍敘其孔夷之福敝邑少司馬范公奄謝例得請恤顧所為轉聞當宁寔惟鼎言是賴少司馬居官勤敏練達乃心公家在繕部一意裁節為郭武定



所中逮之詔獄豐考功作砥柱行贈之徼在白日平生好古圖籍所購書不讓鄴架匪匵韞之殆心藏之博物君子僉以為難晚益習國家典章嘗竊焉喟歎以為近事多非祖宗舊某等造請洋洋灑灑盈耳豁目必屬饜而歸真士林之翹楚後學之領袖居常剞劂最多著述最富即其藏稿大都精核非泛泛為名而已海邦無幸不憖遺一老有餘悼焉官箴無辱明例可援借一封章達之九閽使引經據禮之臣得操筆而隨其後寔臺下賜之不

勝私志干冒不備

予告後謝申相公

其領訑小器無當世用徒以不忍饑寒規求升斗不自知踐玉堂談翠幄躡躋御序與當世名碩頡頏此誰力哉老先生山澤包容造化長養視不肖子弟不過因緣濫吹也頃之請告尤籍吹噓使不肖免為天地罪人而瀕行更叨殊禮屢枉高車再塵贐餞有銘刻耳拜違南来及舟于瀔縣界阻風麽沙預不一含因念人端居以為天下事可刻就



惟履之而後知難也相公闓誠布公集思廣益主上信凡凡之心天下服休休之量定治則崇儉敦慈無餙奢詭之態民生則樂業安土亦無咨嗟之聲此太平之業也自兹以往惟碩𧖴弘廣變勵至公博茹人才不拘氣類之似衮㧞樞軸不顯聲色之粗海内之氣祓自消造化之清寧永奠矣其遠

道無任瞻祈馳戀

謝許相公

不佞顓蒙小才無所比數辱老先生收之夾袋備奔走之末種種夙愛既不可言乃又曲徇下情為請于上遂其歸省之志瀕行又寵以華幣諭以温辭惓惓真愛令人感涕不佞胞心寸耳乏報所矣方今聖明在御三老同心以弘黼黻之猷三楊以来方兹始再千載一時矣海宇嚮風改貪化酷浸浸太平之盛無謂效罕覯也其受恩深竊有味于蘇長公之言敢誦之於前長公謂西漢大臣守尋常不務大略依倣六經之言取其近似者以為口實曰毋以下訕上毋以許為直故其俗日靡不振



東漢之主思懲徃弊頗用嚴督之而士亦為險怪之行以抗其上如病狂者不知堂宇之安而狂呼疾走卒顛仆也由此言之士務為險怪之行以亂世士過上必惡人之訕許而力懲之以樹威上亦過天下不可一端治也以一端治必有受其病者責在渾厚和平不露其迹使人化而不知則病無去而利俱存為術易而見効廣頃一二小生妄言上用嚴譴因令大僚引咎相公雖救之不能此亦相公憂夫轉風移習事非一旦數年以来士以此

成習翕翕訿訿事㡬去矣徒以廟堂處置得宜能服其心稍稍定耳雖服其心能格其心此必格之非渾厚和平收之以至大而運之以無迹不可不然士之險怪庸有息期雖日譴之無益翁嶽瑞星精當今亶兩慮此必至孰而其猶進區區之愚思以報知己也惟翁務宥而存之

謝荊石王相公

某自登朝以來出太保門即樞趨於相公之門提之誨之長之育之與真出相公門不異德業規矩



在遠彌近獨恨才鈍學薄莫克仰承耳迺今請告則被私尤篤情存歲寒義貫終始雖蕪牘翰不可殫言所願相公為國為民以保全玉之軀某嘗聞宋人有言士大夫視天下不平之事不當懷不平之意平居扼腕誠非為已當事而發之如決江河不可禦必有過甚之憂王荊公司馬温公是也夫士平居尚不可懷不平之意而况在事乎温舒兩公雖異而其過甚無異使韓魏國而在必不爾宋業所以不競者無魏國為之後也方今三老同心鼎足甚善竊見憂時眉宇嘗不展舒豈以總總傳傳者離合于其間耶孟子曰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方今之事宜善養耳以天下為寵則雀無所逃以陰陽為炭則人亦可鑄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背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想其作為如何有耻且格矣縱不能使葛與昆夷之格而天下之為葛與昆夷助者寔不過置幺麼於度外瀰瀰東流非泰山砥柱不能回頫坐而鎮之默而成之雖憂未嘗不後天下之樂而樂也舟次天津䰟



夢猶在門下敬削短劄祗敘謝悰弁效曩面所未盡者伏唯台省幸甚

上三閣下　戊子四月初四日

兩度請告皆取温旨又手札諄諄不覺感涕夫士所難者知己不自奮非夫也奉命以來山東守土吏催迫從舟因循二十餘日不謂賤體終不可強臨城為大風所中幾於不保項又痰厥半日方甦他病猶可藩飾而孰嘘之來如火雷爆發安可立至尊之前用是再疏此疏非常疏數千里來而職

尺不得入朝萬萬不獲已私念主上以仁孝理天
下諸老皆忠孝大賢左提右挈遂叫號作兒子態
伏冀憐而許之勿令更疏惠比百朋無任懇切之
至

再通當道書

方病時舉念增劇以寐寤數語奉干誠不足以回
長者之聽令為日久每夜分不能寐輒草數行積
靡成文敢以通意某病非一日昔乙亥講筵之命
所為奔走而乞于門下庶幾罷免者為病念也既

拮据十載畢精于是如竭涓流耗無餘矣故以已
小病當人大病以已大病當人不可起之病今去
不起者髮耳伏唯相公存其一髮以為老親賜又
相公所以不釋於某豈以其有可以佐下風者哉
顧其實無可以佐下風筐篋刀筆中智以下類能
辦之其十百於此者古今史傳中賢豪之事具在
患不行耳不必更資不肖今十爪枯削髮白
齒落朝事夕忘惕惕如人捕背熱無休時對飲食
不能筋咽啞時作行如履空坐如負石歔噓自秋
徂今萬方不能止他病猶可而歔噓、如大雷
飆發無天地於上下又安可以立至甚前此甚
不可者又不能旦夕愈也徼天之幸誠得生還以
見老親又徼天之幸誠得奉親餘年而後捐骸骨
于丘隴之側出望外矣病在方寸方寸亂恒樂所
不理八十六老親在堂凡天下窮富極貴無以踰
者今奪我窮富極貴以易人間富貴安所得歡投
於不歡之地安所用藥人唯天不容偽性不可化
中夜求者不可奪魚鳥微物有死而不能奪其天

性不肖之欲奪其天性固難也如水中流刀不可
斷如池中萍乍合輒開雖心口自語不能解辟他
人安所關其口乎一簞足以度冬百粒足以度日
過此為災所享止此幸憐之以成硜硜小人之節
人之請告皆有所告之意不能許其意則不能許
其告某之告無他意告即意意即告門下大孝奉
親錫類於四海曩幸以意許久矣故道前疏無多
談而不廑復持之也謂不肖未堅耶今不肖喋喋
如此亦可以信其堅儻猶未信則不肖又將喋喋

於上前以煩相公人窮困則思親窮困極思親愈切誠恐高堂一日不可知為終天恨又恐已一日不可知以增高堂憂人間萬事皆付流水雖觸雷霆死不怨謂五十二乞休非制有孝廟旨謂有兄弟侍養非制有楊太宰例在至于病假不待言可許惟相公曲念

謝啟

某身嬰虛羸之疾家有喜懼之親桑榆幾何尚乏春暉之報蒲姿易謝俄驚秋序之侵輒披寸血之



誠上瀆九重之聽仰蒙慈鑒備極矜憐因感衷秉亟加俞允賜以及親之養寬其唯疾之憂恩不啻于丘山報何窮于環草鯉庭再過獲伸烏鳥一日之情龍門可登猶竭犬馬餘生之力

上四閣下　己丑八月廿一日

昨歲病疏蒙相公更生之德久不稱謝些　心之也閣務殷繁而以不急前陳近瀆近干门　知心必不見責也乃接邸報再蒙敘用乾坤巨　豈復過慈誠宜疾赴下風不俟終日顧不的　疵受

氣不完苟延至今病日益亟肌肉消盡僅存皮骨內則五臟有癥結時作楚痛陰陽將敗不任人事之勞既大不可而老親頹齡衰骨病痢經旬天幸稍間耳昔人以春寒秋熱為老健之喻猶謂健也況老而衰如風中燭雨中花庸得無懼遠宦尚思歸侍豈在側而可遠遊耶舊年逡巡北行為未覲老父之心恐見嗔怪既歸之後每蒙好言見慰相歡相慶益進於昔蓋止足之心素多而世味之艷絕少某於是安居甚適無他慮矣庸可再出使兩



心各懸乎有如老父意有毫毛不相許何敢驚詭異之名而虧孝養之實哉天下無無父之國安有八十七老親在堂而棄置以出萬無是理不肖自入仕被相公猶子之愛以至於今心腹毫毛豈逃洞鑒尚願相公愛之以大慨然見許無待再疏不任側望之至

再干申相公　己丑十月初三日

八月十六日得起教習邸報二十一日拜疏上辭致愚懇於門下時某夙疾未痊新病初發扶頭瞌

𦣝具草不詳恐後時日略見一二暨遣介後始接
部咨并舍弟一中家書承玉咳及三相公太宰中
丞南太宰諸書知相公極意栽培如敦促馳驛皆
大破常格而諸公交贊尊意必欲出不肖塵周行
退自循念一無技能而蒙知若此千載一時矣顧
有必不可者某稟氣不完夙嬰多疾前此少壯尚
堪助長乃不能矣是以念歸愈深思親滋切常恐
不得生見老父及歸省侍而百病果發最著者為
歎噎猶迫於嚴音試且北行以為萬一可強而不



謂愈甚豈人臣可以流涕見天子哉三疏乞身真
不得已既還老父聞噎聲不絕更增憂悶而不肖
遍訪醫工寂無一效三月間有醫診脉謂逆氣大
上兩寸直至掌心故非常劑所療遂以芒硝石膏
滑石羚羊角大黃青黛等藥雜草木極寒之劑治
之而斥參芪苓朮絕不復用閱三月噎稍已值老
父痢頗傷憂勞七月下浣變為寒熱往來初謂之
瘧後審其非瘧直是火從湧泉起蒸燒其身自未
至亥率以為常成三消矣入病十日而新命至猶

時坐時卧拜疏後復不支從此帖床席休飡粒日
藥一鍾無復餘潤神氣盡奪聲結不揚歷九月望
来寒熱稍已則又苦噎苦渴苦汗苦遺四患交薄
肌肉盡消五藏若無獨腹背相倚時為變症多非
一種方書所有半在於身少氣不續一足以死恐
驚老親戒家人勿慌張奔走以命自安然間有不
自持分必死者數呼妻子作計人鬼之關大未判
別恐終不免于溝中此親戚朋友暨府縣司道所
共知也伏計前疏上塵必蒙俞許恐未見俞輒附



余冏丞泉叩門下所以起其者為榮其愛其非苦
其殛其也顧若此遠苦之殛之非相公意也虛棄
身於無用延及老父計之所不敢出也伏唯相公
憐之再疏之日特賜矜許生當啣環死當結草

三千申相公

比蒙恩召拜疏懇辭君相之前詎敢以虛詞煩瀆
哉而未蒙諒詧傍徨殊甚余冏丞行忽宛作一啟
以聞正慮此疏未必允耳乃不得已再疏矣走三
千八百里懸兩月始通一椾蹄良苦願相公垂照

馬其之病狀前啟今疏已盡茲不敢贅其云劇病難痊苦情難割真嘔肝至語不識相公亦感動否相公督其以輿論繩其以明例凜凜大義也雖然容置一詞其聞古之聖人以道治天下後世獨以法把持天下道法非二而分別若此意者法徒一切之物道則所以潤澤而行者也明例有兄弟者不得終養也若人子之情異是不得以兄弟之養易吾養辟如拜揖寧可以兄弟之拜揖當吾之拜揖乎彼各盡其心耳自君父而言則皆子自子而



言獨一父苟可以竭情安所不用情而況桑榆之日乎天下從性來神來者不可强試揣之夜半雞鳴偵之里老田吏安有八十七老翁在家而子復從遠游未暇問其兄弟有無而皆為非人也某頗相公以道治天下不以法把持而已也且官有崇卑事有緩急繩廣僚以一切而臨之以例誰曰不可在九列之間天子之所體貌者宜權之以禮義當軍國倥偬之任雖有大故尚可奪也而況侍養如在平時正宜修教立訓以示民極必有權之者矣事固有相左而相成如朝廷方以爵祿籠天下而又獎廉退此可以制格乎卓太傅治一邑尚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可以治天下舍禮義乎今其九列之末也治朝之臣也傾相公以卓太傅之教教之不徒法令也又相公以舊歲聽其歸省為未愜縉紳之論則異乎其所聞昨得請歸縉紳相見者未聞責其為非寧得以相公為非也自丁丑來薄周公非孔子而天下喧然以至於今以相公為非必薄周公非孔子可耳且某何敢稱疾以欺



主上性病神病身安得不病七尺之軀非獨方寸也又何可謂無明例乎江陵之凜凜而今太宰得終養是亦有兄弟也某以是頗相公之矜憐體亮而予之以不詬之路植之於復生之圃也抑荀悉有言先帝秉德以惠下故臣可以不來驟騎執法以檢下故臣不敢不至相公方開弘蕩之心廣錫類之澤故某亦恃夙愛憑深慈若小兒子跳號躑躅於父母之側知無嗔責且有必得之賜臨箋無任悚慄顒望

干許相公

余同丞行伏枕具啟以干閽人時不能詳今又決肝膽以請不肖聞君親兩大當權其事之緩急以為重輕今不肖之時正所謂報劉日短而事主日長也況不肖以其強健二十年之身事主而今以其病劣之年事父人子之心亦可恫矣秋來一病自昔所無涉月者三尚未巾櫛即在少壯猶須歲所調理況此耗憊之餘功力當百也不肖非愛身者捐身以赴急審意願火願無益於世有點于時



而徒為天下笑何益若舍不肖之今日令得優游調攝以存其軀尚可奉他日奔走以收一割之用去留之權在今日願相公詮焉

干太倉王相公

吏部齋咨官來伏奉台翰拳拳也上疏奴回又奉兩箋加拳拳也此一監儒事而蒙大訓纚纚至千言感相公之篤念不淺也其所爲不肖念者秋毫曲折無所不至至于咨嗟悲泣若身處其地此古人所相知于心膂也不肖何以得此哉相公謂君親之間甚難誠以己之難而信不肖之難也顧相公方困于難而以難因人不知相公何心也不肖以為酌天下兩難之事必於初機一念決之而不當眩於再三之談初機之念必天下之公是公非也不肖之不能去老親初機也即來教云捐心而歎繼泣而憐者亦初機也此二語足以決出處神者告之矣而繼復云云將為不神者求耶來教謂明詔刻期諸司敦請日夜騷於老父之前則老父必動父既動矣子何為辭此可謂極慮深思明見



萬里之外而又有一說者存老父為人大度恢恢無所不可君命臨則恭君命子情切又戀子情向生之出也以為懼嗔謬以世間人情相度而不知老父之情殊不爾軒冕加之亦不辭軒冕去之亦不戚非謬而有主者也介之推之母尚能容子之隱敢謂老父不能容不肖之辭耶出處之介雖人自決然成人之美者實大君子用心不肖雖周旋講席無他奇可感明主去留之權實在政府如來教所謂泰山撐子非閣老撐而誰撐乎君相造命

者也造命者欲釋其權而令萬物之自命則萬物
痛此某所以日夜禱求忘其呻吟而喋喋者也伏
惟相公憐之向嘗與趙瀫陽論相公蕩平正直如
青天白日之出魑魅自消無容喙矣如欲盡規則
即以壬戌論語題為獻生亦領之為衲子與世妨
若大乘教主當度盡世間人作無量無邊功德隨
順不二觸處無閡何蹉跎歲月之患山林朝市之
拘菩提尚不知長處那管生姜樹生不佞顧以此
釋翁積歎聊因来教幷露一愚慚悚慚悚



報傳巡撫敦促啟

某宇宙殘生江湖浮氣精神渫越已先溝壑之虞
庭闈衰頹又并喜懼之意舞斕揮扇未盡子情問
藥尋醫殆無虛日秋来更劇通昔無瞋皮骨僅存
有同枯樹肌肉消盡欲作浮花雖是玉堂清閑之
居豈伊病夫臥護之所沃自忖念萬難馳驅頃辱
召綸實增褁汗門下憐才大甚採名或過大幅長
箋宣朝廷之德意齎繒彌膳寓緇衣之盛心所遣
又萬戶群侯不啻稱一介行李其為厚僕可罄名
言擊首於床馳心以謝受之不敢辭豈無名欲回
九重一聽之慈尚冀執事推心之恕昨遣小价恭
賀因布政司承差黄兆璧已附一通備道此情玆
不羅縷

報蔡巡按敦促啟

公勁節著于朝端英聲蜚於海國宏敷德政茂展
良猷某幸出將幪已拜駢蕃之賜重勞走驛又鶮
寵惠之新既教諭之綢繆復褒揚之赫奕柱礎知
潤[illegible]賜及老親彌彰錫類之孝教人為



子行還風俗之淳不揣庸愚奉揚德意某少好山
居晚甘藪匿精神越渫常懷溝壑之虞喜懼交并
又先風燭之恐唯是舞斕揮扇未盡子情豈宜分
袂絕裾以趨君命倏聞邸報彌益驚惶廟堂猶未
見憐道路知其不可倘回天意仰獲恩俞斯枯木
托株於春林涸魚縱鱗於大壑牽爾裁答不能罄
情亦有胸心惟存銜結

再告後謝相公啟

某疏質無奇蓬心不暢優游秘館空銷水署之錢

荏苒經忏無補天家之䘮每念萱花蚤殞椿樹单
榮不及事亡猶事存雖有一喜滋一懼而况支離
病骨瘦癯瘼生恒憂一旦為弊英不免終天恨風
木是以拜違帝日趨就親雲豈貪晝錦之歸實切
晨班之戀詎謂未温子席再辱天書梓里傳聲衡
廬詫色書髮諸吉士何患乎無師二三見大夫誰
不可使者而猥於飯甑貴此弓旌果過福而為災
與誤恩而生害神情不許疢患彌深捧檄雖榮執
辭[illegible]之戚[illegible]據可忍終非叱馭之人命且懸於
出入息之危事已去於方寸心之亂伏遇相公力
行教化身任綱常事君以忠成本因心之孝愛人
以德尤壓錫類之恩烏烏私情俾遂循陔之志徇
馬餘息尚寬填壑之期施重丘山恩深江海蓬瀛
清夢報環草以何年竿牘小夫搢消埃於異世

與周大尹

賤病屢承顧沐浴德政中得高枕卧歲入大減民
心可慮即覦恤不可望望特加意撫循水利事諸
决口尚未盡塞如五十都新渡地方耗水尤多舟
膠不可行矣冬間雨少春耕將有害潮大時决口
不無湧入之利顧小時多大時少所入不能勝所
出必塞之便若又俟潮大時於上水諸碶引江入
河則水猶不盡涸第須啟閉以時乃有益耳城河
久不濬即湖底亦漸而露此亦執事之憂倘白司
府及今設法淘濬以其土瓦培堤下之薄亦數年
之利也杞憂耿耿輙爾羅縷



答吴悟齋

[illegible]荷具上所委序文潦草不成皇恐皇恐東南
本困征輸更以歲凶賴天之靈與社稷之福幸而
無亂公復定改折之議以寛民力江淮之間猶食
餘粒不然米價復踴老稚填溝壑矣何天不悔済
毒我民自舊年七八月至今年三四月未有三日
之雨亦絕無一雷一電五六月間尤甚徒有艸颶
大颶以為民災秋且及矣即雨無救于苗十日前
民尚奔走群望悲啼泣嘆今反寂然意者天棄人
人亦棄天不無事者人也倦於此其勤必有所發
中夜為之遶床行部使主吏非無焦然戚民之心

而倉廩空虛束手無計以浙省大帑僅僅有三千金耳直指災疏上聞不識主計謂何顧不惜口吻毋引馮婦以自解責使人人知上德寧死不敢弄干戈為福猶厚顏無讓也不敢顯言於當路私為公盡之

答親知勸駕書 丁亥

僕生丁盛世長值明時家世積善門有素風父母見慈兄弟輯睦獲展聚螢之勤以就雕蟲之技賤資稟及弱壯而仕馳鶩翰藝苑通顯籍於詞林



有祿代耕無沾塗之苦有馬代步釋負擔之勞加以寮友契朋良辰美景無案牘之紛擾有唱和之好音翱翔乎石渠金馬之次逍遥乎蓬山册府之間遂得長養其不才之木延歷其多病之軀既而執經金華責善龍衮陳無罪之言以為戒譚不諱之文以為勸日月浸漬塵露淵崇斯亦足以攄暢生平不負所學矣位在執戟雖且十年一旦超先躐躋三品抗經筵之眇論藏盡之席已重佐銓宰之下風山公之啟可續然而吾之不能一日安者何也吾能一介不取而不能一介不與能化導有情而不能通難見之主能禦虎豹而不能制猘狗古語云仕無中人不如歸田遽篨戚施不如偃仰嘯傲以遂吾所勿為李陵張空拳以格虜知難而退事之常也且吾之不能一日安也有十以馬多病一也硜硜顧小節二也不記事三也不喜樹黨植交四也心輕厭中人不願與共事五也事掣肘不可為縱為可小不可大六也好潔蔗無資以充結交七也四面攻者多八也不能忍氣雖習寬大



終非性之九也坦夷平易恥作兒媍人附耳語澹泊清靜不喜作為又以競進為深愧以保寵為大辱十也犯此十不堪而妄以身試非據而據身名俱敗矣凫鶴之性不可短長勉强而行終非久道自揣頭顱可以已矣一入國門終無善出之理處軒冕意不為榮食藜藿亦不餓死故北望燕山如牽牛入屠市步步近死地庸人可以不度德不量力吾可乎哉文中子論三立曰量力吾甚愛其言君子所以貴早見預待者何既已加諸身矣辭無

及矣已出身而事主終不能顧其親矣人臣在朝則進退唯君既尊寵之則憂喜同國人臣之義也暇遑自為計哉如人在舟中而更謀陸事傳曰魚水不務陸悔何及顧公勿復以北征相勸

復宋桐岡書 附来書并後跋

懸昌啟首春聞東封已定社稷之福東封既定必言貢市昨疏中稍稍及之乃昌素畫也往歲擬於降表至後為請不意表幾到而昌罷去昌每念倭虜之市判若天淵蓋虜以疲弱之馬易吾有用之



財得其馬夜足以供驅策分給軍士相繼而斃乃以月餉扣償虜勢日強邊備日弱以有限填無窮坐困之道也若倭所市金居強半海外之貨皆中國所貴吾民得之利且十倍而吾民易去之貨利又數倍以故市舶之稅歲幾百萬自國初以迄弘正間皆然總鎮之官特陳兵以威之未聞有亂者王值明山等俱中國叱隸其勢窮迫勾引海中亾命為擾彼國不知也邇来沿海之民尚思市舶而長慮却顧之士切齒互市何者北虜之市在官害亦歸於官東夷之市在民利則官民共之北虜歲市數百萬我宜以一歲之需養兵數十萬以壯邊聲機有可乘一大創之況令民力日疲年来虜已生心乎倭則不然越海而貢我能制其死命市稅無算我可取以養兵與其弛私通之禁而利歸於民孰若統之重臣使市舶之利亦歸於官昌老矣無能為用矣匹夫受恩且猶思報故不憚出婦之誚白之臺下異日人言及此惟台慈主持

春初數及東事對未詳茲再承枉語益加勤門下



東征渠率四方奉之進止而為説乃爾恐人遂和敢布腹心東事起時言封言貢言市既舉朝謂貢不可則罷貢與市而專言封今門下復言市夫市貢之別名也市如可何貢而不可然而必不可僕請析之来教言倭虜之市若天淵虜市無利倭市利宜許夫中國之與虜市非欲之也誠畏之而以此覊也今欲與倭市者得已乎不得已乎謂倭強于虜乎僕以為倭不能及虜之百一無畏也中國之利利在偃兵何患乎無貨而況海外貨非衣食

所急不足為吾重蕩蕩寰中何物不有詎貪于一
小島彼箕及秋毫安肯以利輸我彼則利吾貨耳
吾何利於彼而與之市來教又言市舶之稅歲幾
百萬自國初迄弘正間皆然此語未真也市舶寧
波事而僕寧波人未嘗聞嚮有百萬之利利至百
萬鉅矣充何輸將作何費用或入內帑或留外庫
而寂寂未有聞也但聞倭來百姓有供給之苦有
送迎之苦有司有防閑之苦有調停之苦市舶太
監之徒病民而與有司角則又苦倭來館之城中



與民互易任其出入而民不得高枕官於此者常
不樂思避去尚幸其時國家威靈赫然倭有犯即
一尉一候得捷之然猶有嘉靖二年之變殺一都
指揮縛一指揮以去地方殘破室廬焚燹扶老携
幼逃於山壑一月而後定先此楊文懿嘗著書謂
倭貢不可不絕家誦之為名言時不能從而致此
禍又復不戒有嘉靖末之禍今人即不見嘉靖初
事然見嘉靖末時向使倭不數貢則彼不知海路
之夷險中國之虛實武備之修弛吏治之勤窳彼

不能收吾人為向導不見吾阨塞要害繁富充牣
之所安能鑿空犯濤而為禍故歷考往牒自開闢
來未有倭亂中國二三十年若嘉靖末之亟者正
以從前無貢即貢未有如此之數而獨數于今故
禍獨慘于今也安危所係豈惟東南奈何復言市
乎來教言王直明山俱中國甿隸勾引海中亾命
為擾而彼國不知公尚謂綦之亂特中國甿隸而
非倭耶詎則信之當是時王直明山勾引海中亾
命及群倭苟不是者為亂胡制府遣人責其君臣



而彼君臣謝不能制其國人非不知也夫不能制
其國人雖善之何益然則不必市明矣來教又謂
沿海之民尚思市舶而長慮卻顧切齒于北之互
市夫北市利害自當別論今且言市舶公言倭越
海而貢我能制其死命市稅無算我可取以養兵
與其弛私通之禁而利歸於民孰若統之重臣使
市舶之利歸於官則所談市舶之利止此矣僕請
竭吻無讓焉夫欲制倭之死命當於其未來不當
於其來引之來而始制之曷若禁其來而無待於

制之為逸公之意本畏之而以為我能制其死命
虗言也畏之而許則他日之畏當愈甚而吾之死
命制於彼持太阿予人而祈其不割難矣僕以為
倭越海而来不足畏也即畏之尤不當引其來而
乞其無為害畏虎狼者必拒之毋引之此易喻也
且吾所以養兵為備倭也倭不来兵庶乎可減市
倭則兵無減而且增市倭之費矣市倭必設市舶
必置重臣費更無筭矣且公所謂重臣者為誰文
官耶武官耶中官耶何為無故而添此一漏巵耶



凡此皆敝鄉之所甚苦嘉靖前昔重臣嘉靖後昔
倭故禁海三四十年而莫言市執事獨謂沿海之
民尚思市舶之利此又虗言僕海民也未之前聞
而聞之自執事始不亦怪乎公昔在軍中真贋互
收經權並用戰亦可和亦可不必以一途取捷即
有誤失人猶相諒若為國家定萬年之畫必不可
毫釐誤失僕又請終言之談于公者必曰倭貢市
二百年何今而不可此不知時者也國家所以致
嘉靖之禍正為許倭貢市二百年故也僕前已陳
矣而今之時又異於昔曩倭貢来海上衛所言之
府道府道言之撫按展轉文移踰一二月而後登
涯比遣酋入京還寒暑易矣而後東歸故常一年
在吾土北邊之市不過一二日去矣倭之去非若
虜之易也又曩時法行　文皇帝嘗獲倭為銅甑
烹之就令倭爨烹者死爨者繼盡百餘倭而縱其
後一入歸言之其威如此自倭為難刈吾人如草
有輕中國心曩時倭不為亂吾民亦不疑倭自倭
為難吾民仇之次骨有疑倭心曩時倭来有司得



加法倭亦帖帖服自倭為難吾有司不陳兵不見
有不敢輕彼心此數事不能如舊則市不行倭揚
揚從海上来吾之吏卒将信其為貢市縱之入乎
抑奮擊乎既入将館之城中如故事乎抑置之野
外乎将設兵陳衛擊柝以守之盤詰其出入而勿
之縱乎抑慢弛其防如舊時乎有犯有司能箠之
楚之如故乎抑恐激怒啟釁姑寛假乎夫必期年
然後去數年之中必有一年来而不能行吾法寛
假之縱弛之勢不能無為亂即彼不為亂而吾之

民能無疑其為亂以吾之疑召彼之疑疑復生疑不亂不止由此言之無論詐來即誠來不可受無論常來即暫來不可受時也有如不信則僕有一言獻于公公能從僕僕不敢復言必欲許倭市者請毋市於寧波而於杭州有船數艘衆數千留一歲所賓之以禮不以兵居之以城不以野日供之不乏而有司毋以法制聽之市意滿乃去方是時即公能推誠待物坦然高卧北窗下簡傲自若恐公之兄弟子姪親戚朋友隣里鄉黨未必能一一



坦然如公也又恐部院司道下至於府衛州縣未必一一坦然如公也借欲令倭不以船數艘衆數千市不以歲月計而以日地不必腹裏而以海則有雙嶼港覆轍在不可行也强而行之當有兵衛之防走群有司將吏日夜焦勞得罷去乃相慶無事此孰與陳兵而殺之便故凡言市者未嘗深思其本末耳向時倭五十三人横行勾吳楚越間至薄南都莫敢誰何旬月而後殲之今縱數千倭入内地而不設備此輩皆孝子順孫乎海上兵邀而擊之易耳舍此不擊揖而登之堂皇闔闢而兵則守于封鄙之外倉卒有變賊為主兵為客辟之飲鴆於腹而索醫於遠能及乎策國者毋以僥倖以僥倖者假息游魂無復之之計也焉有全盛之朝而以僥倖為長筭聖王制禦夷狄自有常法倭來以兵相見耳奈何舍此不言而言可已不已之語僕素拙不好辯以國家安危不敢不言幸諦思而慎發豈直國家之福亦執事無疆之福

　余發家日石本兵定計封倭矣余度封倭亦何



害而唯貢與市甚不可未到京先以書言之在途聞小西飛已至驅而入即復言之皆曰無許者明年春宋經略忽於辭思疏中請貢市以書通余無何復極言余曰再來非漫語也今不言後將噬臍乃作此箋箋止荅宋未嘗洩而頃之石尚書來謝不敏矣然議亦竟從此止後宋裒其朝鮮書疏為經略復國要編計八冊遍遺三閣而不及余蓋憾也余謂其所親曰吾為宋公造福而猶外我耶

卷二十一終

嘐鳴詩集目録卷一


賦

訟志賦　卜[illegible]

傷蹉跎賦　景愚賦

任運賦　感疇昔賦

幽通賦　采苓賦

悠心賦　日方升賦

四言詩附

送張成甫

夢過友氏將以鷰食我僕辭不飲為跪請命

因賦四言




嘐鳴詩集目録卷一終

嘐鳴詩集卷一

[illegible]一貫肩吾　著

賦四言詩附

訟志賦

序云危竿難上長索難跳惟捷足巧手矯身健力者數習可能不能遣不學者能而此捷足巧手矯身健力亦止能飛騰舞躍不住倏忽取便借勢妙一時耳竿索之上豈可寢處食息終歲而不去哉雖有大禪定人置身浮雲之表沉意芥子之末不能久不去垂堂之戒昔人云何也



展轉思而不得左右顧而難為盲之下膏之上當心為病每中夜披衣不復就枕至于待旦無一語可告人亦無一人可告語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金塘大榭蛟門虎蹲之下尚有蠃蚌蟶蠣足資脾腹度餘齡胡不歸來昔人謂士居窮巷猶鳥在籠中而不知仕宦不得意不得去比檻猿廟犧惡懷更甚顧以此易彼不可得善乎謝鯤謂庾亮曰端委廟堂使百

僚惟則鯤不如亮至於一丘一壑自謂過之誠然乎哉當時愛少君書乞其寫張平子歸田賦于扇頭至今在笥此意夙然少君怪余方强仕何為好此今復十五年矣不能挾兩筋雙鐶而憂勞倍人人生貴適志耳若貴章服則吾從優人假翁呷醉卧斜陽亦致足樂人豈日夜華衮從起卧哉古語云如何一寸心千愁萬愁入誠哉是言爰有此賦

余亦以補衮自命而竟不能抽恒機之寸縷獨任



余兩星而微感天之一語安有去天尺五而謂之遥逢時半千而謂之塞被體貌之優隆沐錫予之蕃庶猥曰予驕哉且余天上之孤星人間之隻羽也命妨朋僚罔或游處畸立畸行莫約莫許入酬萬幾出應千旅塵生酒杯雰棲談塵青燈夜熒警枕長怒不能夢還天鷄起舞霍然披衣應門未啓至于咏月嘲風品山題水撫予此生邈乎訖已天生萬物無物不稠我獨何為紛罹百憂一拄支傾一坏障流一勺救災一星燭幽學憤未得安知老

休世難方新嗟予何求悵彼碩人于澗之幽欲來無梁欲往途修安社稷臣豈以事君為悦處人間世誰能虗已而游醻酢書言一砮千鈞有時口吃無能復陳将言耶吾言不二将默耶水火迫人坐終朝而無策嚮白日而逡巡憂世難之不夷虞卒廢而沒身嗟田天之鮮術豈合衆之寡倫闗閶闔于九天眇河漢于北辰憤充室以喟歎兮悵始顉之成虗抱琦璋以莫售兮隲岧嶢以居諸揭擔而負簦兮持國璠璵崎嶇虎豹之林兮紛紜群盜之



渠若駕者之牽曳兮誰發軔而步舒若兀者之彳亍兮誰就余而爬梳已哉馬長吟何愁索居何仇泛海者不止于塗而于舟入山者不戒于家而于丘于丘于舟豈無淑謀天與人分塗而善勝力與命異能而同求捕蝗驅蠅氣奪事已徙山鑿海精通意收假令管晏居此必有錚錚王謝生兹定非悠悠豈遂游韋匡之中林處張孔之下流而已哉夫夫之生猴沐雎維志士之生出昴入箕辟三諫而不入有號泣而相隨縱蓋捷而血體猶敬孝以

陳詞甘三斷而不屬將萬死而無移撫風雲之妙指調龍鳳之姸姿嘉三王之德友立百辟之人師滌舊德以新盤飲群良于一卮鑿方心而納貞智弘滯跡而即昭坻還帝初心復入秉彝善為之而可已羗天命其安知若夫寢笏囊組攬車跨鞍湯余志兮逍遙鄉縱余生兮爛熳園謝絳節之侶交碧津之歡不羽而四溟飛無檄而九宇安邀赤松以容與踞綺樹而盤桓此神仙之福履豈短翅之能翰



卜居賦

嗟天命之不吾與兮羗抱著而得凶翰音不可升于天兮道剥蝕而已窮聊余一身之在朝端兮四瞠目而無從言脫口而莫余信兮詆誹讕而交鋒根淺不可以植土兮足躄艱乎躋高褚小不可以懷大兮綆短無能運遼上不屬天下不屬地兮虛風萍之飄颻譬牢穽之狺斃兮獨微明之昭昭肝臂離而為蟲鼠兮枝體接乎鼪鼯口將言而舌不掉兮手欲運而指膠嗟沉痼之莫起兮空垂睫乎漣洏藉承撥之涓流兮淺人謂其可醫豈無吉曜之武煦兮如鬼物之見驅知司命之無可何兮虛勞明星之懈詞擧手以謝諸公兮好黽勉而夙宵道隨人而異擧兮會有達而不勞亮乾坤之不可毀兮剛柔發而成文豈苞桑之終否兮旋轉轂而泰交及茲未大壞而極敝兮爰整故而為新余雖永捐于泉壑兮視有托而忻忻惟余不可復留兮逝去此而問津豈違卜而得祥兮無反天而合人偉大物之不可茍試兮美璞寧寄于拙工令此兆



獨當于余身兮甘萬死而雍容留不祥以禍國兮即俎醢其奚庸矧襲卜而再告兮敢不奉而敬從亂曰兩儀散形兮振蕩而甄參而施化兮物居其躔日月光于太清兮不能左旋五曜舍于紫樞兮固無終年人稟命于蒼昊兮賦定其質短者不可學長兮跂而見躓使牽牛可負軛兮嘉天田之長治令鉥辰可以食人兮信碩畢之得輿弃龍之微緩轡兮猶跋躠無高騫毋以大鵬之絕地兮而笑斥鷃之不天兮各有極量各有宜順之則智强之

則愚狗不服駕馬不守閭吾將逝矣夫子曷諸

傷蹉跎賦

嗟徐生之非遥惟善死乃不磨時待漏于未旦屬仰則于前柯或析肝于弱朝蔵碧血于巉阿或奮劒于陽侯質朽骨于江沱或行唫于澤畔擷芳辭于青蘺或仳離于平原逝仙解于兵戈苟戰兢而正斃胡伏簀而呻哦在殤子非天年况素絲其婆娑憤余生之不天丁三命之竒訛走敗輮于峻岅操敝柁于盤渦感砥隤之竟體知荏苒之無多負



稍寛其鬱伊駐急流于洄波既齟齬而莫退胡御瑟而不歌誦溺人之必笑嘉碩士之能邁苟禮義之靡愆任喻訛其誰何斫春風以非痛啼秋月而非魔事有待而永畢夫何傷于蹉跎

景愚賦

景前賢之明睿偉顏氏之獨愚正愚名而不受沛在宥而稱如費聖瀆之再三茂報言于一隅坐杏壇以終自送清風于舞雩衆交鋒而思奮或齟齬而麗蹤目不瞬而若盲耳不傾而烏施注洪波于

貪壑吞小舟于溟魚徒有入而無出入亦不知其所歸盖精衛之莫填曾愚公而可移為土偶兮木偶將日居兮月諸雖切磋與琢磨安磨礪而涅緇

任運賦

任大運以時邁兮載流雲以上征洵御風之逍遥兮融骨肉以無凝張兩掖以担橋兮終不令其拂膺貴大患其若身兮化萬物而安生若有人而擬吾劒兮吾延頸以相承彼既無増其煩鬱兮吾亦免其規營服先民之良訓兮庶攖之而後寧吾安



能與力競兮安能與命爭

感疇昔賦

緫一紀之本末丁陽九之極衡揩慷忼于帝社盟從容于霄宫祁發若于沫斗續豐亨于日中淚飛泉以奮涌身槁葉而迎風介垂磷而愈砥氣欲盡而彌紅紛衆人之欲殺奉委骨以敬從恃聖心之未厭豈天悲其孤筇靡少選之暇豫畢夙宵而悾惚信為臣之不易每多闕而難縫若不虞其揭厲槩胸懷而仰攻翻治亂于毫芒夢存亡于蒙戎增

寒氷之栗烈益膏火之煙爊雖無私而善敗況有
挾而能工即妄投而偶中卒作開而全封茲庶僚
之狂斐非大臣之精忠蓋大臣之為務幾靈犀之
一通在弼違而匡救亦長善而擴充靖皇紀以固
國布帝咨以立庸曠寘策以玄運詢遠猷以瀹聰
志變皐而逢干業伊名而胥弘守大節以臨命之
萬死而彌衷匪爭妍于桃李乃比操于筠松却蕃
武之標榜謝秦儀之橫縱甘下流而府謗忍龍斷
而尸功形入陳而出順情絕私而抱公蠲人適而



政閒就事敬而行恭捹身名之俱敗惟社稷之囊
忡含心囬而力奪諒春秋之莫容不自正而正主
不正縶而縶弓臣尚蔽其寸縷君能豁其重瞳臣
尚滯其步趾君能降其九重心匪席而莫卷力如
川而必東達感怒而豢虎呼寤寐而攀龍處信地
而見疑夫誰為之盲聾或推車之相捽罔初事而
厚終或籬門之不力抗雅志而尋鋒言有言而皆
鼓心有心而盡胸更無幸于乾坤堪委命于屯蒙
衛塡海而辭世鶗飲血而翔空俄有隕而自天諒

無虩而非凶恨草微而環之付肝鼠而臂蟲虐百
僚之鵠佚惜四海之魚喁重曰君子立身端有致
兮有其致者遺其備兮曰子曰臣左右契兮見志
不從思所藝兮是凋三光金石敝兮懷吾玄珠必
有緒兮求死得死何怨悔兮彼急功庸思一置兮
或當利害徒曲濟兮捐其大謀狥小細兮一趨小
細道大悖兮是吾君親匪鄙遞兮驪龍而寤安所
寄兮禍福倚伏在眉睫兮損吾名者吾功遂兮空
斬首耳其訖事兮身巳死矣惡用譽兮豈是功名



日惕厲兮求死擇死弗眯翳兮

幽通賦

沈子幽居立其四壁幡經既勸斂容退息耳竟于
聲目窮于色無倪無端蕩蕩默默充然有得恍乎
有即載浮雲而徂游兮任清飈之所之御神車而
橫奔兮組氣馬而四馳吉胡不日兮良胡不時往
宓妃于瀟湘來西母于瑤池歌曰江頭柳色青青
歸萬里檣邊人未囬玉牕箏聲調十指細細明璫
迎上巳別有元君乘滿月丈六金光照西關又微

吟曰青眼乍回看淹留燭未殘闌干憑遍處金壁夜團團盖若雅而若豔意非人而非仙覺而詫之以為異爰呼火而賦焉

采苓賦

若有人兮守沖凌絶巘兮卜居窮泰皇於汗漫覲軒轅之素書披山麓之雲檢育潛虬之神軀冥脩翮於紫霞濯素魄於蘭池遵金隄以假寐翳華盖之氤氳拜奇方於上池手玉緗之龍文聽彼南山兮鬱兮葱青立靈木於永岈翹孤枝于歲貞墜空



翠於危壁綴綠星於枯莖蔽彌彌而疑雨陰翳翳兮如氷呈玉潤於修絲結千丈之柔縈余視貌以遵内識靈根之中盈考荒土以自宅䔖西方之正色塊辭群而獨居族雲櫌而霧塞役靈龜於千齡友大椿於萬億或火熾而明丹或霜潔而凝白或鳥翥而雲翔或龜蹲而山寂或人聳而槁立或獸駭而奔力既通神而致明亦和魂而善魄美調榮以啟竅可辟饑而休食前千年兮松脂後千年兮墜珀籠赤珠之明燈裂皓華之柔帛時清和之靜

昊卜吉會之景夕既載鋼鍤入深七尺掘而得之和白石棒而餐之滋丹液考玉徵之嘉讚學子季之服食去三尸以抱一冐太宇於寸赤集女蘿以為腸聚江珠以為色朝少司兮扶桑夕期門兮碣石覽赤縣兮署空拂火烏兮比翼指岧嶢兮為期頌岡陵兮永殖曾朝菌與靈椿與較生而論息

悠心賦

引悠心于踽影映昭思于玄城寄丘里于易象收荒唐于華經信自得之難言偉至人之無名背世



路之間闔首天衢而化昇訊斯語于羨門越曠邈而一朝世遯肥而鮮貞翃陟空而匪勞既吾生之永逝即天地之重交山何摧而海枯日何毀而月抱明月而孤終物有懷而能厭心有畏而能強樞有呼而能運泉有穴而能香循有照而能則照有彼而能常諒彼我之不隅與雲烟而翶翔是故迴環四極休息中林守形合真分形散心還魂守魄顛陽倒陰出水蹈火履嶔枕岑青牛長舉白犬獨

携空中打麥江上浮蘆賣履市巷施薪里閭隱映吴門之市沉軒焦山之廬乘赤鯉以悠逝化修羊而索居回鴈峰兮來往飛鴻山兮躊躕崦嵫無為留白日後天地老亦當畢夫何久而何暫同為怳而為忽欲乘化而歸盡姑存我而死物何逐逐于非人消靈光于梟兀堂前玉棺誰與排舍後青竹誰人埋黄粱一夢久已斷黄鵠一詞堪寄哀身為白鶴不免彈蘇耽云胡歸去來檜樹胎仙骨鷄窠托老生五嶽不足游婚嫁空縈縈何羡乎八公何



畏乎三彭少年戲兮不復作舊相識兮不復迎不托丹霄之影不干玉札之名天曹之事不足乎天上尊官難奉承雲車羽盖非我儀麟脯鳳肪非我腥驅蛟斬蛇為誰勞驂龍駕鶴誰置轟虎一任兮鼓㪅鸞一任兮吹笙亦不念爪免鞭背亦不魘刀免鬼偵群仙導兮豈其欣群魔繞兮豈其驚非儒非釋亦非道總非世人無去無來亦無今了無世情若乃金液方靈飛丹補精術制命丸守明堂想崐崙三一法五千言黄庭之要不煩太上之玄可尊自養生之常事何存亡而存存

日方升賦 闈試

於赫大明麗天健行盥東溟以濯曜軔扶桑而斯征碧落展曮曜之景璇霄流沆瀣之精矯矯陽烏擊海水三千而奮翼轔轔火馭指天衢九萬而馳衡肋青陽之載熙田寒光以初爚斗一南而天下春既萬象于焉而生輝鷄三號而野中應故群迷以之而皆覺月華收壁影之陸離奎躔避珠光之錯落玉繩罷縈瑶斗巳酌雖黎旭之始分而陰霾



其盡鑠魑魅魍魎忌明而宵犇象罔芴芒待時而晨作雲煜兮含輝鬱燠兮咗煌拂拂兮霏霏蒼蒼兮凉凉其為時也行天惟一度而燀燭于大荒其為體也去地僅咫尺而宣耀於無疆始而出焉若瑶光火齊不假采乎丹雘懸黎結綠非繪色于玄黄少而進焉若千爟萬炬應先晨而並舉九章五采繪後素而咸章謝玄冥駕東皇揚祝融麗鉤芒逌森南陸馳節天閶當斯時也枤何策于夸父戈何揮于魯陽鄒何所用其豐繩何所用其長騰躍

青煒之上容與東嵎之場若太極之渾沌始判而欲分如元氣之泱漭方流而未央飛清泠而現瑞奮初威而顯芒首黃道以遐征徑紫庭而抗行盖月馭之所不能追而雲螭之所不敢當也故蓬海瀛洲依之而生氣神州赤縣瞻之以辨方暘河瀆而氷釋灼岱岳而春敷賁草木則生機潛田于根荄暨鱗羽則淑氣活潑于游翔睎周于氷天桂海貫胎騈趾之都晉遍于窮纏極幕圖膻方趾之鄉睇圬壤而不穢經疃域而逾章夫何遠而不屆小



何微而不彰物何戴而不覩人何覆而不印若乃異域同明稱長安之冣近入表齊照推化國之尤長熹微雲霞之掌爍燦龍鳳之床湛露睎兮萬年枝佳氣譪兮白玉堂盖邦畿取日輪之象而太陽乃天子之光茲旻穹之所為睠顧煌煌也故百卉何情有傾心之葵藿雖羽毛末品生鳴桐之鳳凰曝背與獻主之忠入夢為見君之祥是以志士惜陰運余鬢兮齋之外義夫戀主晞余髮兮山之陽仰尭文之煥者就之而取其象歌周雅之盛者頌之而願其常也於戲寢明寢昌雖出震也無得而踰既中既盈即當天也有時而昊故兩作為離大人繼之以照四方上地則晉君子法之以昭明德吸精粹吐氛慝慮逝波之遽東戒奔駒之臨隙庶與日而俱升敷光天而罔極

四言詩附

東方明矣咸池朝浴月明之光落五留六三事大夫其胡入告厥口如囊饗君之祿　東方明矣悲此蔫凶三事大夫其胡云從不有令圖與君始終



人既不祿天亦罔忠噫嗟嗟今人為肉為糜浮浪轉徙罔攸寄止尺地寸天詠人錯趾三事大夫曷其起處　孰指之闥孰延之門孰偃之床孰驅之原國人作詩以刺大人大人曰噓我剸國裡國裡曰噓黍稷惟馨我饗誰蠲而我諂云　栗烈之寒胡能卒歲無涕之告胡可索類庶幾夙夜天之方蹶下土之圖社稷斯賴

右東方明矣五章四章章八句一章章十二句

送張成甫

肅肅晨風悠悠旆旌僕夫戒徒良朋啟行不御旨蓄若醒若醒安得諼草以蠲蘊蒸仰懟浮雲俯悵流波雲既輪囷波亦盤渦豈無駉秣驕驕不過臨墱攬袪逝驪若何莬絲雖長匪松不高獨學雖勤不如同袍或者知還迷道非遙子之捐我云胡弗嗥人皆貴同子獨尚獨人皆外假子獨內足棄知遺身維寂維寞美厥靈根懿我先覺澤雉自臞不樂稻粱寘鴻自孫不樂鳳凰入生實難離會可量



永嘯今朝千載可忘

夢過友氏將以鶩食我僕辭不飲為跪請命因賦四言

微我無友蕙蒸蘭肴道逝千鍾情孤一瓢吾寧獨醒未忍餔糟萬物受死豈殊我曹敢以口腹累子烹炮顧敕中厨於陵獻嘲

啄鳴詩集卷一終

喙鳴詩集目錄卷二

樂府

將進酒　君馬黃二首
有所思　聖人出
遠如期　雉子班
佳人期　學猗蘭操
悲歌行　歷下行為李于麟
擬秋胡行十一首　譚阿宜
王可交　孫思邈


三茅君　祝鷄翁
安期生　鄭思遠
嚴青　藍采和
蓬球　費長房
修羊公　陰長生
許旌陽　游仙

喙鳴詩集目錄卷二終

# 喙鳴詩集卷二

四明　沈一貫肩吾　著

樂府

將進酒

丈人解嚴顏四座且勿喧生不逢王子期一日難知何稱百年塡胸磊落如丘山不飲安得游神僊羅珍瀉玉聊自憐大斝小瓶翻踏天天有酒旗地酒泉虛蒙其聲人尚傳桂精一月不兩圓白駒行地不可牽去歡居憂生實難



君馬黃二首

君馬黃我馬蒼安得我馬如君良錯綴無光鐵聲急狂駷不飛驚電溢但願我馬化為蠅登天入地遙相及

君馬黃我馬蒼游龍尚不顧飛鴻飛兎何言良神龍失雲如跛牂騰蛇委霧鱗角亡請從櫪下居無厭糟與糠

有所思

妾亦有所思君亦有所思妾思思地終不移君思

思天安可知鴈徃燕來接栖江滑寄書零陵還謝
主人誰能長仳離誰能長鬱陶白日不回照焚心
擲山椒

聖人出

聖人出引天慶豪帝指修術經肅昐饗矢孝誠未
明衣朝萬方日旰食諷虞唐立勤人退衷閣洞闢
窒息緜行令旦發夕九荒罰當皐賞信功民見德
吏不獰狛請吏戎虜王斗粟錢人父兄帝德新樂
無央



遠如期

遠如期聖人在上風雨時越裳重譯來問之竅息
喘動荒人知遠如期日重光月重輪儻不然誰其
信遠如期日月代謝星辰錯行皇天不掩其精誠
陰陽捡攣以成大明遠如期天子法斗諸侯應宿
天地大矣何莫不有凫飛鼓翼嘉樂充德人言軒
轅歎其拜筴循機履豪曾不是則

雉子斑

雉子斑迴翔十丈飛復還逐雌喔喔行丘間雖有

黃鵠不顧攀黃鵠可友不可匹寧同萬死共罥鑊
不顧一日稱為鰥

佳人期

欲留佳人佳人不我留雲軿遊八極顧我嘻笑無
離愁旨酒希不嘗嘉肴崇如丘遺我札書悅悵綢
繆幽蘭滿把欲寄途修飛鳥不能捨之遠遊嘉彼
鴛央翼雙飛宿靈洲嗟嗟人而不如鳥胡能日夕
相追求

學猗蘭操



有猗者蘭誰云不馡非採而佩蕙焉不如彼如之
人兮誰知予之珍兮鳳兮麟兮予其民兮山有桂
兮澤有椒桂可食兮椒可調非予不待兮我心勞

悲歌行

肥豕不如瘠牛貴官不如富酋少病不如老徤生
勞不如死休悲歌乎斗酒不澆百憂短日不給長
愁胡不歸來海頭東日正照蓬丘

歷下行為李于鱗

爲從獨駕來觀豈其攬星辰結虬鸞巧倕不起千

載無揆端矩以大方規大圓灋滌滓窾施大褒而
運斤北地執其常歷下跤其先龍鳳既有章鷄犬
無難馬文質匀調稱世賢男兒安能擬擬隨人無
媸姸抑固偷存無乃徒為歡以我為簡吾辭旃仕
宦至方岳下不陵上不援下不欺始誰之黃童上
不愧滄浪之皇天嗟佳人乎古有之吾不及焉柰
何及焉長棄捐

擬秋胡行十一首

物情無象物初懸可知物情無象物初懸可知賢



人逢殃将德猶虧嵇公雖僊柳惠吾師人間難工
天上易居歌以言之物初懸可知

異類可托忠信涉波濤異類可托忠信涉波濤鳥
巢可窺獸群可邀目不忤胸心無灼焦人間雖遠
天上非遥歌以詠之忠信涉波濤

急景西流賢愚感念殊急景西流賢愚感念殊賢
豪邁志游園德輿惰者視日樂而忘軀塵飛烟靡
詎足賢與歌以詠之賢愚感念殊

璇璣日周傾則造化偏璇璣日周傾則造化偏如
彼江流堙而生烟謐亟嘽迂或輕或軒孤義不奮
獨愛不憐歌以詠之傾則造化偏

天地皆實人處空虛中天地皆實人處空虛中實
下為土實上為風間風間土呼為壘空動而有神
變化無窮歌以詠之人處空虛中

人有驕陽苦患無至剛人有驕陽苦患無至剛旦
東暮西旋輪轉鄉儵飈忽電日月非長假道托宿
終非室堂歌以詠之苦患無至剛

造化密移其本在至柔造化密移其本在至柔若



烏甫觳若蠶甫抽若春熙熙若泉瀏瀏孔仁穉慈
解明入幽歌以詠之其本在至柔

老子深遠囊括性命全老子深遠囊括性命全吾
謂三氏具遠如天合之乃備離之悉偏言不盡道
道非難言歌以詠之囊括性命全

江海有盡天地不可亡江海有盡天地不可亡謂
之混沌非無玄黃鑄金陶土歙陰肆陽日月孕精
星辰考行歌以詠之天地不可亡

謂柔非沉謂柔非昏昏謂柔非沉謂柔非昏昏非

脂非韋莫然無魂不驚一羽不飛片塵欲平躁息
渾渾沌沌歌以詠之謂柔非昏昏
吾觀宇宙寸寸皆黄金吾觀宇宙寸寸皆黄金猛
虎父子王雎瑟琴鞭笞剃刺皆父母心鑱熨割剥
理陽若陰歌以詠之寸寸皆黄金

譚阿宜

譚阿宜譚阿宜九歲小兒六尺軀不飲不食行如
飛捋鬚入雲去何之大曆丙子忽來歸長跪父母
問起居一行已與人間辭禮絶下界不可祈烹羊



擊鼓誰所為不宿傳官宿山鴟

王可交

餘杭母酒壺公樂賣藥買酒自斟酌四明山心去
復來一往逍遥竟何託當年漾舟趙村好青玉案
前栗如棗黄衣送我落青天瀑布當門坐秋草三
月三日九月九一日辭家家在否今來又是幾春
秋直得先生幾杯酒

孫思邈

三尺女兒灼土卜虎豹關深奏不覆妖髡張口吞

春波昆明老龍抱頭哭龍宫秘方帝所珍須臾捧
出氷函新不獨救龍還救人帝為先生何敢嗔

三茅君

叔真味清虚龜山謁西母歸來恒谷中時年四十
九阿父下笞撻天兵呵左右折杖破四壁人驚霹
靂手兩弟二千石一時綰符綬賓朋數百曹餞筵
紛乘壯殷勤告諸父有踐星之斗明年復此辰幸
皆臨餞其至期門前地自除數千畝上施玄幄高
下踐瑶茵厚大作衆賓會沓無從人守瑛盤飛空



中奇肴送天酒妓樂間絲竹麝香染瓊玖有頃從
官集四鶴六素蚪朱衣玉束腰趨蹌肅前後起與
家人别遍謝諸耆耈期至吾當逝諸公堪大白兩
弟聞拊心不如鷄與狗棄官歸去來東山稽千首
憬悟一何暮皤如白叟叟縱能受真訣知成地仙
否長齋存明堂無繫神方肘佩服無勸朝猶能逮
飛走三茅嗣先代香滿古今口肯垂青雲梯敝屣
吾何有

祝鷄翁

尸鄉北山下養鷄百餘年鷄皆有名字呼之輒來前白晝散青草夜栖高樹烟賣鷄及其子日贏百千錢得錢復置去此意誰能傳吳中養魚池至今為人師嗟嗟祝鷄翁孔鸞之相知

安期生

留舄謝天子挂帆之蓬萊凡骨豈能去濤中多風雷詔使三五曹落日空徘徊仙人誰可期不期還自來我愛千歲公碧眼無纖埃

鄭思遠



廬江鄭思遠少年為諸生晚師葛孝先受丹盟馬迹山中有虎生二子虎母為人殺虎父驚且騰虎子饑思遠持還為飼之虎父尋至思遠家跪謝因相隨思遠每出行騎虎父二虎子負其經書衣藥惟所之横江橋邊逢徐隱患齒痛求虎鬚云及熱扳之挿齒間可療瞖思遠扳之虎伏不動如拾遺至今丹陽稱仙師

嚴青

都巡録嚴青反為嚴青録人馬不動如堵墻且教辟取三年穀

藍采和

破藍衫加敗襦六銙木帶三寸跗一脚着靴一脚無柏板踏歌自都盧得錢拖之歸酒胡攔街兒童拍手呼濠梁樓上鐃歡娛笙簫雲鶴游帝都

蓬球

蓬生何事群仙游元暉何事獨上樓鶴背何事不相許松梢露水瀼瀼流

費長房



可憐費長房不能吞糞蛆乞得青竹杖飄颻下天墟地上鬼神何足主終朝恚怒凄風雨終為衆鬼所侮不得死絳囊空貯茱萸紫

修羊公

華陰山中石榻穿修羊公來眠幾年漢皇致之止王邸有詔問公何日語化為白石白于玉題脇三行謝天子通靈臺高不可攀萬里雲霄飛寸羽

陰長生

安得神仙教大還大作黃金數百萬流人間欲知

當世言問取青城山吁嗟青城山高高不可攀

許旌陽

蓬萊化人夜來點檢神仙籍永嘉至今一千二百九十有餘歲以數則過時則可八百風雲未登第豫江之沙高偪城真壇柏枝拂地生我欲從之片羽輕弄簫吹笛邀茅盈月波無痕萬里綠江心為我飛清聲却笑人間許長史也教仙籍書其名

游仙

乘風囬雁嶺玩月曲龍池佳名堪浣耳得意更同



誰我道非常道無為亦有為幸寬老人責無以世禮推

# 喙鳴詩集目録卷三

五言古詩


隴頭水　出塞六首
塞下曲四首　閨思
迢迢牽牛星　團扇歌
古别離二首　古意
白頭吟　江南曲
游仙二首　相逢長安陌行
貧女行　嚴子陵



心訊牙　牙謝心
感遇　雜詩十六首


喙鳴詩集目録卷三終

# 喙鳴詩集卷三

五言古詩


四明　沈一貫肩吾　著


隴頭水

秋風揚白沙夕露生寒芒鳴鳩化為鷹結束從軍行天地判區夏一水猶分張嗟我胡漢人何年共衣裳搗雪團作飡滿腹氷與霜已　隴頭水揞言死異鄉

出塞六首



出塞無涼風風來即囂掀從軍但行行莫理閨中言少年亦慷慨中歲翻留連同行皆洒泣良乃人情然將軍殉國家號令明秋天妻孥不在念何為請田園

衽席豈不死玉石同一焚悲來堪自刎空没無所聞持此溝壑意努力事戎勲朔風吹人心結作陰山雲

軍情非人理小仁不可為莫以老婦心誤殺并州兒犬羊非我類蒐獮當天時飲馬浮苴井休鞍拂

雲祠蘆管風蕭蕭獵火明大旗但令胡種盡殺身非所辭

戰酣落日黄霜鼓慘不鳴匈奴誰與驕中權隅軍聲不須将軍令但識将軍情驚鳥解韝絏一任天縱横慷慨擔孫軍直焚老上庭

秋風試驌驦四蹄捷有神落日下靈州遇虜交河津寸箭如寸金豈忍輕去身誰為大單于為君策奇勲

部曲各有分結交各有因幽幷多慷慨勁力高秋



旻莫倚羽林士盤樂難為軍莫交少年子輕俠無常親酒饌相經過論功各言多閉口稱弟兄開口成禍羅

塞下曲四首

依山結層壘草木偃不驚開營立高牙風從幕後生金精動列宿胡運讖當傾努力事撃斬丈夫擧鴻名

長戰夜生光照耀兆零明鼓鞞一傳響上馬如流星萬人皆敢死一身何用生平時訣妻子此日殉弟兄嗟嗟幽幷兒白髮難得盈

一劍當風鳴萬騎如雨集後隊知近遠前軍變呼吸鑿氷起沙城凍入鐵嶺澁弓開虜日黄血濺塞雲濕丈夫貴横屍功廢名不立豈作蘭山下空向隴西泣

我亦數奇者舊從李将軍将軍終不侯列校多遭屯豈無部曲招越河取奇勲結交取寸腸敢言甘與辛擇主在始圖末棄寧為人聞卿提劍行嫖姚宜許身嫖姚亦人豪詎獨功名論



閨思二首

不省蘼蕪草惟看豆蔻花歡歸白門外猶自夢天涯

四月梅子生莫打青丸碎五月雨中熟與歡共滋味

迢迢牽牛星

河漢日夜流滔滔無津梁萬里豈云遠一水誠獨長投杼再三歎終日不成章時去會面難含情但悲傷誰令為女牛寧作參與商

團扇歌

團扇復團扇皎皎機中練昔登寒女手今識君王面棄之篋笥中猶在昭陽殿感此今昔意聊貴不為賤譬彼隔河女終朝耿星漢君恩當語誰淚下紛如霰

古別離二首

歲月送征夫迢迢固非一獨憶別君處與君別離日白雲挂陵若匹馬逝如失所嗟此夜長還悲百年疾



雙魚渡江來聞君在江都乃怨山川長能令歲月殊君處寒梅開妾處啼鶗鴂一語繞相聞數月為須臾向來綺牕下一唾真一珠

古意

繡户溜金風文簾綴珠露榮落同一朝君心亦應妬誰道白頭吟不及長門賦

白頭吟

兎絲附青松松高絲亦長何意秋風來委蔓隨飛霜海行無信風春行無信時瑤軫曽悞人勿復欺新知事君以紅顏期我以白頭有夫莫令客客心不可柔

江南曲

湯舟結青蒲蒲青不見水水底躍雙鯉鴛鴦忽驚起

游仙二首

我聞老萊子携妻耕蒿萊驚鳩自謂得蓬艾為九垓手拭日月光氣呑風與雷玄心執大象浮雲安在哉海邑隣壺嶠庭除富琦瑰安知千歲椿代閲



年運頹小兒歌青裙天門一再開木公将金母雙頓義轡廻

仙人驂白鶴盤旋戲瑤池縱手撒天花散作玉屑糜兩兩婉孌童羽葆迎所之羽葆有嚴飾璚枝宿盤螭細酌琬琰膏高吟白雲詞頓轡群玉山息影姑射陂侍女許飛瓊掩謁天人姿流盻燁素綾殷勤送霞巵眷此貞白心感此陽春時結珮同翱翔千秋樂無涯

相逢長安陌行

少為園林主老作園林客積塵暗成丘積時暗成昔别君穆陵橋逢君長安陌星霜形貌苦陵谷姓名易故山虎牙紅世事烏頭白長鋏何所彈短歌更誰得春耕不及南秋戌翻投北隣女怨寒機徒兒摧暮笛豈無他人憐終乏扶摇力積雨懸枯燈嚴霜踏穿屐貧交顏自冷賤語意空寂壚頭值羽人為余論雲石莪藿不得充何能待靈液

貧女行

三年成一葛五年成一絲絲比白玉纚葛比黃金



綅何乃貴如此縷縷手自治服登君子堂六親競來窺不道新人醜盡道田家宜日入歸曲房拂拭架高機通宵爇藜火手疊成四規床頭文竹筐匙管常相離自非歲時屬不識陽春姿寧為篋中陳忍作身上緇室中復長女行當治歸資短線綻故縫顏色不改渝家貧無織紝持此申佩褵方領曳長袖濶略無所施須憐辛苦作勿嗔時樣非如毋蔵十載時來未可知

嚴子陵

漢帝思故人迢遥夢明月清晨題十行五道使車發卧邸呼不起攬車嗟咄咄偃蹇中宵足留連舊時舌客星猶在天肯為曹官屈至今七里灘潺湲足怡悅所以馬伏波一見真主決投彼交讓冠樂來就簡脫古道信濶達難為後人說

心訊牙

觀頤奉四體倚君當重關誰來横齮齕使爾愁其顏先民念輔車梠后憂痌瘝與子本一身安能獨晏然嘗聞行氣術虗通失憂患經營養鄞鶚一粲



天地寛

牙謝心

素乏扣涜術薄蝕復凌腫雖老藜莧鄉而預腥醲恐决囓既罔職談笑亦危悚神君宰天地静安百靈擁請尊安尊位無以一節動况此風火軀散合雲霧踊後齔早凋脫賢聖接其踵張老不可作誰能百年勇

感遇

吾生一身耳群寇何紛紜衆𣪊赴一招蕞爾寧足

分袁未尚刈伐痛蘭猶灼焚滄海夜成田逝波終
不聞懿彼息心侶𡾰阿屏游氛空空十二部玄玄
五千文絳節迎玉童雲車駕羽君華表尚不來世
途豈所訢

雜詩十六首

羲農始基道於世若斗極百家紛異同衆星綴珠
璧泰山一以推披離靡所遼有族亦有祖誰為主
宗祏相見必以刃安用稱老釋人言有是非我法
無今昔旦暮希所遇蹇劣常惻惻



吾聞軒轅帝膝行上空同一當廣成子與物游無
終至陽奮黃墟至陰出玄穹變化超象外晴天飛
玉龍萬靈朝甘泉一往空後宮已無首山金但聞
烏號弓精英不可攀髣髴如夢中

呂梁有真人自贅忠信者入淵探鼉龍洪濤汨其
下死生非小物萬變暇俱捨玄宮與小廣隱几可
游也

聖人去我遠六籍久蕪没楚楚漢諸生誦法徒兀
兀我愛揚子雲探奇入𡨋窟高閣違市朝太玄坐
終日詞賦皆小道清淨無餘物舉世皆下士聞之
更嘲忽

空濛霞嶼山蕭條二靈湖人稀若古始蘭蓀宅其
隅不見春陽榮亦免秋霜枯自生而自死猶然巢
燧俱深林藏元化吾為山澤虞

止水鑑毫髮流水迷員方稚齒識幾先病骨知暄
凉谷虛響乃滿天寒月有芒靜虛道之極至柔化
為剛君平有明誠強人不為王

晨凌地肺頂高歌露晞曲人生有去來此曲無離



續少殤人所憐老歸予亦哭老少既同衰修短亦
齊促豈知蛣蜣夔一足吾亦足

太虛騰圓暉扶桑晰初日炘炘露海賓赤霄坐相
燭九關忽啟翕衆星曠不屬是時稱春啟輕寒散
中谷黃鵠何所挾雙翅兩寒玉萬靈朝昧爽駘蕩
復何欲

黃流不時清皓魄不時圓飄如鳥過目疾如矢辭
弦櫌櫌遠行人纍纍趨墓田舊物喪華表新人悲
故阡所以志士心高足苦不先寳晷及東汜無令

怨華顛
蒿目憂世資置身鼎鑊中鼎鑊未及燃豈不嘗微
躬位高衆所指一雀隨千弓不能早决起徘徊弄
春風彈石已在身啾啾哀鳴空達當威鳳翔窮當
逝冥鴻粗糲足再餐人生樂已豐此外皆其餘何
用勤若翁
灼灼園中花已披五色枝嬰嬰枝上禽交語春風
時歲月有急流人生無遠期白酒熟床頭不飲将
誰貽歡友非時來聊與斟酌之一酌洗煩襟再酌

空川坻三酌婆娑起兩足不任持川月綠微波麥
風氾彌彌賢聖本一道酒德無參差
渡江似春來十月鳥能巧雨收客帆起日出潮聲
早釣絲浮曙煙樵歌落天表新花紅欲綴故葉青
未稿何哉此方春去遲至偏早所以四海心獨夢
江皐好
方平降吴州麻姑坐其傍撒米成真珠嬉戲呈祕
方豈知老成人矯僞非我臧開樽酌玉醴虗庭鬱
妙香吾酒非世酒飲之或爛腸陰陽隔仙塵飲啄
殊喧凉受任非其質珍異翻為殃自非氷雪心妄
意堪嗟傷
昔有五侯鯖吾亦斯人徒出入三教門方物不可
拘居釋常罵僧在孔亦嘲儒道士尊飛仙我意輕
實符玄同衆妙理皆智初無愚少年亦迷惑中歲
頗謂娛詞賦不廢作功名與衆殊捨我即一途詭
性非故吾保持徵後氏世人甘見迂
夜人索更籌去來窮夙旦推枕不成寐起視轉河
漢我思一何迂但為愚者歎衣食近不恤緬懷千

載撰門掩四壁空髮老百年半白露零衣裳斯須
結霜霰未登堂上絃恐先竈下爨不如歌古今衡
茅友原憲
卓哉揚王孫裸葬良不惡造化生我時安得袴襦
着混沌為我衣青天為我幕誰非塊然生豈論毛
與鄉誰非寐然死豈論溝與壑南山未為錮陳絮
何用蔪如彼唖與涕一落便永落湯湯濁河流空
聞歎銅雀
喙鳴詩集卷三終

喙鳴詩集目録卷四

五言古詩

道場禮拜作二首　見道旁山有感
晚泊禹穴下次日入南鎮
自天竺寺入煙霞石屋侍句章家叔
出門　傷金屢
集下茂卿園　贈李英
初入翰林自述　觀蘭亭圖二首
朝天宮習儀遇雪　雪夜讀莊子



賦得謁帝承明廬　憫農
成甫示遊西山詩奉酬
卧痁　苦熱
時誠　偶作
四明山　杖錫寺作
於廣陵疏告待命作
遊它山　雜詩
送賈德修給事之貴州
送陸給事之大梁封周趙二王
贈許公　贈許沈二史封益楚二
藩二首　贈徐比部
懷沈徵甫　贈棗強令南子章
韓翁　送范原易之南城令
寄懷章邦直學博　苦雨
送董體仁遊嵩山　送蕭希之守夷陵
贈別周民部元孚
送楊公亮使德府因歸省
送范汝益　憶張明戍



寄永嘉洪山人從周
瞿節婦詩　為張祭酒壽母
鄒選曹奉母歸楚　上書乞歸侍養禱泰山
祠滕邑博士弟子為余助祈賦此以謝
讀　二祖實録　戲用病憐字贈
送謝山人歸延平　宿靈巖寺
讀史　守病

喙鳴詩集目録卷四終

# 啄鳴詩集卷四

四明 沈一貫肩吾 著

## 五言古詩

### 道場禮拜作二首

哀哀蓼莪淚灑此松楸枝大招白日暝去來安可知魂來風淒淒魂去雲行遲怨憤若丘山不能充虛幃虛幃卷故練猶存手中線線斷不可續練故不可幅妙香頓九首是名報恩否三春空復情寸心竟何有



母在萬里近母去一室遠遠遊猶微祿祿在母不返東海難言深西陽易為晚昔時兒女啼今日人天飯真侶演妙諦法鼓節清管魚軒莫來御鳳紛空佇縮色界不可留金天亟當踐

### 見道旁山有感

均是山水性道旁多苦容鸞鶴無棲影牛羊有遊蹤山水尚以托而況一微躬朝暾弭歸櫳暮雨占相風行止不自由飄泊西還東夙期煉丹砂永懷首山銅一去三十年邅迴塵埃中在山棲鳳皇今為爨下桐豈有歲星臣終為滑稽雄

### 晚泊禹穴下次日入南鎮

落日騎秋水長空半蔵碧盪舟導回浦偃帆校大澤漸沒沙際葦空見游雲夕松風檻中響桐露枕上滴日出辨涂澮舍筏理行策木盡天勢寬泉落溪情窄巖皆百尺垂苔非一朝積榮落意交眩西東路咸適王箚秘可開金庭遠非隔厚德鎮荒維赫威淵松栢肅瞻棄吾鄙芳芬薦瑤席梅仙如可邀幽棲鍊雲液



### 自天竺寺入煙霞石屋侍句章家叔

飛鞚發古寺朝陽馬頭出野襟浹香霧寒松細生瑟雖謝春華榮猶宜野人逸攀叢俯幽谷豁然見石窟周遭方丈間儼造維摩室谷神應不死空王豈茲密咏比石門勝和懃謝家姪搢觧塵中纓披捧光明日

### 出門

上堂別父母下堂別昆季回首妻與女驚然拂征袂拙耕力不任巧求智所蔽持我獨用心何方不

疑滯嚴霜被永野天秋朔風厲草稀候蟲蟄江夕泉鴻逝海上四愁積天邊一身細煙帆宿暮雨霜鍾發曉霽歷覽雖可樂不如守根蒂稻粱足吾謀匏瓜豈懃繫

傷金履

三十無一子兩女聊自寬終然他家婦且慰天性歡金履閱四周嬉戲良可觀秋風不相惜倏然殞芳蘭我客異鄉縣聞此摧心肝展書不能讀一字一辛酸思情既永謝精爽休空干徒令存者傷夢餘聽更殘幼女甫九月稺枝亦春寒天命不可拒人情自悲歎所嗟日月邁生女猶自難

集卞茂卿園

新雷動土脉熙陽悅草性池柳始解竅江梅已堪贈畫舸醼晴波文茵坐幽徑芳辰生遠思微雲澹孤興藥標新春奇竹蔵隅年淨禽鳥初辭寒闗闗語相慶經時守太玄清齋一元命何來歲華情乃知春感盛酒闌送明月林皐自深靜

贈李英 歐楨父待兒能詩



兎絲雖不屬託根仙苓場柔條蜿蜒舉附喬亦自長老松虬龍古小松鸞鳳翔龍鳳入九霄蜿蜒生輝光短褐袖風塵之子懷珪璋但令藝九畹幽谷豈不芳

初入翰林自述

緊余秉微尚夙志在滄洲偶從計偕來謬屬王明求登君白玉堂燃藜事宜搜上以攬千古俯將窮九流身依雙龍際足躡三山游辟彼孤生枝託根倚嵩丘況此盛明年聖主興虞周八方輳才傑傾都鬱雲浮言頒佐王略影纓匪徒謀不然志刪述垂輝耀春秋孌彼弄柔翰壯夫以為羞

觀蘭亭圖二首

駕言適嘉林熙光照繁圃層阿積微綠廣壤暢華秀遥結山陰思新泉正堪嗽翡翠蔭芳柯晴雲穿乳竇仰窺大陶廓俯觀同寓茂蕩槳遠汀薄弄觴迴波溜舉趾漸地非阻情感時又群英燭亨衢追趨德所疚進行乖鴻衎退保失鷗就邈矣蘭亭人吾茲獨顏厚

昔賢秉高尚瑩情忞歡譜晞髮秦稽陽緩心戲寥
廓日月沉荒丘楸梧不可作風生松下寒月出露
上漙觴咏已無所壘妙處有托朗清異逝波崇峻
豈移瑩彭殤終不齊死生信難度流瀾覧斯圖陳
迹安可樂後者復為誰吾詩堪大噱

朝天宮習儀遇雪

車馬紛相續躡開白玉衢夜半天地合鳴珂上清
都植簡瑶臺巔葳身氷玉壺流目一氣中自疑有
耶無混同五色文但聞萬歲呼刳心朝玉皇具茨



有玄珠

雪夜讀莊子

蓬山絶煩囂清宵列群仙玄言暢高齋恍見南華
旋慮澹世味寡境寂神理全幸無案牘勞曼衍聊
忘年積雪明庭臯素華照瑶編北風收大瑩萬籟
方窅然冥心一以觀了然觀真詮便當經峴崙一
訊鴻濛前長波蕩桂海高風扇氷天豈能守蹴躃
勞勞竟華顛振衣下空階孤月中庭圓

賦得謁帝承明廬

龍游拂重雲鳳翥騰祥飈龍鳳皆有時氣至非待
招穆穆垂衮衣鏘鏘滿天朝石渠發祕文閶下鳴
廻鑣余本丘壑人冥心在漁樵燕雀攀鯤鵬亦來
摶扶搖雖云謝紅塵終然愧青霄小大各有適東
山久相邀

憫農

芒熛垂絳天鬱埃苦相迫田老惜時運荷鋤覘南
陌土壚漏豬潦月離愆天澤灑汗不成潤豈能生
黍稷智者慮卒歲愚夫愛其力不患厲甦熾所患



歲叢積生不逢堯湯豐年苦捐瘠何如公家鴈稻
粱足狼藉

成甫示遊西山詩奉酬

幾人到西山不見西山趣車殆馬復煩但見西山
樹道人廢機心舉足白雲鶩飛步送高鴈決眥破
沉霧刹多境屢陳春去僧自住臨流照兩眸吾我
忽焉遇顧見黄金人仰慚白日誤高歌林樾表天
籟非小賦靜者自有真豈需聾耳寤一室吾所專
神往不在屨烟霞枕上得丘壑胸中故君遊洵云

美吾觀幸忘論京邑雖多塵終不染緇素

臥痁

臥痁六十日兩鬢遂有霜秋風吹人骨颯颯毛髮涼前途自謂遠今意何蒼黃黃河不知清人壽豈有常青山夢烟蘿江月遶夜床瑶華異松栢一歲不再芳倒景飛鳥外短翮誰能翔

苦熱

洪爐煮四瀆大鞴鼓天外中夜循前除斗間失沆瀣微月不勝火爽芬化游塩深杯未能遣短箑信



無賴嗜口既鼉鼽蟹尾又鰍鰻縱橫兒女啼辛勤僮僕喟身非金石堅患累陰陽大幸茲駐鞅掌窺戶時一快

時諷

白日終當匿浮雲豈可親虛負丈夫名終懷兒女仁去按四方後歸從鵷夷民揮麈談果核持籌算倉陳私庭紛縣職喧喧煩四隣一夫擁鮝滋四境不得春豈知銅有臭但解錢為神歛財以為樂多財翻苦辛不多復不少日夕會佳賓園蔬四五簌酩漿八九巡閑坐理素琴自稱橘中人此樂可忘死豈直賤與貧

偶作

陶公偶絲歌為求三徑資到官八十日輒賦歸來詞五斗尚不顧一物寧肯持種秋三百畝飲者知為誰田園有松菊桑麻雜然滋醉卧瓷甓間甈甈鹿與麋身將五柳隱心與孤雲期許由不買山巢父不鑿池到處即吾處故為隱者師但逢佳山水感荷主人貽能同遠公飲忍向王弘辭



四明山

余好四明山遂忘千金誠醆讚與日往巉絕甘行憊大蘭巒可騁箭广僕無賴梨州與丹小尚隅流森外醉舞清冷天嘯歌白雲界疑無后土承獨有皇天戴驚峰激脩滬臣海縈近紒山院罷鐘磬時禽喧梵唄緬懷白水人耿襲清風介戾止亦忘歸歸來懇難再 广音儼

杖錫寺作

須彌自西來犇揚趨震旦蜿蟺駐此丘遂超東海

岍所以聖諦僧結廬倚天半山月照雪檻溪霞亘
雲棧豈無諸天色浮游座中散凡骨不可仙須籍
名山鍊舉手謝馳輝天地得同樸

於廣陵踈告待命作

少時不知耻妄意求自試中通金閨籍頗窺天下
事曾聞道人語永懷齊物志茹哀歸故革卜居近
初地何悟夔龍朝曲捜江海閟鳳書入鶴隴當榮
更生悸上割庭闈歡下奪烟霞意去馳他鄉車果
遭野鬼戲遥以一寸心上干主書吏頟田日月光



照燭糞土記是時瑶草衰桐影耳前墜四時獨九
秋邈懷不平思蝨微曲糾繞鴻宴浩翔恣汶汶志
玄牝爻爻營白賁幽貞非一途巢許尚相議吾豈
希若人聊用捐所惴

遊它山

南山煖氣偏九月猶積翠以我烟壑心觸目皆可
意天清歸鳥肅溪白遊魚避雲根上枯水石衣蔽
古寺危巘可捫井怪石每驚魅不緣前山歸偶與
來徑值歡賞有群彦情景信雙媚明月引歸槳烟

霞尚生思

雜詩

凌晨趨嚴朝東日射馬首冠盖滿道周相逢多執
友君子策高步小人亦顏厚奪我麋鹿心聊備牛
馬走漢史蔡邕筆能慚微禄否嘗疑茲事外更須
謀不朽

送賈德修給事之貴州

輶軒動都莊昧旦追所之負弩護節信候徼喧澶
旗酒篚豈獨溥投卮即修坻朝駕易水涯夕息羅



施維念蠲冕服憂豈伊原隰辭十日光九域逢艾
非兇思鬼國可復陽天網開三驅簡書信重譯簪
筆麾六師捷飛旦暮至誰信路威遲

送陸給事之大梁封周趙二王

梁王昔全盛席愛驕自恣顧寵不顧已謦蹕給嬉
戲漢帝尊東朝保瓔惜鋮剌栗帛恨可追無乃惡
養譬濬栝惟朝家茅土固樹置金枝遍萬國肺腑
咸內比周藩景樂善趙國抑其次豈必齊與魯瘠
土獨近義顯允雲閒乎室朗蓧希肆名高伯氏亞

他人絶疇二接鱗濯靈沼比翼摛廣地珥筆陪華
幄康哉讃虞治桐圭帝所欽臨遣勤星使步趾辭
昔遊瓔環絡絲鸞醴酒豈不嘉咢實有隆寄君行
亟來旋栝兄樹前幟

贈許公

崑山無韞寶溟海無隱珠時至不見采亮為久遠
輸晥彼蕙蘭花豈不美斯須朝為綺羅珍夕委化
泥塗温温彼恭人秋實羸所需和理出其性所實
恒情殊譬則雙鳳鳴生雛躍天衢生賤未為辱沒



榮良足模

贈許沈二太史封益楚二藩二首

二賢青雲人歘來休瑞繁鳳皇識梧桐振采貫黄
軒逍搖承明廬容與金馬門龢鳴韶音暢群翔羽
儀存秉節恭皇役寶玉寧大藩羽盖麾符信咸言
皇華尊盱江佇朱鑣鄂渚傒文旝風雲翳六翮湖
海信所騫楚人重髙唱客卿發狂言祕珍衆所稀
讀之詎能原畢畢鄒與枚千載汙梁園
遺思在何方月照蓬壺樹直以我俱往念子不可

住王程既鬱紆瓔枝亦交互兩驂並時發分携在
道路江漢思大海況此簡書驚嚴期欣不遐緩我
離腸慕令德崇日新結交貴求故前途邁鱗羽慎
勿滯烏兎

贈徐比部

游子顧白日髙樹遺悲風短景屈長路飄飖若沙
蓬魯參仕莒粟禄養不待豐阜魚擁鐮哭悲深捐
微躬天命有餘恨君心将無同獨居悵晨夕掩涕
天地空空懐一尺書爛然照玄宫顯揚聖有謨顔



言樹休鴻

懐沈徵甫

故人住青山三年蔽應長江南復首夏幽客饒心
賞遠村微雨緑懸厓迻照上桑柘連平楚鷄黍欣
過枉遲子青雲飛夢子江月朗子寧不嗣音媿余
未能往

贈裹强令南子章

聖代搜瓌異山澤無遺英公車紛射策栝彥儼在
廷卿家本三秦年少豪功名祖父擁大藩世德偉

見稱鳳皇非羽族生雛輒異鳴三年長羽毛五色如織成往領三輔邑萬里途始啓送子及清秋感喻懷所經佳木貴晚歲花實不並榮庸人狥紛華君子念篤誠牛刀有往譬尼父莞武城

韓翁

彭祖壽七百老聃文五千流俗難省信古今無妄傳不見巖穴中乃有羽翼仙素謀隱玄璞祕道要不煩雲霞為裓服乳竇為飲泉矯足迅千里疾風不能先無乃韓終子遊嬉閬河壖桂實如棗大啖



食凋後天

送范原易之南城尹

大吏憂責深小吏簿書冗崇庳雖異體情慮本同悚大吏列城望小吏百里拱勿謂墨綬輕須知黃紙重嘉生在始藝犁鋤賤非種迅翀辨初羽雲霄非腹酕無為鮮乃烹有欲龍可董畜人曾貴魴齊市亦賤踊澤國饒蛟龍今秋盛蒸溺農夫服晚鎛工女匱先蛹北風送子去南徙若雲聳萊蕪猶范貧鐵鏟獨由勇聖主興唐虞循良方見寵

寄懷章邦直學博

天秋白雲寒西來無近遠一葉庭中飛離思忽千轉側閑群玉山桃李紛正滿川原改化工仙凡隔涼煖松枝青講堂金聲緑雲巘明月窺户來始覺琴書晚君家富詩禮外氏盡冠冕經術小世儒治事老國典蠖屈師氏屬龍伸弟子撰天意木鐸汝猶異溝中斷山中未來歸鶴鳴豈能緩

苦雨

浮雲起何期奔走不得休朝為迅雷驅暮因宿雨



留旱暵始為雩草木皆見求經旬浹重陰思過翻為譬造化自迴薄寧與萬物謀愚者空怨咨天心眇難籌

送董體仁遊嵩山

嵩山信奇秀拔起神州中川巖蘊仁智日月爭西東象緯羅周觀仙靈呼漢宮鳳巒千丈挺鷺濤百道通太乙當年時浮丘異日公天心幻化國隅外環人籠松冠桂秋霧蘿衿振暮風含默坐青壁豈復驅車同

送蕭希之守夷陵

嘉子清時彥來彈漢吏冠朝辭丹鳳樓暮向黄牛灘美製舊成匹操刀亮非難夙昔緤中腸一再臨遂歎六月熇罾容李實垂金九爽氣生曉軺高吟曠眉端洞庭浮空盡荆峽隱鳥看積鐵駭天黒裂練窺日丹幸逢皇塗平此險靜不瀾霸氣無時銷山川出琅玕南人慣舟楫久客心逾安浮生付篙師忠信絶異于余亦好奇者神龍恥泥蟠桑蓬雖枯枝四射鬢未乾何當共乘桴雲霄快羽翰手把



紫蒲茸縹緲青雲鸞

贈別周民部元孚

不厭朝與市誰能迸林藪不厭魚與肉誰能甘蔬韭久病諳良藥長離憶初娟生無騰化術意勝雲山友吾觀蘧伯玉卷舒一何有寄跡周行間而心結巖阜莫莫古今道亭亭往來楙心傾車馬前目成金石後逡巡撫徒御顧聽別我久蘭蓀藝深谷臨風閟馨不

送楊公亮使德府因歸省

吾鄉富國琛爾楊森代寶處為鄉曲豪出作巖廊老君子特達甚人群茂聲早高步倒華影平視早清昊鞠轅驅萬象芬菲帀五藻小裁不移麾鴻搆靡宿杲懸口盡靈詣匠心皆獨抱踐瀛揖群仙引帆淺三島帝桐翦萬葉天潢瀉重灝初日瑞獸爐晨緞赫龍瑹親承北辰語往駕東藩道鵷鷺餞行轂龍虵搖去旆醴將申穆設毫卽鄒枚掃以茲快遠矚無得恣幽討松猶秦官貴練有吳門縞泗水徵故講尼山憶初禱還訪轂城石庶邀安期棗浮



淮望秋水適海觀委潦騰波浴元化扶日生太皡開襟受雄風縱歌激西顥披雲掇靈芽凌烟拾瑤草息徒里門樹登堂拜家媼朱簾映巾幰瑤觥集黄皓次第畢起居牽挽諧笑浩恭桑既封藝伐木更傾倒徒憐歡宴深豈顧瓶罌燥與君幸同枝遺我如振槁神期行阻索羈繫空悁慄聖明無衮闕退就庭闈好寄我海樹心綴之錦雲襖

送范汝益

雲烏無違翼波魚無乖鱗一入臺沼間飛游從主

人莽莽白日高悠悠風與塵駟車杳何許長鞭炎
海湣海湣未云遠猶此籠中馴鼓翼觸四隅長鳴
負三春洪覆迴九州達生識其真勿言霜霰始日
月無停輪何必胡與越然後為參辰結交十四年
與子同一身飛鴻漸河干悃愊不可陳頠子保明
志萬里猶比隣

憶張明成

世道終不夷大道何坦然所以楊子雲終日守其
玄兒子臂雙彈掔射自稱妍安知晨風翼一舉翔



三千藪澤空有眕漠漠如青烟況乃雲與霄單弋
何篡焉晨興步前除涕淚流重泉悠悠我心悲我
悲悲蒼天

寄永嘉洪山人從周

我思山中人烟霞臯澗戶始頠今已足長往不返
顧氣清湖上曉月淨江心夕步出射堂西謝公有
遺迹安知湖海別便作參商人至今雲陽樹勞心
送餘春何事青山深亦令玄髮白豈待黃金成乃
返童子黑獨手妙丹青白雲閒醉醒怪無一寸絹

剪寄故人庭鷄鳴桃花塢村白劉郎浦仙人非一
人此仙獨堪譜邀君貌此圖醒我雙模糊歲杪逝
觧緤負新發丹爐

翟節婦詩 故相石門公孫婦夫亡不食十九日死

大哉古有死勞生于此休豈不希重生重生將有
謀在義苟無適赴死如赴讎終不私七尺以為綱
常羞士也狥特操女乎何所求松栢有貞性閨閤
無常流鴛鴦不隻死連理寧孤稠金石結中腸水
漿非所投伯夷餓山阿龔勝死道周自古偉所聞



今茲見其儔峨峨青陵臺香名聚高丘

為張祭酒壽母 得母字

張君神仙人飈來為祭酒心將歲星隱意與名山
友上堂奉慈闈齋心禮諸斗祿養信可尚道高亦
何有綠鬟浮寶珠華勝垂白首冰雪淨膚理烟霞
穿肢肘屢舞青天低高歌碧雲厚玉檢發太乙金
籙紀陽九遡於混元中始稱甲子壽雙成閒笙簧
飛瓊弄瑰玖青鳥馭娑來年年拜王母

鄒選曹奉母歸楚

握蘭有斯人玉樹生春風方資持鏡力忽高御輿蹤阿母西方人鬉來崐崙東瓊花鬱葱蒨瑤枝颯玲瓏皇家溥恩霈封綸出天宮歸來瀟湘間疑與星漢通蒼螭翼桂舫彩鷁浮青穹於焉歡彩服樂意安可窮

上書乞歸侍養禱泰山祠滕邑博士弟子為余助祈賦此以謝

古人一日養不以三公換此惟嬰兒心而非異人撰長懷舞斑樂緬怯驅車倦山川三月行寒喧千



里變途中季子裘膝下黃香扇將心托夢䰟迢迢安可見沉糺伏痾瘵小㥿滕人縣洒血題封函公奏明光殿意亟道自遠人窮語方賤靈壇肅禋禱禴祳賽溪澗禮義舊成俗紳修助明薦乃知寓內心豈異閭中戀感激再三泣投書謝諸彥人情茍如此天意應可辨早晚飛驛書恩俞副遐盼放舟下淮流庶以蠲憂患

讀二祖實錄

大哉聖人事配天豈偶然大漠浸萬物豈直雨露偏精心運宇宙智者或曹焉獨與神化俱一瞬衍萬年巨物誠難持永歷豈易延繼代有玆德公百詎足言

戲用病憐字贈

昔作並頭蓮今為同病憐共登交讓木齊赴併流泉不照孤鸞鏡寧彈獨鶴絃佛為龐老佛仙作吳家仙

送謝山人歸延平

謝君青冥人布衣傲湖海倏來觀漭蕩長嘯春風



改候月凌山閣四面清光在談禪歸湖寺林際雙峰待一展騰萬仞翩如孤鴻騫崐崙發三絡掌上收中原智竊造化機巧奪山川䰟昔人賦黃鵠一舉識紆曲靈羽何從來秋風鳴翮又御孤雲返斜陽滿幽谷不淺相知心別離上音王臺有慈父一去先飛禽獨余守蘿薜凳江之深諸峰發清夢槎牙若為尋

宿靈巖寺

不因于役勞安所過名山一酌清泠水言洗紅塵

頳春到樹能低有如飲潺湲夕磬乘風去豈其西度關佛界滄一色客來苔始斑天明我當發孤僧方自還

讀史

漢皇誅匈奴嘗膏百萬師鳴鐘清渭間乃在元成時唐帝事遼左歸來悔已遲胡為八十翁飛騰總章期攻堅難為功推枯易見奇豈其耀絶靈實乃席勝基自古循有環當知平階陂利器不可挾神物誰能持二后開明堂颺颺賓四夷吁嗟日中睨



大業潛凋虧所以聖人心念戒玄髮絲謗書滿篋笥相信終不移惜哉亦符主猶與薏苡疑卓矣五湖子扁舟逃鴟夷

守痾

守痾等囚繫無為含酸淒當知故園夕亦有寒蛩啼秉燭照日入還山捐世迷春風兩蝴蝶枕上飛東西維摩一斗室諸天為之低但恐鼪鼯徑猶成桃李蹊一慙兒子容終身愧山妻

喙鳴詩集卷四終

# 喙鳴詩集目録卷五

## 五言古詩


小雨登樓作　寄王忠伯
步月戲成　徐王墓
宿州北界閔子墓　謁孟子廟
讀鄒縣誌　剪衣曲
摇牙　客從雪中來
七夕獨坐　六十八歳作
撫庭槐憶徐文貞公 有序





朱顔曲　馬嵬驛
南山陲　偶成四首
贈金伯庚　北海
神力
送泰鴻甲辰閏九月廿一日
又送　虎食豹
觀房杜二公遺墨　新婦
歸歟辭十一首　傒霖
苦熱　寄汪長文
箭屵　有會作二首
二十字母詩　戲作離合字


喙鳴詩集目録卷五終

# 㖸鳴詩集卷五

## 五言古詩

四明 沈一貫肩吾 著

### 小雨登樓作

入春人事乖天心渾未動四境將三月二麥虗寸隴昨宵聞溟濛小雨蘓弱苜詰旦登高樓凝流接蹄踵似膏滋土脉如鍼决地孔梢隍廡可抜望霓意逾聳九關方一開危情得無恐誰疏河漢流坐見江湖湧



### 寄王忠伯

緬懷彼伊人性長莫能短震動天子顏一行不顧返胡兒斂人天草深絶秋踐亭午伸眠腰起視群鴉晚塞馬任來去此翁福非淺追思白虎直素纖不能展

### 步月戲成

羿射落九烏不能傷兔毛其妻識此意懷藥從空逃寶鏡懸胸前霜威薄征袍洞靈八極外豈是區區豪善射不得死不死在碧桃王母吹玉笙五女彈雲璈於日終有長於月終不凋

### 徐王墓 在夾溝驛北高皇后父母葬所

徐王何人哉東床起真龍一滌千古穢道與開闢同八荒既入馭歸來歌大風白楊正蕭蕭此翁息何叢追以山河名培之若堂封可憐無餘子隣家有兒童翁媪曽提携一氣能相通至今領祠官歲歲羞潔豐嘗讀西漢紀篇端稱呂公

### 宿州北界閔子墓

道旁閔子墓亦稱閔子鄉閔子魯國人此名安可



詳至孝蒸天地流英照八荒豈其聖賢徒必在鄒魯方偉矣徐僮人宜其温且良

### 謁孟子廟

于役逕適往道出騶人鄉翼如啟飛閣下車一彷徨拂拂庇清塵入門松柏香齋厨靚且潔閟宮帶長廊引贊二三子肅事儼在行主人觧重道許客窺門墻去聖雖千載領與樂正芳

### 讀鄒縣志

鄒人誌其邑簡帙何寥寥豈無挾天人綴黙到風

謡我愛此方十一含華未成雕語在七篇中日月相
為昭

剪衣曲

為郎剪衣裳摠量窄與寬稱身亦易裁所嗟稱心
難新綿憎太熱故綿憎太寒安得新故匀長奉君
子歡

摇牙

不聞林中鳥譲子禮數差不聞江際雲怪子語周
遮春風吹醉鄉舞弁頻交加興來時一鳴賦詩賞

寒花昨夜落一齒今朝摇兩牙脱誤老人事安得
無谽谺結束勞我生畏譏復逃譁精移白日喪言
息生之涯嘷號溪谷間猛虎據地嗟此物亦易與
吾聞之僧伽

客從雪中來

誰能同一氣霏雪慘亦佳正值千嶂枯艷此六出
花覩子慰我饑歸來自天涯申戒堂前人奔趨静
煩哇别久且為歡無勞歎與嗟天命有鳧鶴吾道
惟龍蛇何必山與林空中鳥之家比隣征戰夫五
年一囬車青雲意氣豪終慙老袈裟佳字杜詩喜晴曾用入麻韵

七夕獨坐

蹀躞天津橋輪蹄驟無數寧知烏鵲毛獨待牛郎
渡介石貞不移浮槎安所駐終宵遷七襄憑誰託
縑素落月黯自憐何煩風雨姤

六十八歲作

人生無根蒂大年但期頤我今六十八晨光射園
葵即諧滿百心秪增顔氏悲執御幾何時反袂將
在茲欣生戚已謝性定命不移洗心付逝川晝夜

長流澌齋前四從人頗閑僮約詞修也解應門後
先堪不疲明憶三乘語誦之快吾羈德乎及鳳子
鞅掌無所為步出東西疇一杖聊扶持越鷄固不
卵畏壘眞吾師

撫庭槐憶徐文貞公有序

余京中邸嘉靖間徐文貞公故居也數槐
存焉雖甚婆娑而生意未盡於此焉賦

終宵耿無寐安得周公來空以雙履聲践破蒼蒼
苔屢呼與人前秖候閤門開落落周壓火嘒嘒晨

星偕誰能驅疲駑空上黄金臺揮涕不到天虛言
固成灰致君信無術救時良有才歸視庭中陰歎
息惟髙槐

朱顔曲

朱顔非自換良為篋鏡欺篋鏡終不發朱顔終不
移歌罷月在梁影落闌干垂感君明月心不棄秋
風姿猶記覆耳髪桂君飄纓髭宛轉結不觧煩君
立移時

馬嵬驛



浪稱男兒生苦樂由自已嘗聞萬乘尊不能庇桃
李矧此同心歡三昧秀連理廻宵作晝游催冬送
春喜賜浴驪山下嬌持未能起若為馬嵬道游環
挂文履殘粧淚鵾鳩羽衣舞山鬼為歡幾何時掩
泣亦彈指既忍傾城國難期委敝屣蒼涼長生殿
黯然付流水

南山陲

卓彼南山陲翛然一絶代飲水飯澗草遨游麋鹿
内虞從何方來掩以游蒙盖羽翎坐銷毀顔色成

腫噲叫天天不言訴地地莫對靈脩忽如遺餘子
復奚賴吾命故有制造物非所逮請問造物初所
造亦安在無虞水火傷庸為譏稱介大鵬雖翦弱
吾猶謂之大

偶成四首

催耕盛慫慂委黍特狠戾婦愚信無知鼠老亦當
計有口不自營寧識謀年歲周咢鑄馬履留以膽
陽燧 委黍鼠婦也

訴宽大覺前笑破黄金口今昨無是非是非日生



有養交獵浮名是名不能久息交謝浮名是名亦
名否尭舜讓天下燕噲從之醜老子與韓非一傳
相尾首

長沙何云遠湘流何云深嗟此白雲中古來有知
音愁絶鴻鴈天歎息撫素琴當時採芳意謳歌至
于今白髪隨肩盡丹砂不可尋

杞人豈其愚天墜亦時有或言天無墜有墜墜當
久或言數筍及死亡十而九相牽入黄壚復誰論
好醜眼見女媧氏煉石補柱朽

贈金伯庚

問君何所挾喜氣常津津散帙理幽尚齋心含道真雲駛月華淡江空風色匀雖無朋知來亦有杯杓親少與鶴背期老得鷗性馴秦隋自來去長稱羲皇民

北海

北海有古柏東風吹不青兒孫諸草木伯仲其冥靈儼然天竺公了無喜慍形不經三千年幽夢何當醒



神力

朔方有神力潛與玄冥通小敵怯於鷄大敵奔神龍逺身青赤蛇珥踐四白虹當其馬頭處開闢無秋蓬不見眼際雲但聞耳後風膽包七尺外精入三光中左右殭貙虎奔馳竟麼蟲萬方平一律四時銷五戎韜光潛流水弟稱寶劒功何必麒麟畫市廛喧兒童但慙圯上老逍遥游無終

送泰鴻甲辰閏九月廿一日

曰余本清門恭承祖考嘉夙從視日月秉志歡雲霞結髮游人間白頭欣未波炳燭照夜分洞見中心花萬族忌我仙三彭作吾魔欲擠墜之壑若涉求其涯衰多須不少益寡須不多謀身既如此謀國夫如何昭與夷夏平敢於親故頗鴻鵠苦不舉不能為雀蛇約束神武冠撫摩下澤車思續採芝咏將酬風木歌何知一玦難滋增岐路嗟白日行天心白雲飛山阿汝今忝　皇命代余吟蓼莪思數既不恒俗化殊虗詭慎旃載禮法毋令勞玷磨取則不在遠顧瞻庭中柯駪駪原隰間念我黃髮



皤

又送

宇宙一畮身更堪別形影日月不照人揭來惚慌境臣心方戀君臣子復戀親相依以為命行隨車馬塵

虎食豹

魯有虎食豹何知是嬰兒豈其巗居士乃遜高門資衽席亦危哉加之纓紼羈不如牧羊子從容而荷簑咏此三歎息何由見吾師

觀房杜二公遺墨

二儀安可毀二公安可亡道周史闕如性隱文不章仕與群龍見心偕尺蠖藏白榆天萬里紫微一低昂謀斷既同術金蘭兼兩忘山高不待峻水激何能長諒無桃李花照彼蹊路旁托誰緘寶墨至今有餘香淵潛豈其潛式欽神物光

新婦

種禾取其穡種樹取其植一日為新婦入門耀容飾三日為主婦上堂撰飲食從此卷長襦當惣事



機織貧富皆有營掃除亦乃職將諧舅姑心欲寬夫壻責六親乃來誇汝家得婦力寧論東西施澹然並無色

歸歟辭十一首

三家不可仕九夷寧足居天意不在東聖圖將安如海桴馳遠情鳳衰想皇初載贄有濩落驅輪竟蕭踈暮春二三子一笑欣歸歟

貧賤舉能忍富貴嗣多愛豈其乾坤廬不及蓬茨大虎豹雄難馴梟鴟狎易親浮雲滅蹤跡清風生一身負暄幽谷底仰視天無塵

達哉逍遥生萬物惟一馬即非鵾鵬真亦為蝴蝶假濠上何有哉從容儵魚也惠子奮雄談憣憣胡為者

居心素無膺比日夫何係萬物皆有托一身任來逝所瞻惟聖俞俯省哀庸隸君恩高泰岱臣節頑砥礪耗糜增厚顏自免實忠計非熊邈難摹彼兕曠堪詰雖愆靡無期晴門掛新荔

嗟彼雙飛翼山林之性長回惶怯繒弋倏忽遺稻



梁延頸入九霄不弄人間吭東風紛桃李誰其領群芳

夷齊自有粟周德空膏腴安知百物嘉所揆性不汙西岡靜悲風青雲聳高衢勉哉車馬客攬轡斯踟躕白日雖近晚迴光良勝無

齬齒驕欲蹐欲蹐復不訣自非一瞑眩何由與斷別為渠植根深勁松忍寒節恨不為桃李春風聽鵜鴂

蜀士信多奇比有鄧豁者逃儒歸于禪非俗亦非

雅自謂先天民終作蚩蚩野不禮威音王青山獨

瀟洒 鄧內江人

魯女居東隣白髮不嫁人按以雙玉環澹如秋月新匪石安可轉貞心難緇磷不覩桃花源棄余如參辰風吹玉笛來萬籟高青旻蓬萊亦不遠欲往無良因

南牕異畏途獨坐生群愁散帙未能半日斜風颼颼何必大江干始歎逝水悠紫燕無遺聲流鶯澹清秋今日是何日手與昌陽浮榴花將首宿應寄



海西頭

祇擡頭再黑何憂鬢成絲落日山鳥意啾啾鳴片時歸計南山巔貞心北闕陲結戀成陰雲長疑不能馳涕淚今已竭灑血良堪悲

傒霖

巗壑傒霖乂雲霓來何遲數延九扈頸廻簿經年期斗柄衡泰階坐看風雨時如何謝安石高卧東山陲青雲自西馳海鳥銜碧枝習習生惠風庶慰渴與饑

苦熱

夏日空自長日長翻損功揮扇猶軟怯何云治倥傯夏夜亦豈短逝脉行不窮瀉海入漏孔淵然潛燭龍晝既衆蠅蚋夜仍紛麼蟲共張利爪吻攢齧無瑕躬嗟爾最纖薕慘于虎豹雄揮之既不去薰之詎能空欲往訴帝宰閶闔屯金風將逃山澤深迢遥絶冥鴻是誰居爾徒擄時氣如虹熇彼萬方赤烹人九畧紅甘露何年漿水晶何處宫濕天委長淚寫悵增熱中惟藉一杯酒微吟以從容



寄汪長文

蕙草坐銷歇桂花生遠愁慙負玉貝餉欲從負局游雲松峻可巢猗竹寒能修花宮卧素節朱果行金秋蘭交惠來思為君選石幽絶頂期天老皎月終宵流目蕩萬古色心清四海漚

箭岸

脇息登箭岸僕夫縮如蚓眼窺大闌山飛雲此中盡因美王可交一舟向空隕偪天白日低暑薄清風緊靈氣含不流呢喃亦成惷

有會作二首

嘗讀春秋傳紛紛訟門啟道著耳目前何煩多議擬既懷責備心又為曲諱語迭加輕與軒豈曰無譽毀春秋於賢者端不苟若此既名三叛人名者譏見恥趙許𫁹弒君書之非過矣春秋於不肖未必混混爾不得聖人辭休傷聖人旨名者名其著非必是褒予書者書其事美惡偶同耳斯民三代民事傳袞鉞舉銖兩一字間碎瑣非大理聖人聲為律後人以例起從後度聖人泰山撼蚍蟻



聖人刪詩書其旨如春秋存其著明者刪其不足收好惡在人心無俟深討求兩存而互諷從違獲所由世間不美事倍蓰於嘉猷存美削不美安得皆虞周世間懲艾心倍蓰於勸酬祇勸不獨行兼懲良始憂此理甚明直不必曲轉喉聖人無擇言謂口不起羞安能使令古頑鈍皆精鏐

二十字母詩

螮蝀踏大堤 丁顛 分風發芳菲 分番 雲容玉案婉 因烟寅言 霧紋晚網微 文晚 欣攜湖海豪 欣軒刑賢 高歌競金谷 京堅 青草簇鞦韆 清千秦前 真珠照轉燭 真氊 新松消素雪 新鮮錫涎 暮莽鳴綿蠻 民綿 如爾荏苒人 人然 鬢病悲半斑 賓邊 零露漉亂流 零連迎妍 春潮暢重城 陳纏稱嬋 綺琴肯繾綣 輕牽擎虔 琵琶翩蓬萍 騁偏平便 樹濕生山色 申氊神禪 濤湍吞塔影 汀天亭田 裊娜寧泥儂 寧年 醉將躁嗟靜 精箋

字母有三十如中原讀法二十而足矣韻略易通所載詩云東風破早梅向煖一枝開氷雪無人見春從天上來是也蓋中原止有丁顛精箋



民綿寧年真氊賓邊仁然京堅分番文晚此十母與南音通其餘則平便攝騁偏刑賢攝欣軒因煙攝寅言輕牽攝擎虔新鮮攝餳涎陳纏攝稱嬋清千攝秦前汀天攝亭田申氊攝神禪零連攝迎妍比南音省十顧中原音所行者遠且簡便令依二十字作二十句初學熟此可便翻切

戲作離合字

明月山山出悲風夕夕多孔鳶亦凡鳥凡鳥還鳳

歌愁心秋轉急斗柄向余斜嬌女辭喬家化為閑
草花伐木可成柯決水可成河無人可奈何

喙鳴詩集卷五終

# 喙鳴詩集目録卷六

## 七言古詩

露臺曲　無題
長安行　楚宮曲
苦寒行二首　侏儒短
侏儒行　東籬丈人
雙燕離　蕩子從軍行
隴頭　風木歌
卜居行　盆菊吟



秋水篇　與鄔汝翼勸酒歌
送陸無從　題主人草堂
獨鴈送箕仲　送長孺
送董文蔚之揚州
炎海行贈吳明卿還高州
贈敖公　女貞樹為馮節婦
贈劉翁媼　送陳元忠扶侍歸蜀
吳州歌為王祭酒元馭兄弟壽親
送侯侍御之楚粵　晨行歌
送王忠伯太史使秦隴
麻姑壇歌寄毛君明
送蘇以時兼訊費藥張翁
送吳明卿之河南　送朱潜山鴻父
訪顧玄言不遇寄贈
送顧將軍之貴州　送屠長卿公車
送吳山人之天台　寄留都周民部國雍
揚州遲內子　再遊上方寺與故人飲
別　宮市



寄所知　泰淵百日
老來行　老鷄行
臨高臺

喙鳴詩集目録卷六終

四明 沈一貫肩吾 著

## 七言古詩

### 露臺曲

紫微宮中熠熠髙漢皇夜坐銅池橋井榦初生轆轤響雲軒未息齊紈勞安得金莖三萬丈抉取銀潢瀉天上至尊曲護水衡錢中人觧惜單綈帳桂宮老邵蒼苔塵玉兎來窺瑣闥春竇瑟無絃紫簫斷至今笑殺愼夫人



### 無題

仙人吹斷紫璚竹黄鶴偏巢夜深宿銀漢無聲秋漏長寸寸明心剪紅燭青銅飛去孤鸞影化作氷輪兎心冷傳得嫦娥不死方應種人間桂千頃

### 長安行 乙丑歲作

長安九衢平似席甲第紛紛五侯宅繚繞香塵飛紫雲喧豗畫轂馳春色朱門繡戶揺青槐翠幕紅絲颺舞臺鵁鶄觀前鶖鶬起濯雲門外騎龍來韓嫣副車絶馳道張放单鞭逗歸鳥金吾擁衛巷無人丞相廻軒跡如掃一生讀書不識丁只解吹簫與弄笙昨夜偷開木門出今朝又向章臺行章臺柳色如青玉夜夜花前剪明燭臨淄麗女可憐聲鎮西歌童妙意曲并肩錦袖同心禱合歡寳扇連理杯盃中只𤋮天地窄扇底直使神仙迷緑幘廬兒堪炙手青衣小郎慣使酒天寒海氣溥西山日短雲光銷北斗黄門鈎盾空邀遮御府金錢半在家鄧氏銅山賤越馬郭家金穴欺隋蛇自言奏有回天力又道功多絶地脉摧盡南山樂未央黻殘



北海人如昔寧知天地一朝開寧知日月還昭回麻紙半行變顏色蒿街十步生塵埃賔客聞聲皆走匿妻孥相對唯號哀古來白鶴與黄犬專待豪奢公子來何如簑笠紫泥坂獨舉青山蓮葉杯縱非上古莫靈樹也是蒙莊樗櫟材

### 楚宮曲

楚山十二芙蓉開一山獨秀髙陽臺渚宮爛熳百花發誰向君王夢裏來君王樓閣藏青春一門一戶一美人浣沙妖姬失顏色淩波仙子收光塵安

能一一承歡悅好醜只與監宮說可憐柘枝細欲
斷新裁舞袖郎當濶魚脂照夜不得明不論顏色
但論聲聲聲亂入君王耳總付西風菘葉鳴

苦寒行二首

亂壺夜氷鼓吏死苦霧壓日日不起絳宮悔拜玄
英侯蝸縮蜆蟠滿床水窮奇守人無晦朔門外誰
能聞剝啄獨有袁家揜户深蹢瓦飄廊渾不覺
南方苦熱北苦寒燭龍近失天公歡㙈膚皸肌誰
憐得后土迸裂百餘尺長風數陣刮地起一點青



藜照書几誰將片言稍作溫獨有寸心寒似水君
不見駝裘染火四角燔酒杯落手紅霞飜燕歌趙
舞聲方喧從奴欲歸誰敢言嚴韉四蹄立向門

侏儒短

侏儒短盾郎長俸錢二百粟一囊凍雨瀟瀟足生
跰北山之什堪悲傷鶴長鳧短一付渠尺雖不足
寸有餘

侏儒行

身比侏儒長六尺俸粟一囊錢二百長饑短飽各
欲死只合中庸老通籍君不見東籬茁朝日暉暉
暮飛盡莫道羊珠可療饑若逢龍寤當虀粉

東籬丈人

東籬丈人工把錢大秦明月倫自看複壁重關鑰
九門周樓跳檽守具繁出則步騎爭飛飜騂胁多
力居上軒寢處一夕八九遷疎耳瞬目驚心魂死
假匠婦詭謬言七十二家疑紛番龜腸蟬腹犖自
完

雙燕離



雙燕尾涎涎銜泥銜草雲中見百花潭上平蕪香
絲絲剪破青天練何物春風不相守不及蘭塘一
回首雄去飄飄雌獨還沙昏雲黑無青山長年結
巢半不滿捲簾待月湘痕斑湘痕斑兮竹不萎燕
雛叫闌鳳皇喜

蕩子從軍行

白龍高捲沙磧來落日猶闇祈連臺燭天野火片
時盡前軍半涉交河回宿霧陰沉埋隻羽寒月能
明照新鬼匈奴右臂不得斷蹀躞龍駒噴風雨倏

看旌竿火焰高無閒丑上風飈飈望來虜騎山林立飛去將軍天日遥天邊日下岧嶢入鏃底刀頭血光濕連弩臺前熊夜啼彈箏峽畔鴟朝泣此時望月思故鄉夢逷東度關山長青塚蕭條無烏雀黃塵坐卧惟牛羊閨中少婦工脂粉料得年來綺羅盡不聞天子詔空來未滅匈奴死猶忍家書卻寄不須封萬里明心有去鴻會見來年新草綠紫泥夜拜旌元功

隴頭

何處是秦州只隔隴山頭隴山鸚鵡能言語分明道得閨中苦連年蒲海復榆關折卻刀頭不省環隴東隴西常轉戰大軍來時絕飛鴈風高斷旆幾回新凍合新絃幾回斷莫向隴頭望戍客恐汝一朝化為石，



風木歌

憂來中心不可除海乾河枯水失魚冠纓不足帶有餘耳目非故山川殊憂來中心不可絕蟾蜍食盡瓊華月取我衣冠而赭之杜鵑夜夜啼腥血夜夜復朝朝乾坤遥復遥氷澌雷滅香缸灺慈母何人謚為妣走向空幃問前語不待吾生待吾死死如有知尚相待死如無知長已矣

卜居行

冥冥深林不可居白日猛虎嘷山隅往來侁侁投人嬉胡不拂衣歸來乎涉江休誇舟楫牢涉世休誇方術高鸞皇孔鳳日以遠畜梟鳴鵙爭喧囂白頭仙人玉鬟女分明共我南牕語崆峒路近行不難蓬瀛水淺堪輕舉三珠樹底紫鸞遊五色芝中白鹿呦玉堂金馬已可識何不歸來空白頭我謂仙人之語亦難信天上尊官安可近雲襟霧幄堪徘徊胡為謫向人間來桃子不因方朔結桃花豈為劉郎開最愁二釣六鼇盡員方漂沒令人哀



盆菊吟

秋菊有佳色粲粲垂繁英疎枝淡葉不自庇霜華露葩何多情爾何不向春風生穠桃繁李同輕盈莎鷄無語碧梧老蕭然始放雙眸明寂寞如自喜衷猶獨舒榮不與百草共零落獨令林壑生崢嶸

自非神仙大丹骨諒難終守林泉盟所以採食之駐世踰千齡三山逍遥有時去一杯且與浮雲傾

秋水篇

秋水灌百川不辨牛與馬河伯欣然為大觀海若視之直土苴達人逍遥無不可何為為此栖栖者鴻鵠遵江湖志在青雲端鳳皇戢深林一舉天門寒魯連談笑褫秦帝棹歌不顧千金歡朱公一出吳王死扁舟五湖天地寬丈夫之性本骯髒一龍一蛇惟所嚮意氣若殷勤此心可贈君嘗思叩九



閽不然死三軍蹉跎歲月不稱意年來玩弄西山雲

與鄔汝翼勸酒歌

青袍白馬登君堂盈盈美目誰家郎燈火如山夜色好試歌一曲柔人腸古人不飲今人酒酒到君前莫揮手朝來停車問姓名已知君是人中英英雄不死即不窮生當謁帝明光宮不然羽翼凌天風安能沾沾守尺寸虛此少年之青銅高門邃閣不可謁翠管朱絃此時發客舍蘼蕪若亂雲官湖

菡萏如明月世間萬事轉燭來前年海棠今不開夷齊跖蹻皆已矣何如共醉花前杯恐君一行去為吏僕夫在前馬在轡空教滿腹流饞涎欲飲不得下車醉茱萸灣薔薇滿到處月明船上樓清歌一曲碧雲盡歸去長江天際流

送陸無從

楚雲釀雨東風急瘦馬荒城共愁入江南詞賦子山哀海上別離李陵泣天地生人貧賤多江頭落日如頹波一飛九萬廻虛語百年四十今蹉跎吾



觀世人今瑣瑣似爾文章寧坎坷貧賤如海人如舟飄飄所之無不可君不見東隣富兒耐把錢跓步不發雙戶堅又不見西隣豎子偶竊位纆索嬰身更憔悴不如貧賤坐自驕痒可得搔痺可摇興來五嶽恣遊遨饑來乞食亦逍遥無論伊尹困曷調無論太公窮鼓刀即如伯鸞死吳市香名何損於二豪男兒貧賤何憂勞

題主人草堂

緑鬢主人不鮮憂負郭嘯傲輕王侯有時倚杖聽

春水涓涓齊向花間流深谿無人雲不収古木蒼苔同一丘傴僂未發堂下遠宴坐可以當遨遊

獨鴈送箕仲

獨鴈獨鴈汝本雲中翼胡不翩翩遂起青天半江空沙黑秋不開徘徊路首黯自猜蕭梢無聲蹋地來黃雲泱漭失白日戢毛顧影鳴聲哀鴻鵠不顧鸞凰無媒燕市寧無擊筑者黃金駿馬安在我獨鴈獨鴈云胡不悲斥鷃能翔駑馬可馳爾獨胡為蹴躃離披天地之大寡儔侶隨風飄颻何所之莫



發嘹歷之哀音恐令羈人白盡馬上之青絲莫隨畸危之片影梅花明月空相思萬里獨去但自保饑寧不啄田邊稻倦寧不息原上草青莎白石高下飛飛寧不入鷄群小賴有片雲能送君薊門凉月秋客早安得九萬扶摇風吹君直上青雲冥空蒼蒼之外友大鵬豈因濩落無飛翀獨鴈獨鴈期爾乎雲中

送長孺

牧奴城頭朔風起江楓亂撲離人耳可憐割被各西東不及哀鴻共千里初行作客殊未慣儕輩相将指州縣莫恨秋光為爾多古來誰不悲貧賤

送董文蔚之揚州

董生别我何方去白雲莽莽迷官渡安得東來三日風吹君直上揚州路揚州看花亦不惡世人只念騎黃鶴黃鶴上天不可招况是名花亦消索貧語不重寒交輕短鬢如蓬豈有情愛君不顧君遠去且向金山寺裏行

炎海行贈吴明卿還高州



祝融朝駕北戶開湯池煮日天半摧緑烟朱爓平海出陽侯羸行迷相失蛟珠化雨翡翠雲天龍九首腰紫纏孫鳳叫月月不語妖鬟鬖鬒紛向君四時總是皇天氣平分不到炎荒地深院梧桐碧甃間不許長轅鞚時繫高凉主人笑拍手白雪題軒夢前牖氷絃續續三尺聲一片浮雲掌上生

贈敖公

男兒生身不須早但願高堂長壽考敖公生子何太奇五十抱此麒麟兒觸龍已老舒祺少生憎不

見成人時年逾三十始上第豫章見奇亦非易老
翁曳杖出門看滿道飛塵捷書至南金作勒蜀錦
韉赤旌前導雙翩翩桂子歸來拜膝下里人成堵
觀門前高懸白日爛生彩松柏南山常不改生子
但得如敎公白頭富貴遥相待

女貞樹為馮節婦

女貞樹鬱芃何葱青嚴霜隨地白日沒寒枝半抱
秋風生雲黝黝石鷂鷂雲夜愁石朝語生與為墓
上木死與為墓下土鬼車勿啼猛虎怒原上新條

吾有主化為青虯帝閽去入帝閽絙繁絃一曲湘
妃魂隨風落人間聞者嚱嚧再三嘆鬱芃女貞樹
何如桃李顔

贈劉翁媼

仙人劉綱遊紫清夫妻雙雙騎鹿行種桃兩株垂
內庭絳花青實半昔生日長無事麗色盈戲角小
枝歡笑弁聯翩三鳥時來迎東公西母翻霓旌鸞
情鳳想自昔縈聊以暇日嬉滄瀛有子握珠宇更
生晨採玉珮趨承明枕中鴻寶有至精未期試向

天閽呈且歸庭闈添壽觥

送陳元忠扶侍歸蜀

古來常稱蜀道難君家蜀道何夷延千巘萬壑不
作險飄如羽翼行青天君家相公濯日手天子横
經口親授龍虎時逢五百年麒麟畫出群公右麒
麟還產麒麟兒十五二十名滿時口誦河東三篋
書手掩甘泉十萬詞黃金每向宮中賤白鳳還來
夢裏飛周公拜前魯公後珊珊鳴珮充黃扉相公
忽抗遺榮疏君亦乞身扶侍去詔乘六傳行如飛

煌煌玉節開雲霧錦纜平牽象馬江文軺自穩嚱
嚧路峨眉喜報仙人田紉外朝看紫氣開題橋且
掩相如色負弩應多縣令來吁嗟乎人間行路盡
如此天上御風那可擬茫茫白草薊門秋送君西
去徒延佇

吳州歌為王祭酒元馭兄弟壽親

日出東南隅照見吳州門吳州小兒歌青裙木公
金母雙騎雲人間揖拜何繽紛暫離仙族來人群
何者姓氏太原君以金為室玉為堂擘麟炮鳳羅

柘漿紫袍錦裙寶帶光夫人翟褘明月璫同量嬈嬔偕壽康高燒銀燭儼兩行長筵膝席行栝觴前歌未竟後樂張是時天秋月初涼茱萸欲紅菊向黄觀者蔽門忘夜央譁言深歎不可詳借問歎息何者為是翁是媪天上竒大子起家侍帝墀文章麟鳳人龍夔何用識之太學師橫金珮玉雙前麾次子堂堂題柱姿南宫聲名赤羽䟫予告晝日駟馬馳入門捧膝拜屈卮伸腰再三繁威儀陌頭緑幘飛一鱗萬里自北緘相思御羹鳴鑾佐朝犧爵



弁纏裳加繡絺滿堂歡笑蓬萊池共呼延年天地期何論寂寞行採芝是翁是媪天下竒

送侯侍御之楚粤

南風吹雲散作絲青驪騤騤色間之道旁亦有遠遊客望見飛旌不敢窺都門組綬黯失色為避使君持斧力遥知楚越江山春盡是風霜佐生殖祖帳紛紛白日晚萬里晴空送君遠緑槐深處度鐘聲憶汝封章歸上苑

晨行歌

明星尚低天未明凍日潛從海底升夜如何其起蓐食開門車馬喧喧行人生貴賤皆有職蹇蹄請勿辭前征按簪未必玄髮生解綬未必肘腋輕不向山田事耦耕便從牧竪披榛荊陸沉吏隱亦不惡長饑短飽何須評天寒日駛晝難給不加夙暮誰其營君不見南箕北斗相縱横東烏西兔日夜爭警露之鶴不停唳失晨之雞亦補鳴但無陰霾暗徃路縱有氷雪皆夷平冨平里第無壘更城烏不敢朝墮聲侍兒客覆將寒錦僕子謹護初調鶯



不向紗牕看曉色安知門外輪蹄情

送王忠伯太史使秦隴

徃年諸邊戰驕虜諸將紛紛肆斤斧今年驕虜悉王侯廟堂坐畫陰山籌田中烽火平安信隴西羌笛無人愁天子尚文不尚武侍臣持節誰王府邊馬如雲屬芻穀不道旌旗送迎苦我昔曾聞范文子外寧內憂逓枝柱不頷呼韓長扣關但頷虞庭盛干羽惟君雅望重蒼生攬轡山川群吏迎赤囊預訪邊庭事玉燭時來佐太平

麻姑壇歌寄毛君明

麻姑壇壇荒出青山白日不留丹鳳駕紫雲已化青螺鬟麻姑昔向吴門集鬒髮垂腰緑華濕侍兒並服六銖衣從官盡負三山笈數百年來别人久須臾騰空拜雙手五龍暫駐栝蒼車千錢近取餘杭酒麻姑去後又千年海水半淺仍當田吾將手驅白鹿去踏梯高步瑶臺顛麒麟脯花香美堪飽翡翠明璫未應老背上寧當一一鞭心中猶戀纖纖爪仙郎舊與蔡家隣今來吏隱仙壇春為余敬致廓落字三時灑掃蓬山塵



送穉以時兼訊賣藥張翁 張名軒巴縣人

君不見君平賣卜成都市言忠言孝無他異簾内惟蔵一百錢目中但識五千字又不見子真不走長安城春風春雨長躬耕至今谷口鐫姓字何論漢室名公卿士當貧賤稱致主空為大言謬人耳豈有熙熙為利來乃能蹇蹇酬人死達亦不足喜窮亦不足悲有時自採商山芝有時載作周王羆下為泥蟠上天飛飛時為雄伏非雌天網四張羅不得有時自來非鎩翼重磨日月排星辰騎龍駕鶴鞭麒麟世人聞言每大笑吾子此意寧沉淪試詢賣藥巴山者莫是當時賣卜人

送吴明卿之河南

西風吹立桑乾氷一色寒雲千萬里僕夫不念霜蹄勞侯人總為關鷄起天下文章妙使君況逢天子新好文前席無因問鬼神驅車白日空紛紛白日紛紛落紅樹為君劍歌君劍舞長安之酒斗十千赤仄之錢一當五杖頭空有酒人挑壚前不許胡姬數醒然送君怨芳杜 時有酒禁



送朱潛山鴻父

君家槐里名最優漢庭公卿無與儔談經每折豎儒角伏檻頻與忠臣游杜陵丞相徒馳騁桐鄉嗇夫亦異等豈如操節凌風霜自古丹青照形影吴下聞君自少年榜中題字知君賢器成不辨良工樸網結猶烹小國鮮莫言吏事徒勞頓莫謂南陽不可問周南若有訟餘田關内尚多封後印

訪顧玄言不遇寄贈

南園繁花何灼灼昨日方開今日落開時盡道春風佳落時又恐春風惡風佳風惡繞須臾世人責天何太迂南園春来北園去何園留得春長住九華外史獨閑關一片青雲終日閒尚有詩扇歌白日更無書札酬人間四月八日錫山道佛日不拜黄金顏闔風舉帆輕一羽倐忽遠引蓬萊山竹鷄桑扈領空翠風潭烟峙留瀉湲江蘺淺緑皆顏色黄鸝小囀猶綿蠻安得移家近汝邊不須抽對黄河懸但看隱几已灑然共作青春萬年主洗瓢細嚼山中泉



送顧将軍之貴州

漢皇昔事西南夷蕭然兵甲開羅施至今殺氣滿崕谷苦霧四塞陰風吹十日九日不見日見日猶應朝飯畢鬼心鬼面相搆爭跳險緣危如烏疾将軍有手能接猱腰間鷺鷀聲嗷嗷三年伐盡邛山竹蜀賈四出聲名高懸知眼中無若曹

送屠長卿公車

桃花渡口梅花白官奴城下江流碧臘月八日天氣晴東風為汝開行色舊年春事新年前新年一倍春堪憐細柳初鶯滿人耳流雲挾君飛上天天門忽開五色曜天子尚文君正少萬朶花枝羽旆明最上一枝顧君笑宫袍方正無周折道旁觀者森成列杏苑金泥醉後書可忘桃花渡頭別

送吴山人之天台

吴中年少今吴君睢盱不揖風塵人負圖擔簦常獨往布袍如雪時時新來觀禹穴蔵書處又向蓬山望烟霧手持白筆揺青天貝闕瓊樓入詞賦海雲扶身身更輕海水洗眼眼更明聳身靈𩙪白日舉靈𩙪隋處霞為城霞城高標天影空石梁秋色人如蓬山僧若肯乞人住為余灑掃雲中峰



寄留都周民部國雍

沉沉霖雨白水渾故人訊書來叩門開題宛見相思字十載交情尚如此留都逍遥一事無潜郎分日為游娛習習春風弄桃葉娟娟夜月招鵁鶄沈郎歐郎毎相見巻裏誰是今騶騄不須鞚策尋往事儘堪揺筆鳴今都賦成莫恨無人識斗牛光射

天心孤太史占星閟不得帝園廣樹朝陽梧

揚州遲内子

君不見牽牛與織女天上盈盈只一水人間剩有千餘里千里思君君不知莎鷄鳴向鴛鴦渚可憐西山呑白日可憐彩月雲中出朝朝暮暮愁向人水水山山夢猶失終朝愁水復愁風安得行人在眼中愁多力寡誰勝得江楓為我生秋色

再遊上方寺與故人飲別

我來上方十載前桃花嬌殺春風憐酒尊清於蜀



井泉弾絲品竹集四筵我來上方十載後秋霜白盡門前柳當年故人不半席杯中白髪多於酒故人故人復故人何為日夜翻作新感此令人腸欲斷蕪城之賦增酸辛博山爐中爇沉水琪花片片微風起山花為我隨意緑山鳥從渠盡情語隋帝宮前酒旆多吳公臺下生寒波生憎紫燕辭條去尚有流鶯斷續歌長年且勿觧維開再與諸君覆幾杯看余功成揖明主雙期赤松黄石来不學麻姑典仙職三淺海波方一回

宮市

望月臺前緑鴨飛李中桃中積翠幃金輿不來鐵籠稀編炭緝茅開甕扉喧喧宮市走曙暉腰纏儘買瑤箱衣無勞寒女終年機

寄所知

柳衢相逢鞭去馬口寄鴻書不成寫看余蝕盡縵胡纓誰是長揚從獵者露華凝寒濕兎目商山桂香五回緑園公歸來抱頭哭公無渡河河泱泱從盡桃花流水長一床絡緯號素節鴛機幾處悲漁



陽星烽煌煌照江樹欲傾海水澆喉嗉座中誰唱丁都護惱得周郎數回顧

悼淵百日

小潭鮫子留不得一去十旬無蹤跡痛殺東廂阿母心血染霜椒勸空席丹輀已附漕船還素靈疑在庭除間養子本期送父死汝父何為翻送子幾處芙蓉寂莫開塞鴻昇汝江頭哀昨宵架中得遺籍焼之不灰汝應惜閒庭蓼花能弄紅擺淨霜痕迎老翁後朝又欲逢重九安得茱萸兩杯酒

老來行

老來心腸與昔殊槁如秋條不可汙以薊為羶燥
為濡宮商倒置玄白渝無堪俛仰從世驅上書北
闕歸西隅臨場不復展繡弧臨觴不復爭博盧已
甘化作秋風枯敢復肩隨偉丈夫軒皇乂仙難再
呼逝從象罔求玄珠天子倘肯許老奴諸公幸爾
容狂且

老鷂行

相州浮屠戚素雲佛徒四散靈光分有孤綏綏窟



其頂擾危布巧張魔軍公然出入索祭賽移精屋
底驚釵裙幾村月下捲眠席驅桃鞭棘喧相聞平
原公子攬游騎意氣西來照天地翩翩從者五陵
豪手指青松暫留憩聞茲肝腸裂秋色虎豹縱橫
誰耐得回看韝上老愁胡好去清霜試風力愁胡
整束儘從容竦身三躍生剛風老狐負嵎正眼空
老鷹深目復自雄不期側翅偶失便霜毛醉舞桃
花紅道旁觀者色如土公子生蒙隴西耻難忘一
戰雪曹柯詎惜千金求郭隗詰朝載取老鷂來金
睟鐵脛非凡才一跳四天聲翻翻愁雲慘淡為之
開心知敵手不易摧交綏便作旋風回長鳴飄然
向空去狂魑笑破呼鷹臺不堪一辱還再辱三斷
金鞭仰天哭江花片片自飛來江鳥不飛皆掩目
忽聞群鴉遶相輪如泣如吊聲狺狺老狐失驚小
狐哭迷離欲竄無荒榛未解天公意何者萬人欲
去仍旋馬東方一道如飛龍無數奇毛蔽天下橫
排鵞鸛吹觱篥發聲欲震長平瓦徒翮當前索狐
戰群握飛沙爭撲面風塵入眼青天昏霹靂一聲



滄海變自餘小怪無煩誅攢頭亂啄充朝脯但聞
腥風萬縷汙遺腸儘足餐饑烏心感主人再三呼
激烈綢繆當報珠吾觀此鷂智勇俱不數博浪沙
中鎚似曾親受黃公符吁嗟鳥中之丈夫鳥有丈
夫人則無

臨高臺

臨高臺黃鵠不舉令人哀浮雲于我何有哉元放
何驚遽如許孔賓難忘歸去來忠孝傷生昔所歎
遼陽華表堪徘徊臨高臺月波雪竇生莓苔桂花

更待何人發桂樹之歌誰與栽何怪人間換陵谷不聞滄海生黃埃臨高臺朝來作書與洪厓我家三山互近遠一山最近稱蓬萊青天欲秋皓魄滿期君逍遥浮一杯金巒碧林富奇樹也着蒙莊樗櫟材

啄鳴詩集卷六終

# 㖇鳴詩集目録卷七

七言古詩

少司馬屠公歌　木皐峰歌奉壽叔父句
章公　雷将軍歌
送易侍御之貶所　馮比部母畫荻圖
送蔡伯安叅軍之楚州歌
王氏三子歌　放歌行
奉寄南充陳相公　寄贈俞士行淮上治漕
贈管建初侍直武英殿



送臨淮侯李惟寅守南都
蓬萊劒侯歌為戚大将軍
中林詞奉寄四二叔父
金臺懷古　逢友人罷歸
題沈徵君墨竹徵君仲化宗伯父
錢氏二子母受誥封歌
招寶山歌贈吴伯恒
賀海豐楊太宰致仕歌
玄扈石室歌贈龍伯貞
四明山歌　病起贈陳魯季歌
楊柳歌　送客還山
君房棲玄館　柳枝歌
江頭春　贈鉞師劉子津
日出入金閶門行寄友
岱丘行　端門監者歌
日出入金門行　觀選淋女
聞簫　寶刀行
城南行　怨歌行



採蓮詠　清明憶隴上
寄明成二首　邯鄲詞
楚宫詞　金陵法華寺白蓮閣池
是陳後主張麗華孔貴嬪墮處
過故相長沙李公門
秋風贈所知　十月一日
送金伯庚還山　釣竿

㖇鳴詩集目録卷七終

四明　沈一貫肩吾　著

## 七言古詩

### 少司馬屠公歌

莫言天下無神仙海中安得三神山此意惟有屠司馬晴雲飛鳥空中還青天寶氣流明月天鷄夜嘯黃金窟江山秀色既可食渤海洪濤未應没自從鬖鬖始有鬚宦游多在神仙都手持九天玄女勑校勘五嶽真經圖蓬頭鍊師赤肚子白鵐風前



兩相視瀧頂醍醐澆玉根乞得麻姑口中水背負三尺如芙蓉世人不識呼為龍鮫胎歛取寒潭色江海小市潜其鋒博帶長裙加短帽柴車出遊里中笑黃鵠安知世上心白雲自識山中妙豐年賣穀得錢多故人車轍來經過對酒自翻可憐曲小姬夜按箜篌歌遂初堂前堪大噱令子新開霞爽閣閣中蓬萊在眼前青霞片片浮瓊筵待他來枝長千尺驅車直上三山顛

### 木阜峰歌奉壽叔父句章公

昔年南遊木阜峰三十六朵青芙蓉峰峰並結紫螺角天人盡集牟尼鐘稍東漸看崄壁立咫尺忽嚏霞標重倒懸怪石注沆瀣自腰以上鮮雲封尺蘿寸蘚不敢上豈有累塊容杉松巉闕峪岈入皎皎石泉浮動流淙淙只愁却閉星辰外洞房深膩桃花踪泝洄十里溪路盡鵁鶄稍見鳴丰茸採薪溪女出絶巘清秋香汗流酥胞天皇行營結嚴隊猰㺄後衛猊前衝邈邈離世獨巉絶蒼蒼洗色無纖穠土人只觧遊培塿此地杖履來無從閟藏自



是鬼神巧騁蕩真為吾曹容叔父雄姿絶今古跼蹐天壤心横縱真龍不肯行地上况肯蹴躋随駏蛩蹇淹留兮獨空谷滄洲玄圃高吾宗靈篇滿握驅虎豹直令屈宋摧詞鋒竹篦松枝坐可把篆香梡茗貧能供名山不朽幾人在此翁自有千年逢古之仙者多晚節紫芝瑶草無秋冬露花迸出瓊粘白痛飲一日當千鍾願我歲歲執鞭弭赤脚騰踏雙青龍

### 雷将軍歌有序

大将軍雷龍少時守備階州隮棧道下若

憑虛馬與其騎皆無恙一日夢天際飛三矢有從夢中占曰此天山兆也已為寧夏遊擊将軍初開轅門揖諸将無雲而雷一龍夭矯自署中起今以大将軍専閫登壇又召為都督奉璽書總鎮西夏臨淮李侯請歌以壯其行為集三事總賦長篇

雷将軍彪騰虎瞰勇絶倫少年揺旗渡隴棧騎射所到星河新瞥然履空墮崖石飈如羽翼行流雲



毫毛不損意氣出無乃左右持明神春星夜挾天際飛三矢晝集鋙鍶幃夢中咤聲覺在耳濕雲騎馬天山歸賀蘭山頭開幕府大旗正拂轅門午一聲霹靂動諸胥五色雲龍起弓弣入言将軍動有天精忠懸於白日前劒花每映雪山白月輪長向胡霜圓至尊思識麒麟狀詔書徴見雲霄上羽林材官側眼窺中朝豪士旋鑿向蓬萊殿前賜錦袍鳴沙城下煇旌旄獵火夜燒左賢帳牛羊驅渡如秋濤莫辭征驂鐵衣重歸來頭上看金貂

送易侍御之貶所

晨裝出嚴城悠悠何所征東崕月上淡生影照見僮僕參差情莫言人間路途苦主恩猶許陂陀行

馮比部母畫荻圖

誰為馮郎畫荻圖丹青見之稱嗚呼空桑之事知有無想像蓼莪眼中惡縱無畫史寧糢糊實釵股斷鬼物哭青天四垂應雨粟古惟韓國太夫人今也無人惟母獨嗚呼男兒識字徒紛紛豈無龍蛇誰奮身楊雲竟為天禄鬼蔡邕終詘蘭臺賔馮郎



記得啖豬事應識當年斷機意手簪白筆西曹還慈母幾田開笑顔

送蔡伯安叅軍之楚州歌

黄河流沙高百丈徐淮之水行天上毒龍神黿紛闘擊誰令魚鱉安無恙水衡鑄錢十年力近日司空稱慨慷堰旁異骨既專車洪底深巇又浮象飛章急慰神尭心五雲氣色榮河王百言稽首君相力百言推轂群工績令丞簿尉臺與胥寸勞上照重瞳碧廟堂欲竭群材用往往微能酬厚直叅軍

新拜之楚州司空幕中直治艘小舟汎汎依大舟一帆千里亦不休為余問訊倉曹劉虞部陳侯俞武侯日月光華宜黑頭

王氏三子歌（天台王新甫以癸卯魁浙其子士崧以癸酉魁浙士琦以丙子魁順天士昌以己卯魁順天皆春秋第五）

天下山川各有神宇宙豈謂無其人安得天台三萬丈石橋霞標生一門龍陽司空與三子各以一試魁其倫麟經豈是王家物筆鋒所向無全軍司空書名國史新尺寸豈與經生論三子皎皎三玉



樹下馬欻見桑樞春固知丹穴之羽悉九苞渤澥之水無尺鱗丈夫七尺敍天地今日雲霞早致身

放歌行

古人貴清貧今人貴邪贏夜蛾赴烈火不悟飛鴻情飛鴻逝雲端一去如跳丸誰能攀其翼百鳥方心寒憂從中心來外物安能寬鶗鴂拾瑤草衆芳収其歡我今放歌君試聽天地為余總愁病東鄰瑤軫既有情西海明珠豈無脛何處修篁不受炎何處貞松自然勁繞朝敢謂秦無人樂毅遂稱臣不佞淒雲已瞻中庭陰促織空為床下吟穆生醴酒我當去季布髡鉗君自任頷以不肖驅長托無為國生為白日光死作青山色清泉可以入叵羅紅蕖不劣於嫦娥竹葉飲時桃葉勸柘枝舞處柳枝歌白眼向天天不怒悠悠萬事如予何

奉寄南充陳相公

青城山出西南端蜀道嶔崎千萬盤寔瞳只有一黛色此色正與青冥看俯絡坤維紀萬國仰擎乾象經蘡九何溪潺湲非玉乳何石魁磊非珠玕銅



梁玉壘棒其足兒孫尚乃神仙蟠三清小鳥委芳訊五老赤龍飛絶翰手揮玉犀酌元氣四時辟暑還辟寒芙蓉闕前發瑞檢虎豹關裏燒霞丹我聞人所歌舞天必從海内飲食祝公餐天為社稷降河嶽暗役百靈扶轂鞍頷公四萬八千歲歲歲青城騎紫鸞

寄贈俞士行淮上治漕

匍匐邸前春雨多典客館下牽六騾将軍抱持貔虎略且與黿鼉爭水波江河之決雖天事支祈安

得稱非祟飲飛紉出江水渾浪拍芙蓉茜花細西來一線垂青天天下軍輸集似烟朝廷盡食司空力大農歲省鍾官錢淮陰方為治粟尉高壇何日飛旌旆

贈管建初侍直武英殿

始知丹青妙善發天地機幾人畫龍不得似誰能親奉真龍飛管生今日好舉止不復當年吳下士俊雅清奇特擅場懸毫洗出山川髓卷却雲霞次第開招將鸞鳳趨蹌來明時瑞應紛在眼至尊為



舉流霞栢登時裹以漢冠幘歸來妻兒不相識塵埃一旦生酡顏草屩雙雙挂東壁吾觀古之避世者多在金馬銅龍下一囊俸粟可治生且自解衣般礴裸技亦有所施心亦有所為虎頭碌碌真乃癡鄭虔坎壈不識時重瞳八彩已渺矣方今堯舜真無為無逸屏幽風障且須貌取開元樣吳農苦饑越女寒眼耳親經手堪放

送臨淮侯李惟寅守南都

君侯岐陽王子孫家之掐嗣國寶臣黄符三略世所授素業一家心更親雙霓夜渡石頭渚佩刀躍出作人語試看遠近桑麻中盡是先王血駒所昔年組練留殘紅此日歌謠落照中分命保釐黄紙重古來周召竝稱公

蓬萊劒俟歌為戚大將軍

神仙宮闕居蓬萊曈曈瑞色春風開赤水茫茫連海潤孕靈苞秀生全材伏虎山頭夜游獵癡龍洞中稱紉俠陰符朗洩乾坤機寶劒高扯鬼神頰君王拊髀思奇勲一朝推轂真將軍已見樓船清海



嶠還看驃騎掃胡塵自從拜命屯三輔仗鉞時時出行部氣與虹霓作顏色身將士卒同甘苦高騎白馬降昆邪榆樹年年開好花指顧泰山應作礪平吞沙磧皆為家塞下龍蛇識功德天上麒麟稱柱石城頭桴鼓誰躬親軍中亦有夫人力帳前偏裨皆印肘月午風清進春酒飲飛起舞材官歌蕃落夷兒咸稽首從此邊城長不關漢人耕種青海灣將軍勲業在天地何說三生與九還

中林詞奉寄四二叔父

春江無雲屬玉飛緑雨谿深桑扈啼凌霄欲花彩虹落斜日正照中林低木蘭船開明月滿淡靄微風越羅煖遥聞高唱不勝情一夜相思碧雲斷

金臺懷古

燕臺昔日亡薊丘燕郊駿馬無人収一朝買得黄金骨臺前萬騎皆驊騮古來君臣不易得老死英雄難物色眼前忘却樂毅功後世安知郭生力九月易水蕭蕭寒行人褰裳欲渡難一時羽聲盡銷歇猶有怒髮能衝冠至今都人好奇節白日衝心



落紅雪可憐昭王墓前樹一輪光彩懸明月

逢友人罷歸

銅壺沉沉銀箭長夕息抱影閒空床四愁滿天客遊子百計不如歸故鄉曉登危樓望木葉珠林一夜成瀟湘數鴈夕陽中看雲秋色裏鴈度蕪葭外雲歸石門底銷沉六代有寒潮牢落三江惟夜雨梧埤芸閣怨離居嶽樹江雲音信疎如澠酒飲千鍾上挾琵詞歌萬首餘請君勿忘秣陵字令人空釣湘江魚

題沈徵君墨竹徵君仲化宗伯父

龍種脩脩出何族嶰嶺以來説淇澳我今見畫如見人箇箇琅玕滿霜幅參差黛色久不乾陸離紺影空中看大枝亂舞氷鱗老小枝鶴飛風翮寒亂舞鶴飛紛要眇吐霧含風青未了試看深塢幾竿緑已覺青波千畝少誰其畫者沈徵君烟霞澹蕩揚青芬跨將孔翠三山翼翦得瀟湘一片雲瀟湘窈窕浮天濕幽谷檀欒露華泣葛陂何日化龍歸阿閣此時看鳳集移根植向天家來伶倫夜吹六



籥開坐収群籟歸元韵蹌蹌率舞歌康哉

錢氏二子毋受誥封歌 大子夢鼇 次子士鼇

五季錢王之子孫亂鐇鑊伏浙水濆四傳功德難具論百代禮樂猶清芬夫人本是雲中君腹中二鰲迥不群大兒尹通許手扳薤本投清水小兒守參州道旁馴雉鳴啁啁二子皆可富民侯一時並分天王憂司封已出五花軸綉文巧繫青鸞足鷄鳴舉筋加數餐江頭士女皆來觀門前絡繹送雕盤歸來灑掃龍山園

招寶山歌贈吳伯恒

招寶山遠控諸夷牢置關旌旗閃爍摇雲間往年山頭擂大鼓怒噴群龍開水府百丈妖鰭截作泥千群怪尾糜為脯近來戰艦纜江痕随潮上下横蛟門已奪陽侯白波險漁師四出洪濤渾四月楊花飛滿浦前船鳴鉦後鳴鼓唱歌歸來如沸湯江頭滿甕春風香問漁何所得鰽鯨已盡無絶梁小魚魴鯉大魦鰌問歌何所云二十年來無闘氛白鷗飛向青凫群君不見山頭飲酒吳使君



賀海豐楊太宰致仕歌 有序

太宰性諧五德道含百行渾金璞玉天下莫名其材甘雨和風四海並受其賜遺榮歸老士大夫咸喜色而天下不釋然其風奉教言長懷几席為蒼生出嘉安石之成功從赤松游羨子房之蔵用如金如玉善作善成爰賦長歌専伸遥賀

古之避世者常在桃源中今日桃花嶺復有龐眉公桃花千年年同一笑人事年年不同調我今為公一放歌想像青雲落晴嶠楊公楊公濟時手股肱聖人元氣厚往年天軸偶摇動夜半風雷飛雹毋楊公澄然水鏡平涇渭九流皆就清不獨蓬麻相倚仗蕭艾盡化為荃蘅譬如大鈞播萬物黙奪寒暄人不驚又如陽春祇一煦欣欣荑甲皆専榮我昔提巾親見此三年南鴈浮江水古柏蒼松好歳盟但看明月飛千里釣竿寄在北海頭至今絲綸長不收朝天拜章請骸骨明主不許空夷猶今春何日轉天意傾朝祖帳浮蘭氣病子聞之喜欲舞



自傷不控東門騎是出可舒卷可收泰岱可觴海可籌鷗毛可冠鹿可衆楊翁學道得道力乾坤萬里皆浮蝣勞山仙者春東霞時來嘯傲春風不

玄扈石室歌贈龍伯貞

玄扈石室知何許玄雲潑潑流三楚岷峨秀色從西來攬結嵩洛天地開谽谺空洞發靈竅奔走七聖如狂埃四目神人披寶檢九嶷玉女流瓊杯小臣板者雖墮地猶為萬古群僊魁龍侯本是南鷗羽蹋踏九州今久矣狂枯寸管鞭雷電饑嗽百花

役風雨年來作吏東海東蹤跡半在名山中有時隱几百花宮有時執簡朝崆峒牧馬小術已試可揭來欲舉凌天風嗚呼皇天不仁芻狗我連年丘壟生烟火自候噴激甘雨來黃靈幻出仙雲朶我亦生平好奇尚翠壁青厓無不可安能待取九昂成直須早據瑤臺左逍遥踏雲拂片石為君先聚常山果

四明山歌

我昔長歌天姥吟今來飛越江之深烟波浩蕩都



在眼蒼厓白鹿紛可尋遊足未開意已窘片雲隱約前村盡邃來縱入丹山赤水之洞天果爾三百八十芙容之峰相鉤連沸如巨浪排九淵渴虬饑鱷崩奔前驚魂褫魄悸不定乃知世間安得無神仙際天但有淺黛色到頂猶窮羽人翼謝公萬夫鑿不得支遁欲度空歎息黃熊近人白虎怒杜鵑半染松花碧青鞋屨穿幾悔來眼前可即仍徘徊俄聞竹間響茶臼寺門正對雙眉開草根敲冰持滌釜纖陰近送靈湫雨劉綱臺榭収紫綃王交瀑

布懸青組二韮三菁兗可拾東烏西兎紛來舞篆烟雕霧無時休一雙白鶴飛何苦吁嗟乎劉郎誤入青山園不是忘歸不得歸薜荔滿墻皆可衣胡麻滿谷何愁饑赤雲層層團白日任他渡口桃花飛百年三萬六千日古今賢聖皆永畢何為容易別青山空教青山笑不還誅茅結屋弄流水溪雲與我長潺湲

病起贈陳魯季歌

我聞康回發憤摧天柱媧皇鍊取丹砂補當時聞



之不肯信今日身經信斯語壯懷每欲經崑崙俯折若木招青春忽逢二豎為虺蜴中途濺血殷朱輪茅山老仙緘玉卮君自何方稱弟子為余伐却三生毛俄又滌除千劫髓日月光華還舊觀青羊赤麟雙向前語朝挾之謁帝所兩驂如舞虹蜺旋黃姑織女持我笑賀余近領丹經要飛瓊仙仙舉玉巵浮丘矯矯揚華纛顧白雲兮思故鄉紛陸離兮龍劍長贈我桃枝與竹杖鞭笞騤騤如群羊勿嫌瘦骨瘦于鶴縞衣丹頂堪翱翔令余敬致陳扶

揺別來雪積峨眉高

楊柳歌

青門楊柳一萬株柚條布枝待馬蹄柳枝日夜能高低馬蹄日夜能東西若教繫馬上林樹柳枝减没春風蹊。

送客還山

新荷夜卷梨花雨青山倒浸琵琶渚新裁荷服雅稱身著入池中不知所牀頭黄石讀已盡尚餘一卷金仙語施之人間無所用袂向松林避煩暑林



中月出暹漁郎嶺上茶生期姹女鄉音啞啞可憐生賤却清宮激梁楚

君房樓玄館

茶蘗晩汎東風騫青蘿夜入棠梨軒鶗鴂咽咽相喚去印破西池碧玉痕樓玄主人貪晏起片陰忽墮江城午吾知桃花終不言何用欣欣觧人語

柳枝歌

柳枝揺春春可憐朝來作花飛上天纔依羌笛吹雲去又倚娼樓數酒錢一從移栽上林苑每日祇

辨三回眠

江頭春

江南春風釀如綺十萬人家種桃李鶯聲巧弄管絃新燕子平行一江水當時喚汝作玉人悔不喚作江頭春江頭春會年年到玉人何處流光塵

贈鍼師劉子津

左肘垂楊痛殺我坐卧立行無一可大聲呼天天不聞造物熒熒轉風火家人固惑求方伎門前絡繹馳輀軻劉君鍼法直絶奇應手為余蹠帶鎻岐



黄救療鍼第一自餘草木皆委瑣百年以來失正傳太醫公座猶虚左海内獨談凌漢章君自何方得磦砢談笑之間捷有神披紛不讓聊城笴至尊憂國猶晏朝尚藥如林足皆裹我欲騰君入九天應賜明珠一千顆

日出入金閶門行寄友

日出入金閶門朝隨明星暮紫雲素食經秋亦何意素心空自生氤氲群英逸轂不得前白髮蕭蕭蒙少年當關者誰奮怒言何以處我山之巅可憐

神龍不見日滿身烟霧相隨出可憐堯舜不見人
龍車遥遥度紫旻康衢之歌難上聞土階三尺深
重闈相如肺病猶著書子雲天祿寥寥居西山白
雲謝逋客故園叢桂今何如

岱丘行

岱丘直天不可梯群仙來游行絳霓白鳥夜伏猿
晝啼一從封檢開九泥碧桃芳樹交成蹊天孫晴
簇芙容錦天津夜半聞晨鷄諸峰長白天最西雕
楹繡房羽士棲遊人往往從此迷我來香雲開萬
眭決皆猶向吴門東何論堂下魯與齊何來鉅公



幸我携授我玉戚令我題無乃黃石公子孫風光
汎汎流春莫漢庭物色空四海時明好去游金閨
待將攙搶悉掃盡被飾青雲天馬蹄

端門監者歌

北門戒嚴肅紫城交戟之下如雪明黑貂力盡偃
不起傴傴仄仄無路行賴有左右腋持得不爾此
履難為聲端門監者笑且迎小童瀹茗波光清新
菊香浮四壁煖暫回春風亦稱情且寬懷抱休沾
纓

日出入金門行

昨暮日入我當出今朝日出我當入日出入兮無
停輪我亦孤征向人急韡韡雙履翻數千天街摩
成寶鏡鮮念欲且息不得息兩脅挾我高於肩汝
饑不能倩我飽汝亦劬勞堪自保世間到處有羊
腸何必唏嘘歌蜀道當時只恨隔重閽不道重閽
尚有門玉皇高拱蓬萊殿一水盈盈碧海尊

觀選淑女



長安女兒巧伺人手持紈扇窺芳塵姊妹相私擇
佳儷無過頷得金吾壻如何天閶覓好逑翻成凌
亂奔榛丘吏符登門如索仇斧柱破壁怒不休父
母長跪兄嫂哭頷奉千金從吏贖紛紛寶馬與香
車道旁灑淚成長渠不念他時共筐席但傷此日
離襟裾人間天上隔星漢天上豈是神仙居吁嗟
天上豈是神仙居

聞簫

上林明月深於海簫中五鳳流光彩逗將燕子出

墻西有人恰向春風啼危欄倚遍車緇令一夜相思月中影舉頭望見賓鴻歸問爾何年碧海飛紫閣蘭生夜方午閑凭雕闌弄鸚鵡雙鳩何來太姤人聲聲呌道姑姑苦

寶刀行

我有寶刀名陸離鴻毛不敢迎風吹寶刀烈士纔相宜贈君佩取誅伊祈西月流光掩大旗當空亂攪蘆花枝天子只今家四海功成休遺麟臺知



城南行

城南去天不盈尺虎豹嚴關穿不得眼盼書來馬角生心傷人去烏頭白蘆管動時楓葉迎故關開處梅花生悠悠此恨何時歇為君一賦城南行

怨歌行

妾心如秋月皎如出機練君心似春雲斷續斯須變望夫石上天欲陰妬女津前波浪深空雕碧玉為如意浪結文綃作繫心當時陽臺雲復雨化作秋風淚和土迎來乍欣白日低背去安知玉筯啼

採蓮詠

鏡中美人明月光瓊肌玉腕相芬芳凌波而往褰素裳桃李不敢誇朝陽採蓮歸來還採菱纖短潮逆嬌不勝牽浮攪沉亦自矜搓牙四角生寒冰南山桂花飛上層

清明憶隴上

誰家麥飯能春寒聖時猶帶神武冠遥知上冢家兄弟應憶長安行路難長安大道車馬輕捷門自謝諸生平介推無心上天去張翰自領雲間行吳歌越謳不忍聞射豹花開江雨紛前村後村杏花發待到人歸飛暮雲



寄明成二首

山中人真仙游早眠晏起百事休羽毛養就欲飛去滿前燕雀爭林丘百事無一藥爐紫霓生光浮碧虛陰陽為官各有司何必手劍行除驅君不見目開闢到于今乾坤不毀萬物成林洪厓縱游八極遠偓佺韓衆遥相尋

川雲館中白晝眠西山過雨踈青烟江心帆檣自來往黃鵠决起摩蒼天藥爐微紅舊年火白鶴翩

翩秀雲朶長史階前汲井花徵君臺畔開茶𣝣紫芝消息今如何寶劍呈光七點多妖雲怪雨都飛盡科頭獨向青天歌

邯鄲詞

妾家在趙十二逵夫壻游燕忽若遺狂如楊柳飛春絮拙比斑鳩守故枝兒時只念嫁人好嫁得春風還自老春風飛揚大道旁不惜高樓繡紋巧絳脂無力淚長流白蠟能乾香暗奴鳴鳩殷勤相對語知誰喚晴誰喚雨



楚宮詞

可憐楚宮人空抱長饑老楊妃齧齬玉魚鮮衛娘鬢薄金鸞小不逢一日春風吹何似村中薺花好鴝鵒難為鳳皇舞夜深空灑霓裳雨悔不早嫁前村兒綵索牽牛打村鼓

金陵法華寺白蓮閣池是陳後主張麗華孔貴嬪墮處

花下相携一池水眼光深透銀瓶底深宮暗約美人扶美人方待人扶起何知此日梵王家合殿高懸琪樹花吴公臺下蒙龍語猶記青溪日影斜

過故相長沙李公門

長安城中多息壤九衢歲月紛來往當年高門今矮屋石刺狻猊坐深谷幾廻傴僂始到門幾樹公槐尚垂綠長沙公今安在海有滄田陸有海是時白龍嘗遠游四海晏然朝委裘群公方睚足嘯傲懷麓堂前採大浮我來寒色照晴光九衢積雪如群羊盤旋路逵千廻腸乃知太行之險不在遠如弦之直死道旁古來三讓原不易我今難于一辭



去安得中山黃鵠舉繽翻下作空中絮採芝採苓須黑頭課耕課織足自謀如何靡費不貲粟未鮮蒼生一日憂

秋風贈所知

秋風横空槲葉鳴明月半落客夢驚蟏蛸挂壁圍愁城幸遭明聖功未成能熱能涼有孔方無是無非惟杜康作賢作佞只毛穎不死不生堪法王長歌有所思思君白雲外高咏遠如期期君青山内勸君莫嫁窮身輕得顏開勸君莫乞巧還須買癡

獃荆卿西去何時返易水東流也不廻白綸巾上千年月歲歲浮江将爾來

十月一日

十月一日天未寒夜半理髮纓朝冠天家須朔開金鑾春風條已披長安衆鴻且轂澤中響斗柄欲轉青琅玕

送金伯庚還山

械械西風生柳條送君入山尋藥苗藥苗已枯實正飽長鑱短钁憑君操山中人流光無情白日新



白日不照臣心絶高山巀嶫石硎裂黃鳥高舉玄狷呼搔頭負痛看茱萸短歌行夜半歌枕夢不成寶劒半蝕無號聲斗牛之間蔵至精斗酒送君君便行

釣竿

松梢片月流光彩照見青鸞來碧海寄将丹篆不可詳任家公子遥相待山中未終一局棋扶桑日出紅滿枝逝當鼓手乘桴去閒理風前如玉絲拾将明月作釣鈎攪取峰霞作釣舟一牽六鰲紛在手陵亂妖星東北流只恐群仙上訴天宰泣三歎投竿歸海頭

喙鳴詩集卷七終

喙鳴詩集目録卷八

五言律詩

家園春日　喜雨
送客歸黃山　別陸無從
送叔父歸　贈趙客
早秋送人北上　錢塘觀水漲
逢呂中父　遊鶴林寺
瞿脰湖　七夕舟中
越溪　逢故友



迷樓懷古　登焦山
送人宦東陽　戴叔倫墓
贈歐子畊　玉河新柳
長安人日　送長子縣劉尉
輓盧九潤之　哭亡弟六郎
送趙相公歸蜀二首
陸氏庄二首　長安道夜歸
送陳氏赴遵化教諭
答相者　紫闥
九日送洪山人之魏郡赴張使君招
送馬氏赴晉陵教諭
搗素二首　讀謝枋得傳
漁父　與王仲房酌
寄四十二家叔　楊氏別業
紀別八首甲戌二月簾中作呈沈幼真
承家叔賜問小詩奉答兼問箕仲兄
送彭釋修下第二首
顯靈宮宴坐　喜雨



新月戲贈于可遠納姬
寄題史氏紫雲館是金吾生處
送茅平仲歸潤州　拜經筵日講兼起居注
秋日憶君房　臨淮李侯輓歌
張孺覺招飲阻雨不赴賦呈
贈相人者
和屠田叔霞爽閣春日閒坐三首
游大慈寺　游寶嚴寺
宿招寶寺　泛舟城南

出郭　柳亭菴
宿山家　螢
送人之雷州　田居作
西山　望霅衢田家
郭南田家翁　放舟
贈朱叔明　太白山上方
各詠一物得倦飛鳥
乞食老人　贈飲者
哭内江趙相公四首
十五夜詣君房時方禱雨二首

暮入龍華寺晓起四望在萬山上賦此紀遊
小晦山家　秋夕庄居寄陸比部
育王寺與金無傷作
余寡婦　夜雨別親知
七夕　留滯揚州三首
山家為王員外　柳
送黎祕書惟敬致仕歸嶺南二首
聞吳中大饑有自沉與經者作詩悼之

送客之淮安　送彭節推之温州
己卯歲暮　聞郝謙伯生子喜贈
有懷十八首　寓感寄所知
送客　送僧歸四明
後紀別六首　送客
紫陽觀作　和人待除贈内
清明憶慈園　枯魚過河泣
餞李都督出鎮山西二首
予告省親識喜

靈巖寺　偶感
阿城阻淺陰雲四合王別駕來顧

喙鳴詩集目録卷八終

喙鳴詩集卷八

沈一貫肩吾　著

五言律詩

家園春日

芳樹掩衡門春風澹酒樽雲青楊子宅草綠董生園委運知天意銷聲混市喧明時容偃仰散髮布衣尊

喜雨

江城明野燒旱魃厲秋天太守如無雨農家豈有年濕雲看出樹甘澤喜平田莫問西成事雞豚早宴然



送客歸黃山

萬壑擁空岑孤峰下夕陰鳥歸松影没人靜月華深黃帝去已遠白雲留至今鳴琴幽澗底獨夜老龍吟

別陸無從

黃葉過蕪城相逢道姓名知君素心者頓結久要盟野舫雲齊落湖帆雨亂鳴再三揮別手萬古一含情

送叔父歸

孤航春首路渡水夕增波山色隔江好潮聲近嶼多桑榆人老矣朝暮夢來何報我雙親道兒時未渡河

贈趙客

何來稱趙客意氣似邯鄲好俠黃金盡閉門春草寒老無慙歲月貧不落衣冠獨有虬髯在高歌天地寬



早秋送人北上

蘆葉壯心驚淒涼似羽聲一樽遼北發萬里盡西行蓬梗人猶泛蓮花氣不平漸離高館下無處有平生

錢塘觀水漲

客行無樂事一步不如歸數日河魚上千溪石燕飛濤青烟樹小風惡亂鴻微處處牛羊下天寒深掩扉

逢呂中父

君自鄉山至悲歡問起居故園經歲別花事近何
如倚和時禽韻飛揚天地廬呼嵘豪氣在吾欲共
牛車

遊鶴林寺

廢寺倚林端荒碑欲讀難日長猿果落秋老鶴松
寒葦敗無天白楓狂雜雨丹可憐生滅意飛鳥下
空壇

瞿脰湖

西風瞿脰湖積水曠東吳岍樹微於點江天青欲



無羈腸終日送客計一舟孤買酒三家市蕭蕭夾
岍蘆

七夕舟中

令節陳瓜果歡聲出苑墻桂花微露彩榆樹遠成
行斗酒江天白孤舟落葉黄南飛靈羽去誰為結
津梁

越溪

晓泛越溪船江清十丈牽雖云鄉井隔漸喜語音
便舊俗茱萸酒芳隣松柏年清風送歸棹蘿月夜
娟娟

逢故友

猿斷尚啼秋逢君江上樓自言時命謬無復友生
求離獸思豐草飛蓬感故丘遠慚行牧者五月一
羊裘

迷樓懷古

錦纜照青潯龍舟艤鶴林翠華臨閣迥珠綴俯江
深桂月明粧色蘭風望幸心誰知千載後雲霧晚
沉沉

登焦山



昔賢嘉遯地山水尚無喧水逝人如在山高道與
尊廻波恍土性落石倚潮痕到處飄零迹何年來
灌園

送人宦東陽

幾看春草歇仍為一官留海月泊漁浦江帆入婺
州青種猶舊物白髮滿孤舟何處堪長嘯吾家八
詠樓

戴叔倫墓 在金壇城南

尚有碑全在曾無字可摩山川人代異烟雨墓門多是日中和節詞人倚舊歌臨風滌杯杓吹緑自東波

贈歐子畊 楨父之子

青氊傳舊物年少有歐郎詩力無人勇才名與父長嶠雲迷布襪江月入奚囊千里騰驤意神駒不可當

玉河新柳

辛托天家近應言帝澤私東風一夜力南陌萬條



絲繫馬低堪供藏鶯緑漸疑關山風物異誰向笛中吹

長安人日

三年長作客七日又為人旅館浮雙塔殘燈作四隣尚寒花事淺近塞鴈聲頻莫騁乘春意徒增百感新

送長子縣劉尉

白晳美姿郎青春墨綬香片霞過上黨遠樹涉清漳問俗全分晉歌風尚似唐送君以戀肆聲入晚

山蒼

輓盧九潤之 潤之老始作客客而輒死

白骨藏何地新詩付落暉一生初作客匹馬不同歸人世交游少詞場物色稀獨憐機事盡應化野鷗飛

哭亡弟六郎

羈思不曾開秋風少鴈來如何雙鯉至倏報伯牛災死去憑誰語魂歸定幾回朝朝春草夢今日委蒿萊



送趙相公歸蜀二首

慷慨天下事于今曾幾人簡命親承帝流言尚及身三已終歲蹈九死一孤臣賜玦非君意明朝憶鈞綸

得喪何常有妍媸合自知誰能容骨骾獨解妬蛾眉末路頭顱白私恩涕淚滋飛鴻征旆外猶得整相隨

陸氏庄二首

出門何所往命酒即前期驅馬翩然至流鶯總未

知水縈方苑住天輿艷陽私坐久更啼鳥清風習
習吹
輭草堪留藉流泉足洗杯春餘池館在吾戴接䍦
來鳥倦群鷗狎花遲細雨催故侯歌舞地歸騎總
徘徊

長安道夜歸

雙塔破山影斷霞留夕陰鴻鳴極浦靜月上東堂
深病骨驚時序寒梅識古今正逢三五夜隣婦莫
愁砧



送陳氏赴遵化教諭

可能無尺寸虛此鬢頭花三輔試青簡諸生朝絳
紗蒯雲寒竹茇遥月靜年華長日談經處知君擅
九家

答相者

事拙悲鷄肋人間媿馬曹道心殊未長微尚豈能
高宿雨沉孤夢秋風颯二毛奔踶非我志因謝九
方臯

紫閣

紫閣自生香聲華滿道傍百司方敬諾諸客又游
揚伊呂無前軌蕭曹竟末行三光凋不盡千載樂
何央

九日送洪山人之魏郡赴張使君招

九日送君行黃花意不勝酒當燕市別髙自太行
登返照臨龍塞悲風度馬陵故人今遅汝幾夜問
青燈

送馬氏赴晉陵教諭

之子腹琅玕公車獨進難何能三獻玉聊用一彈



冠澤國秋容老滮田鴈影寒彼都人士美誰共採
芳蘭

擣素二首

玉露淒寒色玟砧別斷腸雙星照閨閤片月擣氷
霜節赴清飈急聲隨白鴈揚小姑宜記取休嫁羽
林郎
天外家家韻閨中寸寸心參差似相應淒絕在無
音此夜悲刀尺何時見藁砧人人聽下淚獨有塞
雲深

讀謝枋得傳

朔風吹漢月胡馬暗神州燕市孤臣死中原王氣収程嬰空有恨龔勝得無憂千古崇真院傷心水自流

漁父

江海日風波乾坤奈爾何深蘆維短棹空港答長歌故國相將老鄰舟或並過遊絲常罥網河飲不須多

與王仲房酌



傾我門前盞盃君頭上簪第教雙耳熱何畏二毛侵明時箕潁意歲暮滄洲心未得相將去空堂一夜深

寄四十二家叔

蒼蒼高閣裏詩思與誰新晉代林中士羌時物外臣禽魚命酒伴江海給閒身可豢非龍性神龍不可馴

楊氏別業

園列初榮日群啼狎惠風通流魚飲沫香薄鳥爭蔌招鶴烟翎近參鷗野性同高陽虛左席潦倒讓山公

紀別八首甲戌二月簾中作呈沈幼真

燕市慘相持荊卿與漸離任嘲玄尚白忍染素為緇伐國人何問披裘牧者誰丈夫墮地異七尺有鬚眉

天地立斯須江山去鬱紆昔人皆愛鼎吾道在乘桴梅福今逃漢梁鴻舊入吴慣知南北路不用泣楊朱



海上少田耕春來拾蚌蠣持酣千日酒絕勝五侯鯖未擬冠裳會難知天地情子真巖谷下白眼漢公卿

病馬玄黃色臺高不可攀卸鞍歸舊主留骨向青山矯鳳三千里飛龍十二閑前途君自慎休使鬢毛斑

憶昔挾書來公車不用媒孫弘正開閣郭隗遂登臺月桂人皆伐露桃誰敢栽如何談客坐今日有餘哀

叔夜甚不可淵明歸去來暫隨鵷鷺入終與海鷗
廻白玉公家署黃金自古臺歲寒巖壑下亦有桂
花開
一病損朱顏青春憶故山歲時馳傳盡車馬問程
還髙枕滄波濶長歌海霧開故人書札至童子一
開關
樹老因為社蘭鋤本在門小人懷舊土一室自稱
尊謀國今如此微官何足論所嗟天下事流涕滿
乾坤



承家叔賜問小詩奉答兼問箕仲兄

信至知無恙雙鷗日益親清狂樂酒德談笑奬人
倫時世迷青眼江田老病身仲容相對在科跣竹
林春

送彭稺修下第二首

相知何自晚春杪薊門逢已恨桃花暮空嗟柳色
濃鷺濤江九折蠡浦夢千重籍甚誰能掩人傳翰
墨蹤
衆人嗟濩落之子獨瓌奇不以燕金盡而懷楚璞
悲空囊貯肝膽雄劒朗鬚眉收冢青山下孫弘未
後時

顯靈宮宴坐

休沐棲靈境齋心對鬱羅篆烟深夜直鳥語暮春
多世事悲移壑人生感俟河阮公長嘯處黃鵠幾
回過

喜雨

觸石纔膚寸群聲動地歡不因炎令久誰識觧恩
寛九邑應占穰諸祠且罷壇願言三日後匹馬向
人乾



新月戲贈于可遠納姬

三葉數莢蓂鈎金鑄水精曲眉纔隱見纖耳半丹
青忌滿辭終夕分光及小星吐生方此始仙孕幾
時靈

寄題史氏紫雲館是金吾生處

浚谷晴光麗靈丘淑景遲亭開蓬島象花貯艷陽
姿珠網楊梅塢霞文豆蔻枝似移丹穴近鳳覩九
成儀

送茅平仲歸潤州

僑居慘不樂舊隱復何如棡損春前藥蟲殘雨後書廢機迎汝意燃桂入秦餘昔日江潮至牽綸尚有魚

拜經筵日講無起居注

海色動晨曦秋風稱袷衣肅行隨象入端笏待龍飛玉漏猶沉箭金華已敞闈時平無 主聖簡牘數行稀

秋日憶君房



棲息總依禪楊雄玄又玄青雲伯夷傳白首南華篇故里梧桐後空巖桂子前已知搖落意秋色盡堪憐

臨淮李侯輓歌

昔聞河帶撍今見壑舟移不繫青驪影能無白馬悲雅歌叅征虜驛馬鄭當時空有祈連色秋燐雨後吹

張孺覺招飲阻雨不赴賦呈

勝招成屢失此日復愁霖疲馬先人倦浮雲掩户深凉生蘄簟夕嵐墮博爐陰明日風光好開尊向竹林

贈相人者

燕市逢唐舉吾今不問年形骸寄江海勳業往神僊素祿終何補玄經或可傳自當安蹇劣慚謝九方歅

和屠田叔霞爽閣春日閒坐三首

危搆層霄外中天積翠分藥盤承顥日茗椀吸流雲酒與鶯花醉人同鳥雀欣妙香留客暝嫋嫋霧



中焚

四望盡嶙峋何方見早春偶隨江燕翼來作海鷗人明月光蘭佩青雲瑩葛巾逃尭應未忍近市作閒民

樹樹青相亞枝枝盡欲花嬌鶯當户細倦鳥觸林斜鑿沼貯甘雨疏牕延落霞頻繁下君榻渾欲近移家

遊大慈寺

我來尋淨土十里聽松陰池絶空諸有山光明佛

心金精歸上界琪樹隱中林明發慈雲嶺青關掩
月深

遊寶巖寺

高山薄雷夕微雨濯煩襟鳥性欣蘭砌人聲遠竹
林十年懷想意一日坐觀心定作田居隱時來發
磬音

宿招寶寺

遂登多寶地來聽梵潮音海月夜能照晨風秋欲
深岧峣一山外栗烈四天陰不有扶桑日安知天



地心

泛舟城南

超然嘯儔侶鼓枻白鷗群新雨深江色斜陽淺嶼
文出鸞來海谷歸鳥入吴雲小谿胞中滯巖城晝
角聞

出郭

出郭春将晚舟中領翠微雲光翻鳥去雨色滞蜂
歸楊柳村堪繫桃花鱖已肥不能舍田父蓑笠坐
依依

柳亭巷

燕飛江寺白罷槳一舒眉山斷雲歸處鶯啼客到
時綃文絳桃淺線縷緑楊滋縱關琴尊御年光入
藻詞

宿山家

公等領丘壑四時開茂林竹風摇壁影松月蹐牕
陰野酌侶可悅病罷今已深從來松桂裏盡是古
入心

螢

點點復依依青光瑩葛衣似星紛可摘銜火照還



非作焰疑連晦方明又續輝一辭傴苑出猶認讀
書幃

送人之雷州

庚嶺去猶賒居黎半雜華山葳椰子樹溪落蒟苗
花望月應千嶂窺天自一涯微官是何物秋雨送
征車 蒟音具

田居作

天青山一色歸鳥入虛無麥浪翻新穗桃霞點故

株賤驕堪骯髒短飽任侏儒未遂三山去焚香亦可娛

西山

頓忘芳草怨佳此緑蘿寒躡磴高低上緣源互屢看暗雲微杏火鳴瀨雜松湍搔首嗟無負良辰縱目寛

望霏衢田家

海氣日蒸天居人亦自憐深春千嶂雨瘠土一刀田官稅無高下農時決歲年干戈今告罷漸有幾家烟



郫南田家翁

舊識此村好還同谷口尋杖藜看黍色席草話桑陰海月寒騰照秋雲坐隱深宅邊慈姥竹濁酒一開襟

放舟

羸病居無樂出門欣歲豐餘糧棲隴上熟棗落園中露重蓮房冷霜深柿葉紅葦苻應罷管一檝任西東

贈朱叔明

人生信有命皇路去無階獨友人千古幽居海一涯浮沉空里巷放浪老形骸宅畔凌虛塔登臨孰與偕

太白山上方

拂霧躋危磴披烟數亂山一松承日起群鳥送雲還細溜經寒澁初苔得雨斑心馳縞衣使獨此伴僧閒

各詠一物得倦飛鳥

記得學飛年人驚鷙鷹騫一翎橫四海孤影度千門天遠遊今倦花明眼欲昏君恩寧不貴臺沼怯乘軒



乞食老人

無戚亦無歡無衣亦不冠月明鐔腹冷天遠鶴翎寒竟日或不語無句時一飡世人無所用寫作畫圖看

贈飲者

只頌劉伶達還稱阮籍真盛誇豪飮事顧笑獨醒

人攤斂螯猶在鴟夷腹屢塵二丘糟箕就百歲可
沉淪

哭內江趙相公四首

鳳歸天際嶽麟逝帝家廬西絡猶瞻彩中朝忽訃
書道高如不肖才大固多餘遽委蒼生望孤雲飛
太虛

紫閣投簪日青郊返旆初後生嗤狗曲門客掛蛇
書楚澤方歌鳳濠梁正樂魚訃來長已矣無命欲
何如



歲隱東方木天移北斗杓大名垂寶鼎異數出公
朝晏坐憂天下明時恥聖堯爽靈應不死陟降在
丹霄

五丁移壑夜一柱忽傾西盛德門生誄嘉名太史
稽白雲巴犬吠紅葉杜鵑啼欲哭羊曇路山川處
處迷

十五夜詣君房時方禱雨二首

病骨支離甚猶堪坐二更入門據左席索主出金
罍如此蟾餘影難為斷錫情悠悠天萬里隱隱墮
鍾聲

月明如積水只少向人流豈謂星河夕翻令雲漢
愁民勞迄不雨天旱意中秋側息無窮意烏還人
倚樓

暮入龍華寺曉起四望在萬山上賦此紀遊

寺出飛鳥外妙高千古臺翻驚昨日暝何以御風
來雨脚懸初旭雲腰起大雷因知無色界諸幻更
環哉

小晦山家



雜沓萬山中登臨費殺筇偶從樵客飲因見古人
風霧與松枝冷秋歸柿葉紅暝棲烟樹裏石鏡挂
溪東

秋夕庄居寄陸比部

虛室度華年無營只自眠雲中三秀紫户外一峰
懸江月澄秋水溪霞紺夕烟膺心無一事書札若
為傳

育王寺與金無傷作

坐攤百花新皆山獨早春雄談齊一指妙諦演三

身鍾似魚龍定僧於虎豹親心知白雲事何日渡
迷津

余寡婦

衆人皆有匹之子獨無他汗竹湘君淚心香梵帝
家愁懷掩寒雨空影落飛花待到同歸日蘭閨無
限嗟

夜雨別親知

積雨暗江蘋蕭蕭鳴向人可憐別時意全是夢中
身客榜投雙嶼漁燈照四鄰長懷竹林士寂寞甕

頭春

七夕

病卧他鄉閣情懸故國樓空庭無喜鵲獨客愧牽
牛梧影猶通月蘋花竟入秋青山望轉積惟見水
悠悠

留滯揚州三首

驚心飛海月三度照揚州簾捲蒼苔夕人閑綠桂
秋青暘江上老白髮雨中稠不及門前水滔滔逝
不留

逸氣在重霄經時卧寂寥天空鴈翎迅秋遠鶴聲
高雲霧開孤劍風塵颯二毛霍然推枕坐今日廣
陵濤

何以遣羈思茶香松下烟啼蛩秋雨後飛鳥暮鐘
前白社聞歌日青樓索酒年西風鳴萬壑何處一
春偏

山家為王貟外

浚谷幽人宅中林處士家波濤上松樹歲月滿桃
花童子調黃鶴僊人養白鴉客來何所事相對飲

流霞

柳

柳色太無情青樓心暗驚方從笛裡度又向陌頭
生繫馬絲偏弱窺人眼忽明春光離別盡何用擲
流鶯

送黎祕書惟敬致仕歸嶺南二首

我愛黎夫子風流自古情詩成宮女誦朝散酒人
迎雲霧江鷗濶蒹蒲海燕輕天長一杯酒丘壑掌
中生

春風方汎汎楊柳不生悲已出榮枯外安知攀折
時墨花飛桂樹賦草托辛夷今日冥鴻翼鵷鸞不
敢窺

聞吳中大饑有自沉與經者作詩悼之

月冷江楓夜天長野蕨秋饑鷹驅鬼物白日覩泉
幽魚鱉翻爭得烏鳶或見求縱能封汝骨麥飯幾
時丘

送客之淮安

卷帙辭交侶趨庭拜府君清霜高古驛疋馬隱寒



雲淮海波濤息江河氣色分一官休自小列宿緫
天文

送彭節推之温州

山水畫開衙僊官駐永嘉群峰圍橘柚一雨見桑
麻吏事空庭樹閒心小塢霞鳴騶山館下驄馬欲
生花

已卯歲暮

勝帖從兒問辛盤秪自憐鬢蒼今日夜親遠此涯
天霜為寒鍾白河當海樹懸江山將歲月併積蒭

門前

聞郝謙伯生子喜贈

萬事從今足誇君得鳳麟試啼必英物入掌見奇
珍湯餅集佳客桑蓬慰老親椒聊有繁實猶待後
庭人

有懷十八首 有序

此十八子余同年館友也各有奇抱辛巳
歲余再入京而落如晨星愴然感賦

危言領時論遠逐瘴河濵榛莽蛇呑象溪山鬼笑



人涼生籐簟夕煖入椰瓢春何必嚴灘上垂釣是
隱淪

趙汝邁 隨牒粵臺

自拂桑皮紙閒書桃葉歌定情知有以樂志豈須
多蟲口殘虹雨楓橋春水波扁舟任來往落日一
漁蓑

韓存良 請告長洲

玄尚資三劒浮名握一瓢白雲空大澤明月度長
橋左臂應為彈雄場不復梟吳王闘鷄處鬼火向
人燒

沈道立 蔵舟吳壑

崢嶸負奇氣動業掌中看一別青門酒頻加白字

餐萍蹤逐浪易橋性度江難雙劒來何暮朝朝斗
際寒　范汝益 薄仕閩海
鐵馬初寒日金莖欲露時百勞從此去比翼更何
期縹緲洪厓嶺虛涼梅福祠尚留鷄犬在須遣八
行知　張明成 高卧洪都
綴草賢崔瑗傳經癖杜公風雲將事會丘壑與心
同倫德存吾道微言感聖衷歲寒東海上攜手入
無終　朱少欽 執經金華
昔作同心樹今為斷梗流微官白雲物一醉清源



秋露泣刺桐浦風傷橄欖洲百年惟道貴四海任
悠悠　習時甫 左宦泉州
桴華通寒侯壺觴隱座深鮮雲宮樹色片雨帝梧
陰溫飽元非志須眉獨信心坐斜天際月香篆落
沉沉　羅一甫 陸沉金馬
獨有東方朔能高大隱名遨遊漢天子談笑魯諸
生殿礎春方潤樓陰晝屢横正勞答客難車馬任
逢迎　王忠伯 徘徊講席
舉世無青眼佳盟獨杜康壯圖垂巨腹善謔傲諸

郎名馬方騈伏游龍且戢翔日高談塵動旗鼓正
相當　徐公望 談笑金閨
海隅方散髮魏闕未關心山澤形骸苦冰霜水月
深諸生何是古宰相不非今烟雨樓前別片帆風
不任　沈幼真 息鞍檇李
不飲奈人何浮名感逝波斗牛窺閣度日月校書
過夜雨傷鶗鴂春風閉薜蘿欲將三命理持以訊
羲和　黃鳴周 典寶校書
撫劒燕山外驅車易水前賈生傷鵩日季主拂龜



年世事庭闈好人情妻子全任他譏屑屑幽夢落
鐔川　田德甫 匿彩延津
圜澤故多賢榮名及少年明心既皦日高義復雲
天孤劒秋風外一珠明月前何為大梁道裘馬自
翩翩　張南榮 謝病梁園
倚劒岩嶤閣彈琴寂莫臺風雲詩思遠山海酒腸
開千兎毫曾秃雙魚信不來汾陰方欲駕遲爾子
雲才　李元甫 息影檇李
後輩推文體東方領大風授經暈批析造膝何從

容迹與金門隱心將黄石同鳳皇雛五彩今日羨
冥鴻　　于可遠 避色東阿
已就韋家業還窺鄴架書開心生錦繡酬價有璠
璵蜀道人來少巴江月出初羨君謝天伐高詠白
茆居　　陳元忠 鞱名巴園
帝里班荆日仙林和郢年筆摇七澤動墨散五湖
妍星自中宵墮人疑渤海仙若為頻夕夢尺鯉竟
茫然　　李本寧 鎩羽荆山
中山長命酒四海太平時翰墨無前輩風流有故



知鴛鸞欣冉集犬馬愧先資珍重今朝會應知白
日私 癸未喜諸友至作附此
寓感寄所知
萬戸烟雲動三春物色虚中原多難日頻歲荐饑
餘群盜方蠶食高堂且燕居不知建旐者悲笑復
何如
送客
白髮今如雪大冠空若箕身無一筭復囊有七泉
詩水國停橈日江山命酒時愁君騎鶴去歳晏只

相思
送僧歸四明
聖諦應無住神人以不材大江持咒去苦海踏蘆
迴禪誦荷香入經行桂影開死生憑佛力飛錫幾
時來
後紀別六首
留滯非吾土窮通信彼蒼交游成薄道勳業待通
方飛藿初零落平蕪始播揚疏峰開小閣入桂已
芬芳



家貧富丘索長日慕歸田過雨殘荷晚經霜紫蟹
鮮雲峰結禪寂海月期神僊自好殊不淺長空秋
眇然
山濤雖少怪叔夜自無堪疊浪奔鯨怯歸途老馬
諳天寒傷翠竹髮老愧青衫酒德劉伶頌吾今意
亦甘
竟日行還止頻時喜亦悲金猊寒欲暝鐵馬夜初
嘶雪涕今如此天心未可知濁醪有妙理沉醉復
何之

封章觸聞羅長鋏歌歸來秋水淮揚遠片帆江上開欲從詹尹卜誰信屈平哀莫怪吾醪濁淹留只數杯

雞将憶別意説與賦歸人酒熟清明火花殘小徑春稻粱生計足竹葉性情真明月鄉山外西風吹一身

送客

鞍馬照西鄰垂楊送北津誰云强項令甘作折腰人縱目歸青鳥搔頭到白蘋帝鄉三度發緇鬢此



田新

紫陽觀作

碧落曙關開祥風吹玉臺一山大野盡萬里連天来枕上雙鴻度窓中衆壑衰僊人同六博鼓掌夜深田

和人待除贈内

待除衣屢敝望遠鏡頻圓梅熟将成雨花狂欲上天孤燈方自照尺組為誰妍後夜思歸意泠泠別鶴絃

清明憶慈圍

萬山懸夜壑獨樹倚溪門游子風塵淚孤臣海嶽恩春秋惟往日去住此何村一寸心中草茫茫自斷魂

枯魚過河泣

莫食楚江魚魚中有大夫白雲收潦水黄葉覆菰蒲肝膽笑仍在風雲生有無波臣安用泣河涸也當枯

餞李都督出鎮山西二首



都督名家子長亭酒觶深先零耕戰策關輔結交心拂劍摇邊月看鴻到上林何由紓北顧須使絶南侵

永日非吾事全家赴國讐出師横地脉轉戰到天頭角裏單于小弓前白草秋歸來漢天子獨拜冠軍侯

予告省親識喜

庭綵歸游子宫袍識近臣共誇長省日正是晝游辰十載燈花結千齡栢葉新寸心猶去住何以答

君親

靈巖寺

支策探禪源峰廻出寶幡經行無事事梵唄不言言棲樹龍光寂依龕燕羽尊前山有明月坐殺一林猿

偶感

南八真男子陳三亦丈夫单衣寸心絶隻矢一身孤霜雪人俱厲乾坤氣獨舒臨風歌古調流涕淌平蕪



阿城阻淺陰雲四合王別駕来顧

客望甘泉渇君携時雨来片雲新出樹長日共銜杯歸路心能寂迷方眼又開看余御風去一夜到蓬莱

喙鳴詩集卷八終

喙鳴詩集目録卷九

五言律詩

驄馬　剡溪
大隱　七夕逢王大别
入招隱　送留都周考功入計
過雙莊　野坐
候濤山作　醉過禪院
送屠田叔還閩運司
若士　苦雨二首



秋雷　贈張公魯
木假山　臘月立春
七夕二首　東山
北園假山　送吳伯恒方伯
龍使君奉佛棄官詩以訊之
過李中甫看雲池憶賓甫二首
長文讀書山中　月湖秋泛
觀傀儡　旱至白露節農無望
夜聞簷溜　襲上人問疾賦荅三首

送僧　哭楊伯翼二首
泛舟蘆頭堰　雨後
第十嫂　贈陳魯季
行藥　送汪主簿孟陽歸歙
驛邸不寐二首　悼内五首
辟兵符　玉峰道人
孝安皇后輓章十首
早朝　秋月
夢泛芙蓉江　趨直



休還示僧廣　送張學博致仕
送魏明府盡卿復任鄞縣
齋前石　自哂
柳眉　休沐
望月感賦
本寧談蜀中用兵後和二首
香山公主輓歌三首
過雨池上　曲几
眼花　聾

憶讀書處
李本寧以諸葛武侯祠下詩見示賦和二首
張輝甫給事病篤其女纔十三刲股飮之給
事復生一日卒余悲而贈
客槎
中秋夜夏鎮舟中見月食
東歸同年沈思質蔣中悅高子和沈時抑年
姪沈太玄飲余西湖
慧上人方丈
祖關久圯僧傳慧負土成築余賦二律

國清寺贈無盡禪師
徐孺子
游仙三首
彖鳴詩集目録卷九

# 彖鳴詩集卷九

四明 沈一貫肩吾 著

## 五言律詩

### 驄馬

驄馬四蹄驕乘風氣象高金鞭流晚電玉鐙響春濤縮地無無汗行天別有毛歸來林日晚群壁綴

### 征袍

### 剡溪

寂歷羅雲嶠參差亂水湄扁舟成獨往樵子問誰

期松下排菱角蘆中雪藕絲還如武陵日悵望桃花迷

### 大隱

大隱著山樊昔賢風韵存樹根盤石出鳥語答人温澗飲連群鹿藤飛狎子猿無勞同謝客鑿石下江門

### 七夕逢王大別

投轄雙星夜停杯一雨心露微花氣重月冷竹光深携手低河曲長謡破嶽陰若為御靈翮猶作斷

行窩

入招隱

舊隱人何在余今賦反招山深寒乳虎松老凍飛鼯谷響如酬問童來或應謡自然成擊壤何以欲逃堯

送留都周考功入計

南選庭除肅風雲舊主盟及瓜還自考持鑑與人評蘭氣原相似氷心又獨清諸郎相遲久到日下階迎



過雙莊

行役見斜陽山川非故鄉半天容數鴈一騎過雙莊水去空氷白沙來積雪黃問余何所挾四海一奚囊

野坐

綠水行舟處青山命酒時片雲能載日落葉自題詩山賈朝携婦溪漁夜就師薄言心賞洽數誤野人期

候濤山作

目覓白雲橫馬知積水情鳥銜秋霧杳魚跳晚霞明忽嘯低為澤俄飛起作城有帆來自遠風雨不言驚

醉過禪院

不意尋中聖猶能謁上人酥明香積院花轉法王輪恕醉應容我逃禪已外身遠公相送處流水淨鄰鄰

送屠田叔還閩運司

又送鹽官去南過閩海雲馬蹄上氷響鳧影及郊



分候館疎寒柝行厨小暮葷惟應幔亭月遲爾白紛紛

若士

何来稱若士汎汎起清風詩卷留西派禪心近北宗花明丹似女松老禿如翁前日天台去辛勤折數節

苦雨二首

非旱即為潦皇天應棄民鴻高千里霧魚老一江蘋料得田多耳能令巷有人窺門猶未霽何日可

回春

嘉穀報成西愁霖爛作泥山椒皃影合木末䒱花齊江暗頻驕鱣林昏屢悞鷄菜根三尺水無已沒黃鑾

秋雷

秋思滿江城单衣習習輕㳌蛩吟欲入梁燕語将行水閣逢雷隂湘簾失雨鷩誰知天地大也媿蓐收名

贈張公魯



槎湖饒秀色之子亦瓊琚慣以他山石来攻屈玉書裁雲過禹委翦薤到秦餘堪笑[illegible]王烈空游碧落居

木假山

適共採樵還因移谷口山收雲蔵草性借雨點苔班枯槁禪心寂槎牙寺影閒醉醒携枕簟累日竟躋攀

臘月立春

京兆土牛来春風拂滿臺非無餘列在自覺笑頹開村旆皆題栢途歌並舉梅柎盤仍拜賜先頌萬年杯

七夕二首

令節牛郎渚佳期燕子樓桂香飄下界桃葉駐中流露濕仙裾重風清越苧愁携卿五湖去百事不須憂

天上河方淺人間露未寒金針聚纖手山果落雕盤私語蛩吟草微酣燕蹴蘭白榆都落盡昂首見歸寒



東山

曲水曾游處微風適意時綠陰蔵睡鴨新燕觸游絲谷口春方晝閒心樂自知謝公墩尚在吟眺得吾師

北園假山

聊将獨往意寄與一拳中無事遺可悅遠心殊不同陳根支石險寸鮪破池空徙倚石欄暮輕裾生細風

送吳伯恒方伯

甲濕南方地遲留圠使天民歌來日暮帝與好春徧華轂誰能卧飛檣忽已仙甘棠清蔭在流潤滿山川

龍使君奉佛棄官詩以訊之

本是楚狂人來觀東海塵移書漢主吏領作梵王臣為道長擽賤談清已任貧吾知裴相後惟爾冣當仁

過李中甫看雲池憶賓甫二首

鑿地得青雲因風漾彩文何能眠白晝終日泣離



群蹂雨當空落飛花入夜分樓頭鴻雁影嘹嚦不堪聞

登君池上樓哀思何颸颸人與流波逝雲依落月留墜梧歸鳥夕宿草亂螢秋相對三荊樹燈花催白頭

長文讀書山中

陟爾讀書臺虛窓四面開舉觴欣道在展卷有朋來鵲蹴新磚淨鴻窺舊壑哀悠然成太古不減到蓬萊

月湖秋泛

秋入涵虛館天開衆樂亭湖含七橋月人聚一船星此地祠狂客吾今老洞庭獨憐雙鬢白點破數山青

觀傀儡

偃師情思巧即席起春風寫恨來肩上移歌入口中彩雲秋窈窕白雪夜空濛只恐君王怒無能待曲終

旱至白露節農無望



白露今逢序諸壇合罷祠雨來無所用天意已堪知米價方朝湧偷兒或夜窺更愁州主計何以給軍資

夜聞簷溜

自憐雙耳内久失此泉聲枕上今宵得齋中一夜清夢魂輕欲舞咲語遠相迎急喚兒曹起新詩不索成

襲上人問疾賦答三首

吾心如宇宙茹納萬靈多浩有天知我終無世作

波王山飛列缺銀海散曼陀那見真空性猶勞佛
祖訶

生死無真力呻吟有鬼啖八風吹枕簟二月照房
幃似水終東逝如輪莫返馳魔王良愛我終日儼
威儀

大患從身起無身病亦無維摩從病入令我致文
殊白骨新成觀黄金久鑄軀陰陽原不沴造化偶
拘拘

送僧



古寺倚南淙流雲挂寶幢將游天地外安得世人
雙飛錫横千嶂乘杯逆九江何方堪極目落日隱
西窓

哭楊伯翼二首

世人無達識此道只論聲獨好君家事堪高我輩
名江雲猶駐白湖水若含清今日脩園樹交交聞
栗鶯 脩園伯翼讀騷處

道異龍分席心同虎負荊楊生喜任俠末路彌縱
横死後詩當貴生時世莫名憐才自吾意天地亦
何情

泛舟蘆頭堰

此日吾仍健諸君一小舟清風天上去落日鏡中
留草色承裾緑荷香入座幽飛鳧散江白歸興滿
蘆頭

雨後

一雨到汀洲千江水亂流林端飛好鳥舍北止鳴
鳩紈扇勞初定絺衫汗欲收誰能騁清景直接桂
花秋



第十嫂

賢哉老貞嫂雅操比黄金萬死憑遺腹孤生衛此
心長貧歡未得垂老病相侵借問庭前羽何年振
好音

贈陳魯季

吾觀陳魯季老興益清狂采藥天萬里洞人垣一
方藤花迷小徑菰葉擁寒塘築室江皐上纍纍橘
子黄

行藥

不識歡為伯惟知藥有君虛窗窺落日疎竹度流雲塢樹深藏影池波淺綴紋砌蛩亦何意相對語紛紛

送汪主簿孟陽歸歙

相逢皆歎息信汝實清貧海内持公論當今有幾人寒江澄似月冬日煖于春父老空悲泣難回西去輪

驛邸不寐二首

村落不知更終宵亂鼓聲荒厨無鼠入遠樹有鷄鳴軒睡嗟僮僕歡言隔友生此時正愁絕窗月下縱橫

夢覺他鄉館寒更何太遲自憐多病骨正及未晨時宿水龍蛇入荒郊父子離燕雛不得老泛泛欲何之

悼内五首

弱冠初占鳳耆中得盍簪悲君玄髮在莫慰白頭心素娩雖難駐貞魂豈易沉只疑明月下環珮發來音

約爾共飛霞胡為早問槎故衣分御事餘藥施醫家内政當誰寄孫生祇自嗟開緘不忍視偕老一笄珈

直諒真吾友携持半此生鹿車雙輓意樛木四垂情綃底空留照旌前遂着名朝看亾寶鏡舉眼若為明

物物到春歡空閨獨怯寒兒啼欲無夜老鼻無休酸語或仍呼舊聞如尚報安南来書札裏猶說五辛盤

莫測臨危意相持但目成曾無一語別豈復有餘情佛性終殊俗天游自不生潛思鼓盆事猶庶緩沾纓

辟兵符

繡縷數行斜廻環疊絳紗佳名袪國厲巧製出仙家繫臂薰風軟懸門白日賖年年蒲酒綠笑倚石榴花

王峰道人

我愛邯鄲士車窮手水寬一身更無赤九死遂成

丹桂夜青鸞舉花時赤鳳摶遂看孫徃易不見背
飛難
孝安皇后輓章十首
聖善齊皇體劬勞翼帝躬補天從外邸扶日自儲
宫樑木𡚁恩大芳蘭吐秀雄忽聞仙馭杳朔吹起
丹楓
先帝登遐早　今皇甫幼冲丁寧付神器哀痛抱
遺方大練先諸夏重幃靜六宫峻功貽社稷明德
滿寰中



懿訓留長在群心慟莫依苑花零雨歇宫鳥片雲
歸内殿終三爵中人化六衣徽音門外草百辟悵
春暉
翠鳳春方永銅龍曉正舒如何白衣會雜沓絳霄
居太史編哀冊祠官上冊書　聖情湏稍抑鴻號
滿播璵
北道行麾動東朝法駕空黼筵移白日縞駟指玄
宫零落公桑雨蕭條御柳風時無青鳥翼啟處着
為通

諱書乘六傳一日到天涯玉輦辭黄屋瑤池集紫
霞萬方皆喪妣四海欲無家惟有同歸處今朝撤
絳紗
昔在長秋日飄颻御白雲居喧常好寂在世已離
氛星渚飛嚴衛天衢閱素文真游藐姑射氷雪畫
紛紛
禁事無人識惟應老監知逡巡辭輦日隱約授經
時漢后光前史周南敵古詩濯龍門外水一日不
曾馳



六年褒内治三紀佐中興天上樓新就宫中樂遂
崩清秋開大隧紫氣鬱昭陵池綍行當閉居廬痛
不勝
終天辭鳳閣何日問龍樓祖饋當晨膳虞筵代夕
羞風高陵樹老月迥嶂雲愁惟有春秋薦時朝四
姓侯
早朝
星耀周廬雷火奔大道騶萬方恭土貢九品肅天
球舊拜蠻夷侍新封丞相侯龍葱雲起處知是六

龍游

秋月

秋月淨寒川明珠出海懸鵲群驚穩坐龍女妬安眠淡寫山河影低籠草樹烟只疑今夜得邃古更無天

夢泛芙蓉江

細雨滑香泥江心燕子齊酒樓方遠近漁艇忽高低帆落桃花渡書來棟樹溪夢回窓月小何處五更鷄



趨直

戒旦肅嚴趨明星傍瑣闈御街馴象下寢廟宿烏飛飲霧金吾火銷霜衛士衣兩朝通籍在徒感鬢毛非

休還示僧廣余寓即在長安門西出入常望日偶成此詠

入奉常迎日休還又向陽自憐寸心赤時寄五雲傍照我頭顱白明於佛頂光終依懸鼓象一夜到西方

送張學博致仕

驥老心猶壯麟来道忽窮春風朝捲帳夜月早隨弓跡葉寒山外殘花落照中挂帆從此去流水不須東

送魏明府蓋卿復任鄞縣

黄絹舊才名青箱新政聲緇衣吾雅好美錦爾裁成縣裏花枝笑門前柳樹迎獨憐留滞者不及小兒情

齋前石

片石齋前立能縈水木清坐來雙得意老去一何情蝶午銷殘夢鴻秋度遠聲虚言大隱在終愧小山名



自哂

計余浮浪日已可數車萍轉從何時定酕醄亦暫醒鶴翎天外白鸞影月中青不識明田意惟看處士星時望冠婚冊立不得故云

柳眉

每覩東園柳長懐西子眉黛從山遠抹曲向月初窺暮雨凝粧挹春風掩袖吹嬌深自多恨寧獨為

春遲

休沐

休沐還開鏡何時罷布霜歌成吳夜短愁入楚雲長向日三花笑迎風一葉黃無心誦莨楚取醉唔壺傍

望月感賦

碧落太寥廓素輝何自孤人間信烏有天上豈其無鳥逝深雲壑花開肅霧樞俄教丹鳳闕一夜數驚烏



本寧談蜀中用兵後和二首

蔓子當年國明妃此夕村溫泉通海窟石壁鎮江門野哭知誰氏年饑守故原啼烏聲未歇猶和斷腸猿

西望岷為雪南窺楚作雲酪奴堪自老蓀旅不成群叢淺蚕休織田汙鳥罷耘山川厭腥氣流水濯巴文

香山公主輓歌三首

人世終難盡天孫倍可憐金錢方浴水玉匣已歸泉檝殿悲蘭茁瓊臺想鳳旋宸旒心未釋淚顆續珠圓

薤露天邊冷蘭風野外孤星宵俄隕婺海暮忽沉珠弄月空秦嶠行雲隔楚巫六宮皆掩黛一夜有啼烏

拾翠枝丹壑鳴簫就紫雲將無青鳥使邀入羽衣群桂子崴初結梅花鈿未分天家憐愛主零露晚氤氳



過雨池上

過雨訊花叢芬芳曲沼通酒杯飜注日人影倒行空藥徑流餘澤蘅皐激惠風蟬聲數枝意流恨轉無窮

曲八

曲八迎新月扁舟轉信風物游司馬外交在市層中就飯胡麻白行吟桂子紅如何竹枝意惟有大江東

眼花

老至眼花新惟應入咏頻飛濤遮鷺夕落絮舞鷗

春雲止連為幄霞開散作幃小齋堪自得休與世人論

聲

世事安可料惟須付一聲時時修觀法默默與天通蟻鬬蒲團寂泉流添八空任他黃葉墮已覩五更風

憶讀書處

空閣誰同坐故山應望予玄猿自来往白鳥忽軒渠樵斧遥相答鴻聲二寄書長年詠歌處水竹間



幽居

李本寧以諸葛武侯祠下詩見示賦和二首

蜀故似公奇天威絶域知已無興漢蹟猶説渡瀘師軍樂喧銅鼓蠻牂賽石碑居人齋下拜雲際見靈旗

恨君魚水晚空老卧龍年梁甫歌三士南陽高一麼代移桑有主祠古柏無烟何事江心石風雷阻客舡

張輝甫給事病篤其女纔十三封股飲之給事復生一日卒余悲而贈

平生忠孝淚老至為君垂寶月正秋缺金風終夜悲流暉安可駐填海竟何為他日西江上誰題少女碑

客槎

為懐黃石契将返赤松家不謂嬰天網還滋滞客槎草長湖水軟花落嶺雲斜猿鶴遥相怨東風又歲華

中秋夜夏鎮舟中見月食



寶奩宜倍朗玄錫尚新磨近耳鼉皆聒當空烏亂過峅香聞白芷村酒待青沙幸避懸流沫微風不起波

豈謂中秋夕翻稱小晦天應緣桂寢密暫遣斗珠懸獨舫移鍾漏高樓動管絃天心故應爾漁火伴安眠

東歸同年沈思質將中悦高子和沈時抑年姪沈太玄飲余西湖

山水足吾留歸雲且暫游蕭然楊柳暮槃若芙蓉

秋白髮中山酒玄言公子鈎此時揮手別往事夢
中收

慧上人方丈

定水無時落心花偶自開不煩遠公約竟渡虎溪
来坐久絶林氣談窮登妙臺鳥啼能宛轉雲盡復
徘徊

祖闋久圯僧傳慧勇玉成築余賦二律

老宿何年去娑羅此再興信知慈氏力不少法王
乘入室寂無語看林飛有憑邪人齊下淚雙樹界
金繩



金骨終無毀青山復舊觀大珠流日月馴鴿護旃
檀林向千花曙天依七寶寒誰其龍象子今日識
阿難

國清寺贈無盡禪師

就汝一加飡胡麻且任攤玄猿暝心易白鳥息言
難凍觧霜崖險春回雪渚寒寒山既開化詎得少
豐干

徐孺子

潛德終無耀淵心別有為黃花旣感激大鳥亦離
披問稼真吾任瞻烏當語誰不知詮諷者尚以世
儒推

游仙三首

昔賢欣祀石吾亦嶺祠茅生計清齋足朋從素影
交月明魚在沼風靜鶴歸巢未就嚴遵卜先占許
邁爻

為訪中林士来游小有天三雲紛浦樹片月載江
舡琅菜秋仍熟瓊芝夜正鮮斯人如可即吹竹共
青烟



鵠立通靈鳥鸞廻入漢臺斑麟承母坐青鳥捧環
來說法伭三髻觀心洞五胎如何茂陵下松栢使
人哀

喙鳴詩集卷九終

喙鳴詩集目録卷十

五言排律

恭謁孝陵　登北固山

遊招隱寺　登金山寺

中秋雨霽　御河氷泮

賜扇　送王仲房

初冬郊外　秋思

送洪山人之江南赴張中丞

送張大赴邵武尹



送韓存良使朝鮮告登極

送屠田叔歸養

雪後無聊遶陸無從寄新詩至却寄

寄題座主憲副黃公西湖精舍

入溪隱　嘲宦遊者

項烈女詩　偶然作

自述寄同年友　少保馬公挽歌

恭題　御軸玄兔　徐丈人

集屠田叔求哲齋　午睡

之子贈奉川張山人恒

寄贈王忠伯雲中　寄贈巴縣楊封君

旱甚　羽苞十二韻

題漢宮傳蠟圖　觀雲漢

苦熱

喙鳴詩集目録卷十

# 啄鳴詩集卷十

四明　沈一貫肩吾　著

## 五言排律

### 恭謁孝陵

道邁齊開闢勳諧役化工經綸雖草昧嘘拂到春風黃屋尭非志青華漢起功規摹逵轍外指顧屋瓴中駕馭皆諸傑干戈竟一戎事經冠帶始氣攝盖輿窮制作周纖慮衮矜徹細惆蒼龍無榻穩白虎有儒通寧獨殷求瘼常懐寄檢躬甚眞宜萬彙



至建配皇穹天縱非凡聖時幾不息庸直令千載後罔越一夫雄松柏森鍾阜衣冠儼故豐百僚肅將御凛爾奉遺弓

### 登北固山

信步歷丘樊林深太古存綠蘿彌廣澗嘉木被長原岡仄纔通馬枝危欲蹐猿錫飛空大士金布尚餘園海氣春蒸殿潮聲夜入門臨風忽流睇高鳥思同翻

### 遊招隱寺

舊隱無留迹誰能為汝招旃檀留古寺松檜記南朝峰翠猶疑滴園金悉暗銷澗深晴貯雨谷靜晝聞潮飲鹿連群下流鶯逐隊調酒堪秋露釀新有暮山樵香霧饒雙袖明時穩一瓢杖藜唱歌入顥水荷唐尭

### 登金山寺

寶界疑三島瑶臺絕四鄰江心懸法鏡渡口出慈航塔鎮龍王蔵龕依鷓子堂濺濤銷畫彩隱岫濕爐香夜榜投僧火春帆引佛光巳聞潮是梵寧指



蜃為梁呪食靈鼉喜齋心老檜凉望來炎暑薄歌罷海天蒼素愛中冷水無依大法王檣當滌塵袂高卧片雲長

### 中秋雨霽

秋景在今宵中天正泬寥微絲收海際積翠滿山椒珠斗含新潤銀河露遠橋桂花欣有約仙子坐相邀飛鏡雙眸豁持杯百慮消還聞水晶箔終夜珮聲飄

### 御河氷泮

鳳沼晴光麗蛟氷煖氣融玻瓈千片簇玉鑑一奩空魚喜金鱗縱虹看白練通氣蒸宮殿日響雜珮環風流葉波初動乘槎路不窮共欣春令早詎假鑿冲冲

賜扇

雉尾香雲合螭頭瑞日團大臚傳魏闕中監捧齋紈竹節含新潤氷絲沁舊寒清風生腋底素月下雲端誰復憂中熱方茲覩合歡奉揚彌萬里早已遍長安



送王仲房

鷩枝滿長安斯人獨鶡冠如雲任舒卷信馬一盤桓狗肆偏經慣漿家欲認難飯牛羞寗戚彈鋏笑馮驩五嶽誠為隘三山未即寛留君恨無術九萬快風翰

初冬郊外

日出千山紫雲寒九野空悲哉秋氣肅去矣容途窮歡友懷芳草家林隔轉蓬登高聊假日顦歎欲凌風𩙪東人何甚優伊道不同年衰三十外事往四愁中不分時光駛惟資酒力雄永懷何所愧漢曲棄機翁

秋思

菲薄叅朝列蕭條閱令時馬寒嘶北隴蟬暮怨南枝思遠湘君曲獨醒漁父辭涼颸披畹蕙零雨濯江蘺紫闥微崇議青山爽故期非甘胡近謁為寒遂前疲延望紛孫慮言旋悔可追魚情歡縱壑升斗亦徒為

送洪山人之江南赴張中丞



日暮流澌斷天荒古驛斜長愁紅葉盡緬望白雲賒匹馬燕王館深杯劇孟家風期乘白鴈肝膽照青蛇漸入江南境行逢歲序華春容浮緑雨海色捲朱霞熊軾今停市鷄壇昔擔車恭殘香燼鴨賦就墨飛鴉獨有深閨裏怨啼無限嗟

送張大赴邵武尹

魏國賢公子高陽舊酒徒掉頭遊大壑矯翮臨中都龍劒終危倚牛刀亦整屠華旌紛戒道墨綬始嬰軀閩粤開東國山川結奥區市蔵山海樂邑訟

石田租雉雊看仁洽棠陰見政符明朝鄉縣隔尺素可能無

送韓存良使朝鮮告登極

天序開皇極星陳命使軺梯航彌禹服禮樂拜唐堯龍節通夷道犀燈度海潮絲綸臨屬國忭舞覩卑寮冠帶猶三正聲名尚八條舊封箕子廟浴壤漢城橋王事山川迥儒臣雨露饒須令尊俎上跼蹐畏中朝



送屠田叔歸養

物情矜盼睞吾黨貴沉淪世上名何物人間我最親豈無三尺組不繫一閒身囷列分花藥郊居狎羽鱗緑衣翩䠶畫野服短宜春甚善雲中壑難期纂下塵我今嬰世網命也繫庖人怯灑臨岐淚方期養谷神

雪後無聊適陸無從寄新詩至却寄

獨坐玄冬暮無如白髮韮明河翻浪淺積雪翳林清窮巷明寒玉枯枝散落英愁鵶非故色悲鴈每新聲病葉饑鵶厭單枝亂雀爭促衿嗟日緩博帶豈時名梅信來何暮瑶華採不盈先春桂枝意永夜故人情郢曲歌逾獨巴人聽自驚北風高衛什西氣激秦箏人想焦山卧舟思剡曲行懟君廣陵樹流涕忽沾纓

寄題座主憲副黃公西湖精舍 公名璫四川富順人

懸車當井絡蹤館枕湖潯石鏡朝開霽雲門暮掩陰峨眉同月到鳥道與霞臨巖瀑全留八行雲半去林釀寒梧雨合滌暑蓼風侵波滑歡魚性泉甘暢鹿心蓮從巴女唱竹以僰童吟野燒青樵笠江



天白釣針未登仙路穩且卧隱居深素業師揚馬閑情老尚禽星槎長觽漢節節自捫參壁堵閒兮靶杯盤費橐金昔叨分半席今阻盍簪牛峽夫何險岩嶢安可尋

入溪隱

匝沓轉諸峰務非出桂叢天光翠微盡地脉小溪通夜谷深藏物春茶稍税公竹鷄啼暮雨松鼠墮秋風久坐疑疎網新來似鑿空不須尋夏里已入小空同

嘲宦遊者

持盈闇老氏在得誦宣尼世有栖栖者人皆喑喑爲去天尺五地來日幾多時悲老頻投鏡扶危數問醫署名踈紙尾伴食倦腥脂送日談空劇趨風帽屢欹無言温室樹甘死太祠犧高下從人指東西任吏持耳聾東海誚目瞑北山移進鈌盐梅望歸餘酒肉資徒令猿鶴侶惡說鳳凰池感歎紛吾慮風謠作此時須令吾老日勿使後人悲

項烈女詩 烈女嘉禾人許吳江周氏未嫁而從死



有美閨中秀貞孫特邁倫死生一日事綱紀萬年身偕老言雖謬同歸事已真寧知投繯日始是結褵晨隻鳳還齊翼鰥魚復比鱗蕣榮悲露槿獨勁美霜筠蕙郁紛猶在蘭儀溘早陳玉因埋靚彩珠以碎稱珍杞哭曾崩莒陰尸不葬莇鳳笙遥度嶰龍劒邈迷津諱日無悲歎玄堂有笑顰名同古烈士事異未亡人試問泉臺鏡千秋應不塵

蓋余因項女論吳季子如此夫一劒耳徐君目欲未成請也季子心予〻未成許也然而必復之曰是在我終負徐君懸之快矣項女之心儀爲周生婦也久終不能爲他家婦有待死耳等死耳百年死與今日死何異何不旦夕引决而久此胡爲下宫之事嬰猶下報之古人之不欺其心類如此且古之不死者類有待非踟蹰空老也或曰未成夫婦而死過矣余故爲之辯又曰古之嫁者未三月而死歸葬於父母之家項女不宜合葬夫彼一時也此一時也今有嫁三月而歸葬者乎爲周生也死者則爲周生也葬精



爽既徃體魄終滯屬矣先王之禮意如是哉情携則生婦可棄志合則死婦可嫁禮緣人情豈不信哉余友汪君覯項女之事爲余言之余悼貞人之希有故爲論辯

偶然作

治官自有體躐進豈吾任縱有風雲及將無老病侵殷勤形問影辛苦目憐心幸免能鳴鴈終慚後集禽澤蘭滋九畹山果樹全林盤谷寒暄勝高松日夜陰嶠雲堪拄杖山月可絃琴儻遇赤松子清

風飄素衿

自述寄同年友

本乏匡時略餞寒驅隱淪偶逢天路濶遂忝歲星臣方朔談何易原思道自貧丘山負恩重井邑夢游頻劇罪惟天譴深梟奪母仁江湖萬頃淚宇宙一畸身心口誓青坂身名廢紫宸菑畬吾舊業手足敢辭辛黍稷先輸稅桑麻舊睦隣轆轤翻白月襏襫餉青春霜葉供機女春茶寄酒人聊茲安蹇劣無用養形神一日嘗逢主中宵亦拱辰所欣皇



藪大不少是麒麟

少保馬公挽歌

漢傑初開閣商英始濟川白麻四夷誦紫橐九重懸帝就桓榮學人推汲孺賢風雲千載上霧露一朝先國寶扆前席人倫失大年西崦寒掩日北斗夜辭天秘器東園賜貞珉萬古傳羊曇空有淚不及墓門前

恭題 御軸玄兎 有序

玄兎瑞應古無有也我 成祖 宣皇二朝始見在廷歌篤 皇上發祕緘得遺繪爰命詞林咸賦此什時九季二月

二后垂鴻構三神錫上禎諸祥窮地紀有兎表陰精月桂開金鏡榆光燦玉衡文犀應讓品玄豹欲藏名守黑符神理含章契太清驛來是西北占應偃戈兵慶叶天諶德心冲聖誠盈遂令圖畫日騰有頌歌聲恭紀千年際文思二聖幷石渠探寶笈峴府發金籯素練浮疑濕馴姿伏不驚丹青動深省謨烈即前旌顧攬時乘御咸諧率舞情蒼龍春



闕曉白虎晝門晴蓮葉龜文麗桐花鳳羽輕孫謀將祖武億載頌皇明

有兎稟陰精乘時表上禎名因仙籙重來為泰階平桂影開金鏡榆花燦玉衡文犀應讓品玄豹欲藏名守黑符神理含章混太清栖雲看莫辯就日照初明鍊魄雖資藥胎真自吐生虞韶諧率舞周瑞應干城異質圖能就馴姿畫豈成更逢仙誕日萬載祝 皇齡

徐丈人

鳳馭留仙籙龍函疊帝綸如攀洛濱逸似訪合宮
淳甸草陽暉茂巘松霽雨新東公驂赤鯉西母御
蒼麟近取餘杭酒遥廻若木輪桂旂青夕渚芝蓋
絢秋旻百福滋華祚千祥集德身鴻飛冥四皓龍
蹝付諸茍韋相籯因子毛生檄為親錦袍将彩服
弁作萬年春

集屠田叔求古齋

酒德同人會詩壇半席分交情歲暮見人語月明
聞祕館牙籤字名山玉笈文心冥玄象理迹亂白



鷗群弄軫方中散流霞復右軍江風收水氣池露
舉氷紋筆海驚翻雨詞林鬱起雲黃花将素節何
必問芳芬

午睡

一榻擅秋凉莊園栩栩揚絶勝梅市隱不數竹林
狂池月閑梧影溪風隱桂香玄雲皆載白丹葉弁
飄蒼漁笛從高下朋簪任短長枕中有奇術堪以
對羲皇

之子贈奉川張山人恒

之子夫何事素絲飄兩蓬亦無三劒俠獨有一杯
雄懶去尋唐舉寧來訪宋忠疎絃悲桂月高唱倚
松風知爾別有尚青雲安可窮

寄贈王忠伯雲中

時值千年半天心顉太平三台躡履上一德降階
迎輪囷皆堪匠魚鹽盡可羮代言無輟草拜手率
先賡羽翼煩公護琅玕剖腹呈衆皆危直道帝獨
諒忠貞碣石秋風暮陰山晚日晴涉河思禹鑿過
隴認虞畊自古雲中險常交天下兵諸軍能結束



群醜尚縱横一以公居要惟聞虜乞盟樵歌移朔
氣羌笛轉邊聲揷柳條風細烹葵凍月明人倫歸
有道風俗宛無爭屬國徵年狀降夷拜姓名居然
祠畏壘無亦壯長城是日初筵敞黃鍾淑氣盈烟
籠梅蕚小霧展雪花輕北海樽難竭南山樂可傾
邪人皆作頌力士共持鐺暫奉三休沐歡從一觧
酲丹心百年在玄髮幾餘莖延想迎周旦長懷御
晏嬰東山歌衮日萬古執鞭情

寄贈巴縣楊封君

井絡多高士如君亦罕倫長生天際客物外聖時
臣舉酒臨巴字看山到谷神白塩明霽日赤甲照
餘春雛鳳儀阿閣飛鸞下帝綸膝前能報主老去
得閒身共說顏如玉何妨鬢似銀花源通月下蓬
島逗天津好寫湖山貌留為懷葛人丹砂有餘粒
乞以壽吾親

旱甚

普天同一赤四序總歸炎犧渴難為飲龍癡只有
潛湖頭扠短檝朧底罷長鑱旦旦謀襪畢人人頷



戮麕焚山應鮮芊沸海獨增塩淺瀨纔蒸竭前峰
又露尖農家風雨曆海客斗牛占此日渾無驗乾
坤未解嚴

羽苞十二韻

大道無留迹真宗不繫詮羽苞難蘊火氷柱豈擎
天頷為龍休觸鬚因虎莫編危哉累碁計老矣逐
麋年逝水浮江上空花發鏡前如何泣岐路猶自
滯歸鞭棘矢祈神户桃弓咒鬼筵既慚齊物論兼
愧養生篇螫手知無待刳心合自全靈丘邀往約
天路謝區緣海上騰三羽淮南友八仙百年雙眼
碧萬里一翩翩

題漢宮傳蠟圖

御柳壓長谿晴烟入望低星娥分帝火天馬送宸
題爐落蓮花麗光搖蕙草齊暄風雙闕下流水五
門西蝶夢疑田苑桃言欲滿蹊千年纖素濕猶染
漢宮泥

觀雲漢

耿彼星河夕長歌雲漢章奕風移小篿白月到空



林鳴鸛慵當垤牽牛恨服箱乗槎應可問折葦定
堪航山以乾封赤沙因溥伐黃靡牲斯可愛應有
未烹羊

苦熱

消夏灣何在凌熇臺不存熨紗驕起姤炊玉沸能
溫花怨隆曦早魚悲弱水渾汗交蠅翼重夢轉蟻
聲喧未及書抛枕誰稱客欵門濕灰時見怪腐草
暮螢繁

豕鳴詩集卷十終

喙鳴詩集目録卷十一

七言律詩

謁禹廟　西湖别叔氏句章公

賈誼廟

寄歐楨伯無訊陸大無從

送吴山人治歸黄山

過漂母祠

揚子江翫月寄遠　歌風臺

登虎丘　杭州紫陽洞



贈天長楊五明府　甘露寺逢箕仲别

山陰道中　金陵老人歌

望西城宫殿　過拜將臺懷古

聞嶺南捷　恭侍經筵有述

朝天宫習儀遇雪　讀武經

恭觀籍田禮成　禁中對雨

元日送表兄陳主簿之鄞西

朱大司空治河功成

和孫都督扈從大閲之作

送詹侍御歸閩　送王司成之留都

獄中劒寄徐文長　送沈膳部告歸

得沈幼真書

初授史職呈同拜諸君子

送徐儀部赴廣東太守

送金水部之荆州

顧冏卿還自謫所重贈親卷

送徐公望　送陳惠州

送江典客赴留京



洪山人久客許膳部所寄懷兼贈周靈寶

逢吴孝甫送遊太山

寄贈張冏卿復亨　寄古氏二叟

即事　昭陵

寄闗内梁使君　中秋集

七夕送王使君　寄贈廣平趙太守

哭管進士徳臣　苦寒吟

觀宫人殯　送李給事貶南豐

李本寧編修叅議金城

送余侍御貶荊門州
題庭樹　送人宦江州
夷陵劉處士鄉賢祠
送顧比部道行改官留都
送劉太史奉冊封桂林靖江王
送朱少欽使青州衡藩因歸會稽
華縣何文典信來賦此代書
與歐楨伯飲別　送黎惟敬歸嶺南
送趙給事宗傳謫髙安尉三首



東黎舍人惟敬　訪朱邦肅不值
寄呈張大司馬東沙公
輓朱邦憲　送顧将軍赴建昌
和王仲房竹隱遺思之作
寄王省父　寄李桐城子静
送李章丘思艮　送袁文穀宰黃巖
賦得王母　送秀才從軍
宿隱學寺有懷　病起
善上人精舍　送李總戎赴都

李山人賓甫讀騷軒和韻
戍婦怨
送范典客子宣還朝二首
賦得虛舟贈黃士禎二首
與張子藎泛湖　若耶溪獨往
游雲門寺雪深不得登秦望
唁傅思善侍御戍定海二首
章村道中
酬柴季東太行見月有懷之作



自余歸田有終焉之志俄復召講愴然有作
酬李季宣
王職方伯守使廣右掄文以録見示
慈谿三賢詠
游僊六首

喙鳴詩集目録卷十一終

喙鳴詩集卷十一

四明 沈一貫肩吾 著

七言律詩

謁禹廟

玉笥山高古甃齊金庭溪遶暮雲低九州鴻洞歸滄海萬國玄圭上會稽遂有叢林饒竹箭更無沮洳飲虹霓年年肅薦輶軒日正值前村布穀啼

西湖别叔氏句章公

江摇楓落滿蒹葭起攪征袍拂劒花東海何人稱處士西湖幾日可移家王孫浪迹惟秋草壯士驚心有暮笳却笑此身慚旅雁同飛猶不共天涯



賈誼廟

漢廷痛哭陳言日楚水沉憂作賦時野鳥至今窺客舍斜陽何處弔湘纍無嗟明主恩猶薄自古長沙鬢有絲我輩憐才兼戀闕殷勤拔莽酹椒巵

寄歐楨伯無訊陸大無從

幾處思君不敢言每看雲樹北來繁微官似爾酬明主傲吏如今在漆園淮海帆檣春雨色蕪城楊柳夜潮痕玄經著就誰能讀知有侯芭老在門

送吴山人治歸黄山

黄山迢遞白雲飛黄鶴僊人拍羽歸過雨千家榆火熟行春一路藥苗肥貧交落落分烟海小隱沉沉掩晝扉惟有當年漁獵伴時來灑掃緑苔磯

過漂母祠

經過淮海憶王孫壯士偏銜一飯恩萬户已無高塜在千金猶有古祠存青山烽火生愁思夜月帆檣入遠村宿雨酒醒孤劒動不堪零落倦游魂



揚子江翫月寄遠

寒江如鏡月如波萬里清光分外多思婦此時啼玉筯天孫無處覓銀河數峰縹渺清虚國空水氤氲自在歌最是桂花清可攬不堪持贈奈人何

歌風臺

大風捲土自西秦宇宙重生一片新去日枌榆辭父老來時牛酒拜君臣笑談豈乏新豐客魂夢終依沛國親遂有芒山青不改年年春雨濕龍鱗

登虎丘

破楚門西古墓田斷崖危石寫流泉人歌茂苑春風曲僧拾吴宫夜雨鈿盡日波濤千里棹西溪墟市萬家烟丹楓翠竹同揺落最是生公石可憐

杭州紫陽洞

偶探瑞石穿雲入坐愛疎林拂地眠老樹踞崖惟骨立斷藤埋雨亦天全霜猿怯冷窺丹竈山鳥依人下玉田化鶴不知塵劫改重來華表又千年

贈天長楊五明府

一官瀟灑似陶潜束帶迎人亦不嫌四海正逢天



子聖九重應識小臣廉空衙漏静遊峰報别院香銷侍吏添會有雙鳧占太史休嗟百里鎮相淹

甘露寺逢龔仲别

江南古寺舊知名江上相逢把臂行白浪在天揚子渡緑陰如雨潤州城薜蘿寥落經年别黄鵠差池此日情悵望隔江帆影動海天無路鴈無聲

山陰道中

最是山陰道可憐青蒲白鳥浴晴川一奩水鏡疑無地九疊山屏畫遮天向浦歌聲春社鼓隔江燈影夜漁船誰能乞得君王賜不戴黄冠已是僊

金陵老人歌

金陵老人百歳餘三時來往茅家廬憑陵烏兎若螻蟻跳躍叢業如丘墟一杖自随非為拄再餐乞食無留儲敝丘懸圃亦不遠白雲何處停龍車

望西城宫殿

萸殿重開寶曆春竹宫長鎖屬車塵煙霞自護祈年閣星斗曾傳醮夜辰帳裏流蘇開甲乙爐中寒火憶庚申茂陵松柏蕭蕭老無復相如賦大人



過拜將臺懐古

漢王城下水增波韓信壇前落日過豈有赤龍開宇宙更無白馬誓山河中林駿鹿秋霜少遠渚翔鴻暮雨多當宁只今思猛士令人三歎大風歌

聞嶺南捷

一騎朝來報洗兵桄榔春遍五羊城天驅舟服堯衢大日捲狼煙禹甸明漢將盡收横海戍蠻王長拜伏波營休論巨貝南珠貢聖主瘡痍軫未平

恭侍經筵有述

羽盖春晴啟豹關翠幃朝日敞蓬山儒臣東觀方濡集聖主西清正燕閒細襞芸香開冊府横陳寶軸蓍龍頫戴憑曾受何師説重席人推第一班

朝天宫習儀遇雪

琳宫晨謁副車朝彩仗齊看六出遥最似海神迎甲子始知象緯逼雲霄深深柳絮封綿蕞簇簇梅花點翠翹九扈早歌明歲熟萬方咸荷燭光調

讀武經

寶匔無光隱白龍陰符深護石函封廟堂此日求



多算樽俎何人計折衝隻履橋邊眞造次一竿水曲且從容任他魏尚生華髮未許馮唐謁九重

恭覩籍田禮成

初春太史告農祥拂旦犧人薦御觴候鳥並迎亂盖色條風徐發獸爐香王侯次第終千畝父老歡呼喜載陽孝悌力田臣忝竊欣隨擊壤咏時康

禁中對雨

田風度雨近金鑾高閣疎簾隱几看乳燕營巢欣土潤嬌鶯擲柳怯枝寒添流欲染方春色拂座應

憐獨冷官目送餘雲過别殿不知銀鑰動闌干

元日送表兄陳主簿之鄖西

魚書幾歲天南路柏酒今宵冀北杯白雪未緣雙鬢上青衫聊試一官來稻粱是處多陽鳥江漢逢君亦楚材枳棘叢中棲息穩木蘭洲畔放歌迴

朱大司空治河功成

洚水滔天又警予司空數土遍青徐一令白馬報河伯遂有蒼奧呈帝書即免度支憂國計還勞太史紀河渠慚余日費公家粟猶憶當年歎是魚



和孫都督扈從大閱之作

奕奕車徒下赤墀桓桓羆虎佐清時轅門朔氣連三表行殿雄風肅五旗周典太常今再覩漢家中尉故多奇擅場老臂君尤健纔脱征袍又賦詩

送詹侍御歸閩

白簡風生闕下寒鉤陳天澹主恩寛雲霄未遂鷹鸇擊神武高懸獬豸冠蠻雨朝翻桐子白海霞晴染荔枝丹少年執法丘山重未許明時老釣竿

送王司成之留都

紫宸拜詔擁雲霞紅錦寬栽上苑花北闕幾年勞侍從南方此去領英華題詩六代秋風後對酒三山落日斜多少呢喃新燕子年年來猶自認王家

獄中劒寄徐文長

寶劒蕭蕭風雨鳴摩挲氷雪古今情不平最有人間事欲試曾無匣裏聲土蝕青蓮文五色人言赤堇價連城誰能掘厥寒光淨三尺猶堪萬里行

送沈膳部告歸

聖世誰能甘采薇似君獨往世應稀久抛簪弁幾



成癖暫入京華數夢歸自拾蘭煤辭畫省却裁荷服換朝衣五湖落日烟波闊惟有青雲天際飛

得沈幼真書

相逢上國杏花初並馬聯翩意不疎一自分攜青瑣闥三春徙倚白雲居故人狗監皆推賦太史龍門強著書怪得朝來喧喜鵲門前有客送雙魚

初授史職呈同拜諸君子

一自來歸駿馬臺每從隔海望蓬萊自慚栗以支離賦不道珠從象罔來玉署題詩春宴入金門鳴珮早朝回明時薄劣知無補賴有諸君濟世才

送徐儀部赴廣東太守

群盜潢池未就平使君五馬五羊城幾年王會圖中見萬里樓船海上行皂蓋倚風春獨遠寶刀着雨夜偏明舟中雞為何人唱正夢臨軒問洗兵

送金水部之荊州

水部乘舟千里行白波蒼霧吐新晴隋曹啼鳥官何事積水臨門夢亦清蜀估夜來江雨合吳歈朝起障雲平經年王粲樓頭住知爾來時作楚聲



顧冏卿還自謫所重贈親卷

一隨鳴馬辭儤仗再奉飛龍入紫微春殿捧回天子詔夜臺方信逐臣歸鸞章燦燦星辰麗鶴夢悠悠歲月非君寵親恩雙涕淚懸知此日倍沾衣

送徐公望

坐厭京塵暫乞身投鞭歸及柳條春五湖別業浮孤棹三月時禽識主人太史山藏金簡字少微星傍錦袍臣別離不遠人猶憶莫遣詩成滯尺鱗

送陳惠州

瘴雨蠻雲慘未開至尊宵旰亦勞哉樓船下瀨緣何事翡翠明珠久不來萬里關山卿士月一麾江海越王臺匣中雙劍龍文白觧贈風雷落酒杯

送江典客赴留京

舊京北里復南隣佳麗山川錦繡人綺幕三千臨大道青樓十二照重闉平陽小竪春游遍郭觧群公夜過頻典客最閒惟嘯咏修髯消得幾莖銀

洪山人久客許膳部所寄懷無贈周靈實

西園公子能留客客亦欣然為久留三晋雲霞高



白日長河風物動經秋酒逢華嶽真無算詩滿崎函直可収况有關門賢令尹莫将匆秣帶青牛

逢吴孝甫送遊太山

十載懐人水國偏逢君臨發意堪憐青鞋布襪烟霞外帶索行歌岱嶽前漢檢壇中雲尚白秦封樹杪雨如烟御風萬里舒長嘯八九遺文已渺然

寄贈張冏卿復亨

鏡湖一曲水波寛賀老風流掩謝安頭白挂冠應返黑樂從伏火定還丹常時麈尾誰能對永日鵾筋手自彈問訊白雲滄海濶題詩贈遠未應難

寄古氏二叟

茱萸灣上老餐霞甚偉衣冠總鬢華連理寞靈何物樹灌薮棠棣幾人家曽留十日平原飲無慮填門長者車青鳥頻繁雲外訊燕山三月四時花

即事

黼帳光揺戲馬臺金鞭紛集羽林材弓弦巧應鴻聲發馬足齊隨鶴影開白鴈池邊漁父去玄熊殿裏婕妤來相如已自誇雲夢諫獵封章若個裁



昭陵

金粟芬芳早作林龍胡飛去杳難尋六年賣盡農家劔萬里輸窮海國琛元氣夜浮鳧水濶白雲秋護象田深微臣涙盡編摹事風雨恬熈付託心

寄關内梁使君

躍馬關門雲物繁春風大旆五回翻山河百二諸陵在金碧三千幾處存内史界中游俠予新豐樹裏樂游原城南韋杜猶驕雅不淺風流倒緑尊

中秋集

桂花滿樹露痕平歌罷無喧鵲不驚偃掌夜深宮漏出御溝寒起客衣輕一時並發西園唱數子同髙鄴下聲明月不愁官蠟盡座中休絶楚臣纓

七夕送王使君

中庭坐見七襄移靈匹今宵感會離天上定言秋是夜人間自以歳為期東南遷次空回顧西北流澌忽又馳使者不勞将石去年來杅軸總難支

寄贈廣平趙太守

夕郎清譽重山丘左掖封章落晩収上意尤深三



輔郡東方去領五驊騮相思無奈勞終日笑語何時綏百憂取次壘書旌治行請看闗内竟誰儔

哭管進士德臣

歎逝曾聞有雍琴何如今日更蕭森鵬飛繞撃三千水馬死誰償五百金童僕天涯孤櫬發江湖秋杪一燈深木枝墜下中秋月曽照讀書臺畔心

苦寒吟

今年飛雪不可禁枯枝摧折無栖禽后土迸裂蟄蟲死江河失潤蛟龍深誰言四序平分氣只道三光惟有陰江南冀北梅花遠鳴呼不見皇天心

觀宮人殯

繡被何時捲合歡朱絃無語問青鸞三秋落葉宮中恨一日殘花道左看素旆秋風金埒曉珠襦夜雨玉鈎寒多情宮伴休垂涕未死深閨欲出難

送李給事貶南豐

矯矯青驄去者誰主人方值倦談時晴光乍照和鳴鳥春色平分半折枝漢闕無人憐賈誼楚冠有淚灑鍾儀但教雙鬢青青在尺一呼來未可知



李本寧編修叅議金城

豈厭承明去請纓使君三十領専城兒童亦詫横金去同學交憐改玉行白草戍深蔵漢月黄榆秋早露秦營新詩處處堪惆悵不寄非無北鴈聲

送余侍御貶荆門州

漠漠楊花送馬蹄春風萬里盡堪悲浮雲忽變清和節平楚遥連賈誼祠異日霜雕猶避撃明時市虎不須疑郢門流水終朝海且共交游覆酒巵

題庭樹

爲愛庭前數株樹後巡不忍去微官老幹經從前
華種新枝護與後人看青雲入夜流膏沐明月中
宵擁露盤自暑自寒皆有色殷公何必動長歎

送人宦江州

朝雨初過濕薊雲西山晴色送夫君官微不覺征
驂動道遠難爲把袂分陶令醉餘無酒伴謝公題
處有清芬香爐峰下經年住五老應來認是群

夷陵劉處士鄉賢祠

楚國先賢野鶴群姓名山水共氤氳百年事往兒



孫在萬石家因篤行闌俎豆已看祠畏壘鄉閭終
不忘陳君洞庭西望江流濶薀藻年年長白雲

送顧比部道行政官留都

虎頭自昔擅癡名幾代生孫見爾興懶戴朝簪趨
魏闕乞移仕版向金陵春潮載酒留詩客野寺焚
香學定僧興到不妨揺白筆爲余 取緑雲層

送劉太史奉冊封桂林靖江王

高皇磐石滿寰中炎海氷天厲可通茅土百年開
赤社桂林今日盡華風奔蛇引墜迎龍節馴象成
行拜角弓歷遍九疑君更遠篇中山色幾時東

送朱少欽使青州衡藩因歸會稽

昨日題詩散彩微今朝握節下皇畿將從禹穴藏
書去遂向齊丘賦獵歸東海風光揺麈尾西湖晴
色映羅衣吾家只在前山外心逐楊花歷亂飛

葉縣何文典信來賦此代書

何來雙鯉挾雙鳧飛自中原入帝都赤日鷹鸇方
奮擊白扉鷄犬尚征輸賢侯豈憚南陽問聖主終
延子大夫妙指儘餘流水在座中曾有子期無



與歐楨伯飲別

長懷白社若爲尋喜對清暉滿竹林歹注蕭蕭猶
有髮濁醪嗑嗑豈無心頭顱傲物終鴻舉慷慨驅
辭未陸沉所恨拂衣江海濶兩鄉蘺薜不同深

送黎惟敬歸嶺南

蘭舟桂楫恨悠悠海北天南自此休梅子雨時過
庾嶺桄榔夢裏到番州不知茗椀同誰坐定有花
燈入夜游應恨塞鴻飛不去萬山回合一羅浮

送趙給事宗傳謫高安尉三首

建章朝漏下高天西掖彈文白日懸聖主自能操
玉斧小臣何用解朱紱郡齋鼕遣淮陽左宣室行
呼賈誼前去去風塵須自保閉門勤讀養生篇
上方一劒與天憑力決冥濛恨不勝金掌瑞雲朝
賜露玉壺寒色晚成氷側聞天子忠劉向遂有中
人畏李膺長樂鐘時孤騎發征夫縹緲問西陵
柴車隱隱没城隅蓬梗飄飄去國孤路馬有誰曾
問齒驪龍何物敢探珠人間仙尉惟梅福天上星
文是湛盧莫怪和歌還對泣狗屠原是酒人徒



東黎舍人惟敬

朝聞平子賦歸田時值孫弘正惜賢鷄樹曉融三
殿日鶯花春斷五溪烟潛郎莫自傷頭白高閣方
宜閉草玄幾欲就君藜火夕坐枸清切思茫然

訪朱邦肅不值

馬蹄無力過重闉策蹇前來問隱淪池水已氷難
受月梅花隅嶺不知春柴門倒鎖應高卧草閣斜
開豈避人酒禁近來尤甚緊從誰傾倒性情真

寄呈張大司馬東沙公

蓬瀛書札往來通茂嶼琴樽隱上公司馬何人稱
物外步兵今日在江東書成鴻烈千金後家住霞
標五界中莫信鷗磯堪逸老須知麟閣尚思功

輓朱邦憲

洞簫江上遠天聲箕踞林中自古情不減袖中三
歲字如聞谷口一公卿白雲長恨迷黃浦斗酒同
誰飲夜城天為善人繁玉樹知君終不讓韋平

送顧將軍赴建昌

天盡西南象緯分漢家城壘鬱層雲羗夷解說興



劉事父老能傳諭蜀文豈有黃茅迷五月不煩白
馬奬三軍雪山長對高牙坐巴舞渝歌答聖君

和王仲房竹隱遺思之作

高節蕭疎秋影垂深山冥漠暮陰移葛陂久已為
龍去嶰谷空傳學鳳悲孝子新林青筍出夫人舊
渚緑斑滋飄風日發無窮恨知爾門人亦廢詩

寄王省父

昔日青蛇醉屢看今來雙鬢未應殘三秦裘馬藏
吴市四海交游半鶡冠絳蠟夜從豪士飲銀箏朝

喚小姬彈書來數語無他及報主初心只强餐

寄李桐城子静

雙鳧何事久龍舒為爾題詩問索居庭下爭春惟烏雀江心寄遠有鱸魚賈生且莫思前席尚父今猶托後車他日誰脩循吏傳好同朱邑一行書

送李章丘思良

人如賈誼洛陽來立語知君國士才海日近從蓬階上銅章新對繡江開東方杼軸何人賦南國甘棠幾處栽慰此相思書上考翟飛高傍百花臺



送袁文穀宰黃巖

孤城舊近鯨鯢窟十載猶揚戰伐塵銅印新懸賢令肘氷壺應坐太平人清風湛與霞標共秋水篇從海若陳五界以東余隱處年來深鎖竹房春

賦得王母

三山初日照金莖絳節儀儀麗漢庭雲以瑤池歌後白風從閶苑御來輕萬年枝挂青鸞影五時壇留赤鴈聲誰說桃花千度碧侍兒應是許飛瓊

送秀才從軍

少年曾賦薊門行四十無聞去請纓子夜氷霜胡地淚孤營風雨漢時聲彎弓未慣穿三札草檄猶誇識一丁無事馬蹄空佇立居延城外暮雲平

宿隱學寺有懷

年年期作采真遊隱學山前獨繫舟海霧亘天疑作雨長風吹日忽如秋劍因未試常號匣酒為懷人數上樓一尉南昌堪老矣男兒何必定封侯

病起

曙光汎汎入牕紗庭樹喧喧起宿鴉一病遂過籬下菊三秋添得鬢邊華人生何計逃天網世事無



心卧海涯已遣室中惟一榻須教門外轉三車

善上人精舍

深房幾曲轉春風紺宇瑚臺一逕通香飯留人僧竈寂禪心對雨觀堂空千花澹蕩山光外百鳥依稀樹色中自有智燈堪炳夜不須促漏起簾櫳

送李總戎赴都

百戰勲名海日東詔書新拜未央宮羽林秋遠軍聲靜虎衛風生劍俠雄上將壇前三錫馬少年塲

裏一形弓金溝遍發葡萄綠麟閣方資廟筭功

李山人賓甫讀騷軒和韻

梧陰片片落中庭無事閒門晝日扃春水微風吹度綠曉山飛雨送來青從前大雅誰能作删後離騷自一經對爾不能辭酩酊酒星原是李家星

戍婦怨

孤鴈哀呼起暮城一聲一淚思縱橫連年機杼勞東國何日干戈罷北征塞草欲黄歸望杳井梧纔落夢魂驚合昏花為秋風死只恐春來竟不生



送范典客子宣還朝二首

大臚拂曉肅千官典客趨風夜未闌瑞草繡圖開寶扇祥雲立影對金竿夷來獨鮮殊方語朝罷還承別殿歡羨爾貯書盈萬軸柏梁七字不為難

四面青山紫霧深一江如練繫秋陰東風吹醒高樓酒明月長懸上國心萬里槖裝看寶劒六街車馬集華簪無勞別後空相憶近市屠蘇勝可斟

賦得虛舟贈黄士禎二首

江山有客稱玄晏天地無情付白鷗平楚遠連吳水暮大堤遥曳越山秋瓊樓日月牕中得瑶島星辰鏡裏收自詫遺榮專一壑應知今古盡虛舟

放舟斜日水雲寒岸幘中流島嶼寬自解朝簪留綠髮不從聖主乞黄冠波臣欲就車前易江使將逃呉上難惟有滄浪歌便得鳧鷖秋色滿江干

與張子藎泛湖

萬山殘雪晝冥冥半是飛泉半是氷客子高歌秦望白酒船遥曳鏡湖青城頭火暗村春急草際人歸獵網腥罷病未能忘世事一杯同爾勸長星時有慧星之變



若耶溪獨往

編竹為船任所之高低白石上灘遲水波不待春生後山色偏多雪霽時到處溪邊憐謝客誰家村裏問西施小橋野店人爭席縹緲松烟入午炊

游雲門寺雪深不得登秦望

幾年夢入雲門寺今日真乘寶筏來雙樹林中初地出萬山影裏一僧回凍雷欲迸黄泥笋積雪長封紫石臺秦望嵯峩空在眼短笻無計自徘徊

唁傳思善侍御戍定海二首

落木秋風動遠思蕭條先入逐臣帷人如楚國三年放客為韓娥一境悲每凭長欄潮自到欲乘小舸月猶遲當門鷗鷺閒能浴隱几相看不用疑

烟霧城頭小幘偏魚蝦入市不須錢鷄竿放赦泛泛事蠟屐登山處處緣自有虞淵能捧日無勞杞國更憂天夜深明月生東海細摘星辰寄列僊

章村道中

雪霽雲開一徑明花香日暖笋輿輕野山歷歷皆



人姓春鳥交交亦自名怪石滿溪驚駐馬柔風吹酒忽聞鶯種苓蒔术村村好谷口何知有漢卿

酬柴季東太行見月有懷之作

獵獵西風撲兩旌長懷遷客此時情直過上黨天猶遠安得中條月倍明問俗久傷全晉敝褰帷已見濁漳清君如老驥權奇甚莫為窮途罷請纓

自余歸田有終焉之志俄復召講愴然有作

三載深林盡日眠尺書俄到白雲前鷦鷯一枝粗可託鼯鼠五技安能緣座上只宜談送日山中獨有酒延年辟蘿衙月娟娟靜此事今宵已悵然

酬李季宣

麗藻翩翩思不群青蓮葉葉吐奇芬大江龍臥明珠窟秋水虹飛寶劒文芸幌夜留瓜步月蘭舟晴蕩楚天雲青衣忽送瑤華訊今日須誇御李君

王職方伯守使廣右掄文以録見示

桂嶺山川寓內奇擎天攬地古今疑五丁精力移元氣維斗文章刷羽儀使者近田貔虎穴賢書騰奏鳳凰池驚人好語還芳杜觀國嘉賓總玉墀



慈谿三賢咏

張子受觀察

觀察歸來棒華門春風蘭茝發微言三時造次諸生業四海趍蹌一統尊玄尚自堪諧白首青山何用惜黃昏傷心前輩風流盡不耐江花攪夢魂

顏應雷憲副

顏公勁節薄青霄白馬生來肅漢朝丞相有時迴玉勒侍中無復綴金貂雲間暫失孤鴻去海內終憐一鶚遙藜藿山深誰復護慈湖秋冢自蕭蕭

孫子紹方伯

官都分陝亦徒勞道在乘桴總自高每詫此身如夏禺回看人世直秋毫殷憂夜閣青天枕發憤晨驅碧海濤縱化虹蜺應不飲人言霄漢晃旌旄

游仙六首

琳宮月小近芝房羽駕雲深列鳳皇欲去尋仙原有路将回選佛更無塲樵夫荏苒閑棋子漁父依稀軟釣芒寄意丹霄終不極驚皃萬里倏翱翔

騎竹来過王子喬靈關初啟肅清宵鰲鬐不動龍



魚國蜃氣平連烏鵲橋西度青牛紛入蜀東來白鶴迴歸遼會乘蓮葉翩翩去八月銀河正有潮

牽迹塵纓愧子真清心泉石幾懷人長松樹下歌千縷修竹林中酒百巡徐福去為三島客黃安留作五仙臣虛稱上隱堪朝市終是悠悠愁病身

學仙何必具仙才牢結雄心即聖胎羽景暫停青鳥至霞標俄起赤麟來八公燕履朝珠浦五女蟾肪宴玉臺自惜松枝青不了無言梅蕊落還開

長懷嘯傲曲龍灣擁褐驅牛出漢關未遂騰天游海路先應縮地到鄉山投壺漫博家公笑相馬虛驚國主顏不分淹留終歲玦頻教明月顧刀環

鶴巢露下發珠林驪背烟消出華陰豈為黃粱貪睡穩惟因鴻寶避人深生将毛女慇懃意死共張超溟寞心珍重明時持節使雲蘿如海若為尋圖南先生



喙鳴詩集卷十一終

彖鳴詩集目録卷十二

七言律詩

扈從南郊紀事和朱于陳三館丈八首
送戴汝誠之南院二首
扈　駕祀方澤呈同行朱陳二館丈二首
送顧汝修致仕
送管世臣之郴桂備兵兼督學
送客　送歐楨伯之南都
盛山人壽母　酬屠長卿二首



送王太史持節荆藩
端午　麟洲
同韓存良死中作　鳳吹曲
珠泊　送李給事叅知汝南
送馮化之𤅥壽畢權赴浙江憲長
夢翠山別業　鴻門
安昌侯　嚴陵
西陵　昭烈廟
汚南　哭所知

題楊太宰桃花嶺
予告省親過泰山瞻禮四首
東湖獨汎　送蔡爾通郡侯
金山別僧
於滕縣上書待命禱泰山行祠作三首
題滕文公祠示滕令馬子
寄内　感興八首
贈張郡守原正入覲
劉給事景孟持憲海上



寄王當世海憲　夢與元君酬和
禮洛迦山四首　初春作
林侍御道卿新居　哭朝兒葬所
早後潦　忽夢游仙
喜朱宗伯少欽邵司寇世忠過余草堂
屠長卿飲二公江上預陪小賦
招寳山威遠城望海
於寳陀寺定海尹時汝健供齋答謝
侯都護西圃

薛中孺給事携樽淨居寺
育王寺觀佛舍利
東吳史相故宅即越王欲置夫差處
舒園讌集憶余太保
大慈寺玉版禪房和少欽贈慈師
桃花渡送二客　集張孺愿孺宗小瀛洲
因從軍者訊陸無從
再答無從　贈延慶襲上人
邵世忠送西瓜　苦熱得雨

登孺宗烟波閣
贈唐見甫司理擢司勲北上
家句章暨張孺愿孺宗金越石兄弟方叔仁
山人見過共登宿雲閣用雲字
金峩寺僧舍
鄧學士汝德省侍過杭州不及相聞寄贈
送丁使君右武　答薊門李開府惟禎
定海尹時汝健應召北上
輓邵司寇世忠　盧伯貞家園
邵孟公以文來示余方歎賞會有饋雙鶴者
舉以贈之
潼川王參知仁卿家五世同居賦此旌之
贈傅封君　寄龍伯貞武陵
張冏卿孺覺園留別
留贈伯兄　朱少欽逍遥樓


嚶鳴詩集目録卷十二終

# 喙鳴詩集卷十二

四明 沈一貫肩吾 著

## 七言律詩

扈從南郊紀事和朱于陳三館丈八首

緹室初回斗柄寒禁鍾遥度紫霄寛冰霜一夜開黄道星漢三登啟帝壇後隊來時群虎象前驅到處儼鸞鸑皇家文物人爭覩今日叨從豹尾看

乘輿初發正陽橋旭日曈曨晃外朝萬騎雪銷平似水六飛天轉肅如飈隨車雉羽團香霧捲幔龍



鱗出絳霄無乃晨征勞玉體猶聞宣室永今宵

行殿鍾聲齋曉雲起居方罷日纔曛貂蟬捧劒皆常侍貔虎周廬盡北軍絡繹中厨輸豹鬱焜煌内帑出麟文近臣尤異蒙恩澤剌繡葳蕤五色分

天門夜敞轉霓旌帝落春回沸鳳笙星弁蹌蹌趨列炬宸旒穆穆拜嘉牲侍祠風颯知神至賛饗天低識御名遥辨登歌將換律青雲不動泰階平

陽德潛回夜欲分乾符舒彩祚明禋香新乍起成黄霧實檢旅騰覩白雲柳眼迎春方駘蕩梅花報暖又氤氳誰言靈貺人難識紺月珠星總綴文

寒月蒼蒼影未斜高懸金鏡照天車祥烟遍覆華胥國黄鵠初還太上家汾水笙歌增氣象崆峒侍從有光華玉珂遠借西山色雪後龍葱萬樹花

軒帝明庭齋白茅漢皇太室始親郊豈無蓂莢迎銅律亦有芝童舞玉梢冉冉流雲生衮服沉沉清夜舉陶匏聖朝典禮超千古不遣仙官問碧寥

憶昔三年乙亥冬常承清燕語從容身依白虎縹緗色詔許甘泉筆槖從萬里久摽桉野鹿再郊猶幸擁雲龍一時楊馬諸公在淡薄終慚頌漢封



送戴汝誠之南院二首

里巷來窺金馬蹤騶驛一日向江東官家故府圖書在供奉新銜著作雄紫闥近連吴苑樹青山遥對晋時宫兩都賦就焚香坐立見花磚日影紅

十年飛止喜同林幾度相逢語自深舊雨初來郭隗館歳星東照吴江潯鳳池新草香書幌牛渚寒濤濕綺琴道路亦知虚席意江山猶悵觧携心

扈ゝ駕祀方澤呈同行朱陳二館丈二首 時聖

珍新瘳都人望幸

天廻北陸攬羲軒日應南薰闢舜門泰折祥雲承玉陛長安微雨待金根芙蓉丹闕鸞鸞麗楊柳青樓翡翠温不是六龍紛氣象萬方誰識聖禧繁

昨向圜丘伴月行今從方澤更晨征齋廊香氣聞三酒羽衛鐘聲度六瑩三事無言卿月曰八神将駕閶風輕太平禮樂逢千載况是雍容有兩生

送顧汝修致仕

隱身帝側二十載今日始現雲霄顔天地蜉蝣一



睥睨風塵牛馬空閒關中流放舸喧慮息落日弄丸歸思閒茗花半熟酒未醒畫裏曾見非人間

送管世臣之郴桂備兵兼督學

一驥将鳴萬馬空雙龍送影入飛鴻東風滿道使君發湘浦千家春色紅刀劍買牛消瘴雨梧桐鳴鳥暢皇風峋嶁猶有如虯字落日同誰頌禹功

送客

高歌忽動白雲愁易水無情日夜流馬首風塵徒有觸杯前雷雨一孤舟新鶯尚怯春風澁芳草初憐細雨稠東道布衣誰念汝夕陽長傍白蘋洲

送歐楨伯之南都

水部移官向舊京似将明月共南行青門楊柳辭賓御白下風雲待主盟詩為三山憐客老酒因諸少覺杯輕六朝遺事何須問苑柳宮花日夜生

盛山人壽母

江湖嘯傲布衣尊母子相将旭日温黄菊叢邊多釀酒長春花下好開樽心依大士來東土眼見麻姑過海門潦倒百年何用問道心流水共江村



酬屠長卿二首

誰言州縣獨勞人青浦緘題物色新五柳開門垂雁緑百花扶轂上詩新才堪數器官猶溥心在氷壺官亦貧吏隱相兼誰似汝門前流水見鱸蓴

小院芝蘭馥馥聞故人書札遠氤氳斜風一道相思字直以此心遥對君緑鬢無多堪暮雨虚名久巳付浮雲陶家若有歸來賦野寺扁舟共日曛

送王太史持節荆藩

丹扆拜節下瀛洲赤岍揚舲到楚丘江水遥連黄

子國布帆高挂洞庭秋猿啼七澤風聲急虹飲三
湘雨氣收岍芷汀蘅皆可拾中流容與木蘭舟

端午

蘭湯浴罷試醍醐鬢有榴花手有蒲舊俗猶牽長
命縷內家新賜辟兵符百年幾見天中節千載誰
憐楚大夫舉世不醒吾亦醉風前潦倒倩人扶

麟洲

麟洲初日近飛霞閬迓仙人蕚緑華青鳥使來緤
氏館桑田人在蔡經家蟾宮馥馥飛仙桂鵲渡迢



迢轉客槎拂曙明星環珮散斗邊無數紫鸞車

同韓存良死中作

寶界珠宮絕大寮自公退食偶躋攀椒園鶴夢田
遲日芝閣鶯聲度遠山零雨忽隨雷殿合和風多
向露臺還飛鳧宿鷺皆相得總護先朝帝籍間

鳳吹曲

鳳吹鸞笙不再過銀床氷簟夜如何釵符珠顆湘
江淚步襪綾光洛水波寶鏡掩寒空向月玉梭投
冷自臨河西樓一夜桐紈扇應為長安砧杵多

珠箔

珠箔輝輝寢閣春鬱金香散露華新閒看花影空
含笑偶弄犀支自辟塵羅幌春風釵股恨繡屏朝
雨鏡心蟬銀瓶墮井無消息願作巫陽夢裏人

送李給事參知汝南

帝城桃李及春栽擁傳中原曉色開汝水晨鷄催
馬入商城官柳憶朝迴螭頭彈駁霜風在海內題
評月旦來何處憑高最相憶天秋一鴈伏羲臺

送馮化之獻壽畢擢赴浙江憲長



流虹佳氣滿皇圖儀鳳群公集帝梧人與車書來
萬里山從宮闕動三呼獨看委珮承新渥喜見褰
帷入舊都急為題書遺父老畫船秋色好西湖

夢翠山別業

翠山別業倚雲隈無事松關長綠苔小徑春生草
玄室中峰雲護讀書臺水如翡翠寒光動山是瓊
瑤寶氣開蝴蝶到春忙不住何因偷向漆園來

鴻門

鉅鹿全軍勢若雷鴻門單騎亦危哉玉光三動秋

風急劒氣中分昨夜來壯士何人猶解飲英雄誰說不勝杯蛟龍五彩天方授虎豹九關空自開

安昌侯

丞相新封大國侯殿前誰請佞臣頭曾教涇水分千頃又許陽陵老一丘醒却司空談妙義醉將少府發名謳何如祖帳都門外故老相從得自由張禹善論語元帝令之授太子成帝即位賜爵關內侯代王商為丞相封安昌侯時王氏擅權禹專事阿諛無所匡正故槐里令朱雲上書願借上方劍斬佞臣一人頭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命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雲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游足矣後欲易檻上曰勿易



萓之以旌直臣禹為人謹厚內殖貨財多買田至四百頃皆涇渭溉灌極膏腴上擴他物稱是性習知音聲內奢淫身居大第後堂理絲竹管弦禹弟子尤著者淮陽彭宣至大司空沛郡戴崇至少府九卿宣為人恭儉有法度而崇愷悌多智二人異行禹心親愛崇敬宣而踈之崇每候禹常責師宜置酒設樂與弟子相娛禹將崇入後堂飲食婦女相對優人管絃鏗鏘極樂昏夜乃罷而宣之來也但見之於便坐講論經義日晏賜食不過一肉巵酒未嘗得至後堂及兩人皆聞知各自得也禹年老自治塚塋起祠堂好平陵肥牛亭地又近陽陵奏求之上以賜之

嚴陵

北闕徵書到未期西曹折簡笑人癡漢家龍衮終難近齊國羊裘好自嬉七里清風閒去艇千秋明月照垂綸磻溪本應君王卜桐浦惟償太史知王金陵詠子陵曰迹似磻溪應有待世無西伯可能留不獨金陵論子陵者往往謂子陵知帝不能盡其用故去殆過也子陵傲世人耳自比巢由信矣而更求加於巢由之外是亦多言哉

西陵

七十二丘究相似當年何處望西陵英雄垂死心猶壯妓妾滿前悲不勝繐帳朝生江月暈銅臺秋老暮雲層彌天率土今安在秦華崐崙亦願登溫公論操分香賣履事言遺令不舉大事而及姬妾瑣屑以見無代漢心此大奸偽也恐亦索之太過操不言禪代無庸言矣若分香賣履云云自其兒女子情不能遺滿陽節謂其死見真性得之矣陸機



弔魏武帝文云違率土以靜寐戢彌天乎一棺魏武秋胡行云願登泰華山神人共遠遊經歷崑崙山到蓬萊飄颻八極與神人俱思得神藥萬歲為期

昭烈廟

翠葆亭亭桑樹高建安年後有金刀君臣魚水還三代昆弟雲龍況二豪自古興亡皆社稷于今登降獨雲霄錦城啼鳥年年盃都向靈風濆羽旄昭烈微時舍東桑樹高五丈如車蓋嘗曰吾當乘此羽葆蓋車

汚南

曾向齊門歌二桃因從帝子說三刀兩朝涕泣吹

餘燼五月踉蹌渡不毛蹝足已知天意定江心猶
隱陣雲高泒南祠廟終今古蛇虎縱橫護六韜

哭所知

一望寒雲淚自零棠梨花落晚山青高天猶在客
皆散今雨不來人自醒纔見虹光思寶匣每窺井
水探銀瓶只須秉燭游清夜何用持杯酹晚扃

題楊太宰桃花嶺

上公舊隱武陵源徑轉峰迴淑景繁千樹成蹊霞
忽起三春過雨浪初翻欣欣洞壑皆迎笑脉脉林



丘竟不言肯與少年增物色長風萬里度崑崙

予告省覲過泰山瞻理四首

岱宗板地鬱岧嶢帝遣神孫治碧霄崑閬西來開
寶氣蓬壺東去引仙飈漢雲入暮猶飛白秦樹經
寒亦後凋七十二君無問所千秋典禮肅皇朝
翠亂鬱律起摩蒼風伯雷師擁下方獨有岨崍堪
弟子更無嵩華可齊行仙翁夜發留神枕玉女晨
興挹帝漿最是關情吳越觀片雲摇曳海天長
幽經怪牒定堪求挾霧凌雲到上頭正以秋毫齊
物論何須九點辨神州飛泉倒浴滄溟日斷峽長
鳴碣石秋萬里罡風生肘下羽翰猶怯歎淹留
我是蓬玄舊傳徒生來猶復字肩吾每從紺髮雙
童子數過華顛五大夫拄杖中峰開洞籙齋心乙
夜禮香爐願特天上霓裳去併入庭前綵服娛

東湖獨泛

晴湖如鏡近人開十里寒光照影來鐵笛一聲秋
月曉素琴三疊晚雲哀氷生蕙渚魚初蟄雪覆松
房鶴未回小笠長蓑誰共釣西風杖屨自登臺



送蔡爾通郡侯

師門桃李舊相隨郡里桑麻被寵私絃上風來聞
鶴語毫端春動有蠅知萬家襦袴籌寒火絕島桴
航卷暮旗未遂借留悲父老桃花古渡觧維時

金山別僧

燕子磯頭飛錫來龍王宮裏荷經迴人如蘆葉浮
空去心似蓮花照日開明月正懸秋杳眇片雲將
度夕徘徊支公肯發重來磬茗椀香爐荅辨才

於滕縣上書待命禱泰山行祠作三首

手挈溪蘋謁上玄齋心靈域想飈然起家自昔千
升斗縻祿于今已廿年西望芝英方五秀東懷桃
實且三圍素情緘就貽青鳥儻許飄遥弄紫烟
周王群玉道家山衮衮諸英入帝寰不少雙鳧飛
海上何妨獨鶴向雲間卧痾經月無家信游子三
春損舊顏長憶門前湖水緑漁歌終日伴鷗閒
從來素食帝皇畿開却親闈負米期袖裏封書長
作血天涯寸草又成絲頷同巢許稱臣日甘老唐
虞比屋時白日精誠應可照黄河誓語更誰知



題滕文公祠示滕令馬子

邑外殊多可井田富民無計一凄然舊君尚有祠
千載吾道猶存書七篇當宁每憂窮蔀下封書常
發冕旒前諸君莫負生平學長使人歌宓子賢

寄内

暮雲天遠桂樓深三月韶華半有陰鳳字時來空
宛轉魚書何處付浮沉銅缸月掩三更夢寶篆烟
消五夜心最恨吴娃舊歌曲朝朝暮暮起江潯

感興八首

[illegible]朝時長樂鐘聲度不遲貂帽却寒留
落月紗燈籠煖待朝曦通宵内史緇周典長日句
臚肅漢儀一別鳳池春睡足微聞退食更逶迤
露下氷花壓井欄貪趨翠幄幾凌寒阜門假寐俾
魚鑰内殿深談出鳳團暇日縱横題寶軸移時絡
繹送雕盤田思獻納真無術紫極天高不敢看
高郎橋左直門西短草長楊散馬蹄三事一時閒
似水群公終日醉如泥梅花度曲鶯初滑蘭氣迎
波燕屢低誰念玟砧聲獨苦風前玉筋幾行啼



居庸關險限天驕上谷雲中路不遥虜主秋來長
貢馬胡兒夜起亦承鵰九陵松栢通原廟萬國麟
凰感聖堯棄擲金繒無所用漢家非少霍驃姚
玄菟開國護東方況是天家異姓王正朔年年于
典屬圖書卷卷稟文昌薊門肩背關非細溟海波
濤舊不揚螳臂何來磨巨斧王師早晚發遼陽
豈有秦皇鞭石來亦無越絶到瓊臺海王作賦惟
塩筴先帝憂民急草萊寧取峰霞同壽酒拾將海
月當仙杯閉關盛德千年事廟勝長籌莫誤開

賈生䖍立漢文朝鵩賦將成轉寂寥楚峽啼猿凋
木葉湘江歸鳥駐蘭橈四時湖海花同發一日公
卿馬並驕高義雲天精日月休因山鬼賦申椒
何必冥搜大小勞東方群盜欲如毛徐生不去收
金草方朔猶宜獻玉桃鸜鵒河邊秋思遠蟪蛄山
下晚聲高起居太宰今何似白髮江湖幾度搔

贈張郡守原正入覲

吴下聞名自早時郡中借冦一何遲初膺四十專
城寄人誦中和樂職詩極浦寒星浮遠使荒城疲
馬別群兒九重應問東南事莫忘王生立語祠



劉給事景孟持憲海上

梧省沉沉切紫霄蘭香裊裊度仙飈先開魚目摇
雙珮徑遣螭頭接左貂鵁鶄夜收封事草鳳皇春
發詔書條總戎魚鳥來江海幾度晨鐘自寂寥

寄王當世海憲

帝命專征靖百蠻擁旄持節立重關春風戲馬桃
花渡秋月懸弓樘子山九譯波澄琊怪入三韓氏
肅鼓鞞閒白鷗汎汎滄江曙貔虎長屯細草斑

夢與元君酬和

碧落空濛俯曲欄蘂珠宮闕逸風翰天開金界三
千潤月滿瓊樓十二寒飛盖忽低青海鶴洞簫俄
咽紫霄鸞誰教華髮歸來晚不及靈妃昨夜彈

禮洛伽山四首

積水中開梵帝宫孤帆高御列仙風始知四大浮
空住剩有三天護法雄肅拜聖儀明滅裏廻看人
世有無中殷雷欲裂潮音洞何處西方更發蒙

近有三生紫竹緣何須十地訪人天獨騎香象開
龍國故擊靈鼉撼蜃川銀浪秋掀雲影淡金輪朝



發海光圓請看萬頃瑠璃碧誰忍閒叅小乘禪

妙應峰頭披世氛磐陀石上攬晴曛大千毫髮空
中見諸佛威音定裏聞虚唄自隨龍欝律天香惟
與鶴氤氲三山近立祥河外盡為金僊駐彩雲

巢頂孤僧坐似懸更無色相與區緣蓮花寶界龍
腥薄薝蔔香林鳥性圓繞唾巉珠尋到海乍飛月
鏡巳升天真無水色寒相照假有山光亦自鮮

初春作

蕙草未舒新歲葉桃花仍點故年枝石牕含霧生衣上巘寶留雲入酒巵魚腹豈嫌流水冷鶴翎休怯老松危牀頭一屐須教躡籬畔春陰次第垂

林侍御道卿新居

新開幽徑延三益遥對青山一舉巵海燕自能尋舊主流鶯先喜占高枝窻含桂館星文靜簾捲蘭臺日影遲為學潛夫著佳論緑槐香穗幾行垂

哭朝兒葬所

天上靈根不易栽空庭為汝積莓苔囊書竟負先



人托麥飯翻從此日來槿樹既教連夜落鵑花何用及春開西河老淚難禁灑長擬魂隨返照回

旱後潦

十雨五風不可值三年四旱憂予心皇天久已違人欲赤日又化為愁霖焦枯無何復生耳悲歎且置聊行吟自非巨靈發盆照端恐此州將陸沉

忽夢游仙

澤國秋容下鷺湍流風迴雪舞江干波生翠羽靈妃濕露滿氷蠶帝子寒萬頃芙蓉愁外老一天葭葦夢中看憑誰托付西飛翼高度瑤池也不難

喜朱宗伯少欽邵司寇世忠過余草堂

負郭柴桑小徑幽清颸初發桂花秋客停剡曲千溪棹春滿吾家八咏樓遂有青雲流潤户因之黃鳥狎滄洲十年不盡停雲思今日和鳴伐木求

屠長卿飲二公江上預陪小賦

不淺儀曹好客情蒹葭吾亦預將迎即看縹緲如河漢亦有芬芳似洛城水落魚龍千嶂合天高鴻鴈一雙鳴劇談月白光風轉披拂羅衣照眼清



招寶山威遠城望海

積水溟濛俯大荒百蠻於此拜冠裳揚旌伐鼓令何日巨貝明珠久不王未保鯨鯢終穩浪休教燕雀且娛堂諸公雄駕長風至好淺洪波種女桑

於寶陀寺定海尹時汝健供齋荅謝

坐聽潮音擁苾芻俄聞河尹送伊蒲軍輸久矣勞天下香積何當遍海隅火耨千家飛鴈鷸漁歌終日誦萊蕪寺門黃葉風吹淨一道明霞映水盂

侯都護西園

将軍好事開西園留客頻呼赤玉盤無數鼉鼉驅
石駕有時魚鳥駐旌看三杯酒盡青山暮一劒風
生落日寒門外舟師催鼓角平夷直欲到三韓

薛中孺給事携樽淨居寺

淨居寺裏秋将老給事筵前菊尚開衰壑無光霜
葉醉斜陽妝影月華來樹迎馬首千峰合潮轉山
心一乘廻東望梅岑纔咫尺看余早晚陟崔巍

育王寺觀佛舍利

寶蜕晶熒挂碧岑猶疑肉頂躍黃金巨星内從鮫



宮近明月高懸貝闕深四照群生開覺路一空諸
有淨人心我來坐對香爐寂霜果纍纍鶴滿林

東吴史相故宅即越王欲置夫差處

丞相曽開棨戟雄詩人興廢感懷中環橋尚秀銀
河色別館誰香紫桂風日落漁樵歸廢井月明歌
舞入飛蓬吴王舊有君家恨今古人嗟一甬東

舒園讌集憶余太保

長懷辜負綠陰多最喜追隨二仲過竹下行厨歲
怪石蘆中釣艇出微波前山載酒明霞舞後院流
觴皓月歌舊日高情應不減如聞香霧鬱烟蘿

大慈寺玉版禪房和少欽贈慈師

翠微深處發鍾聲修竹長松到自清落日平臨無
色界浮雲高擁化人城清池月印禪心靜衹樹天
衢塔影橫一見遠公三嘯去今宵蓮炬向誰明

桃花渡送二客

桃花津上兩仙郎著作篇篇挾晩霜世事可憐雙
鬢白達生惟見古人狂任他落葉還豪飲莫為飛
鴻泣斷行翠竹蒼梧堪自保鸞停鳳隱亦何妨



集張孺愿孺宗小瀛洲 洲在湖東與賀監祠相望

十年辭家事遠游歸來故人無黑頭二難風流獨
江左三島雲物開瀛洲小山叢桂孤芳發空水酣
歌自在秋歸踏大堤明月好賀公端不愧吾傳

因從軍者訊陸無從

攜山社裡共論文數子風流總不群此日靈光惟
爾在不知隋苑若為芬吴公臺送千山雨楊子橋
橫十里雲老臂猶能作詞賦無輕浪子去從軍

再荅無從

三十年前赴汝期滿庭黃葉亂風吹譙周莞爾窮經日元亮欣然命酒時雙檜寺前成遠別一花觀裏寄新詩遥知今夜平山閣細雨鐘聲欲度遲

贈延慶襲上人 有序

隆襲上人故家子祖曰張公廷俊仕至郡太守上人幼而殊性願出家父母不許則潜投延慶寺會叔氏無子欲子之訟之縣縣終不能奪為僧又十餘年時師無所發明乃去而遠游由天台抵五臺而還若武



林若洛伽則其歲歲所涉歷者恭禮高宿既久探其中若沖然得矣一榻一鉢或禪或誦僦居躬爨晦無一徒再棄千金產而甘托寂寞以老非僧中楚楚耶余與居之相近旦晚静對以濯垢氛賦贈見意

江雲長伴一孤僧海閣岧嶢最上層石火觀身何處刼天花説法幾時能殘經夜諷飛林籟片衲秋縫倚佛燈我欲携琴來夜坐因師方寸冷於氷

邵世忠送西瓜

君家原是東陵種種得青門五色瓜翠顆團團明渴眼瓊漿脉脉濺寒牙扁舟夜送留雲葉巨笞朝傾瀉浪花便覺清風生兩腋還疑星海泛仙槎

苦熱得雨

赤日行空欲起烟風雲條送瀉流泉只疑身是驅龍客又似生逢祝網年稍潤琴書堪夜坐微凉枕簟得朝眠平頭奴子還相賀大扇今宵直棄捐

登孺宗烟波閣

臨湖開閣倚危欄似爾風流亦建安四壁雲光邀



客坐一簾山色捲余看烟生極浦游魚濕雨過前溪宿鳥寒已遣蒼波移桂棹還教明月採芳蘭

贈唐見甫司理擢司勳北上

石榴花褌近垂楊峴芷汀蒲逸路香來挈氷壺清海嶠去懸水鏡照文昌散朝羅襪春風早卧省香爐夜雨凉今日接羅堪倒着可憐山簡醉襄陽

家句章暨張孺愿孺宗金越石兄弟方叔仁山人見過共登宿雲閣用雲字

香閣高騫逈不群平臨江郭俯流雲征鴻忽向天

邊隨片雨疑從竹裏聞坐久湖山通水氣詩成花樹染霞紋今朝何幸偕仙侶勝選探幽到夕曛

金莪寺僧舍

城頭南望最高山幾度登樓擬一攀落日獨搖藜杖至春風偏向草堂間降龍老衲留衣在化鶴先生棄羽還茗椀香爐賓主寂不須牢閉薜蘿關

鄧學士汝德省侍過杭州不及相聞寄贈

侍郎自昔稱冠冕學士從來領縉紳翠鳥下時丹水活青雲起處綵衣新西池氣色皆成玉東海波



濤未即塵悔不逢迎飛鷁遠嚴陵應有釣魚人

送丁使君右武

葭菼連空楓葉翻水禽驚落鴈呼喧海門微雨方憑軾江閣飛雲又別樽鼓角夜寒思杜預旌旗秋爽憶劉琨驪駒歌罷魚龍起幾處人歸月滿村

答薊門李開府惟禎

江南楊柳簇春姿薊北梅花動遠思腰下戎鞭搖積雪山頭獵火閒朱旗趙充自可中丞印吉甫能無六月詩緩帶輕裘多暇日綠蘿欣有慶雲垂

定海尹時汝健應召北上

四為巖邑稱循吏十見桃花奉詔除召伯甘棠連大澤陶公高柳拂長渠星文夜照微垣色水鏡朝披鳳沼書早晚青蒲須獨對為言江海廢樵漁

輓邵司寇世忠

西風倚棹甬江頭書札新來讀未休正擬相將河朔飲誰知奄作岱宗游三臺氣象推驄馬六典聲名重爽鳩一哭生芻盞今夕數行佳傳已千秋

盧伯貞家園



細湖曲抱宅邊流小徑香生蕙草幽水色乍空鳴一鳥山光欲舞下群鷗枇杷過雨抛金彈菡萏迎風弄綵毬取醉流霞無復事披開芳草飼新鳩

邵孟公以文來示余方歎賞會有饋雙鶴者舉以贈之

雙鶴聯翩思不群玉翎丹頂鬱清芬摩空影向三山見警露聲從百里聞飛去只疑梁苑雪歸來還似楚江雲淮南近挾風霜字好去同窺碧落文

潼川王叅知仁卿家五世同居賦此旌之

玉塵清風尚可攀青箱家學待君還六朝地重烏衣巷五世門高赤甲山堂上老人通杖屨階前稚子換衣斑条天喬木森森立祇是田荊也厚顏

贈傅封君

令子新趨建禮闈起居堂上有光輝山公啟事時名大韋氏傳經世業稀秋水鬢停天漢節春風時賜老萊衣峨山詠水人如玉迢遞天南一少微

寄龍伯貞武陵

宦游十載識人情歸向湘潭事耦耕楚澤惟聞漁



父醉建康誰說顧公清烟銷三户桃花晚雨過雙溪橘子晴曾憶採蓮橋畔否月華初浸一湖明

張冏卿孺覺園留別

辟疆園對鏡湖開曲徑逶迤我自來芸閣香生大酉洞楓林春住小蓬萊卿家月滿留賓席先世風流作賦才何事門前催騎急鷓鴣洲上幾徘徊

留贈伯兄

百年七十古稱稀鄉里衣冠滿道輝喜見吾家荊樹老況逢十月小春歸開筵靜掃黃花徑送酒頻搖白版扉小弟獨憐于役去田看南鴈思依依

朱少欽逍遙樓

北阜新開百尺樓南山飛鳥狎滄洲日銜湖影搖書幌風捲濤聲拂幔鈎正可振衣凌蜃閣還宜俯手摘星毬千秋觀裏黄冠在縹緲相期續遠游



嚶鳴詩集卷十二終

# 喙鳴詩集目録卷十三



## 七言律詩

莊亭　對月憶家園
寄長卿　夜雨到金山
揚州贈所知　早春駕幸百果園
寄黄鳴周李元甫于可遠
薊遼孫總督求鮮官却寄
楊花三首　燕昭王墓
塞上臘日　送單令郝謙伯



輓陳元忠　喜本寧入浙
雜贈九首　寄屠辰州田叔
寄本寧兼簡薛使君
暮直寄文融
憶君房讀書所兼寄朱叔明余大中
自哂　三日
廷試讀卷呈同事
和沈司空純甫得雋之作
送客之楚西　訊李元甫

喜雨客至　春日懷鑑湖
送葉侍郎進卿之留都
觀朝鮮征田軍　賦得當年憶箕仲
客從蜀來因送所適
贈楊博士日東　贈逃禪入王屋山
題唐伯虎楚宮秋圖
龍起泰山訊孟大夫
大夫答　海豐楊太宰九十
寫眞自詠　積雨東鄰



寄茅平仲陸無從因懷郭道人
送宋汝傑歸蜀　哭陸平泉老師
金陵沈顧貞先生崇祀鄉賢
汝南汪公崇祀鄉賢
聞琴　哭余僧杲太常二首
哭屠長卿　聞長孺從諸少飲佛寺
施功甫以詩見贈踵韻答
荅謝曰可　曰可問余東湖答
天津曉發　道逢于可遠

浮迦河懷李于田中丞
望西山桃源寄屠田叔
陳大行元嵩銜命道余還山有詩見貽贈答二首
山居贈客
賦得夢山寄九十一翁楊太宰酬貽仙棗
逢朱遠卿話舊
餞丁國雲赴江西方伯
題鄞江先生廟
汪長文新宅成宅在大雷山中
東葉鄭朗



七言排律附
寄題周紀善太霞洞天
趙汝邁范汝益田德萬張廷芳同日持節封藩餞席得朝字
贈前德安倅何先生
潘使君海漕奏功
大閲應制
夢芝谿

㖆鳴詩集目録卷十三終

# 㖆鳴詩集卷十三

沈一貫肩吾　著

## 七言律詩

### 莊亭

莊亭樹色晚生寒幾處扁舟欲渡難白鷺窺人雙眼碧倉鶊呼雨一衣单東來鴟華浮天柱西去羊裘入釣竿惟有酒旗青不捲月明摇櫓隔江看

### 對月憶家園

月如銀鏡好當臺酒與金波一色開乍似水南清



磬發還疑天末故人來花間香霧蜂堪釀雨後閒雲燕欲田蘆笋正生梅子熟小池連夜長莓苔

### 寄長卿

淡蕩韶光晚不收濕雲着霧隱芳洲永和曲水還三日陶令疎籬欲九秋竹下棋聲乗月度花間琴韵抱溪流候門稚子無無恙羨爾春風得自由

### 夜雨到金山

數過翻成失路蹊重來無處問招提烟扉洗鉢僧初定雨舫臨門鳥亂啼天外欲高金蓋菂江心純

是王玻瓈若非智炬垂芒糴安得長廊續舊題

揚州贈所知

雙燕何曾歸漢苑數螢猶自照隋堤天空月近我今到笛短琴長人不迷砧杵頻年思塞北笙歌幾處憶關西欣然道故何容易莫笑臨風有滑稽

早春駕幸百果園

翔鳳亭臺送晚寒田龍閣道轉仙翰千花借發三春仗百果先呈萬壽盤木𣓾禽魚吹宿露池邊鴛鷺鼓迴瀾昨來宮老傳新調一夜啼鶯已習弾



寄黃鳴岡李元甫于可遠

長懷理檝採芙蓉徙倚危樓日幾重飛夢落時雲縹緲函書來處鴈從容新知絳闕招黃綺故事青山問赤松會見汾陽迴道駕列仙何限剖符封

薊遼孫總督求解官却寄

有鳥東來字令威今年華表又成非蘆花滿目青雲盡榆葉連空白鴈稀客夢未能離桂舫主恩應不惜荷衣嘗嬿黃石遺書誤何必功成始息機

楊花三首

忽報飛瓊訪落暉登樓遥認是耶非團將香霧氤氳轉散却游絲斷續飛蝶夢成真穿牖入花魂不語趁簷歸朝來十六橋心路喜見山山雨色稀

萬數長條化白虹紛紛相引度江東隋堤過雨還飛雪魏苑無人自起風舞羽暫隨瓊樹合唾花俄向碧雲空殷勤斗酒新豐暮誰忍韶華入轉蓬

開自無心落更閒奔濤終日逐青山薄添燕壘棲梁上穩着蛛絲挂壁閒豈有愁心來騁望將無倦羽亦知還笛中摇落梅花思一夜音書到玉關



燕昭王臺

汶篁舊植許誰尋燕草如絲自古今巨海不難浮白玉荒臺無復市黃金三家守塚遺民意薄暮停驂壯士心巘業漢關高百尺風雲玄感動哀吟

塞上臘日

臘日元戎出武威西風吹角塞雲微汗溝濕凍膠金勒血淚凝丸打鐵衣明月乍逢孤鴈去驚沙還逐片蓬飛胡兒窟處無人說且向南山射虎歸

送單令郝謙伯

美人綰綬出東方子賤鳴琴舊有堂携得春風辭魏闕分將花事理河陽背城千嶂孤松秀遶郭三家薜荔香半月臺前芳草思哦詩端不廢迎將

輓陳元忠

萬樹寒烏棲復驚終宵飛遶鳳皇城宗臣未竟安劉業公子空高救趙名劍外涼風凄翣柳渝中哀壑慘銘旌蔡邕死後誰能作深負當年載筆情

喜本寧入浙

杏樹林中同應制桃花觀裏共題詩琴囊乍解初



升月書幌初開未起颸去國十年蹤越絕浮湘三載熟騷詞知君欲暢觀濤意莫後清秋桂子期

雜贈九首

留京松柏天長保原廟衣冠月出游萬樹香風歌院落千家明月語江樓賈生雅志傳雙淚平子閒心托四愁永念　高皇開刱日思波深湧大江流

鹿塞飛鴻近國門漁陽寒葉攪清樽蹤星堂上垂人事細雨庭前慘客魂歌罷五絃風入室醉醒孤劍月當軒何時委珮承春草共入華清謁至尊

君王暫假一枝安不信梅花又歲寒空有長心馳碧落更無短髮戴黃冠馬卿肺病秋來甚李廣侯封老去難好在江州白司馬休將殘燭掩羅看

故人相見眼初明一架薔薇似水平花徑微聞風後狖草堂新聽雨餘鶯衰年久謝青藜後愁絕能無白雪聲把酒勸君君強飲天涯華髮不重生

嗟君行役久渝烟萬里歸來及暮蟬風送寒雲承漢日山連野火滯胡天不妨狼籍論文酒尚有支離買賦錢後會雙龍何處是茅山喜客引清泉



夜深小雨浥芳蓀馥馥香風別院繁未有片言酬聖主空教一市笑王孫書來始覺吾廬靜客至無言漢樹溫江月半沉人未寢鷄聲遙發建章門

昔人悲動淮南木今爾摧殘楚樹秋手掩柴扉看落日心依蓮社隱滄洲空齋寂歷翻黃葉孤舫招搖信白鷗不是洞庭風月好教人閒殺庾公樓

越禽冀馬各涯天猶戴南冠憶剡川柳暗鶯聲將百囀桑稀蠶箔好三眠山僧拄杖搖青玉溪女文筐散綠錢何日春風相問訊柯亭吹竹度朝烟

澄湖秋水練光開乞與詩人細剪裁小荇牽雲游
别渚新松扶日上高臺南風習習蒲葵開西月微
微桂艇來歲去如馳青鬢老知君雙劒亦徘徊

寄厝辰州田叔

湘丘風土似長干短髮何妨寄楚冠橘柚黃時霜
未落魚龍起處月猶寒江楓娲娲迎遷客籬菊微
微笑冷官縱有鴈書誰達得從來衡浦去迴難

寄本寧兼簡薛使君

楚岫當門三十六山山明月向君低清齋夜學諸



禽戲白佛朝聽百鳥啼春鴈未來人正北寒林乍
啟日將西如聞倚杖看雲處恰值山公飲大堤

暮直寄孫文融

鷄樹黃昏對直廬歸鴉萬點集林初師丹老去能
忘事劉向年來只校書滄海月明關塞笛寒江楓
落故人車孤栖隻立成何用萬壑千山可笑予

懷君房讀書所兼寄朱叔明余大中

無懷人住漢城山負郭幽居水竹間幾日不梳青
鏡白終朝偃卧緑苔班多藏舊訊無時答每對殘
棋未肯閑誰為款門惟二仲蒹葭明月往猶還

自哂

種苓鋤术定何年縮地騰霄意可憐肘挾飛霞通
海氣心懸朗月照湖烟大荒汗漫今宵雨小有清
虛異日天兀坐短檠誰是伴篋中新註養生篇

三日

三日春風吹緑波搔頭其柰曉霜何朝來出去花
初發休沐歸來月已過鷺渚草深雲澹蕩龍池魚
煖樹婆娑後人長恨前人事怪得蘭亭說永和



廷試讀卷呈同事

仙闕峩峩遞曉開公車楚楚對英才潛虬總為春
雷出彩鳳咸儀聖日來萬國輸琛歸冊府群公曳
履到星台臨軒正渴充廬彦甲乙須煩次第裁

和沈司空純甫得雋之作

沉沉東閣午城陰詔集公卿選士開太乙乍銜藜
火下驪龍俄獻寶珠來未論桃李收公等且喜風
雲合上台客薦楊雄真不忝黃金豈有未登臺

送客之楚西

江上逢君老更狂明時何意有馮唐官衫七尺青
于水旅鬢三條白似霜寶劒秋風辭建業琵琶新
月度潯陽衡山西去賓鴻少豈乏游魚到武昌

訊李元甫

木蘭開罷宿烟清惠雨祥雲照眼明楊子經年玄
尚白左思垂老賦須成風來少女春三日月轉娥
眉夜五更每恨人間無好事惟懷天末有同聲

喜雨客至

簾幕雲生碧海翻逢逢雷動九衢喧人因病喝方



馮几客為行霖忽款門染出柳絲從霧織飛來榴
火待風温梁間燕子相将語御苑香泥氣似燔

春日懷鑑湖

坐對朝曦生緑條潜思春色秀蘭橈微風魚陣翻
旅葉細雨禽聲長藥苗徑僻不辭雙屐軟波晴惟
我一帆遥愁心未得騰蒼霧華髮何當老碧霄

送葉侍郎進卿之留都

烟明花煖艷緋袍詞客南征重禮曹春殿鴛行晴
遵羽金門鳳彩畫飛毛鍾山月曉初垂橐淮海風

清舊舞刀欲採芳蘭充雜佩不堪白首誦離騷

觀朝鮮征回軍

韓山飛雨濯腥袍瀚海雄風颺節旄萬里樓船收
曉霧千群鐵馬曳秋濤貪趨綉幞輕牙仗競買金
釵賤寶刀獨有弟兄原上别驚鴻不定起哀號

賦得當年憶箕仲

擊水開歌海樹蒼東郊月吐值漁郎青山墮影過
前堰白水迴波入斷塘宿鷺洲邊江幾曲垂虹木
杪雁三行當年勝事同誰說都付春風一悵傷



客從蜀來因送所遣

玉女披衣秋氣清主人授轄晚山晴花間誰忍辭
先醉飲裏何須畏後生鳥道萬重來不險江流九
曲去還平椒潭桂浦經過處不減山陰雪裏行

贈楊博士日東

石湖晴色海雲東渭水閒心隱釣翁松樹年高凝
湛露柘漿春煖醉微風方瞳遠注波光淨徒足高
凌鶴影空長憶方明階御日至今仙仗倚崆峒

贈逃禪入王屋山

有客逢秋興轉賒按轡西去引牛車玄猿獨應過王屋白鳥先驅入梵家寶月圓時翻貝葉香雲高處禮曇花還憐到日飛新瀑相對蒲團細品茶

題唐伯虎楚宮秋圖

虎頭縱飲石三千立染荆門萬壑烟嫋嫋踈櫺飄紫袖泠泠高閣隱朱絃桂花倐已消為水玉兎將無化作仙怪底朝來高髻賤衛娘雙鬢薄於蟬

龍起泰山訊五大夫

岱宗膚寸眇雀巍誰自行天挾五雷合沓仙閭轟



幾處氤氳妖霧走千迴飛猿葉下憂天隕駭鹿枝橫惜地開為爾殷勤馳匹練丈人安坐九成臺

大夫答

秦皇避雨昔曾來玉冊金書一再開偃蓋猶能承日月彈絃終不騐風雷仙人柱杖行瑶草童子棋枰坐緑苔跋涉長䫇知汝厚白雲紅樹晚悠哉

海豐楊太宰九十

起居桃嶺老仙官幾淺蓬萊復此觀魚鳥去來人自在雲霞吞吐劒猶寒朝天奏向三山草選佛書從十地看宅畔一泓稱北海都來傾入酒杯寬

寫真自詠

浪說圖真豈有真鬢絲何夜忽成銀可憐落拓青藜子獨覩揶揄白眼人壽國無成疑燕雀畫師終不到麒麟從來後輩輕前輩況我今先厭此身

積雨東東隣

愁雲終日鎖燕臺咫尺墻東扆未開林下負薪誰間出盤中飣鯉自飛來閒花寂寂虛含笑老樹呼呼但起哀羲御此時能轉轂屬車何限挾天才



寄茅平仲陸無從因懷郭道人

三茅仙種還如鶴二陸名家尚有龍曾共小齋歌薜荔因過遠浦折芙蓉貞心終不移江水白髮猶誇作楚農却怪焦先遷如許潮痕深鎖落霞重

送宋汝傑歸蜀

君歸好作綏山眺我亦招邀若士游桂席未開春水動舉杯將屬晩山愁星辰岷閬深千古舟[illegible]蓬萊淺一丘緘就相思誰遞得峨嵋初月照西樓

哭陸平泉老師

海外三山倐送陰雲間孤鶴[illegible]悉吟荷裯挾羽飛銀漢藻綬生蟬桂石林渡海未煩靈鳥待占天應有歲星臨獨憐几杖違來久不及諸生共啟衾

金陵沈顒貞先生崇祀鄉賢名九思子鳳翔給事中

俎豆新看登孝廉鬱金香羃送前詹南方有道推言偃累業傳經到仲淹丹谷鳳來嗟尚隱白門龍起恨猶潛我今作誄霜毫澁為肅先生律數嚴

汝南汪公崇祀鄉賢名治保定守子若霖給事中

三輔絃歌動保陽漢廷花鳥憶含香氷壺茂著風



霜節寶劍長留日月光桂籍翩翩垂畫錦靈旗颯颯下庚桑誰憐不盡匡時策絲筆于今付夕郎

聞琴

絃中嘹亮昔人心誰復横肱理素琴陶令去時無酒伴孫登歸處有鸞吟思家步月松聲滑送遠悲風桂影深北斗低昂天萬里婆娑一老獨開襟

哭余僧杲太常二首

雲霄遲我我方卧泥塗辱君君豈知門外客來棋已靜夜分月到舟先移鴻毛萬里飛不極鶴夢千年醒太遲今日寢門盡一哭他時宿草又同誰

才如方朔堪言命道似黔婁不厭貧潮水打城還故國江風吹雨又新春此時酹酒憐清夜他日看燈憶美人祇為人琴無一在何言孤劍許交親君以正月十三日卒

哭屠長卿

氤氳蘭省尚聞香去謁蓮臺禮法王施却珠璣胸萬斛流為瓔珞淚千行潮聲夜靜呼靈唄山色秋雄發定光遠訃及門花正落計程應已到金方



聞長孺從諸少飲佛寺

謝家池上生春草阮氏林中動酒杯白髮會從玄髮飲桃花方間李花開千年月滿諸天閣萬里風高一釣臺莫惜庭前枯樹盡有人愁絕未曾來

施功甫以詩見贈踵韻答

南國詞人好避喧苕溪進櫂水花繁簾前月上通荷氣戶外泥深長竹孫寄遠青雲題尚濕懷人芳草思能溫可憐四十年前友頭白無成立薊門

答謝曰可

謝家池館草光深江微魚來展素心肯以閒情攻
白業何慚玄髮屏華簪辟蘿夜午凝寒色鴻鴈天
青度好音若遇採芝人見問為言松子正相尋

曰可問余東湖荅

舊住東湖隱可招不禁人老夢魂勞草荒無復蹊
三徑髮盡何云感二毛霞嶼啼猿中夜雨月波鳴
鶴九秋濤山僧昨寄新詩到歎息黃花只姓陶

天津曉發

津城縹緲露文微旅鴈參差憶夢非老眼已枯明



月上斷魂猶續故園飛清時北斗移天象此際長
安覩日邊天海思波毛羽細江湖萬頃欲沾衣

道逢于可遠

謝公已老東山屐黃石猶函圯上書詔起蒲輪千
載事人思霖雨十年餘旗亭月滿尭樽郁鈴閣風
清漢綱疎永願夔龍諧帝闕長教巢許愛吾廬

浮泇河懷李于田中丞

呂梁東圻有通津太史河渠禹蹟新海若雍容朝
甲子支祈宛委伏庚辰桂花明月迎歸客瓠子秋

風憶美人天上正憐河漢夕孤槎疑寄斗牛隣

望西山桃源寄屠田叔

南冠何事久逡巡延望西山隔幾塵已謂此身長
作客安知今日復為人雲帆蓬海千年國水木桃
源第一津焚却移文惟有笑多公調護白鷗鄰

陳大行元嵩銜命道余還山有詩見貽贈荅
二首

乞得君王鏡水舠還隨使者下星橋懸珠異彩明
犀浦叩玉清音發鳳飈十畝藏身惟藪澤九重憂



國自雲霄臨風傾注無窮淚友誼君恩併一朝

雲松霧桂見依稀芰製荷裁此日歸遠道風霜憐
晚節故山城郭敞朝暉開樽玉樹閒相對揮麈青
雲澹欲飛頷涵還朝將雨露灌輸滄海到漁磯

山居贈客

太平時節一閒身朝出松間拾委薪漁去忽疑空
大澤樵來還可當嘉賓野心蕩漾隨流水雲影差
池落近鄰溪女能歌採蓮曲鋼刀如水劊雙鱗

賦得夢山寄九十一翁楊太宰酬貽仙棗

鹿夢無如鶴夢長青山紅日兩徜徉不驚縞樹迎秋葉自愛黃花護晚香壺内旋添新壓酒枕前寧有未炊粱年年棗熟頻頻寄猶似相從過阜鄉

逢朱遠卿話舊

曉霽都莊兩巒齊看花時度直門西獵田倦鶻當空落飲罷慈烏欲夜啼隨牒幾年嗟日遠泛槎積水笑天低只今白鳥江村夕啜水無慙對老妻

餞丁國雲赴江西方伯

秋色平分巖桂開衣冠鄉里盡持杯人間方岳三江重天上風雲九牧來劍老數過牛斗渡詩新還上鳳皇臺至尊正切臨流羨南顧須煩濟世才



題鄭江先生廟 有序

先生王姓致名君一字吾鄉有慶曆五先生為楊先生適杜先生醇王先生説樓先生郁先生其一也樂道安貧以行誼文學為後進師王荆公為縣令表揚之徵秘書不赴老妻收秉稚子拾樵晏如也廟食于郡東南里人新之予有是作

無懷數澤一間身有道妻兒不厭貧二仲頻來相爾汝諸生迎拜儼君臣名将太乙青藜共廟與東華老樹隣坎坎擊鼉君至否紛紛椒醑王為塵

汪長文新宅成宅在大雷山中

大樾長岑鳥道通清泉白石倚鴻濛君家樓閣開天上蓬島雲霞入掌中竹户舊含紅藥雨芝階新汎玉蘭風藏書曾滿三千卷疑是龍門太史公

東莆鄭朗

鄭朗才華亦自雄楊花四韻語尤工病如獨後投林鶴愁似孤飛絶塞鴻漫以五絃消白日誰於千載浥清風官奴城外浮雲滅幾度思君憶海翁



七言排律 附

寄題周紀善太霞洞天

滇人周君紹稷言永昌有山曰普麻去峽口山四十里諸水會焉有洞窔窔周君斬茅伐石列炬而入始入僅一竅五級而上仰見天光自竇皛皛可別其間谽谺曠衍可容數百人胚胎凝結怪狀紛錯如珊瑚

樹者一羅漢者二百餘樓閣鐘磬犀象虎
豹者甚衆太洞仙經云白帝皓鬱蔣田金
太霞鄉此太霞洞天乎周君令為襄王紀
善好文辭為賦長律
剪盡茅蕪得洞天瑤繩金簡帝親傳始知妙勝希
聞事已出鴻濛未割前並集鴛鸞通上界平浮象
馬到西川燒丹永蜕雲中鶴度世猶遺座底蓬湖
海一行飄馬跡烟霞長自護芝田八公未厭淮南
客風馭歸時路幾千



趙汝邁范汝盎田德萬張廷芳同日持節封
藩餞席得朝字
四子聲華凌赤霄桐圭銜命總今朝九重曉日明
金冊三殿爐熏煖使軺寮采攀迴扈左席河津折
盡向南條長途正惜分連理深夜何辭飲沃焦稷
下談天無轂輠江南結珮有瓊瑤懸知到處逢迎
好莫遣音書海樹遙
贈前德安倅何先生
大復先生宇宙名摩空作賦鬼神驚嵇家有子如
中散陶令無官寄耦畊舊巘蒙茸瑤草合層阿蒼
蒨紫芝榮月華幾濕江蘺夢雨霽初調谷鳥聲目
翫春荑如過客心儀秋榦是平生圖書四壁堪娛
老花月三時不出城應有洞章開石室已教青鳥
訊蓬瀛天漿並入南山酒客座無愁北海傾
潘使君海漕奏功
皇家轉漕出東方河決頻憂水部郎幾載負薪沉
漢壁俄聞驅石駕秦梁占星髣髴孫槎使取徑飄
搖一葦航都下只疑天雨粟人間還似海為桑蒼



夷潤澤來千里紅腐因陳入萬箱不是大川舟楫
穩無緣鼓腹頌堯湯
大閱應制 九年三月三日
天祚蘢圖毘曆長帝懷桑土儆時康方新日御恢
三統尚軫風歌守四方近拓星垣屯夜月親移黼
幄發朝陽金堤暫駕辭中禁玉壘迴看轉未央萬
乘雄風橫寶劍千官皎日捧牙璋干旄不動僕風
舉怒馬含聲待令驤帳裏龍蛇纔天矯軍中魚鳥
互低昂燕蹄翼角材元異地虎天龍勢可當太乙

兵來翻虎穴河魁將下捲畺粱陣容忽變浮雲碧
殺氣狂馳大磧黃巴勞前軍過細栁還觀絶技到
垂楊教成百戰蒼螭翼賜出千金寶玉装夏矢號
空漂日羽虞機駭霧掩天狼俯身撒轡渾閒事仰
手承鳶更擅場六郡孤兒皆衛霍三條新唱總伊
涼棄繻生羨千夫長觧辮王呼萬歲觴非縱侈心
驕武節因咨宏略啟文昌獵殊雲夢休談馬游異
甘泉不數揚煜煜兩階明羽籥煇煇三殿坐衣裳
須知秦漢無中策惟有當今纂聖唐



夢芝谿

閑山歲月望江南夢入芝谿思不堪絶壁煙生明
翠幌飛空泉落擁朱簾東來舞蝶過凰暑西去遊
蜂度蜜巖長日唱歌溪女珮環村行樂酒家帘花
時水挾橋為竹桑夜天憑甕作蚕淨劚雲根分舊
朮紛披雪顆種新杉珊瑚秀結枯藤子珖珵文包
嫩笋尖松愛千霄晨出沐竹欣栖雨夜挼藍初茶
已甲寧憂醉老芋成魁儘慰饞寡婦拾薪過北步
牛兒撲棗戲前簷樵歸夜静謳山徑僧定年多警
石龕關狖不勞投廢井浴凫何意截長潭喃喃燕
語知誰恨恰恰鶯啼總自諳鳩婦呼來三日雨蝎
奴攬住滿溪嵐班荆自可延三益乞藥翼煩走尺
絨酒思逢春加浩蕩詩腸值雨更濂纖休辭涅滑
青藜杖詎信寒欺白苧衫琴未得絃聲已絶棋将
妝子戰猶酣桃源舊跡迷仙阮鷲嶺孫生隱佛曇
險韵難成留去鳥幽期莫展滞征驂真諧斥鷃鯤
鵬性耻說滄洲吏隱兼茗碗寒光頻送目胡纓霜
氣屢掀髯安知此夜孫鴻影又宿誰家明月庵三
嘆浮生行役老難為稚子候陶潛



啄鳴詩集卷十三終

喙鳴詩集目録卷十四

五言絶句

燈花　愁

漢宮詞　落梅

觀葵者　槐午

桃源　香山寺

寄内四首　題壁

得稷丘公哀問　復雨

太華山人　題内子照



大水　騮馬

過龔公　久旱得雨

九月十三日夜半雷電

天封塔　不雨

望洛迦山　粉團花

閣暮二首　遣興四首

游園不値　游仙二首

王母　王害風

五言六句

雜咏三首

喙鳴詩集目録卷十四終

啄鳴詩集卷十四

四明 沈一貫肩吾 著

五言絶句

燈花

豈有吉祥花影落離人榻只向夜深開不向夜深合

愁

愁霧深如海茫茫不可行忽如天際月減盡却還生



漢宮詞

萬靈朝泰畤五岳麗鈞陳肺病方高枕虛勞賦大人

落梅

為有餘香在皆言是雪非因風憐素影點綴玉人衣

覯葬者

裹翣悲青燐啾啾鬼哭新園前無限地何處未來人

槐午

槐午迷深院松寒蔭廣庭綠陰長在地白日不行天

桃源

鷄犬三家夕桑麻一葉春安知天地外別有古今人

香山寺

山僻燒痕多簷高直挂河禪心白雲在江海自流波



寄內四首

遠浦發秋砧看鴻憶汝音自傷趨鯉日翫媿弄雛心

杏粥調春冷椒漿漉夜寒老人看白日婉轉勸加飡

遠道不可思長愁非生理惟應機杼旁時弄小兒女

稚枝方嫋娜不耐春風寒且教花底戲休與說長安

題壁

機事間中盡良朋物外來方須極吟眺風雨莫相催

得稷丘公哀問

天地駐春難誰排白玉棺驚心更悲骨寸寸悉成酸

復雨

日盼西風至浮雲又入秦平林烟火寂鷄犬倍相親



未覩微霜迹虗聞小雪名山農侵澤出誰與計春畊

太華山人

太華聳岧嶢中峰挂酒瓢綠鬟朝牧馬纖手夜吹簫

題內子照

縱爾描來似無如夢到真相呼不相應疑是息夫人

大水

秋到樹能呼鷟濤入枕孤布帆拖雨在江鳥去雲無

騮馬

遠看纔見骨細察欲無毛何必論鞭影長堪侶大刀

過龔公

青雲浮曲榭白日滿重門一味香齏好齋厨搗夜喧

久旱得雨



未必饑全免應知渴可逃今年田作苦百倍往時勞

九月十三日夜半雷電

縱是不平甚非時恐失威夢中驚起坐顛倒一牀衣

天封塔

落日正平西金方路不迷空行堪萬里何必盡高梯

不雨

不雨滯春畊經時苦太晴拂堦窺蟻跡背郭數鳩
聲
望洛伽山
海水不堪飲遊人莫憂渴望中甘露多前山已明
月
粉團花
玉貌不宜愁汗漿應怯羞看無明月影何處覓香
毬
閣暮二首

乾坤惟一室廊廟有孤臣乳燕朝開閣歸鴉暮演
綸
每見蒼生語其如安石何平生愛泉石垂老恨風
波
遣興四首
雨晴蛛結網風定燕營巢惟有冥鴻翼青門十里
郊
秋鴻吹笛飛春燕捲簾入主人無所歸只向空階
立

春來空有思老去更無為病鶴聲猶碎歸鴻力屢
疲
寂莫過飛鳥蕭條看柳枝縱教酒杯畔不許罷相
思
游園不值
江勢遥看去雨徵微見來落花將鳥散碎葉觸星
廻
游仙二首
樹瘦含道體魚腹受丹書少室孤栞後瀟湘一笛

餘
人情蒯子訓世事馬明生何日逢仙駕浮游接太
清
王母
西來停沆瀣東向坐熹微何事寒暄畢翻身入道
機
王害風
世人皆害火爾獨害風何風火時騰轉青山不可
磨

五言六句

雜咏三首

坐看微雨歇鴉背夕陽乾紫蟹肥歸棹蒼筠瘦釣竿曲終詩亦就不念雪兒寒

宵吟乘日發晝寢及雲歸人忌驪龍怒天憐獨鳥依是時黃鵠影高與白雲飛

庭葉秋方翦江雲偶爾留懷君讀書處窈窕幾層樓浪宕他年杖孤横此日舟



啄鳴詩集卷十四終

喙鳴詩集目録卷十五

七言絶句

送箕仲　贈袁問
送施氏赴高郵　春半
七夕病不赴會代呈二首
立春日雪　寄通州顧學博二首
寄客
雲中曲三首寄王君任明府
山中雜詠四首　遼東破虜歌七首



寶劍四首　後寶劍四首
史相墓下作　余祭酒公五柳莊
瑶池　愁
湘妃竹　吴王試劍石
高祖斬蛇劍　貫佩蘭出為段儒妻
蔵鈎　蹴踘
鞦韆　春日獨當壚
七寶避風臺　辟夜來
清夜游西園　愛妾換馬
採蓮曲　宫蠶
燕姬墮馬　春閨怨
探丸三首　酒人
燕姬墮馬四首
李元甫扶侍歸蜀有行路難之感二首
扈從夕月還二首　闕下二首
贈曾翁二首　寄明成二首
折楊柳　錢塘潮歌
送張學博之彭澤



甲申九日上陵紀事七首
上客　紀客談
謝龍使君惠箋二首
阻淺聊城聞柳下鍜聲欣然忘去
酬少欽招張子蓋

喙鳴詩集目録卷十五終

# 嘐鳴詩集卷十五

四明　沈一貫肩吾　著

## 七言絶句

### 送箕仲

微雨來過楚水前半帆斜日挂疎烟他時明月應相憶丁夘橋邊丁夘年

### 贈袁問

俠氣翩翩欲滿堂吴中豪士盡持觴知君早晩過燕趙三尺魚腸七寳裝



### 送施氏赴高郵

花滿長安舊酒壚揚揚新燕起平蕪長淮五月江聲急一片征蓬甓社湖

### 春半

宫樹陰陰燕子飛初鶯學語曙光微春風那得多情思吹動笙歌滿帝畿

### 七夕病不赴會代呈二首

秋雲縹緲濕羅襦揺落丹楓片片孤不識常年靈鵲會也曾病廢似儂無

爍爍雙星一水津似寒似煖夜如春縱然倍有清光發不信今宵觧照人

### 立春日雪

溶溶淡淡入梅花一日春光十萬家欲覔馬啼曽印處又看飛絮淺籠沙

### 寄通州顧學博二首

海天霞起戍樓明盡日閒門閉鳥聲絳帳風流應不減諸生誰是鄭康成

大江南遶海陵長城上高樓近故鄉一夜西風吹



酒去錯教人認是錢塘

### 寄客

江雲浦月近何如久負佳期水竹居客比嵇生尤甚懶嵇生尚有絶交書

### 雲中曲三首寄王君任明府

呼韓内款漢家關鵰鶚横秋探馬閒多小邀勳劒裝客闘田蹋鞠飲青山

旄竿長捲朔雲空幕府酣歌少上功幾處流移還塞上高蹄白馬不弦弓

觀絳功奇不可憑雲中老將氣塡膺屯田且莫歸
充國彀弩須防下白登

山中雜咏四首

老樹横溪穩作橋故人慣飲不須招白綸巾上青
山好日遣松風緑酒瓢

山田處處白雲飛流入溪田帶雨肥若使巢由辭
頴上更無人共飲牛歸

一鏡天開小着丘分明桂影月中留畫船載酒春
風遠笑指嶓阿屋是樓



竹樹蕭蕭絶四隣自嫌多事罷垂綸飛鴻鮮識盟
鷗渚一道相呼下白蘋

遼東破虜歌七首

錦袍繡袷賜蕃州驕虜名王悉漢侯小醜自干天
子劔諸軍競飲月氏頭

伐鼓摐金劍有霜移師聲罷發遼陽洗兵鐵嶺江
流赤飲馬淪河落日黄

都護親麾太白旗建州轉戰勢尤危一宵寶劔滂
腥血染黒金山入凱詞

誰道秋高胡馬肥一呼辟易走重圍營州老將如
霜鶻飛度陰山獲虜歸

矢石先登靺鞨城火星高照虎皮營饑鳶爭下陰
風急日暮啁啁哭鬼聲

露布星飛夜百廻甘泉宮外月如銀賈胡落盡貂
裘價暗泣西風白氎巾

諸将紛紛畫策勲王恩先拜霍将軍詔書催賜長
安第未滅匈奴不敢聞

寶劔四首 予有寶劔遂以名齋居多暇賦詩見志



龍藻龜文騰有神十年磨洗色猶新男兒終自酬
明主此日千金未許人

愽物張華不易逢蒼蒼那肯自摧鋒縱教繡鐵沉
秋草終有靈光射玉龍

含光承影説猶難宵練畢畢不足觀神物古來無
所用申佗容易借來丹

赤堇山開不可鑑若耶溪竭有銅無城量珠玉終
難見白日燕山狎狗屠

後寶劔四首

芙蓉壓陣西身輕鷺鷀新膏照眼明未死微軀終
猶惜俱生殘虜敢衡行
髮指危冠氣拂膺寒光飛遶萬山層精干白日應
堪蝕勢決浮雲不敢凝
紫電騰雲馬足風白虹如水射晴空三邊略盡寧
論勇一匣藏來耻訟功
一任黃沙萬里氛不迷赤土七星文古來麒閣皆
人見今日龍泉掩舊闕

裴相墓下作



落日低垂丞相阡狐狸穿冢出平田大碑已斷無
文字惟有山僧說歲年

余祭酒公五柳莊 莊中臺榭皆以歸去來辭中語命名故詩亦用陶事

獨占青山一曲湖種菱栽芡了官租門前五柳垂
清蔭不羨成都八百株
責滑無事屢通書書滿牀頭只舊題惟有王弘粗
解事一壺相見野亭西
諸生講肄近何如小洞深藏太史書誰欲起為州
祭酒白雲遙隔故人車

江湖風物醉還醒日日山行復水行縱是春來多
卸疾藍輿二子一門生

瑤池

七萃扶輪馬不勞六宮齊唱白雲謠侍臣誰為歌
如玉正值君王夢絳霄

愁

荳蔻花開戴勝飛王孫芳草思依依酒中短髮春
能白江上秋心夢是歸

湘妃竹



湘江水去不曾回湘浦花飛亦不開惟有斑闌竹
枝意年年留待鳳皇來

吳王試劍石

楓落吳王破楚門青山猶詫鏌鎁痕何來一片生
公石相對秋風老樹根

高祖斬蛇劍

泗上真人跨赤龍澤中妖母泣芙蓉大風捲盡秦
雲白落日魂來第幾峰

賈佩蘭出為段儒妻

珊瑚寶曆曆香腈語到深宮只自知一種春光天
上别看花休憶種花時

蔵鈎

輝輝明燭絳紗陰小婢将來色已深鈎在儂邊人
不見見郎留眼忽輸心

蹴踘

小桃微雨夜來香朝入鶏坊暮狗坊無賴楊花偏
鮮妬團風先占打毬場

鞦韆

橋心花氣藹龍葱王母朝來會漢宮留得紅雲如
掌大高懸墻角領春風

春日獨當壚

十六橋心賣酒家千金寶髻簇青鴉少年狼籍都
門甚纔到壚頭手便义

七寶避風臺

雙燕飛從公子來微風嬌引玉衣回自從七寶臺
成後落日蒼茫竟不開

薛夜來



同心錦帶併肩衣夜夜裁雲剪雨歸却笑天孫空
巧絶隔年纔得一停機

清夜游西園

公子風流甚愛才西園冠盖月明來哀絃急管無
停思緑藻紅蕖盡酒杯

愛妾換馬

一夜寒蘆捲作笳紅顔落盡泣桃花玉關不墮砧
中淚紫塞長憐馬上家

採蓮曲

繫船不定藕絲風蕩槳歸來並蔕紅欲向湖南尋
宿處鴛鴦驚起各西東

宮蠶

帝女桑稠織室温露寒臺下浴金盆仙雲剪出誇
同伴吉日涓來獻至尊

燕姬墮馬

白馬驕嘶紫袖騫鴛釵低掠燕泥翻不羞合市羞
郎見背向春風拭淚痕

春閨怨

單于邸前一鴈低闌山曲中雙玉啼三日花開三日落誰能萬里待遼西

探丸三首

狹曲崎嶇虎豹號五陵松栢氣蕭颾六街官鼓旃車度先向何人濕寶刀

驅車婈婦不堪聞走馬孤城白日曛漢網似天能貰汝吴鈎如雪不饒君

大堤裘馬意翩翩自號陽陵惡少年更喜晨風生羽翼惟嫌秋水汙腥膻



酒人

香車轆轆少年春灞滻風光日夜新今日高陽皆自許阿誰真是酒中人

燕姬墮馬四首

燕京三月春色狂燕京女兒翻紫韁兒撞攔街笑不住且坐低聲嗔玉郎

纔逢桺色人如醉每到春來馬自驕誰謂帝畿平似水石榴裙底四蹄驕

翠鬟點水濕金蟹寶燕銜泥上繡圍抖擻紅塵從市笑安排青眼待郎看

風急楊花不自持衆中羞殺紫金羈郎君若愛青雲鬢明日新粧出早閨

李元甫扶侍歸蜀有行路難之感二首

青春辭直覲還鄉一橐惟看寶劒裝道路不知何許客繡袍裊裊暗聞香

蜀道崎嶇千萬盤板輿高度挾飛鸞王陽坂上流雲濕好為前車少駐鞍

扈從夕月還二首

太平周禮備西郊壁月娟娟静白茅正值桂花新露彩天風吹集五雲稍



青樓簾捲暮烟開寶馬紛從騎從回一路口脂聞笑語月中親見聖人來

闕下二首

鍾聲纔動掖門開鵷鷺成行逐仗來紅旭未分青瑣闥黄雲先上紫金臺

銀臺奏罷六科來左右糾儀御史回永須太平無一事追随諸老詠康哉

贈曾翁二首

高懸關輔碧油幢美釀襄陽白玉釭漢水入杯鸕鷀緑滿船賓客醉西牕

傲世正如尭仲武承家還有漢文强即無水上非熊載豈乏山中宰相光

寄明成二首

江城小墅絶微塵亂竹飛花作四隣柱下幾年香案吏壇前今日步虛人

棲霞寺裏發鍾聲江總碑前候月行此日松風吹



桂子何人攜手共題名

折楊柳

塞上長條三寸長江南掃地有垂楊誰人曾遣狂夫去手把青蘋自斷腸

錢塘潮歌

八月潮聲天上聞莊亭樹影白紛紛來為伍相祠前雪去作嚴陵灘上雲

送張學博之彭澤

柴桑高士已千年一片閒雲護秋田君去不須辭作苦王弘應送酒家錢

甲申九日上陵紀事七首

曉霽初晞秋色晴千官齊着賜羅輕五年四度朝陵蹕馬首山川盡識名（自庚辰至此上凡五謁陵一貫皆從豹尾中）

其二（新造五龍車御兩宮上側行前導）

涓人新御五龍車慶靄雙環　太上家來道懽呼天子孝黄麾前引一行斜

其三（上甚敬祠其容有戚群臣皆肅然）

宮監朝開寢殿門祠官舉火拜淩恩　九朝龍蜿



能風雨萬樹青松泣　聖孫

其四（定壽宮于大峪山兩宮閱畢為　上賜酒著袍簪花）

大峪山頭寶氣開　昭陵南望接瓊臺雙瞻宮幄開天上親為　君王挿勝迴

其五（宮中禮甚肅至尊上食東朝必膝席）

九龍池畔石欄干淑水凝波白玉寒昨日　東朝來駐輦　至尊親拜水晶盤

其六（長陵舊為康家村康老墳尚在）

落日深山康老墳白楊秋雨亂紛紛休嗟白骨今

無主龍耳猶煩問　聖君

其七　內甲三千人扈駕至涼水河馬驚相蹊

法駕前驅疊鼓聞內家組練疾如雲都人莫犯橋
邊蹕　天子新迴灞上軍

上客

趙女當壚繡紱光天街小雨芰荷涼樽前且莫歌
金縷上客春風語自香

紀客談　雲南水出瀘州下重慶至夔州亂數崖即可舟

滇池日夜注瀘州巴樹黔雲送客舟誰碎三崖通
禹貢平鋪秋水到荊丘



謝龍使君惠箋二首

素繭輝輝似水紋青衣擘賜棪溪雲江東若有王
家在當得羊欣白練裙

亂點飛鴉十萬箋風流勝事已茫然何時還却臨
池頷忽已生年五十年　岳先輩有云歐公學書在半百外右軍亦自謂五十三乃稱成書丁年五十有二不敢以遲鈍自棄竟成其志或將然乎予感其言故賦及此

阻淺聊城聞柳下鍛聲欣然忘去

數株官柳蔭長溝鎮日無人獨繫舟似是當年中
散地鍛聲高度碧雲秋

酬少欽招張子蓋

桂樹飄香老更奇春風蘭茝覆階齊當年王謝雄
江左今日朱張領會稽



嚶鳴詩集卷十五終

喙鳴詩集目録卷十六

七言絶句

寄渝中三老蘇雨蘇博張軒三首
衆樂亭　八月十三夜旱
嶺表方別駕午日寫葵艾榴花画以自遣為
題一絶　送客之秦
大梅山　送葉鄭朗游京師
贈金峨華上人
侍伯安侍御以母命來禮洛伽留郡中子
亦病不果往賦贈三首



古意　湖上
杭州仁王院懷古　看潮曲
病卧浙江驛　題利國監驛壁
仲冬十八日余抵山東尚未氷雪遥憶閨中
代作寄遠一首
友人陳廷綸客亡燕市哭之以詩二首
哭泰沍　旅懷二首
代青樓觀内家葬二首

溽暑二首　柳
庭樹　楊柳枝詞
贈内家歌者　春別曲
楚懷王　楚襄王迎婦于秦
賈生二首　沛宮
蘇武　明妃
緑珠　張華
陳後主　隋煬帝
漢武帝　漢唐宋三宗



馬卿　讀史記老子傳
踈廣　楊王孫
文信侯二首　釣臺
送遠　武林少年
廣陵春二首　送客之蜀二首
白苧辭　聽琴
夜宿野亭如聞丘中語
閨思三首　送遠二首
逢東征記室　懷無絃

哭句章公九首　香雲
懷衆樂亭　脫絛鳥

啄鳴詩集目録卷十六終



# 啄鳴詩集卷十六

四明　沈一貫肩吾　著

## 七言絶句

寄渝中三老蘇雨蘇博張軒三首

孤雲自遶蜀山飛也載天邊白鶴歸誰為續修霞
外史渝中三老近來稀

君平生計近如何小徑無塵自辟蘿月映峨眉疑
積雪照君白髮滿頭多

青城賣藥幾春秋松露瀼瀼洗白頭碧落侍郎相



見否為言懷喜在明州

衆樂亭

秘監祠前衆樂亭澤蘭斜帶一天青不須更乞君
王賜短艇微波醉復醒

八月十三夜旱

今年明月使人愁誰忍開樽上小樓若肯溶溶消
作水滿天禾黍盡知秋

嶺表方别駕午日寫艾榴花画以自遣為
題一絶

能将彩筆轉春風翠蕖丹花映酒紅故國不須思
嶺外佳辰到處是天中

送客之秦

雪片飛時發甬東梅花零落到新豐西來無鴈通
消息何處春雲入轉蓬

大梅山

巖桂孤妍黙緑苔山礬綽約倚雲開　仙尉乘
風去多少青山也姓梅

送葉鄭朗游京師



五陵飲博盡稱豪誰解楊雲賦反騷半世玄關空
自閉東風一日馬蹄高

贈金峨華上人

晨鐘暮鼓小庭閑惟有吾師不負山今日留連知
破戒一杯相送虎溪還

傅伯安侍御以母命來禮洛伽病留郡中子
亦病不果往賦贈三首

鵰翮曾聞勁九秋也隨鴿子過玄洲瞻依佛母黄
金座疑是斑斕映白頭

聞君家近阜鄉亭何不從他乞養生大士前身原
姓傅秋風度海一杯輕

暫示維摩幻病身欣留說法化時人愧無弟子堪
承遣欲叩玄言未有因

古意

沉香亭子暫開門芍藥雕欄幾斷魂屏後已教心
獨冷堂前尚有目能温

湖上

湖上佳山獨往頻杖藜行水濕青春客來坐久無



人迓一鶴飛來報主人

杭州仁王院懷古

笑語生香自昔年琵琶花月四時弦黄金顔色都
銷盡白玉毫光亦黯然

看潮曲

千艫萬艦逆潮來黨子為門鷺作堆堤下唱歌堤
上醉看潮人待轉潮回

病卧浙江驛

江寒日暝鴈歸沙雪裏芭蕉正着花我寄郵亭三

日卧相應傳信到兒家

題利國監驛壁

利國監前楓葉飛臨城驛下晚烟微晴雲東望無窮碧何日蕭蕭匹馬蹄

仲冬十八日余抵山東尚未氷雪遥憶閨中代作寄遠一首

雙眉不掃鏡心空鎮日開牕候北風聞道征衣猶未薄晚鐘斜月過山東

友人陳起綸客亡燕市哭之以詩二首



相見雖稀夢見頻飛蓬雙鬢入秋新君看陌上紛紛鬼盡是長安失意人

杜宇魂飛不可招江天月冷暗河橋招君歸去君歸未明燭三更坐正遥

哭泰浤

小蛍蘭芽最可憐空庭始水暗霜天不須更憶芳菲日只記當時未種前

旅懷二首

愁心千丈化為虹坐盡清秋燭影中此際何人伴岑寂半牕殘月五更風

曲肱小几不須沐正是愁人醉卧鄉何處隣家吹玉笛桑乾河外是漁陽

代青樓觀内家葬二首

主恩揮涕濕朝霞揺落西風素柰花猶記緑鬟初覆額相将女伴選良家

匝地金錢化紙錢薤歌悲徹冷朝烟時人浪説生男好縱死無如女可憐

溽暑二首



溽暑侵人百不宜蘄州小簟劇相移縱教雨後饒清賞未及春風病起時

萍方開處嫌風少葵欲傾時恨雨多一種情懷俱未展鬅鬙雙鬢惱人何

柳

草色葱芊緑漸疑青門駿馬欲驕嘶何時閑却關山道閑殺河橋萬柳絲

庭樹

庭樹翩翩落漸稀塞榆歷歷向南飛萬家寒杵浮

秦地十月征人在武威

楊柳枝詞

桃李陰森滿道垂片花飛去惜風吹如何忍得青
青柳每遇行人贈一枝

贈内家歌者

重來樂府聞新聲不是開元法部名嘹喨流鶯啼
幾樹澹烟微雨故人情

春別曲

楊葉啟勤駐馬攀楊花追送過前山大刀將去平



胡虜也用曲頭一背環

楚懷王

一別阜蘭去國門幾田鄭袖掩啼痕三閭弟子工
哀些招得欲函萬里魂

楚襄王迎婦于秦

武關金鎖為誰開秦女香車百兩來新換一番雲
雨態應知無夢到陽臺

賈生二首

漢家天子說文皇步輦朝回過未央荏苒少年悲
賈傅侵尋白首歎馮郎

長沙莽莽夏原平潤芷汀蘺識宦情記得宋忠移
手處一天新雨少人行

沛宫

車駕歸來飲沛宫歡呼父老驟兒童千秋萬歲蒙
湯沐學語先教歌大風

蘇武

十九年來客忘歸春來無夢遶庭幃不須更問羝
羊乳只有青天白鴈飛



望鄉臺下惜餘暉把酒河梁淚滿衣棄擲胡兒如
棄草惟憐都尉不同歸

明妃

鳴鐘清渭五雲遥解辮單于入漢朝武帝崩來貎
虎盡邊人爭說女嫖姚

綠珠

賈公車下走飛塵金谷園中及早春二十四君齊
下拜箇中誰識墜樓人

張華

浪說張公記問强鶴鷸偶爾入平章當時識劒須
雷令老去占星讓小郎

陳後主

六代豪華事已空至今風月占江東白伶續命詞
堪泣江令無愁曲最工

隋煬帝

一曲傷心玉樹花南人纔唱北人誇風流天子雖
亡國嬴得人憐張麗華

梁武帝



降尊禮佛已多年纔直毗盧億萬錢親見今生弘
願果國城妻子一齊捐

漢唐宋三太宗

禁裏妖星拂劍紅寢中積雪斧聲雄如何三讓為
天子只有西京一太宗

馬卿

新製壚頭犢鼻褌東風吹動酒花渾文人安坐深
深宅佳倩年來學倚門

讀史記老子傳

韓信雖曾羞絳灌老聃終不却韓非千年萬載人
間事付與青雲歷亂飛

疏廣

太傅歸來有賜金徜徉桑柘酒杯心今朝上巳尋
源淺來日清明入塢深

楊王孫

王孫家近樂游原一食纔須十萬錢不管北邙山
下路白楊寒雨宿深烟

文信侯二首



天上曾聞龍出戲人間亦有燕飛迴玉鷄啼徹陳
倉曉野雉何緣不夜來

百二山河屬異人邯鄲一笑已亡秦黃金鑄就封
侯印仲父無功却有親

釣臺

落日扁舟訪釣臺青溪紅樹獨徘徊樵夫語我江
天暗無可久留歸去來

送遠

送爾春江落照明西山遥指片雲生也知明日當

為雨且盡今朝一日晴

武林少年

青樓結伴飲屠蘇柳市潛行聽鷓鴣已送浪花歸
極浦還教明月過西湖

廣陵春二首

十里樓臺樹樹花蘭風淡蕩起平沙清歌拂檻雲
難去妙舞臨軒月易斜

覆額青髮小鈿明荼蘼亭子坐吹笙不知他日同
誰死巧學花前笑語人



送客之蜀二首

十二峰頭樹幾章朝來虎跡有微霜但看山色渾
無賴何必猿聲始斷腸

琵琶送酒為君彈紉葉生霜發曉寒似此出門猶
不易堪知蜀道古今難

白苧辭

昨夜秋風薄綺羅今朝白苧不成歌可憐烏鵲思
歸急爭得仙郎無渡河

聽琴

滿引瀟湘向北流畫堂蕭瑟起邊秋主人頻顧燈
前影清却閒心只是愁

夜宿野亭如聞丘中語

曉月梅花斂黛田寒笳梧葉寄聲來更嫌春雨常
含妬遮斷韶華族草萊

閨思三首

山上山來知幾重路傍路去悄無蹤縱能日報平
安信翠黛長顰不啟封

菱花初日照人空粧罷臨軒數落紅不得東風花



不發花飛猶自怨東風

妾自傷心怨月低黃鶯何事亦嬌啼不禁含妬將
丸打定有東風暗向西

送遠二首

湖水泱泱晚閘津關鷄喔喔送征輪陌頭大有行
人在休怨西風老白蘋

江鳥如烟亦送春江花似水逐時新雲光雨色無
非客獨倚青山作主人

逢東征記室

飄零書劒遠從軍掩袖龍蛇隱暮雲不是江淹才藻盡年來馬上不論文

懷無絃

落日空林僊鉢開雲光水色照荒臺昔從白馬馱經去今伴玄猿獻果來

哭句章公九首

小榭微凉噪暮鴉羈人愁絶掩梨花書來千里人難諱泣盡寒星月影斜

芙蓉江水十長汀照見梁鴻處士星花向東飛無片在天浮平楚一孤亭



雖将白髪隱壺關塍有青雲護世間問字舟開攬明月詠風堂啟對南山

一樽諧笑五湖春八代風流古逸民百首詩成杯落手中山雷雨颯精神

從此斯文失主盟海鷗飛去不留情可憐櫟社長橋月曾照詩翁散髮行

江城倚棹暮鐘遲觧紛西亭照別離九轉迴腸齊斷却恨余應忘大招詞

僧院䰟飛寄客哀門前白馬幾人來江村生計萊妻給海内封書驥子開

宅畔深溪緑雨稠酒旗高捲瑞光樓一從痛哭羊曇路自此它山不可游

南塘路水夜來添北渡潮痕亦易淹惟有青山終不語田風黄葉暮纎纎

香雲

香雲靄靄度春幃歌處凝來舞處飛西海月沉渾未醉東方霞起乍言歸



憶衆樂亭

衆樂亭前湖水清賀公祠下洞簫聲吳鷺無力能相借越鳥逢秋只自驚

脫絲鳥

一觧青絲向碧空雙睛無復顧雕籠獨難忘却黄花意會有揺環報主翁

喙鳴詩集卷十六終

## 喙鳴詩集目録巻十七

七言絶句

城隅僧　望東師消息

七夕　塞上曲二首

征人囬　富春江

題北關僧壁同余太史陳翰編

大風　哭賈開府

都護三首　觀楊叅戎奕

長安　懐陸無從三首



泛溪　少年

觀獻熟　題留侯祠

題画　疊石

甲辰七夕　贈本寧

香山公主輓歌三首

平播軍中歌八首　院院

相逢行　漂母祠

顧塘橋

賀監祠旁郡太守淑輿作樓與郡人觀龍舟

余聞雨賦二首

送家眷人囬寄四首

於道院題千葉榴花

寄贈府知　發潞河八首

聽琵琶　揚州作

登揚州塔望金山寺

杭州故知飲別

題虞長孺湖上居二首

還鄉酬父老二首　酬諸僧來迎



招繆山人二首　贈張丹石先生

送西使　漁翁

金中丞白髮　題淮南主人壁

僧關漫題

霍山人遺使訊余山中却寄二首

詠古四首　觀競渡二首

八月十五日西山歸

贈遷客三首

喙鳴詩集目録巻十七終

四明 沈一貫肩吾 著

七言絶句

城隅僧

踈籬小院鎖烟霞隨意庭前散雪花試問曾飛何處錫笑言流水是余家

望東師消息

殷炎蒼蒼白露微東方日出五雲飛經旬未得扶餘信聞道宮中夜攬衣



七夕

酒闌曲盡曙星高望裏銀河隱白濤欲問天孫夜來事遥瞻雲際有歸毛

塞上曲 二首

關門楡樹長初芽南鴈歸來淺磧砂總為春光鏡容淚添将河水發桃花

寒衣裂盡望春衣長恨閨中倦理機誰料閨中還有恨年年貪戰不言歸

征人囬

風從鷄鹿塞邊來人向梅花曲裏廻首簷成林堪繫馬石榴為障好登臺

富春江

綠轉青廻似若邪蘭橈終日亂荷花一江貯得春如海合把漁竿溥漢家

題北關僧壁同余太史陳翰編

雲光似水瀉簷牙冷入重裘密掩紗只讓雪花多結子誰憐群蓝不開花

大風



大風吹塵入紫雲手驅青年百萬群但使明君諧吉夢不愁逋客有移文

哭賈開府

好在華顛塞上翁十年謀國氣如虹履聲縦遠人能識笛韻不留悲晩風

都護三首

都護嚴裝出武威青山匹馬耀朱旂弓随曉月行邊樹箭没寒雲落虜圍

明主今猶說李齊白猿持劒擁安西花間緩帶調

鸜鵒還識前山摖馬嘶

詔書新賜五時衣諸将齊衝百道圍馴象總馱金字去毒龍還負錦帆歸

觀楊參戎奕

将軍已見太平時幕府何勞肄六奇耐可酕醄三盞酒更須槍攘一枰棋

長安

長安過雨似江南細草蒙茸弱柳纖乍軟東風馳煖信初青西嶺露香尖



懷陸無從三首

錦纜河邊落照明玉鉤斜畔葛衣輕漁師閑弄誰家水短唱長歌自稱情

旭日平山古寺西連年種柳鬱成堤春風已老黃鸝澁小樣壺瓶合自提

陸子平生獨好修年來足疾可能瘳已多零落山碁友且為瓊花忍死留

泛溪

巖邊明月依人住石上流風拂水還酒向漁燈浮

曲泚歌從樵斧答空山

少年

半醒半辣身邊酒非笑非啼眼底花醉後暫依劉碧玉醒來還覓宋容華

觀獻熟

小隊黃旗肅肅排圉官牽入正門開上林珍味饒瓜菓不遣紅塵萬里來

題留侯祠

留侯祠宇夜生光我昔維舟肅瓣香林外有芝皆是紫橋邊無石不疑黃



題畫

中原幾度見興亡有客登臺弔戰場不道漁樵亦多事坐移流水論斜陽

叠石

小石離披轉蕙風畫簾長日悶愚公生平多少看山興都付憑闌一晌中

甲辰七夕

來鴻初節暑猶深渡鵲佳期月有陰天上正逢停

杼日人間應慰乞靈心

贈本寧

二十四年花外別三千里路雪中來相逢不信秋
霜壩一語方知皎日開

香山公主輓歌三首

瑶池降鶴倚珠玕仙禁名花映掌寒哀紼一聲雲
影散霓裳遥向月中看
劍丘風幕慘雲輧西闕天門葬婺星楚些入秋聲
最急一時詞苑吊湘靈



正是人間少女風方來倏去有無中不能匝歲留
金屋早向高原構玉宮

平播軍中歌八首

杜鵑花染蜀溪紅司馬門開號令風一騎天書馳
寶劍萬山負弩過巴東
毒龍何用鼓妖氛無賴貉山老虎軍殺虎手強能
倒鑿屠龍技巧慣摧雲
大刀都護捷能飛匹馬衝開百道圍却恨夜郎堤
下路月明多少夢魂歸

瀚海樓船昨日還詔書十道促平蠻龍溪月墮朝
披棘蛇囤雲迷夜斬關
張飛塢畔石榴香李白河邊艾葉長角黍高堆紅
瑪瑙諸軍齊賽武安王
海龍懸阻絕千山地虎咆哮選百蠻不道河魁神
力大颷乘雲霧下重關
六月六日苦竹西赫曦光中騰絳霓小巖石壁早
破裂蠻兒空向渝烟啼
播州留守自乾符宣慰曾誇身手無好逐當年蜀



天子月明含血弔啼烏

院院

院院聞鳩各有聲一邊啼雨一邊晴花枝自領春
風意拂檻臨流月正明

相逢行

燕子何須笑百勞西東萬里一鴻毛乍看蘆葉悲
羌管忽見芙蓉顧寶刀

漂母祠

何處堪尋高敞村萬家今見幾家存淮陰若少千

金贈漂母曾無一飯恩

顧塘橋

顧塘橋畔宅如何慙愧荒村春夢婆獨喜遺書收得在令人猶觧說蘇過

賀監祠旁郡太守淑與作樓與郡人觀龍舟余闌而賦二首

夕陽簫鼓賀祠前水戲如梭織紫烟太守與人方共樂杖藜一老欲僊僊

明時賜詔得抽簪少日經過感念深擬向衆中騎



馬去眼花先墮水中心

送家眷人回寄四首

一番人轉一番啼知汝登舟日未西昨夜垂楊曾濯濯今朝芳草更淒淒

長時憂國涕闌干何事翻愁去國難天語人言交郵內舟中兒女憶長安

老來無數苦心腸久擬收羅施梵王貝葉經中派涕淚絕勝閑灑向垂楊

登樓雲樹濬無依似向芝溪杖策歸目送征鴻飛冉冉不知今夜宿何磯

於道院題千葉榴花

晴光面面擁丹霞煉就山中萬斛砂不向春風爭結子最宜秋雨獨開花

寄贈所知

陌上相逢揖馬鞭清風汎汎五樓前寧知萬里江門外遥見香爐生紫烟

發潞河八首

秋水蒹葭萬里平片帆開處潞河清逍遥柱杖堪



來去惟有青門是隔生

北鴈初飛近浦煙南冠乍喜賦歸田相將一路為賓主共適堯時浩蕩天

游岳高情老不如息雲生計未全疎太平時節鯨波息徑入三山秪一渠

杖屨歸來已後春獨憐秋色淨無塵遥知掃徑開關者正及黃鷄白酒晨

夢裡歸家未當歸今朝應不挾魂飛蓼花兩岸齊迎檝楓葉千江盡襆衣

少伯當年東適齊季眞垂老入秦稽只今鏡水看
余渡隻羽翛翛明月低
懶雲收雨度西山倦鳥思林溥暮還羽扇朝揮溪
月令綸巾時挂海雲間
古事惟應牧者知青山斜日論興衰幾逢鐵馬金
戈會便唱閑花野草詞

聽琵琶

天闕直北是居庸夜半期門紫翠重遂有春聲傳
樂府琵琶宛轉唱黃龍



揚州作

萸灣啼鳥數徘徊花觀飛霞次第開老眼即今如
霧裡猶勝秉燭夜深來

登揚州塔望金山寺

闍道西靈塔可登獨携短策上高層湖風此夕過
玄度江月明朝照惠能

杭州故知飲別

隱侯花鳥最多情謝朓江山思亦清杯酒平原才
十日畫橋流水正三更

題虞長孺湖上居二首

慧遠隣家白版扉讀書聲挾紫雲飛晚鐘已定無
燈火萬里江湖一少微
珠林寶氣氤氳金粟秋毫五彩文何日晨鷄來
白社粘花分與萬山雲

還鄉酬父老二首

昔人曾詑遼陽鶴今我還如緱嶺笙遶郭人民强
半在深山草木不須驚
父老逢余西候亭別來長語不堪聽黃河淚瀉三



千丈白雪頭餘數點星

酬諸僧來迎

賀監當年歸四明雲霞侶伴喜相迎我今無德追
前輩尠愧諸公拄杖情

招繆山人二首

欲與山翁覓白雲孤鴻何事杳離群家家見月皆
求伴處處看花定憶君
我家住在細湖頭綠水晴波穩白鷗谷口西風樵
子荅江心斜日酒人游

贈張丹石先生

先生最愛杖藜游老去經時守一丘歲月無情流水急向來酒伴幾人留

送西使

三月桃花不鮮穠微微含笑送征輪陽關西去無桑落縱有葡萄不醉人

漁翁

白雲長傍海鷗東籬月能清桂子風幽夢總拋孤艇外機心猶隱釣絲中



金中丞白髮

可憐庾信辭開府遂有西風感髮莖繞向芙蓉紉邊落俄從楊柳笛中生

題淮南主人壁

昔年巢燕至今存知是烏衣幾代孫最喜神仙遺跡好淮南鷄犬數家村

僧闌漫題

持鉢巡門五指開香雲深掩妙高臺誰家說法歸來晚驚起池邊宿鳥迴

霍山人遣使訊余山中却寄二首

欲與山人覓白雲春風何處起芳芬洪厓忽枉天邊訊洞壑深陰歷歷聞

鴈蕩崔巍若箇攀朝聞梅子度霞關閑門長日蒼苔合已有飛雲過萬山

詠古四首

驅石為梁真壯圖秦皇遺事古今無滄波若迓童男棹黃石何言孺子符

大風捲盡四方雲亭長歸來不避秦寫取城闉作圖畫放將鷄犬認比隣



蜀道行行不厭難年來貰酒向長安白頭人老君知否短竹長江風雨寒

病肺相如但著書含毫欲腐意何如有材不肯干明主只為長門代起居

觀競渡二首

群龍如織吼雷聲六鷁風高且避輕水戰已收山影落斜橋曲港賀昇平

老去今非競渡才乘閑偶向吕梁來蘭漿菊酷都

傾盡更就田家濁酒杯

八月十五日西山歸

十八曲前秋日微四丫义上片雲飛青山兩岍桂
花發載得滿船明月歸

贈遷客三首

莫唱尊前行路難白雲幽谷共深寒三秋見月長
懷恨一日逢春亦未歡

瘴鄉六月雨能寒遷客絺衣怯晚单不度五谿天
不曉是誰猶說夜郎難



停輪解帶且銜觴習習清風雪滿堂來夜月明何
處夢村橋沽酒一空囊

㝅鳴詩集卷十七終

啄鳴詩集目録卷十八


七言絶句

游仙詩一百一首


啄鳴詩集目録卷十八終



啄鳴詩集卷十八

四明　沈一貫肩吾　著

七言絶句

游仙一百一首

仙人多暇獨吹笙醉引松風作鳳鳴萬里天高秋水碧不知身在幾重城

九光芝軟拂虹霓四照花繁壓石低静夜月明何處夢青雲關外紫都西

使者新從西極來仙人曲宴海東田高樓左席遥相待紅杏碧桃無限開



商山亦有五芝光衡岳還聞半芋香不是仙家尊太上誰能憐我鬢蒼蒼

煑石山中好自娱釣璜水上亦何須迷花近浦看歸燕病酒前溪趂浴鳬

山中歸去葉初乾水上行來醉不寒自信此身生羽易惟憐神武掛冠難

夢裏風雲肘後輕覺來猶向漆園行若非蝴蝶溪深意便是蜉蝣楚楚情

既辭榮祿出金門正可迂徐學濯園何必稱提少
年事九龍朱幰絳霓旛
芙蓉城闕俯朝霞桐柏真人轉六車一語未終天
眼碧重來何處覓桃花
壺公自詫能逃世薊子無煩又歷家獨坐黃庭經
一卷滿林瑤棗夜開花
仙人控鶴起沖霄使者乘龍復見招天上尊官難
偃蹇人間山水易逍遥
宇宙堪容一赤身休漿罷粒始稱人若教車馬紛



龍象便用文章感鳳麟
遶觀銅狄共摩娑俄見桑田起白波秘藥祈靈咨
玉兔仙燈結蕋問金鷲
老來不便把書看閒坐疎簾竹掃壇一七神樓嗤
李翼萬年鴻寶笑劉安
風流仙子好吹簫目送青禽逗泬寥倦卧無窮門
外草誰能枯槁坐山椒
蝸角因緣總息機龜毛生計亦知非胡麻爛煮凌
寒粥辟荔寬裁却水衣

太上乘龍西化胡遥煩玉女送青牛車紫氣留
秦谷年肆金花散蜀都 老君
帝入崆峒問廣成停鸞委鵠順風行至今石室無
人處草木蒼蒼日月明 廣成子
我笑王倪三不知谷虛人靜好同誰窮年寄傲華
胥國浪得人呼作帝師 王倪
仙師新戴玉芙蓉羽節霓裳十萬重細結心苞生
紫絡牢收真氣走飛龍 關尹子
子晉吹笙作鳳鳴浮丘持手陟神京歸來喜見時



人在不似遼東空故城 王子晉
彭祖樓前秋色深棹歌聲斷夕陽沉不知萬里流
沙外亦自青天明月心 彭祖
神龜長為廟堂謀涸鮒猶懷斗水憂獨愛娟娟蝴
蝶去從他黃雀住枝頭 莊子
移山莫道愚公拙逐日休嗟夸父勞我自乘虛歸
鄭圃微風吹軟素雲袍 列子
雲夢先生採藥還青溪二子落人間春花秋露都
飛盡誰復回車訪故山 鬼谷

賣藥蘭陵東入吳斜陽裹華聽啼烏寒江似帶猶嬿濶劍氣如虹燭五湖 范少伯

千金買馬築高臺爭說燕王惜駿才遂有風雲玄感合斑麟白兕亦東來 燕昭王

岱宗半夜曉鷄號不及萊陽大小勞棄舄阜鄉亭子下一雙赤脚穩凌濤 安期生

不禁流電促人生遂度玄洲戲赤城一種仙茅三脊異江東從此著山名 茅濛 三茅

南嶂山前一徑通俄勞絳節引青童先生住此渾



無事銷夏無如學飲虹 匡續

江山猶記昔為秦無復河邊隱履人楚漢興亡成低事重來早已十三春 張子房

長安雨過少人行簾下雍容揖賈生一自離群來委羽同誰掃石舉談纓 司馬季主

仙家只養鶴和鸞五彩斑麟帶玉寒惟有淮王多態色携将鷄犬上雲端 淮南王

雲髙已覩鷄鳴去風急猶聞鶴唳來誰信八公多道術千秋陵谷一時開 八公

我愛中黄白石生炊香茹美賤飛行人間辛已逃拘束天上何勞著姓名 白石生

菖蒲原是九嶷人也羨松枝作帝臣午夜月明人語細應憐壺谷有先春 王輿

紫泥海水汚人衣暫往虞淵洗洛暉金馬門前春晝永堪論短飽共長饑 東方朔 三首

長安好女似飛烟索盡官家横賜錢暗記入琅歌一曲百花深處撫新絃

歲星炅炅又生東誰是人間大伍公千歲桃花今



夜結通天臺下煖春風

肆向青羊古市開身依玉壘片雲來不知賣卜人多少誰識功名水一杯 嚴君平

方游鴈蕩復鷄籠又渡仙霞弄曉風最是吳門山色好人人輕舉肖飛鴻 梅福

朝來将石問君平昨夜何人犯斗行未許河源稱漢使應知谷口是真卿 鄭子真

深山白晝好呼盧遥喚洪厓作博徒柱下有雲生五色兒曹收取辦行厨 衛叔卿 子度世

易聞滄海波三淺難遇黃河水一清汗漫九垓從
此去不禁鄉里暫還情 蔡經

漢濱未肯著浮槎若箇相將石到家死吏種梨令
幾樹山中已折白桃花 介象

出餞群公翠幄開行厨春酒覆千杯蜀中文錦尋
輸至江外鱸魚已釣來 左慈

祖洲芝草夜來生白虎仙車夾道迎我嗣玄玄稱
碧落晴雲飛渡海波輕 吾祖

焦生結舟大河東白雪清霜落夢中朝市又逢歌

舜禹村墟惟有秦皇風 焦先

長安國手各稱師變化風雲在霎時豈謂仙人偏
好事爛柯不管只相持 王質

絳囊滿貯紫茱萸採菊浮醪醉可娛從此登高成
故事家家門口盡懸壺 費長房

王烈無能讀洞章渠應開口笑嵇康淮南亦有琴
心在此事悠悠誰較量 王烈

我乘赤鯉訪仙公月滿蜃樓夜正中明發欲歸東
海去好教黃鶴領剛風 葛玄

烟月扶輪謝馬蹄朝暾吐錦又聞鷄丹函不用留
兒子樂裏無煩寄老妻 許旌陽二首

金爐夜煥三姑去寶劒朝寒五女來治國當修真
淨業安民須仗大雄才

人間長史信多才天上飛龍舊有媒蜀道秋風黃
葉底一輪明月正當臺 許栖巖二首

銀河白波飄素絲玉簫歌徹青城詞青城丈人去
不返太乙元君空所思

縉雲舊隱没雲間魏闕留人未許還片雨只宜隨

地委石橋寧是最深山 徐則

無資買藥就神丹勾漏崎嶇往復難且即羅浮磨
寶劒桄榔樹底拜星官 葛洪

七星寶劒夜輝輝五色金丹躍紫微環珮聲中神
女集龍麟隊裏化人歸 鄧去奢

仙家夫婦說劉君吏散衙空笑語聞幾樹碧桃間
白晝一枝皂筴起青雲 劉綱

二十餘年事葛翁朝聞道士訪司空石缸釀酒春
如海採得仙桃顆顆紅 張巨

山中宰相舊逃名何事驅牛入帝城不悟人間綾被薄安知物外羽衣輕 陶隱居五首

公卿祖帳匝東郊館近華陽第一茅拂拂清風吹鳳管回回紅日下鸞旍

阿育王山誓戒堅菩提記裏席青蓮著書浪淌三千卷度世猶須十二年

三層樓閣讀書聲散入松風作太清剛得蓬萊都水監何辭拜手問門生

神武門前着縞衣空江白水見鷗磯玉笙吹斷無



人識閑共浮丘跨鶴歸

上帝掄仙不彩名陶家弟子獨桓生昔聞象罔從空得今見華胥以夢成 桓闓

曾向龍神授秘方因從天子乞雄黃古來材大難為用惟有蓮花生妙香 孫思邈

尭時曾拜侍中來漢日還從羽獵回聖主欲紆襃野駕微臣今托後車陪 張果先生三首

侍晏天家三酌多小臣起舞遂婆娑集賢失卻黃金榼笑殺六宮飛翠蛾

一蹇隨身每倒騎終南山色照蒼眉因談元狩年間事願得君王放老麋

道高都水未稱奇名在丹臺信可師欲識仙官家佳處長生殿裏誦經時 司馬承禎

蒼霧蒸空跨赤虬嵩高珠幕捲新秋若教再奏清平調應在瓊山十二樓 李青蓮

浣花溪上少微明萬古猶高水部聲不是儒官多餓死教渠辟穀論長生 王皎先生

蘇翎見彈為來歸徐羽驚弦又獨飛形矢如新開



桂壁當年獵火萬重圍 徐佐卿

夢魂無復到黃粱蹤跡浮游老醉鄉三弄笛聲騎鶴去一輪明月浸瀟湘 呂師三首

度盡群生始上仙劍花飛墮酒旗前青樓悶損無人見碧海茫茫何處天

我家東老見君時笑引東床白玉巵不棄貧家能再過傾林作脯釀為池

靜夜雲林出絳河花瓢竹杖恣高歌靈丹乞得無人信獨有遼天白鶴過 許宣平二首

李白東遊訪逸群新安題壁思如雲山深霧杳清
溪急野火熒熒作紺文
太師坐隱向羅浮北極驅邪志未休手跡寄回佳
子弟劍花飛遶帝王州 顏魯公
天台欲去路如何儻儻先生縣裏過白鶴玄猿啼
不住寒山秋色兩嵯峨 儻儻先生
我愛金華張不同烟霞飛淌棹歌中明朝平望橋
邊度片席飄颻生快風 張志和
花間金字兩行斜泰嶺藍關苦憶家雲水欲教天



外落八千里路不為賒 韓湘子
國子先生千里駒南山深處長青芻鸞情鳳想遺
書在挂杖雲光飛蓋無 譚峭
南望天台北會稽四明秀色古今齊自從希悟長
生訣惟覺青雲白日低 魏伯陽 張平叔
花落黃公舊酒壚東風籬草醉呼呼太平幸有閒
田地不省兒曹可喚扶 馬丹陽
龜臺明月照麟文玉女鸞簫颺彩雲不恨中山無
綠耳惟憐人世少青裙 西母

跳遠凌高一快翎松枝能綠栢能青初逃銀海恬
波浪遂躍瑤空伴日星 毛玉姜
涉海求仙事已徂驪山空壑轉金鳧錢年尚憶嘉
平獵守塚猶聞古丈夫 秦役夫
主家香霧華山蹊冉冉鸞軿碧宇低空有一雙朱
履在佳人早已到天西 南陽公主
許家婢子啖仙桃秦嶺宮人拾凋毛不似緱姑修
苦行湖南湖北一蓬蒿 緱仙姑
元暉長日獨登樓琴裏棋邊樂意稠鶴上阿鬟偏



鮮妬無心憐取一蓬球 蓬球
仙童何用叱風雷天與文簫玉鏡臺已揩雙雙騎
虎去相應款款駕鸞來 文簫
曾遇仙人蕚綠華微吟低掩碧牕紗至今妝得金
絲脫獨恨年權未出家 羅郁
江湄二女酬交甫洞壑群姬賀阮郎垂老尚能為
蔡倩雙雙飛趁綉鸞凰 蔡女仙
麗日赭霞映綠苔仙郎笑女捉杯來無端啼鳥生
鄉思從此桃花不忍開 劉晨 三首

深山草木盡知春惆悵雲林隔問津桃子已經三度結桃花猶是去年人

紫淵丹水不尋常何不歸來守洞房蓮葉縱能浮漢渚桃花依舊笑劉郎

從辛龥昌近百年再來人恨可憐天西飛青鳥今猶在阿母遥池何處絃 蜜容

鳳髻雲鬟識笑聲霓裳羽服總盈盈獨憐不及吹簫伴十二樓中秋月明 裴玄静

# 北征小草十二卷

〔明〕張泰階撰

明崇禎刻本

有聲詩稿舊名一笛溪集
下雲瀑濺珠笋峯削玉句採
入驚人詩句中以征夢之聲
其素以寄懷[illegible]
吉士五岩陳繼儒題
[illegible]

自叙

余生平無專嗜所嗜爲
文詞又不肯竟嗜於聲
之際大都藏易徑直掌
緣所成所以深之達調
悠游之浸淫無有安樓
其方以左嚴所遠頭痛退
遂痼疾必靜坐少飲食
太守尉之曰既痛矣勿
以事而自苦遂痛之下

# 北征小草目錄


卷之一賦

琵琶賦　朱夏賦

五言古詩

長相思　仙叟行

怨歌行　從軍行二首

出塞曲二首　升天行二首

古別離　桃源歌





苦寒行　戰場行

大堤曲　徭役歎

童子行　羅敷自有夫

中有尺素書　村宿

黃河阻風夜泊　過淮陰漂母祠

發徐州值暖風雨馬不得前遥見黃河暴漲

水天一色　夢

徐州諸山　憶昔



得鄉信知久雨無麥爲之悵然

憫獄　游淨業寺西草堂

暮夏　野望

偶賦　遊虎丘用清遠道人韻

居吳閶喜王生見訪賦贈

中秋夜集酬王生和來韻

贈隱者　途中有懷

征途　高山





有憶　道傍柳

遊虎丘因訪靜僧　采菊

俞生爲訟所苦詩以訴之

郊游值驟雨　閒園二首

郊堂效李長吉　余嘗自號弱山客有訊者詩以答之

夏歌

郊望　徒涉

秋日效庾體　早秋效陶體

早發旅館　宿滕縣驛亭中夜聞人
聲時妖冦初平疑爲戰歿新鬼
感遇次友人韻　秋圃
松堂　高卧
卷之二五言古詩
擬古十首　雜詩九首
遊仙行　禱雨
過晉陽　遼陽

西行寄贈馮楨卿司李二首
上黨署中有懷王子寄贈
行深谷中兩壁如削
自歎二首　署中獨坐二首
贈友人北歸　九月銅鞮道中
十月赴屯留遇雪　冬日邀楊比部飲栗氏
園賦贈　宿余吾驛
至慶都謁五嶽廟觀元豐碑廟北數十里爲
南北朝接壤處後其地並入於金
朝出　過紀信城
初夏赴屯留　獨坐
斗亭　喜雨
渡瀾　汾陽公署靜室
夜涉汾水　見途中饑民有拾橡以
食者感賦　途中初暑
青山　登高廟值驟風雨

新鄉道中值大風夜宿用壁間韻
太原城北山亭　過滁關
夏日詠懷
卷之三七言古詩
挽舟行　遊仙行
巳未紀變　送人再遊京師
許金吾欣遇齋初成賦贈
俠客歌　閨情

寡婦吟　野田黃雀行

題新安汪孝廉夫婦孝節册

見河上諸山　過留侯祠

河間郵亭　妾薄命

無題　新草

燕坐　言志二首

江頭　春日

代閨中答良人　山居友人相招



卷之四七言古詩

長安道　朔風行

悲哉行　跛叟行

野老歌　石級行

行過鄒滕時值妖冦初平

徐州值大風雨　徐州古道爲驟雨衝没

不可復辨終日行墟墓間漫賦

浩歌效李長吉　秋意

八月十六夜于人石看月用王生韻

馬子行　山居憶昔

山行　月出贈李處士

與客賞梅花　行次豐沛轉至濠梁見

烟莽極目悵然有賦

再過鄒氏園亭　獻俘禮成恭述

慶卿墓　觀草船

小築酬客　霧靈山行



卷之五七言古詩

石經山行　甘雨歌

豪士歌　古從軍行

古大梁行　文豹行

冷泉行　胡笳歌贈陳將軍

古松行　大堤曲

宿滁州公廨　度太行

榆關感事　[illegible]郵亭夜月[illegible]

曲沃公署讌罷夜發
雨後早發翼城忽值大霧白晝如晦
長鋏歌贈李生　重九前二日登德風亭
從長子夜歸　途中偶成
遊五龍山　旅館假寐
過坂底小憩　口占訴賈道人
出城見戍卒　和韓觀察對竹之作
仲夏至高都胡司李湛襄邀同王司馬調守

劉別駕泰來共飲朱茂才園亭時見修竹
當軒清流出峽蓋冷然善地
入覲行次都門遇風
過韓信講兵法處　偶成
行至栢鄉遇雪時有戒心
龍興寺　王生書至云有負心者
自願作閻羅王置彼地獄之語殊爲駭愕
詩以訊之

早發樂陽村見古塚
過漳源見有客題壁言海內江河諸水未有
若漳泉之香且美者余爲反其詞焉
題沁州署中方塘　汾陽道中值胙胡西徙
關內有鑑往事悵然爲賦
聞喜道中　西還至鳳陽池河鎮有
宗人持譜系并先君手札來訪賦貽
秋野

卷之六五言律詩
望金山次李空同先生韻三首
初夏山中　途中
新安客來訪以詩見投賦答
東平道中　遊碧雲寺用題韻
長門怨　出塞
春閨　采蓮曲
和胡廣常哀邊將士詩并寄之

薰風自南來　廣陵懷古
遊萬笏山　遊錫山園亭
燕　再過東平用前韻
劉侍御久繫見釋　團扇
過河間見水陂二首　宿任丘用題韻
魚池　鐵關
朱子南還有詩贈別用韻訓之
余兩歲過東平皆值晴霽遥對諸山如畫今
歲十月再經此道時大風揚沙不能舒目
復用前韻　行次滁州
自京師陸行至瓜步期次日度江二首
游絲　途中秋暮
夜度　月下小飲
從湖郡謝事歸適逢初度
山寺　夜飲顧子齋中二首
新月　獨坐懷王子



途中夜雨喜值午晴
隋堤　東平道中用前韻
夏日郊居　秋日舊山
道逢友人言別　山行
行近都門　北風
答有以文稿示者詩以訓之
西山曠望　幽居二首
東平道中用前韻　烈風
滁州宿道觀　王處士以贈女優之作
見寄云是老娼余私意其非娼也反其詞
答之　途中小疾於輿中閉目
趺坐日惟蔬食一餐而已道逢一隱者悠
然相對有蓴菜之思焉
卷之七五言律詩
陪祀太廟　肅廟祀社稷以壇門早
閉不得與竚立久之

謁長陵　定陵
慶陵　遊甘露寺登閣晚眺用
孫魴韻　再過滁關
濠梁道中遇雪示錢子
住濠梁一日餘雪未消
早春入梁　睢州道中遇風
雍丘道中　入鄭
滎陽道中　齋中偶成
渡河　武陟道中
入晉　文水道中二首
汾陽道中遇雪　文水道中用壁間韻
清明過晉陽用壁間韻二首
途宿　行次原平驛聞有晝刼
者驛卒追之被創而還
途中　邊城早發
邊城見清泉　度寧武關



途中友人留酌　晨駕
度嶺　徐溝道中見綠葉
平遥道中　郡僚招飲園亭
介休道中　公署旁有介子推郭林
宗兩祠郎擬往謁薄晚不果
行次靈石始見桃李
過滕薛　旅居
韓淮陰墓道　霍州道中喜雨
望汾　曲沃道中
郭璞書堂　雨後值大霧山行晝晦
抵晉　夜歸
德風亭秋夜　七月十一夜復登德風
亭　中秋前四日
八月十四日赴長子謁直指晚出西郭有賦
十五日從長子歸喜晴二首
十五夜對月　十七夜復赴長子是夜

月色如書　九月夜赴長子
九月從長子歸　胡司理邀飲長子城南
野人委巷　途中有懷
宿南關驛遇雪擬從盤陀驛不果時得孔書
雪後喜晴　遇雪
遇風　發兵戍邊寨
雪後登亭有懷故鄉
上黨再逢寒食　玉澗盤峯諸宗室邀飲

小詩言謝盤峰前有和章再賦爲答
夏日同郡僚五龍山登閣憑眺適盤峯有詩
見投次韻爲答　當陽日登亭次盤峰韻
宿長平驛値雨　丁卯夏日復至長子署
中對松　長子道中
夜起　九月八日赴屯留旅館
小憩　秋日衙齋有懷仲弟時
弟在京師　暮秋與客登亭
再過晉祠觀唐太宗碑文
至恒山贈客　渡汾
卷之八五言律詩
歸鴈　再過趙徵士山庄
要離墓　假寐
贈沈山人二首　桃源
春日與友人言別　秋月
過友人山庄　舊山小隱

歸騎　逢友
聞東夷敗歸　幽栖
佘山舊齋　逢故游
齋中早梅　郊居
首春贈老友　薄遊
野叟　夜泛
陳生苦於行役不覺殞涕張子見而悲之賦
贈　倦游

江上襄苑　春日郊行
山居偶成　至鹿泉遣三僕摹搨本
顧寺古碑時因大雪二僕憊甚幾不能從
木刀溝　過劉夢得陋室
過賢臺夕照坊時友人相招不赴
古塚　贈人武闈奏捷
顧生任趙州别駕越數日余以覲事告竣歸
潞顧生逆之中途賦贈

懷歸　雪晴時將抵潞
友人困遊日南有書緘寄賦答
至鉅鹿將索郎報不果
望金陵有感　再至坡底三首
步香爐鎮古寺將得遠訊
宿汾陽公署宋郎言發四首
署中古松　寄顧氏兄弟
山居三首　言志
驪經　香爐鎮公署見雙燕
訪王山人　留侯祠
至祇亭驛將遊紫巖山寺不果
齋中獨坐寄友人　登高
郡齋　八月廿五至長子餞吳
學憲朱赴蚌僕久之雨大如注時夜已分
矣　巳巳夏月又過晉祠
行至清源聞蛙　赴友人酌猶雨

林居　沁水道中
署中獨坐時聞邊警
秋日至長子　巳巳九月又過晉祠
過閘泥驛　將發題德風亭兼示盤
峰　封丘道中時遣役西還
途次聞永寧奏捷　過會亭驛二首
過濠上　盤山道中
李山人卜居城之東偏數旬不出携樽慰之

賦贈
五言排律
閱武　秋日郊居
宿友人村　黃河秋思
早發滁關是日得家信
山行　征途自遣
中秋夜有感唐玄宗潞州吹笛之事用盤峰
宗室韻　大江



卷之七　七言律詩
秋懷八首　舟中雨夜夢與友人劇
譚　觀秋山圖騷騷欲往有
賦　途中聞虜警
憶家　送友人遊北雍
越客至海上因淄雨留滯月餘賦贈
秋日同友人遊香山寺宿來青軒用題韻
病小起懷友人　病後友人惠肉并和小
詩叠韻訓之　大柳道中
淮陰題壁　江上阻風步至蕭寺與
友人言別　黃河遠望
送友人應試　寄友
雨過山行　亂山
綠楊古道　夏日途中感懷二首
孟姜里　雨後歸海上故居將至
龍華寺泊滯舟時聞岸火琵琶



過齊　入都
早朝　同應比部教君平
西山　獄署夜宿二首
小齋夜集友人以詩見投用韻訓之
遊淨業寺蓮華池亭用壁間韻
癸亥秋再過大柳用前韻
薄暮山行　入徐
旅中北窓　早秋

山齋　九日
齋頭小集用錢子來韻
雨後晚次滁州復值甚雨
友人郊園宴集二首
大柳道中次前韻　過滕見可麥
再過孟氏里　度淮[illegible]
春暮赴王氏横塘之約登高遠眺[illegible]首
虎丘後蘭若方丈最為幽勝人跡罕至留宿

數月漫咏四首　早發兖南
友人齋中梅花　大柳道中次前韻
山行　聞駕幸西苑
與客譚榆關事憤然有感
期友人不赴　長安九日
報國寺古松　途次值友人率爾言別
訪王生困游　趙數士山莊
贈陳子　卧龍岡
至江駐古寺呼渡　酬王子見寄次來韻
寒山古道　山中早春二首
大夫松用驛壁韻　行次景州
行次徐州驛子導余宿敗屋中不蔽風雨次
日風息方得引渡
寄友　長安春日
宿驛亭　元日復過黄山人寓
次滁陽　旅宿

冬日山居二首
卷之十七言律詩
移寓與王子隣賦贈
再過大柳早發用前歲韻時將赴上黨
晚行至會亭驛　薄暮將抵葵丘驛大風
揚沙馬不得前　齋中早秋
花朝後五日行至杞縣見驛壁有吳明卿先
生花朝之作次韻

過汴梁　再遊香山寺來靑軒見
往歲題詠次韻時聞柳河之警
長平懷古　銅鞮道中
淮南懷古　冬日
過舅氏故里　度水
旅舍　晉源道中
晉源祠觀泉用文太靑韻
閙泥驛道中　邊城春暮

齋中野望　夏日劉別駕邀飲葵園
適宗室有詩見投用韻爲答二首
行次潤州　秦中
汾水　靈石道中用驛壁題韻
春遊　憶昔
聞喜公署中見有文太史石刻凡作四亭環
之　雨後過沁水用壁間題
韻　上黨早秋二首

王生壁間有煙霞之句余爲續成之
山行酬李處士　晚行逢騶從
徐州訪燕子樓舊址
中秋節前四日苦雨用盤峰宗室韻二首
中秋節前二日劉泰來別駕邀飲城南李氏
園亭不見月　十六夜翫月
長子公署夜宿二首　九月六日登德風亭
九月同劉別駕復赴長子

長至前五日作書寄家
過褫亭驛　宿香爐鎮
從汾州還再宿香爐鎮時修書寄鄉人
早發聞水聲　九月十六日潘藩招飲
西園用韻　遊栗氏園遙望城頭有
林叔看花二樓郎擬登眺以日暮不果
卷之十一七言律詩
夜發　贈友人左遷

丙寅除日　丁卯二月值余初度錢
子以詩見贈用韻訓之二首
飲玉澗諸宗室園亭時牡丹盛開二首
齋居次盤峰來韻　至高都遊朱茂才園亭
茂才贈詩次韻爲答
朱茂才家園碧輪池次郡司馬王君韻
夏日同郡僚遊栗氏園亭
秋日邀盤峰諸昆季共飲古勝園盤峰有詩
見投用韻訓之　入覲宿南關驛寄盤峰
宗室　冬日送友人南遊
過井陘有感時值微雪
暇日郊居值榆關索兵
夏日送別　答友人寄贈
至上谷宿十方院值王氏兄弟招飲
入覲至涿鹿觀黃帝殪蚩尤處時丁太守云
中途有警怖甚相約偕發諭之知爲榆關

戊辛也　入覲後復抵潞陽展舊
藏圖書有感　趙州贈顧生時顧生新
任州倅　送客
三宿香爐鎮　宿晉祠
春閨　春日陪吳學憲遊五龍
山二首　古驛
喜客　賦得我愛夏日長
八月十四至長子值晴悵然有憶
又過香爐鎮　旅牕小坐有憶
安邑寓王氏園二首　抵太原聞揷酋闌入之
報　山居
夜至沁水端氏村宿德勝寺二首
同章別駕登長子縣城北高廟值驟風雨薄
晚復晴次壁間韻
從寧武歸至汾陽驛值重九月適聞揷酋入
犯葭州　贈賈生

重九日宿南關驛　大栁道中
大江早渡　新安吳平倩寓居吳閶
招飲賦贈　吳平倩有見和之作疊
韻爲答　巳巳除夕庚午元旦用
二許子韻二首　送吳平倩西還
寒食前三日將歸海上因阻雨玉峰李爾登
眺　巳巳十月奴從喜峰入
口進薄都城次歲東犯盧龍時都門晝閉
巳三閱月矣
七言排律
舟中獨坐　西山晴雪
暮春爲沈兒作
卷之十二五言絕句
青山　砧
茉莉花　松
艷歌　阻風



舞　洞簫
草　岸
馬　北征五首
過滕　魯府橋
樂平舊壘　過易水詠荆卿
七言絕句
封青寄舊遊是日小病二首
細栁營圖用扇頭韻
帆　歸雲橋
顧生遣妾　關橋鎮公廨見紅蜀葵
棗　道聞援遼新卒皆逃
出塞曲三首　連村煙樹
東方朔仙跡　董子下帷處
過細栁營　入燕道逢鄉人
早雨　旅舍和壁間韻
旅懷　鶴

揚范圖　孟嘗君養士處
將歸　六安道中遇雨用餞子韻　家　途中漫詠示餞子二首
權店驛次壁間韻　長平驛夜坐
旅宿　過權店再用壁間韻之

北征小草目録終

東吳張泰階爰平甫著

# 賦

## 琵琶賦有序 十三歲作

余歷審音樂獨琵琶不始於邃古而其義亦罕見於書至漢魏始並用之而歷代才士亦競爲之賦故其體質盤紆之度山川崄巇之勢皆稽古者所殫述而今可得而畧矣余非敢妄則古



天然朱絃之雅器中古之遺美不可闕也遂採其制度覩其音聲而作斯賦

原素桐之所生兮於景澤之朔方擢屹崒而上躋兮聳弘幹以高驤素質威夷以逶迤兮脩材瑰瑋以景章抱奇材而不沽兮將永韜而長康神淵嶢巖緑其足丹崖重巘介其傍若夫挺質倍尋孫枝千尺株池此虎隱軫翕習前嶺靠嵬以拂霓長柯偃蹇以孤立此又匯宇之所挺植而山靈之所獨護也於是許少之儔秦成之列凌絶隙越幽嶂仰長有探巨穴思績軒轅之遺響爰就斯器之多諳斯時也五嶺嘉木剖斵成畛遵事見於鼓鞞殊制肇於龐秦酌方員而立體法二位而迭陳絃既比于四時制殊詭於琴筝或彈北牖而翔天際或鼓馬上而辭漢京叙異形於陰陽擅絶伎於朱生爾其爲狀也鶴頸蛇腹燕尾鳳咽衷以形添揭以素絃惟方正之湯刓故無惜乎爲圓既空背以宣響



復平衷以環連岌岌乎似玄螭蜿蜒而抗首矯矯乎似靈龜背鱗而頫旋若乃巧製異狀奇姿天然促節離靡異色睥睨維方寺之紆縮更喲喲而縣絲上踞錫而蔚眺平旖旎而迴還內若壯腹之中虛外若巹桴之上沿遠眺則輪菌而趑趄審視則斐疊而互纏至其層絲擗比竹末梟布緊緩均調朗窈合度又不可備論者也餘是睇纖巨審短長音響洪宣妙韻式昌其始鼓也長美忽與抑揚交

錯試之蹕蹕放之磦硌曲引未發朱絃先薄韻可
以和情志而暢幽憤戾既而摛妙詞引清商光燁
煜音鏗鏘素手𢆯以按節嫪亮徹而超常接皓腕
以縈鶩象游龍之翱翔飛纖指而厲捷聲哀厲而
洋洋時繁沸而扶疏繼殷勤而彌長悠揚嘈嘖靡
迤斷續舒晏浮沉徊翔反覆軒磕隱訇蹇諤掩抑
怫憤震奮雷靡剸丞稍娟悵以悽愴愀測減而騰
沸亂𡚁𡚁以犇逸漫侵尋而盤澮斷竦勇以遐越
聲爲貯而劉[illegible]叔逞徐投縷而後從怳若洪濤之
來紛沓若煙雲之緜纊若夫寬閑飛觀旋房層基
惠風和暢私宴閑居絲酒嘽呼短歌將移從徒群
集列妓參差於是式樂出之象柱綮俗各之絃縻
消規矩之既調授天孫與秦姬既敦調而纚纚復
長歌而徐鼓樓梙迴枝新聲出戶劉犇逸于綏曲
清音物于欄楯宜縣駒之餘韻肴胡人之妙引悲
昭君於絕域勤公主之恩恨季倫閑聲而佇聆仲
容撫絃而多遜於是審客半散幽韻凄鏗廓然無
徒清夜月盈復援而鼓之奏六引理五章揮龍門
之勁傾隨洛浦而徜徉哉夷靡旋繞汎滛披離騰
遻鏗鍧闉諮紛飄淫衍布護容與委蛇或牢落淩
厲疾翼驍銳憿耀沓驚揲捋激冽波騰雨注風發
電擊或弘暢發越斐韡被麗縹緲逶迤從橫迅逝
㸌踏靡絲[illegible]雜搯畏或勤然犇道掎摯絡繹從容
顧叙繞轉明妍儲美融延承不釋或推之而前
鼓或引手而後去或浮而不滯或沛而不竭或從
柱而不疾或緩調而不竭或波散廣衍盼嫮蠖纾
[illegible]爛嫮跛嘈啐喨嘯或更唱遞奏揩揩清悠洽洽
振响若剛若柔此成公所以駭耳而傳茲所以娛
心也迨夫節長準矩案抑有程宮羽舉包絕眾相
凌飄飄若重華審律于虞廷悅悅若秦時觀象宮
長城在水湯湯在山峨峨非子期於伯牙孰能辨
其音聲夫其含明和鳴參發互應乎群木之鳴秋

也汜艷充斥習習析析叅四時之和調也遠而聽之如群鴻逐伴遊天表迫而審之如鸖鶴命侶戲玄渚憂愁者聞之哀惻催肝凄慄悲吟將形躁而志越豈憂悲之可任和婉者聞之宴娛般樂𦙍遂歡欣將體靜而心開豈怙氣而猜猜式以節情宣性導氣怡神潛魚仰而出聽玄女俯而歌舞亦足以致白雲于西北來玄鶴于南端閱其所移詠其志節雖妙奚於特也至若野斥葉躰無聲律[illegible]



之凄感而淚傾姉裏歸而拉琴誓終身而不出將惟斯之足貴豈餘藝之足述亂曰斯器遜遜香難測兮盤員柄直法堪輿兮妙手索絃傳情精兮知音者希誰其聽之得其應心惟君子兮[illegible]

余嘗憶幼時有琵琶秋懷悼亡諸賦稿皆散佚人間不可復得庚午之歲余自上黨旋里偶閱治若唐君處尚有副本亟命子墨抄錄置之簡端屈指徽去之期業已三十餘年[illegible]且獲之不勝劍合之幸而餘作則竟付之逝波矣可勝慨哉

朱夏賦 有序

己巳首冬余從上黨東還曾未踰月而奴虜闌入郎全晉亦有震隣之懼焉余方栖遲閭里歷春及夏雖目擊時事忠憤莫抒而兀坐齋軒多暇日其殆以不材而得全者耶撫景憂時百感交集為作朱夏賦



嗟遠時以獨邁兮履迤邐而多憂聊辭喧以守寂兮漫踟躕乎林丘適朱明之已届兮厭人生之蜉蝣值平疇之將眗兮盼碧梧之初引薰風習習以扇播兮竹籜紛紛其交殞繁日月之不可待兮欲遺世其猶未忍從草莽而竄跡兮悵中原之多故慨前箸之莫効兮慨食肉之貽誤步趑趄而漸[illegible]兮日睕晚其垂暮悲駒隙之奄忽兮追周虜之蘧蘧羨歸與之獨樂兮忽涼風之吹裾形胡為乎稿

木居胡爲乎蘧廬遡大雅之不作兮騁六翮其焉
如衡巨濟之無術兮姑游心於遂初

五言古詩

長相思

歲月一何遡沙塞一何長隔越數千里山水徒蒼
茫悲思不暫歇旋轉如輪轂悲來復何爲所思在
江曲當歌忽哽咽對酒不沾脣中宵瞥起坐零露
濡衣裳瑣窓天外投蝨取燈前讀睹此翰墨痕偏



傷形影獨颯颯寒飈吹衆鳥俱南翔恨不生羽翮
飛墜羅帷旁

仙吏行

攀緣涉小徑下視曠嶙峋上有石室室中隱蕭仙
人達歷數千歲日與蒼崖降鯢華復鮐背齒嫩存
空餘語音不我類恍惚譚周秦沆瀣久巳飫紫芝
何足論稱哉桃源子覗覘稱逸民

怨歌行

高梧引緑枝池篁殞黃籜黯黯神內傷觸緒愁蕭
索昔年金屋貯今日芳華落値此炎燠景尚厭衾
裯薄繡戶垂網蟏空堦遍鳥雀孑孑無與儕步上
飛雲閣俯首窺鑾輿行行幸長樂明妹隨玉輦容
光射丹墀舊歡良易間新恩亦旋涸爲語怙寵人
何不悲今昨

從軍行

縣吏持伍符叫呼頻相促頻促欲何之長征遼水



曲親朋設祖道揮涕傾醽醁向歲戍邊者不及登
新粟雖有婦與姑刈穫苦不足遙寒很烽傳催禍
一何酷臨發重躑躅得無蹈前躅壯士冠犀渠將
軍建高纛爾欲豎功勳令我嬰荼毒

其二

臨行辭故里徹旦慘不歡最悍開山迥還愁衣綬
單襲攫馳峻坂鳴劍跨征鞍晝衝赤日烈夜枕凋
戈寒卒歲屯荒幕終期睬賀蘭鼓喧朔雪暮戰罷

玄雲㦸晴不畏勞勩國事需赳桓

其三

一自出門關行行淚欲乾死生未可卜寧復慮疲
癃妻子不我知緘書勉加餐故鄉日已遠肝腸日
益酸自古擯天驕絕得稱可汗攻圍矢鏃集擊刺
刀鋋攢不見幽州卒滿身盡鎗瘢時平次宴息捍
禦良獨難遐思漢天子稽首繫呼韓曷為休明際
翻令小醜干討日獲掃蕩捷音飛羽翰此時重入

門明月浩團團

出塞曲

去年河水赤東方復見彗胡馬秋漸肥鷙飈暮猶
厲終朝數合圍結陣如魚麗虜衆憑高岡我軍進
宵濟強半皆淪亡遁走亦相繼摧殘類朽枯刼殺
悲焚薙獨我間道還竄籍仍宿衛雲歆方鴟張窮
凶終自斃上臣新請纓重布三軍誓殄滅會可期
我願當鋒銳

其二

我是田家兒少小工飛刺應募入軍伍賈勇從驃
騎入營飯脫粟上馬齎乾糒登陴氣獨雄力戰生
如棄累陣立奇功封侯未敢覬近歲胡氛惡將軍
避勇鷙相守一載餘兩軍如畫地誓斬單于頭持
來作飲器

升天行

入寰不可住塵壒不可嘗願言乘穹灝飛趾奔景

蒼霞衣照灼爍鶴駕擐趨蹌頻瞰凌倒景饑來飯
瓊漿回首瞻帝座抗聲叫雲閶神山與仙島何用
覓奇方

其二

騰身空濛表周鶩億萬里足躡大鵬背手挈鯨魚
齒蹈藉銀河翻排蕩天門闢軒轅昔乘龍至今原
不死方執共翱翔玄言徹骨髓飲歡太清氣餐食
紫廷蘂眞人錫靈丹徑廣不盈臬持此惠烝黎八

古別離

河流何浩汗陌草何縣芊聚散無常候王孫方自俾短鬢華傻皓征軺楚與燕客中轉送客贈別空拳拳歌驪動促調離鴈翻哀絃道畔傷心樹攀折數年年卷舒文通賦諷咏河梁篇各在天一隅幽抱何時傳

桃源歌並序



入山採靈藥宛轉尋澗址桃樹萬株紅落英蕩流水水源窮盡處恍見野人村溝塍相穿貫桑麻並滋繁深洞亦寒暑比屋長兒孫峽底無人事春明勤耒耜一自避秦來閱歷忽千祀苟足脫網羅何必長不死緬懷幽人蹤常期共來止

苦炎行

戊午夏季余策蹇驢攜兩蒼頭崎嶇北行揮汗成雨自後南旋迨北行俱值是月追憶往事率爾成篇

赤帝司火曦亢陽燄已熾奔馳徹晨夕道路多屯邅疲馬喘未息徒馭蹇不前征夫負盆甕隨止吸冷泉逝歲走都門若屬炎蒸候經年往復旋亦與茲期奏霹霳沾衿裳踟躕恍散霧神府孤憂忡心緜兩擕闘鞭弭促去程煩暑何時平餐氷聊沃肺啜茗足解酲覽物悲代謝濯流辨緇清特立崇原上翩然振長纓



戰場行

當日群雄鬭兵車四郊奏揮戈衝中堅勒馬追窮寇犇犇驅虎狼慓狡奔狡狖衆猱交戟鍦斯須截項脰矢鏃貫纖楊鋒刃攪巢穀敵騎忽宵潰奇功在刻漏雄雌業已分京觀誰能蔓士卒徒傷殘秦晉仍婚媾

大堤曲

漢水極滂湲大堤綿迤邐堤上有游女群逐揚蛾

眉清聲發林薄皓腕采江籬忽逢乘軒使驄馬何
駸駸路狹不及展相見兩相疑君如擇木鳥儼如
挑李枝黃鶯固求友孤鳳自尋雌行行逝已遠總
非吾所思欲言揮手去倚月還遲遲涼飈拂衣袂
佳音盼無期

徭役歎

嗟哉菰蘆邑利害迥不齊公家索敝賦責令貢新
絲破產恒不給婦姑各東西既愁貲產竭還虞歲



月稀驅車涉遠道畢旅牀悲啼詎知牙儈流持券
商什伍足不履江湖室無延巨賈肆筵更擊鮮前
堂施妙舞朱提出上方白鏹輝環堵朗陵有狆君
南陽有杜父穆然軫民艱摩撫垂溫煦挈利還補
害勿使偏偸苦

童子行

兒童口尚黃學語音多澀橫繫紫鞋佩短着青綵
襠葩璦飾貂裘猗猗光熠熠騎乘驄兩旁下地能
長揖

羅敷自有夫

嫣哉釆桑女容澤耀華瑜纖手持筐筥軒蓋觀路
隅從容前致語歷歷音如珠使君意不薄欲渡憐
無泭當年妾未嫁何不投珊瑚鴛鴦各有偶無爲
徒自汙

中有尺素書

戚戚無情悰寥寥其誰侶偶接雲中翰飄然飛素



楮錦字燦琳琅微詞達心膂經年恨邈賖千里歎
修阻恰似小窻側切切相昵語悲來不自持泛瀾
淚盈紵

村宿

柴門狹如甕向晚昏漠漠周步歷簷楹蓬蒿長籬
落虛窻出黃埃破甑炊青藿甌碗斗有無鳴鷄紛
拇攫幽人獨危冠睹客前後却我傑既已痛信宿
因投托

黄河阻風夜泊

翺軋勢接天澎湃波撼地鵠首滯不飛陽侯晚逾恣非緣水力狂實值風霾異對此愁悰生愯然神發悸中宵良月照耿耿長不寐

題淮陰漂母祠

秦季丁逐鹿諸侯競發難咄哉淮陰侯赤手造炎漢意氣何崔嵬勳庸垂映奐當年雌伏時一飯感執爨最慕斂弃流能定英雄窯黄金訶足侈青史仍不懣高帝已丘壟王孫亦灰炭歸然漂母祠薦



食淮城畔

發徐州値驟風雨馬不得前遥見黄河暴漲水天一色

早發彭城隅玄陰暗赤日驟雨忽滂沱狂飈更飄颺水漲河漫天泥深馬没滕嗟余趨王程際此洪流溢勉旃入在三怖此天生一次且未得前忽忽若有失

夢

恍惆登高臺陡絕無行跡岧嶤數寸仭容足不盈尺盤旋未得安展轉生憂迫須臾開窗檽引我入廣宅長嘯碧雲開洞然天地劃

滁州諸山

滁山鬱岧嶤高杷竒宕周遭萬嶺連浩淼青蕪曠湯湯瀉流泉繞石湩瀠漾岡巒高復低錯峙森屏障地脉西南馳騰躍如奔浪憶當五季時江南



被殘創藝祖悉長驅犀鳳俱淪喪古來稱四塞斯言無乃誑昭代建洪基三輔襟江瓩奕奕衛留都山河倍增壯

憶昔

憶余懷雅尚僻處青山磯采蕨供晨爨編蘿當宗幃高松蔭落落緑蔓看菲菲心曠清夙夢俗遠謝塵羈自許堪學道玄理其庶幾兩載淤都邑境地與心違麋鹿畏投籠猿鶴虛欵扉疾馳意激越擾

繫神紛飛譬若馬行㡾驟多完者希孜孜謹銜轡
可度羊腸崎

得鄉信知久雨無麥爲之悵然

去秋既少禾今歲更無麥陰霖日夕䌛灑淅平川
澤田苗盡萎黃餂畝披茅穢鳥雀騰高田䵷黽游
輿宅東南本窊下柰復鼓洪濤閭左業漂蕩湍徑
餘蓬蒿遶陽滋劇餉徵督如焚熬救變思奇策曷
以奠嗷嗷



憫獄

嗟此桁楊侶經年被幽縶纍纍皆㑜刑末減亦縣
劓痛哉冠而乘俛首從吏議楚囚竟夕啼啾啾未
云瘵遐想結繩初物態猶醇懿中古漸雕㓻未俗
尤雕僞鬼蜮逞譸張豺狼紛搏鷙桎梏豈妄施網
羅或橫罹縱懷解網仁其勿弛銜轡

游淨業寺西草堂

散步游西堂臨流滌煩況耆芹樹影稠灝渺波光
瀲隱映縈遠洲排空列青嶂梵宮當楹開城闕隱
几望二月潦水多半頃春濤漲野鶩戲清漣榜人
抒浩唱舉網牽纖鱗聊備東菑餉塵累久已捐況
復探奇曠

暮夏

碧蔭新條稀高旻亂雲卷農事已及半雨過心如
洗颷風扇簾帷木杪見微晛

野望



澄曠無氛翳水天看浩渺清淵泳纖鱗游雲盡歸
鳥巾車淡容與坐對朝陽皦

偶賦

三載離筆研胷懷近凡俗偶與塵務遠藻思如泉
續有若猿與狖衣冠終羈束風塵長相侵文繡非
吾欲尚友羲軒侶緬懷莊老躅陋哉矰繳徒密網
張鴻鵠

遊虎丘用清遠道人韻

入山訪靈源從前邇秦漢蒼澗鶴鳴聞丹崖虎跡
窺中有清遠人探奇恣幽翫彷彿採芝翁遐踪多
汗漫巉巖劒作關旱覆花成岸層閣鬱崔巍疎藤
紛歷亂梵誦出林間嘯聲發嶺半靈氣迥猶存鍊
神元未散閱歲枯更榮感時昏復旦尚想延士軌
抒懷托柔翰翛然寄一丘千秋同浩歎悅物[illegible]
交詩篇邈難贊

卜居吳閶喜王生見訪賦贈



卜築西山隱歲月如飛輊林深絕塵坌黛色遥相
送有客持詩章剝啄成題鳳屐屐破荒苔衣裳叶
幽夢途窮阮子愁宦拙淮陽戇而我同一撥煙水
微茫弄雄篇垂起予白雲出虛洞

中秋夜集酬王生次來韻

積潦漫猜天潛蛟掀動地望舒匿清輝一室探奇
秘良宵登眺違勝事精靈悒清樽入夜稠短談當
風淚賡和屬朋儔摛藻淵珠媚桂樹森庭隅褰幕
沿空翠客散雨痕收兀坐渾忘寐靈葩杳無踪奈
月何由至

贈隱者

山陽構草堂山陰樹枳橘林跡稠道迴景翳深菁
穿呼童薦嘉茗挹泉垂長綆從容操南風鎮日弛
束櫛俗客隔林窺疑有延生術導氣登熊[illegible]服食
非參朮忘機任自然塵擾無蹊怵悠哉洞壑間心
曠形齊逸觀彼勞生徒明炊因逐日



途中有懷

四望曠無垠埃深疑大磧盤桓蹇行步感事[illegible]悽
側遊哉慕鴻冥逝矣傷駒隙彼美在何方孤[illegible]
波渺秋來清夢頻不到草玄宅窮月送短照零露
沾長藕

征途

道傍殘深樹枝葉森交互爍爍迎朝霞鬱鬱含[illegible]
[illegible]滄滄日將曲饑鷲紛來聚高下集平岡搏攫爭上

魚鰂農人驅犢歸巢鳥群相哺顧我倢林藪久作
膏肓痼一朝事長征知被浮名錮攬轡試徬徨願
言從稼圃

高山

高山蔚嵯峨葛蘿翳巖洞清泉匝岡阿奔放成潈
澒窈樹森葳蕤新蒲猶鬱蓊出岫澹溟濛終崖看
鬯鑠高鳥啄新粱群翔羽翩𥪡下有守眞翁怡然
理鉛汞冥坐無儀節張喉發清嘯屢叩只掉頭體



貌如癡勠我愛幽壑清遥岑復龍從停車未忍去
趣發嗟諮詞

有憶

憶昔長安道車馬東西馳天南把澎濞路左邀嵺
嵯旅客共晨邁輕行踐流澌伊人鬢眉傑騎從紛
逶迤意氣非不榮反覆有成虧所嗟輪輻轉俯首
長於戲惟有守玄子優游采江蘺祗患雲羅襲征
行復何為

道傍柳

秋來楊葉黃翻似初芽時居人坐清蔭行路攀殘
枝圍堤數百尺古塚何纍纍饑鴟向壠叫悲馬迎
風嘶遠村遥映帶登原飂槺趖征行日已暮杖策
將安之

遊虎丘因訪靜僧

春日多陰陰薄言散煩慺停橈依淺莎登原涉深
濘長岡日漸曛逸思騷猶賸躋閣俯平疇濛埜瞰



層磴偃蹇鸛巢松逶迤鹿游徑塔影照中庭鈴音
聳高聽下有闔閭塚潦深迷入逕封莽翳巉巖居
然靈窟孕幽壑架飛虹轆轤掛修綆傍叩倐然齋
老衲方禪定辟支與聲聞依稀叅二乘僧侶共翱
翔紛紜嚮緣磬香厨作野供蓬勃烟炊甑游展何
駢闐歌聲虛谷應嘽緩簫疑秦蔚葱林比鄧艮辰
未終極盤旋展餘與來往步長楹轉欲探嘉勝樸
樸烏歸棲流[illegible]旋入[illegible]復[illegible]高[illegible]境

訪戴欣前游溯棹還趣嗛

采菊

采菊南岡阿搴取不盈把紉之雜琨佩芳馨復濾
酒出門溯清漣暫憩絕壁下歸來咏高堂超然和
者寡葛巾漉清醪紗理杯中瀉世事看飄塵萬物
同一馬五斗何足縻辭官惜腰髂

俞生爲訟所苦詩以詬之

聞爾困頻餘無端被笞背口舌事雌黃轉展成勘



對漏厄實厲階雀角滋煩諍破產無平壓典錢傾
玉佩爾固販屢流今也趨闤闠自反原求全能無
發深慨

郊游值驟雨

方春修禊時開墅迎朝煦芳辰正歡娛倏忽傾霖
霆奄靄障連村飄颻洒芳樹少女動林梢颶颸驚
怒飈前溪水暴溢巾車不可渡斗酒典方酣豈被
雨師妬

開圃

清飈三徑凉心期十年改幽蘿老更蒼霜樹變成
帷蟬噪足解炎霞餐亦療餒悠悠達人蹤知止誰
云殆

其二

老圃怡經營秋容正瀟灑燃竹熟黃蔬持竿釣紫
鱉竟日苦淫霖陂塘成渤澥鼓棹遡迴溪拔茅擁
鋤犂最喜逕山青不損杖頭買



郊堂效李長吉

秋堂暗松楸高枝自連卷返照映林斜平嵐逗煙
淺雲卧冷閒庭霓裳委荒蘚幽隊添燈熒譚易還
清辯

余嘗自號弱山客有訊者詩以答之

柳居溪亦愚余在山亦弱久與巖壑親暫爲世累
縛良友憶同盟山靈責然諾此志今未渝坐齋看
木落

夏歌

炎炎鬱蒸候深宮罷舞衣瑱珩飾湘簟衡域垂明璣夜京零露濕猶畏朝陽晞長門藏白日安得侍金微

霽望

晩行四野寂矚望纖翳空磊磊大小石灼灼青黃蒸日落掛巖岫雨霽懸長虹村巷戸已閉牛羊各西東



徒涉

平地水暴漲泱泱三尺餘高原已澒洞況復履沮洳僕御沒肩頂馬胵濺深游幸逢僑也惠濟我有乘舁

秋日效庾體

霽樹迎朝暉澄潭積秋潦雎鶻巢虬枝魴鱧噴蘋藻玉環繡織成飛軨綺叢抱杖策涉修途東南日杲杲

早秋效陶體

凉颸解炎歊顥顥空無垙東籬已敗葉南淵猶蕪萊登原搴芳杜入室傾新醅惻惻傷古苑祟臺步在哉

早發旅館

夜寢候晨鷄夙興且猶昧墝墻當古衢棟宇牛頹廢蕪徑紛盱瞋初暘𣈆靄翳不見墟中人嗥嗥聞犬吠



宿滕縣驛亭中夜聞人聲時妖冤祢平疑爲戰殁新鬼

動息本無跡恍惚若有聲生作彪虎敵殁史變魑盟庭宇自森肅新厲何縱橫橫襟一憑弔兢爲分邪貞

感遇和友人韻

迫節玄霜繁游鱗感窮蟄轉側不自由物態相紛蕣嗟哉歲年忽矯矯將安托

秋園

獨坐日𥧌瞑空齋值暮雲披襟對叢菊把酒薦嘉
鮮絡緯當軒織疎槐欝以摻商節已垂暮流景他
飛冐開園時學圃荷鍤鋤空庭撫琴不成曲散髮
依清瀨

松堂

落落松堂古奄奄竟日陰亂枝拂烟黛時鳥流嘉
音顧我山野人衰病恒侵尋側耳聽靈籟泠然韻



鳴琴一彈再三歎清聲度遥岑更學南陽叟悠哉
梁父吟

高臥

風塵久馳逐頽然忽高臥尚想華胥遊彷彿羲皇
過窗樹深蒙翳和風時扇簸一室方籍歌下里成
稀和濁醪兩三酌聊取愁顔破放浪滄江濆無使
山靈呵

## 五言古詩

東吳張泰階爰平甫著

### 擬古

春日獨云邁晨光殊未央歸鴻入雲嗷玄燕從風翔撫景意不愜徘徊返高堂下階倚濃樾□絃韻哀商白日耀華頂清飈吹短襟衆芳會齊發終朝消靄渷松栢自良友風塵苦交侵邈哉赤松子庶



其知我心

其二

愴惻遠揮手悲馬當衢嘶東原方結翠南陌旋歎鸝臨風弄長蓬策馭沾深泥京華昔晏游塞垣今鼓鼙蕭林懷眷眷惜逝神凄凄朋儕贈一劍遠道堪持携

其三

烈風增暮寒繁霜遍原野白露凄無端遍側不堪處哲人貴處鋍末世戒累黍獨往高山隅扁舟卬幽渚悲嘯足當歌蓬蒿盡登俎每憶少年憨厭世學輕舉神仙終杳冥容顏漸皺□流景忽崦嵫馳迅如許

其四

巖巖殺衆卉松貿留其貞鱗屈秀千尺凌霄擢孤清不逐濃芳艷日與疎煙横千霄固矯矯桓節皆徑徑誰爲蔭其旁灼灼蘭與蘅愛此冰雪姿願結



歲寒盟

其五

行行來故山荒蘺冒虛堂林薄振餘霜蒹□留夕涼絅此遐征人歸兮露濡裳撫庭有嘉柔涉徑多時芳田農悅以晏童稚舞且踉日月不可待胡爲繫塵韁

其六

人生各有志逝止互相殊長風鴻鵠翥巢鷦鷯

栖名貴縱殊軌榮辱理薄當年杞憂子趨走形
深犁暮宿漳河曲朝來陟銅鞮汗青豈不投勞生
還自迷逵士洞幾先薄采南山薇

其七

客從南方來容悴氣慘沮袖中出空緘長歎不復
語我勸客勿歎呼童薦清醑再三訊鄉閭起向詹
端佇客乃前致詞咄哉我語汝故里人煙稀郊原
走頑獵客歲靡新禾況乃空機杼親朋半流離潸



潸淚滿紵

其八

南國有佳人珠簾幕香車冰肌潤白璧光澤爛朝
霞蘭閨無與偶棄擲良晤睽幽窗度皎日倚徙長
吁嗟歡情既中斷彼美徒修姱神傷芳草暮廻文
緘天涯

其九

游子騁長途山巔白日匿送目瞻翔禽褰裳度深
溪蹊徑流湯湯田疇紛累累風煙傍塞殊道路生
枳棘凌晨苦登陟宛轉滋煩憶攬轡芳春徂彷徨
酒沾軾

其十

涼秋四野靜荒龍嘷尋狐疎螢當戶照綠藥緣堦
砦遡源涉深澗披榛蘘短襦濁醪在北牖哀月流
西隅持杯興脈脈擊缶歌嗚嗚處世不得志中宵
多宴娛



雜詩

晉室丁末造荆榛塞東塗羶裘遞爭長中原遍鼓
枹羯士被分磔犬豕遂相屠平陽驚殞肉劉氏遂
云殂胡運有代謝虐焰無完雛華戎設界限遺恨
失徙胡方今稍薦食闕門憂切膚克德豈終旺神
靈無遁誅誰提十萬師横行殄伺奴

其二

古來有志士神明亦茲助愚公徙丘山魯陽回日

馭誠動理固然明寘符一契丹心貫白虹排閶抻
天帝勿云萬里隔上行必下濟迢迢閶闔高無乃
精誠替

其三

秦穆能得士創霸雄西垂孟明三敗餘終覆崤函
尸壯士志雪耻小衂安足疵曹沫真匹夫撫劍茂
遠圖齊桓伏大信一朝遽還俘挾質非用武要盟
直狗屠然諾矢勿侵我徼管夷吾



其四

漢武開西南傳檄諭巴蜀虎符發隣郡猶然罹秦
毒況茲萬里外置戍徙征討驅此幽膂群涉彼黃
沙道犬羊性不馴反噬焉可保倉皇半壁危謀國
真草草

其五

五德遞興衰剛柔詎一致湯網失前禽禹會殲後
至溫煦固宜慈誅鋤亦彰義末季政不綱恩寬嗟
失次倒柄龍爲魚脫斷指擬臂列雄競縱橫板蕩
猶奔駟緬追軒轅初神化垂裳治遊胥海宇晏整
旅崽尤殪時安切堅氷撫盛憂弛轡明王原詰戎
匪止矜文事

其六

竹林盡賢達吾尤悼嵇康濁世忌孤潔哲人避處
囊匿匿學鍛流由由機事忽胡爲罹網羅廣陵遽
絃泯習懶固成癖避榮翻受戕虛名誠足累涕殞



瑤琴旁

其七

伊昔女媧氏斷鰲立四極區宇本洪荒穹昊傾西
北自非煉石手疇爲造方域一釣連六鰲壯哉龍
伯國仙聖沉東流神山盡倒植上帝忽憑怒嚴威
降誅殛方圓列二儀俯仰原逼仄大鈞屬鬼謀轉
旋挾人力巨靈劈高山燭龍照昏黑神州固有畛
隸首實難識側聽鄒生譚虛恢類蠡測

其八

武帝開西域戎王俱納質葱嶺列漢官流沙馳驛

使雖已耗中國實斷匈奴臂　聖世修文德西陲

反多事朔方稱膏腴今成甌脫棄治內先攘夷撤

土安邊議

其九

晉人尚風軌源流自李杜東京龍門徒實𨗇清流

禍虛名世所忌三朝被網罟晉魏揚其波濫觴不



可數舉世慕高曠王公盡揮麈阿堵闢門庭幽躁

登廊廡斗源速淪胥稔殺王夷甫

遊仙行

海上多仙洲可望不可攀秦皇祇延佇漢武徒間

關今我凌弱水須臾往復還赤螭驂左乘夭矯滄

溟間琪圃看歷歷瑤草紛斑斑日月掛窗牖鯨鯢

泝迴瀑真人出洞霄導我開金樓被我六銖衣食

我赤埜猳鈞天遞揮奏行酌馳雙鬟列仙騈羽駕

服彩披媥爛麻姑手似爪飛瓊體倍嫵轉展谿玄

與妙諦非謾誤嗟茲虱處褌局若清都閒遐觀縱

天外卑哉陋人寰

禱雨

慫陽久不雨攘攘羣相呼商羊當道舞酹酒田間

雩農人盡臚項村飯惟青荼毒龍杳無跡祈籲陳

生忽望歲不可得嗷嗷與蠲租何時注潦沛沃彼

鯫魚枯



過晉陽

長謠逸興饒遠涉晴原緬匹馬事徂征狂吹撼孤

蹇行過晉陽道低回鄗絲繭筒子霸圖餘貽謀仍

實善後世嚴徵求無乃主計舛邦本係安危閭左

今如洗呼叡從高岡沉憂倍轉輾

遼陽

遼陽阻東貊遼金昔建闕　聖祖逐羶胡荒徼為

一家神京荷肩背陸沉良足嗟名城委枯莽白骨

森如麻西虜頻扣關蠢動漸有芽綢繆在牖戶恢
復計猶賒

西行寄贈馮楨卿司李

騷雅久不作古風遂沉淪使君唱絕調峻骨何嶙
峋勅法開湯網濯氷擅人倫指揮殲伏莽精誠格
頑嚚愧余策駑蹇步趨追後塵清標聳百尺三舍
猶逡巡屢晤欣握蘭連鑣暢飲醇一朝惜揮手恍
若參與辰越山看渺渺湖水空粼粼南望修且阻



黯懷更誰陳感往憶清旦撫景傷芳春征鴻將尺
素好向若溪濱

其二

末俗事睢岸舉世厭文字君獨何爲者詞華標赤
幟中原莫爭先兩漢誰軒輊翰墨挈風雲纖䌷走
靈異怪石何權奇文醜非嫵媚投我供清娛珍重
韜金櫃開緘發夜光入市垂斂淚恨無名園爲徙
作硯山秘自惟竄林丘螢衣改薜荔年來役上黨
川原更幽邃願言追杖屨尚之凌霄翅展誦陽春
篇俯仰馳遐企

上黨署中有懷王子寄贈

首春岐南北兩旬判出處汗漫披征衫倉惶泊晴
渚春及田園蕪驅舟棄之去涉江怖轟濤登岡步
險阻輾盼歷梁宋停驂晉之野憶予同宴游良晨
泛清醑長嘯振巖岫短吟諧律呂走馬看山花凌
霜聽宵柝河梁悵分袂蹁躚獨霞舉海上三神山



子在第幾嶼吾欲從遐蹤虔禱恐未許公餘發浩
歌堦砌空閒佇何時擲彈丸幽室輝明炬

行深谷中兩壁如削

兩旁峙絕巘小天僅一線牽車深谷底有若蟻行
祊陽坡翳廻景陰曲馳飛昇高下雜層岡盤旋瀉
奔濺仰睇凌雲霄頫窺接城啁颼從遠岫回草向
幽崖積薄霧噴霏霏羣峰開亘亘旌指衾高翔車
駢歎迸趙桃李重巖敷灼灼含霞絢蔑中映鮮葵

堪作春芳殿顧我東南來登眺渾忘倦撫床竟夕
吟攬轡終朝顫追昔縈新愁觸緒懷深眷何日踐
林丘鋤耰我所羨

自歎

少年不得志殷憂殆百狀竄伏榛莽間長歌自悲
壯浮名固飄瓦謀生同破甑拙哉骨城子烏有食
肉相親朋共慰藉偽言舌無恙擊柝無刻暇風氣
仍道上



其二

余年三十五白髮三兩莖攬鏡方羞對自謂芳華
傾今已逾強歲斑斑雜髭鬢榮枯委固然習見良
不驚周歷川原遍蹉跎寒燠更歲月會有盡四十
嗟無成忽忽東隅景漸向桑榆明獨立南岡上乘
風振長纓

暑中獨坐

床頭有何物斗室悲莽脊前施折脚鐺右列船書
犢汲古欣素綆駕遠思長翅無言徹鴻濛含毫寫
玄邃衣裳做太始夸毗登族類嗟彼勞生侶縱逸
如奔駟願從羲軒遊耿耿屢怊悵望不可見噫
嘻發深喟

其二

入夜風吹狂裂聲如破甕秋深寒乞劇盎氷生微
凍泉鴆集平畦嗷嗷暮猶譟被往徒賺迹蓬心碍
空洞蓬然蝶爲周溱園本伯仲何物與心兵枯禪
詎可動



贈友人北歸

別去幾經秋吾子尚嘉遯丘園冷夙盟遺榮復何
悶撫時追懽娛應惜光陰寸逝哉蟪蛄子蚤見何
多遜

九月銅鞮道中

何年事椎鑿開此絲線路長驅本崖直深入更回
互道傍枳棘蔓砦我驊騮步磧岸藏栖鴻蒿萊脫

驚兎徒御故驕蹇登岸忽顛趠暮秋悵蕭瑟轉眄
生寒冱木落連山空衣袂沾繁露流水渚且清饑
隼鶩方怒昏明咸時變霞光遞吞吐東南睇欄柯
神靈儼呵護浮名苦牽絆久寐欣方寤

十月赴屯留遇雪

寒陰繁雪零凌晨邁孤往僕馬什層磴趑趄更惝
怳勁風切肌骨兀兀披鷫鷞憩息平廛側空堂渺
虛敞殘燭獨徘徊長歌自偃仰遲明復趨走寒花



冪五兩嗟我林壑姿拘株絆塵鞅載賡郢人曲調
出青雲上

冬日邀楊比部飲栗氏園賦贈

驅陽馳北陸騁步城西坡芳園列嘉木空墻罥女
蘿君行事乎反携手來相過明月宛入抱落葉紛
辭柯徑深連磴道亭高跨岡阿入冬水泉涸澗底
猶微波升高頻流矚耿耿瞻明河數巡酒力微詎
日芳顏酡良宵欣未央旁皇徒浩歌

宿余吾驛

夜靜松葉響山高人語微老僧當戶汲馴鳥依簷
飛默坐欣曠遠寒蟾澹依稀漏催久不寐漫憶尋
魚肥

至慶都謁五嶽廟觀元豐碑廟北數十里為
南北朝接壤處後其地並入於金

五嶽古有祀結宇跨平陸廊廡半欲頹瓦礫紛堪
捫下馬歇長林遺碑近前讀趙宋多名流詞源湧



百斛僕夫亟伸紙摹取藏諸匱東北本甌區犬豕
非我族兩河既割棄宋壤遂云蹙衣冠薦腥羶
場遽淪覆展轉步長楹古調寄悲筑

朝出

步出東郭門夙憂日夕積憂來浩無端惻惻爭駒
隙柔枝垂路隅野鳥堤邊呼流坎任所遭臨岐重
踟躕

過紀信城

兩雄昔虎鬭相持衆氷濱孤城日危戚攻圍若兼旬壯哉漢紀信冒死赴城闉隆準苟可贖寧辭殞百身沛公旣免脫楚軍竟逡巡英雄固天授帝王自有眞炎祚衍四百一髮係千鈞

初夏赴屯留

兼旬已不雨鬱鬱愁炎蒸日下火雲垂旱魃信有徵無端忽西遊肺病思餐氷驅車度石梁礀水芳且澄夜向古郵宿倣焉倦晨興冷淵洵可濯奚羨



酒如澠

獨坐

衡門苦兀坐鎮日無相過徘徊眄遠山薄暮風煙多夜凉憑曲檻耿耿對明河經秋庭木脫震澤生微波明晨擬放艇渺渺追漁蓑蘆磯有賢者相將發浩歌

斗亭 在屯留公署

孤館宿饑鷲頹垣擁高栁中庭無人跡一室大如斗有草不掩逕有酒不盈缶解衣自徬徨闃寂誰與偶捫壁認標題知是觀魚叟徃來步簷楹爲問魚在否緬惟昔人狂千金享敝帚愧余屬勞生僕僕牛馬走終朝聊息機塵囂更何有

喜雨

亢陽久不雨東作悲蹉跎黃埃積盈尺槁壤無嘉禾一朝布微霖沾我田間莎重雲更四合郊原遍滂沱歲月雖已晏農期猶未過敢謂精誠格道路



令謳歌

渡澗

飂飂幽谷風鬱鬱高原樹澗道流其中萬壑爭奔赴新草乍蒙茸層巒隱回互褰裳涉深泥所嗟在行路

汾陽公署靜室 下

縱步游中庭嘉林布葱蒨衆鳥羣啾鳴流泉瀉深滄喬枝翳流景空堂發靈籟闃然無一物恰與幽

期會塵事旣豨羃羲皇自襟帶神曠形猶馳盱嗟
動長慨

夜涉汾水

長流夜方涉紛紛病徒御咫尺攀高崖盤旋踐深
淤倉皇叩旅肆有酒未言飫白雲非漢時停車詎
忍去

見途中饑民有拾橡以食者感賦

橡子不堪食山農豈知味木實亦登俎聊取充腸



胃西北今游饑草澤盡鼎沸老幼遍溝渠少壯攖
羅罻爲問汲淮陽曾發常平米

途中初暑

晉陽本無暑流汗忽沾背亢陽若不雨油雲何靈
靄馬鳴思飲泉長嘶吐微沫嗟余行役疲侵尋成
病肺久客心如焚何時舒憒憒

青山

青山天際橫雨過如新拭迢迢接恒岱山逶迤更矗
直倜道繞廻岡淙淙流未息黛色來侵人肴字宛
相逼林壑久有緣吾欲恣登陟

登高廟值驟風雨

勝日登層臺驟雨遽排闥恍惚馳風霆隱隱聽砰
磕水氣晝冥濛雲端露甍脊坐隅激飛濺疑是蛟
龍沫鳴馬飲洪流僕御被長褷巍崖勢欲摧歌管
聲旋遏朋儕競奔迸陰晦俄焉豁憑檻瞰滹流浩
浩波濤濶



新鄉道中值大風夜宿用壁間韻

高原杳無際朔風號北林疲馬肌方顫孤蛩嚮巳
沉出門悵遠逝撫劍興長吟旅館悄然寂遥瞻天
外岑

太原城北山亭

早出晉陽郭僕僕驅徒御憩此山間亭俯仰恆幽
趣蒼藤兩徑合碧蘚層巖聚洞泼旣窈窱蹊長復
回互始厭登涉險遂巡得夷路晉俗本𥧌居茲乃

埜丹堊曲池生涼風思踵濠梁步中流漾菰蒲微波浴鴛鷺高臺漸傾頹勝游未可屢聊作川逝想恍惚多神遇

過滁關

濠梁湯沭鄉壤地盡夷曠逶迤至滁陽山川忽奇宕兩崖並突兀巋然自相向因之作關門崢嶸勢逾壯袞衣祀眞君傑搆憑高創天寒日西傾我馬偏踉蹡登閣試舒眺悲風殊蕩颺



夏日詠懷

炎歊鬱如蒸奄奄苦長夏終年事馳逐塵鞅未云謝有時追涼風開襟憑高樹轉展步長林沿堤閱桑柘時物偶會心何必對樽斝愚者圖未然歲月不我借此念旣消釋頃刻百憂卸無繫同虛舟委蛇順物化

東吳張泰階爰平甫著

## 七言古詩

### 挽舟行 有小序

庚申當陽後二日舟始入河河流迅急舞■催行十里許凡歷兩旬復為淺灘閣舟命百夫挽之不動候水漲得脫為作挽舟行[illegible]

五月云暮馮夷怒颶風揚沙冢前渡須臾掐地騰蛟螭閃倏平波掣㬉霧我舟容與從南來忽復傾摧倒北崖沙淺舟堅不得動洪流俄見生塵埃舟前微瀲不濡尺牽挽常須百夫役藏鳌會無大力負分壤愁非巨靈擘稚子驚號僕夫懟得無潛有神乱祟荷揷如雲枝莫施榜人曳纜空奡贔伐鼓揮鐘向水濆鷄豚為祝雲中君邇來江鄉多此俗鉼鉼鳴佩來氤氳村樹青蒼雲水碧陰矜當風頭岸幘澤國渾迷星使梡天邊久滯乘槎客　帝京遥隔彤雲端蕭蕭征旆憂盤桓乘風欲上阻長灘回首長歌行路難



### 遊仙行

余意欲盡七陽韻字風雅之道蕩然無復存矣

騰身直上凌高閬豁回徑僻松風長神山僊島遥相望芝蘭雜植花氣芳峰巔喬木森千章幽篁密箐交倉倉丹丘臚列瑩琳琅巍岑參斗景不陽看來象緯凝韜光清和無暑侵肌涼南睇帝女泣瀟湘西瞻王母瑶池觴北方斗杓懸欃槍東指海若何汪洋往來潮汐流湯湯倏忽變幻更桑滄總之大塊真毫芒陶鑄堯舜猶粃糠飄飄欲逐輕風颺過從仙人費長房更搜玄秘尋長桑命儔挾侶還相將仙人許我並徜徉餐風吸瀣呼天閶劃然開門陟帝旁白玉軒楯鏤金堂瑛碱為戺珉作墻赤文綠字堆素牀隹嵬矗出飛虹梁座隅燦爛盈珪璋高懸丹書青紫囊內貯爐竈長生方赤虬蟜蟜

頭翹昂威鳳喈喈抗綷肮軒丘廣成平鴈行魍魎
潛形魍魅藏夔魋魇蚩走且偃太淸惠我瓊玉漿
味軼醍醐郁異香持盞濡唇未敢嘗鈞天遞奏揮
淸商不關絃管非笙簧蹁躚玉女歌霓裳婉娫修
眉淸且揚夜光結束衣七襄新聲發越調高張紛
行列隊𨅖妙侶列眞什伯都頡頏拔緇挂羽環趨
蹌天河濯足早滄浪况有淨梵偕翱翔莊嚴環佩
鳴鏗鏘適來適去驂鸞凰徘徊霄漢如康莊玄理



反覆殊荒唐語述鴻濛俱未詳爲言世運方明
昌千齡萬禩遐無疆貽爾蒼生赤莖秧歲穰時和
集百祥口授與義愼勿忘天書克積遍縑緗不若
茲訣稱獨良毋見可欲縈心腸從來岐路多亡羊
持行永久壽而康椿樹春秋未可量期頤不數搏
與彭蕩然飛出白雲鄉幡幡驚詑喜欲狂幾回踟
蹰意倀倀始知人世胥塵韁少年自矢能破羌躑
躅未遂傾鸘鷞至今奔走空旁皇不覺蕭疎髮已
霜出門遠驟累乾糧朝趨易水暮臨漳營營崎歷
煩劬勤迴旋反側罹鋒鋩君不見義馭馳初暘皓
皃西傾沒大荒兩丸變跳徒紛忙晷度奄忽難爲
常靜言思之神自傷少年何事嗤姬姜莫誇騏驥
能高驤擊缶悲歌倍慨慷詎如淸都樂未央攀援
不得泗滿眶

己未紀變

遼天瞋晦飛胡塵雪恥除殘屬虎臣帷幄在師新



仗鉞赳赳四帥同授衲陳師誓衆一何雄刻日擬
勤燕然功杜帥尨豁氣彌壯揮兵先度渾河東三
軍半濟尚空腹虜騎乘危四面蹴競前奪壘登高
陵揎摞聲喧霄中伏蠢蠢橫骸遍莽墟淋淋灑血
腥林木劉帥賈勇鬚磔張疾馳深入賊奴彊紛拏
挫厭不可數是時殺傷仍過當暴風飄揚沙擊面
倉卒潰亂全營亡馬姬收殘半消折李兒竄伏如
鼯羊曠睇平原盡枯髑空閨嫠婦悲娥哭人情淒

憤兼僂惶厥咎咼歸蹄食肉衆怒還將鼠首償
國威虧損疇能復追邀我軍未失律當晝昏昏蔀
白日太史占候盡言凶謀臣討左良堪恤邇開奴
志更侈張秣馬長驅預可量先年清撫旣淪喪沿
邊墩堡無烽狼開原左界逼遵胡勝國由來建止
都株駭如林羆虎衆儻聃翻被犬羊屠時局紛紛
多掣肘即復奇才難措手門庭撤備堂奧卑一髮
孤懸千石泉關外諸城似艦連首欲應尾尾應首



從今善後須長城廟堂何日殲群醜

送人再遊京師

雲間有美江湖客遠道翩翩振羽翮去年覊旅薊
門道今年憩息漁陽澤長途夌兢雪滿鞍牢騷奔
走蘱如戟行行卒歲方來歸春明去去從行役離
亭祖道別思悠晴光繚繞侵瑤㾄綺陌飛馳江國
春征袍早餅燕臺夕我欲攀持寄遠人一枝聊遣
江南驛

許金吾欣遇齋初成賦贈

金臺蔚有文章伯實胄暉聯何烜赫白雪陽春動
綺筵明瑨玉珮輝芳陌座間燦燦列圖書門外森
森陳棨戟誕闢華軒僅數楹研精恣意搜羣籍命
名欣遇意無涯俯仰今古皆陳迹彷彿蘭亭禊飲
時輛追晉代風流客有時肝衡發浩歌忽復掀髯
浮大白海內交游悉俊豪神馳寀遽空疇昔揮麈
常傾數萬言玄譚直攝千秋魄從兹觴味何窮期



我意欣然執鞭策

俠客歌

俠客肝衡好遠遊行年十五知復讐結交非羡千
黃金然諾初堅誓勿侵中年馳逐大梁道銜恩未
報心悻悻庀首携取徐夫人罵坐不藏灌將軍自
陳貌軀七十二代人雪冤頻下吏遍身笞掠無完
膚金夯肝腸終不貳秖今白髮忽盈頭厌頰已如
牛馬瘦燈前說着少時事欣然奮臂時雙骿

閨情

道傍橘柚樹生長與簷齊中有長歎音云是小史妻小史久客長河側少婦坐幃艷華色近時流淚更無憑或傳秦川或京國悶餘倚徙步南楹入夢昔昔猶未明憂來塡膺不可釋召令越女謳新聲爲君浪入逐浮雲經歲經年彌不返幽房獨蕙無與儔陳訴未終淚長亘

寡婦吟



素縞不加飾卒歲棲南樓蕭蕭良夜永謳嗟未白頭攬衣裳芳芷倚楯臨江水江水有時去復來愁腸鎖纖何時開東園的爍艷桃杏開庭幽閉空莓苔

野田黄雀行

野田有黄雀啾啾自相逐翅纖不上天啄宿啄新穀鴻鵠鼓翮冥冥翔不如黄雀活稍粱今年汙邪盡登穰穰入百室飽倉箱翩然群飛驅不去繞屋陰一望皆平原落落奇峰突兀蹲旁倚深叢翳夕

觸憤如蜩螗

題新安汪孝廉夫婦孝節冊

汪氏一門稱特異維孝與節誰軒輊孝廉德行何瑰奇追踪曾閔誠無愧嬰兒孺慕戀庭闈骨肉俄捐泣泉隧黄金揮洒遍里閭高誼雲霄甲叔季詎知世務多荊榛辱極怨深竟賫志閨中少婦蔽空帷血淚崩城心震悸高樓側墮身可棄柔姿半折生如寄號呼宗黨善護持勉哉二雛毋廢墜良人



遺憾未消磨欲叩帝閽曷繇致言盡氣結不復甦炊與立孤兩俱遂卓哉言蹈難與儔兩人至德皆淳懿坯土同留白璧藏千秋祗剩青緗貴

見河上諸山

纍纍諸山綠兩岸大小參差綴復斷蓊鬱晴開隙壞雲逶迤巧作彭城案堤瞰岡巒南北分忽如駢走東西竄下有銀河盪其胸濺滴縈廻落天半准

照斜通佳氣逊朝暾此中從來有王氣至今豐沛
多陵園西楚雄圖久已熄千年作鎮稱屏藩

過留侯祠

子房壯氣吞重瞳目中豈着衰老翁納履圯上眞
高風飛翔冥冥如游鴻報韓不遂心忡忡擇主還
依隆準公祠前樹木多棠叢野棠相映丹崖紅自
來荒草埋英雄停車瞻拜邳城東

河間鄚亭



魏城南畔古鄚亭滄波繞匝垂蘺蔦夾道槐榆挺
百尋沿坡雰霭昏衰照老幹輪囷縮赤亂平原坱
圠深青篠颾風颼颵起長岡萬籟于徐觸虛竅幾
人祖道吟河梁擊節悲歌拍高調逼衛縈帶多芳
林瀟洒無如此中妙碌碌朧頭車馬塵我欲憇之
發清嘯

妾薄命

自君作客西入秦慘淡蛾眉莫與鄰南鄰嬉笑我
獨聾尺鯉遥訴靡鄚津當時欸呢情逾眞棄擲那
如陌上塵艮宵揮淚濕錦茵佇立庭砌呼青旻

無題

故人遺我瓊琚函纔欲陳詞口似噤函中更侑短
青衫爲言泯交無信讒人情險獪如猿撕君不見
河氷聲澆澆方舟欲濟無風帆將馳峻嶺多磐碞
我有駿騎毛如珹青絲爲轠黃金銜道迂風厲難
爲驅修書遠寄緘復劃蔓語危詞姝未芟爲言潔



交無信讒

新草

路傍春草自碧色征驂泛泛荒城側高原千里田
疇空長林薄暮烟霞織楊柳當車綠尚柔幾欲攀
條攀不得我行荏苒來自東天涯飛盡南來鴻旬
餘風物苦蕭索今朝芳陌初蒙茸王孫寂寂今何
在誰黯然者江文通

燕坐

小窓高捲青絲簾蘪蘼重重花壓簷爐香銷畫潭未添解衣獨坐翻牙籤落花飛燕塵輕沾羲皇之上意所忺胡床岸幘神厭厭伸毫據案題青縑坐中突入老虬髯横睥高步衣裳歘爲言世道多趨炎鏌邪爲鈍鉛刀銛千里驥足豈久淹衆人邪識蛟龍潜陳詞未竟口復緘意氣遒甚風格恬門前小澗流漸漸幽響聊當俗耳砭



言志

少時慷慨有大志中年百折多數奇因此一生竟潦倒東隅不遂悲唵嗌五湖烟光白淼淼隨波上下聊委蛇畸人襟期寄物外落魄寧爲世網拘

其二

少時骨幹本不立妄信神仙在絕粒從來懶散復癡頑誰知仕宦百憂集人生俯仰貴適志騏驎邪能受拘縶修途促景徒𧺆𧺆躑躅吁嗟更何及

江頭

九月江頭吹浪急江岸羣山勢屹立迫冬早寒霰集征人倚徙衣霑濕嗟我十年長負笈牢落行踪遍原隰感時慷慨聲嗚咽凉風滿裾吹習習遥聞笙歌沸城邑郵豎謳音尚生澁須臾澄霽波濤戢是時疑是蛟龍蟄

春日

鶯燕差池鼓颶颸春日與之呼兩友頻來深樹語緜蠻又向衡門拂窓牖旬餘花事巳傾催還有雜



草當庭栽遠岫横迤翳晴望鄉園閒行空高臺

代閨中荅良人

自君遠戍天北頭登樓悵望長悠悠澹日黃沙胡地冷實鈿金鉀向誰整綺疏清淚濕沾衫午夜疎燈憐顧影門前流水幾重灣綠窓閒倚憔朱顏芳草漫漫塞道路那知何處指陽關奮身欲飛飛不得𢠸𢠸風霾連水黑

山居友人相招

西風浩浩飄輕綃宇空氣肅霜凝條徘徊清夜何
迢迢良朋折柬來相邀門前流水泛吳舠翩然奮
翮臨吳湖奄奄夜飲期崇朝有客高吟弄紫簫循
[illegible]謠詠同逍遙攜手中庭看斗杓

北征小草卷四[illegible]

[illegible]東吳張泰階爰平甫著

七言古詩

長安道

長安北月秋風高芳郊馳驟多雄豪意氣縱橫擅
閭左揚鞭青驄佩寶刀左挾鷹條右另獨什伍聯
鏕[illegible]相逐紅旌翩翩過五陵鳴鞭將過長干曲[illegible]
盧角勝擲[illegible]行家頗[illegible]射昇出南坊競鬪



鷄暮投北里觀蹴踘問言此是誰家兒世世虎賁
依銅鞮爲嫺武事尚游俠結交往往多豐稚去歲
田園既破蕩今年贈客囊空垂仰天大嘯躍馬去
長驅關塞甘棄陣夫夫只願身常在手大黃金未
可知

朔風行

王蓋仙山人之草堂廣僅三楹其北扉針敞直
逵後室余冬月過之甫就坐輒有朔風蓬蓬然
從扉中出充滿坐上客皆股慄殆不自勝作朔
風行以嘲之

吳閶隱士居長阡據案支離草太玄四壁蕭疎三
徑沒巷無車馬厨無烟有客問奇披素几朔風飄
搖牖間起吼怒初如萬木號奔騰忽若千軍靡坐
客徬徨悸不安衣褰髮竪肌生寒翻然袂策出門
去恍疑迅棹離驚湍憶昔丁年重結客開軒恒滿
英雄舄年來生事逐轉蓬壯志未灰頭早白爲言



短髩君莫猜黃白將乎去復來海內交游會投分
燕都今築黃金臺

悲哉行

余初入獄屏徐步中庭但聞陰風怒號悲啼凄
切對此者不特黯然銷魂已也作悲哉行以紀
之

長天浩浩飛嚴霜俯仰周歷徒彷徨陰霾蔽空白
[illegible]浮埃紛翳繁雲黃由來圜圄號虎窟體被鶉

衣首覓髮吁呼索飯不療饑况值寒威觸肌骨重
金繫肘膚不全云是當時惡少年報讐未贈黃金
千斲令骨肉悲長捐此中曾有鄱陽子漠漠冷灰
吹不起欲訴幽悰淚已枯每悵憤懣心俱灰罔餘
轉展步南楹落葉還催哽咽聲低肩側耳不忍聽
蕭條樹影交參橫

跛叟行

余表戚劉者洪獵古今尤工筆札自遊京師及



遼左凡三十餘年不一問家得家訊即投之水
火去歲忽中惡京邸手足各廢其一與疾南歸
僦居一室識者謂可幸膴下矣適毛帥建牙絕
島素與劉友善飛書召之劉得書經宿即發扶
掖登舟從膠萊入海余方在吳閶聞之不覺歎
異恨未得見其爲人也詩以紀之
巢浪迢遞萬里餘翩翩跛叟乘槎至蹉跎跋涉何
所爲爲勸撫然作書記此叟從來善筆劄自稱慣
用江湖法妻孥問訊止掉頭四坐梟盧輒傾匣每
從都護混戎行薦紳時訝書生狂朝發酒泉暮遼
左同遊並轡俱金張衰年病躄走且蹕幾回笑殺
高樓人吮毫伸紙不暫輟床頭詎肯留百緡東瞻
滄海蒼茫裏長嘯揹然攘袂起生平知遇會當酬
露布軍前何足擬匈奴未滅無歸期何時剪燭賡
新詩丈夫自矢塡魚腹剛腸豈憶閨中兒

野老歌



離離原上草芳菲常逐春風好我義望遠山孤峯
擬揷層霄間弄草岩山嘯清樾翩翩拽杖垂霜髮
肌肉癯瘦僅存骨韶光流水無消歇無消歇秋復
春卮酒羔豚祝大椿採芝每過商山叟斸藥都逢
秦代人擾鹿馴鷗獲良友貧賭岸幘娛嘉辰

石級行

吳江畫舫肆華筵客伴登岡度管弦假坐方深據
石級橫襟解脫酬清天遊怒石畔光芒坐蛻螢蕩

漾客驚睹初出廻旋初走鉛忽然逬散凝融孔坐
中奔走憑闌看手捫足蹴猶泛瀾呼童抱取脊無
跡繞砌空餘清露團吳王玄宮去百武匣閉魚腸
不知數從來劍氣自沖霄詎無光怪埋塵土又聞
石根盤地脉中開徑指神亂窟精英蝕蛞幾千年
須臾出腋流丹碧眄視經時審未詳云將歲詎是
瓊瑛根不攬之搗靈藥蹣跚振望徙茫茫[illegible]
[illegible]行過鄒滕時循妖氛初平[illegible]



行來漸近將軍壁憑軒騁望情逾戚枯楊弊火悲
蕭蕭曠野烟嵐看歷歷敵壘經營舊燕歸新間締
構離鴻適迢遞古驛綵稠林邊巡津吏迎羈的爲
言亂離不忍道自從奔竄人煙寂飛椽連雲盡莽
墟遺骸血汚沾沙礫至今餘孽猶未除[illegible]廟堂何
遽銷鋒鏑

徐州值大風雨

大風吹沙雨復劇黄河暴漲忽盈尺停驂側避古
兕頭僕夫陷脛馬没脊旁皇逆旅無主人趨入廢
東負販芚遥望城闉地勢窊雉堞傾頹竈産蛙浩
浩洪流鼓浪赤横津欲度無浮槎從古徐方厥土
堵年來東境妖氛迫秋原百室無新禾僵尸殘骼
猶狼藉須臾風止玄陰開峭山落景無微霞循河
南下多水塸翩然叱馭驅長陌

[illegible]徐州古道爲驟雨衝没不可復辨終日行墟
[illegible]墓間漫賦



世人不學仙古塚看纍纍牧竪升其巔鋤叟斸其
趾陰霾翳日光寒[illegible]荒芭追思往昔塚中僧曾
學軒轅與廣成藥爐丹鼎浪自苦翩翩龍馭杳虛
營壯夫裂背爭騎隙冠紳巍峩頭易白長繩繫日
無良方戢身坯土萬戀釋徘徊躑躅倚空楊炊原
不如壽本殤此理廻環達者識呼朋聊吸旅間觴

浩歌效李長吉

長風怒號氣方壓珊佩錦鞴縣西郭碧花零搆舊

苑李黃埃暴車芳縵薄郭西馳驟誰少年揮素纓
頭動百千怙氣橫肩候烽燹膊間顆取英雄字驟
濃粉賦愁莫澆仰頭叫徹霜旻高世微殷勤魏公
子頂脰猶存向誰欸謖來楚俗豫招魂百年恨血
沾秋草

秋夜效李長吉

露下井桐垂素綆流蘇幔卷侵肌冷銀河乍轉天
街長漏背催燐螢渡梁秋衾薜蘿渾未惺倒踞堤
文弄簷影啾啾鬼語古墻頭暗傷遒盡心悠悠



秋意

古無此體以意創爲之

七月云盡飛蒼鷹枝頭噫噫啼新聽田農穰逐穀
始升重疊綠茵織細芳章一南山之下施巧矰有鳥
啄稻群翡翠導機沒羽墜山嶒斥鷃何若翔高鵬
章二爲乘時令搏猛鷙騰驟奔觸層崖崩須臾揮刃
歎忽溯壯士餘怒猶悲凌章三閨中少女鬌髿氈小

屏聽起猶傻傻低眉攬鏡向欄凭朋揮妙指裁吳
綾章四轆轤桐畔韋長絙曉來驚枕神甑甑嚴更尚
聽鼓鼕鼕滿天曙色秋霞蒸章五

八月十六夜千人石看月用王生韻

煙霧濛濛障月白倏忽雲開光照石竹林幽處叩
山僧樹外徹茫燦遠燈皮半寒蟾泣秋色嬌歌艷
舞倩未極三五名姝羣並逐疲樓清映堪投宿洞
簫吹徹韻高秋不禁幾兔墜城頭



馬子行

馬子初生長及腐騰驟作勢行猶遜渥洼汗血名
嶲鶻長城飲窟如鯨鯢懸綴明珠燦火齊須臾忽
展凌霜蹄周鶩崑崙西復西權奇夭矯揮虹霓上
駟騄來貴品題九方神賞非黃驪駁足駑駘同皁
棲虞人歎息心傷悽

山居憶昔　甲子歲初春作

嘗年初走京都畔翩翩弱腕舒柔翰徘徊征棹倚

河湜彷彿朱霞挹天半有崩林策獻明光一朝儕
偶推㩦纍致身郎署無寸禆數載奔馳徒汗漫豈
惟文字不療饑復駭時趨多變諠年來林壑會有
緣長歌搔首瞻清漢才非歷下敢譚天懶過山陽
惟解鍛終歲雲鋤體自閒從來鹿友心無絆居山
勿復期逢年直道如弦古所歎

山行

逕岡縈帶當前對森森草樹來迎颯若霧昏黃染



素林朝雲黯絳籠青黛枝頭好鳥哢開𨷂洞裏仙
人嘘沆瀣川光雲影時相涵鶴侶麋游迸作隊清
樾陰沉晝出雷吼怒長風號大塊寘寘不見野人
居莽莽烟墟光吾來此中到處多靈奇幽討窮搜
吾所愛

日出贈李處士

東南日出光晧晧經時不用瞻晴昊滿林楓葉委
商聲數畝池塘澄積潦燕子猶然戀舊棲農人復
見登嘉稻處士丁年癸巳華狼居有路徒嘵老月
下常依草砌吟風前愁聽征衣擣慕俠翩翩燕趙
雄采芝渺渺神仙島邇時客至無刀環毋向床頭
出乾蔡自古閑逸人所難窮愁爾勿傷懷抱

與客賞梅花

春日東風觸簷霤娟娟弄影梅花瘦早春獨發蘂
先含餘寒未脫香猶逗客來嘯咏共持觴結蔓垂
柯如蓋覆對雪俄驚一夜開當風未許經旬茂是



時桃李漸敷榮漫山塹野俱凡陋輕颺微風借嘉
辰開樽豈靳花前驟

行次豐沛轉至濠梁見烟莽極目悵然有賦

彭城東下俱平曠莽澤烟墟何滿濱茫茫四顧無
桑麻滾滾黃沙白雲上道傍依水青鴿呼茂陂低
岸滋菰蒲莊叟臨流疑此地游儵隱隱隨流紆遙
指青山排巘嶭僅如輕黛兩三抹空嵐滃瀇出雲
遲落日參差連水濶昔日濠梁湯沐鄉當今此地

成聧脫蕭條悲馬嘶長風繚繞平隄胥荒蔼淮津
飛戟扼咽喉形勢岩然壯上游墢輟杼空室女歎
聘張豕突杞人憂朔氣宵衝撼帷薄凛冽長征愁
索寞浩歌扼腕立高原年來吾欲還耕鑿

再過鄒氏園亭

小隱園亭勝輞川依山激水流潺潺高閣憑虛更
縹緲修廊杳窱相擐穿前林有客吹清笳稠衆同
游喧語笑半頃聊供養鶴田一泓自足垂綸釣轉



入南堂蔭松樾中庭肇琢尤奇突四周嘉樹靄青
葱一面層巒偏硉矹桃杏敷英散作霞武陵深洞
有人家宛轉王雎哢晴舌迴紆花底停香車緬昔
主人重結客開軒嘯侶同浮白絲管繽紛響遏雲
中厨絡繹環行炙未幾亭榭委黃埃無人携手登
崇臺牛山涕淚那堪灑重經此地悲歌來

獻俘禮成恭述

兗郡年來[illegible]人煙[illegible]鄒魯無

堅城河流壅塞千艘斷於赫王師肆殄除剪却鯨
鯢築京觀餘孽竄河不敢度縱橫蹂躪還逆獻妖
氛首難雄東垂彷彿黃巾五斗師貔虎桓桓號千
萬東方板蕩民徂饑有時摧殘就擒縛群兇貫索
何纍纍　天子臨軒受朝賀臚陳俘虜盈彤墀閶
闔門高橫巨獸花驄躍出飛龍廐象囚搶地厥角
崩洪鐘撞畢箾韶奏有梟鷙勇雙重瞳膂力堪彎
三石弓一朝俛首不敢睨似魚遊釜鷹投籠婉孌



女子傾城姿髮垂委地肌凝脂有周蒙面斬妲己
萊街誰復分雄雌逆豎黃口索梨棗　帝曰於戲
其貰之從來神武自不殺恢恢湯網彰無私　寶
幄高搴御樓櫓百辟嵩呼備萬舞士庶駢塡側足
窺　聖哲中興萬物睹方今海內誅猶逋南阻黔
滇東拒奴安攘還期耀文德懷柔何必皆殲屠煌
煌干羽兩堦列荆榛詎敢軼皇塗

慶卿基

二十年來腰下劍淬來煜燁生光焰五步向人不敢忤生平報讐不知數石交夙締田先生兩人意氣真幽并一朝相携事太子酬恩誓死微軀輕蕭蕭易水逝已遠白衣滿坐俱吞聲謀秦不遂事偶踬匈奴胡爲詆慶卿千秋俠骨今仍在劍芒猶共高雲横

觀草帖

張旭翩翩號草聖揮毫隱約風霜勁後人摹倣失



本意滿楮縱横盡優孟亦有經年費揣摩骨法綠來太祖硬素公繼起妙入神淋漓筆陣勢尤横宋元以下此法沉道君差可當全盛 明興染翰稱多才草昧初開若不競解曳武功伯仲間牛耳當時遜主盟東海枝山兩勍敵宛如晉楚交侵鄭其餘諸子紛多岐吹毛展轉生疵病源流追遡數千年匱中藏取青緗映

二月池塘風獵獵突兀幽亭臨城堞沼底纖鱗鼓朱鬣長林宛轉花縈蝶明霞朝射光爗燁小艇中流躬理楫滿載琅函誇比鄴紆廻穿沼芳叢罨有客遠來背負笈蕭條行李裝長鋏修軀綰結青絲措振袂翩然蕩輕箑目光閃閃足潛躡爲言君侯氣何怯懷安高卧乖鴻業余獨夷猶展書牒君毋雌黄事喋喋也莫遨遊矜任俠從容長嘯酒杯接坐看朝露浥松葉



霧霧山行

空山霧霧看嶇崎峻嶝垂垂深雲物孤窕颼颼隨風飄何物掃愁惟杜康驢車昏旦足成蹣嬌首空搔皮肉皺勞生逐日山海頭故里茅居未曾剪

北征小草卷之五

東吳張泰階爰平甫著

七言古詩

石經山行 有小序

壬戌秋日余以採石之役屢經房山縣見有唐龍朔中高僧募刻藏經石板七洞皆楷書法大類歐虞至於碑記峙立匝繞山阿又皆彷彿右軍非五季趙宋諸人所及也欣賞之次作此以紀勝焉



初年酷嗜歐虞蹟搜索從來無一字此地禪堂砌石經龍蛇揮灑藏金櫃試看七洞匝空山未識當年誰閉關捫壁輕濡泉溜濕探崖側裂苔痕班沿陂碑碣尤奇古雨蝕風侵半欲腐原非鳥跡與籀書歷歷真行還可數遡自有唐開范陽河朔紛紛爭䟦踉浸尋五季天地晦劉氏父子俱猖狂汴宋遂與中華絕茲經亦在腥羶場秘閣募鐫半塵垢那知幽壤多津梁我朝真儒作三輔靈文寶笈何斜斜山僧蚩蚩未解事大貝連城等閒棄祇知舁石支堦墀不省前朝是碑記關西古刻久已湮一瞷兩瞷稱家珍何獨燕山又支棟法書貝枕留貞珉我來鑿石背山趾跋涉彌年時憩此洞室冥冥鐍不開峰巔每見光芒起何時收入青緗囊授與曾玄媲文玭

甘雨歌 有小序

余初至上黨不雨者三閱月矣適有晉陽之役



中途霖雨如注喜而賦之

軺車朝出蒲坂東高崖峭峯郊壓空暴風吹塵覆槁壞十旬不雨憂心忡山路崎嶇蹊澗迮奔瀉潺湲溶淺碧僅能沾溉二三頃平疇坼裂炎威赫田農伐鼓聲動地繽紛禱賽生煩辞畬雲西郊久從期亢陽豈是蒼龍睡未幾日腳重陰生霱霱移時遂彌漫終朝頃注無留耕夫被襫舒乾時連郵

穰穰均歡呼滿原黜黜真醍醐近來腸馬闐道甃還有芳澍能嘘枯自從逝歲倉廩竭經春百室需新禾傳說使君隨車雨吾爲翻作甘霖歌

豪士歌

翩翩客子當今豪凋鞍駿騎馳東皐左右飛射挾雙櫜仰頭夜望天邊旄憂時慷慨長吁號聞鷄振袂風颼颼新豐駐馬沽清醪入市張拳椎老饕撫劍每曳淩霜袍横襟時珮并州刀千金借交目不



挑破浪欲踏滄溟鰲忽焉頫首心煩騷騏驥驚乘悲同槽何時塞上奮長翮奮身直奪單于纛

古從軍行

辭家遠從悲嗚咽登壟南眄音書絶擐甲昬銜大漠烟連營號踏陰山雪塞外朝餐盡塵土吹笳夜夜離思苦縱横胡騎入邊關知是匈奴第入部會皇馳擊出城郭戰袍浸血流沾趺滿野扶傷出箭鏃傳聞又及南單于飛兵授戎從東道秣馬齎餱隨大纛自從轉鬪追烽塵無數依飛發秋草沿磧哀延萬里餘只有一身誰復保縱延殘喘揔遊魂閨中顏色向誰好

古大梁行

大梁左畔烟塵老莽莽荆榛覆墻趾滿郊纍纍皆高丘信陵孤墳誰者是緬追高誼慫乎原翻然虚左迎夷門臨風仗劍謝知巳五千坐客俱聲吞老壯捐生殉義俠輕薄當今誰報恩樓臺自昔歌鍾



虔錦瑟鸎笙朝復暮公子偃僂揖滿堂屠狗渾推翩一顧寂寞那招烈士魂古今帳恨邛山路花飛舊館漫荒原日出東隅吸朝露孝王賓從夙多才當年幾見梁園賦

文豹行

猗彼南山有玄豹爪牙鋒利騰巖磣霧中隱映成斑斕罔頭奮迅能咆哮蹲林猛虎盡馴伏祇畏深溪有伏鮑鼓翅飛來怒搏噬毛骨縱横委泥淖雖

云皮華多文章詎若田間老孤褋

冷泉行 有小序

冷泉發源於京師西北諸山凡數百折而注於大內諸豪戚鑿池引水清流縈廻極一時園亭之勝觴酌之次率爾成篇

春明出郭驒輕騈蹀蹀歸兮聽冷泉瀑響鏗訇衝亂石波廻宛轉穿平田百折東回趨上苑枝分衆壑紛漩澴僕夫徒涉不掩脛有時漲漫疑崩川遍



抱潺湲步芳㵎泡沫翻從地中起長隄矗矗拖虹梁曲岈重重障清泚都門豪貴多名園中厨奕奕笙歌繁深林環繞狎馴鹿碧溜澄鮮飛浴鴛歌闋霓裳吹細羽騎從繽紛薦新膴看來舞袖更蹁躚依渚流觴不可數蒼頭種種濯瀹滌升高陟阻同追攀嘉勝酣遊忽云暮市朝豈似滄江間

胡笳歌贈陳將軍

長城八月邊笳起紗礫瀰空度迤邐胡兒髮赬睛深黃處處哀吹淒夜霜蕭瑟凉風殘葉卷月明長照關山迥寒威墮指心悲酸何處王庭直可汗汝來建幕榆關道劍客千羣踐胡草最是笳聲不忍聞將軍坐向龍沙老

古松行 有小序

長子縣公廨中有古松一株屹立千尺不可睨視其旁枝倒垂如蛟龍蟠屈挺秀異常晉中不多見也余今歲八月兩至邑中以迎送旁午不



遑把翫虛此良會殊用愴懷聊爲紀述以志神往云爾

庭際高松何聳特何年遺此凌霄植清飈忽起聲飀飀明月當空影蔚飾扶疎老幹成龍鱗蔥鬱深枝覆牆側余來棲止凡無旬曾無斗酒酬嶙峋掉頭揮手不一顧非無幽輿與嘉辰祇爲奔趨事伏謁碌碌隴頭車馬塵澗底高人在何許叟杖應尋歲寒侶仰天舒嘯儘逍遙何必呼朋薦樽俎遐心

每寄南岡阿欲往從之路修阻幾回偃仰濃陰旁
逸思翩翩自霞舉

大堤曲

大堤三月衆芳雜堤上行歌互相答翩翩振袂攀
柔條游蕩紛紛遞躧踏棄屣遺簪委道傍狂奔豈
特傾城邑江流東逝何茫茫朱唇皓齒翻清商波
光浩蕩浸月白子夜迢遙歡未央曲終游罷人何
在鷓鴣鳴徹空神傷



宿滁州公廨

滁陽二月鶯啼慢長途馬上聊舒盻遠岫連岡植
杯柔平陂夾岍飛晃雁城中別館堪停車據床隱
几搜方書寂寞高堂虛帷薄兩株古檜森庭除遥
望西南美林澗柳眼乍舒桃蕊綻藪蔌前陳賓客
從想見當年太守宴嗟余早歲登滁山頻年趨丞
徒閒關風塵映目不可辨旅人對此生愁顏上黨
迢迢越千里束帶折腰吾所耻未若幡然繼昔游
登原乂岢空倚徙

度太行

黎明趨丞太行道柳色猶柔風氣老千盤萬疊探
冥冥左折右旋看顛顛前巖屴崱高參天馬蹄騰
踏沙成烟仰窺飛鳥盡側翅頫臨絶巘疑深淵山
徑逶迤更逼窄髣髴還留巨靈跡中藏神恠不可
數危嶠屹峙連沙積或如人立或獸蹲或似屏開
或劍劃依稀鳥道通天關階梯陡絶難爲攀轉展



環巔數十匝征軺恍出層霄間當年手劈何爲者
漳河分流出其下魏崖盤束聳千尋滚赤洪濤自
奔瀉羣峰圍繞亂高低巨石嶙峋互青精古來險
阻比羊腸我來馳騁尤茫茫紫貂毒敝不堪着驕
騮乂跨頭猶昂世路崎嶇盡如此翩然命馭驅長
岡

榆關感事

今年四月胡騎來淩河夜度聲如雷分掖四出恣

焚薙我軍疲瘵齊驚躓高山崔嵬屹如劃海水翻
空顛浪赤玄菟名城數十區一朝歸然當險阨忽
地壍奴動鼓鼙縱橫屠僇如柔稊戰士殘尸遍林
麓沙場浸血腥輪蹄胡兒輓車載倉囷魚皮褁臂
携朱提廣窜城高高百尺一夫荷戈萬夫辟守險
豈乏如林徒挽勁常誇三百石曷爲竄丞遺空陴
百二河山竟虛擲衹今斥堠瀕河稀斗大孤城猶
被圍磧際還堆征戍骨天上未殞蚩尤旂陳師屢
見天威赫乘障安得將軍飛



郢亭夜月

中庭明月凴峰高松巔狡狖攀枝遶淩露下空秋
猶濕誰家鼓瑟聲偏縣弱雲停霄沙不起竚立蒼
莖弄烟氷空山屢與無人聲微風吹裾襲香萑

曲沃丞署讌罷夜發

晋山皆鑿空巖深白日匿蕭瑟扇微飇漣漪漾清
漪馬悲鳴兮車轔轔馳中宵剌無居人孤館停驂

晩方叙草花叢初憩無際主人殷勤事虎左華堂
祖餞杯行頻亦有覓羹與絲竹聲嘈嘈雜雜爲論
幾回掉曲歌喉咽嬌教如聞尺帛裂盤旋轉折調
未終絳衛紆明半將減主人爲言客暫留再令巴
人奏迴輕輭旦羈臨城濠中宵疾丞迷蓬蒿瞑
山流翠向空滴枯松狡狖依坎嘷夷猶翫賞未郎
發烟霞只合歸我曹[illegible]

雨後早發翼城忽值大霧白晝如晦



從容晨駕趨長岡積雨經宵淳深涸忽然毒霧迷
津塗縱有繁花不堪玩僕夫喘息又不旋捫谷攀
藤並垂轡骨長望睽昏黃蒲臆奔轂距河道奠
城東指途猶長風波如此難爲襄曠望沉霾翳白
日春原鬼火流陰磷殘馬伏銜盡頫首寸里豈足
騁昻昻故鄉萬里味堪嗜胡爲此際徒踉蹌

長鋏歌贈李生[illegible]

昔時壯路有馮驩長鋏長鋏殘緜破裘[illegible]携向候

門彈悲歌宛轉多守散當年意氣凌紈袴㚇㚇不
愁公子怒矯矯坐中稱白猾三千同儕不敢妬今
爾鼓棹從南來四塞浮雲迷道路虎豹蹲林礪齒
牙鼓龍噴沫騰烟霧縱有壯氣吞鯨鯢如許風波
不可渡長鋏蕭蕭姿狂哉取來為我劍園竟哉裾
床孱侯王顧機心身被江鷗猜何到燕都買駿骨
一切置爾黃金臺

重九前三日登德風亭



亭為唐玄宗任州別駕時所構後宋徽宗為軍
節度逸藻椎文為斯亭增勝五季之亂李存孝
拔克用而歸於梁旋被擒滅亭故中絕焉近代
因其故址漸復舊觀遥遡因革之繇盖班班可
考也

高樹憑空跨兆岡草樹丰茸當晝暝白雲分起穿
户牖俯瞰夾道何深暝潞陽故是天下脊地勢由
來推建瓴況復茲亭更突兀攔軒挹盡數州青千
尺喬枝自連卷綠影當堦弄清淺悠然林杪聲颼
颼風雨飛來夜堂滿殘碁縱橫半狼籍燈火熹微
歌調緩絧惟前代饒文章開山鼻祖推明皇道君
登壇擅揮灑淋漓墨妙蛟龍翔何物沙陀氣猛鷙
汗漫升堂並徜徉余來綰綬事登覽躑躅遺址餘
荒蕪綠蘿捫石披尋遍悵望風流不可見簷隅碑
碣幾參天誰是文詞匹黃絹渺渺星河滅復明遥
峰頃刻煙光變賓客寥寥禽鳥多何似瑯滁醉叟



宴

從長子夜歸

八月秋深帶殘暑襆袂驅車度澄渚環闈四望俱
高岡草樹東南復深阻更無碩鼠竊郊原祇有新
禾載筐筥黃昏月出影微濛清夜迢迢聽霜杵芳
林綠葉尚葳蕤皮肉胡為獨皴皺頭顱如許還折
腰兒女燈前不堪語

途中偶成

寒烟翼歷漫天黑無輝孤燈心傷惻騏驥服衡沫脫樊鴻鵠翀霄燿人弋常人殉利紛譸張澹叟悠言獨昏默横眸俯睇法象小憑空蹴踏崑崙側淚滓逍遥自有餘何事區區繫徽纆

遊五龍山

晋代五龍蟬脫去今人猶識龍遊處高陵廣陸無沮洳神物胡為亦憑據千秋祠宇鎮山隈鬱鬱松杉鎖靈氣祠傍古塚何纍纍村農里社雜歌沸澔



陽環匝多名山東南林壑稱幽閒此中寥落罕遊屐野鶴孤雲適往還偶緣逐伴共脩禊跨鞍策杖聊追攀環坡左界接平壤殘霞點樹紅斑斑山中三月花飲揪清樾垂陰鶯語慢當前四望俱嶄嵓青蒼應作江南盼有時亢旱群祈求倏忽蒸雲起溪磵雨師風伯多靈奇未信當年劉累豢

旅館假寐

行來抵暮投南驛狡鼠窺燈聲嚱嚱雞鳴聽者斷養卒两手抱頭衣擁膝飄風衝扉寒氣觱空床宛轉肌生溧隔垣長歎悽淚恤憂時無乃同漆室假寐朝來理巾櫛獨竚幽窓數鴻鳴探囊得句每輕率標題愧乏生花筆

過坡底小憇

山行徑轉遵平陸峽裏人烟兢相逐止有草堂當面開恨無樾蔭敷層麓滚滚黄塵胃馬蹄幾見幽人在深谷秋後還存舊燕巢雨餘疑是新膏沐牧



豎驅羊仍翠微田農昀壤滋蘆菔桑麻隱映恍桃源而我終朝尚匍匐勞擾何如歸去來年來三徑多脩竹

口占詬賈道人

緊昔穆王馳八駿流沙倏忽來相覲重華御寓亦南遊二女倉皇泣虞舜後來附會轉荒唐青鳥遥使金母信東海咲秦安期生緱嶺吹笙王子晋修真木獲引長年逡巡俄見霜堆鬢自來秦穆好神

仙丘墟莽莽三良殉浪揣人間有洞天古今祗說
駒馳迅

出城見戍卒

寒原漠漠騰烟霧霧霧倉茫見枯樹鐵騎縱橫起
亂塵飛馳云是逐陽戍虜馬窺河已十年材官競
出隨都護郵亭搏食羣號呼驛子趨蹌不敢怒每
言送死長城窟糯飯塗羹豈堪餔從來士著足防
胡廟堂自是持籌誤傳聞潰卒西道歸四掠村



墟驚乳哺自稱當日破開原吾曹殺死知無數

和韓觀察對竹之作 韓作以竹比魏徵寇準

高都郵館生蒙竹小牕開對清陰蔟蔟歲寒結侶何
葳蕤脩脩不共濃華逐韓公夙與氷霜期節義文
章世所師勁質千尋自皎皎悠然會意凌霄姿顧
影攀條長歎息渭川眞種稱遺直如徵如準差比
方頊令芳菲失顏色咄哉儕尚多參差將骨孤蹤
翻見疵何物亭亭有神契綠筠黐篛聊躑躅向暮
寒鴉集古木蕭條飛景馳南陸簷端脩幹足棲鸞
何翅履綦在空谷世人棄置我特珍憑欄賞此幽
芳獨

仲夏至高都胡司李湛衷邀同王司馬調宇
劉別駕泰來共飲朱茂才園亭時見修竹
當軒清流出峽蓋泠然善地也[illegible]

法曹胡子慵披牘相將出郭尋金谷雜家臺榭頁
山開百囀幽禽在高木經歲未聞流水聲淙淙不



減調絲竹環軒小沼漾芙蕖深源自胥疋孫鑿亭
亭碧陰障重樓錯列山肴傍飛瀑清音入耳娛良
宵興來豈惜傾千斛林中坐列總名流橫襟俯仰
聸層巒此中爽致故蕭疎岸幘憑欄散煩燠恨無
明月入人懷祗有新螢照華屋投轄爲言夜未央
迴風擬向高巖宿

入覲行次都門遇風

行次都門兩三舍狂吹浩浩搖征幰玄塵蔽天白

日暗怒號歘蕩崩沙空翟毬轂匝寒尚厲遥看凍
樹深冥蒙僕夫挽車體欲顛岐路忽迷西與東夾
道小石白磊磊沿堤澗水流颯颯由來輿瑞先王
制騁闐萬國俱來同我從潞陽兩載臥一朝攬轡
稱途窮毋謂驚濤不可涉翩翩意欲追長風

過韓信講兵法處

由來戰陣本無法韓信講之無乃迂斯以孫吳用
巳意欽卉求紛真狗儒趙括亦有說方秘四封藏



梟俱成俘嗚呼淮陰寵疏類狗屠蒯生推尊徒面
諛偶然應運遇明主成安被殪重瞳誅築壇拜受
刀筆謀術龍豪傑乖王圖獨不見漢王入壁收虎
符軍中刁斗胡爲乎縛之雲夢同摧枯有法無法
總隔膚

偶成

碧油幨幨簾幕遮東風拂柳千絲斜黃昏深樹啼
晚鴉徙見按節鳴懸旂誰充佩者千與耶我馬如
龍產渥洼揮車言邁歸程盼蒼蒼月色鋪蒹葭盱
衡竚望天之涯緘題不到心傷嗟

行至栢鄉遇雪時有戒心

二月遒盡芳菲節微寒沾體膚仍裂疾投旅館聊
停車淅淅流風溯廻雪中途不逞羣狗屠彎弓撫
劍昂昂軀戎衣躍馬向深黑冗韡窄袖䔍長鬚或
左或右馳通衢欲引避之我馬瘏夜來驚寤即此
輩鄉人共起同追呼踞牀悵然意不懌遥聞喊聲



疑裂帛洎夕紛沓鄉無囊橐奚爲來此亦速容未幾
群豪俱屏迹傳語汝曹毋辟易汝何謗讒還逡巡
我將遣汝歸人幗幗門張登𡨋盈哭蕭條四野長
天碧

龍興寺

恒山之鄉招提古突兀何年剏斯宇前朝題識不
可數金碧交施耀廊廡如來堂堂百尺軀挺身竚
立長鬚垂我行天下訪黿麗莊嚴如是寰中無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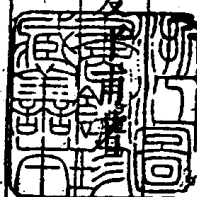
北征小草卷六

東吳張泰階爰平甫著

五言律詩

登金山次李空同先生韻三首

孤嶼浮江心迴潮繞巘流樓臺雲外聳艨艦鏡中遊地軸東南鎮波光日夕浮倚欄悲眺處恍是逼瀛洲

其二

卧遊茲不遠惆悵未登臺傑構凌空接飛帆徹望開廣陵佳氣迴淮海怒濤來縹緲烟霞裏招提結翠嵬

其三

寶刹何年搆雕牆此日新潛蛟藏不夜古樹發殘春靜梵欣斯地狂馳陋此身還期樽酒約高步躡嶙峋



初夏山中

峽裏春方暮經茲物序更亂煙蒸暑氣疎雨雜泉聲綠嫩連崖阜紅飄點澗平蕭然塵外趣祇願結鷗盟

途中

五兩遡行邁騑騑夾道驅林皐凝暮靄蘅薄絢朝暉燕市偏悲筑齊門雅好竽褰帷舒遠目天際落群烏

新安客來訪以詩見投賦答

離索經年事俄傳上客過振扉驚寂性倒屣破新痾吾道元寥廓君才艷綺羅殷勤投托意相對發清歌



東平道中

晨起催行役匆匆夢未安朔風飄綺幔宵月映雕鞍峻嶺荒城接豐碑古篆看踟躕多畏道日晡却忘餐

遊碧雲寺用題韻

爲問泉源勝幽崖杖策登小亭依絕巘斜石封蹤
藤貝誦林間出清謳月下乘紆廻迷曲徑遥指白
雲僧

長門怨

離宮何間寂乍愬更無門愁緒縈芳草幽情鎖夢
寬浮雲閒去住流水激潺湲最苦清秋夜難禁淚
雨潸

出塞



沙磧禦方横邊陲月正明前麾喧疊鼓征旆出層
城河楙秦爲塞關榆漢結營雄心呑漠北驍騎並
垂名

春閨

殘英紛漠漠啼鳥復嚶嚶爲寄青梅信常懸紫塞
情自憐恩意重鄰荚羽翰輕剩有湘濡淚因風灑
塞城

采蓮曲

滸目覽清暉蓮舟竟日歸波紋搖翡翠荷刺掛綃
衣短棹洲邊度馴鷗溆口飛朱唇低唱處幽韻繞
前磯

和胡㢋常哀邊將士詩十首之一

爲報全軍陷胡塵暗列星扶傷徒有淚褫魄恨無
靈幽夢深圍繞哀號徧野聽沙場多累葉殤卒亦
留馨

薰風自南來



帝德融和遍仁風浩蕩深于喁方入座怡懌乍開
襟調遍幽人籟弦留太古心臨軒披拂處層藻札
瑶琴

廣陵懷古

隋帝巡遊日旌旗動地來迴風旂妙曲飛羽促流
杯繞徑瓊花綫迎橋黛色開蕪城今寂寂弔古獨
徘徊

遊萬笏山

郊原時載酒來躋百層臺還倚孚峰轉崔嵬陟道
回殘杯沁水曲游女漢江隈相對盤桓久殷殷起
畫雷

遊錫山園亭

池館何閒麗脩然逼輞川畫橋橫曲㵎半畝注湯
泉低翠侵衣潤飛花落沼鮮可知高士隱壺洞別
成天

燕



弱質簷前度流音檻外研窺簾時側睨刷羽忽輕
翾無意隨鴻鵠何妨薄市廛嗟茲錦衣使不羨上
林遷

再過東平用前韻 時值吳卒赴遼陽

重過東州道征途悵不安經宵悲聽角銜曉怯乘
鞍絡繹逄遼戍蕭條向野看鄉書中夜至朝睨囑
加餐

劉侍御久繫見釋

詔獄今朝釋重彈柱後冠舉朝咸作頌遍野自騰
懽弦直儒生戇淵容　聖世寬臣時需上策計日
擬登壇

團扇

團團明月扇紈素裂成緗撲處流螢墜攜來蕙帳
涼流蘇吹欲散舞袖拂疑翔最恨商聲奏渾如別
故鄉

過河間見水陂



北土多平陸今茲見水鄉瀦迎鷗鷺集風引芰荷
香澤國迷村樹秋原足稻秧菸菸數千里屯牧急
宜商

其二

菼草鬱蓁蓁風煙入暮多漁燈沿浦淑堤蒨冪藤
蘿壤自幽州析湖疑震澤波驛驛行旅況是處足
婆娑

宿任丘用題韻

策馬將登壠其如薄暮何日邊看遠塞天際耿明
河漢對驚塵風嚴城聽角多迎凉欣夜迥螢火幕
前過

魚池

小潭不盈尺澈底漾波澄游泳哲新藻盤旋折古
藤傍檐朝雨溜倚石暮霞蒸尚想纓堪濯方欄盡
日憑

鐵鬮



嚴防施繚壁設險障重門鎮日風霜烈司晨虎豹
蹲游魂惟淚灑別夢幾聲吞自愧平反拙空餘泣
覆盆　魚池鐵鬮俱在獄署中

朱子南還有詩贈別用韻詶之

暫聚欣同調悲歌悵去燕哲尊荒柳擁揮手朔雲
連長劍看猶在新詩暗獨憐行行逢日晏轉盼隔
蒼烟

余兩歲過東平皆值晴霽遥對諸山如畫今
歲十月再經此道時大風揚沙不能舒目

復用前韻

序屬黃花晏驅車未獲安浮埃昏白日芳陌驟雕
殘巒嶂連宵度風烟隔歲看更嗟離亂後供億苦
盤餐

行次滁州

近山多廢苑寒吹正蕭森高下分畦逕蒼黃辨樹
林芰荷滋曲沼鵝鴨度高岑遺勝歐亭在方期杖



策尋

自京師陸行至瓜步期次月度江

五輛遄行邁倉皇向古郵客途聞喚馬吾志欲羣
鷗風勁林皐爽蘆深島嶼浮帝鄉瞻望遠將濟待
方舟

其二

戀闕心依北征輶轍漸南淒風吹劍佩殘照委江
潭薄宦巢元敝長途飯未飧中流欣遠畧擊楫典

方酣

游絲

晴霽游絲墜迴旋四望聯風翻疑雪浪日麗似蠨縣㛹娜垂楊絆紛披落蘂牽飄搴無定質豈是直如弦

途中秋暮

荏苒商聲暮淹留宿雨晴花迎紅帖袖馬踏翠沾纓氣候隨秋肅風沙傍夕縈一行飛鴈度嘹嚦伴孤征



夜度

浮梁呼度處斜月照青蘿雀舫緣江陣漁燈隔岸多棹移搖水鏡慢卷列星河北走俱平陸洪濤此夕過

月下小飲

明月當軒照同傾白杜觴女郎砧自韻公子瑟還張雨散疎螢度庭閒細篳涼徜徉非俗侶欀袂脫塵韁

從湖郡謝事歸適逢初度

朝來辭郡閣晚去泛滄波遥入蓬萊近樽開野服過揆辰慙馬齒閱世任牛訶植杖從吾好非緣避網羅

山寺

朦朦遲月出綺幄羃蒼苔架壑緣崖轉飛觴聽管催波浴芳藻動影曳碧幢開僧侶調新曲清音度竹來



夜飲顧子齋中

俠氣十年許高譚徹夜投肆筵羅越豔裴佩束吳鈞風物仍江左淵源自虎頭顧爲六朝望族今先世丘壠猶在憂天同有志非爲酒杯留

其二

爲慕仙居勝因茲信宿停燒燈輝五夜横劍拂雙星感憤心逾壯歌呼眼自青相看渾不寐零露溼

沙汀

新月

今夜半規月空庭積水鋪影穉菱荇攀纔墜屋梁孤螢火窺明滅星河似有無不禁征戍客歸夢繞靡蕪

獨坐懷王子

擁褐知君拙忘形病余癡鬢疎交故淡足繭世仍崎客散玄亭寂林深野鶴窺白雲虛入牖欲贈不堪持



途中夜雨喜值午晴

時雨兼宵至行來值乍晴驚飈衝霧散斜日映雲橫與劇隨程疵愁翻向酒生踟躕天外望照眼物華明

隋堤

牽纜東巡處惟餘草幕堤泰聲調促管越舞試輕絺王氣穿應盡浮槎去不歸星稀烏繞樹岸久露沾衣

東平道中用前韻

東省遭殘破誰云四野安霜高還拂劍月午尚乘鞍離緒杯前引愁顏鏡裏看適談兵燹事神愴却停餐

夏日郊居

溽暑時方夏閑庭日向晡霄空摩鸛翮壠積飼鵝烏幻化同駢指蘧廬等一凫步尋溪畔月孤棹隱汀菰



秋日舊山

野鹿元來伴田農是宿遊晴光搖嶂色雨潤漲溪流興洽魚龍夜凉生海嶽秋買山從有約欲去韓淹留

道逢友人言別

把酒經年別披襟今度開感茲譚宿昔聊與共徘徊南陌薰芳草江原寄早梅匆匆行色動恨殺曉

征催

山行

山徑行來暮浮埃幕短衫嶺深蹊更狹轡急馬逾驅鳥道飛巖截孤城落日哳忽逢南國使袖裏出魚緘

行近都門

風煙朱夏改雲物帝鄉殊雨過畦猶濘途紆馬欲瘖爽颸吹日曉濃樹着山巒指日長安市清歌向



酒壚

北風時將南旋

居人方墐戶嗟我尚離居釋卷還侵帳燈殘欲廢書星霜隨四牡鄉井在雙魚數載長安道因循近臘除

客有以文稿示者詩以酬之

客從千里至投我白雲篇佳句欣波屬真詮妙火傳夏蟲驚歲宴海鳥避鈞天不必時流賞還同草

太玄

西山曠望

陟嶺重攀閣胡沙咫尺懸纖微占鳥道滅沒認痕煙雄鎮巖關峙荒城片石吞祇今屯牧地千里朔雲連

幽居

幽居偏索寞雲影倒清潭憎却人窺幕欣茲佛共龕撫弦揮五五闢徑繞三三林薄多真賞奚囊且



莫探

其二

張燈高館夕時聽隔江颸室內餘新釀秋來拭敝袍游絲紛合沓款桃獨蕭騷尚想漢陰叟忘機恥桔槔

東平道中和前韻　東平驛吏乃向所供億者

饑荒千里道今已獲全安隼旆驅長陌鷫裘跨[illegible]鞍霜華窮節換鷄黍故人看入夜砧杵急踟躕對廢

晚餐

烈風

白日風逾烈轟轟響作濤沙飛藏遠樹飈發透征
袍雲物青齊近霜天碧海高滄江吹淼淼舒目望
偏勞

滁州宿道觀

古觀茲投宿征衣尚着霞人閒深竹院鶴舞落花
壇閣聳看雲逼杯長入夜闌高岑遙倚郭流矚露



漫漫

王處士以贈女優之作見寄云是老娼私
意其非娼也反其詞答之

歌管度重宵芳年結翠翹淩波輕穀合舒調白雲
迢洛浦詞人賦東山太傅邀謾吾王處士翻說態
非嬌

途中小疾於輿中閉目趺坐日惟蔬食一餐
而已道逢一隱者悠然相對有蓴菜之思

焉

盼望鄉關暮微痾悵不眠郡符官自僻霍食味非
羶擊壤藏真隱乘軒擁老禪採蓴牽思永力疾更
揮鞭

北征小草卷七

東吳張泰階爰平甫著

五言律詩

陪祀　太廟

皇誠歆列祖時饗屬三秋睟穆天顔近森嚴法駕稠秩宗司薦璧徇衛盡冠簪禮竣鑾輿返排空列仗收

熹廟祀社稷以壇門早閉不得與當立久之



子夜官僚入遥從　玉輦迎樹輝翻似雪雲墜忽迷旌惆悵瑶壇隔依稀燎火楨登歌旋繇後還領珮聲鏗

謁　長陵

一坯留大業四表誦神功石獸蹲猶壯山松偃尚蓊驅胡清遠漠定鼎固金墉奕葉今繩武高明百代融

定陵　陵自萬曆延天啟方成

三朝新傑構千載閉幽扃瞻拜玄宮假烝嘗秬黍馨熹明懸日月冲默自雷霆龍馭悲徂逝來歸有化鶉

慶陵

重離方啟運　神聖遽云殂永夜藏玄隊清秋泣鼎湖松杉迷輦路烏鵲繞城閣坯土營方就青蒼已遍蕪

遊甘露寺登閣騁眺用孫紡韻



高閣凌空峙雙峰入杳冥怒濤翻浪白翠嶂接天青潮迅流江樹帆遲拂霧汀勝遊憚未足新月照中庭

再過滁關

春來行役迫峻嶺復重攀沙暗迷新柳霞蒸滿故山氣融花向媚飛倦鳥知還為羨深巖曲流雲去住閑

濠梁道中遇雪示錢子

春半寒初減餓鶯雨雪侵墳葩摇萬陌練影暈千溽説劒心彌壯傳觴手自斟何妨奏山水旅伴有知音

住濠梁一日餘雪未消

二月停濠上還看雪載塗車塵空歲月浪跡老江湖樹倚秦淮白山連朱壤紆茫茫千里道波畔起雙鳧

早春入梁 梁人避兵多逃



中州云沃壤滿眼購平蕪旅客憐疲馬居人患剥膚瘦枝氷未泮積水勢頻呼凜冽輕寒透裘帙喚酒壺

睢州道中遇風

障帷愁兀坐曉色閉氤氳登坂驢愁蹇揮鞭手漸皸波澄涵赤日沙起接黃雲洛水瞻來近徘徊酒尚醺

澁丘道中

景和風不起馭促馬偏忪憑吊雍丘蹟祇徊汴水觴踈擅摇澗碧峇樹暑堤蒼悵望城闉古停驂綺席張

入鄭

高原無一樹環堵幾人家油碧沙塵擁茅黃柳陌遮遠村繁犬豕淺水蔚蒹葭惆悵遲車馬長天起亂鴉

滎陽道中



二月郊方碧征軺已入韓天涯詩卷暮春色酒杯殘客邸遙三徑官庖有一齋王程期會促驛路苦蹣跚

齋中偶成

清晝幽窗靜悠然境入寬林端來鹿友天畔擲魚書覺後形猶蝶歸來竹是廬荒庭無珍木欄檻護蔡蘆

渡河

河濵頻喚渡行慣我知漳滏浪連洭澗輕煙看㠣
勺長風乘萬里急轡滯兼旬渺渺洪濤裏愁懷結
暮春

武陟道中

數日晴光繞蕭然廹晚陰朔颷衝帷幕潭影映驂
騑曾疊悲前蹟風雲愜壯心暮天程尚遠鞭策駭
林禽

入晉



中州行欲盡晉嶺忽巃嵸芳陌迎車騎陰霾起颶
厭道周多坎土畦側暗青楓一劍隨行李千峯氣
獨雄

文水道中

向霽春陰薄登高晚興濃谷鶯嬌百囀原樹障千
重馬驚人將困驂遲驛未蘘倦游聊解颯花底聽
瑽琤

其二

連堡當原峙揚沙傷夕侵蟄條欣細綠陟嶂怯層
嵒湖海征衫冷陰陽迅景揹振纓揮短袂歌嘯碧
山深

汾陽道中遇雪

三月寒猶厲疎楊未脫綿零空千嶺雪炊火萬家
煙匆遽晨鷄唱遲回病馬邅原空無黍粒庭際樸
饑鳶

文水道中用壁間韻



終朝驅峻坂今始達河汾孤舘莨盈砌高峯鳥入
雲村疎占地僻鼓急認宵分西北輸將竭宵衣廑
聖君

清明過晉陽用壁間韻

荒城淹夙駕晴日轉傷春車馬喧長陌芳菲傲旅
人嵐巔迷曉黛天杪挾愁身離別那堪惱間關倍
愴神

其二

病骨懸長劍凋顏値暮春朔吹靡弱草清節偕遐
人淚灑流觴館花纏作客身新阡烏啄紙悵結總
勞神

途宿

弭節長楊坂離亭碧蔭深泉源穿澗度松影傷堦
侵地迥嚴宵柝霜高迫曉砧勞勞不成寐乘月拂
瑶琴



行次原平驛聞有晝刼者驛卒追之被創而

還

旱魃經年劇豺狼白晝生重山多伏莽獨劍衛
行荒草蒼煙合孤村赤地平憫時偏咄咄單騎畏
宵征

途中

迢遞平原道縈紆白石磯孤城巒四塞斷靄日重
圍懶向新府劇愁牽宿雨飛最憐秋色暮山水送
將歸

邊城早發

晨出塞城東流澌卷細莽早餘欣集霞雲際睨垂
虹牧馬胡沙白乘陴漢月朦深䆳蹊古道杳渺聽
吹鼙

邊城見清泉

竟日遲行李停鞭向野塍沙場多濁霧磧峪自清
流伎擊誇長劍鋤耰雜短鍬奄奄蒼澗曲薄此發
吳歈



度寧武關

四障惟深峪平看見遠村依山隨設險乘月人征
人一線通秦塞千峯混虜塵徵兵關外急武騎屬
雲屯

途中友人留酌

敞筵沾冷翠重嶺掩朝曦天北聞簫管雲中泛酒
卮輕愁縈結轡雜憶漫裁詩緬邈驚蓬鬢滄江坊
夢思

晨駕

于役值陰霖柔條信手揮霜蹄淩曲磴風飄墜層林烏餒鳴猶哺禾抽鬱欲穧空郵燃野火晨起薦新醴

度嶺

狂吹拂征騣憑軾蠶目瞻片雲生馬足崎石臥山阨鳥馥棲烟樹花飛冪酒帘高巖登陟險晦杪發清醑



徐溝道中見綠葉

今朝看綠葉望望鬱城隅村僻脩堤繞山圍落照紆壠頭喧燕雀木杪韻笙竽蓐食長亭畔流香喜泛壺

平遥道中

谷樹颼颼動晨趨氣正寥髮華愁攬鏡露湛怯披叢鼓角環邨郭峰巒倚梵宮東南瞻只晧旅館酒壚紅

郡僚招飲園亭

入園隨命酌携侶共登臺曲按吳歈發杯流晉甸開隄高憑立馬沙梟遍沾漿夜半淹殘漏徘徊罄酒罍

介休道中

遠邁衝黃霧宵征瞻綠叢平巒藏古塔斷岈躋花驄燁燁螢飛度渢渢水聚泓郵亭頻送酒振秋介山東



公署旁有介子推郭林宗兩祠即擬往謁薄晚不果

祠宇流丹碧看來想像中隔垣高樹擁薄市病霓空公子從游苦名流作碣雄無能師往躅瞻望迴清風

行次靈石始見桃李

晋壤偏遲節春殘始放花林隅飛玉屑山側散朱霞艷質沾霜瘦高姿傍榭斜經春愁不兩欣賞興

猶賒

過滕薛

古薛曾無壘今滕尚有陴平原連沛碭褊小擬龜玆野徑橫烟井疎簷宿晩颸兩年殘破後郵舍只空甍

旅居

逆旅禁城西頹垣壓欲低蘧廬同燕壘世界總雞栖殘暑清秋劇新絺北地稽東偏餘尺地獨樹鳥深啼



韓淮陰墓道

淮陰原俎醢古塚或衣冠曲徑飛烏繞空山亂草蔓一坏方瘞骨千乘昔登壇漢代施恩薄公評定盖棺

霍州道中喜雨

旱癘欣方解龍湫怒正轟隨風零徹霤拂石韻成聲水鶩迎洲浴田農擁褉耕村雩今暫撤彌滿四郊菁

望渺

騁望高無極歸程指更賒堯封疎樹映韓甸疊山斜雨濕蒲東道雲橫弁地家花明深徑滿漠漠暮嵐遮

曲沃道中

疊嶂疑南盡泉源更北迴東風吹暮角流月照霜杯巉坎何年削幽葩幾度開倉皇馳峻坂喘汗幾駑駘



郭璞書堂

占候非明哲戕軀悼景純何人賊國士百代勒貞珉窀穸長江裹鄉閭晋嶺堧書堂淪舊蹟煙莽細蓁蓁

雨後值大霧山行晝晦

徜徉驚晝暝咫尺障丘山那地蒸林霧何天指塞關泥沾蹄蹩躠濺酒袖斕斑客路愁逢此深冥菲

可攀

抵晉

十年從汗漫千里倍夷猶拾橡緣逢旱攀崖只聽颷入林花色瞑搖珮劍光浮悵恨徂饑後荒城滿地萋

夜歸

三旬馳峻坂今日是歸程推轄山郵暗揮鞭柳陌迎殘餘猶十斛漏迥恰三更鸚鵡燈前語殷勤似喚客



德風亭秋夜

清秋憑檻望把袂共徬徨遠岫烟含樹空堦月似霜授衣逢節宴刈黍浹宵忙巖柝高城遏相看不盡觴

七月十二夜復登德風亭

秋分天氣肅日暮獨登臺星與高城徧風隨細雨來隣村疎笛幾兒女故園猜振袖行吟遍殘葵照砌苔

中秋前四日

連日多陰晦秋光倏向分雲山看欲暮湖海惜離羣黯撼城頭柳蟾迷隴上雲西隅涼入早霜草白紛紛

八月十四日赴長子謁直指曉出西郭有賦

步出城西道奄奄暝色侵亂箐合宿雨高翠結層陰潦積蹊偏滑宵長漏欲沉折腰行役苦半落事長吟



十五日從長子歸喜晴

向曉策輕輶晴看遠黛浮霞蒸天外樹月朗鏡中秋路指閭閻迥涼生硐谷幽中宵肌忽顫駐馬着鷫裘

其二

今夕歡游阻驅車夜向闌草疎螢度急樹渺鵲飛殘列炬連雲照衝颷拂袂寒歸來憑月榭瀼露濕

闌干

十五夜對月

林端圓月出顥渺映澄波把酒搆霄漢攀崖掛薜蘿烏驚枝天矯桂寄影婆娑望望關山杳徬徨起浩歌

十七夜復赴長子是夜月色如晝

今朝方稅駕入暮更徂征鼓角中宵劇麾旌廣陌迎細煙浮澹月衰柳擁層城惆悵空郵寂疎憁竹



栢檟

九月夜赴長子

夜發城西道蒼茫夕望開高天聞落木圓月映啣杯館寂烏仍繞宵長漏忽催風塵迷倦目松露獨徘徊

九月從長子歸

揮策犢車輕山光向晚晴林層霜葉墜日落渚烟橫秋盡愁聞歛旬來想濯纓路崎嵯獨邁顧狎海

翁盟

胡司理邀飲長子城南野人委巷

山氣朝來爽鶯傳析東招烟雲封僻巷觴咏動涼宵綺席香流緩幽棲徠似鵝披襟欣共調深坐耦吹簫

途中有懷

望遠空愁絕憑高幾嘯歌斷鴻驚滅沒良會惜蹉跎蘆荻經秋老雲煙向夕多懷人不可見悵望碧



山阿

宿南關驛遇雪擬從盤陀驛不果時得北書

烏跡孤懸絕瑤岑萬疊開怯寒披袒褐貪險涉無萊吾欲從東道書還自北來依回芳澗側勉強奏新醅

雪後喜晴

高磴俯氤氳寒侵手漸皺練光迎皎日旌影卷彤雲繞岫長隄逈荒村短篴聞晨興不惜醉亭午尚

餘醺

遇雪

冬首初零雪風來欲撼幛殞川看歷亂着嶺更輕霏顆白迷雲物蒼茫弄夕曛北來鴻作陣不共旅人歸

遇風

朔吹如裂繒衝晚聽瀟瀟幨列摧殘樹雲迷黯淡宵寒來驚歲月路迥任飄飄悵望銀河没微茫認



斗杓

發兵戍邊寨

草澤開多壘烽烟夜滿山將軍屯細柳天險壯重關雲暗麾旌度風高陣馬還戎心今未息禦侮笑譚間

雪後登亭有懷故鄉

閑圍依北郭落落古亭摧鳥宿迎風樹人眄映雪杯虚隐連嶠入疊石片雲回何日江南棹栖遲碧水隈

上黨再逢寒食

兩度逢寒食空園恰早晴破愁聊捧腹望遠獨盱衡花傍層簷發鳥翻片紙輕懷鄉徒耿切咄咄向流鶯

玉澗盤峰諸宗室邀飲小詩言謝盤峯旋有和章再賦爲荅

春暮喜相邀花光鎖暗宵長歌空谷應勝賞入林



遥載酒情彌劇論才子更曉星精方外聚作賦抑凌霄

夏日同郡僚五龍山登閣憑眺適盤峯有詩見投次韻爲荅

高閣幾層躋殘芳冒馬蹄霞蒸巖岫逼樹壓檻欄低油幕開來駕豐碑醉裏題忽驚珠玉墜凤願慰雲霓

當陽日登亭次盤峰韻

朱夏玄亭敞飈高想壯遊差開方值午雲動恍疑
秋嶂嶺收兵望郊鄽起胥謳懷人不可見更躡幾
層樓

病長平驛值雨

聽雨宵忘寐兼旬暑未央鑑形知髩換作賦總神
傷生計鎌緗在歸程桃簟忪晨與多雜憶弔古舊
戰場

丁卯夏日復至長子署中對松



空庭無俗侶高幹聳千條故是煙霞匹新迎鸛雀
巢倦餘欣枕石坐久蔭千霄跋涉經時憊相尋共
寂寥

長子道中

驅車長子道鬱鬱苦炎蒸官迹年來拙吟懷病後
增薰風禽百哢落日嶂千層指點岩問路殷勤野
寺僧

夜起

空郵中夜起幽夢尚瞢瞢啟戶蚊窺幕求衣鼠嚙
燈劍光浮紫極霧鶴病蒼藤不是聞雞候科頭數
玉繩

九月八日赴屯留旅館小憇

序屬登高候還憐落帽風村墟春入瞑旅肆酒如
泓澹蕩雲衣薄蒼黃樹色彰郵亭方閒寂乘晚駐
花驄

秋日衙齋有懷仲弟時弟在京師



望極長安道西風淅淅吹寒山迎夕霽幽壑散清
漪幾見王孫草空懷仲氏篪登原憑倚徙悵悵甚
調饑

暮秋與客登亭

郡僻秋逾冷招携陟嘯臺長沙憂獨切晏倩語多
詼歲月驚雙鬢乾坤寄一杯黃花疑有約偏向客
愁開

再過晉祠觀唐太宗碑文

古碣巋然臥經年此再遊觀風唐叔舊問字曾恭

留晴色搖晴漢寒飇動水樓嚴程方計日暫憩羿

山頭

至恒山贈客 客爲趙州倅

有璧仍歸趙無人不識韓壯懷期皓首青眼照征

鞍湍急空明瀉峰高落照殘行行逢歲宴遲遡五

雲端

度汾

寒飇搖落木抵暮涉清汾凛冽霜凝樹岧嶢岫拂

雲停驂微中酒開卷劇論文驛路孤城畔蕭蕭夜

向分

北征小草卷八

東吳張泰階爰平甫著

五言律詩

歸鴈

方春時向暖旅鴈溯歸程夙願依青海深情繫紫杭燈前嘹嚦聽天外兩參橫羅網今朝脫江鷗遠冷盟

再過趙徵士山庄



山齋何寂寂鵾鵊貯疏蕪燕壘泥沾幕堤牆草雜縈煙吞歐嶺石濺激僊亭尭勝事今朝續持瓢倒漏醲

要離墓

要離還有墓吳苑已無臺鄽市朝煙合閶闔夕照回壯心偏吊古落魄漫登臨倚徙城樓晚霜天急漏催

假寐

兀坐憑誰語羲皇偶過之午餘非解帶春懶避臨池馳驟年逾劇羈栖我覺衰新柔方入望簾外雨聲酧

贈沈山人

終歲耽雲臥花明俯上春林開舒病目吟苦賴閑身酒閙人同醉書深鬪不貧江濵藏石隱南陌會將昀

其二



丘壑從吾好今偏屬此君樹長霄半拂智湛日餘曛簾外紛黃鳥齋頭敞白雲晤言深峽靜一室韞蘭芳

桃源

武陵原俗境淚說是仙宮桃辱芳菲遍人煙髣髴通亂離傷漢魏渾噩想鴻濛太守何憨絕迷茫擬鑿空

春日與友人言別

落落元無侶詹詹偶類俳雨颸披短髮苔徑躡芒鞋折柳憐春酒停雲愛晚齋清音吾獨賞絕俗世應排

秋日

乘曉登原屽橫雲四野連晴山依古刹啼鳥送征騑道盡黃花候聽闌白雪篇最愁頻遠役况值送歸年

過友人山庄



未須營廣宅一畝亦云官吾欲抽簪隱君應荷鋤逢雲油農望雨月暈俗占風終歲衡門掩春回日正融

舊山小隱

峽裏千聲嘯樽前一夕瞑林迎海日秋思浹江鄉飯熟新菰米人開舊草堂栖遲流水澗原上叫鶖鶬

歸園

初年原負耒今日更鋤犂草逼吳堤曲人歸暮雨中滄波稠野艇蓼圃疊芳叢行役朝來釋吾廬酒映桄

逢友

放浪江湖久今茲恰乍逢天涯津劍合春色酒杯同密樹穿晴鳥疎帷透晚風依依瓊玖贈澗道落花紅

聞東夷敗歸



捷書傳遠塞聽鼓值宵分壘守偏持重輪攻喜被焚十年誇一劍萬弩殪千羣紫禁　置書達殷勤細柳軍

幽栖

着屐連霄阻斟尊久臥稀鶯啼驚曉夢花發待春衣艇向前汀繫裘從細雨歸不禁芳綠滿南陌桑輕飛

余山舊齋

三月愁無伴經旬只組袍日長梳鶴髩山静聽松
濤禪侶同吹簌浮生付綺髩苦空參二乘瞑覭碧
旻高

逢故游

沽客來何暮長征路偶崎瞥逢涼入歲漸覭皓生
髭何日辟三徑隨風遡九疑清醑應屢啜靡嶺正
參差

齋中早梅



寒色透重重幽姿拂檻邊延晴方綻玉入暝作凌
煙愧乏陽春調還歌白雪篇衆芳傷蕪穢獨此歲
寒妍

郊居

浚谷偏黄鳥東郊自草堂風前香藹散日下火雲
荒蝶戲知春幻鳩巢爲雨忙薄游今未得吾意在
三湘

首春贈老友

着眼君何淵忘形我獨曠開園羞栢酒結境學鷂
栢老去猶譚劍閒來孤杖藜醉歌高興晚法界等
醯鷄

薄遊

嘉晨來濟勝陟嶂頫飄飄鳥變林塘夏花零霧雨
宵歌呼靈谷應揮酒白門迢何處藏玄豹柴門鎖
沈寥

野叟



客路愁逢暮山中豈問年秦人原避世漁叟故忘
筌草樹真微綠風霜日夜縣桔槹非大隱吾欲傷
鷗眠

夜泛

秋深偏苦潦夜半發輕船漏盡三江雨風乘八月
濤隔林頻和笛獨客倦揮毫擬向蘆磯泊潛踪只
釣鼇

陳生苦於行役不覺殞涕張子見而悲之賦

贈

乾坤原逆旅客況倍憐君骨相虞翻薄途窮所籍慿汯茲千點淚灑破幾層雲共惜陽春暮低徊日漸曛

倦游

寂寞硐西邊頹然飄鬢偏蝶忙晴宛轉鶯溜曉間關淺水濡華轂芳畦浸赤禊坐看雲出峽春事若闌珊

北征八章

江上廢苑

江上誰家築孤峰倚亂攙石花空映水蘿月正臨𤚽春色連吳楚荒煙漾渺瀰艇歸依艶岸斗酒醉雙鷗

春日郊行

二月寒衣換郊行未值花疎帷風細入巍岫影橫遮徑繞平蕪遍車牽短陌斜王孫多浪跡歲歲落天涯

山居偶成

塵事山中謝終朝只閉關世情今度冷詩帙幾回删燕故歸新社人應戀舊山孤蹤甘獨往小艇辟離灣

至鹿泉遣二僕摹榻本願寺古碑時因大雪二僕憊甚幾不能從

薄晚征途困郵亭榻正懸僕夫肩欲裂史籀跡猶傳雪映長廊曙文垂翰藻鮮因循愁未發我馬復迍邅

北征小草

木刀溝

昔年流水處征馬正蕭蕭古木圍長陌雙碑倚石橋繩林初警夢龍劍故冲霄晨發途多畏天垂燦斗杓

過劉夢得陋室

雄文推夢得仰止草堂陰蕪逕人俱汲空亭酒獨斟興酬今寂寞山水自高深立馬低回久驪珠未

可尋

過賢臺夕照坊時友人相招不赴

朔風愁日暮樽酒復蹉跎飛騎空原繞驚沙夕照多水寒氷結岸逕僻鳥尋柯望望長安近還期倚市歌

古塚

行行之上谷青塚卜高原征戍遺殘骨沙場宿旅魂長楊紆白草野火亂黄昏古逕稀人跡倉皇丞



華門

贈人武闈奏捷

挾策君方售穿楊技自饒十年藏駿骨今日縱龍標材武稱千敵雄心矢度遼金臺知有意應自郭隗招

顧生任趙州別駕越數日余以覲事告竣歸潞顧生逆之中途賦贈

京國方星聚重逢恰乍晴離筵初拂劍客邸舊吹笙躑躅單車逝微濛片月横驛傍才放柳攀折不勝情

懷歸

天涯曾落魄何日定歸期望遠音書隔行歌歲月遲世緣方閒寂時事屬憂違楚澤方寥濶蕭騷幾夢思

雪晴時將抵潞

春雪殘猶濕行行值晚晴弱紅偏傍馬柔綠正繁



鶯古澗衝泥滑新堤攬轡平征衣方解却花底珮聲鏗

友人困游日南有書緘寄賦答

憶昔南征日輕颸逐去帆書傳天際鴈跡泛海南嶠雪涕常悲咽高歌倍寂寥簪煙千里道那見旅魂招

至鉅鹿將索邸報不果

北望長安道經旬絶信音王畿瞻日近胥壤隔山

陰報主知無術憂時屬有心　聖朝今不諱將獻
衮衣箴

望金陵有感

古岸何朝寺空堤幾處鴉荒煙籬際合弱柳嶼邊
斜王氣臺城迥清秋客路嗟未須論結綺江令總
浮華

再至坡底

萬嶺朝宗處悠然獨草堂鳥啼喧古木花發娟層



岡憩息經春到奔馳浹歲忙不妨招大隱歌嘯幾
徜徉

其二

吾遊凡數至兩值暮春時檻綠熏微入林青巘叢
齊背山高臥穩把酒着鞭遲佇望孤巖畔爲因覓
紫芝

步香爐鎮古寺時得遠訊

寺倚郵亭側長征一駐車簷煙浮巷陌新雨濕琴
書庭散鳥爭樹宵分客問遙低回樓槲外遠地擲
魚書

宿汾陽公署未即言發

旅館重逢雨低簷只覆茨劍芒看夜燭花氣羨朝
披獨坐空林寂高吟彩筆隨不禁騷屑甚經歲困
征塵

其二

牢落征途倦悠然片石幽黑雲城欲壓芳草徑偏



柔畦足三春雨人登百尺樓一枝棲未穩踪跡並
江鷗

其三

不眠因聽鼓晨起更忘疲古堞依青嶂疎櫺暗綠
橈江湖吳甸濶歲月晉陽羈無復玄亭草風塵那
問奇

其四

戍樓連小築相對鬱參差半畝涵春入名花隔歲

期據轂游子憊披髮畸人宜何處關山笛蕭蕭獨

夜吹

署中古松

空齋聊臥對旅況慨幽尋勁質風霜飽寒姿歲月

侵吹簫人並倚燒燭酒同斟夜半濤聲發颼颼灕

北林

寄顧氏兄弟

偶然人北去不謂別經時湖海添吟況塤篪繫夢



思爾誇鷗臥穩人說虎頭癡終日滄波畔長歌慕

子皮

山居

甕牖堪容膝人從物外邀溪邊朝採藥山後夜鳴

橈孤寂時披帙疎慵擬棄瓢一聲漁唱徹清坐似

聞韶

其二

那地風塵隔茲山勝獨留跡因匏繫拙居比鹿柴

幽攀陟憑雙屐栖遲戀一丘清時招石隱應向谷

中搜

其三

卜築依南岸江雲切戶飛雨餘移短棹春盡試荷

衣嵐吐滄洲樹波涵白石磯人間新學釣竟日掩

荊扉

言志

豈是文章吏翻從案牘披行藏何孟浪身世屬支



離那覓陶公徑空違張仲荻有時滄海曲薄采嶼

邊蘺

騷經

尚慕行吟者低回重有思憂危非自放忠愛豈忘

規自古論風雅千秋一楚詞不須推逸藻直道實

吾師

香爐鎮公署見雙燕

雕梁空驛在雙燕去來頻春到因尋社天涯肯作

隣柳風搖綺陌簷雨泥芳塵珍重烏衣使喃喃指客津

訪王山人

瀟瀟門巷寂兀兀自耡耘吹遂靈巖畔長謠震澤濆先生誇五柳吾意愛停雲晤對蘭芬洽空堦落葉聞

留侯祠

子房稱帝佐汾水只孤祠砌碧荒烟合垣欹獨樹低斷碑三系誤遺像魯靈歸黃石今仍在英雄詎我欺

至龍亭驛將遊紫巖山寺不果

潞陽多深谷寺以紫巖名鳳與山靈約翻成野鶴驚武陵迷入徑緱嶺隔吹笙古寺重回首迢迢跂玉京

齋中獨坐寄友人

獨坐空齋靜因循逼歲華爲尋湘浦約幾問日邊槎斂榻寒侵幕新梅凍不花棲遲蒼澗曲天外落晴霞

登高

潞山崇百仞入望北巖青鑿徑通奇險憑高瞰杳冥垂蘿摧畫壁穴鼠竄紗幮披蘚看殘石居然隱士銘

郡齋

鎮日惟清宴誰云案牘煩空堂圍古木小盆羅纖鱗緗色連筠綠葵花落砌新自慚非傲吏白眼向青尊

八月十五至長子餞吳學憲未赴竚候久之

雨大如注時夜已分矣

客路悲牢落秋期屬滯淫肆筵排酩酊高會怯登臨那見瑶堦影初聽野寺砧夜闌遲客至風雨伴豪吟

巳巳夏日又過晉祠

流氷高山畔年來幾度綻衣分半榻秫馬政高
春歷歷波涵樹濛濛霧壓峰爲嗟行役苦宴坐乍
聞鐘

行至清源聞蛙

山際泉流處喧喧忽聽蛙晉原無水澤何地長蒹
葭過雨披新綠長林綴落霞江南疑入望把酒對
思家

赴友人酌値雨



驟雨傾城市空堂暑漸微連宵悲獨酌欣賞頓忘
歸零亂花侵幄蒼苔水浸扉不妨拖屐返幽興忘
終違

林居

身世支離甚經年罷遠遊長林風色暮深澗鹿羣
幽晻曖雲迷黛瀟疎竹傍樓滄江涼氣潤五月恰
披裘

沁水道中

鈴半深箐合寒衣未可登斷崖懸薜石枯木冐蒼
藤樹響群山應風廻獨壑澄長驅憐病馬銜暑欲
餐氷

暑中獨坐時聞邊警

竟日淹行役空庭只閉關新秋方暑劇宿雨徹更
闌節盡征袍變愁添短鬢班旬來西北戰出塞幾
人還

秋日至長子



旬來風物改惘惘復晨征黍熟平疇綠雲開遠黛
青入秋驚乍爽亭午恰新晴愁絶空郵畔蕭蕭獨
樹聲

己巳九月又過晉祠

繋馬長流畔潺湲幾度聽山城秋欲暮松徑晝猶
暝嶠歛孤雲入龍噴萬壑腥桐封千載事亭際識
碑銘

過闕泥驛驛在寧武關北早寒

候鴈行飛盡寒山入望遥角哀愁伏枕泥滑畏乘
穰嶺畔空郵寂庭除獨樹彫于嗎中夜起疑是驄
罰韶

將發題德風亭兼示盤峰

四載栖遲久今朝攬轡初秋高黃葉擁月墜碧牕
虛弁地違同調天涯憶敝廬登亭聞遊望繁露滿
庭除

封丘道中時遣役西還



寒氣晨逾烈天南起凍雲盱衡清濮澗攬勝大河
分馬足朝來蹟砧聲雨後聞憑風投尺素好鄭太
行墳

途次聞永寧奏捷

神武原無戰王師屬建瓴數年聞野哭今日奏浩
寧明盛憂多梗西南剪不庭　璽書方慰諭應勤
鬼方銘

過會亭驛

亭子今何在空郵古道間霜原連陌接煙樹小邨
環豫壤疑南盡羈人正北還彭城應不遠漠漠障
重山

其二

不寐幾三宿今茲強攄敷濟雲晴尚卷朔氣暮增
寒善病經旬瘦沮饑百室殘宵征多遑畏此道
蒲萑

過濠上



日暮過濠上黃雲徹地垂長淮吹浪疾瘦馬着鞭
遲寇盜今朝息風煙竟日迷十年甦茲甚浪跡苦
支離

盤山道中

數載經斯地今朝偶倦還馬疲乘月度徑僻繞岡
環嶮晚人吹簌冥濛月滿山計程知不遠咫尺是
滁關

李山人卜居城之東偏數旬不出攜樽慰之

賦贈

結境東郊遠相逢髮盡斑苑花偏伴酒沙日尚銜山徑向青苔闢人從白社還彈冠曾許否賴憂未須删

五言排律

閱武

彌狩先王制蒐蕘上將旄桓桓百夫長奕奕五隊豪步伐隨鉦鼓馳驅帶鞬櫜驚颷追墜馬落羽耀征祀志士思龍躍元戎習豹韜遼陽今用武誰是霍驃姚



秋日郊居

四野看方迥三秋思不禁清絲揮靜淵溽暑散空林綠擁枝頭翠黃飛沼底金次寥占物色淒切換蟲吟坦道幽人履羲皇達者心爲嗟塵累逼轉羨碧阿深

宿友人村

遠村經宿至平野看微茫樹合叢林古波縈小澗長曉風搖柳陌斜日掛松墻鷹度元戎陣蜂喧故結房薜蘿初服返蔬菜故人將湘簟凝朝霧吳鈎發夜霜病來緣肺病狂發爲詩狂城市看來隔滄留共徜徉

黃河秋思 時徐州有徙城之議

頻歲多行役長河鎖次寥離憂思黯黯別夢夜迢迢帆駛黃塵暗鴻翔碧落遙障堤湮決溜舒纜擬乘潮白鳥窺烟草玄蟬抱露苕狂波沆萬竈極莽宿千樵暝色方岑寂征途倍鬱陶徙城同築舍尚鋪競持慓肉食私爵熟蓬游借箸饒可知梁子意適越動長謠



早發滁關是日得家信

早發滁關道晴天倚闕雄霞光紛的爍日影乍曈曨鳥噪高林曲牟嚀細草藂山圍千嶂列澗道百泉通樹杪來僧錫層巔隱梵宮岡平無虎跡蹊

有雲濛薄霧濡衣袂枯榛掛頑翰吳傖聲漸近驛
使信初逢逆旅餘長鋏浮生遂轉蓬扣關從幾度
無計學終童

山行

劉𩯭多秀嶺亭午躍青驄薄霧蒸方晴青林鬱佩
硿憑高天入幕迮𡸣嶂排空旌旆黃塵裏人煙綠
影中兩崖圍曲徑高樹壓深籠浪跡從奔馬遐心
逐去鴻紆迴河朔近直指塞垣通奔歲驛馳過浮



吳淵碧岑

旅途自遣

行李悲留滯河流駭渺瀰草橋橫水市村火隔籬
炊晏歲禾生耳涼秋薜作絺林枯鷹側睨逕滑馬
斜趍吾志甘肥遯頻年悵數奇如茲邅古道那復
效嚅唲

中秋夜有感唐玄宗潞州吹笛之事用並韻

宗室嚴

以下原缺

# 北征小草卷九

東吳張泰階爰平甫著

## 七言律詩

### 秋懷 八首

白雲迷望帝畿秋卽次差消遠道愁地利自來雄帝宅天街是處策驊騮侏儒索米虛糜餉省署含香愧選籌無奈憂時心轉迫願隨擊楫矢中流

其二



從策輸輦赴古燕趨蹌朝暮禁垣邊蕭疏木葉千營應飛暖游氛四塞聰聾下虞詞尋白雪金臺鳥候屬玄蟬爲鶩景物緣時變潦倒風塵閱歲年

其三

酒後俄驚殞卦霜教衣窮節半林黃吳偶寫喜瞻閶闔燕邸還愁敝鶡鶵擣練風高中夜擣春樵月白故鄉怍堪憐南國徂饑後屈指今應稱稻粱

其四

兀兀空齋攬夕芳梅前遙憶水雲鄉情消金谷棚多恨興洽西堂摠未央無復帛書馳雁足只餘參藥裹綢囊南中此日淸光滿簫管中流正淼茫

其五

閒來擁褐事行吟客邸煙霞向晩侵荒草依原霜徑滑斜陽輝陌柳陰沉每懷冀土誇多駿未信天涯有盡簪太始玄言今復作淸音淩厲振江潯

其六



帝京遙望條旌旆百萬貔熊樹鐵衣豕突詎云無遠畧鯨吞端已識兇威甲兵未挽天河淨烽火時傳虜騎肥獨抱杞憂摩善策躊躇空歎塞鴻飛

其七

迢迢北指控榆關千里烽煙喘息間何處邊兵稱敢鬬幾時塞馬便須還中行傳說原難媾冒頓單辭盡是謾自古制夷憑設險于今鎖鑰屬誰班

其八

漢武開邊絕徼馴祇今彌月犬羊屯夜郎古燹途多梗銅柱昆明壘正新上將揮兵徒躑躅儒臣堅壁更逡廵何人掃盡西南道荒服重教貢紫宸

舟中雨夜夢與友人劇譚

征途迢遞晴江濆離思何當曉夢殷悵恨今宵偏坐雨依稀曩日話論文蒼蒼海樹天涯斷渺渺煙波枕上分覺後緘題憑尺素南鴻飛處惜離羣

觀秋山圖駸駸欲往有賦



秋來閒上釣魚磯爲戀幽棲製薜衣渺渺蘆洲縈曲岸蒼蒼松徑隱荆扉留華自逐青霜老摧落仍留紫蕨肥偃蹇忍無朝市侶祇依野水看鷗飛

途中聞虜警

聞說邊庭虜騎馳不禁游子思凄其雲山遙映囊裝色羽檄翻從驛路隨伏枕兵符供展玩倚天雄劍足長塵度邊自是儒生事係頸單于屬有期

憶家

極目關山隔故園幾旬無訊到王孫紫騮陌上平蕪遍畫舫津邊野鶩喧遠地轉添新別恨深閨還帶舊啼痕征衣換却渾無寐逢着南冠問冷暄

送友人遊北雍

黯然愁思逐行騑同聽驪歌指帝畿夢入黃蘆關月迥情牽芳樹嶺雲飛調誇枚叟堪游遠文並相如幾賦歸此日金臺方市駿宏詞端喜侍彤闈



越客至海上因淫雨留滯月餘賦贈

相如才譽滿西州爲到臨邛汗漫遊風雨一簑滄客棹波濤千尺起龍湫郢中曲調憑誰和吳地風煙是處留邂逅相逢投贈處珊珊腰下出吳鈎

秋日同友人遊香山寺題來青軒用題韻

勝侶相携倚碧巔秋風蕭瑟動晴天平看黛色青冥近遙控關城紫氣連兜轉歌聲方度澗扶疎樹影欲侵筵芳樽落處聞清梵猶恐塵緣被老禪

病小起懷友人

客邸蕭蕭瞬榻餘幾迴靈盲自躊躇翻從瘦骨支床後遙憶同心贈珮初當日馬卿偏病肺從來平子故愁書彈丸曾消奚囊否何日窻前共卷舒

病後友人惠肉并和小詩疊韻酬之

嬾慢相尋幾月餘忽傳相餉倍踟躕漫消情緒氷霜裏為惜居諸伏臘初夢繞江鄉愁雁度旌懸天外待魚書賜餘幸有瑤篇在取次披吟與轉舒



大柳道中

東指滁陽僅一程蕭蕭物候變商聲驅車漸覺風塵過登陟還看突兀平疲馬曉隨殘月度前旌高映彩霞明更無攬轡狂歌興祇為勞人悵遠征

淮陰題壁

為向長淮問水鄉征橈方發又旋留平原極望晴霞擁峻閣登臨爽氣浮萬井參差成鉅麗千艘輸輓屬咽喉最憂時事[illegible]艱難誰解應知猗運籌

江上阻風步至蕭寺與友人言別

江頭歲晏恰行吟兆傍禪居一徑深遠水潺湲悲寂寞征衣迢遞幾銷沉寒原有客同揮手雅調無門獻鼓琴最苦黯然分首後誰人能識隱淪心

黃河遠望

極望茫茫盪碧虛舟橫落日政愁余倒懸帆影聯千嶂湍瀉河流灌百渠霧裏空濛聯秦岱林端滅沒障青徐天涯已斷南飛雁為趁風波任所如



送友人應試

橫槊才名爾獨饒中原旗鼓豎高標雲間明月隨征棹海上長風駕曉潮佩取吳鉤剸水陸吟來郢曲度雲霄　彤廷唱徹春應暮看取花前白玉鑣

寄友

重重海樹繫相思裁罷琅緘日晷移金谷不禁零露濕蘂欄還喜碧篁滋芳春別去攀堤柳清夢頻來就草池偏惜幾番山水奏迢迢何處覓鍾期

雨過山行

丁疇行盡衆山開霧氣濛濛起碧嵎遠黛匀鋪嬌欲滴高泉飛濺倒偏迴峰頭最喜車前出驛騎何當雨後催潦倒長途殘照裏聊遲行李奏芳罍

亂山

諸峰廻繞出層霄積翠浮空路左邀晴日陰崖霽山霧晚來雲物燦霞綃平岡浪勢高還伏一徑煙橫矗更迢莽莽山原連萬竈幾家乘水插春苗



綠楊古道

寥寥番陸古驛傍新蟬鳴徹樹青蒼何年剪棘成周道幾度攀條盤別觴奕奕鳴珂輝廣陌悠悠彈劍倚斜陽暗傷不獨逢搖落祗為驪車欲斷腸

夏日途中感懷

炎炎暑氣觸輕繻盡日風塵衝劍趨憐我揮車登隴坂羨人探句得驪珠毋使紉佩馨如蕙猶恐違時拔類飛北望燕雲[illegible]色散言憂國在江湖

其二

悒悒違朝拔轡徐來明物色爛征旗星文照夜撥新鍔樹影參天倚舊廬入境漫云籌井牧停驂問自摘園蔬郊東父老[illegible]鋤急農圃生涯吾不如

孟氏里

廟貌遺蹤典百世里門故址見三遷丹墻挺峙平堤繞峻宇嵯峩百雉連古木濃陰鄒魯植荒碑封蘚漢唐鐫顏曾並列空留像稍恨追崇不及擴



臘後歸海上故居將至龍華寺水涸滯舟時聞岸次琵琶

京塵馳逐晴吁嗟殘臘方舟歸計賖弧矢生涯愁歲杪林塘春色映霜華舸依古寺沙平岸路指前洲月滿霞（時久雨始見月）寂寞江干燈屢撥不堪中夜奏琵琶

過齊（時奧中丞讀韓壁）

先齊勝槩海雲偏幾次低回對錦[illegible]植檣逹

遠峪水漫鷗鷺立平田吊湘詞賦逸悲楚傍闕
關山朔控燕想像大風今是昔誰人吹律更譚天

入都

去歲茲辰出帝京今當稅駕聽遷鶯輕煙散霧迷
宮柳晴旭蒸霞繞禁城撲地郊鄽三輔湊聯翩魏
闕五雲平東垂數日無烽警尚屢飛符屢索兵

早朝

商飆作轉瑞光浮劍佩趨蹌列上頭閃閃羣鵷搖



苑樹娟娟餘魄映城樓玉階羣擁仙班入金鑰方
聽曉漏收步出端門天欲曙隔垣猶見羽林稠

同應比部發昌平

携手平明出郭西平林衰草思凄凄光摇雲樹參
差見望入峰巒戴業齊九陌平壘連禁闕五陵佳
色護長隄登原攬轡同瞻望無限秋容逐馬蹄

西山

羣山環擁鬱崔嵬萬籟笙竽爽氣多鷲栖不定翔

烏鵲攀陟無依踐薜蘿潑谷玄陰蒙赤日翠微嘉
樹霧芳阿銀河會見雙星聚此夕其如粲者何

獄署夜宿

秋暮嚴砧徹旦聲何當入署聽宵鉦風搖棘木寒
逾厲月照圜扉曉倍明半壁殘燈輝短燄小窻清
夢閱嚴更蕭蕭四顧啼號處旅客愁思詎可平

其二

肺石周遭寘鬼燐黃昏深鎖柝呼頻星河燦燦高



旻遠狴獄沉沉永夜淪陰谷那能吹律煖重闕還
共向隅隣天涯幽恨傳今夕對酒長歌未解顰

小齋夜集友人以詩見投用韻酬之

羈栖燕市喜相尋擊筑歌呼月色沉海內騷壇疇
並駕天涯浪跡幾知音坐來氷雪談猶劇興入煙
霞癖轉深剩有詩篇堪寄傲迢迢清夜共開襟

遊淨業寺蓮華池亭用壁間韻

垂楊堤畔野鷗飛烟水空濛欲濕衣曲徑縈紆看

展滿斜扉欵啟候僧歸遲聯雉堞當筵接漫憶尊
鱸故國肥倚徙湖南殘照裏幾回嘯詠思依依

癸亥秋再過大栁用前韻

回望川原數去程滿堤黃葉自聲聲露溥淮樹砧
逾急馬首滁關嶺未平別夢每隨江水斷輕帆還
逐月華明三年京國遊方倦幾度牢騷寄遠征

薄暮山行

雲山重疊望蒼茫一帶寒鴉噪夕陽徑入嶤巖懸



鳥道峰回溪壑似滄浪松風自協濤聲籟閣月渾
鋪萬里霜咫尺金陵瞻王氣旁皇搔首露濡裳

入徐

行盡鄒滕接古淮連山陰霧卷黃埃秋鳴簇鳥登
新隴蔓長荒蒿掩舊臺萬屋輸將方肘露三年征
調幾人回征途况復逢搖落強笑呼樽鬱未開

旅中北窓

新秋閒日坐幽窓遠闊疎櫺貯曉光南國湖山遙
入夢西風几簟迥迎涼斜籠樹色蟬嘶急暗襲泥
香燕度忙不事索居清俗慮祗憑高枕晤羲皇

早秋

雨過蒼鈞濕未收不禁寥慄動羇愁詎云周道平
猶砥豁覺纖趨曲類鈎逐客蕭蕭霜點鬢農人擾
擾稻無秋故山繞徑清音在彈劍歸來足滯留

山齋

草玄亭子跨沮洳小隱從來跡索居澗壑迤連幽



徑竹雲林匝繞素床書滌秋懶着登高屐過雨時
呼選勝輿佇立芳原舒遠目好風淅淅自吹裾

九日

倚徙晴峰落照遲幾回觴詠摘芳籬風廻澗壑涼
侵席霜破橙柑潤滿枝青黛似迎高士屐黃花偏
映故人卮長安此日成高會渺渺江湖獨夢思

齋頭小集用錢子來韻

幾畨栽樹倣玄都坐列名賢野服俱興到扉浸消

玉漏悲來慷慨碎銅壺名題惟石情非癖調絕陽
春和豈孤自是新癖儒杖策不關酩酊倩人扶

晴後晚次滁州復值甚雨

爲喜雲開露早暾邪堪江漢汪平原屯邅廣陌沾
泥滑牢落征衫着雨痕浪溢龍湫騰紫氣燈明禪
院鎖黃昏重經醉叟登臨處游屐繽紛想像存

友人郊園宴集

汗漫相期出郭遲開筵亭畔暑炎吹縱橫鳥履花



粘席宛轉闌干酒映池燕翅掠簷看拂拂柳絲牽
幕故絲絲習家最擅林泉勝不必釣天亦解頤

其二

從容把臂入林遲炎月欣茲颭颭吹苑柳澤蘭蕤
曲渚短蒲新荇雜華池共傳平子多書癖轉訖安
仁有鬢絲急管行杯人劇醉困餘倚徙更支頤

大柳道中次前韻

入夏奔馳懶計程流鶯啼老尚聲聲南中索賦期

偏急北塞傳烽警未平斧削懸崖緣壑轉沙熏落
日照峰明山棱無復狠居志漫挾桑弧更北征

過滕見刈麥

行過當日井田境被畝油油麥已嘉往歲旱蝗成
地坼經春雨濕足汗邪芳原樹迴迷蒼靄晴日嵐
高吐紫霞曠望平疇悲滿目亂餘豐穰有誰家

冉過孟氏里 鄒邑時爲蓮妖所破孟博士某以身殉之

遺址巋然古術傍松杉鬱鬱覆宮墻縱橫謀國畢



時主仁義匡時祖素王光焰耀天文苑在干戈動
地檄書忙後人謄著睢陽烈慷慨捐糜奕葉芳

度河

漠漠黃埃擁百鄽長河水勢掀天連秋風乍冷斂
人室暮雨方歸洛客船乘傳覓旌呼渡夕泛艤星
使問津年平明促發橫波濶何日征轡倚日邊

春日赴王氏橫塘之約登高遠眺

勝日嘉林傍水湄界懸習習動輕颸嚶嚶鳴出谷鶯

齊縷裊動臨塘柳半絲長佔芳春金錯贈小樓倩
書玉笙吹琴游倚徙憑高檻滿地蘼蕪入酒巵

其二

縹緲臨流遠岫連同儔嘯傲陟層巔風塵四障烟
迷谷梢潤三春柳映郢曲調流靡聲緩緩舞裳飄
拂態傞傞主人邀客移舟媄明月江干共往還

虎阜後蘭若方丈最爲幽勝人跡罕至留宿
數日漫詠四首



蘭若常依斷石隈柴扉晝鎖閉莓苔捫崖看碣靈
文動擊鉢呼龍毒霧回雄劍袖來天地劃彈丸栽
就岸樽開鹿游自合招眞隱鼓缶狂歌擁草萊

其二

登高命侶趂初晴無奈淫霖向晚傾晻曖松陰蒼
蘚滑紆廻溪路碧流清非因避世依禪寂祗爲開
襟散酒酲菰飯園蔬供客餉山僧自是解逢迎

其三

一山幽勝數南楹裊壁苔痕亂紫莖的爍舒苑輝
澗谷丁嗚歌簫韻蕭笙並生漫有觀濠與曼倩原
無歡世情卜夜清言銷俗况推蓬開竚影參橫雨後徹見月色

其四

寂寞齋頭夢未平旋聞谷口轉新鶯冥濛塔影連
山影滴瀝泉聲雜雨聲樹杪猿窺僧演法庭除雉
擾客飛觴田疇春及勸農事更倚西窗聽耦耕



早發兗南

雜鞿麥秀景方炎逆旅鷄栖趂宿淹疲馬披星風
尙厲征袍挹露日將暹陽春愧乏郢人斵刈獲應
符太史占荏苒征途風物變不禁題識遍霜髯

友人齋中梅花

風雨乘春叟入宵衛集梅蕊簇芳條度來曲譜傳
羌笛凭能巍欄試楚腰微地水寒肌自瘦捲簾庭
院設應斜剝月屏雅調誰稱最未許巴人漫續貂

大柳道中次前韻 時聞笛聲

僩書期會苦兼程忽聽幽人笛裏聲隥道重攀秋練迥山城東指暮雲平憂深鴈塞腸元熱看盡霜花眼倍明自信孤踪無侶伴敢辭蹇蹇事徂征

山行

寒日看山景正凄夕陽衰草望邊迷黄沙連卷風雲上氣紫迴遭殿閣西殘剝堊墻隋代苑難迷蒼樹漢家隄停驂久向高原竚哀鴈嗷嗷逐伴栖



閑 駕幸西苑

簫鼓喧闐上苑春翠華臨幸呼聲頻龍旂繡幔搖山色畫舫蘭橈漾水濵轉到御園調禁旅似聞鞶鼓憶邊臣莫道逸游非感事明年 天子肅明禋

與客譚榆關事慨然有感

關外生靈半已空頻年謀國總無功胡風颯颯飛沙磧燐火熒熒窟草叢止有涕流堪續買愧無綴繫可方終遼陽塊土今孤注莫競虛譚且詰戎

期友人不赴

與爾相邀信宿期忽傳來約復參差霜華凝白迷前渚霞彩蒸黄罩古陴耳熱歌呼悲獨醉心懸倚徙恨詞饑荊扉跂望吳天杳知是玄亭有問奇

長安九日

鄉園未把新茱萸帝里方傾濁酒杯嶂嶺彌天霜早白風波徹地翅應乖自慚羇鶵懷初服漫數征鴻悵舊臺爲擬登高聊作賦侵尋幽思入蕪萊



報國寺古松

梵宇中庭兩古松倚簷夾砌垂陰濃千年化鶴巢在頂半夜哀猿聲繞峰夭矯喬枝不盈仞扶疎老幹俱成龍何年手植茲靈異大夫久矣誇秦封

途次值友人率爾言别

城隅邂逅見滄州把手今朝識故游宵靜雲開覩月榭秋高星聚望江樓桑榆浪擲渾無寐霜露時沾只解愁浩汗相逢同作客天南君自把魚鈎

訴王生困游

孳孳足繭天涯累落落囊空故里愁貧士不須營
負郭高人祇可狎盟鷗壺中那問寰中業舊食匪
兼肉食謀切勿浪游君憶否還期同卧碧雲頭

趙徵士山莊

結廬山側擁平村揮灑蘭亭小隱存路入巍崖看
龍從池疏飛瀑激潺湲騈車花下穿畦度急管樽
前按曲翻春去更稀高士駕野雲寂寂鎖柴門



贈陳子

初時譚道共探求揮手菸菸幾換秋惟子中年能
領悟那知白髮更淹留風塵暗裏銷雄骨法界由
來幻泡漚識得菀枯同轂轉縱經坑塹也優游

卧龍岡

長吟抱膝豈無能龍卧岡前一壑泓逐鹿中原傷
滿目采薇深谷憤填膺兵符八陣藏金匱王佐千
秋閉添燈祇爲分三規巳就虛却當年埒股肱

至江駐古寺呼渡

渡頭東倚法王宮瞭瀝洲前集塞鴻歲暮奄奄輝
短景寒適瑟瑟驟悲風長江天塹穹窿接吳甸霜
嵐颼颼空下馬回看淮北道頻年馳驅鬢猶蓬

酬王子見寄次來韻

曾於燕市識嘉名海內騷壇幾並衡彩筆舒葩供
紉佩銛鈎淬鍔伴孤行標題攬盡三秋色緘寄懸
知萬里情何日跨鞍重抱鋏徑從北闕請長纓



寒山古道

落落寒山黛色匀輕軺云邁復經旬凍花照水垂
垂白古木迎春冉冉新代鼓鳴鉦催徹曉岸塍汀
月澹隨人東方千騎驅長術愧我勞勞逐後塵

山中早春

試着輕綈澗道遊餘寒朧後轉疑秋楸林埼雨沾
常潤石瀨清湍咽不流舸倚江干莎草曲柳搓城
北戍樓頭無端一度笙篌引吹徹幽人逸興遒

其二

春明結守傍江皐獵獵東風逐晚濤調語燕鶯音正澀不言桃李意遍韜雪空梁苑融泥濕月弄吳隄浸樹高願我閒來新學釣低回澤畔首應搔

大夫松用驛壁韻

挺拔森然古大夫千秋泰岱閟靈符當年丹詔先疏爵後代蒼藤漫作徒皆蘚封殘殿針老風霜飽歷幹應猶嬴秦作法非師古七十餘君有是無



行次景州

旬來趨走自燕關逆旅壺飧偶假閒隄草徑花看並媚間雲野鶴自孤還披離日久音塵杳絡繹年來調發艱宛轉悶餘聊托憩新條入手未應拳

行次徐州驛子導余宿敗屋中不蔽風雨次日風息方得引渡

潦倒今年作困游何當委巷竟羈留彭城百雉連河逈岸驛平隄挾浿浮浪靜蹣跚時堪引渡帆張沙側向中流旗亭供帳今寥落夔具惟餘牛馬渡

寄友

文采誇君紉杜蘅經秋別去物華更庭中叢桂催樽酒天外孤鴻憶友生擊劍俠徒盟作冷論詩騷苑敵稱勍魚緘擲去滄波畔歲杪班荊屬有程

長安春日

谷口行春嶂野煙征衫憔悴試輕鞭夢縈細雨迷江國花發重巖繞石泉萍梗生涯驚易老桑蓬舊



業悵堪憐王孫幾度虛芳草漫憶天南聽杜鵑

宿驛亭

鬖髿蕭然聽曉砧晨興曙色散平林新痾每向羈愁入舊憶偏從旅夢侵剩有寒山歸檄稾恨無流水韻鳴琴晴雲漠漠驅車早遙盼家園閒遠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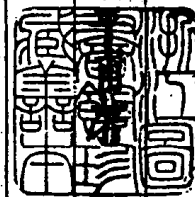
元月復過黃山人寓

半畝蕭疎戛短莉首春酬和屬天涯妻其我獨憐氷雪淪落君仍佩鎖鄉游子萍踪方歲換高人霜

北征小草卷十

東吳張泰階爰平

七言律詩

移寓與王子隣賦贈

數載勞勞混旅塵空齋寥落酒愁新浸同黃鳥偏求友不是青山亦作隣我滯天涯悲儱侗爾營生事轉因循據梧試向東垣聽彷彿籌邊慨歎頻

再過大柳早發用前歲韻時將赴上黨



早發滁西暗計程隔林遥聽轆轤聲分符轉憶雲衣澹叱馭難令鶴怨平殘角每隨杯酒劇繁星猶傍旅燈明蕭然拂劍盤山畔嘹嚦孤鴻伴客征

晚行至會亭驛

亳都南望暝煙橫習習風飄五輛輕霄瀾遐瞻龍劍氣夜闌側聽鳳簫聲關河三晉看逾邈豺虎中原迄未平昏旦揮鞭行色憊年來意氣愧幽并

薄暮將抵莢丘驛大風揚沙馬不得前

中原忽地起狂飆遠道衝寒着短貂殘日驛市埗復爾迷塵捲旆欲何之芳菲未是花飛候牢落恒抒折柳詞顛結從來游子況何當風物更淒其

齋中早秋

庭樾垂陰囀鶺鴒輕颸入幕聽颼颼開軒偃臥憑書枕侶客狂譚撤酒籌几簟渾消南國暑橘柚延入洞庭秋頻年作客蕪三徑剩薛殘編總未收

花朝後五日行至杞縣見驛壁有吳明卿先



生花朝之作次韻

風雪連朝未見花梁園空自鬧韶華清樽淥倒呼誰共瘏馬趑趄漫獨嗟着敝征衣還杖策闊餘彈鋏轉思家重煙四合烏飛盡裊娜東風拂柳斜

過汴梁

環河千堞望蒼茫駐馬踟躕悵夕陽宋社久墟今雉兎梁園全盛昔文章城頭歷亂栖歸鴈旅底蕭疎秀野棠最苦北邙沙草暮熒熒燐火燒青楊

再遊香山寺來青軒見往歲題詠次韻時閏

柳河之警

秋深有約陟巍巔狂吹驚沙動遠天榆塞孤懸嗟逼仄柳河新敗懼勾連翠華當日登高地朱紱今朝覽勝筵無限憂危頻歎息不禁傾倒復逃禪

長平懷古

東接長平悵廢墟長楊繫馬倍趑趄秦人左計坑降卒趙括迂譚讀父書白骨黃沙千載恨澹煙疎



柳數鄽紆空邨遠睇追前事漠漠荒隄骨簡築

銅鞮道中

春山晴日鏡中看征袂輕沾曙色寒遊戲風塵慚正捲盤桓泥坂路仍難遙岑疊浪連霄迥野徑幽芳點澗殘回首夕陽孤館夕遠人長憶恨漫漫

淮南懷古

劉安好道總無功方術迂疎誤若翁日暮商聲羌笛裏煙消廢址栖林東征誅絕命傷伍被丹藥還童笑八公遍地青蕪迷迩月傷心千里逐征鴻

冬日

三旬臥病凍猶皸午睡初醒日未曛子壘久虛京國賦南軒欣見故園枌蕭蕭霜髩隨流晷兀兀松牕坐白雲轉眼臘殘愁底事風塵偏逐歲華殷

過身犯故里

倜儻當年霸業墟野邨猶識晉卿居長林縈帶禽方哺蕪徑丰茸凍未舒午起驚風搖落木新晴芳



陌度香車雄圖灰冷空陡在草畔依然有揭藥

度水

朝來別渡白溝西曠艇平蕪綠葉萋晉地霜鐘山外樵鄉關煙雨樹中迷沙飛幾度沾桑暮馬怯還由槽障泥瑣尾無心來濟勝那堪峻嶺更攀躋

旅舍

徙倚空林落照斜孤園賓從未須誇杵砧嫋嫋風侵幕蔣閣重重露濕花短幕愁牽游子夢清秋蒸

滿故山霞寂寥幽思憑誰語極眺城南舞亂鴉

晉源道中

綠楊隄左駐輕軥颭颭峰頭拂怒𩙪負俗孔融來泛酒思家王粲獨登樓旌開影動喧栖鳥路僻村稀起突隳西土經年憂旱魃何時甘澍潤枯魚

晉源祠觀泉用文太清韻

晉陽倚塞連沙磧何處泉源向客清憑檻驚看奔峽瀉退崖疑抱匣琴鳴岡前春鳥晴猶語祠畔幽



花笑欲迎側耳潺湲聽未足楊花遥逐去軺輕

隔泥驛道中

翠峰如削望嵯峨靄殘陽半蔽戲水激轆轤駈抱甕旗搖旆旎壯登陴童崖疊徑凡千轉暝霧斷巔又一奇一綫斜通疑鳥道登臨纔覺世途崎

邊城春暮

江南三月絮將飛晉地春殘綠尚微紫塞未應誇爛熳碧油聊許對芳菲依遲磧岸迷蒼靄容與山原送落暉夜半胡笳連曉角南來驛使八行稀

齋中野望

飛暮高搴攬綠柔輕輶尚擬詰朝遊齊頭寥落初開徑壑底溪泓向浴鷗花發倚簷迎曉日煙霏隨雨度芳洲幽棲轉眼韶華暮繚緲疑看十二樓

夏日劉別駕邀飲葵園適宗室有詩見投用韻爲答

東園𡾊侶弄晴天閒坐俄驚物外篇何處綺琴留



洞壁幾回瑶席映池蓮無心懶就登高賦有約時追濟勝筵城市不須招石隱英僚入幕喜聯翩

其二

涼風颯颯動炎天投贈何當白雪篇矯首流雲瞻紫鷟開襟芳沼濯青蓮清音縈繞全消暑濃樾參差半拂筵尚想王孫饒勝槩於今濁世許翩翩

行次潤州

帆檣渺渺大江開旅客初從日下回凝望雙峰瓜

渡側長驛五馬殘城隈恐機向輿江鷗狎遠役翻
教漢臾猜落葉蕭疎霜寺古六朝遺事鎖蒼苔

秦中

扼險舊稱秦四塞入關曾約漢三章峰回河曲高
城迥路指蒲西四牡驍彤鳳清蕭選閑寂金人石
馬漫娘驤東來紫氣今應滿吊古低徊露濕觴

汾水

湯湯汾水瀉長隄征旆綠山拂綠楊荷製衣裳春



尚冷雲迷嶂嶺暮方雲天垂法象疑旋北地扼洪
濤獨倒西山勢傍城雲欲壓風前搔首劍空携

疑百靈祠道中用壁間題韻

試看靈石出清泉輝馭菼菼走塞埏霜角頻催南
浦夢星軺直指北荒煙晴搖柳陌飄千縷瀑入汾
流漲百川日暮馳驅憐喘汗憑高舒望溯雲連

春遊

勝日林塘淑景新波光泛樹影繽紛翻飛社燕啣
香膩影鬢流霞點絳勺畫艇燭殘絃管夕中洲莎
拂柳梅春懸帆遠放蒼龍鳩山水由來屬畸人

憶昔

終年曾向雪江頭兩月偏無一字留撼地狂波來
草澤彌天昏霧起戈矛青山步對三春雨紫荊飛
殘百尺樓最愛休文吟詠地困游未許作并州

聞喜公署中見有文太史石刻凡作四亭覆
之



凍水清霜澈且零忽從堦畔識碑銘百年茂苑傷
凋謝何處芳亭尚典刑正始詞章元什襲從來呵
護屬幽靈淋漓讀罷愁行役整轡回看鶴刷翎

雨後過沁水用壁間題韻

嶂嶺重遮古戍樓柳條弄拂照星眸孤城繚繞依
山峙峪樹參差著雨幽潤潤早看人競渡林穿晴
竹鹿群游西來爽致頻瞻眺落落晨霞弄碧洲

上黨早秋

大火西流暑乍清雲山坐擁值新晴劍橫夜動星
文彩暑冷朝披木葉聲尚慕淮南稱臥治敢云冀
北倚長城凉殿吹幕征衣換驟首於今歎伏衡

其二

金井疎桐綠未凋數林新蟪恍聞韶閒庭忽報千
門柝旅寄初停萬里軺眼底風煙驚荏苒胸中丘
壑總牢騷一枝似協鷦鷯意役役吾慙大隱招

王生壁間有煙霞卷句余爲敘咸之



周遊廿稔飽京塵白髮憐君意氣眞湖海故隨瀟
灑泰煙霞偏屬倦游人荒園久換屏山硯折角空
傳逢士巾放浪春來多捉筆小亭日日草玄頻

山行酬李處士

沙頭踽踽步客情做寸磬蚓觴駐墅樸桃蘂侵簾含
淺絳風條依陌蕩輕颺辨非韓子偏孤憤藻豈楊
雄漫解嘲喜值高人深澗底臨流偃蹇效由巢

晚行逢騶從

平沙渺漠月重昏小晚新衡度暗麝北極五雲輝
落日東方千騎丞平村低窺屢詫猻升木株守還
嗟鼠處禪杯酒不堪澆客况搴芳亭畔坐黃昏

徐州訪燕子樓舊址

當年節鉞鎮稱雄燕子低飛繞畫櫳漫羨庾樓明
月在堪憐泰邸玉簫空春衣花撲崩沙曲暮雨鞭
催麝堞東無限徘徊生舊憶驛頭官樹正蒙叢

中秋節前四日苦雨用盤峯宗室韻



看來晻曖鏡光收把酒曾無風徐游薄暮哀鴻催
鼓角兼旬滴雨韻歌謳登山故是江東屐卷幔平
分冀北秋吟眺不禁商吹滿空林寂寂庾公樓

其二

風露當空渾不收良宵未許鏡中游扶疎暗弄簷
隅影欸乃遙傳野外謳高檻卷舒千尺練玄亭揮
灑一簾秋旬來案牘稱稀簡清嘯時登最上樓

中秋節前二日劉泰來別駕邀飲城南李氏

園亭不見月

風雨初收景尚沉層臺迤邐對高岑芰荷香滿當風散絲管聲消竟久陰看到黃花吟興劇坐餘蒼澗酒情深同游共擬登天柱咫尺清光未可尋

十六夜翫月

乘月登陴作勝游蕭森恰似故園秋岡巒廻轉環千疊身世浮沈寄[illegible]沍曲曲高欄人倚笛深深獨樹露沾爽天涯信美偏愁絕悵惘停杯問女牛



長子公署夜宿

孤館荒城夜未央滿林蕭瑟總清商簾櫳映月連粲照庭院經秋微覺涼渺渺煙波南去遠珊瑚瑤佩北來裝南郊車馬方馳驟此地清虛別有鄉

其二

屢卷殘燈繞曲屏哀蛩切切那堪聽因循未嘗鱸羹味偃蹇空携匣劍冷馳走沾霜蓬鬢換寤歌一室酒杯醒[illegible]

九日宗室盤峯送酒并贈以詩用來韻

涼氛裊裊盪秋空四望氤氳黛色同黃菊當年昉賈媼白衣勝事歷陶公坐深臺榭凝煙紫凋盡楓楸墜葉紅着屐猶嗟登陟苦山農指點說時豐

九月六日登德風亭

細雨輕颸繞北垌遙巡涼影忽中庭素練飄颻唐皇藻片碣當楹潞子銘披讀苦從登陟共調砧愁向寂寥聽漫嗟趨走秋途劇轉羨飛鴻入杳冥



九月同劉別駕復赴長子

有客連鑣驟遠村暗嗟潦倒更狂奔霜殘秋壠禾沾濕山壓晴原鳥弄暄野徑菊舒花瀲灩高齋樽綠語溫存歸來明月空堦遍獨有猴孫解應門

長至前五日作書寄家

微陽蕭樹渺煙洲離索彌年悵夙游塵暗古臺殘葉滿線添長陸彩霞流[illegible]風撲面與[illegible]逾勁[illegible]景驚心晚[illegible]

過硫亭學

高樹當庭日欲曛疎風斜月盪秋雯空郡把酒紛
播落野寺燒燈敞苾芬流水忽隨征旆盡斷崖遥
向小隐分彩波天上逢兹夕杵嚮千家客思殷

宿香爐鎮

車馬風塵逼夜闌幾重黃葉擁巍巒爐灰撥盡林
坰曉紬帙披殘几簟寒墮指似沾胡地雪彈冠猶
識漢時官今朝攬鏡鶯絲鬢落落青衫濕露團



從汾州還再宿香爐鎮時修齋寄鄉人

倉卒行李政宵奔投托羣驚客款門雲嶺參差涵
暝樹霜鐘杳渺度疎村幷州寥落萊堪剪旅邸蕭
迎席尚温據案裁緘頻貽綴爲鄉井暫停樽

早發聞水聲

淙淙潺潺澈鳴湍疲馬閒關度石灘雲壓蘆花垂
澗白風催楓葉傷崖丹憂危引領京華道流滯傷
心太波宦[illegible]彼[illegible]征鴻羊腸百折路尤難

九月十六日潘濟都飲西園用韻

賢王雄藻動星垣讌集西堂大雅存偃蹇故應慙
劇郡追攀端喜入名園歌殘白雪香盈幕覽遍黃
林酒泛樽　聖世治安資夾輔芳筵餘瀝總深恩

遊栗氏園遥望城頭有梳妝看花二樓即擬
登眺以日暮不果

古堞崔嵬俯百廓雙樓雄峙尚巋然筵開小花孤
雲入望極寒山病渴還勞嫋娜看憑檻靄依稀花



夢夾城連未登百尺空惆悵渺漠𨚗郵鎖暮烟

東吳張泰階爰平甫著

## 七言律詩

### 夜發

匆匆旅館聽宵鉦朔氣橫吹繞使旌僕御宜飡占夜發星河顆渺值寒晴嵐煙封斷千峯杳匣劍裝殘百兩輕徹旦奔馳忘解帶胸中湖海倍難平

### 贈友入左選[illegible]與予[illegible]



十年河岳氣仍豪夙昔知君有珮芳奏對莫誇凌賈董刑名端許亞蕭曹長安日近單車邁海嶠風高萬木號失馬故須還遠塞天生雄骨豈蓬蒿

### 丙寅除日

春入殘年色未着自憐偃蹇臥淮陽驚心老大征衫換刺眼風塵泱歲狂斜日劃飛雙鳥雀冷雲堆樹獨水霜天涯更隱愁逢節落落辛盤共客嘗

### 丁卯二月值余初度錢千以詩見贈用韻酬之

湖海情悰老遠逢登臺南指白雲封毋愁四十青袍在浪語三千綠樾濃城外野山環入望花間游屐儼相從最傷急景篝偶度聽罷晨雞復暮鐘

### 其二

誰說蕭曹伯仲間形神潦倒只癡頑羨君白雪成稀和憐我蒼顏許共攀自矢餘生依北極還欣別業跨東山高亭倚徙芳菲遍那有丹砂可駐顏



### 飲玉瀾諸宗室園亭時牡丹盛開

才名伯仲並雍容酬和經時恰乍逢駕乘那須煩折柬明珠豈敢問驪龍竹林把臂論交誼金谷看花拔酒濃簾外國香披滿座坐深幽徑碧苔封

### 其二

空原芳草綠蒙茸喜值王孫結駟重晚去烟光堪着眼度殘歌管更扶筇風前月娛迷高檻天外雲橫隱數峯閱盡[illegible]須[illegible]江南陌已聞鐘

齋居次盤峰來韻

齋居盡日鎖頹顏自歎莽蹤未許閒問俗尚仍唐晉舊臨池偏遡永和還塲畦繞屋蔬堪刈塵土推人髮欲斑風雅羡君稱絕調頻從巾舄共追攀

至高都遊朱茂才園亭茂才贈詩次韻爲答

林泉過雨色霏霏竹影蕭森落照微眼底雲山堪騁望尊前琪樹總生輝爲尋秽事携鶯友好向清流浣薜衣濠上風煙應不減王孫兒復走珠璣



朱茂才家園碧輪池次郡司馬王君韻

夏日芳林草皐塘水亭涼絕迥聞香潺湲古澗疑松籟灼爍新藻奪曙光艷質自來分太液幽襟兼許寄滄浪作逢濠濮偏留賞矧有高歌促羽觴

夏日同郡僚遊栗氏園亭栗園門徑湛湫遊客罕至

爲尋幽勝漫携樽門巷居然野鹿蹲遥睨雙樓憑雉堞暫容五馬駐平原向無白雪凌雲際忽見蒼苔點屐痕歌嘯盤桓賓從滿曲欄清治坐黃昏

秋日邀盤峯諸昆季共飲古勝園盤峰有詩見投用韻酬之

涼颸瑟瑟散塵襟高士停驂勝日尋天外晴嵐千點黛齋頭高翠幾層陰埧麓伯仲情彌洽舄履縱橫夜向深尚想入林風軌在清言恰合素交心

入覲宿南關驛寄盤峰宗室

匆匆行李日邊催滿地黃埃冒草萊雕繪山川重入眼玄冥風物自登臺五年長劍心還壯千里征鞍日向頹尚憶王孫投贈處從容惜別共啣杯



冬日送友人南遊

慘澹江梅凍未花王孫轉盼復天涯日南珠媚輝晴浦蠻地煙迷走客槎彈劍漫驚風物異推篷已覺柳陰斜鱸魚故國今方美歸計應知隔歲華

過井陘有感時值微雪

天險何年創此關幾重樓櫓白雲間徘徊欲向楓林病登陟翻從鳥道攀雪擁蒙茸千嶂杳城連煙

火萬家環左車當日空籌策坐使淮陰斬將還
　暇日郊居值榆關索兵
偶謝塵韁綠水濆晤歌一室總蘭芬芳洲白鷺暄
偏浴孤嶠橫雲晩更氳冉冉征旛飛紫陌嗚嗚長
遂弄晴曛忽逢京國南來使爲索三千虎豹羣
　夏日送別
小池亭館晝生凉兀坐移時更促裝駿足騑騑方
踏蹀蟬聲嘒嘒總宮商沙塵四塞迷征旆鳥道差

池背夕陽驪唱不堪頻送遠北原揮手思茫茫
　答友人寄贈
鄉心千里逐征蓬忽辱魚緘驛使通風雪不禁迷
倦眼行藏那復問衰翁月明沙磧征袍冷鴈向雲
間吾道東展罷瑶箋天欲暮幾回庭際影曈曨
　至上谷宿于六院値王氏兄弟招飲
鼓角嚴城漏未央相期手酒共徜徉霜寒夜柝空
蕭寺月掛東床已醉鄉河朔馬裘今冷[illegible]難風

雅自鏗鏘不禁席杪驪歌動別緒偏縈子夜長
　入覲至涿鹿觀黃帝殪蚩尤處時丁太守云
　中途有警怖甚相約偕發詢之知爲榆關
　戍卒也
朔鴈驚沙動客悲陣雲猶自鎖旌旗軒轅自昔稱
神武妖孽何須挾雨師漫道綠林傳警急實緣東
戍出關遲京華相距才三舍擊節歌呼屬有期
　入覲後復抵游陽展舊藏圖書有感

幾年汲叟尚淮陽漫憶春明客底觴滿路山川新
物色一泓煙水舊縑緗論材自昔稱薪積閱世於
今恥木僵換却征衣春向晩夜來幽夢入瀟湘
　趙州贈顧生時顧生新任州倅
鬱鬱林間靄暮霏驚沙蕩漾欲侵衣半通出岫雲
隨馬信宿留賓鶴姣扉覓得碑銘瓊作贈鐇陳杯
笄露應睎虎頭莫道真凝絕兩地神明漢代稀
　送落[illegible]

長風浩浩拂汀洲沽客投南試遠遊徹地瘴煙町嶺樹經春風雨暗江樓脂車正好芳菲暮歸路應逢菡萏秋最苦瞿唐如象馬行藏蹤跡問東流

三宿香爐鎮

汾水津邊舊往還三年遊歷景依然幾回驛路城頭望滿道風煙冀北連寒食正逢嘉節暮孤郵仍鎖物華研江亭寥落人何在聽雨迢迢夜未眠

宿晉祠



晉源南畔水生涼架壑緣崖峙草堂屏障故迎秋氣爽峽泉初逗晚林蒼非綠飲馬停河曲偶爲聽嶂倚夕陽閒遍標題重賦詠那堪堤樹盡清商

春閨

王孫流浪落天涯新草萋萋迄未家鎮日瑣窻銷遠黛入春幽夢逐浮槎長征胡鴈沙連塞乍發江梅雨濕花獨上高樓看柳栢那能長縷繫韶華

春日陪英學憲遊五龍山

五龍嘉勝雄天窟春暮追陪此再遊丹壑停雲遨憲節翠微落日映重樓夜闌馬駐千峯外酒罷歌殘九陌頭吟嘯不嫌貧從滿谿詢偏切廟廊憂

其二

使君修禊訪巖阿此日空林繡豸過爲慕東山青黛好漫乎北海綠樽多高岡向有巢松鶴野徑今懸梟壁蘿晏坐盤桓探木杪依稀天際出笙歌

古驛



古驛依山萬樹稠林隅風起聽颼颼鳩聲斷續頻呼雨燕翅差池晚度樓曲檻野芳堪獨酌空牀伏枕發清謳試看柳色今如許應換當年黑敝裘

喜客

年來江上試荷衣有客乘舸到竹扉簇徑野芳春冉冉窺簾遊蝶暮依依茅齋久絕朱門屐甕牖才容白日暉相晤微言參物外豈徒斗酒釋調饑

賦得我愛夏日長　潞陽署中

夏日奄奄午睡侵蕭然亭館望東岑孤城風滿肌忘暑長陌蟬嘶畫結陰那有煙霞供獨嘯僅餘緗卷伴高吟無端喘汗因披牘不似山中歲月深

八月十四至長子值晴悵然有憶

積雨秋深冷翠微忽瞻天外散清暉枝翻夭嬌還驚鵲露下空濛半濕衣客歲幾從漳曲駐去歲是日亦駐長子今宵端擬鏡中歸關山滿地徒回首何處蘆洲有釣磯



又過香爐鎮

夏日玄堂靜掩扉滿原疎樹綠方肥官庖總是盤餐舊古碣驚看鳥跡非獨夜短檠供病客三年長鋏敝征衣香爐已自煙銷盡惆悵勞人未息機

旅牎小坐有憶

殘花繚繞撲征衣拂拂簷隅燕子飛新黍平疇連遠嶂澹雲高嶺入雙扉無心作賦追雄藻有客清譚試解圍尚想江南山水在可能追遡謝玄暉

安邑寓王氏園

深夏空林日正長新葭藂長色蒼蒼旬餘躑躅風塵倦晚去棲遲几席深小圃樹搖濃綴露疎籬蝶撲墻生香祗緣德極思憑眺不禁頻呼客裏觴

其二

落落無亭倚市開月明無伴自徘徊登臺漸覺黃埃滿照水還驚白鳥猜刁斗逼城聲入夢鵲烏爭樹影侵苔天涯竚望空寥濶游子於今賦七哀



抵太原聞插酋闖入之報

漠漠平沙繞晉陽巍樓遥峙鬱蒼茫三春風雨迷南陌千尺波濤捲北梁獵犹自來誇薄伐犬羊今復報飛颺雲中早被傷殘盡中夜揮毫弔國殤

山居

長夏幽棲古澗邊紛回洗耳聽潺潺虛牎返照千峰入白日游絲百縷懸對客恥譚黃石訣閉關堪颺白雲篇武侯抱膝渺多事浪說夷吾足比肩

夜至沁水端氏村宿德勝寺

院宇重重映碧阿依稀雲外沸笙歌夜闌秉燭看碑碣庭敞張筵對薜蘿丹堊半殘遺像在風煙四塞繞陵多匆匆夜涉洪波濶中酒其如攬轡何

其二

寂寞孤城傍草莎嚴程此夕復蹉跎疎鐘早逐晨鷄度新雨偏隨夢蝶過樽酒餘生甘落魄煙霞幽興總沉痾自憐浪跡乖初願清夜徬徨幾嘯歌



同輩別駕登長子縣城北高廟值驟風雨尊晚復晴次壁間韻

潭源風物擬蓬萊嘯侶同登夕望開風雨憑陵迷疊嶂煙雲舒卷遍崇臺城臨古陌長楊遶日欲啣山返照來異地不堪頻送目且憑高檻盡餘杯

從寧武歸至汾陽驛值重九日適聞捷酋入犯葭州

南還政值登高候百雉遥看古太原澹蕩高雲籠

遠岫蕭條煙樹拂平村白衣那送茱萸酒孤驛還疑烏雀門忽報西陲烽火急犬戎萬騎巳雲屯

贈賈生

滄波渺渺舊爲家潦倒長吟未足嗟亦有文詞推綺繡其如骨相自煙霞莫從朱邸彈長鋏好向蘆磯問釣槎想像故山偏寂寞幽人宅畔繞蒹葭

重九日宿南關驛

策馬長驅亂磧間片雲微月照重關崎嶇峻坂飛



塵擁巖業層峯翠色環重九乍逢欣對酒三秋多病厭看山郵亭耿耿都忘寐獨夜山空有鶴還

大栅道中

汗漫西歸莫問程滿堤殘葉自聲聲東看嶂嶺連雲峙南下波濤接地平石徑霜蹄愁路滑霞光月色映關明祇今柳所依然在歲歲攀持贈遠征

大江早渡

渺渺煙光隔岸封片帆將度尚從容鏡中疊浪摇

千樹天外浮雲隱數峯水國蒼葭連黛遠玄冬初
旭落江重旬餘風物因寒改悵望津邊聽曉鐘

新安吳平倩寓右吳閶招飲賦贈

歸來三徑擬張羅折柬今朝起宿痾修禊自來偕
少長問奇翻許聽笙歌十年湖海詩名在百尺樓
臺意氣多想像黃山悲往事朔風吹雁夕陽過

吳平倩有見和之作疊韻為答

冥鴻何事畏張羅僑寓吳門久臥痾逸藻脊曾推



大雅畸人今更發高歌玄亭屬草黃塵遍良夜追
懽白髮多屈指春明應折柳流光總是客中過

己巳除夕庚午元旦用二許子韻

寥落歸園又一春東風披拂柳枝新皇州久斷江
南使胡騎猶飛塞北塵蔓接五雲驚短漏交聯四
海惜長貧年來無限憂危意小艇江干試角巾

其二

車書全盛萬方同想見鵷行竚曉風閶外長纓徒
有志書生前箸尚無功經旬汗馬憐沙骨何日還
珠擬塞翁把酒盱衡歌激曙翩翩起舞氣彌雄

送吳平倩西還

有客藏名珮泉芬晴原揮手屬芳春幾年羈紱雲
山澗一棹西南震澤分黃嶺正堪舒獨嘯嚴灘聊
復訪離羣匆匆云邁因將毋何處依依是白雲

寒食前三日將歸海上因阻雨王峰率爾登
眺



月雨尋山翠色流霏霏村樹映芳洲辭家幾處逢
寒食落魄經春只敝裘高岫半猷雲欲吐豐碑全
剝蘚仍留年餘足蹇懲登陟況復重攀百尺樓

己巳十月奴從喜峰入口進薄都城次歲東
犯盧龍時都門晝閉已三閱月矣

狡虜縱橫踐碣山紀旬索戰未曾還南來驛使銅
符急北望神州鐵騎環廟筭十年稽掃穴東氛今
日轉窺關國讐未雪心逾壯碌碌林栖鬢已斑時余

未赴新任

七言排律

舟中獨坐

水國浮雲多遠思何當行色轉凄然長河似挾淮
流過東魯平連右壤寬悶引濁醪消永夕閒揮霜
劍拂胡天遐追弱冠投繻日慨慕相如碎璧年漸
入長安仙闕近喜聞邊塞捷書傳窮年勞役憂無
補薄宦身名揔不牽



西山晴雪

爽氣朝來映日暉層層餘雪繞幽磯瑤華重疊高
還下瓊圃叅差濕尚飛捲盡彤雲留縞素平鋪玉
蘂亂芳菲寒芒着嶺渾疑練皓質迎陽半欲晞柳
眼未舒先舞絮梅花無信却沾衣此中不乏王猷
侶若箇山陰訪戴歸

暮春爲沈兒作

撲撲松梢鵲滿枝月明移照曲池湄吹簫秦女明

璫綴解舞蠻娘翠袖垂粉黛粧鈿鸞鏡晚珮環聲
度竹垣低夢回寶篆香侵幄花暗芳亭酒泛巵璫
珮當年橫浦贈新詩今日瑣窻披多才宋子偏惆
悵惆倚東墻聽子規

東吳張泰階爰平甫著

## 五言絶句

### 青山

築室東山近嵐煙日夕熏鳴蟬知吸露野叟解鋤雲

### 砧

秋暮空山靜砧聲徹浣殺寥寥孤落悲愁絶夢中聞



### 茉莉花

水閣迎涼夜菲菲素蘂開不隨朱槿豔常傍碧梧栽

### 松

居然五大夫挺峙岡岑外盤石晝高眠悠悠發清籟

### 艷歌

結綺非人境玲瓏百寶裝流光窗外照燿燦盈明璫

### 狙風

旅客悲留滯艤舟待晚風荒雲千里盡野水片帆空

### 舞

颯纚回風翔委蛇隨曲棹舞容一面新卮酒三回醉



### 洞簫

詎減絲竹趣清音仍[illegible]雅寨樓今寂寂無復虎[illegible]吹

### 草

春色無遠近萋長疊重茵萋萋迷陌路偏閉猗樓人

### 岸

土色分青赭深崖隱高下迢迢滄江濆盡是羽牟

者

瘦馬

宛馬從西來騰驤更超忽爲思蕭駒根豈厭馳月窟

北征五首

策馬向北征抵昏復決旦不知涼與新但見征衣換

其二



旅宿南山村中宵被齧嚙呼童起秉燭睨視肌膚裂

其三

颼颼風雨夕蝍蟀叩庄門漏屋覆缺突疎燈坐黃昏

其四

入齊障遠樹無復山侵雉嘒嘒蟲吟切離離果實晢

其五

古楊圍合抱今見獨空墟云是徂饑歲居人斫作薪

過滕

逌矣井田廢村墟遍草萊當時用名世寧得有秦灰

魯府橋

巍巍白石橋坦坦滋陽道淡日黃沙照長灘碧流皓



樂平舊壘

大道直如矢舊是將軍壘展展動梢旌轟轟鬬虎兒

過易水詠荊卿

慷慨別燕關凄凄度易水想見白衣冠都送咸陽死

七言絕句

封書寄舊遊是日小病

臨風南眺倚長幨餐飯旬來尚未添好似休文偏減帶擬將情思寫霜縑

其二

題罷相思緘更開黃昏清坐自徘徊十年心事渾忘却無奈新愁共雨來

細柳營圖用扇頭韻

柳色參差塞北春旌旗遥擁似雲屯但聞老將宜方畧誰顧飛龍煥紫綸



帆

片片飛來出碧空三春晴日棹迎風隨波飄蕩滄洲畔掛影參差夕照中

躋雲橋

古藤城畔架浮梁百尺斜通左陌長野老横舟依古渡征夫下馬繫殘楊

顧生遣妾

何事深閨有逐臣離絃初動翠眉顰琵琶塞上原蛩淚紈扇宮中不識春

閘橋鎮公廨見紅蜀葵

幽蘂繞砌自成行楚楚新妝雜短長誰謂北來風物改曉餘猶自鬬紅粧

棗

袁曹當日值爪分青冀全資棗餉軍聞說遼陽悲玉粒盡將飛輓代耕耘



道聞援遼新卒皆逃

遼陽左腋衛燕雲守險還須虎豹羣征調頻年仍未集幾人唾手策奇勳

出塞曲 二首

邊風吹磧日微曛又勞[illegible]兩陣分塞上候加嚴斥堠漢家新失李將軍

其二

高牙蓋擁出皇都三錫師中號滅胡壯士髀肸[illegible]

以下原缺